

《我與巨乳游泳部學姐的訓練日記》 [18+][fin.]

作者: 柚木

Powered by [紙言](#)

聲明 - 本文包含性描寫，屬18禁作品，閱讀前請先了解 -

一、未滿十八歲或地區法定成年年齡、或心智未成熟、精神失常者，切勿閱讀；若對性愛動作，生理反應，男女性徵部位覺反感者，亦請三思而後閱。

如未滿十八歲人士，請按以下連結離開：

<https://www.shikoto.com/>

二、進行任何形式的性行為之前，務必注意衛生及安全情況，如未有生育計劃亦必須先做好妥善避孕措施

三、本故事所有地點、人物、機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四、本故事內或含有性愛、犯罪、道德不正確之行為，純出於劇情需要，讀者切勿仿效，作者恕不負責一切惡果或肩負任何法律責任。

五、本故事內容為故事創作、純供讀者閱讀時作休閒、娛樂、消磨時間之用，並未針對任何族群、性別、國家作出貶損、或宣揚任何性開放、女性物化、濫交等有違社會倫理意識之思想。

六、本故事文辭為娛樂讀者，於性愛描述上實有誇大之嫌，讀者切勿輕信、模仿及深究，亦切僅記科學化的正確性觀念，以享歡愉。

毒撚遇上愛×歡迎加入游泳部！

【人物介紹】

大家姐麻美: 商學部三年生,160CM,36(F)-24-34

二家姐藤浦: 文學部二年生,155CM,37(G)-25-36

三家姐麻衣: 文學部二年生,158CM,37(H)-23-35

四妹小愛: 商學部一年生, 155CM,38(H)-23-34

由紀: 商學部一年生, 162CM, 30(D)-22-28

莉娜: 理學部一年生, 162CM, 34(E)-24-32

紗綾: 文學部一年生, 160CM, 35(F)-25-34

主角:小毒撚 綽號:阿撚 / 撚撚

PART1 毒撚遇上愛×歡迎加入游泳部！

【1】

毒撚。或者宅男，或是尼特族——總之就是那些沒有人緣，不擅長溝通，在友情，愛情跟如魚得水的群體中像垃圾一樣棄置在路人邊自生自滅的人種。但若然我們可以時間往前推一點，在電腦，智慧手機，通訊工具還沒有將人拉近得近乎沒有距離的年代，這種人依然存在，只是他們沒有被命名為「毒」。

也就是說，世界曾經有「沒有毒撚的時代」。

那為什麼在那之前，就沒有毒撚？

毒撚一詞還沒出現之前，世上就沒有毒撚嗎？

不，有的。

毒撚一直都在，改變只是距離愈來愈近的世人。

毒撚始終堅守著跟每個人相處時候的深思熟慮，又或是堅持不讓別人滋擾到自己的世界，又或他們認為，人和人之間不需要靠得那麼近，人與人之間，始終有一段不需刻意跨愈的距離，

當人們傾慕又空曠又巨大，每個人的私隱都一目了然的極簡空間，毒撚還活在用紙門分割的小密閉迷宮裡。

是世界改變得太快，還是毒撚太頑固了？

我不知道。

我知道，從國中一年級開始，我的綽號就叫毒撚。

我被稱作「毒撚」稱呼了三年，其實我不知道原因。

是因為我不太會講話？不特別跟別人相處嗎？因為在蓓蕾初開的青春期的時候，當每個人都勇於追求異性，我卻一個人待在教室裡，什麼也不作？

有時候，我會想，我是什麼時候變成這樣的一副毒相？

我天生真的不會跟別人相處嗎？為什麼我跟女生講話會臉紅？為什麼女生看到我臉紅，會用有點蔑視的眼神看著我？為什麼，我會為這樣的眼神感受到羞愧？

我天生就是這樣，還是因為別人這樣稱呼我，所以我不直覺，就認為自己是這樣？

離開了國中，我到了另一所高中升學，或許是因為我遇別人相處的時間不多，相對很多人，我的學業還算輕鬆，這所高中是都內算名列前茅的學校，聽說這裡美女很多，有錢人也不少，但我進了理學部，傳說中的毒撚集中營。

開學那天，我走進禮堂，坐在未來三年的同學群中，看見大部分的男生，跟我是都樣的同樣的神態，同樣的眼神，那有點灰灰色的瞳孔，我們至少都十六歲了，我們曾經都是不分你我的孩子，我們曾經都是對校園生活，對女生有所憧憬的年青人，為什麼，當我們被稱為「毒撚」以後，就真的成為了「毒撚」？

班上每個同學的自我介紹，都千篇一律是「我喜歡上網」「我喜歡線上遊戲」「我有點緬甸，請多多指教」，是的，我們都是處男，我們都是毒撚，我們每晚都對著AV女優打手槍，我們都會靠我們的幻想對象打手槍，而在現實，我們都不懂女生，相比女生，我們更懂得兔子的生理結構，我更懂得發電機的原理，鹽的離子組合。

班上也有女生，先不說漂亮不漂亮，但他們就像另一個次元的物種。

到底什麼是女生？

好想有人告訴我。

到底為什麼我是毒撚？

好想有人告訴我。

所謂的開學日，就是聽校長演講，在班裡自我介紹，什麼也不用準備，只是在告訴你：你是高中一年級的學生了。中午之前，我們就可以離開學校了。

我一個人經過學校的走廊，不經意地觀察著這所陌生的學校，換了環境，似乎所也要改變了，新的世

界要來臨了嗎？新的同學，新的關係，或許，新的「綽號」，新的「稱呼」.....

不，也算了，我的年中也有過無數次的期待。

我朝著校門走去，準備結束這過分的盼望。

「不、不好意思，請等一下——！」

女生的聲音，她在叫喚，在喚什麼呢？

「不好，麻煩你等、等等一下好嗎！」

她的聲音也太大，而且聲音有點像娃娃音。

「求求你，可以請你先等一下嗎——！？」

該不會，是在叫我吧。

我故且回頭一望——嗚呀，是超級大美女，是那種一眼看下出，「美女」兩個字會自動從字典裡翻出來的等級，然後下一個翻出來的單詞是：「胸部」

她的胸口，非常有份量，照理來說，作為校服的白襯衫會比較寬身，而女生的身材會因而相若，而這個女的，她胸前的一對高聳的突出身也太明顯，不但造了成襯衫下的陰影，連綁在領口的紅絲帶也陷落了，像一道紅色的小河。

「對不起、我、我們是游泳部.....游泳部的.....」

她有點羞怯地低著頭，臉看來像發育未完成的小女孩——對了，這叫童顏吧，她雙手懇求地遞出了一疊粉紅色的紙張。游泳部？那是學校的社團吧，才第一次就在招人了嗎？

「可、可以請你參考、參考一下嗎？」

我瞥了一眼，上面都是粗糙的卡通圖案。

「不用了，謝謝。」

我體質自少就很瘦弱，運動完全不行，而且，社團呀，就是圈子嘛，我是毒撚，去團體裡面一定不會給青菜，也不會受歡迎，一定只會被覺得是怪人和被排斥，何況是這種美女，毒撚最忌有自信，我記得。

然後，我的手突然感到一陣溫柔的熱力，這是.....？

「求、求你了，對了你是學長吧，學長求你來我們游泳部.....」

「不，我不是.....我是新生——」

她在牽我的手！她在牽我的手！她在牽我的手！她在牽我的手！我腦裡完全被溫熱的手心佔據了，整

個人恍惚墜進她的掌心當中。

「學校規定了要至少要有7個會員才可以成團，就差、就差1個人而已.....求你了，至少來我們這邊看一下.....」

這輩子第一次有女生牽我的手（除了母親），女生的手原來那麼暖，那麼軟，我好像被她一股勁的拖著走，等一下，這是，她一直在牽我的手嗎，媽的，我完全沒法思考，童顏，巨乳，美女，而且一直在牽我的手，到底這是什麼回事——

「等一下，不好意思，這位同學——」

「對不起了，學長，如果沒有你，大姐就不能、就不能——」

「慢、慢慢慢慢慢慢著，這到底是什麼回事.....」

我雖然心裡非常抗拒也搞不清楚狀況，可是不自覺地給她一直拉著走。

終於，她打開了那扇，把我牽了進去。

「噢，愛愛——這——妳怎麼——」

「嗚欸，愛愛，原來你喜歡這類型哦！」

「還真的是.....特殊的癖好呢。」

三個女人，不，應該說，三個美女。

而且，其中一個，是裸體。

沒錯，裸體，就是指身上沒有任何一絲衣物，也沒有任何的遮掩，就是肉體色的肉體，頸部，圓潤的胸部，淡色的乳頭，修斂的瘦身，還有陰毛，然後那是，沒有馬賽克的——

「大姐，妳幹嘛不穿衣服——」

拖我進來的那個女生說。

「哈哈哈哈哈我在試泳衣呀，學校泳衣的完全穿不下呢，我的36F果然太大了哈哈哈哈哈——而且，你突然拖一個男的進來，是你的錯喔，愛愛，這都是你的錯，害姐姐我的裸體給別的男人看到了。」

36F，那對突出乳房，那兩點淡色的乳頭，原來，原來這就是女人的身體，我這輩子第一次看見女生的裸體，而且是真真實實的，不是螢幕上的光影，我的身體一陣滾熱，整個身體從下身開始沸騰起來。

「不過，這位同學你好像看得很入神哦，喜歡嗎？這是麻美姐姐的裸體哦。」

那女雙手捧起了自己豐滿的乳房，揉搓摩擦，我的呼吸隨著那兩團軟肉而凌亂。

「呵呵呵呵，大姐你就別再弄他了，你看他到快受不了了。好了，怎樣也好，請坐哦。」

另外一個女的不知道什麼時候拿來一張椅子，用力按著我的肩膀，我全身軟軟地坐下來，這時候，再另外一個女拿起了毛巾，圍住了那個裸體。

「愛愛你也真是的，我們好像沒說過要招收男生吧。」

「對、對不起。二姐。可是，我就剛好看到.....」

欸，道歉了，那童顏巨乳美女道歉了？這、這不是妳的錯吧。

「哈哈哈哈哈！沒關係呀，男生就男生嘛，1男7女——8P！」

那圍巾女大叫，然後旁邊的黑髮女則毫不客氣地敲她的頭。

「P你媽的——！」

8P.....我腦裡突然閃現了大量AV看回來畫象，女生的肉體，女生的叫床聲，還在我剛剛看過的肉體，我眼前突然一花，身體一軟——

「喂喂喂喂喂，你撐著點，該不會射了吧，嗯.....沒事，喂大姐你先那個一點，好歹他也是第8人，沒了我們就不能成團了哦。」

身後那女的扶住我半昏迷的身體，讓我靠在她身上，我的後腦枕到一團.....柔軟，那是.....

「死麻衣你有資格說我，你還不是把咪咪靠過去——」

「好了，你們兩個有完沒完！」

站在房間中央的黑色長髮少女大喝一聲，深皺了眉，一臉兇相。

果然，其他三人真的靜了下來，安靜的氣氛讓我的生理放緩了不少，這才感覺我的下體已經熱的不可開交。

「算了，既然你也來了，我們就正式自我介紹吧。」黑色長髮的少女靠在桌上，冷靜地說：「總之，我們四姊妹想要在這學校裡成立游泳部，學校的規定是，包括團長，人數至少要八個人才能成立。然後——」

四姊妹？所以.....這四個女的竟然是.....

「嗨~~~~~我就是團長！我是長女麻美！35F，文學部三年級！」

被著毛巾的女生——長女麻美衝過來跟我握手，那小小的毛巾雖然蓋住了她的上半身，可是在走動的時候，還是看得見得裸露的下半身，是貨真價實的黑色陰毛和紅色的——

「我就是三女麻衣，文學部二年生，36F。」

站在我身邊扶著我的那個女生說，36F.....那就是說比麻美還要.....

「你們兩個.....胸部的尺寸就省略掉.....」

黑髮的女生不屑地說。

「她是我二姐，也就是二女藤浦，跟我一樣是文學部二年生，36F喔。」

「喂——麻衣你幹嘛講——」二女藤浦拍了一下桌子，忿怒地說。

「喲，知道一下又不會怎樣。對不對呀，這位男同學，好了，現在到你自我介紹了，也要連呎寸喔。」

麻美說起話連牙齒也露出來，白痴一般的臉，這可以說是波大無腦的型嗎，跟旁邊冷漠，尖銳的眼神一直瞪過來的二女藤浦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毒撚。」

我身後那女的突然說。

我驀然一驚，回頭一望，卻望到一對白襯衫也包不住的胸部。

「呵呵呵呵，小毒撚想看人家的咪咪嗎，加入我們就給你看哦。」

那女的.....是叫麻衣吧，說話有一種軟膩的聲線，我的呼吸又再急促起來，下身不斷鼓動。

「你叫毒撚哦，那好吧，以後你就叫阿撚吧！歡迎加入游泳部哦，小毒撚！」

麻美走過來，緊握我的雙手說。

- -

【2】

「等一下、等一下、我還沒有說。」

千辛萬苦將意識從下半身拉回來，我終於能說一句話。

「是的，小撚撚隊員請說。」

等一下，不是阿撚嗎——算了。

「那個，我沒有說要加入.....是她一直硬拉我過來——」

我伸起顫抖的手，指向一直站在角落沒有說話的那個女生，她們剛才說是四姊妹，長女麻美，二女藤浦，三女麻衣，那她到底是.....？

麻美一手將小愛拉過來，她有點緊張地站我的臉前。

「哦，你喜歡她哦，她是愛愛哦。」

「大、大姐不要亂說！」

那女的——是叫小愛，掙扎著想要掙脫，可是她的姐姐卻一直按著她的肩膀，讓她僵硬的身子站在我正前方。

「愛愛，撚撚喜歡你哦，你就自我介紹吧。」

小愛的臉剎地紅起來，那是我見過女生臉紅的極致，簡直像直接將紅色的顏料塗上去，她羞怯地低下頭，左手握著右手的手腕，視線低垂，支吾地說：

「學長你好，我是.....四女小愛，大家都叫我愛愛.....我是商學部一年生。」

一年生，那不就是跟我一樣是新生嗎。

「等一下，我不是新生，我也一年級的——」我連忙說。

「36H，處女。」

「呷呀——大姐你不要亂講——」

麻美突然補了一句，小愛眼睛一瞪，轉身追打麻美。

「好了，總之呢，就是這樣，你要加入嗎，不喜歡也不打緊。」仍然站在原地，完全無視在一邊爭執的麻美和愛愛，二女藤浦說，她說話起來懶懶的，好像沒有半點起伏，跟我身後的麻衣真的是姊妹嗎？

「二姐，其他的社員都是女生吧，多一個男生也不錯吧，不要趕走他嘛。」

「由紀，莉娜，紗綾.....對，其他三個都是女生呢。麻衣，你就那麼喜歡他嗎」藤浦和麻衣好像把我每視掉一樣對話「他可是毒撚哦，看臉就知道，處男，沒人緣，每天打手槍的——毒撚。」

處男。呃呀！

沒人緣。嗚呀呀呀！

每天打手槍。嗚哦哦哦哦哦——

這女的是什麼回事，為什麼看一眼就知道了。

「真的嗎，你真的會每天打手槍嗎，這樣對身體不好哦呵呵呵。」

麻衣繞到我的面前，低頭察看著我的臉，我突然像被揭發了罪行的罪犯，將頭別開，麻衣卻繞到另一邊，硬要擋住我的視線。

「呵呵呵呵呵那今天你會幻想我們四姊妹的那一個呢？」

什麼.....！？

我驚訝地抬頭看著麻衣，她幽幽的眼神不懷好意地看著我。

「性幻想對象哦，我們在你腦裡一定是又淫蕩又污穢任你玩弄的幻想對象吧，呵呵呵，加入我們每天就能幻想我們打手槍哦——」

「我、我才不會——」

道德的界線讓我立馬否認，但下一秒連我也對自己抱持懷疑態度，麻美的裸體，麻衣和愛愛的胸部...
...我今天晚上睡覺之前真的不會因為.....

「還是說，你已經在幻想了呢呵呵呵，讓我看——」

「喂妳不要——！！！」

說時遲那時快，麻衣突然跪下來，伸手抓住了我的褲檔。

「欸～燙成這樣了，他也太誇張，原來處男是這樣——」

「死麻衣不要偷步，我也要——愛愛也一起來～」

「大姐——丫！！！」

什什什什什麼回事，這是什麼狀況！？

三姊妹，麻美，麻衣，愛愛跪在的褲檔前，麻衣的玉手抓住我的褲檔，我漲硬的下體不住抽搐，我全身完全失去移動的本能，好像我16年的人生完全被麻衣掌握了。

「我還沒有嘗過處男呢，大姐你有試過嗎？」

「沒有呢，愛愛第一次親愛看見男生的這裡吧」

愛愛抬頭看了一眼，和我眼神相接，一剎那間的對望後，然後瞬地別開了頭，我的意識好像從下半身分裂了，有一半流到了愛愛身上，這是什麼感覺.....

「好啦，幫手拿出來，等一下射在褲子裡可不好——」

「不、不要——」

麻衣一說完，我完全沒有時間反抗，她非常純熟（？）地拉開了的褲鏈和內褲，像小偷一樣，伸手一掏——

我的下體，完全挺立暴露在空氣中。

「欸～好純潔的顏色哦。愛愛你看，是不是好可愛。」

我突然感到心裡升起無助感，我.....竟然在女生面前勃起，而且被拿出來看，我只是.....我只是被拖進來的，這不是我想要的.....

我望看站在後方冷冷地看著我們四人的藤浦，她依然一言不發，臉上沒有任何表情。為什麼她不阻止她們三人，救我.....

「幹嘛這副臉，在我們巨乳三姊妹幫你，你不開心嗎，你要交出你的第一次了哦。」麻美笑嘻嘻地說，看著不斷顫動的下體。

「呵呵呵呵，如果要從我三個當中選一個，你要選那一個呀？」

麻衣說完，隔空往我的下體吹了一口氣，暖暖的氣息讓我的前端一硬，像流淚一樣滲出透明的液體。面對完全沒法自制的生理反應，我心裡突然莫名的無助，面對需索的兩人，我只想反抗，面對那又天真又害怕的小愛，我更不希望展現自己的脆弱。

「不、我不要，快停.....」我眼中開始盈著淚水。

「什麼嘛.....」麻衣聽見我的抗拒，扁起了嘴，然後又奸笑起來「好嘛，不然後我跟你打個賭，如果你能緊持1分鐘不射，就讓你酒，如果輸了，就加入游泳部～」

「三妹這主意實在太棒了！」麻美拍了一下掌。

一分鐘嗎，雖然我不是AV男優，但槍齡少說也有5年，平常看A片控制好節奏，也能撐個20分鐘.....1分鐘，應該還可以。

麻衣看我沒有回答，便道：「好，我算你答應囉，那就1分鐘。OK，二姐幫我們計時！」

我望看在後方觀察我們三人的藤浦，她的表情依然沒有絲毫的變化，簡單像考試場內的監考人員。

「三、二、一～」麻美認真地低下了頭，看著我顫動的下體，倒數起來。

我深呼吸，只要一分鐘，一分鐘就證明我可以堅持，不管她們用什麼手段，只要一分鐘.....麻美說完了，麻衣卻突然抓起小愛的手，小愛「呀」地一聲尖叫，手腕被麻衣握緊往前扯去，將小愛的掌心貼上我的前端，小愛反應不及，隨手一握，我的下體有0.00001秒間被小愛的手掌握緊，一服像溫泉一樣卻又活生生的熱力讓我的下體觸動般酸軟，0.00002秒，我的下身一緊，射了。

別說1分鐘，我連1秒鐘也撐不住。

「依呀呀呀呀呀——這是——！？」

「欸哈哈哈哈哈好多哦～」

「呵呵呵呵呵呵我就說了嘛小毒擦——」

一束又一束的白濁隨著我下身的每次抽搐而噴發，拋物射的軌跡落在小愛的手上，落在地版，落在我自己的毛髮上，射了我平生以來最多的次數，我的下體半軟地垂下，昇起濃烈的異味。

麻衣笑意吟吟地放開小愛的手，小愛瞪大了兩眼，喘急氣息，看著手上那些這輩次這一次看到的體液。

「來。」

藤浦冷靜地走上前來，拿出一盒衛生紙，麻衣和麻美抽了一堆，幫小愛擦了手，小愛說：「大姐，三姐.....這、這.....」

麻美大笑了幾聲然後說：「哈哈哈哈哈撚撚隊員果然最喜歡愛愛，愛愛一碰他就高潮了。」

小愛又抬頭看了我一眼，臉上又紅了幾分，當我看見麻衣和麻美得意洋洋的臉，加上射精後的渾身酸軟，我眼角突然一線水涼。

「咦，你幹嘛哭了？」

我像被侵犯（事實上也是）的小孩，無助地攤軟了身體，喉間一緊，流下了汨汨的淚。

「哈哈哈哈哈不要哭啦，愛愛的手不舒服嗎，愛愛都是妳的錯哦。」

「對不起，對不起，學長，我之前沒有做過，不懂這個.....」

咦，妳幹嘛要道歉，這完全不是妳的錯，雖然我抽泣著，感到一股沉重的屈辱，原來我連1分鐘也撐不住，結果我只是一個一無是處的毒撚，在女性的肉體面對，就算1秒，我還是無能為力，但面對愛愛那種無知的體貼，還是有點感激。

「好啦好啦不要哭，是我們不好，來，我幫你清理一下哦～」

麻衣站起來，拍了拍我的頭，然後竟然低頭吻了吻我的雙唇——是的，我的初吻就是這樣給這個叫麻衣的女人奪去了，然後她低下頭，伏在我的跨前，伸出舌頭，舔去了那些白花花的體液。

女性溫柔的舌唇令使的下身傳來強烈的酸麻感，我的下身雖然射了一發，卻完全沒有軟下去，麻美在一旁笑說：「死麻衣又偷跑，我也要！！！」

麻美也靠過來，直接張開怪獸一樣的口，含住我的龜頭，這是一口交？我的理性完全追不上的身體狀態，理應垂軟的下體，再一定注滿興奮的血液，在麻美的口腔裡重新澎湃。

充滿溫熱的口腔若有若無地吸吮，跟小愛的手心完全是另一種層次，麻美嗯了一聲，舌頭一動，舌面柔軟又靈活的觸感挑逗著我最敏感的前端，前所未見的快感完全淹沒了我的下體，煮沸了我前端所有的神經突觸，我下身一震，全身僵硬，麻美睜大雙眼，發出了「嗯！嗯！嗯！嗯！」的怪叫。我彷彿將身上一切的液體都射出去了。

麻衣呵呵笑著，非常有技巧地按摩著我的莖部，直到我不再有任何的抽動，麻美小心地退了雙唇，捂住嘴巴，非常詭異地一笑，麻衣似是突然意會地大叫：「不要全喝掉，我也要——！丫——大姐你好自私！！！」

什麼.....喝！？說時遲那時快，麻美抵了抵嘴，喉間一動，然後又張開口，意氣風發地伸出了舌頭，展現她那暗紅色的舌尖。

剛才我明明.....也就是.....麻美把我的體液都.....

我張著淚眼驚訝地看著麻美，麻美大叫「YEAH!」「YEAH!」向麻衣和我比出勝利手勢，她站起來大叫說：「歡迎小撚撚加入游泳部，以及獻他的第一次給第二次！YEAH！！！！！！」

麻美一股勁地拍起手，麻衣也配合跪著拍手，小愛有點茫然地微張了嘴，隨著兩位，對著我滿佈體液和唾液慢慢收縮的下身拍起掌。

- -

【3】

「好了啦，你要哭到什麼時候？」

是二姐，她叫藤浦對吧。她清理著被我們弄得狼藉的地上，然後向我遞來一張紙巾。

「學姐.....」

「來，這給你，要加入嗎？」

藤浦向來遞來一張表格，似乎是社團成員的申報表。

「你真的叫毒撚嗎？」

她一邊整理著房間，一邊問。

「當然不是，我叫做——」

我說出了我的本名，當然也並非了不起的名字。

「是哦，聽起來，阿撚還比較好記。你介意嗎？」

她漫不經心地處理著

「那.....」

「我在問，你介意嗎，被別人稱呼為毒撚？」

藤浦收拾好地面的都是我體液的衛生紙，看著一個素不相識的美女，處理一個處男高潮的殘餘物，感覺實在有點莫名奇妙。她放下掃把，伸了一個懶腰，我的目光不其然順著她伸展的腰肢遊移。

她似乎察覺我的眼光，回頭盯了我一眼，那利刀一樣的目光使我立刻別開了臉，而她，卻一步一步向來我逼近。

她走過來，張開雙手，撐在我的身後椅背上，整個身體的陰影遮蔽了我所有的視線，整個房間的光源像消失了，我眼前只有她的身影，她的陰影，她跟其他三姊妹一樣雄偉的胸部剛好就在我的視線正前方。

「我在問你，你，介意嗎？」

隨著說話的呼吸，她的胸脯如生命一樣起伏。

「不，我.....我太在意.....」

別說話要跟咪咪對話了，我連跟女生對話都不會。

「是哦，那就是毒撚了，死，毒，撚。」

她站直身子，抱起肩，附視著線，下沉的眼神壓得我抬不起頭。

「你要加入嗎，游泳部？」

我握著手中的游泳部會員申請表，表格空白得刺眼。

「半小時前，還一直抗拒的，一臉無奈，連射精也好像是逼得不得已那個毒撚——猶豫了呀。男人還真的簡便呀，也是，你都射了兩發了，連我家唯一處女的手也給你沾污了呀。讓我看一下你在想什麼.....」

藤浦冷冷的嘲諷讓我輕嚥了一口水，大概是麻衣和麻美太輕浮了，藤浦的話顯得充滿了壓迫感——最重要的，她說出了事實。

她忽然抬起了我的臉，伸出食指用力點著我蓋住的額頭，我的思緒從她的指尖流出去了嗎.....

「呀哈，是這樣哦，果然是呀，是我家的愛愛，年青果然無敵呀，嗯.....加入游泳迎就能看見愛愛了，她的咪咪很大，雖然另外兩個女的有點奇怪，可是她們似乎不介意跟我有身體接觸，然後她們的咪咪也很大，然後愛愛或許也會——媽的，人渣！」

啪！

藤浦在毫無預料之下，舉起一巴掌就摑下來，我世界向不自然的角度傾斜了。

為什麼.....等一下.....

「你這樣還生氣嗎，難怪是毒撚呢，你別誤會哦，我打你不是因為你下流的想法，再下流也不過就是男人的想法。」

我抬起頭，不敢直視眼前的這個女人，她真的會，她真的能讀懂人類的內心，我的呼吸一下子給打亂了。

「你欠打的，是你那毒撚的想法。好了，你走吧。」

「我.....」

我臉上還是像抹上了餘燼地刺痛，藤浦離開了我的面前，回到仍然未整理好的雜物堆邊，低頭翻找，

不知道想要整理，還是純粹在察看。

「我.....」

我第一次覺得心裡有那麼多的想法，多到我無法隨便選擇一個然後講出來。

「你到底要說什麼，好好一個男人，不要那麼吞吞吐吐。」

「我.....我並沒有、並沒有.....真的想要.....是她們三個一直在弄、我真的沒有想要.....」

的確，這一點我或許不能否認，但剛才兩次的生理反應，都不是出於自願，感覺像我變成了麻衣和麻美的傀儡，她們兩人扯無形的魚線，我的身體和下體，都只她們的玩物，勃起了，射精了，我也完全沒有一點快意。

「那就是說，那很委曲你了，處男？」

藤浦放下了手中的雜物，回頭看著我。

「我只是想說.....」

「你站起來。」藤浦說。

「什麼.....？」

「先站起來。」

冰一樣的語調，我沒有多想，故且站了起來。

「過來，站在我面前，放心，我不會打你。」

我倒是不怕這個，我下意識地摸了摸還有點疼熱的臉，走了過去，站在藤浦的面前，我身材不高，大概169左右吧，藤浦還比我矮了半個頭，黑色亮澤的頭髮，仔細勾過了像柳葉的眉毛，一雙圓眼很有神，卻深黑色像凝重的墨。

「如果，我現在脫光光，要你跟我做愛，你會做嗎？」

「欸？」

「不要一直欸？噢？的好嗎？聽不懂人話嗎？我現就在脫光衣服，讓你破處，你會做嗎？」

「我.....」

我會嗎？我不會嗎，to be or not to be，that's the question，我們毒撚午後夢迴，看了半輩子的A片，求的不就是這種活生生的性愛體驗嗎，每天用左手（或右手），將意識投射到那些看不到的男優身上，看著那些欲仙欲死的女優，套弄的每一次，都跟自己說，那年那天，我一定要找一個女人，真真正正把這一發都——

而面前就有一個女問我，要跟她做愛嗎，只需回答是，或不是，我卻答不出來。

「對不起，我要收回我剛才的話。」

「咦？」

啪！

藤浦又是一把掌的打過來，這次是右邊臉，巴掌大小的赤痛。

「你走吧，這裡沒你的事了。」

「我——」

「我．要．你．滾．死．毒．撚！」

藤浦出奇不意大喝，我耳膜一震，整間房間像搖曳不穩，我腳步不穩地抄起丟在一邊的書包，拉門邊衝出了社團室，然後轟地關了門。

我靠在社團室的門外，背靠著牆壁，這才發現自己的呼吸沒有平緩過，冷靜才發現上腹略是繃緊的痛，我回頭望著古舊的社團室門口，剛才的兩個多小時我在裡面經歷了這魔境一樣的奇譚，我手中仍握著那一份已經皺了的表格。

游泳部嗎？

說實在話，我對這些社團不抗拒也沒有特別的意欲，如果是一般的社團，搞不好，看在那麼多美女的份上，他會參加看看也說不定，只是，剛才發生的事，實在是.....她們接下來會繼續玩弄 / 侵犯我嗎？藤浦高高在上的姿態似乎對我很不滿。

藤浦剛才問過的問題在我的腦裡縈繞不停，像接受不良的雪花，滋擾我的所有畫面，我是自願的嗎，還是不自願，如果她願意跟我做愛——做愛，這個我從來沒預料到能親耳聽見的用詞，如果我剛才說好——我驀然停了步，如果、如果我剛才說好，那姣好的身材，那美麗的二姐，就會跟我.....？

這是真的嗎？

「學長.....」

在某個轉角，我身後突然繃出一把女鬼一樣的聲線，毫無防備整個身子一震。

四妹小愛靠在樓梯的轉角，探出了半個身子，我剛才經過的時候完全沒有察覺到她的存在。

「對不起，嚇到學長了嗎，對不起.....」

她是最終兵器彼女嗎？為什麼要一直道歉，她滿臉的羞紅從剛才我們的肌膚之親開始就沒有消退過，她有點戰戰兢兢地握著自己的裙擺。

「不、沒事，請問、那、有什麼事嘛？」

我心知肚明我們兩人都想到剛才限制級的畫面。

「拜、拜託——你一定要加入游泳部！」

小愛低下了頭，75度鞠躬。

「呃、嗯.....這個。」

「學長，如果沒有你，游泳部就不能成立了，這是大姐她的夢想，我身為妹妹，我只是想要她實現，學長，拜託你了。」

「那個，要不要加入——」

「那個，如果學長你加入，頂多我以後都幫.....學.....長.....你.....」

小愛話說到後面愈說愈臉紅，愈說愈小聲，最後幾個字完全沒有吐出來。

幫我？幫我.....

小愛彎著身，眼睛稍稍窺視了我，又瞬地別開，她又說完了一次：「拜託學長了。請你務必參加。」

說完，我連回答的時間都沒有。她便想離開走廊。

「小愛——！」

我喚了一聲，韻尾那一個「i」音正要收尾，後悔的情緒在我內心凝結——我竟然直呼女生的姓名，而且是一個今天才認識的女生，我跟她之間還有數不清的尷尬要解決，她如果不回頭，她如果裝作聽不到，那這份尷尬便不要加重了.....

她停步了，白色的校服，黑色的校裙，無人的走廊，夏末像紗簾飄渺的陽光。

我要說點什麼.....我一定說，我要說的是——

妳以後會幫我打手槍——怎麼可能！

「小愛.....我加入以後，可以叫你愛愛.....愛愛嗎？」

無人的走廊像塵封的小提琴弦，白色的粉牆，明亮無聲的窗戶，凝靜不動的背影沉默了一絲夏風的時間，然後那一抹和弦終於奏響了——

「那.....我可以繼續叫你『學長』嗎？」

小愛——不，愛愛的聲音，在走廊的另一端傳來，似近還遠。

藤浦姐的性幻想禁止條例×再見了小毒撚！

Part2藤浦姐的性幻想禁止條例×再見了小毒撚！

【1】

正式上課的第一天，我靠在椅背上，絲絮的白雲交接，在藍色的天河下流轉，時間遲緩的流動，比任何的思緒都更慢。

我的書包裡，仍然放著那個游泳部的入社表格。

只要8個人就可以成團了，如果我今天中午沒有將我的表格交給藤浦，那就代表，這個學校不會有游泳團，那個麻美也不會是團長，而四姊妹也不會再跟我有關在。

猶豫，這實在是很奇怪的感受，是人類才有的嗎？加入游泳部的好處明擺在我面前，巨乳、美女、放盪的性格，藤浦甚至說——我到底在猶豫。不、應該反過來問.....

璫～璫～璫～

下課的鈴聲響了，是午飯時間，我拿了便當，有人會留在教室裡吃飯吧，而我倒是習慣了，為了不顯得形單隻影，毒撚一個顯得礙眼，尤其是開學這種尤如要創造星系的人際關在碰撞期，我會寧願躲到我別的地方去。

這間學校，應該有什麼地方讓我躲一下吧。

我拿著便當，隨意在學校中遊盪，學校不太，而且十分古舊了，建築的樣式像毫無驚喜而言，有時我想，為什麼那些輕小說的學校總是那麼千奇百怪，像《化物語》《魔法少女小圓》，那樣精奇的構思不反而顯出現實世界的無趣嗎？

我突然覺得面前這道走廊有點熟悉，對了，我昨天來過的，這層樓似乎主要的房間似乎不是教室，走廊中安靜得很，只依稀傳來其他樓層的喧嘩聲，我走到那扇門前。

門上仍然沒有任何招牌，或是名字，如果我今天沒有將入社表格交給藤浦，那這個房間裡面，就不會什麼社團，而只是.....

我拉著門把，咦，沒有鎖。

我試探地推進去，眼前的景象竟然跟昨天一樣，又是校服的背影，又默默地整理著雜物的那個人，似乎時間從我昨天離開這個房間起便沒有流逝。

「咦.....是你哦。」她聽見有人開門的聲音，轉身過來，是藤浦。

我走進來，看著她彎腰的身影：「學姐.....你也整理太久了吧。」

「這是學校分配的社團室，好聽是社團室，事實上就是雜物房，上一手用完到現在也不知道過多久了，一堆千奇百怪的東西。」

「怎麼就只有妳一個.....兩位學姐和.....愛愛同學呢？」

藤浦嘆了口氣：「我沒打算讓愛愛做這種事，至少其餘兩個.....算了，你不懂。」

麻美不是團長嗎？而且麻衣是她妹妹？我有點奇怪為什麼不拜託她們兩人。

「不過，」藤浦回頭瞧了我一眼「既然你來了，你先把你的便當放下。」

「欸？！」

「放下！」藤浦喝了一聲，我立刻隨手將便當放到某張椅子上。然後她說「過來。」

想起昨天的經歷，這次可真的讓我有點卻步，但我還是走上前，她指著旁邊的一整面牆高的紙箱：「這邊全都是我們要處理的。你打開，如果是泳衣，泳標等游泳用品就留下來，不是的，全都丟到另一邊去，就是這樣，做完才能吃飯！」

「等、等一下！」

「你到有什麼事情不能『等一下』！」藤浦用力踩了一下我的腳，我慘叫一聲，馬上開始作業。

早知道我就留在教室做毒撚算了。

- -

弄了大半個小時，加上藤浦一邊軍訓般的催促，我總算把所的物資都整理好了，我全身大汗地喘著氣，話說這些紙箱到底是什麼回事，好幾箱都是跟游泳沒關的東西，好像還看到類似槍械的物資？

「這就是你的便當嗎，嗯.....味道一般。」

「喂！妳幹嘛.....！」

藤浦不知道何時拿去了我的便當，然後自顧自的吃起來。

「怎麼，有意見嗎？」藤浦瞪了我一眼，我立刻畏縮了。

「沒有.....」

我的便當跟這個國家大部分的學生一樣，都是母親制作的家庭便當，味道說不上好，也說不上壞，藤浦拿起我的筷子在我面前把我的午餐都消滅掉了，而我的剛做完這一堆的粗重功夫，胃裡餓得一陣紋痛。

「怎麼了，餓了嗎？」藤浦吃完我便當裡的最後一片玉子燒。

「.....嗯。」我餓的兩眼昏花，自自然然地點頭。

「哼，這一次總算沒說『等一下』了。來，拿去～」

藤浦從身邊拿出一個便當，紅色盒子，看就知道是女用的。她走過來，突然向我一推，我反應不來倒在桌子裡，她竟然整個人跨在我的身體上，女性的肉體的體重和熱力令我臉上一陣發紅。

「學、學姐、為什麼要.....？」

藤浦沒有回答，打開了她的便當，一股引人的香氣四溢。

「張嘴——呀～」

藤浦夾起了一撮水煮過的菜，遞到我的臉前，我遲疑地看著她的動態，這四姊妹到底是什麼回事，我以為二姐雖然有暴力傾向，但跟小愛看起來應該是最正常的。

「你不要吃嗎？那算了——」

但我真的餓得連胃酸都在翻騰，在藤浦正常要把菜收回去之前，我張嘴吃了她筷子上的菜，那菜的水份開始在我嘴裡溶解，調配得精準的油份更是產生了沁人的香氣，我這輩子第一次吃到那麼好吃的便當。

「還要嗎？」

藤浦這次夾起了一顆肉丸，剛吃了菜的我胃部意猶未盡，消化系統重新活躍起來，正當我想繼續咬下去，藤浦卻亭亭站起了來，丟下一句：

「不想要，那就算了。」

「不！我還要！」

她回頭了，靜靜的在世界中看著我。然後她嘴起泛起一抹微笑、重新走來走到在我的大腿上，她不再說話，用筷子將便當中的食物送進我的嘴裡，我低頭不敢看她的臉，只無聲地將她送過來的飯菜都吃完。

吃完了，她將便當盒蓋起來。丟到一邊的桌上。卻仍然跨在我的大腿上。

「你臉上髒了呢。有油污」

藤浦說完，竟然低頭下來，親吻我的臉頰，我的耳根跟鰓部一陣滾燙，她輕柔地舔著我的臉頰，不知道我的臉到底有什麼髒物，是油污嗎，還是飯粒？我幾乎緊張得閉氣，藤浦的雙手扶著我的肩膀，身體幾乎依偎在我的身上。

我的腦袋像停頓，好一陣子才恢復過來，那時候藤浦已經離開了我的大腿。她的唾液在我的臉上殘餘了一片微涼。

「今天就開始第一次訓練！下課以後到游泳池來，你敢遲到我咬死你！」

咬死.....？藤浦又恢復成與她唇上的溫柔截然不跟的脾氣。

- -

【2】

我記得，那是我加入游泳部的第一天。

下課後，我走到游泳池，已經換好了泳衣的麻美和麻衣一陣歡呼，衝上來挽住我的左右手大叫：「歡迎加入喔撚撚隊員！！！」「昨天有想著我打手槍嗎？」

兩人穿著傳說中的競泳水著，深藍色一件頭加下半身的跟色的三角泳褲，四姊妹的身材算不上修長，但下半身絕對世界級的可觀，兩人胸前的一對 / 兩對山丘在我的手臂上磨擦著，兩團不受水的膠質在夏季的短袖校服的手臀上移動，乳房的彈性與我的肌膚相接，我的腿間一陣繃緊，心知不妙甩開兩人，拿起下午在社團裡找來的泳褲就衝進更衣室。

麻美和麻衣在身後哈哈大笑，是在恥笑我嗎？

我走進更衣室，更衣室中空無一人，我脫下校褲和內褲，我的兄弟果然已經抬頭了，反地心吸力地的在更衣室的幽閉空間中彎彎挺起，我隨手套弄了幾下，我的經驗告訴我，這不是一時三刻能解除的硬度，這樣根本不能穿泳褲，我要趁這邊沒人先來一槍嗎——

「學——學長！？」

突然出現的女聲令幾乎元神出竅的渾身一震。

我轉頭一看，是愛愛。

「這.....這邊不是女更衣室哦，對、對不起了，打擾學長你了。」

愛愛滿臉通紅的捧著泳衣，口中恭敬的語氣，視線卻沒有離開我的下身。

我正用左手，握住已勃起的下體。

「對、對不起，學長正在——」

「不、我並沒有！」

愛愛轉身想要離開，我卻不自覺地用另一手握住愛愛的手腕，愛愛身體一震，女生的肌膚令我的下身又是一陣顛動，硬的變得更硬了。

「學長.....的那裡.....變成跟昨天一樣了.....」愛愛背對著我，用我幾乎無法聽的語氣喃喃自語。「對不起，我還是先走.....」

「不.....愛愛。」

我自然地說，今天下午的畫面莫名出現在我的眼前，藤浦筷子中那道菜，她那美味的便當，在她想要之前，我要先把她留住。

「愛愛.....你昨天說，如果我加入游泳部，妳會幫我.....幫我.....」

說完這句，我看見愛愛的耳朵像落霞一樣，從耳根開始泛紅，暈升到整個耳朵。愛愛低著頭轉過身來，頭垂得低低地瞥了我一眼。

「學長.....我不太會這個，只是一直聽大姐和三姐在說。」

原來麻美和麻衣果然是家裡最強大的性教育專員。

「那、那個.....」

可以嗎？我只要說一句話，我只要簡單的說一句，面對這37G-CUP的女生就會坐下來，解決無處發洩的欲望，只要我敢說一句，只要我開口說——

「愛愛，可以嗎？」

嗚呀！我真的說出口，雖然只是問句，但我真的說出口了。

愛愛臉上似乎又經了幾分，她走到長椅前方，悄聲地說：「請學長你先坐下來.....」

我那時已經幾乎無法思考，就像我倆只是按照著命運的安排，或是劇本的需要一直下去，我坐在長椅上，愛愛拿起毛巾鋪著地面，雙膝跪地，小臉正對著我的重要部位。

我跟愛愛之空氣像瞬間稀薄了，我們都呼吸困難地看著對方，愛愛悄悄地伸出頭，一公分，五毫米，一毫米，然後——

「嗚呀哦噢！」

「學學學學學學長！？！」

愛愛柔軟的小唇碰到除了左手之外未經人事的前端，一陣伴隨著快感的從下身刺貫頭皮，我的下身一陣亂跳。

「學長很痛嗎！？對不起，我真的不會——」

「不沒關係就只是用口含住就好——」我深呼吸了一口氣，隨口道，然後愛愛慌亂之下，真的張開了口，挽開低垂的髮鬢，用口腔將我的下身含住嘴中。

「呃呀——」飄飄欲仙的快感令我低呼起來，愛愛害怕地的瞟了我一眼，我怕她又放開又有變故，便大膽地伸出按著她的後腦，愛愛低低地嗯了一聲，舌頭開始捲動。

愛愛的舌頭我的前端不斷打轉，非常生澀地游動著，但這以足印令我酥麻得難以忍受，我的前端一直在想要發射的顫抖，我整張臉臉容扭曲地忍住，只希望可以多享愛愛的功夫。

「咕、唔、咻.....」愛愛的嘴間發出了淫穢的水音，她看著我的表情，便口齒不清地問「學長.....很、很辛苦嗎？」

辛苦？不.....其實這樣說也沒錯，持久力不知道為什麼與男性尊嚴劃上了等號，就算打手槍，我們也要張馳有度地握弓，這刻我在愛愛的小嘴，如箭在弦弓已全開，我悶著槍頭，漲紅了臉，慢慢點頭。

「那、那.....那怎麼辦？」愛愛緊張地說，竟然加速了嘴上的活動——呀呀呀，愛愛你想錯了，妳怎麼沒有遺傳到她二姐千份之一的讀心術！？愛愛的連吸帶吮，微滲而唾沐令愛愛的紅唇嬌豔欲滴，細膩像兩片花摩擦著我的前端，我的血管不斷鼓動。

我像要把自己都縮在那小小的陰莖裡似地忍耐著，我忍得眼前昏花，我不覺伸了出，握住一團柔軟物——

「呬呀——學長——丫——」

愛愛小嘴劇烈一震，放開了吸啜中的硬物，一抹唾液跟體液的混合物飛濺到她的臉上，我手中的是一——嗚呀，我竟然握住了愛愛的咪咪，隔著校服，我仍然感受到一手不能掌握的彈性。

「嗯.....學長、不要.....我、丫.....」愛愛一臉抗拒，口中卻嬌喘起來，我不願放手這闊別了十六年的柔軟感，握在手中揉過不停，愛愛渾身發軟，身子一震，嫩滑的小臉剛好拭到我的前端最敏感的交接處，愛愛白嫩的肌膚刺激之下，我抵受不住，身子一軟，乳白的體液飛散。

「丫呀？學長.....這.....這是一——！？」

愛愛察覺到臉上的噴發，慌忙閉上了眼睛，我的下體像被切斷的水管一樣亂噴，十幾發以後，方才安靜下來，愛愛的頭髮、耳朵、臉頰都掛滿了我的體液，新鮮的腥味圍繞著愛愛的臉蛋，她半天才慢慢張開雙眼，她擦了一下臉上的白濁：「學長.....這.....」

「對、對不起、我一時忍不住。」

「不.....該說對不起的是我。」愛愛突然一本正經地道歉。

「欸？」

「姐姐們都說，這不能浪費，要全都喝下去，可是——對不起，我沒想到學長會.....」

全都喝下去——？麻美麻衣你們這樣對自己的妹妹對嗎！？但想到愛愛將我的都喝下力，我本來半軟的下體又一抽回復，掙扎地抬著頭。

正當我試圖想繼續享受愛愛的處女小唇，她卻站起來，說：「我.....我要先去換衣服，等一下如果姐姐們被發現就糟了.....」

她抱起泳衣轉身之際，我再次不其然地抓起了愛愛的手腕，我不知道我想說什麼，我這一刻只想愛愛留下來，也許是三位姐姐都太可怕及太難捉摸了，愛愛愛是唯一能讓我有安全感的女生。她甩開了我的手，背對著我說：

「學長，你喜歡我嗎？」

咦？

這句話是.....愛愛的聲音像清晨的鳥聲，既隱約又清脆。

「學長.....你是純粹喜歡我的身體，還是因為.....還是.....」

愛愛說著，我卻有點模不著頭腦，什麼，我喜歡愛愛嗎，還是只是喜歡愛愛的身體.....是這個意思，但，我才只是加入游泳部第一天，也只是第二天認識愛愛、我.....

「我、我告辭了。」

就完，愛愛推開更衣室的門就離開了。

遺下我高潮完結的下題，和那在心坎中的問題。

- -

唸 - - - - - ! 唸 - - - - - ! 唸 - - - - - !

「今天練習到此結束！辛苦各位社員囉，成績我會上傳到社團網站～」

麻美臨時充當著教練的角色，站在池邊吹響了哨子。其他社員開始慢慢上水，我看著愛愛跟其他人一起離開泳池。她看了我一眼，然後又避開我的眼神，我心頭一震，這種感覺我無比熟識，

「阿撙！快點把地板拖一拖！」

突然有人喝我，是藤浦，相處了一個禮拜，她果然是四姊妹入面最霸道，經常指使我替她粗重工作，她剛脫了泳帽，傳統的學校泳衣把她的G-CUP身材包得緊緊的，雖然愛愛那麼壯觀，但也絕對是突出養眼，我發現，四姊妹當中，乳型最好看其實是藤蒲，可惜 - -

「看什麼看！快點去收拾！」當我不覺地因為她的身材而目不轉睛，藤浦行近一腳踩在我的腳上。我唯唯諾諾了幾聲，便拿起地拖清理泳池邊的積水。

「天氣好好喔~~~~~！好想做愛喔！」

鸚鵡生勾勾的大家姐麻美又乳出驚人，她伸了一個懶腰，吸收著夏天的陽光，新進來的社員給她嚇了一跳，但我已經習慣了。

「愛愛！」我聽見有人叫愛愛的名字，回頭一望，是三家姐麻衣，她抱著愛愛的腰，懶懶地說：「去買啤酒回家喝好不好～」

「又要喝！？家姐妳少喝點吧！」這幾天我才知道了，原來三家姐麻衣是酒鬼，在家中一天到晚就在灌啤酒。麻衣聽到愛愛的責備，竟然學我（？）雙手從後突襲愛愛的雙乳，說：「愛愛陪我喝嘛，妳咪咪愈來愈大喔，是不是最近有幹嘛什麼壞事哼哼.....？」愛愛「呀」地尖叫，其他社員在周圍取笑兩人，我看著愛愛的巨乳在麻衣手中不斷柔軟地變形，不自覺停了手。

「阿擦？你叫阿擦是吧？」

突然有人叫我，我轉頭，是新入社的社員，我記得，她叫.....由紀。

由紀脫了泳帽，一頭亮麗深黑的長髮灑落背上，由紀鵝蛋臉型，眼大大水汪汪，白皙的皮膚，是典型的氣質美女，相比起巨乳四姊妹，身材可算是平凡，咪咪大概只有愛愛的一半吧，但或許因為她比較瘦，修長的腰身大概連30也沒有，比例之下突顯出上半身的曲線，尤其穿著緊身的學校泳衣更加明顯。

而且還聽說她是富家千金，綽號「大小姐」，我接過他手上的泳帽：「嗯嗯，給我就行了，練習辛苦了。」然後由紀又拿出另外兩頂泳帽給我：「哈哈，你跟他們姊妹相處才辛苦吧。這是莉娜和沙綾的，還有 - - 」

由紀突然靠近我的耳邊，悄悄地說，說話的呼吸搔著的頸際：「你最好找東西遮一下你的下身。哈哈。」

由紀呵呵一笑轉身就走。我望了望自己的下身，仆街，原來我的下體沒有軟下去，剛才看著麻衣怒攢愛愛，原來已經起了反應現型了，我一陣羞愧，立刻轉身面向無人的泳池，與此跟時，又有人在我身踢了一腳，我失了平衡跌進水裡。

咕嚕咕嚕！我吞了幾口水，回頭一看，原來又是藤蒲，她用非常的兇狠的指著我：「誰讓你把妹！快點把所有東西收拾好！三十分點後我要在社團室看見所有物資！」

我究竟是奴隸還是社員？這一刻我好想退社。

三十分鐘後，我收拾好兩箱大道具，一個人走進社團室，其他人都離開了，我放下道具，打算開燈把道具整理好。

我一開燈，卻竟然發現我身前有一個人影，仆街今次真在撞鬼！

「白痴！你吵什麼！？」

人影呼喝一聲，聲音很熟，我定神一望，立刻呆了

令我呆了的有三點，一，那人是二家姐藤蒲，她到底在度做乜鳩？二，她身上什麼都沒穿，三，但她對大牌穿著一對白色網狀絲襪。

二家姐就站在我面前，一對圓潤的巨乳一覽無遺，我不自覺向下望，還看到修剪整齊的陰毛跟微微外突的兩片小陰唇，當然，還有最重要，穿著白絲的大腿，她的雙腿沒有其他三位姊妹白滑，但一對白絲使略有肉感的她更顯豐滿。

「看夠了嗎！還真是毒擦，連看女生裸體都會硬？哼～」

藤蒲一手摸向我的下學，我收拾完，沒繼續穿校服，只換了普通的運動短褲，完全沒發現已經不爭氣地勃起了，藤蒲一手捏著我堅挺的小鳥，隔著褲布輕輕摩擦，一陣熱氣由我背脊往上升，我雙腳一軟，藤蒲順勢壓下來，我坐落身後一張木櫈，這一刻的畫面下午吃飯時一模一樣，不同的只是服裝，還有裸體。

微張的小穴正壓在我的下體上，而我面前在一對暴乳，渾圓的f-cup完全佔據了我的眼球，我雙手本能地舉起，她突然問：

「哼，是我比較大還是愛愛比較大？」

正當我奇怪她為何突然提起愛愛，藤蒲卻用非常輕蔑的眼神看著我：

「哼，今天下午在更衣室，你可真的七情上臉，對著柔弱的愛愛就滿口謊言，你這人渣——！」

啪！藤蒲又攔了我一掌，

「我.....對不起藤蒲學姐，我不是故意的，只是剛好.....」

我半邊臉火辣辣地痛，下身火花四蚤，眼前兩對大奶奶晃動令我眼前一亂，我腦已經糾結成一團了。

「快說，到底是我比較大還是愛愛比較大！」

藤蒲突然動起腰來，扭動她豐滿的腰身，我不禁又漲又痛。

「嗚.....妳是家姐，當然是妳比較大.....」

啪！又是一巴掌打過來，這次是右邊臉！

「我是說咪咪，不是年妃！少給我廢話！」

突然她又抓起我的雙手，放在她的雙峰上，我雖然無法理解她的行徑，但當然求之不得，二家姐的雙奶比愛愛小，不會不能拳握，剛好盈在手中，非常飽滿，略有重量感，我輕輕揉著，下身舒爽不小，啪！又是一巴掌打過來，這次又回到左邊。

是咁的，藤蒲的乳型非常好看，唯一可惜是兩粒乳頭比較黑，大概是咖啡豆的顏色，彷彿她穿著比堅尼曬太陽，又在乳頭前剪了兩個孔洞曬乳頭，我看她的神情大概是在意自己的咪咪沒有其他三位身材爆滿，我當然知機說：

「是二姐比較漂亮！是二姐比較漂亮！愛愛的太大了太重了！是二姐比較漂亮！」

說完，我心裡實在想懺悔，原諒我呀愛愛，我上半身加下半身都慘被挾持，我不知這樣說，容易有生命危險。

「哼！」

藤蒲突然站起來，滿意驕傲地一笑，舉腳踩在我的小弟上，雖然她沒有很用力，但我硬到就爆的部分卻敏感地一痛，呀地叫了出聲，該不會二家姐原來喜歡SM！？

「我跟你說，這對白絲是偷穿愛愛的。怎樣，興奮了吧？嗯？」

什麼？我望向她抬起的腳，一截白絲包著一條美腿，白絲的盡頭是桃紅泛亮的私處，我自動腦補面前

是愛愛的身體。誰知二家姐嘴趾用力壓在我的龜頭上，我又痛得尖叫。

「廢物，妳是在意淫我妹妹嗎？」

嗚呀！！！！二家姐白絲小腳板一踩一磨，龜頭一麻，我終於忍不著在褲檔中射了。剛才在泳池裡和愛愛的前哨戰讓我早就上滿彈藥，大量的精液在褲裡溢出，沾在愛愛正被她二家姐偷穿的白絲上。

「這樣就射了！？你們這些毒撚渣滓連一點點腳交都受不了，YOU COMPLETELY RUBBISH！簡直是人渣！」為何這句話似在那裡聽過？依個場景又好似曾相識？二家姐突然把我的運動褲連內褲脫下來，繼續用腳踩著，用腳板不斷磨擦掙來掙去，粗糙的白絲質感讓我又回複硬度。

她低下身子，跪在我的跨前，谷起雙乳，用左邊半硬的乳頭觸碰我的小龜頭，我的下身立刻跳動起來，細細的咖啡豆在不斷撥弄，她淫笑起來：「哼，小毒撚，你還沒有試過乳交吧？」

我接連搖頭，藤浦又說：「想我幫你乳交嗎廢物？」

對我這種小毒撚來說，隨了看AV之外，我對「乳交」根本一無概念，但看著藤浦她難以預測的脾氣，我只好順著她的意猛烈點頭。

「你想得美！人渣！」

說完，伸出舌頭輕舔我的前端，然後一口含住，開始吸啜。好難捉摸呀！

這一次我似乎沒有昨天那麼敏感了，可以感受二家姐的口技一樣令人銷魂，有點厚度的櫻唇有節奏地吞吐我的莖部，嘴中靈巧的小舌撥動的前端，我在她口中一跳一跳，她吮了幾下，又放開嘴巴，側頭輕輕地從根部親吻到輸精管到馬眼，然後又番入嘴繼續唧唧有聲，嘴角流出絲絲體液般的唾沒，動作一氣呵成？我突然想起愛愛，想起她那青澀的櫻桃小嘴，那天在更衣室裡的情景 - -

呀呀呀呀呀呀！

二家姐突然用牙齒輕咬我堅硬的龜頭，雖然無用力，但男人最硬之際正正是最脆弱之時，敏感度令細小力道無限放大。我痛到流出男兒淚，藤浦說：

「不要想起愛愛！！！！！！」

仆街到底她在咪讀心，但我還是暗想：不能想妹妹，那我幻想大家姐麻美 - - ？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妳係咪讀心神探？她又咬了我一下，今次似乎更大力，我痛得欲哭無淚，她怒瞪我一眼：

「跟我做的時候禁止想起別的女人！尤其是愛愛！再想別人我就咬斷你！知道了嗎！？」

我不斷點頭，為什麼要妳做.....說實在我仍然沒有搞清楚狀況，這四姊妹是性上癮還是太飢渴還是純粹是劇情需要，她得意地哼了一聲，張開嘴，吻著剛才咬我的部分，像要好好呵護一樣，我望向她胸前一對下垂的美乳奶，猶疑了片刻，本能地抓住，一對大小適中的挺乳非常柔軟，藤浦身子一震，抬眼怒瞪我一眼，我嚇了一跳，以為又要受苦，但她卻什麼也沒做。

我便大起膽子玩弄她的乳房，不時用手指挑動她的咖啡豆，她的乳頭慢慢勃起變硬，我用雙指夾起搓揉，稍微用力夾弄。她似乎有點受用地「嗯～」了幾聲，呼吸開始紊亂，我的下身感受到她呼吸的熱氣，藤浦的舌頭頂向我的龜頭，用力一含，我再次把持不著，在二家姐口中失禁了。

「唔～唔～唔 - - 咕 - - 」

二家姐完全用口，完全沒用手輔助，這時她出手搓動我爆發中的小鳥，按摩著讓我發射得更有節奏，我一下又一下在她溫暖的舌面上激烈地噴發，直到我眼前一花，整個身子無力攤倒在椅子上，二家姐溫柔地輕輕吸吮，確定我一滴不漏地射完了，便放開口，緊閉小嘴，喉間一動，「咕嚕咕嚕」吞去我口中的漿液，我喘著氣，看著她亮晶晶粘著精液的嘴唇，二家姐竟然又張口嘴，把我開始軟下的含回嘴裡，我以為只是完事清理，誰知她又施展起熟練的口技讓我幾乎的麻痺了的龜頭又變得酥麻，帶著痛楚又再勃起。

「嗚藤浦姐.....這已經是我今天的第三次.....」

不知道從那裡聽回來的，正常男人不靠藥物，一天頂多三發。

「什麼！?! 討厭我的嘴巴嗎!?! 」

「不，只是.....剛才藤浦姐讓我射太多了，有點痛.....」

「是哦.....那如果不是用口呢.....」她不懷好意地笑，用指尖輕壓我的馬眼，我舒服地呀了一聲，感覺到又開始上彈了，我要超越人類極限了嗎？她站起來，居高臨下地說：「對了，你還是處男吧？」

「呀？」我不知道為什麼突然這樣問，她說：「我是說，你還沒有做過愛吧？」

我失神似地的一呆，私處剛好在我面前，這還是我第一次近距離親眼看見，我終於理解為何會有人用花去比喻女人的陰部，藤浦的小穴深桃紅色，兩片陰唇微微外翻，中央一道隙縫若有若閃著水光，難道這就是傳說中的淫水，不！聖水？我不自覺地伸手 - - 藤浦姐卻比我快一步抓著我的手，兇神惡煞地問：

「哼！想和我做愛嗎？」

這個問題，我想起了昨天下午，當我成為游泳部團員後不到十分鐘，藤浦向我的逼近的問題，目無表情，非常認真咁問：「回答我，想跟我做愛嗎？」

我開始臉紅：「我想.....我想.....」我連「我想跟你談戀愛」都還沒有說過，這刻卻要說「我想跟你做愛」，我像啞了一樣完全去失去了回答的能力

啪！二家姐又是一巴掌。「廢物！那麼簡單的話都講不出口，竟然想搞愛愛，妳這人渣小毒撚！連你的雞雞都比你像樣！」

啪！又是一巴掌，奇怪的是，這一次我感到明顯的怒氣。

「廢物！你還是男人嗎？我再問你一次，你想做愛嗎？」

咁！我的臉已經腫了吧？

「我.....我.....」

對了，我想做愛嗎？到底做愛的感覺在哪呢？做愛是否真的那麼舒服？

「哼，你們根本沒勇氣做愛吧？你們一天到晚在螢幕前想象我們的肉體打手槍，卻從來不懂去自己爭取去愛！就算有愛，你們也沒膽做吧！」

咁！

「我.....這.....」什麼時候開始，我開始認命覺得自己一輩子都不會有女朋友？開始認同網路討論區上說「毒撚最忌有自信」的理論？

「人渣！我數三聲，三聲以後，你這輩子都別想碰愛愛，一、二 - - 」

做乜突然認真mode？咁！我的頭又受了一下重擊，我已數不清是第幾下 - - 我 - -

- - 我真係廢柴！我真係連我條撚都不如！咁多年黎成撚日話要破處依一刻萬事俱備我竟然唔夠膽講出口！我真係廢柴！

二家姐繼續不斷掌摑！

廢物！咁！

每天幻想就想有女人嗎！咁！

有我們幫你打嘴炮你就滿足了嗎！咁！

你只會射精嗎！咁！

無錯！原來我咁耐以黎都從來無唸過要主動！以為自己一世無女！成日睇 a v 玩 h - g a m e 看到女人圍著男主角！男主角乜柒都唔洗做就有火出！我白痴我低能！我唔係男人！

廢物！咁！

你沒有資格愛！咁！

沒有資格做愛！咁！

更沒有資格喜歡愛愛 - - ！咁！！

是嗎？原來我那麼沒用！我只是一條識射精的撚！一條俾人含就會硬的小毒撚！但我真在好想要愛愛！我好掛著她我好想攬著她！我好想錫她！慢慢咁愛撫她的身體！好想我地有日可以結合！我突然看見了愛愛那可愛的臉，她穿著學校的競泳水著，嘴裡含著一腔我剛射出的精液，站在我面前，害羞地說：「學長.....」我！我！我在男人！我要女人！我要做愛！我要做愛！愛愛！我 - -

請跟我做愛吧！

雪晴

山靜

冰川無聲

水晶和融冰鏗然相撞間

大雪山的銀光驀然在高空

凝定。而碌鳩——也靜止如劍

我，進入左人生另一個境界。

突然，有人親了一下我一片空白的腦袋，那人溫柔地說。

「我知道了～噫，不過下次～可以把『請』字拿掉哦～」

我回神過來，眨一眨眼，發現我兩眼已充滿淚水，藤浦姐騎在我的身上，雙手放在我膊頭上抱著我，細心吻去我的眼淚，到底發什咩事.....？

藤浦用手握著我的下身，簡單用手套弄，讓它變得更為堅挺，她嫣然一笑，沒錯，真的嫣然一笑，她雙頰腮紅，現在我知道了這是女性興奮時的紅暈，其實二家姐在四姊妹入面算是最漂亮，相比之下，愛愛應該說是可愛或者童顏，二家姐水汪汪的雙眼媚眼如絲，眼中充滿無法形容的愛意跟淫慾，她吻了一下我的嘴：

「再說一次？嗯？這次要加上我的名字喔～」

我明白了！呢一刻！我已經唔再在係以前既小毒撚，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我的毒撚年代要終結了，再見了a v再見了h - g a m e再見了我的左右手，我堅定地說：

「藤浦姐，跟我做愛吧。」

「丫呀～噫～！」

二家姐一手握緊，腰身一沉，一團緊緻又濕潤的軟肉立刻覆蓋了我的下體，嗚呀！明明是第四次，我卻要忍著不射「呀.....呀.....噫呀.....」藤浦一邊呻吟，身體在跨前不斷上下套動，傳來一浪又一浪的強烈快感，她溫潤的小穴舌吐著我的下身，比她的嘴巴還要緊還要暖，我全身發軟，眼前一對拋動的美乳，藤浦：

「噫.....不要只是.....噫.....坐著嘛.....你不是說我的咪咪.....呀.....很漂亮.....呀呀.....」我當然二話不說伸手環抱她的腰，一手抓著她一邊的軟弱搓弄，另外埋頭用口吻著她另一邊的美乳，她的身上還有游泳池的氯氣味，微微散發出汗熱，我張開口，伸出舌頭輕舔她那顆咖啡豆。

「呀～！」她尖叫一聲，我驚慌地停下所有動作，藤浦理順著她滿頭大汗的頭髮，摸了一下我的頭說，笑說：「沒事.....我的乳頭太久沒、有點敏感.....」二家姐說完又動起腰。「嗯呀.....對了.....可以用牙齒碰一下.....但.....呀哈.....不要咬哦.....嗯哦」

霸道的二家姐此刻完全變成了痴女，我用舌尖挑動她的小咖啡豆，富有彈性的奶頭在乳暈上變得更加突出，我另一隻手用手指夾著慢慢挑動，然後張開口，像嬰兒一樣含著她另外一邊，嘗試用門牙輕輕觸碰她的小乳頭。這一切對明明是第一次的我來說像已經學過了一樣，在我本能裡的閥門完全打開了。

「呀呀呀.....嗯.....好.....好棒喔.....嗯.....你的腰.....嗯.....也使點力，不然.....呀呀.....會射不出來.....」

不要再說了！二家姐一輪淫聲浪語加上靈活的扭腰令我忍得滿頭大汗，但我還是故起勇氣，暫時放過她的一對漲奶，抓起她的腰，眼見二家姐的腰身前後擺動，小穴不斷套動，我們兩人毛髮盡濕，無法得知那是我之前射出的殘餘物，還是二家姐的現在的分泌物。

我深吸了一口氣然後往上一頂。「嗚呀！」「丫呀！！」我跟二家姐同時叫尖叫，然後我便明白何謂「咁就一世」，就像大家第一次打手槍，射完一次，除非直到體力無法應付，不然根本一世無法斷尾。在肉穴中突入的快感筆墨難以形容，我開始有節奏地用屁股出力，藤浦姐沒有很瘦，但也沒有特別重，我手往下移，抱著她滿是汗水的美臀，坐直身子，配合她擺動的腰支抽動。

「呀.....呀.....你學好快哦.....嗯哦.....果然.....呼.....男人都這樣.....哦哦.....呀.....再用力點.....嗯.....好硬.....」

我聽見藤浦姐的鼓勵便更加用力，猛烈地回應我的抽插，我低頭一路親吻一路吸吮她的雙乳，木椅發出「喀喀喀」的聲音，雙手突然摸到她的白色絲襪，滿有彈性的大腿加上白絲的觸感簡令我愛不釋手，我不斷愛撫精緻的美腿，突然想起白絲的原主人愛愛 - - 咻！

「嗯呀.....人渣！我剛才.....呼呀.....嗯.....說過什麼！！」

我左邊臉火辣辣地痛。我現在非常肯定二家姐懂得讀心，藤浦姐扶著我的肩膀，挺起腰左右扭動，嗚呀！那種感覺，像有無數的手在幫你打手槍的快感！

「知道我厲害了嗎.....愛愛她才.....呀～才不會這一招.....別忘了我們泳隊裡我是負責.....負責.....嗯呀.....呀呀呀.....」

我配合她更加用力，結果她的臉愈來愈紅，扭得愈來愈力，兩眼微閉，語無倫次起來，但我知道她要說什麼，她們4人分別專長不跟的泳式，而二家姐練的在 - - 蝶式！！！！

偉大的蝶式！人類最偉大的發明蝶式！我終於明白看似毫無用處的蝶式到底有何用！我嘗試在腦入面回顧蝶式的發展史跟時用精密的數學計算蝶式的原理，但無用鳥，藤浦姐像駕馭蝶式般駕馭我，腰支挺動，我完全推進到緊密深處，在濕潤緊窄的下身不斷突入，柔軟的肉壁夾著我的前斷，抽插了不到十幾下，馬眼突然一酸，我挺起屁股——

「丫！？你這 - - 這呀呀 - - 人渣！！怎麼、嗯呀、不說一聲就、呀呀呀呀呀！就射——嗯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她一邊呻吟一邊緊緊地抱著我，雙手指甲緊抓著我的背，而且我用力抓實她的小屁屁，於最深處的溫暖包圍裡不斷炮轟，這時二家姐的身子突然一震，小穴的深處幾下緊壓。

「呷呀呀呀呀我不要呀 - - 我不要我 - - 呀呀呀 - - ！」

隨著她淫叫加上幾下抽搐，幾股暖流噴在我的下身，這難道就是.....？我抬起頭，困惑地望著藤浦姐紅都面曬。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正當我縮起頭迎接她的她掌摑，她卻甜甜地笑了。

「你這人渣.....果然第一次都比較厲害，不過我告訴你，我以前才不會那麼快就去的，至少要兩發喔.....真的太久沒做了.....呼」高潮過後的她呼了一口氣「這樣就不會輸給她們三個了。」

咦——？這句是話是什麼意思。

這時侯，社團室的突然打開了。我和藤浦姐驚愕地回頭。

原來我們兩人都忘了鎖門！！！！

我們回頭了，又同時一呆 - - 門前站著的是大家姐麻美.....？

「二妹妳好賤！」麻美一臉怒意，走過來。這是我第一次看見麻美生氣「我們那天晚上不是說好了！先不要奪走他的第一次！」

說好了？到底這是什麼意思？

「不過呀.....算了吧~」麻美下一秒又回復她平常的招牌白痴笑容，「二妹妳也太不小心，我想要回來鎖門，結果幫你們把風站了十分鐘哦！」

「姐妳.....偷看了多久？」藤浦姐唔知點解好擔心咁問

「從小撚撚插入開始哦~」

麻美走過來，推開騎在我身上的藤浦，抬起腿跨站在我面前，雙手扶著我的膊頭，咦？

麻美脫下了她的泳褲，套在我的頭上，我驚訝地望看麻美，她伸手輕輕套弄我的下體：

「你第一次表現得還不錯嘛，你現在只會騎乘位是不是？來~麻美姐姐幫你練一下~我雖然不會蝶式但我是練自由式的喔~撚撚號準備第二次升空！！YEAH！！！！」

呀，其實是第五次 - - 我望向藤浦姐，她向我表示「那沒有辦法了」的表情，然後拿起身邊毛巾開始清理自己的下體。

麻美姐身體一沉 - - 救我呀愛愛！！！！！！

Part2藤浦姐的性幻想禁止條例X再見了小毒撚！ 完

麻美姐的最後之夏×億千萬的.....

PART3: ~ 麻美姐的最後之夏×億千萬的..... ~

【1】

「嗚.....兩位姐姐，我真的射不出來，讓我坐著好不好？」

「不不 - - 不行！如果每天的第一發都不能夠做到站著發射，別妄想能滿足我們四姊妹！」

三家姐麻衣的小嘴開我的龜頭。

「喂喂，三妹，愛愛還不是他的吧 - - 唧~」

二家姐認真地反駁麻衣，說完用力啜了一下我的雞雞。

話說今天放學之後，泳隊不用練習，我當然自動自覺去（藤浦姐：你給我每天放學後到社團室待命！除非姐姐們傳簡訊跟你說不用！）社團室，我進去的時候麻衣和藤浦已經在了。

兩人今天不用練水，都穿著校服，白色短袖恤衫配紅色蝴蝶結領帶，深藍色條紋（改短了的）校裙，白色高筒襪同黑色皮鞋。藤浦一見到我，哼左一聲：「廢物，動作好慢！」

麻衣在一旁道：「嘿，他如果太『快』二姐妳才不滿呢？」，藤浦姐「切」了一聲。三家姐麻衣笑著走來，跪底，完全理性所當然地說。

「嘻，脫褲子吧，對了，今天要站著不能坐哦~」

而大家應該從來無沒有想過過，站著其實同樣很要命。

無錯，大家不要少看AV裡的男優，原來要站著發射，其實.....好撚難！！

麻衣和藤浦分別跪在我雞雞的兩側，兩個充滿彈性的櫻桃小嘴將我的雞雞頂在中間，用舌頭同嘴唇不斷挑逗，她們的技術名乎其實「無撚敵」，我的弟弟漲到不能再漲，但問題是.....死火！我無法發射，應該說站著的我力道不夠，我死狗般道：「嗚.....麻衣姐，我.....好辛苦.....」

「人渣 - - 有我們幫你還敢說辛苦？」

呀！藤浦姐一邊用手套弄我的小莖，輕輕用力咬了一下，媽的，她是咬上癮了嗎？

「嘩哈哈 - - 姐你好狠哦！嘖、嘖、嘖、阿撚，不不 - - 你雙腳張開少少，屁股跟腰要用力，嘖、嘖、嘖.....有點像要尿尿那樣 - - 小心變成尿尿哦！」麻衣一邊吸啜，同時非常仔細地教導。我心唸：二家姐你就不能學一下妳的妹妹嗎？

呀！

藤浦又出口傷「人」，同時怒目而視。妳的讀心術也太強了吧，簡直就是「Meilino柏木」的等級。

我依麻衣所言，下身稍微用力，希望讓提供足夠的血液，咦？開始有想射的感覺了.....

「哦哦？準備要來了喔，姐，記得說好了，今天第一發是我的～」麻衣興奮地說。而我我心唸一句：做乜鳩.....？

「知道了啦～」

兩姊妹打了一個眼色，兩張小嘴非常有默契地加速，一人一邊，前後上遊移舔動，不時二家姐或是三家姐將龜頭含在嘴裡，然後又給對方，- - 太犯規了!!! 這、這、是合體技呀!!!!!!

「啾、嗯、嗯、嘖、嘖、嘖、嗯 - - 」

「嘖、嘖、對了，嗯、雞雞也要用力，啾、嗯、嗯、很好、嘖、嘖、嘖、嗯 - - 」

麻衣細心指導，當她又一次親吻我的前端，我不行鳥：「嗚呀，麻衣姐～我要射了——」

藤浦突然縮開，正當我覺得奇怪之際，麻衣移動身體正面對著我的雞雞，微微抬高頭，輕閉雙眼：「射在我的臉上吧，小心不要噴到眼睛和頭髮喔～」

沒有時間俾我覺得奇怪，我用手一CHOK，一灘又一灘白色的黏液噴在麻衣白滑的臉蛋上，我盡力小心控制堅硬又激動的下體，沒有射到麻衣的眼睛和臉。

「嗯～好多喔，不愧是第一發，啾」我彈盡後，麻衣姐張開雙眼，啣走了我尖端上殘餘的豆漿，我雙腳一軟，終於撐不住，呼一聲坐左地上。

然後，麻衣竟然用雙手，將精液均衡搽滿臉頰和額頭!!!

我睜著雙眼看著這淫穢的畫面.....然後下身一痛，開始又起來了。

麻衣見到我昇起的身下，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你不知道精液其實對女性的皮膚很好嗎？她們三個都說變態呢.....不過你看，我的皮膚是最好的」

藤浦在旁邊哼的一聲，但我看著麻衣，的確，三家姐的皮膚的確是四個裡最好，藤浦姐偏深色，麻美姐比較粗糙，愛愛太過幼嫩，而麻衣血色非常均衡又有光澤。

麻衣把精液搽滿後，吸乾淨自己雙手，突然很認真地說：

「嗯.....阿撚你的味道有點澀，平常要多吃水果蔬菜，千萬不要吃海鮮，這樣才會變甜，知道了嗎？」

三家姐，我真係要頒番個專業精神獎俾妳，她站起來，居高臨下地看著我：

「阿撚，想跟我做愛嗎？」

因為我半躺在地上，我完全清楚望見麻衣短校服裙下面的白色厘士底底.....

正當我要回答，麻衣姐搶先一步講：「不過今天不行喔，我那個來了～這禮拜先讓給二姐跟大姐吧～

我先回去，byebye」

講完轉身就走左去，關門前突然奸笑說：

「我幫你倆鎖門～阿撚要快點學會後入喔～」

.....後入？

- -

「廢物！舌頭要動呀！不然我把舌頭放進去幹嘛？」

「白痴！只會動舌頭，那嘴巴呢？像我那樣，好像，好像，嗯，對，就像要把對方的口水都喝下去一樣用力。」

麻衣姐離開後，藤浦這回真的鎖上門，便跟我靠在桌邊，她坐在我赤裸的下身上，用校服裙下面的小褲褲把我的下體壓住，綿質的質感弄得弄一震一震，正當我想揭起她的校裙，偷窺她今天底底的顏色，誰知她卻不我這樣做，只抓住我的頭不住跟我親吻，藤浦姐用她有點厚的嘴唇不斷攻擊，我只能生硬回應。我抱住藤浦的腰，嘗試根據她的調教（？），用舌頭回應。但在——

「人渣，你要咬掉我的舌頭嗎？敢弄痛我咬死你！」

藤浦的巨胸壓在我的胸口，我一邊跟她相吻，就將移雙手到她的胸前，擒住一對36 G-CUP，隔著校服我摸到一對突出圓渾的胸脯，藤浦姐今天的胸圍是軟質的，我雙手堅握力成爪狀，玩弄藤浦姐的咪咪。

「嗯～咕——」聚精匯神跟我濕吻的她有點措手不吸，喉間發出一聲呻吟。她放開我，喘著氣，我們的嘴唇之間拉出一道弧形的水線，她眉宇間略有不悅，我唯有即刻扮死狗：「那個、對不起、我不太會接吻.....之前都沒有經驗.....」

「嗯，你知道就好，你呀，自己主動嘛，連接吻都要我佔上風，你是男人來的！」

男人？對了，我是男人，而且還已經不是處男了？在依個時候，我問左一個好有智慧的問題：

「到底為什麼麻衣姐.....跟我說要快點學會後入」

啪！藤浦姐又打了我一巴，我已經習慣了她的力道了，她卻說：

「等你表現好點我再告訴你。」

「.....那個、我要怎樣才算表現好？」

「哼，廢物，你不了解女人的身體吧！」

我無言以對，藤浦姐不屑地說：「他們這些毒撚，一天到晚只懂得咪咪，我們女人呀，不像你們男人只有雞雞一處敏感帶，我們的敏感帶是全身！全身！」

藤浦姐好認真：「全身每一寸皮膚都可以挑逗同帶來快感，插入只是做愛最後一個步驟！你們這些人渣，就只懂得射精，都不顧一下我們。」

藤浦姐既認真又激動地說，簡直在教訓緊，我心裡又升起了毒氣，在，無錯，我根本不懂取悅女人。自從跟藤浦做愛後，我每日只在想插入，中出，插入，中出，在啦，我突然想到.....雖然之後她每一天最後皆一定要高潮才讓我離開，但及在幾天，藤浦姐也沒有像那天般激動地潮吹。

美麗的藤浦姐欲求不滿地半扁著嘴，莫名地，我很想上親上去——而我決定要咁做，我靠前說：「對不起，藤浦姐.....」然後我吻了一下她的小嘴，此際，她的教訓像如來神掌的武功心法般在我腦海飄過：

全身每一寸皮膚都可以挑逗同帶來快感

我決定不做我不擅長的舌吻，我輕吻完她的小嘴，就繼續輕吻她溫熱的臉，不斷移動，盡力一下一下地輕吻，從臉到，到下巴，到耳鰓，到頸，嘗試用她教我的方式，去挑逗她的肉體。

「呀.....你幹嘛，好癢，嘻~呀——」

藤浦姐頗為驚訝我的做法，但我雙手當然沒有停手，我拉起她套在校裙內的恤衫，伸手輕觸她的肌膚，我一邊吻舔她的左臉，同時在她的校服衫裡撫摸她白滑的美背，另一手繞過她的腰，握住她右邊的美乳，隔住胸圍輕輕搓弄。「嗯~呀呀，哈.....有點癢.....你不要搔我背嘛~呀~」

我感覺到藤浦姐的背開始出汗，這時候我撫摸她背的手伸到外面，伸手解開她恤衫的鈕扣。另一隻手繼續玩弄藤浦姐的咪咪，我嘗試隔住胸圍，尋求她咖啡豆的位置，然後用兩指挾她：

「呀~人渣——先脫掉胸罩嘛，嗯~不要，廢物.....就只懂玩人家的咪咪.....呀」

我解開了二家姐的恤衫，她今天戴著好傳統的白色爸爸，一對托得圓圓的美乳呼之欲出，事業線深不見底，雖然已經算看過很遍，但這一對美妙的乳房依然讓我入神，藤浦姐罵我說：「看夠了未.....呀呀.....人渣」我沒有給她教訓我的機會，一招雙龍出海大力一渣，藤浦姐呻淫一聲，弓起了身，下身一擺，磨了我的雞雞一下，屌，幾乎走火。藤浦姐伸手，握住我俾她校裙蓋住的雞雞，反手幫我套弄，用手掌拭擦龜頭，好有技巧地按摩，令我持續勃動，持續酸麻卻又不會立刻缺湜。

「繼續吻呀.....你不是要學我們用嘴巴嗎.....嗯，對喔，很好，嗯.....」

我低頭吸吻她的頸，然後到肩膀，前胸，實現全世界男人的夢想，用舌頭舔她的事業線，吸啜她鼓漲的咪咪。

「呀~快點，快點.....解開人家的胸罩，呀」

突然藤浦姐焦急道，我伸手去尋找她的胸圍扣，找到後，我用手——屌拿媽金翅仆街鳥，我終於面對男人成長中最巖峻的瓶頸：我唔識得除BRA!!!我用手用力扯來扯去，都解不開藤浦姐的胸罩。咁！妳打我啦，用力打我啦，黎啦，打我啦！在我錯！在我無用！

「嘻~廢物。」還好藤浦姐似乎早就估到，她打左我一巴，就自己用手解開，還竟然學她家姐麻美般套在的頭上，她的胸圍有飄來一股香味。

「你以為只有男人會充血嗎白痴？下次先解開胸罩啦，漲死我了.....嗯呀！」我二話不說，低頭舔她那顆果然充血的乳頭，藤浦姐身體不住扭動，不斷地發出淫叫：「呀.....又舔，下次我不準你.....呀再弄人家的.....呀呀呀呀呀」她興奮的同時，小手加快速度，套弄我的硬物，我的龜頭愈來愈酸，我終於開始有點把持不住，嘴部動作慢了下來，放開了她胸部，一顆小乳頭已經沾滿了我的口水。

「想射了嗎？廢物」藤浦姐一對淫眼淺笑地道。

我唔直接答妳，用動作答。我用力抱緊二家姐，她沒猜到我會忽然用力，她「呀」左半聲，何謂半聲？因為我已經套去她的嘴唇和發聲權——

就像要把對方的口水都喝下去一樣用力

我地的舌頭在口腔內大戰連場，糾纏出令人血脈沸騰的水聲，當我地再一次拉開距離，二家姐呼了一口氣，好滿意地講：

「給你一點掌勵吧」

藤浦姐站起來，在我面前彎腰，優雅地將校裙脫掉，嗚呀！原來她今天穿的是粉紅色厘士，半透色的質料令我看到一片黑色的小三角，二家姐重新坐上來，身體前靠，說：「要抱緊我喔～」我雙手抱實她的小屁股，將她拉到我身前，她握住我的下體，將龜頭壓在底底上面，隔住內褲磨擦她的小穴，馬眼上的流水精水沾濕了她的內褲。

「呀呀.....嗯.....等一下不要硬不回來喔.....呀哈.....嗯.....」

二家姐不斷用她的下體磨擦我最感敏的部分，我感覺到她的內褲變得濕潤，而水份是從她那邊滲出來的，家姐突然用力將龜頭壓上去她的小穴處，我嗚呀一聲，大量白濁的噴發而出，幾乎射濕曬她成條小褲褲。

「呷呀～都弄髒了還好有平常練水時備用的內褲。」

二家姐身體貼住我，反手微按我還意猶未盡的部分。

二家姐起身，脫下沾滿精液的內褲，露出已經滿泛水光的小穴，坐落黎：「要做愛嗎？」

自從第一次後，每次我跟二家姐跟我做之前都要先這樣問我，好像接下來的那句話，其實是某種咒語：「藤浦姐，跟我做愛吧。」

藤浦姐突然咬了一下唇：「不過，今天做愛之前，要先學會另外一件事喔～」

呀？又要學？她抓起我雙手，好認真好專注地注視我的指尖，突然說：「還好，指甲都剪了。」說時遲那時快，藤浦一口把我左手的食指和中指都含進嘴裡，像呵護我小弟弟一般吸啜，用吞面磨擦我的指尖，加埋二家姐充滿淫欲的眼神，我依一刻真在好想我條手指識發射，我又回復了硬度，準備今天的第三發。

藤浦姐吐出我全部都在她口水的雙指：「你知道G點嗎？」

我呆左呆，G點？傳說中只有加藤鷹才找得到的G點？當我不知道怎麼回應，她捉住我的手，移到她的蜜穴前面：

「不是每個女人，咪咪都像我那麼敏感的，但我肯定每個女人，最敏感都一定是這裡。」

藤浦將我的手置在她的小穴前方，我第一次用手觸摸女性的私處，手心不斷冒汗，突然，我摸到一粒濕潤的小硬塊，如小豆般大。

「呀～」

二家姐挺前了身子，將小穴壓上去我的雙指度，：「這是陰蒂，或者陰核，雖然這不是G點，但這就像女人的龜頭，沒有多少女人能夠抵受觸碰陰蒂的快感，你知道該怎麼做了吧？人渣。」我吞了吞口水，緊張地用食指同中指輕輕力地拭擦二家姐的小陰核，「嗯呀.....再用力點.....對哦.....呀、像你平時弄人家的乳頭.....不.....很好.....呀～先停一下.....」二家姐再將我的兩根手指往下移：「陰核在穴穴的前方前端，很容易找到的，可是g點的話有點難.....」說著，竟然拉我的食指中指進入她的私處，我的食指同中食突然被一團又溫暖又佈滿黏液的肉團吞噬。

「嘻，看你的表情，是否沒有想過穴穴是這樣子的？」到底我的表情是.....？，藤浦姐突然又說：「好了，接下來呢.....注意聽我講的做.....」

藤浦放開我隻手，抱著我話：「輕輕進去點.....對，呀.....儘量不要碰到指甲，嗯～很好.....不丫.....再進去.....再進去——呀～指甲有點刮到了，小心.....快了.....然後按前面.....不對.....再低一點.....再低.....太低了，往上一點點，然後輕輕的按前面的肉，記得，要輕.....要——呀——！！！！！！」

突然藤浦姐非常大聲地尖叫，除了高潮，她絕少這般大叫，但我的雙指卻又沒有感受高潮的流量，咄！看來我又錯了，藤浦嬌喘左幾下，回番氣之後，：「想死喔！那麼用力，你以為女生的G點是真的是一個點嗎白痴！？不用要指尖的力，那會太重，要用手掌的.....呀.....對哦.....沒想到你.....嗯，學那麼快.....對喔.....嗯喔.....丫～然後.....丫，手掌曲起試著去觸碰陰核.....嗯哼～對喔.....繼續.....」

其實我的食指同中食並沒有特別的感覺，我碰到是一樣又軟又溫暖的肉壁，我只能從二家姐的反應去估計有否達陣，隨著她愈來愈急的呼吸，我不斷搞動二家姐的穴穴，慢慢她的小穴變得更加濕潤，淫水開始流落我的手掌。

「丫～哈.....嗯～好了，可以了喔～」二家姐抓住我隻推出開，我拎起手，食指同中指全部是她的分泌物。她吻了我一下：「再弄下去人家可要去了，今天我要去補習班，可沒有辦法來第二次，改天你要懂得用手喔。每個女生的G點都不一樣，你要自己去發掘，然後記得大概的位置。你知道為什麼今天是先用手嗎？」

我搖了搖頭，家姐叫我起身，我企定定，她抓我的硬得發紅的部分，突然轉身，用屁股頂住我的雞雞，然後向前彎低，雙手撐住在張怡度，蹺起的身顯露她濕曬的穴穴，正對著我突出的龜頭，我瞬間口乾舌躁，原來，是因為要.....

「小廢物～快進來.....呀——」

我以光速一桿快洞，果然插入的快感乃可比擬，我用手扶進二家姐的屁股，一下一下前挺，不斷往前突入，之前每次都是用騎乘，我不能算是完全主動發力，原來自己用力是如此爽快，下體的快感讓我

幾乎失控，撞向二家姐的屁股，發出啪啪啪啪的聲音，「白痴、你要輕點.....呀，輕點嘛.....這、這、丫跟前入不一樣.....」

我聽從她的指示，放慢了速度，藤浦：「現在.....你一下一下的，呀~對，不要完全進去.....嗯、嗯、呀、呀、記得、呀、呀、呀、記得G點的位置嗎，大概.....到那就好.....丫~~」我小心掌握雞雞在穴裡的入置，「低一點、嗯.....好.....是這裡了、用力哦哎丫——」二家姐屁屁一挺，肉壁開始收縮吸啜我的龜頭，我幾乎不行鳥，我歇力忍住，二家姐也同樣有節奏地提起她的下身，我配合她的動作，用下身跟她緊密相撞，突然感覺到囊下一陣涼意，我望一望——唉屌濕撚囉！唉唔撚驚！

「丫、丫、後入是不是.....嗯不.....比較舒服.....你呀.....雙手不要只是.....扶著人家的屁股嘛.....丫呀.....」我聽從上級指示，加大力度，一邊抽插，一邊傾前身體，從後握住她的雙乳，嗚呀！垂直下墮的一對奶奶完全落入我手裡，我更感到一般無法感受的彈性，我二話不用用力搓弱，再配合下身的抽插「呀呀呀呀好.....好.....哦.....陰核也.....嗯.....快點.....」我不知道是要我的下身加速還是要手加速，我決定雙管齊下，我鬆開二家姐一邊的乳房，探落去她的下身，我的身體幾乎完全壓落她的背上，我在她分開被我抽插中的小穴前方摸索到一顆埋在陰毛中的小豆豆，我輕輕按摩已經盡濕的豆豆：

「丫、呀.....白痴喔你貼上來.....貼上.....我的校服都濕了.....人家會看見.....嘛.....呀丫哎呀.....好熱... ..嗯.....」二家姐沒有除掉她的校服，但邊撚個得閒理，再忍落去我還真的谷精上腦，我一前一後用力夾著她的乳頭和陰核，「呀.....呀人渣小廢物 呀丫、呀啊啊.....不要.....我不要.....呀.....呀呀呀呀呀.....不要再..... 那麼.....呀呀呀呀呀、丫、丫、丫、丫——！！！！！！！！！！」

藤浦姐挺起屁股，把我完全舌沒，小穴一陣抽搐，放棄抵抗，眼前彷彿一片白光，下身不斷爆發，之前二家姐有教我，女性潮吹的時候也要繼續動，這樣她們會更有快感，我盡力繼續前進，同時用力挺起下身，將最熱烈的精液射入去深處。

「呀呀——！！」

- -

「如果我和愛愛要你選，你會選誰？」

當二家姐藤浦拉好她校裙的拉鏈之後，似乎無意地問，我差點用拉鏈拉到小兄弟。我突然想到，這幾天愛愛根本一直在躲我，就算平時社團練習，都躲得遠遠的。

藤浦姐沒有任何表情，也沒有任何語調，她不像在說笑，卻又沒有平常的嚴例。

「怎麼不講話了？」

「我.....我只是.....」

我以前總以為，當然是發現她相處後，然後培養感情，浪浪漫漫然後轟轟烈烈做愛——難道我同二家姐是相反？

「都做了那麼多次了，你總是會對我有想法吧？」

二家姐像不太在意答案，拿出包包裡的化妝鏡，稍為補妝。

「對我來說——」

突然，藤浦姐行埋黎吻了我一口，用嘴巴封住我的答案。

「你知道嗎？我們女人對事實沒興趣，我們只要『感覺』，不管生理或是心理的，只是感覺便可以了——而心理的感覺，就算是假的也無所謂哦……」

我低下頭，不知道應該講說什麼。感覺？什麼是感覺？對女神的心動嗎？還是性欲？……現在二家姐已經滿足了我的性欲了，那是否……我對她已經沒有感覺了嗎？

藤浦姐伸出雙手，舉高平放在我面前：「左手是：『我喜歡藤浦姐』，右手是：『我只是喜歡跟藤浦姐做愛』。」

我看著二家姐，她微笑著，但笑得好平淡

二家姐水汪汪的雙眼直望住我：「不要擔心啦，不管選那一隻去握住，我的手都會給你握住不放。」

我不解地看著她，她沒有說話，水靈的雙眼直視著我，眼神像高舉的雙手一樣的堅定。

「藤浦姐……」

「選不下去嗎？那好吧，我要去補習了～BYE BYE～」

「姐！」

我大叫著，看著她轉身的背影，我心裡突然有一部分奇怪的感覺，那跟愛愛的感覺不一樣，就像我的身體一部分也隨著藤浦姐離開了，藤浦姐推開門，沒有回頭，默默地把門關上，消失了，剩下只有我獨自一人的社團室。

- -

【2】

那天下午，我還不能離開學校。

學校有行政單位叫監察組，負責監察學校社團的內部運作，包括我們游泳部，游泳部正式成立後，被傳召到監察組辦公室跟負責的輔導老師面談，出席者包括團長大家姐麻美，被藤浦姐吩咐去協助麻美的我，以及代表新社員的由紀。

我走到社團監察室的正門，由紀已經站在門前等候了。

「嗨！阿撚！！！」

由紀看到，便非常熱烈地打起招呼，而且還一邊跳一邊揮手，她真的是傳說中的「大小姐」嗎？一點有錢人的架子也沒有，而且全身都散發著陽光。

「呃、哦、嗨.....」

我有點不知所措，說實在，我真的太久沒有跟女性相處了（跟二家姐的算相處嗎？）·連基本的應對·也有點不太自然。

由紀跟我同年·身材很瘦·跟有豐滿基因的4姐妹簡直是兩個星球的物種。由紀真的非常非常瘦·連校服也經過特別修身處理·一頭流麗的黑色長髮分開兩邊·垂在胸前·從頭髮的曲線看得出她的胸部也並非沒有份量·但由紀最亮眼的·還是她那種舉手投足都散發的貴氣和修長的美腿。

「只有你一個哦？」

「呃.....對。」

「我還以為你會跟她們一起出現呢~」

「她們.....？」

「就是那4姐妹·他們是姊妹對吧？除了身材還真看不出來~」

「哦哦.....呃·哈·我同意。」

「你跟她們認識很久了嗎？」由紀的眼神好好奇咁問。

「呃、呃、沒有。」

好像還沒有一個月。

「我看你們感情好好喔·藤浦學姐經常欺負你·上一還拿掃把追打你·超搞笑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由紀掩嘴大笑·聲音大得在走廊裡傳來回音·這個時候·我是咪應該跟著一起笑·我乾笑了兩聲·瞬間我再次覺得毒氣攻心·我不再是那個能讓二家姐高潮的我·而只是一個不懂跟女性相處·跟女性格格不入的小毒撻。

「我很好奇呢~你平常跟她們是怎樣相處的？」

是咁的·我每日都會被她們強制射精·前陣子還開始跟她們做愛·每日至少三四發上落·最近還在練騎乘·跟剛剛學會了後入和發掘G點·是咪好充實呢--這當然只是我腦裡的對白·其實我真的不懂回答·唯有繼續支吾以對：

「呃·就·沒什麼呀？」

由紀會否覺得很難相處·又否是像其他女生一樣鄙夷我是毒撻？

「麻美學姐呢？快4點了？你有她的電話嗎？要不要打電話問問？」

「哦——有·等等——」

我打開手機，找到麻美的簡訊，便打電話過去，同一時間，我身後突然傳來手機的鈴聲——

「戻れない ウルトラマン ウルトラマン セブン」
(假裝是 超人力霸王 超人力霸王 七號)

「ただあの頃 振り返る 無邪気に笑えた」
(只是想回顧那段時光 天真的笑著)

「汚れも知らないままに ウルトラマン ウルトラマン セブン」
(還不知世間那不好的一面 假裝是 超人力霸王 超人力霸王 七號)

這首歌很熟悉，可是我忘記了名字，是以前有聽過嗎？

麻美出現了，手上拿著手機，原來她就是鈴聲的主人，她依然招牌智障笑容，看見到立刻挽起我的胳膊，柔軟的波邊壓在我手臂上：

「嘩撚撚撚撚撚撚你竟然主動打電話給我，想我了嗎？」

誰是撚撚撚撚撚？你是咬到舌頭的八九寺真宵嗎？

我感覺到我紅都面曬，我說：

「不、不、是由紀同學要我.....」

「嗨！由紀～！」

「學姐你好！」然後她突然拍一拍我膊頭「就說你們感情好嘛！」

「對！我跟撚撚感情超好的！！！！感情好～！感情好～！」

她個腦到底裝乜鳩？有誰可以告訴我？

麻美蹺住我隻手，推門走進監察處辦公室，進去後職員又將我們領去另一間會議室裡。

會議室裡有一位女性坐在辦公桌後，典型的OL打扮，札住髮髻加黑色粗框眼鏡。

「小遙姐姐好久不見！」

原來她叫小遙，明顯是在職人士，也算得年青，或許只有二十幾歲，她皮膚很白，五官精緻，雖然神色冷淡，但看得出來是美女。

她望左一眼麻美蹺住我的手，冷笑：「妳士氣很好嘛。跟男社員相處得不錯？」

「當然，我們超親密的～是不是呀撚撚！！」

我手忙腳亂，只有「哦哦」地胡亂應著。

小遙讓我們坐下，拿起桌上的文件，看了一眼，說：

「加上新入社的員，一共是 8 人，很小的泳隊呢。而且只有一個男生。」

我心裡算了算，我，4 姊妹，由紀.....還有誰.....？另外那兩個女生叫什麼名字呢？一時之間想不起來。

她注視著我，眼神很冰冷銳利，她推了推眼鏡，好像什麼偵探：「該不會.....其實內部很淫亂吧？」

仆街中伏！嗚呢！雖然學校也沒有也說不能淫亂——我非常慌張的同時，我的兩邊分別傳來兩句說話。

麻美：「對呀，我們每天都做愛！超爽超快樂的！」

由紀：「欸～原來是這樣。」

W T F ？

我驚訝地望向麻美，再用更驚訝的表情望向由紀，剛才跟藤浦姐做得太激烈精盡人亡所以有幻聽了嗎？由紀微笑向我打了一個眼神，似乎地問：麻美姐說的是真的嗎？

小遙卻非常冷靜，拿起鋼筆在文件上寫了什麼：

「是哦，那你還真的辛苦了啦，這位男同學——好了，進入正題，麻美妳要畢業了吧。」

「嗯嗯！！」

麻美姐是三年級生，明年就要畢業了。

「那妳畢業後，社團要交給誰呢？」

「隨便都可以呀～！」

「不，不能隨便。」小遙凝重地推了推眼鏡，這似乎是她的習慣動作，「如果沒有確定的傳承和計劃，學校不能承認你們，而且，你們是運動性質社團，如果沒有在比賽裡有成績，也很難讓你們明年繼續辦社。」

「嗚欸～！！！！幹嘛這樣！！！！」麻美扁起嘴，一副失望的表情。

「今天要你們來，就是要跟你們說，你們今年一定要區內比賽，男子女子各有 3 項前三名的成績，明年才能繼續辦社。」

男女各 3 項！？女生還好，但男生方面.....

「太多了吧。」由紀驚呼。

「學校其他運動社團都是這樣，誰叫你們人少，而且還只收了一個。男。人。」

小遙又盯著我，她的眼神帶刺，令人渾身不舒服，是針對我嗎，還是對每個人都是這樣.....？

「如果做不到，就現在開始解散吧。」小遙乾脆地說。

小遙說完，麻美便非常激動地伸出食指指向小遙，用「一切謎底已經解開啦」一樣的表情，大叫：

「你別小看我們的撚撚！我告訴你，撚撚他超強的！！！！對不對！」

由紀突然又學麻美，舉起食指一齊指住小遙

「對沒錯！阿撚超強的！」

「超超強的！」麻美大叫！

「超超超強的！」由紀跟住大叫！

「超超超超強的！」麻美turn！

「超超超超超超強的」and then由紀！

我坐在我兩人中間，兩人像立體聲般在我兩邊無限LOOP。我.....需要笑嗎？而且，由紀妳做乜跟麻美一齊鳩？而且多了一個超？

而小遙皺起眉頭，額頭像寫著「你班仆街俾我抖下得不得？」不耐煩地說：

「總之就這樣，來，這是學校未來一年審核你們進度的日程，拿去吧。」

小遙站起來，身體前傾，將手中的文件遞俾麻美，因為她身體向前傾，而她恤衫的領口沒有扣前兩顆，我清楚看見小遙原來擁有非常鼓漲的胸部，如果用4姊妹的CUP數為作參考，至少有E，說不定有F——小遙突然發現到我定左在她胸前的視線，冷冷地看了我一眼，我嚇了一跳，立刻別開頭。

麻美接過文件，站起來，做了一個鬼臉，伸出舌頭：

「妳等著看吧！我們SURE WIN!!!!!!SURE WIN! SURE WIN! SURE WIN! SURE WIN!」

由紀又一副湊熱鬧的臉大叫：

「SURE WIN! SURE WIN! SURE WIN! SURE WIN! SURE WIN!」

小遙坐番低，用看著動物園奇珍異獸的眼神看著我們三人

：「隨便你們，還有，你們要負責清理泳池，每隔兩個禮一次，今天開始。」

- -

離開監察部後，麻美拉著我要我幫忙清理泳池，而由紀說：

「不好意思我今天沒有辦法耶，我跟莉娜先約好了。」

對，另外一個社員是莉娜，由紀跟她似乎是好友。

「好呀，沒有關在！今天辛苦妳了！下次練習我會跟大家說明情況的！」

「對了，我很好奇想問.....你們真的很淫亂嗎？」

由紀的表情很認真，而且充滿好奇，她望向我：

「你們真的每天都做愛嗎，阿撚跟你們4位？」

我當然立刻否認：

「不不不！怎麼可能！別理她，由紀同學妳知道她向來都白痴——」

「不不不！怎麼可能！我不喜歡在室內做愛，社團室太小了！只有二妹跟撚撚每天做呢！我只是偶爾~而愛愛都只是用嘴巴！撚撚你有跟麻衣做過嗎，這我可知道了.....」

.....如果係你，你會比咩反應，如果有答案的歡迎E-MAIL俾我，我的電郵係——

「哦，是喔，在社團室裡.....」由紀點頭，竟然像非常理解！？

由紀搭住我膊頭，笑說：「辛苦你了，你果然很厲害。」

然後又看著我的褲檔，用力點頭。這是什麼意思？

「由紀學妹要加入嗎？可以一起做愛喔！」

我：&!@*#!*%@%&!@#！感謝讀者麻美送上笑話一則——我想起夜神月的經典對白：這輩子我第一次有打女人的衝動。

當我想打柒麻美之際，由紀卻好爽朗咁大笑：

「哈哈哈哈哈！！！！！！你們好有趣哦哈哈，能認識你們真的太好了哈哈哈哈哈！！。好了啦我要走了，練習見——撲哈哈哈哈哈！」

由紀一路同我地揮手拜拜，都仍然在大笑，不知為何，我反倒真的想跟由紀做朋友，不是什麼女神，也不想跟她發生關係——只是一個毒撚，想有一位普通的異性知己。

- -

【3】

「快接電話呀豬頭麻衣！！！！！！呀喂！！！！！！」麻美在泳池邊對著電話大叫，泳池的池水正慢慢退掉，而我和麻美拿著拖把，準備清理池底，無錯，兩個人，兩個人打掃整個游泳池是咪有點誇，所以麻美打電話叫麻衣，可是.....

「死麻衣！！！！一定是又在家裡喝得爛掉在睡午覺！！！！死麻衣臭麻衣！！！！咧～～～
～！！！！！」

麻美對著電話抓狂大叫，我不其然幻想，麻衣姐喝醉睡著的樣子到底是.....

「好啦，撚撚，不好意思喔！今天只有你一個幫忙打掃，下次不會的了！」

泳池的水退了後，我們拿著工具走到池底，仆街原來泳池咁撚大，我們兩個怎麼可能掃完！麻美拿起拖拍，沾上清潔劑，開始拖地，邊拖邊哼：

「戻れない～ウルトラマン～ウルトラマン セブン～」

是她剛才的手機鈴聲嗎？麻美果然任何時候都是在白痴。

現在還是夏天，午後太陽熾烈，我們兩人分開一人一邊清潔，拖不到四分之一，我已經渾身濕透了，加上剛才跟二姐藤浦虛耗了不少，我眼前的陽光一閃，雙腿一軟，坐倒地上。

麻美見狀非常緊張的狗衝過來：「撚撚！？你怎麼了？！沒事吧？」

我搖了搖頭：「沒什麼.....只是，有點累.....」

我抬頭，真在曬撚死寡人，陽光照射池底，將殘餘的池水蒸發升騰，身處池底的我們根本就是桑拿浴。麻美的跟我一樣全身濕透，她之前為了方便手腳，特地把校服脫了，換了白tee短運動褲，白tee整夫已經全濕了，半透明緊貼她的身體，突出一對飽滿的美乳，而胸罩是亮粉紅色的。

「哈哈～！撚撚好色！一定看人家的咪咪～」麻美笑著用手蓋胸口，故作害羞。剛才到底是誰做愛前做愛後，還好人家由紀大方沒有在意。

「對了，好熱哦，撚撚幫我解開這個吧～」

麻美轉身，拉起上衣，露出她的粉紅色bra帶，這... 1？

「幹嘛了撚撚，咪咪被綁住好熱喔，幫人家解開胸罩嘛」

我皺著眉頭，伸手拉起麻美的bra帶，看著bra扣——屌你老母我實在唔撚識除bra呀！！！！！！

「哈哈，撚撚你不會解胸罩嗎？二妹也太主動了吧，好啦我教你啦，胸罩的設計是在扣的兩邊都要用力，這樣～撚撚你用兩隻手指夾住扣的兩邊，同時用力夾起起，壓一下就會鬆開了～」

食麻美所言，我伸出食指跟中指夾起bra扣，雙指同時用力——咻！噢！？bra好清脆地分開兩邊，露出麻美汗津津的背脊，除bra？其實唔難！麻美在衣服裡拉下兩邊的肩帶，抽出粉紅色的bra bra，伸起懶腰：「好舒服喔！！！！」還拉高衣服不斷扇風，我在她身後看著她前面已解放的巨乳，溢出兩個圓潤半球，呃呀！我的腿間突然一硬。

麻美：「撚撚想摸我的咪咪嗎～哎喲～先不行啦，我們還有泳池要掃呢！」

麻美站起來，拖著池底，還愈唱愈大聲：

「でも今じゃそんな事も忘れて
何かから逃げるように
毎日生きてる見過ごしてた景色は
億千万 億千万 過ぎ去りし季節は グラフィティ
君がくれた勇気は 億千万 億千万
過ぎ去りし季節は ドラマチック」

到底這是什麼歌曲，很耳熟，可就是想不起來，結果後來我的腦裡全都是我聽不明的OKUSENMAN
~OKUSENMAN~，弄了大半天，我們終於拖完了整個泳池。

我累得大字形攤在地上，仆街，以後兩個禮拜要拖一次？大陽已經漸漸西斜，陽光沒先那麼猛烈，但依然熱得非常，我渾身上下校服都濕透了，等一下應該要先沖身才能回家，我不自覺解開了衣服——

「嗚嗚嗚！撚撚想要做愛了嗎！！！」

麻美以九秒九的速度狗衝到我面前，眼裡滿是期待。

我露出一臉囧樣，我真的他媽的累，我無視麻美，意圖爬上泳池邊，誰知麻美將我從後抱住，一手解開我的褲頭，抓住我還沒有硬起來的下身。

「撚撚跟我做愛嘛！！！我好久沒有外面做了！！！！難得泳池底沒有人而且能用呀呀呀！！！」

麻美一對爆乳壓落我背後，我仍然繼續向前行，麻美仍然將我抱住，用手撥弄，我很不爭氣地開始在麻美的按摩下變硬。

「咦，這種硬度.....？撚撚你剛才跟二妹還是三妹做愛嗎！？嗚呀撚撚偏心！！！！都只妹妹跟做愛不理我！！！！」

「麻美姐我真的好累.....今天可以先不要嘛.....」

麻美嘟起嘴巴，大叫：「如果你不陪我做愛，我就在愛愛面前說你壞話！在愛愛面前說你只會跟二妹跟三妹做愛早就想不理她了！！！！！！！」

仆街竟然出大絕，我只好停低腳步。

「呵呵呵~撚撚你果然喜歡愛愛！」麻美指著我笑，這是恥笑mode嗎？麻美拉高自己的衣服，露出雙乳，「來嘛，撚撚你看，是咪咪喔~F-CUP的咪咪喔~」

雖然是F-CUP，但麻美的咪咪算是4姊妹中最小的，而且形狀沒有特別好看，略微沉沉的往兩邊分開，但又並非傳說中的竹筍波般堅挺——嗚呀！麻美趁我看得入神，抓起我的雙手往放咪咪上放，我隔著白TEE感受到兩團柔軟，麻美淫叫起來：「丫~~~伸進去嘛衣服裡揉嘛——嘻~撚撚硬得好快！」

仆街！大意！雖然我體力已接近零，但他不是他，是另一個他，我的親弟弟完全無視我的身體的酸痛，昂然挺立，麻美伸手握住，套弄了幾下，雖然仍然有點麻木，但酥麻的感覺還是不斷傳來。

「哈哈撚撚你抗降吧～！ウルトラマン！！ウルトラマン！！呵！！！」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麻美擺了一個拉打超人變身的pose，呵的一聲，跪在地就把含在嘴裡，麻美跟三位妹妹不一樣，習慣一下子就放得很深，幾乎把半條都吃掉了，她用舌根頂住我的前端，我的龜頭感受到又強大又溫暖的吸力，像要立刻所有儲藏得體液都吸過乾淨，我不能自制地抽動，伴隨著些微的疼痛。

「咕～嗯、唧、唧、唧、唧、唧、呀哈～」麻美放開口，呼了一口氣，抹了抹嘴角的口水，用舌頭黏了一下馬眼，「嗯.....這是二妹的味道，你們到底做了幾次呀？」

！？

妳是大長今還是劉昴星？食神！？話分兩頭，二家姐的味道到底是什麼味道.....？

「撚撚，你都硬了，就做嘛，來嘛，就一發好不好～」

麻美用求籤的動作，雙手握住不斷的套弄，我看著麻美汗水白tee覆蓋的雙乳，隱約突出的兩點，我的小小弟弟開始操縱我的腦袋，這個時候，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那.....麻美姐可以不要騎乘位嗎？」

是咁的，自從在社團室給麻美撞破後，及後幾次麻美也來跟隊湊熱鬧，但莫名其妙每次都異常用力，我完全分不清她是做gym還是做愛。

「哦哦！？」麻美驚喜地說，「撚撚學會了其他姿勢了嗎？」

「嗯.....就是.....後入.....」

我想起跟二家姐的後入初體驗，下身一陣滾熱。

「哈哈，撚撚學會狗仔式了？呵呵～撚撚愈來愈色了，好啦，我來驗證了一下二妹訓練成果～啾」麻美吻了一吻龜頭，然後像狗般趴著，在地上轉身，用著住運動褲的屁屁正對著我。

「我才沒二妹那麼霸道啦，撚撚可以隨意自己動手哦～運動褲裡面什麼都沒穿哦～」

這是第一次有女性的肉體在我面前任我擺佈，我吞了舌口水，跪下來，有點手震地抓住兩團有彈性的股肉.....

「哦~~~~~！！！！」

屌，妳姓明日花呀！？

「麻美姐，妳叫那麼大聲，會被發現的.....」

「不會啦，我鎖好出口了，也掛上了禁止使用的牌子，不會有人進來的。野戰就是要大聲叫床才爽嘛～！！！」

什麼鬼理論，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玩弄麻美的屁股，隔著運動褲揉搓，然後摸向她的大腿內側，麻

美是練自由式的，全身的肌肉都很有線條很結實，跟三位妹妹軟軟的身體不一樣，我撫摸著麻美的大腿，慢慢碰到她的私處，我用手輕輕拭擦，一陣溫熱濕潤立刻傳到我的指尖，果然是什麼都沒穿。

「呀~~~~撚撚好色~~~~呀~~~~運動褲把穴穴磨得好癢哦」

麻美依然浮誇地大叫，扭動屁股，配合我的手，雖然麻美稱堅不會有人進來泳池範圍，但為怕鸚鵡鳩生勾勾的她一時疏忽，我決定速戰速決。我拉下麻美的運動褲，麻美卻不滿足地咿了一聲：

「撚撚再玩一會兒嘛，隔著運動褲好舒服啲~」

原來跟煩膠做愛的feeling是這樣，我終於明白點解沉天佑唔扁王珍珍（見《我和殭屍有個約會2》第四集）。我當作什麼都沒有聽到，脫下她的運動褲，露出堅挺渾圓的屁股，麻美的屁股有點大，充滿肉感，麻美蜜穴流出的淫水沾濕了運動褲的內層，拉出一條亮晶晶的水絲，看著麻美整條濕滑的賽道，我的龜頭一漲，我挺出身體，用下身頂著麻美的兩片小陰唇，準備入閘——

「那麼快就要進來哦？前戲再久一點嘛，人家還沒夠呢——呀！！！！」

我當然慣性無視麻美的要求，進入了麻美的身體，麻美小穴跟二家姐一樣緊緻，濕滑的軟肉彷彿擁有生命地摩擦著我的前端，我堅硬得一陣麻痺。「呀~哦、哦、撚撚好強哦、丫~~呀.....呀恩.....」我突然想起了藤浦姐的教導，先沒有完全到底，先深淺不一的抽動，同時努力維持上半身的清醒，觀察麻美姐的反應，但不管我的深淺用力，麻美一樣比浮跨更浮跨「呀——呀——好硬哦——撚撚——恩、呀.....呀.....哦哦~插死姐姐了~」

妳咁樣我點知妳g點在邊？

算了，不理了，我決定了下下一杆到底滿足自己，下身不斷強烈的快感，麻美的淫水持續流出，令我的雞雞抽插得更流暢，麻美的屁股被我衝撞得咄咄作響，「恩丫——丫.....好棒哦——撚撚.....呀~好會插——好深哦——哎呀.....」我傾前身軀，拉高麻美的白tee，抓住麻美的巨乳，大力搓揉，兩團爆奶在我手中不斷變形，麻美的乳頭漸漸充血，我一邊抽插她的蜜穴，再兩手大力一捏她的乳頭。「恩呀呀呀——撚撚不要，姐姐要死了，呀丫丫丫咪咪要爆了，呀~咪咪好漲哦...哦喔——」我低頭，吻著麻美的後頸，麻美滿身大汗讓她充滿一陣強烈的體香（臭？），我用嘴巴吸吮她身上的肌膚，麻美呼吸開始愈來愈急，小蜜穴開始收縮，她擺動屁股，配合我的抽插，使我的雞雞跟她的穴穴摩擦得更激烈，我摸了摸她被我的小莖撐開的陰戶，已經濕得可以滴出水來，「哦~呀.....呀——哎呀——丫！姐姐要、要死了——丫！撚撚.....再快點.....再深.....呀~~~」

到底在我本人定叫我條撚？但不論是誰也好，也幾乎到極限了，我放開麻美的美乳，整個人貼壓在麻美身上，抱著麻美的腰快速的挺動，酥麻的快感令我頭暈眼花，麻美的蜜穴不住舌吐我的雞雞，彷彿要吸曬我全身的水份，頭先做左兩個小時清潔，本身已經感喉乾舌燥，這時候麻美稍微一轉頭，剛好對著趴在她身上的我，我們二話不話濕吻，爭取對方口中的液體。

「恩.....咕.....咕.....呀哈.....撚撚.....會接吻了.....好厲害哦.....姐姐.....要來了.....快點.....丫」我雙手用力緊箍麻美的腰，拼了命用力衝撞，麻美的淫水被我抽動得飛濺到我們的緊貼地大腿上，傳來一點點像雨水般的涼意，我摸向麻美的穴穴前端，不一會找到了陰核，麻美的陰核很突出，我拭擦著那邪彈性的小可愛，麻美下身一陣猛烈的抽搦，屁股不斷戰抖：「呀~撚撚幹嘛玩人家的.....哦——人家的豆豆.....我.....哦姐姐.....要死了——死了呀——」

麻美的穴穴深處突然劇烈地收縮，我的龜頭被壓得一陣漲痛，一股暖流飛濺到我的小莖上，我嗚呀——

聲，完全不像是第 4 發的份量飛噴而出，射入麻美肉穴的盡頭——

「射精了呀呀撚撚射了呀——哦哦哦哦哦哦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熱熱熱熱熱呀——丫丫丫丫」

麻美姐，妳有無考慮畢業之後做 h - g a m e 配音員？我相信妳無撚得輸。

- -

高潮過後，我們兩人並肩攤倒在池底上，慢慢舒緩著呼吸，麻美全身全身赤裸地躺在泳池底，張開四肢感到著瓦磚的冰冷：「好涼爽哦～～好想永遠都這個樣子～啦啦啦啦～ウルトラマン～ウルトラマン～」

我問：「麻美姐～那到底是什麼歌...？」

「這個嗎.....君がくれた勇氣は～億千万～億千万～是網路名曲，叫《思い出は億千万》，意思是：『億千萬的回憶』。」

「億千萬的回憶.....」

「就這樣就要畢業了，好哀傷哦～這是我在這學校的最後一個夏天了～」

這時已夕陽西下，藍天白雲染成了昏黃的落霞，麻美姐舉高雙手，伸往天空，好像要抓那鮮艷的雲彩，我們躺在池底，突然傳來一陣入夜前的風，天空響起了呼呼的聲音，空洞的風聲。

「知道我為什麼要創立游泳部嗎？」

麻美看著雲彩說，而晚空沒有回答。

「我是長女，成績沒有很好，跟一定能上大學二妹和三妹不一樣，我畢業以後就要去工作了，愛愛才第一次跟我做同學呢～可是.....我跟她只這麼一年同學年的緣分，我好想繼續和妹妹們做同學，好想大家繼續開開心心的一起玩喔～」

麻美撐起了身子，一陣風吹過，捲起了她的頭髮。

看著她的背影，這真的是麻美嗎？

「撚撚你知道嗎？我們父母都在外地工作，4 姊妹自少就相依為命啦，我們的感情比親人還要親，我們知道對方的一切，喜好，感情狀態，想法，就連敏感帶和癖好都知道喔～二妹最喜歡後入位，麻衣喜歡男生幫她用口，愛愛很怕人家碰她咪咪呢～嘻～阿撚你聽到愛愛就兩眼發亮了。你喜歡愛愛嗎？」

麻美突然逼視我。這個時候的我已經不再緊張，我知道，我要像個男人一樣，我回答女性的問題，我點了點頭，堅定地說：

「喜歡，我很喜歡愛愛。」

「那二妹呢？」

我呆了一呆，藤浦姐，我想起了她的兩個選擇，就算結果是一樣的.....到底我應該選擇左手還是右手.....？

「噫～撚撚你是一個好人，你跟別的男生不一樣的呢～撚撚呀～我們三個，除了愛愛，都被男人拋棄過，傷害過.....」

咦？

「沒想到吧，你有看過厭食症的麻衣嗎？那年她瘦得連咪咪都縮成了C-CUP。」

還是好大呀，我想。麻美繼續說，她說得很平淡，像在說別人的故事：

「我也瘦了呢，我以前的咪咪跟現在的愛愛一樣大喔，有H-CUP。我們都已經不是小女生了，我們都知道男人呀，做完愛就沒了愛，我們都想保護最小的愛愛，她是我們三人最愛的寶貝。我們不希望.....連名字叫『愛』的愛愛，也沒法得到愛。撚撚，你跟我們在一起開心嗎？」

我想了想，好奇怪的問題，從認識的第一天，到現在，我們到底是朋友？S P？同學？泳隊的成員...但我還是點了點頭，至少，我的小弟弟很爽。

「噫～三個性欲強烈的姐姐，害羞的處女妹妹，還有一堆活潑可愛的女社員，終於找到了性愛和愛情的小毒撚，在校園的遊泳部裡展開一段可愛動人的青春故事，這個劇情是不是很完美？就可惜可能明年就沒有遊泳部了～」

對了，監察部小遙說，我要拿到三項泳術的前三名，遊泳部才能繼續下去。

麻美突然低頭，吻了我一下，很輕，但卻充滿感情，這一刻她的笑容不再白痴：

「感謝你，感謝你跟我們一起創造回憶，我畢業之後.....一定會記得你。」

麻美站起身，穿好衣服，伸了個懶腰，對住天空大叫，：「OSHU！明天開始要加緊訓練！FIGHTING！」

我看著麻美姐的背影，腦裡想起了她的歌聲。

- -

我在網路上找到了麻美姐所說的那首歌：

可是如今卻連這些事也早已忘卻
宛如被什麼逃脫一般 度過每一天
即使回首過去 (翻開陳舊的日記)
那段時光 (在退了色的那一頁)
也回不來了 (寫著初戀女孩的名子)
假裝是 超人力霸王 超人力霸王 七號
只是想回顧那段時光 天真的笑著
還不知世間那不好的一面

假裝是 超人力霸王 超人力霸王 七號

可是如今卻連這些事也早已忘卻
宛如被什麼逃脫一般 度過每一天
流逝而過的景色 億千萬 億千萬
錯身而逝的季節 我們留下的痕跡
你所賜與我的勇氣 億千萬 億千萬
錯身而逝的季節 充滿戲劇性。

- **PART3: ~ 麻美姐的最後之夏×億千萬的.....~**

由紀的間諜大作戰×掌心綻放的花火 上

【1】

我抵達泳池的盡頭，站定身子，拉高泳鏡，疲累地大口大口呼吸。

唎！由紀按下了計時器：「三十五分四八秒。擘阿撚你好厲害。」由紀在池邊拍手。

「不.....那其實很慢吧.....」我笑說。

「那可是1500米耶！1500米！就是來回了60次游泳池！能做到已經很厲害了！」。

因為由紀也是專攻自由式，所以每次當我要練習自由式，便會跟由紀一組，互相幫對方計時。

「謝謝啦。」

我笑了笑，跑上池邊，其實我才第一次成功挑戰1500米，我像陳冠A一樣打開雙腿，嗚呀，放鬆的雙腿傳來強烈的酸痛，由紀蹲下來拍打我的大腿。

「哈哈哈哈哈，阿撚你愈來愈壯了，對了聽紗綾你有去健身室？阿撚你也太努力了吧！」

「不，只是.....都加入泳隊了，就努力一下吧.....」

「哈哈哈哈哈!!!阿撚你就承認嘛，其實你很喜歡遊泳部是不是！好啦，到我練習100m了，幫我計時，對了.....」由紀突然把頭伸到我的耳邊，我發現由紀很愛咬耳朵講話，我的視線集中在她纖幼的身軀度，尤其一對嬌小又不失飽滿的小咪咪，露出一條養眼的事業線。「你跟她們就不要那麼『操勞』哦！小心體力透支了~哈哈哈哈哈。哎喲.....她過來了呵呵呵呵.....」

由紀不懷好意地笑著，突然轉身，「嗖」一聲就跳進池裡，我按下了計時器，心想不以為然回頭一看，一對高聳的爆乳擋住半個太陽，是愛愛！

愛愛！我已經好久沒有同愛愛相處過，她還是那麼可愛，像未成年少女害羞地看著我，遞出水壺：「學長.....水.....」

我看著愛愛的幾乎要撐爆泳衣的爆乳，完全沒聽到愛愛講話，她把水壺放在地上，轉身走開，我連忙跑起身大叫：「等一下，愛愛.....！」

「我、我、我要去練習啦.....!!!」

結果她又是嗖一聲的跳進水裡，各位巴打，如果係泳池溝因真係唔好搵個遊水叻過你，你真係唔知撚知點樣追佢，我望向愛愛進了水，沒幾下功夫便遊到池中央，愛愛練的是我唯一不會的背泳，一對胸部在水面升起，破浪而去。

我回到池邊，拿著愛愛給我的水壺，心裡的七上八落，我跟愛愛到底.....這時候已經十月，開始秋風起，天氣無之前地熱，我同三位姐姐愈來愈熟落，尤其同二家姐，但反而同愛愛好似愈來愈陌生，一開始我是被愛愛（的咪咪）吸引才走進這可怕的游泳部的呀！

「咕呀！」池邊一聲嬌喘，是由紀，我立刻按下計時器。兩分零八。

「好厲害，比我還快。」

「嘿，阿撚你才剛起步，慢慢你就超越我了，咦，你有水？給我喝一口。」

由紀伸手過來想要拿愛愛給我的水壺，我不自覺往後一縮，保護女神交托信物，由紀即刻爆笑：「哈哈哈哈哈！！！！！！！！阿撚你好可愛哦！！！！性經驗都那麼豐富了，竟然還會像小男孩一樣！！！！好了我知道那是愛愛的愛的清水！！！！哈哈哈哈哈！！！」

到底由紀是如何想象我同三位家姐的關係，不過話說回來，由紀的感情狀態到底是.....？她是富家千金，人又生得漂亮，應該好多靚仔型男會想狗衝，這些機會不是我的。

「喂阿撚，你要追愛愛就進取一點嘛！」

由紀拿起毛巾擦乾身子，並肩坐在我身邊。

「沒有，我只是.....」

「該不會是三位姐姐妒忌愛愛，怕你分薄了你的體力？哈哈哈哈哈！！！」

「這.....」

「好啦，我幫你追愛愛！」由紀突然一拍心口，豪氣地說！

「咦！？」

「我跟愛愛同班呀，我幫你安排機會吧！哈哈哈哈哈！」

對了，由紀跟愛愛都是商學部一年級生，我依家才想到。

「不過如果之後有機會，阿撚你要幫我一個忙。」

「什麼忙.....？」

唸————！唸————！唸————！

麻美吹響了結束練習的哨子，由紀跟我立刻走過去集合，聽說今天麻美有事情要宣佈。

所有泳隊成員包括藤浦姐，麻衣，莉娜和紗綾圍坐在前方，我和由紀坐在最後面，這時候，由紀向我打了一個眼色，半掩著嘴，我知道她又想一些奇怪的咩鬼主意，她上前跟坐在最遠的愛愛說：

「愛愛我有一點點冷哦～妳過來坐我後面幫我擋風～」

然後愛愛半推半就給由紀拉了過來——坐在我身邊！！！！

嗚呀！由紀要愛愛坐在她後面，剛好並肩貼在我的我身邊，同時順手把她用過的毛巾給我，打出一個「加油！」的手勢.....？這是什麼意思？

但唔理由紀唸緊咗了。此時此刻愛愛就坐係我隔離！愛愛就坐係我隔離！愛愛就坐係我隔離！愛愛就坐係我隔離！愛愛就坐係我隔離！愛愛就坐係我隔離！愛愛就坐係我隔離！愛愛就坐係我隔離！愛愛就坐係我隔離！——我不能逃避！我不能逃避！我不能逃避！我不能逃避！我不能逃避！我不能逃避！我不能逃避！我不能逃避！我不能逃避！我不能逃避！我不能逃避！我不能逃避！我不能逃避！我不能逃避！我不能逃避！我不能逃避！我不能逃避！我不能逃避！

我嘗試輕輕地叫：「愛愛.....」

愛愛好細聲地應我：「學長.....」

嗚呀！愛愛應我了，我已經好多天沒有跟愛愛講話，我已經好久沒有跟愛愛講話了，愛愛好像有點不安地移動身子，無意間屁股就剛好碰到放在地上的手，我伸手一抓，好好有彈性。

「嗯呀～」愛愛一震，即刻用手掩住個嘴。

麻美這時候說：「辛苦了哦各位隊員～！相信大家知道了學校要我們未來一年在區內比賽中有一定成績啦！嗚嘩學校去死～！咧！！！」麻美對著學校的方向做了一個鬼臉。

我和愛愛盡力表現出一副好專心聽緊的表情，由於愛愛擋住了我的手，沒有人知道我手的動作，我將手指伸進愛愛愛的泳衣裡，在繃緊的泳衣裡摸索著她的小屁股。

「學長.....呀.....不、不要.....」

我不能自制地愈伸愈進去，摸到愛愛的股溝，輕輕用手搔著。我的小雞雞慢慢在泳褲中升起，弊！雖然麻美看不見我的手，但難保他不能看見我升起的部分，正當我無計可施，愛愛突然細細聲地講：「毛巾.....」

原來如此！我裝模作樣地曲起雙腳，用由紀給我的毛巾擋住我的下身，由紀妳實在太聰明了！但.....也就是說，由紀猜到我會.....？我望向由紀的背影，她依然不動聲色地看著麻美。

麻美：「最近鄰校有一個女生游泳比賽喔～大家要不要參加呢～？」

我輕輕地愛撫愛愛，下身愈來愈熱，我對愛愛說：「愛愛.....我想.....」

愛愛搖了搖頭，我用力一捏她的屁股，她誘人地「嗯呀」了一聲，我腦裡一片空白，只能夠不斷重覆了：「愛愛.....愛愛.....我.....」愛愛紅都臉曬，好可愛，我順勢說：「愛愛，我說真的.....呀.....好辛苦.....」

愛愛羞看了我一眼，然後慢慢伸手進的毛巾裡，將小手放在我的泳褲上，輕力用指尖磨擦。

呀呀呀！太爽了，我係毛巾入面，小心翼翼地拉下泳褲，勃起的硬物在毛巾中彈出，碰到愛愛的小手，愛愛的手一震：「學長.....好燙.....大姐會看到的.....」

我：「不.....妳快點.....射完.....就會軟下來.....」

這時候我看見由紀身體一直在打震，又用手掩嘴，她在取笑我們兩人嗎，但她不知道是有心定不覺意，突然挪動身子，用身體擋住了愛愛的手。

我腦中開始慢慢失去意識，全身的感覺集中在下身，感受著愛愛的小手溫柔地遊移，麻美的聲音明明就在眼前，卻像非常遙遠：「我看看喔～他們說，這次比賽的項目有女子自由泳100M，蛙泳50M」

愛愛果然很聽話地加快了速度，反手握住不斷地套弄，她的手勢很青澀，而且沒三位姐姐那麼靈巧，但不要緊，practice makes perfect，愛愛繃緊著臉，維持著好像專心聆聽麻美的樣子，而我就繼續用手在愛愛的屁股上遊移。愛愛套弄了一會兒，說：「學長.....還沒出來嗎.....」

「可能是.....習慣要滿足妳姐.....沒那麼容易.....愛愛.....龜頭前端要大力點.....」

愛愛立刻把手指移到我的前端，嗚呀！！在龜頭與包皮之間的突出處用手指打轉，偶爾又像抓癢般刺激我，我為了加速，我加強了手中的力度，用力捏著愛愛的屁股.....

「呀～丫.....學長.....快、快停.....這樣.....我會.....嗯.....」

愛愛的雙腿突然抖動起來，微微地緊縮著，兩條的大腿摩擦著內側，難道愛愛她.....！？

「愛愛.....妳.....怎麼了.....」

「學長.....那裡...丫.....嗯不.....呀.....丫.....」

我望看愛愛的私處，泳衣的盡頭似乎有點變暗，似乎有液體從裡面滲出，這時愛愛突然用力，加速上下擻動，輕捏我充血的前端，我突然一麻，精液飛射而出，全都落在由紀的毛巾和愛愛的手裡。

麻美：「所有這次比賽我們可參加喔.....咦？小愛你怎麼了臉紅成這樣.....」

仆街中伏！當我以為自己被嚇到從此都會不舉，由紀舉手企起身：

「麻美學姐，我想要參加100M自由泳。」

麻美的注意力立刻全都在由紀身上。由紀！！以後有咩幫手即管出聲，上刀山落油中出五十連發一丫唔係、兩脇插刀絕對無問題！！！！

麻美：「嗚嘩由紀學妹好厲害！！」這時候莉娜和紗綾也舉手說要參加，一下子便有了足夠的出賽人數，麻美：「嗚嗚我真的太感動了！這次我們一定要讓監察姐好看！！你去死吧小遙！！！！！」

我喘了一口氣，拉好泳褲，愛愛拿出手，結果發現手上全都我的體液，呀的一聲漲紅著臉把手收到身後。

麻美：「好了！要比賽的各位我會再跟你們說細節！！！！加油！奸爸爸！YEAH！！！！解散！」

愛愛立刻身起，掩著手極速跑到更衣室裡面去，由紀過來取回她的毛巾，我急忙說：「等一下，那上面都是.....」

由紀搭住我的膊頭，好像忍了很久般大爆笑：「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阿撚我才叫你進取一點就這樣了，你們好大膽哦！！！！」

然後她好奇地把頭湊近毛巾，認真聞著，瞪著鬼靈精的大眼：「原來是這個味道……」

吓？我呆了一呆，由紀拿著毛巾說：「哈哈哈哈！我夠聰明吧，都沒有人發現呢！我會繼續幫你爭取機會的，你加油！」說完便又往更衣室方向走了。

女生都進更衣室後，我也到更衣室去換衣服，打開儲物櫃開啟手機，結果收到三封未讀短訊——

【白痴！廢物！智障！低能！
你以為泳池氯水的味道有那麼大嗎！？
你以為我不知道你的味道嗎！！！！
我都聞到了！！！！
三點三十分到更衣室來見我！！
人渣！！我咬死你！！！！——藤浦】

【好浪費哦（淚）
愛愛一定會用水沖掉（嘟嘴）
我最近皮膚有點差呢（哀）
都不留一點給我（哭）～——麻衣】

【撚撚射好快！
對手是愛愛就受不了喔！！
快
槍
手
撚
撚
！ ——麻美】

然後我也發了一封短訊：

【由紀呀
妳太低估她們三個了。】

- -

【3】

「嘩～人好多哦～！」

由紀站在舊式商場的入口，興奮大叫，引來不少路人奇異的目光。

「莉娜快帶我進去逛～快點快點快點快點快點快點～」

說完由紀便拖著莉娜衝入商場的人群，我立刻跟上去。

前天下午，二家姐跟我檢查完對方身體，就開始檢查游泳部的物資，結果藤浦姐說：「我們泳隊的物資都是麻美創辦時搜羅過回來的，很都是用舊了別人不要的，或是用了很多年，正式比賽都不能用這些。要找人去買新的。」

理所當然那個人是我。然後藤浦姐又說下午都要補習，沒時間陪我去。

我說：「可以找愛愛——」咻！藤浦：「人渣！要約自己想理由，少用我們游泳部去來當藉口。」結果二家姐打了一輪電話，由紀聽到要去商場買用品，便非常踴躍地想去。

就這樣，我跟由紀，加上給由紀強行拖出來的莉娜，三人舊式商場之行。由紀站在商場的電梯上，像旅客一樣看著人群，大笑。

「哈哈哈哈哈人真的好多哦，為什麼可以多成這樣！！」

「商場當然是都這樣呀.....」我驚訝地說。

「沒有呀，我平常去的商場都裡面都半個人，連店裡都只有接待員在招呼我。超無聊的～」

到底高級到哪個等級的商場.....

由紀說：「這邊都賣什麼呀？你們兩個都在買什麼東西？」

「就精品，化妝品之類.....」莉娜回答。

「阿撚呢？」

我沒有回答，因為，在這邊我最常光顧的是盜版AV與H-GAME

「看你的表情似乎不是好東西，色鬼～哼哼哼哼哼哼」

難道不止二家姐會讀心，連由紀都識？由紀不斷咕咕咕地偷笑，而則我一臉尷尬。

我們走到商場的二樓，現在是下課時間，狹窄的小道裡到處都是人，由紀突然兩眼一閃，大叫：「我要吃那個！」拖著莉娜便往前走，我跟上，只是一間非常普通的麵店。

「快點快點快點快點快點快點快點快點，有什麼好吃的～莉娜阿撚快幫我點快幫我點快幫我點快幫我點快幫我點快幫我點快幫我點。」

佢痴Q左線呀.JPG。由紀成個人好興奮，咻咻咻咻咻咻咻地用力打莉娜跟我的手臂。

由紀突然指著菜單問：「什麼是珍珠奶茶，有珍珠嗎？」

我和莉娜當場定格，我問：「妳沒有聽說過珍珠奶茶.....？」

「沒有呀，那是什麼？珍珠我是有看過不少，可是我從來不知道那可拿來吃，好吃嗎？」

由紀非常認真地問。

然後我點了三杯珍珠奶茶。

由紀喝了一口，雙手捧著臉，滿臉幸福地咬著黑糖做的珍珠，用《中華一番》體驗小宇宙大爆炸的表情看著珍奶，大叫：「好~~~~好~~~~喝~~~~！！！！！！」

莉娜話：「由紀.....雖然這是鄰國引入的飲料，但這至少在電視上會看過吧。」

「呃.....家人不太讓我看電視，就算看也只有英文跟歐州頻道，沒有本地的.....」

我又一次同莉娜對望一眼，我倆的表情就好像看完一本完全無法理解的冷笑話。

接下來，由紀不管什麼樣的食物，都一樣用中華一番的表情去品嚐，食到大概飽了，由紀才停了手，說：「呼~好棒哦~！可惜今晚可能又要被罵了~」

莉娜：「被罵？」

「等一下我媽又說我亂吃東西，沒有儀態XXYYZZ的.....」

我好奇：「你媽媽有跟來嗎？不可能吧？」

這時候由紀的臉色突然一冷，像想起什麼嚴重的事情，再用嚴肅的眼神看著我：「阿撙，等一下聽我的說話做，求你了。」

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如此認真的由紀。

- -

大概十五分鐘後，某後樓梯間。

「阿撙，這邊~」

我聽見由紀講話的聲音，我抬頭，他在再上面的一層，我走上去，由紀和莉娜站在那邊等我。

「快點，被她們發現就糟了！」由紀焦急地說。

「在這裡嗎？」我和莉娜幾乎同時問。

「求求你們了，就那麼一次好不好。」由紀低頭求我們。

我和莉娜看了一眼，我說：「那我轉個身.....」我轉身，背對著莉娜，然後，我聽到拉鏈拉開的聲音。而我也開始脫下上衣.....

先回一回帶，麵店裡，由紀向我們說：

「我自少不可以跟男性外出，今天是第一次，就算有莉娜在，家裡還是派了兩個保鏢來『保護』我...」

我嚇一跳，看著周圍，由紀立刻要我冷靜，但四周沒有看起來是保鏢的人。

「哈哈哈哈哈你以為在拍電影嗎？保鏢一定是穿西裝？沒有啦，一個是穿著POLO拿著報紙禿頭的胖子，在外面站著——快回頭別看！別讓他知你注意到他了，另外一個.....高高瘦瘦，拿著寫真集，打扮成宅男的樣子，別看他那麼瘦，泰拳可厲害了。」

由紀說，有他們兩個在，她什麼事情都不能做，所以要弄走他們兩個。

辦法是——我先裝作離開，然後偷偷回來跟莉娜交換衣服，再帶由紀去玩。「只是沒有男生在，他們就不會跟那麼貼了。」

我和莉娜皺起眉頭，我說：「那我直接回去就好了呀.....」

由紀卻拉著我：「呀不要嘛，我想男生約會看看，求你了阿撚。不答應我的話——哼哼，我就不再幫你，你知道的.....哼哼哼哼.....」

嗚，愛愛，他們成日搵妳來要脅我。

話說回來，莉娜剛好穿著非常樸素的運動裝，運動外套加運動褲，莉娜是及肩短髮，交換衣服後，我戴個鴨嘴帽子就可以「變成」莉娜了。

結果我裝作離開商場十五分鐘，再從後樓梯回到商場，準備跟莉娜交換衣服，我脫好了衣服，轉身準備交給莉娜，莉娜剛好在脫褲子，上身只有胸罩BRA，嗚呀，原來莉娜一樣有一對豐滿的上圍，大概有E，比由紀要大，比麻美要小，加上莉娜同由紀同樣偏瘦的身材.....

「呀——！！！」莉娜的尖叫讓我回頭。

由紀說：「莉娜你別介意，阿撚你平常看的是更雄偉的.....」

然後，我穿上了莉娜的衣服，我沒有很高，身材也很瘦，莉娜的衣服也算合身，只有褲頭有點緊，這算易服嗎？

「好了，我們先出去吧，莉娜妳晚點再走，明天請妳吃飯哦～」

由紀立刻牽起我的手，十指緊扣離開後樓梯，我從來沒有跟女生十指緊扣過，我的臉一陣滾熱。

「阿撚不好意思我平常都這樣跟莉娜出去的，你臉不要那麼紅嘛。」

我戰戰兢兢地拖著由紀——應該說是由紀拖著我，走進人滿為患的商場，由紀突然說：「左邊，胖子跟上來了！」

然後立刻把我推往左邊去，我唯有帶著由紀衝往左邊，由紀：「快點，他好像發現了——哎！？」

我拉著由紀在迷宮一樣的商場中穿來插去，靠著多年來尋找AV同H - GAME的經驗，整幢商場的

結構我一直就隙如指掌，由紀跟著我一邊，一邊跟我報告：

「左邊，宅男，前方，她堵住，哎阿撙你慢一點——哈哈哈哈哈——好有趣喔——哈哈哈哈哈～左邊、左邊，去左邊～哎呀我的腳，沒事差別絆到，右邊巷子胖子又來了.....嘩哈哈哈哈哈——」

我大概拉著由紀遊走了十分鐘，穿梭了三四層，由紀說：「好了，他們放棄了，哈哈哈哈哈——阿撙你好熟悉這裡哦，哈哈哈哈哈——」

我喘著氣，沒好氣地望著跑得都紅了臉的由紀，她依然係像正在集體遊戲般超興奮，由紀在周圍環顧：

「謝謝你阿撙，我第一次來這種地方，哎哎!!!這是什麼店!？」

由紀大叫，我還沒來得來反應，她卻已瞬移進店裡，我立刻跟進去，才剛進去，由紀爆笑出來，而我呆在原地——

「《夜勤病棟》.....?《最終痴漢電車》.....?哈哈哈哈哈好變態哦哈哈哈哈哈!」

由紀竟然走進了H - g a m e 鋪，到底她是真無知還是故意？

我：「由紀.....呃，我們還是先離開.....」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先看看嘛，這些都是電腦遊戲嗎!？我家的電腦連踩地雷都不能玩呢，這好玩嗎？」由紀拿著一套《牝奴隸》擋在臉前，眨著黑曜石一樣的雙眼問我。

H - G A M E 店老闆向我盯了一眼，點了根煙，舉手向我敬了一個莊嚴的禮，直豎姆指：GOOD J O B !

「就.....就是.....男人會玩的.....」我支吾以對。

「這個.....!《姊汁》.....?我看看劇情是——『男主角無意間打開了古代容器，受到魔法詛咒，如果在限定時間內不解除，就會大難臨頭，而解開的方法是：收集女性的愛液。男主角唯有在短時間向她的三位姐姐下手』?原來阿撙你是受到詛咒了嗎?難怪不是姐姐的小愛就沒有跟你做愛呢.....噢這個以游泳做主題耶，好我要買這個!這我自己付就好了。」

由紀拿著一套《空之色，水之色》，遞給老闆，問：「老闆，這很淫亂嗎?」

老闆看見天真無邪的由紀，用淫邪的眼神望住由紀，說：

「問問你男朋友就知道了，他平常有玩H - G A M E 嗎，床上表現怎樣?」

「超色!」

由紀得意地(?)豎起了姆指，老闆見狀，突然一副識英雄重英雄的神情，說：「小美女，看在你份上，八折!」

老闆用一種感動加上佩服的眼神望住我。吸了口煙，雙手一拱，微微低頭：年輕人，W O N D E R F

U L !

我跟由紀離開了H - G A M E 店，由紀問：「阿撙你有玩過我買的那個嗎，教我怎樣——呀！！」

我看見前面宅男保鏢正要轉過來，如果俾他見到由紀手上有套H - G A M E 真係仆街烏，我拉著由紀想要回頭——媽的！我又看見那胖子在前面正要轉過來，我們剛好走了一條直路，兩邊的店鋪都關著門，這次前後夾攻，可是連H - G A M E 也打救不了我們——

「阿撙，怎麼辦，快——咦？」

「由紀，這邊！委屈你了。」或者真的是H - G A M E 玩得太多，我看見一個清潔工人的工具房，沒有上鎖的門半開，想也不想便打開門拉著由紀匿入去。

說是工具房，裡面其實只有一個廁格的大小，而且已經擺滿了工具，我幾乎跟由紀幾面對面緊貼地站在一起，這個時候由紀卻大笑：「哈哈哈哈哈我們是在間諜電影嗎——哈哈哈哈哈——唔！？」

我說了聲「不好意思」，便用手捂住了由紀的嘴，由紀實在太愛笑，這樣我們會給發現的。我仔細聽著外面是否有人經過，靜待兩人離開。

「不、不...不...阿撙，後面.....地拖柄頂著我的背.....很痛.....！」

我慌忙將由紀往前抱，由紀一下子倒在我的胸前。

「呵呵呵～阿撙你真的好色哦，有了4姊妹都不夠～」

「不、不好意思。」我想推開由紀，可是由紀卻竟然抱著我，把頭放在我的肩上，在幾乎無法通風的密室裡，我竟然跟千金大小姐抱在一起，這是什麼劇情呀！？

由紀的打了個呵欠，閉上眼睛：

「呵欠～好累，好久沒有那麼開心興奮了哈哈.....今天好棒哦呵呵呵呵呵.....我小時候的玩具只有扭計骰呢。」

「扭計骰？」我奇怪為什麼她會突然提到這個。

「對呀，我的童年遊戲一定要跟學習有關，什麼英文字母卡，生字拼圖，電子琴，大概是因為聽說扭計骰能鍛鍊腦筋吧，我可是扭計骰高手哦～速度快得可以參世界賽了.....不是今天阿撙你帶我來，我才買不到《空之色水之色》呢.....」

由紀閉著眼，像睡前的夢話般說。

「阿撙你不喜歡講話嗎？這樣可追不到愛愛喔，哈哈哈哈哈.....」

由紀挪動身體，我胸前突然靠來一團軟肉，我這才注意到由紀今日穿著白色的小可愛，外搭羊毛外套，一對嬌小玲瓏的小乳房就壓在胸前，我看著由紀淺淺的事業線，身體的血液開始流向下身，莉娜的運動褲上面慢慢升起一團硬物，碰到由紀穿著絲襪的大腿。

由紀張開眼，低頭一看，揚起嘴角笑了：「噢.....哈哈哈哈哈阿撚你果然喜歡我呀.....」

「我、我——」

「哎？所以你不喜歡我嗎？」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對由紀的確不是男女之間的喜歡，我一直把由紀當成遙不可及的存在，能夠跟一位又聰明又漂亮的千金做朋友，對我這小毒撚來說已經很幸福了。

由紀抬起頭，係黑暗入望住我，一雙大眼像會綻發光彩一樣毫不避忌地看著我：「哈哈哈哈哈要不要我像愛愛一樣幫你呀.....」

「我.....」

我不禁想象由紀的身體.....這讓我的起飛得更快。

「放心哦~我不會跟跟愛愛或是三位姐姐爭你的.....我才不要談戀愛也不要結婚呢~哈哈哈哈哈！」

「噢，由紀，妳.....？」

「我好羨慕他們4姐妹哦，尤其是麻美學姐，想做愛就做愛，完全不避忌，我哦~結婚對象一定要是某某家族的公子，就算有心上人，如果出身不行，也只能偷偷摸摸地做呢~」

「所以我也要跟麻美學姐一樣，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然後做完就走，我只要快快樂樂地做我自己愛做的事，如果我有一個不會管我，又不討厭我，卻又可以陪我嘻嘻哈哈的男人就好了，最好他本身已經有喜歡的對象，那我也不用擔心會傷害他啦，朋友以上，戀人未滿，又可以偶爾做愛滿足對方，好棒的關係喔~」

「阿撚，我之前唸的國中是女校，家裡看得又緊，你是我目前最好的男性朋友哦，我也不討厭你。我們是朋友吧~？」

說完，由紀雙眼亮晶晶地看著我，我們都聽得到對方的呼吸。

我深呼吸了一口氣，就算我再毒，我也知道由紀的意思，我說：

「我們是朋友。」

難怪網路上大那麼愛找朋友，原來朋友真的很重要。

下一秒，我地有默契地相吻。

「嗯.....阿撚.....呵呵呵.....好有趣哦.....嗯.....」

跟藤浦姐教我的方式不同，我沒有非常用力跟由紀接吻，只點到即止感受她柔軟的小嘴，唇蜜的香味

漸漸充滿我的口腔，舌頭輕觸到對方，略作交疊然後放開。到我們有點喘不過氣，便放開對方：

「嘻嘻，男生的嘴唇有點硬哦～女生的嘴唇超軟的哈哈哈哈哈。」

「女生？」

「莉娜呀～我經常強吻她呀哈哈哈哈哈～！！！」

我想起了莉娜養眼的上圍。這時由紀指著我突出的下身說：

「你這樣會弄髒莉娜的褲子嗎？」

「呃，這個.....可是.....」

「我幫你吧朋．友．～不過我沒做過呢～你要教我喔。」

我緊張地吞口水，由紀拉下了莉娜的休閒褲跟我的內褲，抓住我堅硬物，嘩了一聲：

「好熱哦～～～！！！！如果不射出來你們男人會不會中暑呀？然後呢.....？」

依家J隨站版上，我抱住由紀的纖腰，心裡重溫所有藤浦姐對我的教導，係他耳邊說：「只要用手握住磨擦就好了.....」

「哦～」由紀聽著還認真地點頭，用手握住上下移動「咦咦，他會跳喔，好可愛喔～哈哈哈哈哈～」

「.....那是說由紀你弄得好舒服的反應。然後最重要的是龜頭前端.....對，那個有點凹下去的地方，那是最舒服的.....」

「哈哈哈哈哈！阿撚你好專業哦，磨擦就好了嗎，那用大腿行不行哈哈哈哈哈？」由紀繼續愛撫著，握在掌心中呵護著。

我當然說：「可以喔。」

然後我手抱由紀的屁股，將她的下身擠過來，我掀起由紀的迷你裙，輕捏她清瘦卻又不失肉感的屁股，由紀軟軟地「嗯」了一聲，她說：

「阿撚你好厲害哦，你讓我臉紅了，我都被訓練得可以出大場面不失禮，我好多年沒有害羞了呵呵呵。」

粉紅了臉的由紀輕吻了我的臉頰，然後提高左腳，用穿住黑絲的大腿內側拭擦我的龜頭，絲襪獨特的質感令我受到新的刺激，令愈來愈漲，前端滲出了透明的液體。

「這樣可以嗎.....咦他尿尿了？這什麼呀？」

由紀用指沾了馬眼前的粘液，放到自己臉前，張大誇張的眼睛，張著一圈眼白看著指尖上的粘液，我勉強地解釋：「就是.....呃，射精前的小水花.....」

「所以我做得很好囉哈哈哈哈哈，可以吃掉嗎？」我還沒回答，由紀已經把食指放進口中，這次她沒有大喊「好好味呀」，只是說：「唔.....沒什麼味道～」

我看著這天真又淫賤的畫面，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伸手進去由紀的小可愛裡，握住她一對一直令我非常好奇的咪咪。

「嗯不～」由紀身子軟了一下，雙眼一翻。「呀.....好奇怪的感覺.....為什麼呀.....」

我使出我已經功多藝熟的手勁，解開由紀的胸罩，掀起小可愛，嗚呀，一對傳說含羞若現的美乳出現在我眼前，我腦裡一片空白，只係用手不斷搓弄。

「.....丫～怎麼.....阿撚.....好熱哦.....嗯不.....」

由紀眼神眯起來像失了神，連手上的動作也停了，原來處女的反應是地的！！！！我一邊逗弄由紀一對剛好可以一手掌握的咪咪，一邊低頭吻著她的頸際：「由紀，妳手也要動喔.....」

「嗯.....嘻～忘記了.....呀.....阿撚你輕點.....怎麼.....好漲呀.....丫～」

由紀的乳型是碗型，非常堅挺，剛好可以放在掌心把玩，我用手指頭挑動著她的小乳頭，勉強可以看見由紀的橡皮糖是深桃紅色的，嗚呀！千金難求！桃紅色乳頭！我忍不住在狹窄的空間下彎身，將頭靠近由紀的胸前。

「.....怎麼彎下身了，這樣我可握不住.....咦.....丫～～！！」

當我的舌頭黏上了由紀的小紅點，她立刻忍不止嬌吟，我將他一邊的乳暈含在嘴裡，像平常藤浦姐最愛那樣，用力吸啜同時又用舌頭不斷挑逗，由紀的乳頭不到一陣兒會勃起來了。

「呀.....好奇怪哦.....為什麼會.....呀.....好.....呀.....嗯.....酥酥的.....」

由紀身上開始發熱，滲出一陣薄汗，我乘勢直搗黃龍，伸進由紀的內褲裡，身子劇烈一震，摸到粗糙的毛髮的一片柔軟的溫暖，因為我未經歷過處女，我不敢有太大的動作，只在由紀的小狹谷外好輕輕按摩。

「呼.....呼.....阿撚.....」由紀不斷喘氣，半張開眼望住我。

「由紀.....要做嗎.....？」破處前禮貌地詢問對方，是常識吧。

「.....這裡做會舒服嗎？」

這裡的空間只夠我們站著，不要說破處，我連站立插入都還沒嘗試過，我便誠實地搖頭。

「那.....改天好不好，如果再換地方，慢了回去真的無法解釋呢～今天就先～預備動作呵呵呵～」

我微微一笑，一個女生說改天給你破處，你當然要非常有風度地說好，我們繼續各自手中的動作，然後相吻，我找到由紀的未經人事的小豆豆，上下其手，好純熟地一邊咪咪，一邊豆豆，由紀被我弄得不住浪叫。

「呀也——！嗯.....那是什麼.....好強烈喔哈哈哈哈哈.....呀、呀、呀.....輕、輕點.....我手都軟了.....丫.....為什麼有點.....嗯.....想尿尿.....嗯呀.....」

「由紀，你放鬆身體.....下身稍稍用力哦.....」

由紀的處女小穴漸漸變濕，滲出溫暖的愛液，小陰核也開始充血突出，變得柔軟，我不時再輕輕突破禁區，將指頭放進去充滿粘液的前方，撫摸肉壁，這已經讓由紀的身體變得像三位姐姐一樣激烈。由紀身子突然猛烈一震，屁股微震挺動，雙腿幾乎要軟下去，我用力抱著由紀的身體令她不致跪下，手指用力攪動，幾股潮水湧到我的掌心。

「呀——阿撚.....哦.....原來.....會那麼熱.....唔、呼、唔.....要尿了！尿了！阿撚呀不好啦！.....要尿尿、尿尿、好想尿尿哦.....丫、呀！丫、呀、！呀——」

由紀經歷完人生中的第一次高潮，將頭放在我的肩膀上不住喘氣。我溫柔地輕按由紀的腰，聽二家姐說這樣會令女性高潮後的腰部放緩，由紀說：「哎，阿撚你還硬著呢嘻嘻。」然後由紀小手突然加速，我喉嚨開始變乾，由紀的手開始懂得抓到節奏，一下一下輕重有致地活塞，酥麻了半天的馬眼一熱，白濁飛射，落在由紀撫摸著我的高貴玉手上。

「嘩~~~~~味道好重！！！！這就男人的精液嗎？」

我喘住氣，推開工具室的門，清新的空氣立即驅散了充滿肉香的小密室，我牽著由紀，她拿出手帕，抹著手中的白濁，我突然開玩笑說：

「不嘗嘗看嗎？」

由紀冷眼看了我一下，我心裡寒了一下，難道我說錯了什麼？但由紀旋又嬌笑起來：「那下次你也要吃我的~哈哈哈哈哈。」

吓？說完，由紀還真的舔了舔手上沒有抹掉的黏液，說：「好怪的味道，有點甜甜的，嘻.....」

嗚呀！麻衣！原來多吃水果是真的有用！

由紀的間諜大作戰×掌心綻放的花火 下

【3】

「呃呀呀呀呀呀呀藤浦姐不要……」

「快說！你跟由紀到底是什麼回事！！！！！」

二家姐握住我已硬的下體，用手指按住我的尿道。

無錯，係尿道，當你勃起，陰莖下方會一道澎漲的部分，用來輸出精液給予尿道，而當你用手輕按，放心，沒有痛楚，但無論尿尿同射精都無能為力，就像給按住鼻孔無法呼吸。

今天放學後，二姐叫我幫忙替她替換浴衣，當然不只是換衣服那麼簡單，正當我幫二家姐穿好她墨綠的浴衣，準備來一場浴衣play，打得火熱，正要入關之際……緊急關頭，二家姐突然一手嚴刑逼供，依一刻名乎其實俾人「渣住個細佬」。

至於為什麼是浴衣？待會再解釋。

「藤浦姐，我跟由紀，只是朋友……」

藤浦坐在社團室的枱上，張開雙腿，換過浴衣後還沒有穿上內褲，浴衣的下擺打開，露出的成熟的私處，而我站在她面前，本來正準備要用正常位。

「朋友！？你當我是白痴嗎！？你們這樣叫朋友，那我們就連朋友都不是啦！」

呀——！藤浦姐加大了指尖的力道，我一陣似要內爆般的難受。

「真的！真的！我發誓！真的只是朋友。」

真的只是「朋友」，這是由紀說的，我沒說謊。

「死廢物！才教會你點技巧就去把妹！說！！！你們已經做過了嗎！？」

「……沒有我們還沒——丫丫丫丫丫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當我猶豫如何向她解釋我跟由紀的關係，二家姐的指甲輕劃過我的小莖。

「還沒！？就是說遲早會做的意思！？你這樣對得起愛愛嗎！？都沒還有一起就劈腿，你這人渣——！！！」

「等一下、等一下！聽我說聽我說聽我說聽我說！」

我用這輩子最精緻最簡潔的用詞，將我跟由紀認識以來的經過完全跟二姐解釋。

她聽完之後，雖然還是深皺著眉，但仍然不沒驚訝說：

「原來由紀心裡是這樣想的哦，真想不到。」

「對.....就是這樣，我們真的只是朋友。」

「還想把她的第一次奪走，這樣是朋友嗎！」二家姐怒吼。但她手上的力道已經減輕了，這代表我已執番半條J命。

「可是，真的，我對由紀並、並不是我對愛愛那樣，我們，只是，知己！對，就是知己！我難得有一位跟我同年，又可以跟我沒有避忌的朋友，只是這樣而已.....」

「會做愛的知己，你這知己還真的划算呀。」二家姐冷眼的看著我。「你說你對愛愛才是男女之間的喜歡？」

我用力點頭。

「那你回答我，男女之間的喜歡是什麼感覺？」

我呃了一回，無法回答，到底.....喜歡一個人的感覺是怎樣？我跟由紀一起打打鬧鬧好舒服好無介蒂，但一看見愛愛就好緊張方寸大亂，立刻進入毒撚mode。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我誠實地回答。

二家姐定睛望向我，突然嘆了口氣，第一次看見二家姐嘆氣她說：「好了啦我知道了啦，你這毒撚如果有那麼厲害會劈腿，我早就不會讓你接近愛愛。」

「藤浦姐.....咦？」

藤浦突然坐起身，將頭貼在我的胸口上，像要聽我的心跳般閉上眼睛。

「好不冷靜的心跳，你根本不是男人吧哈哈哈哈哈，如果是我以前認識的男人，根本死都不會說由紀的事情，甚至說是由紀的錯，你剛才竟然沒有說『那都是由紀在主動』，你還真的入世未深的毒撚。」

「不過阿撚.....愛愛並不是我，她還小，不一定明白男人是怎樣回事，阿撚你不能一直都哎哎呢呢的不講話，你要學會表達自己，而且是女人能接受的表達方式。」

我突然想起麻美姐說過，她跟藤浦姐還有麻衣，都被男人傷害過。我看著靠在我胸口輕閉雙眼的他，這一刻她的心入裡，到底在想什麼？

- -

今天晚上區內舉辦了夏夜祭典！煙火加浴衣美女的祭典！十月初入夜還有暑氣，游泳部的各位成員就決定團練完之後，各自回家換浴衣然後出發，而藤浦姐就一早帶了浴衣回學校換。我們兩個完事後剛好入夜，便出發到會場。

藤浦姐選了一件墨綠色的浴衣，緋紅色的腰帶，繼續她的成熟穩重路線，我一路上不忘恭維幾句：

「藤浦姐你穿起來好好看.....」

「你少廢話！」

藤浦姐用木屐踢了我一下，都市傳說穿和服 / 浴衣不穿內褲只係鳩up，至少現在藤浦姐穿著黑色蕾絲內褲。

祭典會場早已非常熱鬧，滿眼盡是穿著浴衣的美女，空氣中瀰漫炭火跟燒肉的味道，遠處傳來祭典的鼓聲和遊行隊伍的喧嘩，攤位掛滿了莊觀的紅色紙製燈籠，散射照亮整個夜空如火光的金黃色，在金光籠罩下，我看見了某個熟悉的身影。

「愛愛.....？」

「大聲一點啦！笨蛋！」藤浦姐在我身後罵了一句。

愛愛穿著櫻花色的浴衣現白色腰帶，用紅球髮針把長髮理成了髮髻，她看見我也是一怔，然後說：「二姐，學長.....你們好.....」

「快過去呀！」藤浦捏著我的腰，好痛！我走上前去，愛愛害羞的低下頭。

「愛愛.....」我發現我與愛愛說得最多的，反而是她的名字。

「.....」愛愛低著頭走過來，寬鬆的浴衣還是沒能掩護她偉大的胸部，愛愛的前襟漲鼓鼓地往前突出。

「快點說：『我帶妳去玩吧』這樣.....」藤浦在我身後面悄聲地說。

「愛愛，我.....我帶.....」明亮的燈光映照在愛愛像化了妝的小臉上，她的雙頰一陣紅暈，好可愛呀！

「白痴，你在幹嘛呀？剛才不是很口甜舌滑嗎！？」藤浦又捏了我腰，呀呀！！這只會讓更緊張呀藤浦姐。

「愛愛，要不要.....那個.....」

「學長，我.....」

「愛愛，你.....」

「學長，我本來.....」

「愛愛，你穿浴衣好、好、好漂.....」

「學長，你不要.....」

「愛愛，陪我去撈金魚，不要再理這個白痴了！」

咦？藤浦姐突然冒出一句，然後從我身後竄出，一手蹺住愛愛，不屑瞪了我一眼：「你就繼續愛愛愛愛愛愛到世界末日吧廢物～」

吓吓？愛愛不知所措地來回看著二家姐跟我。

「來，愛愛，陪二姐去玩好不好～」

「呀.....哦哦，嗯。」愛愛向她的二姐笑著點了點頭。

喂喂等一下.....

「走囉～呵呵。」藤浦姐就這樣拉著愛愛走進了人群。。

只剩我一個站在路中心，喂，這到底是什麼回事？

- -

既然來了，我也沒打算回去，便隨意在祭典中間逛，平日也不是能隨便看到浴衣美女，如無意外，游泳部其他成員今晚也會在吧，不知道她們在哪？

「阿撚！！」

走了一會，突然有人從後凌空壓下來，一對柔軟的小咪咪頂在我的我後腦，還傳來大叫：

「阿撚背我背我背我背我背我背我背我背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接連是兩把男聲：

「小姐妳小心！」

「小姐妳的下擺走光了！」

我伸手抱住她光滑的大腿，將她背在我的背上，說

「重死了～快下去～」

「那有呀我明明就很輕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由紀一躍，落到地上，她穿著明黃色浴衣配粉紅色腰帶，揚起雙袖原地轉了一圈：

「嘿嘿嘿嘿嘿好看嗎？我久沒穿這個了——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非常好看啦～」

這個時候，我注意到由紀身後有兩個男人，正是那天在商場中的兩個保鏢！胖子，還有宅男！兩人今日配合場面穿著男裝浴衣，像居酒屋 / 路邊攤的老闆，兩人用霸王色的眼神十二分兇狠地盯著我。

由紀注意到我的視線，回頭一看，不滿地說：

「你們兩個幹嘛這樣盯著人！那是我朋友呢！」

但兩條友仍然好似想食撚左我。

「好啦好啦我今天不會亂跑啦，你們兩跟在我身後就好了，眼神再不給我客氣點我回家要我媽解僱你們兩個！」

兩人當時面有難色，但兇狠的神色仍然沒變。我有點懷疑是他們生下來就是這個樣子吧。

「哈哈哈哈哈！阿撚陪我去找莉娜，她家有這邊擺攤哦～咦，怎麼又只有你一個？」

說完便毫不避忌地同十指緊扣，我珍惜地握著她的纖纖玉手。

自從上次舊式商場之行後，我同由紀繼續是「好朋友」，無事便找對一起吃飯無所不談，由紀亦完全不避忌跟我有身體接觸，抱抱跟拖手根本平常，偶爾還會打鬧地接吻，或許在別人眼中我們是情侶，但我卻以面對知己同伙伴的心態去感激這份相伴，我甚至會覺我們比較像兄妹／姊弟——雖然有時候由紀還會有著令人震驚的「情色性發言」。

我將藤浦姐跟愛愛的事情告訴由紀，由紀聽了：

「哈哈哈哈哈藤浦學姐是在給你制造機會吧～你也太不上道了哈哈哈哈哈。」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我面對愛愛就無法講話。」

「你們好青春哦呵呵呵呵。不過呀，因為愛愛也喜歡你才這樣吧～」

轟！我突然好似俾雷劈，愛愛鐘意我.....？

「對呀，不然為什麼她要害羞不知所措？」

「可能她.....怕生.....吧？」

「你白痴哦哈哈哈哈哈～我終於知道為什麼藤浦學姐要一直打你了，女人如果討厭才不會等你開口呢，轉身就跑了！」

「愛愛喜歡我.....？愛愛喜歡我.....？」

這句話突然像潮文，在我心深處無限loop。

「對呀，你就主動一點吧～我不是說肉體關係呀～感情上的主動！」

由紀握起我的手大力揮動，我倆手臂的半圓殘影映照了燈光，像一道彩虹。

「感情上的主動一點.....」

我想起愛愛看著我總是低頭的表情，原來每一次，愛愛都在期待我的主動嗎？

「咦！！莉娜！嗨哦哈哈哈哈哈！」

由紀拖著我走向香雀巧克力的攤位，一堆孩子圍在排隊等著付錢光顧，而企係入面負責打點的竟然是——莉娜！

莉娜穿住工作人員式藍白間條浴衣，店內還有他的父母，跟三個小孩仔，一家人非常賣力地招呼客人，保充一根又一根的巧克力香蕉。她看見由紀，先是開心一笑，看見我的時候，臉卻剎地一紅，轉頭望向別處，是因為前幾天在商場裡的事，雖我我到現在，仍然記得他一對白色的胸罩，跟比由紀還要大的咪咪。

「莉娜她有三個弟弟呢，也是姐姐呢，是姐姐哦～阿撚你要不要也——」

由紀又貪起嘴來。

「不要亂講啦～」我平常地輕敲著由紀的頭。立刻感覺到我身後有兩服殺氣！我回頭一望，是武裝色的霸氣！

莉娜拿著兩根朱古力香蕉，遞給我跟由紀：「請你們吃.....」

由紀接過，咬了一口，仍然係感動得看見了神：

「嗚.....莉娜，太捧了——！！！！」

我說：「你也太誇張～」

由紀突然說：「莉娜我幫你打工吧～條件是無限吃這個！！！！！！」

「呀，這，不好吧.....」

「無關係啦！打工看起來好好玩呀哈哈哈哈哈哈！」

由紀對我說：「阿撚今天晚上我跑不開啦，改天再跟你約會吧～」然後斜眼望了望身後的兩位霸氣保鏢。說完又突然抱過來，在我耳邊說：「我有在偷玩《空之色水之色》哦，他有一個姿勢超誇張的，下次我傳圖片給你看，我的第一次要用那個哦呵呵呵呵呵呵.....」

由紀以他 1 萬watt電力的好奇之眼望住我，我知道她是認真的。

「好啦，我去幫莉娜了，來，親一個。」由紀係充滿殺氣的眼神下跟我輕吻，然後跟我揮了揮手，揮起浴衣的雙袖，便像搗亂一樣，呵呵呵呵地（？）衝進莉娜的攤位。兩位保鏢對我「哼」了一聲，便也跟進去——喂喂，你們兩個的臉不會把客人都趕走嗎？

我手執碌撚一般的朱古力香雀，真真正正變番一條撚。

被由紀拋棄後，我無所事事走了大概十幾分鐘，突然收到簡訊。

【三十鐘後，山邊神社——藤浦】

難道藤浦姐想玩野戰浴衣play！？今晚到祭典這邊，總算是叫有著落。

突然路中心堵了一堆人，我好奇走過去湊湊熱鬧，接踵摩肩擠進了人群，卻竟然看見了——

「喝呀！！！！！！咕咕咕咕咕咕！」

「第十五支了，那女的好誇張哦！！！！」

「這女的是什麼構造的？」

「想不到她咪咪那麼大，連酒量都那麼誇張」

在路人甲乙丙的評述之下，我看見三家姐麻衣坐在地上，面對面跟另一男人對灌啤酒，兩人身邊地上放了大量的空瓶，麻衣喝得滿臉漲紅，雙眼發茫，淡黃色配金色葵花圖案的浴衣鬆開了前襟，眾目睽睽露出粉紅色brabra跟一峽極壯觀的事業線。

「咕咕咕咕咕咕～」

對面的男人痛苦地灌了半支啤酒，雙眼一白，呃呀一聲倒下！身邊的人響起驚異的歡味和熱烈的掌聲。

麻衣喝完手上的啤酒，打了個酒嗝，搖搖晃晃地站起來，一腳踩在失去意識的男人身上

「.....想贏我.....哈哈哈哈哈.....去失個戀再說吧小鬼頭！！！」

那男的明顯是中年了，絕非什麼小鬼頭。麻衣在眾人的圍觀中像精神失常地雙手亂舞，差點就要仆街，我喊了聲「麻衣姐」便擠出人群，將她扶住。

「阿撚.....你在這幹嘛.....嗝——」

麻衣突然失去平衡，整個人往我身上攤倒，一對h-cup的軟乳差點從前襟飛出，麻衣：「嗝，好想吐.....帶我去.....沒人的地方.....嘔～～」

我連忙連抱帶拖，擠開人群，將麻衣帶到祭典旁邊沒人的石澗邊。麻衣跪在地上，便「嘔～～～～～～～～～～～～～～～～～～～～」地狂嘔，我掃著麻衣姐的背，心裡實在奇怪，為什麼喝完要吐那麼痛苦，人卻還是要喝酒。

麻衣吐得無可再吐，完全無視地上都是髒骯的溪石，大字型的攤開。

「麻美姐呢？妳有看到藤浦姐跟愛愛嗎？」

麻衣依然神智不清地搖頭，突然又想爬起身，我只好撐好了她的腰，麻衣像夢話地說：「尿尿.....」

俾我抖下啦好無？我勉為其難扶著麻衣，將她撐去沒那麼空曠的樹林中，她胡言亂語地說：「幫我尿.....」

屌點撻樣幫你痾呀，妳俾條撻我呀！？

麻衣貓一樣拉扯我的衣襟：

「要出來了.....快拉開下擺.....不然.....會弄髒.....」

我唯有站在原地，讓麻衣背靠我的胸口，我撥開她浴衣的下擺，咦？內褲呢？難道.....麻衣根本沒穿內褲.....！？

「嗚.....尿不出來，你幫我弄一下.....」

「什麼！？」

我真心吃了一驚，到底是怎樣？

「.....就.....像做愛一樣.....好漲哦，快點.....」

當然我心裡還是按捺不住跟麻衣親熱的興奮，但對酒氣滿身，又無法溝通的她，我這刻心裡只是立馬把她解決掉，去找二家姐來場浴衣play。

「嗯~.....再.....放進去弄.....」

幹嘛要淫叫？我的小小弟弟對聲音好似有點敏感，不能自制地有了反應。我用雙指伸進去麻衣的體內，在她溫暖的內部輕按。

「呀哈.....呀~好舒服.....哦嗯.....等、等一下.....喂，你想把弄得高潮嗎？按前面一點就好.....」

女人高潮同痾尿唔係同一個窿架咩（好似係）。我的手指往前，用想象力想著女性下體的構造，在較前的部分按壓。

「對~.....嗯、嗯、呀.....哦~.....可以了.....嗯」

妳咪一樣淫叫，到底有咩差別？麻衣黏稠的愛液不斷流出，我繼續撥弄他陰道前方的肉壁。

「丫~.....哎呀——手指、好會弄——喔、嗯、、嗯、呀，你這、趁人家醉.....沒力就.....丫呀~」

明明就只是跟著妳的吩咐。我心裡吐糟，但隨著我的手部動作，麻衣十足做愛地叫床，我看著她的乳溝跟水汪汪的小穴，下身的熱力讓我認真有想趁機插入的衝動。

「哈、哈、哈要來了，呀...尿尿.....哦哦，嗯嗯」麻衣說著皺起眉頭。「呀.....呀.....嗯呀~~~~~
~~~~~」

突然，高速的滾燙液體射出，全濺到的手上，又噴灑落地，一陣熱氣升起，我探頭一看，麻衣一臉舒爽的表情，想不到她真的不是高潮，而是放尿，原來女人高潮同放尿乃同一穴道（唔是下話）？

麻衣她堪稱撒了一泡長尿，升起了一地的尿臭和酒氣，吁了口氣，我扶好他靠在去樹邊，他靠在我頭

上，睜了睜似乎稍為清醒的雙眼，醉醺醺地說：

「阿撚.....你.....你硬了哦～」

大姐呀，你叫一個毒撚搞你妹妹幫你放尿，佢唔扯旗一定係陽萎。麻衣笑嘻嘻地，伸手分寸地握了我的硬物，慢慢磨擦：

「呵呵呵呵.....我還沒有跟阿撚你做過呢.....跟二姐做好玩嗎？」

「麻衣姐.....等一下，幹嘛突然.....」

「剛才.....剛才那男的說，要請我喝酒.....我當然知道他想要上我.....我就跟他說，如果你能喝贏我就okay，不然酒錢都你付.....他一口答應.....結果.....哼哼哼哼.....」

妳也沒有贏到那裡去，我心想。

「我好久沒做了.....好懷念哦.....嗚嗚.....」

突然，麻衣皺頭一抽，便開始抽泣，這真的讓我嚇了不少的一跳，我捧起麻衣的臉，她真的在哭。

「沒有.....嗚.....沒事.....我只是.....阿撚.....嗚嗚嗚嗚.....」

麻衣繼續伏在的身上啜泣，我不是二家姐，我讀不懂麻衣心裡的想法，我只好輕撫著她的背，至少順著她的呼吸，想不到平時跟麻美一樣生勾勾終日大笑的麻衣一樣會哭。

「呼.....」麻衣哭了一回，抬起頭，抽一抽紅了的鼻頭，擠出一個笑容，似乎清醒了不少，但兩頰仍紅得像血：

「阿撚你好溫柔哦，難怪二姐那麼喜歡你.....」

「我.....我只是.....」

「呼～想跟我做愛嗎？」

麻衣突然說。

我呆了呆，點解呢屋企人總係突然之間會叫人同佢地做愛？

「你就回答我，想，或是不想？」麻衣問。

「.....想。」H-CUP巨乳，白滑的皮膚，淫亂的性格，誰會說不想？

麻衣抱著我頭吻上來，我用手隔著浴衣撫摸麻衣的巨乳，好柔軟，比藤浦姐同麻美都要大，我愛不釋手地慢慢按摩。

「呵呵～阿撚你手法不錯，二姐果然很會調教，不過今天對不起啦，我不想做。」

「噢.....」突然好似有盤冰水灑在的下體上。我問：「那個又來了嗎？」

「不是.....」麻衣縮開身子，抬頭看著皎白的月色，咬了一下下唇，鼻頭一紅，無聲地流下兩行眼淚，在充滿青草和泥土味道夜幕中像河水一樣閃亮。

「麻衣姐.....？」

麻衣哽咽著搖了搖頭：

「對不起，只是有些事情，.....阿撚，你會討厭我嗎？」

麻衣紅著眼，擠出一個微笑。原來，女生哭著的時候笑，會讓人有心痛的感覺。

「當然不會。」我走上前去，用衣袖抹著麻衣的眼淚。

「嘻，阿撚你變了喔，變得會對待女人了。我差點就要喜歡上你了，像愛愛一樣，呵呵呵呵呵呵。」

我感覺到我臉突然一紅，原來連麻衣都這樣認為。

「你要好好對愛愛哦～女人對愛情，跟做愛不一樣，不是跟男人一樣一瞬間的，高潮完就沒事了，你要用忍住不射的態度去面對喔～」

「吓.....？」

到底什麼叫「忍住不射」的態度？

「阿撚，我欠你一次哦，改天我一定會好好滿足你的，呵呵呵，好了，酒醒了，回去吧～」

我陪麻衣離開河邊後，麻衣說他會找麻美一起回去，我說我還有約，麻衣似乎看穿了我的想法般笑了一下。

「忍住不射～要忍住不射哦！」說byebye之前，麻衣笑說。

我離開了祭典會場，放山邊的神社走去。滿心充滿期待，剛才我被麻衣弄得有點欲火萌生，我想到二家姐豐盈的肉體，開始雀躍起來。

我走到神社入口，神社兩邊總是種了不少樹林，兩邊的樹把月色擋住了不少，我依稀見到有女性身影係入口處，她已到了嗎？背對著我，我慢慢接近藤浦姐，準備給她一個驚喜。

我偷偷上前去，然後從後一撲而上，藤浦尖叫一聲，我用手從後握住兩個咪咪，好大好軟，噢.....好像有點太大了吧？

「欸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藤浦姐、那人掙脫我的懷抱後，轉身，我看見了，是愛愛！

這到底.....！？

#### 【4】

「愛愛——是我！是我呀妳不要怕，是我！！！！」

這連我亂了分寸，我只好立刻安撫著愛愛。

愛愛連退了幾步，雙手緊抱保護自己：「學.....學長？」

「對，是我.....我收到藤浦姐的短訊就要我過來的，我以為妳是她所以才.....」

「學長跟二姐都是這樣相處的嗎.....」愛愛在黑暗中問。

「不.....只是.....偶爾.....」

我想起剛才令人難以忘懷的手感，我真的很想跟愛愛說，其實我一直以來都是這樣跟二家姐打招呼，妳要不要也習慣一下？

「愛愛你為什麼會在這？藤浦姐呢？」

「我.....我不知道，姐跟我說要去買煙花要大家過來玩.....先要我過來.....我就過來等了.....」

原來又是藤浦姐的設計。

「學長.....你也是收到二姐的短訊.....？」

我嘗試行近愛愛，在較光的地方注視愛愛，月光在樹木的支葉之間灑落在愛愛的童顏上，可愛的小臉像照亮了周圍的環境。

愛愛發現到我的視線，雙頰一紅，低下頭，急步走過我身邊：

「那我.....回去找二姐.....」

你就主動一點吧～我不是說肉體關係呀～感情上的主動，我突然唸起由紀的說話，我一手抓住愛愛。

「學長——！」

愛愛驚呼了一聲，但沒有回頭。

「愛愛.....我、我想跟妳說.....我對妳——」

我抓緊愛愛的小手，步近。

「我.....我要回去——！！！！」

愛愛突然大叫，想甩開我的手，但我卻堅持抓實不放，像那天，她把我抓往還沒有成立的游泳部。

「愛愛——我——」

「我不要聽——我不要聽——」

愛愛突然變得激動，她第一次流露出這種神情。

「愛愛！！！妳怎麼了.....」

「我——知道的！我知道的！！我就只是咪咪很大而已！！！」

愛愛突然回頭大喊。

「吓.....？」

唔.....我想到愛愛也會這麼大的聲線，而且說話還是事實。

「我——都比不上三位姐姐！！！我沒有藤浦姐那麼會做愛！！！！又沒有麻衣姐那麼有魅力！！！！又沒有麻美姐那麼陽光那麼好玩！！！！我.....嗚.....我什麼都不懂，就只是咪咪很大而已！！！！！！」

愛愛眼泛淚光，兩眼淚紅，聲線變得沙啞。

「嗚.....我什麼都不懂，都只懂得依賴三位姐姐，什麼都不會，又沒有魅力又不會做愛，技巧不行又沒有吸引力，就是只有一對H-CUP的咪咪——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

愛愛哭出聲來，而我仍然一頭霧水。

「不，不是的，愛愛才不是只有——」

「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我知道的我知道的！！！！！就算不是三位姐姐！！！！我也沒有由紀同學那麼善解人意，那麼會學長相處，我都不懂跟學長開玩笑，也不懂由紀同學那種好像會發光的大方和開朗，我就只是一個咪咪很大的小妹妹，一個咪咪很大卻什麼都不會，都嬌生慣養的小妹妹啦！！！！！！嗚哭哭哭哭哭哭哭——」

愛愛放聲大哭，看見女人，我真的無計可施，這一點，不管毒撚不毒撚，我跟全世界的男人都是一樣的。

「愛愛你先不要哭.....到底什麼回事.....」

「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我什麼都不懂，我都不比上三位姐姐，我都不比不上由紀同學，沒了咪咪！我什麼都不是！！！！！！總是三位姐姐擔心我！！！！嗚嗚嗚嗚嗚嗚我好沒用哦！！！！！！！！」

「不！！才不是這樣的！！愛愛才不是只有咪咪！」

我抓住愛愛雙手，大喊一聲。

「學長.....」

「愛愛對我來說！不是那麼簡單的！不是比不上藤浦姐麻衣姐和由紀，不是的！！！！！！」

我不知係邊度突然充滿霸氣，果感覺.....對了，就像那天我跟藤浦姐第一次做愛，她教我，自己想要的，要自己大聲說出來！

「不是的！愛愛，妳不是！」

不是的！

不！

妳不是！

——還記得，那天下午，我只是一個剛入學的小毒撚，我像中二病的初中生一樣毫無自信，完全不敢面對地世界地經過校門，還記得，愛愛喊我了兩次，還是三次，我才敢回頭——

「是愛愛妳帶我進來游泳部的！妳是我在這間學校認識的第一個女孩！沒有愛愛，我不會進游泳部！我不會認識三位姐姐！我不會認識由紀！沒有愛愛！我不會留在游泳部！」

愛愛張大眼睛，驚奇地望住我，其實我也很驚奇，我出世到現在，也從來未如此坦白地表現自己，連對藤浦姐也沒有。

——是小愛她拉住我，給我了一張游泳部的傳單，她沒說到幾句，便將我拉到游泳部裡面去——

「沒有愛愛，我只是一個毒撚，沒有愛愛，一開始我不會理藤浦姐，沒有愛愛，我不會繼續訓練自己，想幫麻美姐撐起游泳部，愛愛，你是一切的開始呀！！！」

「學長.....」

我抓住愛愛的雙手，像鄰國劇集般土氣地看著熱淚盈眶的愛愛。

——但就算如此，愛愛還是依然將我當成正常人，妳請我加入游泳部，妳只是希望完成姐姐的希望，就是那天開始，我不知不覺開始了新的生活，藤浦姐，麻美，由紀，麻衣，一位又一位以前看似遙不可及的女性，開始可以自然地走入我的生活入面，直到現在——

「我跟愛愛你一樣，我也是什麼都不懂，沒有藤浦姐，我連做愛的技巧都不會，沒有由紀，我不懂得女性自然地相處，我.....我一開始只是一個小毒撚，但是愛愛你，因為有妳在，我才努力一步一步地走下去，記住藤浦姐教我的每一個細節，珍惜由紀跟我相處時的氣氛，愛愛，因為在你，我才.....you, you complete me！！！」

點解要講英文？『真心說話，用英文講，真心啲丫嘛。』

「學長.....」



「我不管妳是不是什麼都不懂，我不管愛愛你是不是真的是一個小妹妹，就算是也不重要！真的！不重要！愛愛就是愛愛，那個將我毒撚世界帶回這個世界的愛愛！！！！！」

「真的.....真的嗎？」愛愛抽泣著說。「那二姐和由紀同學呢.....對學長來說又是什麼？」

你要學會表達自己，而且是女人能接受的表達方式，我想起了藤浦姐今天下午跟我說的話。

「藤浦姐，由紀，對我來說都很重要.....但、但是愛愛，因為妳，藤浦姐和由紀才會那麼照顧我，他們甚至緊張妳的感受大於我呢.....我不會說話，我不會比較.....但愛愛跟她們是一樣，她們跟愛愛也是一樣的，對，一樣的！」

其實我也有點不知所云，但有時候，女生只會在意，你用怎樣的感情跟態度來對他們的說話，而不是內容。

「學長，嗚嗚嗚.....」愛愛突然又開始哭泣，但這一次她哭得比較輕。

「愛愛，不要哭了，我們一起.....一起去找藤浦姐她們吧.....」

我走上前去輕輕地抱著愛愛。

愛愛將頭伏在我的胸啜泣了一回，突然搖頭。

「不要.....我不要.....」

「什麼.....？」

「我不要回去找二姐。」

愛愛在我懷裡，抬頭看著我。

「咦.....？」

這個時候，愛愛拈起腳，忽爾親上來，愛愛似乎不識舌吻 / 濕吻，他只小嘴印在我的嘴上。

「學長.....你知道嗎，我曾經跟麻衣她說，學生從來不說『喜歡我』，我說，學長一定只要喜歡我的肉體而已.....然後學長你猜三姐怎麼說？她說：『男人說我喜歡妳十次有九次都只是跟妳上床，剩下那一次只是想塞住妳的嘴不想妳煩他。』」

「哎.....哈哈哈哈哈。」

我有點心虛地笑了，果然 4 姊妹中最不能小看就是麻衣。

「學長.....你還要說嗎？」

我搖了搖頭。低頭吻著愛愛，我將舌頭伸出，愛愛有點緊張地配合，舌頭生硬地碰著牙齒，我盡量溫柔地開合有度地輕吻愛愛的小嘴，而我雙手亦再按捺不止，握住愛愛一邊乳房，嗚呀！真的很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就算隔著兩層（浴衣 + BRA），那份一手完全無法掌握的沉重感，比三位姐姐更要明

顯。

「嗯.....學長.....先不要.....那麼激烈.....呼.....」

我放開愛愛，愛愛像承受不了地喘氣，我雙力用力抱著愛愛的腰，低頭親吻他的耳朵，藤浦姐教我，要一個女性進入狀況，又不想太過激烈，耳朵是最佳的選擇選擇（藤浦姐：如果妳不怕對方剛好是不清理耳朵的女生.....），我仔細地用舌頭舔著愛愛的小耳，愛愛即時整個身子軟下來，用手拉扯住我的衣料。

「呀.....學長.....你幹嘛這樣.....好癢喔.....呀.....」

我握住愛愛的屁股，拉開他浴衣的下擺，摸到她的下著，我的指頭沿著愛愛的股溝輕按，往下移，搵到愛愛那溫軟的泉源。

「呀丫.....學長.....嗯、那裡.....我會、會受不了.....」

愛愛雙腿一軟，我趕位抱住愛愛，我倆的雙唇又貼在一起，沒有舌吻，也沒有口液交流，只是簡單地相貼，月色底下，林蔭道中，神社門前，穿浴衣的我倆，像民間童話傳說裡的戀人，在無聲的夜裡，不斷相吻，相吻，相吻。

「學長.....」

「要躺下來嗎？」

「咦.....？」愛愛的臉變得更紅「這裡有地方嗎.....？」

我牽起愛愛的手，往神社的方向走去，其實夜晚的神社有點陰森，也不知道神社裡到底有著什麼樣的神，木門入面的神社一片幽暗，但當牽著愛愛的小手，她的小手十分溫暖，我倆並肩站在神社面前，走上階梯，我抱著愛愛，在木版地上坐下。

我低頭吻著愛愛的頸際，將她浴衣的腰帶解開，愛愛的前襟鬆開，露出一對被白色胸罩包著的巨大軟乳，沒有一個男人可以忍手，包括我，我即時張開雙手，完全地接受愛愛的柔軟。

「呀.....學長.....總是弄是人家的.....嗯.....咪咪.....」

愛愛羞澀將我抱住，在懷裡好不安地扭動身體，我五指繼續用力，在愛愛的美乳上用細膩的節奏搓弄，愛愛的呼吸愈來愈急，一對漲奶不斷起復。

「嗯.....學長.....呀.....你變我好會.....好會.....好會哦.....呀.....那裡.....嗯呀——」

愛愛嗯呀一聲，身子一震，我先停了手，吻著愛愛的臉，說：「還可以吧.....？」

愛愛羞澀地微笑，點了點頭，她輕聲地說：「只是下面.....濕了.....」嗚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我好努力地天人交戰，令自己不要獸性大發，這時候愛愛突然似乎略是擔心地說：「學長會進來嗎.....？」

「那.....雖然我對處女沒有經驗.....但我想不會太痛啦.....」我驚愛愛洩底，即刻解釋。

誰知愛愛搖了搖頭：「不我不是擔心這個.....只是，我還不想.....」

「嗯？」

「我.....今天晚上都是靠二姐才會這樣，我覺得.....我還是一個小孩子，學長，我想.....等到有天，我真的能像姐姐們或是由紀一樣，能夠用自力的魅力，美貌，跟學長約會，跟學長相愛，才真的做.....」

從前有一頭豬，他跟你說，他現在不夠肥美，可否等我長大後再吃我？

我點了點頭，說真的，雖然有給臨門一腳再潑冷水的覺，但愛愛的感受才是最重要。

「愛愛.....嗯，我知道了.....那，還要繼續嗎？」

愛愛抿了一下嘴，突然抱住我，說：「如果不幫學長，學長會很辛苦吧，今天.....就先.....在外面好不好嗎？」

我笑了笑，伸手解開愛愛的腰帶，打開浴衣，看著幼嫩但所有男人為之瘋狂的美滿肉體展現於我眼前，白色奶罩跟白色內褲，最最簡單的打扮，一樣令人目不暇給。

「不要一定看嘛.....好害羞喔.....」

我扶著愛愛的身體，解開他的奶罩扣，愛愛配合地解開胸圍，她先是害羞地用手擋住一對巨乳，但一雙手怎麼可能完全遮擋，同樣見到成熟木瓜般可人的咪咪。

「愛愛.....自從更衣室那一次，有一個月多了，好懷念.....」

愛愛輕打了我一下，我拉開愛愛的手，原諒我要嗚呀多一次！難以形容的美乳，飽滿的竹筍狀，大得堅持但不會下垂的乳形，仲有比由紀更淡色的乳型，乳暈大小恰到好處，我立刻將之據為己有。

「呀.....輕點.....慢.....慢慢...恩學長哦.....麻麻的.....丫.....」

愛愛的咪咪比三位姐姐仲要敏感，我低頭吻了一下她粉紅色的小糖果，「呀也——」愛愛抱著我的頭，非常緊張用力，這使更無法掙除對一對巨乳的誘惑，我逐漸用力，盡力享受愛愛的彈性同嬌柔。

「丫、丫.....學長.....咪咪好難受哦.....好熱.....呀.....那個.....丫、不.....」我口舌手三管齊下，將愛愛的雙乳玩得欲生欲死，我想已經差不多了，便扶著愛愛躺上，她躺在打開的浴衣上，一對巨乳依然堅挺挺立，只略為往兩臂散開，我依然不願放手，繼續揉弄，間中挑逗愛愛人生中第一次變硬的小乳頭「學長.....幹嘛.....一直弄人家的.....恩不——呀乳頭...呀.....呀.....為什麼.....」

我光速解開自己的腰帶，露出我的已經如箭在弦的兵器，愛愛見到驚叫一聲，我低頭在愛愛耳邊說：「愛愛.....要幫我喔.....」我像要進行正常位一樣，壓在愛愛的身上，用雞雞頂著愛愛包在內褲中的私處，愛愛害羞地不願望向我的視線，小手卻握住了我的下體，慢慢套弄。

「學長.....你是不是.....變得比之前更.....丫呀學長.....那裡.....呀——」

我忍手暫時放過愛愛的雙乳，在內褲內撫摸未經人事的秘道，愛愛反應非常劇烈，握住我下體的手突然收緊，我被刺激得一陣痛快。

忍住不射～要忍住不射喔。我知道啦麻衣姐！

我繼續前推，尋覓愛愛已經濕潤的小穴，我拉開愛愛的內褲，愛愛下身得到解放，張開像初生花朵一樣的蜜穴，愛愛緊張地注視我：「學長.....你記得.....」我點了點頭，撫弄愛愛一顆嬌小的陰核「嗯學長——！！那.....呀.....丫、丫、丫」愛愛的夜深人靜的神社前好大聲地浪叫，我繼續以我訓練有數的指法，按摩愛愛的豆豆，愛愛雙眼開始變得迷茫，不斷喘氣，跟由紀一樣，握住的小手已無法用力。「學長，我不行啦.....呼嗯.....我沒.....沒力.....嗯呀.....那裡.....丫」

我諒解輕撫著愛愛的頭，說：「那你抱住我就好.....放心，我不會進去的.....」

愛愛喘著窒息一樣的呼聲，伸手從後將我抱著，我調整好位置，貼在愛愛身上，愛愛溫熱的肉體不斷傳來熱力，我跟愛愛一邊相吻，然後小心翼翼地將下身壓在愛愛的小豆豆上，滾燙的莖部刺激到愛愛的豆豆，小穴刺激得不斷挺動，名乎其實的愛液慢慢滲出。

「嗯、嗯、學長.....我的身體.....呀、丫.....不行了.....好、好.....熱.....」

其實這是正常位的預備動作，每一次同藤浦姐用正常位之前，藤浦姐都會指導我這樣做，作為前戲，而這一刻卻要化前戲為戲玉，像真正的插入一樣，小心地用前端磨擦愛愛的嫩芽，敏感部分的相撞快感令我倆的失神的眼神相望：「呀——學長.....學長.....喔恩.....這就是.....呀.....姐姐們經常說的...丫... .....原來那麼的.....」

「呼.....愛愛妳下身也要動喔」其實正常位非常累，我喘著氣跟愛愛說，愛愛聽見後立刻好乖巧地我挺起小屁股，用小穴的外圍撫弄小莖，動作很生澀，但依然令她感受到進一步的快感：「呀呀——學長——哦、哦、哦丫！丫！丫！快.....要.....恩——！！！」

我知道愛愛不行了，第一次表現算是不錯了吧，至少沒由紀那麼快，我抱著愛愛的雙腿，將她分得更開，令愛愛的小穴可以更好地感受我的摩擦，我加快下身的動作，密集地拭擦愛愛的敏感處，愛愛抱住我的大腿不斷用力，抬著的頭不住喘氣

「呀——呀——呀也——學長——我——我——」

「愛愛你不要緊張，像尿尿一樣.....」我活用姐姐對我的教導，對愛愛說。愛愛雙頰泛起濃烈的潮紅，我亦開始漲得變痛，我用力一壓，用馬眼抵著愛愛的小豆豆，愛愛的柔軟的彈性令我嗚呃一聲，噴出跟麻衣相遇開始已經續存的精華，乳白又熱濁不斷飛射愛愛的小花蕾，愛愛喉間一動：「學長——你、你的——呀——弄在人家的——嗯嗯呀！！！！要——要那個——那個啦——丫丫丫丫丫丫丫——」愛愛的下身不斷抽搐，柔軟的小私處像小嘴一樣把愛液一浪一浪湧出，沾濕了我高潮後的整根，我倆的體液無分彼此地交融，緊貼的下身一片淫穢。

再重申一次，其實正常位真的很累。

我跟愛愛喘著氣，我們都已經無力了，沾滿汗水的身體慢慢降溫，夜幕的涼意令我地更加緊抱對方，四周一片安靜，偶爾風聲帶來祭典的鼓聲，一下一下沉悶而又沉實。我撐起身子，望向愛愛浴衣上隱約著潮紅的美麗肉體，神社莊嚴的氣氛突然令我想起書裡記載的上古神話——天神伊邪那岐同伊邪那美圍住石柱追逐，兩神相遇，分別說「汝！尙壯男也！」「啊，汝麗美人也！」，繼而交合，生天下

萬物與八百萬諸神——雖然我們還沒有正式結合，但愛愛抱著我，眼神仍然好羞澀，不知道天地初開的兩位神明，是否就跟我們一樣，在黯暗未明的濛蒼裡相擁。

我扶起愛愛，愛愛拿出手帕替我們兩人清理，我幫愛愛穿好浴衣，綁好腰帶的時候，突然想到，今天下午藤浦姐特意要我去幫忙穿著浴衣，我一開始就好奇怪，其實浴衣自己穿也穿得到，為何特要要叫我去。或者.....藤浦姐一早早有預謀。

愛愛問我為何若有所思，我便說：「沒什麼，我突然想起藤浦姐，她真的很疼惜愛愛妳。」

「那.....學長覺得二姐怎樣？」

「我.....」

「學長.....幾位姐姐是我最親的人，如果.....如果學長對姐姐們不好，那我寧願不再跟學長.....」

我立刻拖起愛愛的手，說：

「不，不會，愛愛，沒有藤浦姐，我就不能跟妳.....愛愛，有時候，我覺得，我對妳，才比不上藤浦姐對妳，或妳對藤浦姐的一半呢。」

「學長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指.....不只是愛愛，每位姐姐，都很重要.....」

咻——咄！咄！咄！夜空中突然響起巨大的爆炸聲，我同愛愛抬高頭，五光十色的煙火華麗散落。

愛愛驚嘆：「好漂亮.....」

「.....要回去看嗎？」

「嗯！」

愛愛甜笑著，用力點頭。

- -

當我和愛愛走回祭典會場，突然迎面走來一個人，我和她同時都「咦」了一聲。

雖然她穿著浴衣，但我們還是認出了對方，是監察部的秘書小遙。

「游泳部的.....」

她望看我，跟我一樣略帶驚訝。大概她也住在這附近吧，所以也有來祭典。

她身邊陪伴著一個男人，很高很英俊，少說180，身材健碩，似乎是小遙的男友，他微笑說：「朋友嗎.....咦？妳是.....」

他望向我身旁的愛愛，咦了一聲。

「初次見面.....你好.....」

愛愛雖然不認識兩人，還是對兩人低頭打了招呼。

「怎麼了嗎？」

小遙察覺到男朋友有異。

「不，沒事.....是朋友嗎，還是學生？」

「也算是學生.....啦。」

小遙的眼神仍然是有帶刺的感覺，我實在不懂為什麼她男友受得了。

「是哦.....」

小遙男友仍然望向愛愛，眼神明顯有點奇怪。

我們的場面一陣尷尬，我只好說：「那我們先走.....晚安。」

小遙男友比小遙還有禮貌，笑著點頭：「晚安。」

我拖著愛愛離開，走了一回，愛愛突然跟我說：「剛才那男的，有點.....眼熟。」

「認識的人嗎？」

「.....不知道呢，記不起來。」

這時候，我們終於看見了那幾位熟悉的身影。

煙火祭正進行到中段，幾位女生不約而同的抬起頭，看著萬紫千紅的夜空。

「二姐！」「咦！？」

愛愛突然攔腰撲往藤浦姐的身上。

「二姐我好久這樣抱住你了，讓我抱一下妳～」

「傻妞，幹嘛突然撒嬌？」

二家姐看見我也在，便也定睛看著我。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小愛好偏心！我也要！！！！！」

大家姐麻美突然也飛撲過去，結果藤浦姐差點承受不住跌在地上。

「喂喂喂大姐，跟小愛最親的是我吧～」

還沒有回去而且清醒了的麻衣扶著藤浦姐。

「哈哈有姐姐真好，莉娜我們也抱一下好不好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由紀看著在一邊鬧成一團的四姊妹，也抱在莉娜身上。

「等等等一下啦……」

莉娜措手不及，一臉迷惘，卻還是給由紀抱住了。話說回來，她收店了嗎，到底她家裡是幹什麼的...  
...？

「噢，阿撚？你去了哪呀，煙火開始了哦——嘩～～～～～好漂亮哦～～～～～～」

啪！！！！啪！！！！啪！！！！

空中突然爆發出一輪紅色的煙火，火焰像雨水散落，我們一起抬頭，被紅色的光芒吸引，有人走近我的身邊，輕聲地說：

「做了嗎？」

係藤浦姐，他好嚴肅地問。

我笑住搖頭。

「那剛才你們……」

「我們哦……都覺得，比較喜歡藤浦姐妳……」

「噢！？」藤浦姐臉剎地一紅。

這時候我伸手，牽起藤浦姐的雙手，她似乎有點反應不來，我說說：

「……那個，我是毒撚，我不會選擇，可以……全部一起選嗎？」

藤浦姐望住我一呆，黑色的瞳孔入面折射出璀璨的火花。

「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你們幹嘛在深情對望又牽手」煩膠麻美係後面大叫，「要確定正室了嗎！！麻衣妳你等著做妾侍吧！！！！！！」

「去死吧你～！我寧願做情婦！」麻衣旁邊不屑地說

「阿撚好帥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等一下我也要我也要這樣牽手！！！」由紀係一路笑一路係地打我背脊。

煙花進行到最高潮的部分，震耳欲聾的爆炸聲爆出了漫天煙火，煙火進行到最高潮的部分，密密麻麻的金黃、火紅、靛青、深藍、紫金，照亮了整個夜空，說不清的流星雨在我們頭上劃過，麻美，麻衣，由紀，愛愛在我們身邊不斷歡呼。

藤浦姐難得很安靜，沒有任何的話，也沒有任何的動作，只是低頭看著我們相執的雙手，然後，輕輕一笑：

「人渣。」

我和藤浦姐，緊握對方溫暖的掌心，有煙火在我們的眼裡綻放。

藤浦姐身後的愛愛，溫柔地，輕輕點頭。

PART4 ~ 由紀的間諜大作戰×掌心綻放的花火 ~ 完！



# 撚太郎之誕生×無人島傳說殺人事件 上

## 【1】

「嘩嘩嘩嘩，保鑣大叔你好胖哦～那麼胖也可以當保鑣嗎？」

「.....」

「可以摸一下你的肚子嗎？.....嘩.....好光滑～～～」

「.....」

「你到底怎樣保護由紀學妹的呀？大叔你是相撲手嗎？」

「.....」

「話說大叔你也有咪咪喔～有c-cup吧是不是呀？」

「.....」

「可以再摸一下你的肚子嗎？嘩～～～～～」

遊艇前方，煩膠功力天下無雙的麻美坐在胖子身邊不斷口遁，但胖子依然面不改容，穩如泰山坐在破浪的船頭，好似哥倫布丫唔係，拿破倫望住前方，我開始配服這位保鑣了。我又突然好奇，如果宅男沒有負責開船，而負責監視海域，麻美會說什麼.....

「嘔～～～～～～～～～～」

那邊煩膠味濃，而這邊的麻衣卻拿著垃圾袋不住作嘔。不過這次麻衣並不是因為酒醉，而是暈船。

莉娜同愛愛係麻衣身邊，一邊一個拿著毛巾同水侍候。

愛愛好擔心扶住麻衣。莉娜說：

「學姐你還好嗎.....妳吐了整個早上了，什麼都沒吃，要不要喝點牛奶之類.....」

麻衣撐起身，搖搖晃晃地回到船尾的坐位，一臉蒼白，突然望住我淫笑：

「都說了不要射進去嘛，呀撚你要負責任哦呵呵呵呵.....」

！？妳係咪又要整番本《真係笑話》？我根本未同麻衣姐發生關係，要生都係藤浦姐生先啦下話，但她身邊的莉娜即刻好似見到鬼望住我，仆街，莉娜唔係真係信掛？

藤浦姐係船艙行出來，手上拎住藥油，坐係麻衣身邊。

「你這白痴不要亂講了，找到藥油了，來腦袋靠過來.....」

麻衣將個頭訓落二家姐大脾度：

「嗚嗚嗚嗚嗚嗚嗚二姐～妳外甥撚太郎他好可憐哦.....爸爸都不要你了嗚嗚嗚，愛愛你要小心哦.....」愛愛無力地一笑，仍然都係用好擔心的表情望住麻衣。

邊撚個係撚太郎！??

我身邊的係除左訓練，難得會出現的紗綾，她好似唔多想理我地依班人，一個人好安靜拎住相機係度影個海。

「哈哈哈哈哈！！阿撚！！快接住我快接住我快接住我快接住我！！！」

由紀係船頂的駕駛室沖落來，凌空一跳，成個人好似細路仔坐落來我大脾度，我好自然抱住由紀，她好似玩背後騎乘，成個petpet壓住我下身，

「哈哈哈哈哈各位團友大家好～歡迎參加由紀旅行團遊泳部夢幻陽光與海灘之旅！！！！！！距離目的地尚有五分鐘而已哦，麻衣學姐你還好吧，我已經吩咐好房間給你，等一下就可以休息了～」

「嗚嗚嗚嗚由紀同學.....我本來打算撚太郎生下來就給你當弟弟的.....可是阿撚他已經不打負責任了嗚嗚嗚嗚.....」

藤浦姐罵了一聲白痴，而在我懷裡的由紀卻恍惚大悟的回頭，食指碰著櫻唇，一臉蠢地說：「哦呵～叫撚太郎是不是？哼哼哼，那我要不要嘗試一下未婚懷孕然後來一個撚次郎呢呵呵呵呵呵呵～」

.....我係咪係時候要講句I am your father？

「大家快看！！！！！！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船頭的麻美突然大叫，遠方的海岸上出現一個小點，逐漸靠近，由紀說：

「各位團友～歡迎大家來到由紀小姐無人島別墅一號～！！祝各位未來兩日一夜有賓自如歸，樂而忘返的感動喔～～～～！！！」

- -

3樓，307號房，開門，進去，嘩，也太大，而且有獨立浴室，我懷疑這已經比我全家還要大。

是的，不知道大家還是否記得，在PART4

一開始，當愛愛幫我用手的時候，麻美提到某個校際遊泳比賽，最後，以由紀為主將的一眾遊泳部成員最後幾乎全數參加。

最後，由紀還竟然真的勇奪自由泳50M第二名，莉娜，紗綾，麻衣也進了決賽拿到名次，除了初賽就被淘汰的鸚鵡麻美，還有因為沒有蝶泳跟背泳項目而無出賽的藤浦姐同愛愛，可以說成績不俗。監察部要求男女各3項總共6項認定，就已經達成了1項。

然後由紀就是提出，在 10 月下旬到她家族的某無人島別墅去舉行捉捷會。

麻美：「嗚欸！！！！由紀學妹你太偉大了，下一年社長我決定是妳了！！！！！！！」

然後，遊泳部一行 8 人，就跟隨我們的未來社長（？）．展開一段為期兩日一夜的無人島合宿。

下船後，由紀帶我地前往島上的別墅，在外面已經看得到別墅佔地甚為可觀，少說有三層，但一推門進去，眾人無不驚訝看著天花驚訝大叫，那是一種只會在電影外景才看得見的超級豪宅，華麗天花加吊燈，到處是名畫同雕塑跟佈置，由紀家族到底富有到一個地步？

除了兩位保鏢，還有一位臨時聘用的老管家處理三餐，分發了房間，我們便先回房整理行李——

鈴鈴鈴鈴鈴鈴鈴鈴——！！！！！！！！！！！！！！！！！！

我吃了一驚，媽的，原來房間裡有電話，我走過去拿那舊式的電話，是女聲：「呃，呀擦同學你好，我是莉娜.....」

「莉娜同學？哦，你好.....」

除了因為由紀，我甚少跟莉娜有接觸，而且不知道為什麼，她好像有點怕我.....她的聲音對我來說非常的陌生。

「那、那個，由紀同學說要去沙灘去玩，她說她想先整理梳、梳洗一下還有換泳衣，所以三十分鐘後在廳集合、合.....對，就是這樣.....」

「哦，好，我知——」

嘟～嘟～嘟～我話沒有講完，莉娜便急忙的掛線了，好像不想跟我講話。這到底是為什麼？

「啲呵～～～～～～！！！！！！」

「呃呀！！！！！！」

碰——！！！！

突然之間！有人啲呵一聲，然後整身體從來撲上來.....我整個人趴到床上。

「大小姐.....妳可以有一次用做正常人打招呼的方式嗎？妳每次都這樣讀者很快會說我技窮的。」

由紀爬到我背上把我當坐墊：「呵呵呵呵呵呵呀擦你沒有關門哦～你會給殺人犯殺掉的喔喔哈哈哈哈哈。」

「那一定叫『由紀同學殺人事件』，等一下.....等剛才莉娜不是說妳要換泳衣什麼的.....」

「是不是說三十分鐘？哼哼哼哼。」

我翻身正面躺著，由紀張開修長的雙腿跨在我的腰上，由紀今天穿著輕薄的白色的吊帶連身蕾絲長裙，裙擺就在眼前蓋著那神秘的盡頭，盡頭的體溫使我的肚子很溫暖。

「所以妳不是要換泳衣.....？」

由紀彎了身，精緻的小臉靠下來吻了我一下，用「由紀式奸笑」盯著我：「呵呵呵如果我不去換泳衣，有三十分鐘.....三十分鐘，我們可以做什麼呢哼哼哼哼哼哼，你說夠不夠做一個撚次郎.....」

自從上一次商場的密室之後，我沒有刻意跟由紀有肉體進展。我：「這.....這太突然了吧.....」

「哼哼哼你少囉嗦，1男7女無人島旅行怎麼可能什麼都不發生.....我擔心呀撚你應付不來，連藥都準備好了喔哈哈哈哈哈~」

藥！？

「《空之色水之色》我都100%CG了哦.....什麼時候帶我去買新的呀.....」

由紀趴下來把我抱住，長腿有意無意地觸碰我的下半身，滿臉期待的紅暈。

撚次郎！準備迎接新世界啦！

我不再猶疑，抱著由紀，跟由紀舌吻起來，由紀的技巧有點變好了（從H - game學回來的？），舌頭變得靈活，懂得挑逗我的舌尖。我拉高她的裙擺，伸手內探，用雙手教訓她那經常非禮我的小屁股，今次沒有上次在密室中那麼逼狹，我可以肆意擺佈由紀嬌俏的小美臀

「呵呵.....阿撚好色哦.....嗯哼.....屁股.....嗯.....好舒服哦.....」

正當我拉高由紀的連身裙想要脫掉，突然——叩！叩！

有人敲門，我跟由紀立刻停止一切動作，我和由紀緊張地互望一眼，比口試討論環節還更快地達成共識：等敲門的人離開再繼續。

叩！叩！叩！但那人繼續敲，還愈敲愈大力，我和由紀抱住對方，仆街，條友無聽過阻人扑野會俾人撚春袋架咩！？叩叩叩叩叩叩！！那人愈敲愈密，沒有辦法了，由紀輕聲說：「我 - 先 - 躲 - 起 - 來——」然後由紀靈巧地一翻身，竄進了浴室。

我喊了一聲：「來了。」便走到門前，一路心唸屌拿星我一定要將你個春袋掛係東京鐵塔暴曬七七四十九日再拎去炭火烤——我拉開門——

見唔到春袋，但見到好大的一對.....H-CUP咪咪。是愛愛，她羞紅著臉，低著頭，重點是.....她已經換好了泳衣，愛愛蓋著浴袍，入面係比堅尼，白色，三角布。對唔住，東京鐵塔，沒你既事啦。

「.....學長在睡覺嗎？我是不是吵醒你了？」

「不.....我、我只是在、在.....愛愛妳怎麼知道我在房間呢.....？」

我記得愛愛不是住在3樓，剛才上來房間的時候，也沒有跟我的身後。

「.....因為我的房間在二樓，剛好對著樓梯往三樓的樓梯，學長上去以後，就沒有腳步聲了.....我等了很久決定上來找學長.....」

.....我相信依度一定唔會發生殺人事件，有都一定俾愛愛發現到證據。

「愛愛.....你找我有什麼事嘛.....」我的雙眼中了哈你波特的定身咒，完全無辦法偏離愛愛一對豐碩的咪咪跟中間的美國大裂谷。

「我可以進去嗎？」愛愛有點猶疑的說。

我在眼球沒有移動的情況下點頭，當愛愛進來我一開上門，糟了，我一時之間用了下半身思考，忘記了由紀還在廁所裡面.....！

愛愛走過去坐在床邊，低頭，一言不發。我瞟了一眼浴室，門半掩著，沒有動靜，由紀知道愛愛進來了嗎，雖然愛愛從來不計較我跟由紀的關係，但估唔到我依個小毒撚咁快就要男人心一字馬，令細佬都擔驚愛怕。我坐在愛愛身邊，愛愛依然默不作聲，我只好先抓住她的手：

「愛愛.....怎麼了？」

愛愛搖了搖頭：「我只是有點擔心三姐.....不想一個人留在房間。」

「嘿嘿，麻衣姐不會有事的，她平常喝得不醒人事都沒事了不是嗎？」我安慰著愛愛。

「嗯~」愛愛點頭一笑，然後把頭靠在我的肩上「學長.....其實我坐船也坐得有點暈.....」

一對如山丘般的巨乳距離我心口只有一線之差，簡直是垂手可得，這時候我發現由紀在門後悄悄地伸出半個頭，興致勃勃地看著我跟愛愛，然後向我打了一個「繼續」的手勢。

由紀舉起手，成爪狀，憑空一渣，我心唸一句做乜鳩，但不要緊，拿，唔關我事呀愛愛~你一陣間問由紀收番入場費。我雙掌運勁，指成爪狀，尋龍而出，襲向愛愛的雙峰。

「伊丫——！？學長——我不想這時候.....」

愛愛甩身避開我雙手，拉緊浴袍，由紀再打出一個堅毅的眼神，手臀一挫，做左一個「加油！繼續！不要停！」，對不起愛愛我也是逼不得已，我吻著愛愛的後鰓，愛愛「嗯~」一聲，整個身體軟了下來毫無反抗之力，我繼續運用我的掌功，係愛愛胸前擒住一對爆乳，愛愛身體羞怯地扭動，嘴仔微張，隨住揉搓輕輕發出呻吟，白色的比堅尼對愛愛來說恍如無物，只係將她包得更的堅挺更好手感，不一會我便忍不住將手伸入比堅尼，撫摸一對胸險的軟肉，我看見由紀在浴室看得目不轉睛，我更加重力度，不斷變形的刺激使愛愛體溫急升。

「學、學長——不要那麼——丫——用、丫~用力.....我.....呀.....不.....」

我吻著愛愛小頸，在愛愛耳邊說：「愛愛，我想.....」然後一如以往拉著愛愛的小手，放到在牛仔褲中鼓漲處，愛愛一路喘氣，小手好似無意識又又自自動動地解開我的褲頭，令我重獲自由，愛愛隔著內褲安撫我呼之欲出的小兄弟，我讚揚她說：「愛愛好厲害哦.....藤浦姐都輸了.....」

「學長不要.....說.....這種話——呀.....學長輕點.....輕點.....」

某程度這的確是事實，跟二姐好像解剖學一樣的精準的手法不一樣，愛愛手既溫柔又細膩。愛愛嬌嘖地「呷」了一聲，羞澀一笑，我立刻吻遍了如花似玉的愛愛，當我跟愛愛都掌握著對方的重要部位，輕閉雙眼親吻著對方的時候——

「呵呵呵呵呵難得的多人EVENT喔～」由紀不知道什麼時候出現在愛愛的身後。

愛愛聽到有第三者的聲音，嚇了一大跳，觸電一震，但同一時間，由紀伸出雙手搶了(？)愛愛，由紀深情低頭，跟愛愛舌吻起來，愛愛驚訝地瞪大了眼——

「嗯——！？嗯、嗯、嗯.....！！！！！！呃、呃呀.....由紀同學！？咕唔——！？」

由紀吻得投入，完全不想要放開愛愛，愛愛反抗不了，生澀地配合著由紀的舌功，到由紀滿足了，她便放口，便滿足吁了口氣，然後掩嘴笑了：「呵呵呵呵呵愛愛接吻沒有我厲害呢～」

愛愛驚訝來回張望我跟由紀，妳看我也無用，其實我也很驚訝，由紀說：「愛愛你咪咪真的好大，連我是女生都很想摸哦～～」說完便一把摸下去，愛愛尖叫。

由紀說：「我不是偷跑啦，妳想先來我可以先給妳哦～」

「不不不，我、我沒有.....」

「我喜歡呀撚～就像.....喜歡珍珠奶茶，還有喜歡莉娜一樣呢～」

吓？自問珍珠得兩粒.....仲有點解珍珠奶茶排係莉娜前面？！由紀突然又騎上我度攞住我，跟愛愛說：「我在《空之色水之色》裡面看過一個姿態，可以三個人一起哦～愛愛反正你都來了，呀撚又只有一個，我又跟大家約了時間，那不如我們.....哼哼哼哼.....」

由紀雙眼一閃，伸個頭埋去同愛愛咬耳仔，愛愛滿臉驚詫，像聽見國家機密般，由紀說：

「感覺很好玩哦～要做嗎～？」

愛愛低著頭看了一眼我，想了一會兒，才對由紀輕輕點了點頭，由紀哼哼哼地笑了：「阿撚你不要緊張喔呵呵呵呵呵呵～」正當我好奇、驚訝、錯愕的交集之際，由紀將我放開，坐在床上，拉開我的內褲，漲紅的下身挺立而出，由紀先是一呆，然後才「嘩」了一聲：

「呃，呵呵呵，我忘記了不會有馬賽克～第一次那麼清楚的看見.....」由紀用手指輕按我已經流出前列線液的馬眼「呀撚那麼快就要.....等一下要忍著點哦～」

然後由紀用小學生偷看A書那份又羞澀又興奮的奸笑，說：

「準備好了嗎愛愛～？」愛愛不安點頭，然後由紀要我半躺在床上，她和愛愛各自跪在左右，難道又要跟先前二家姐跟麻衣一樣使出合體技？

愛愛臉紅像蘋果一樣，說：「學長.....我第一次這樣.....如果做得不好那.....」

第一次？不是用口嗎？正當愛愛怕醜到說不下去，愛愛挺前身體，雙手自己捧起胸前一對雪團，前身一低，溫暖又柔軟的觸感吞噬了我下身——

「嗚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下身穿來嶄新的快感讓我尖叫。

「哈哈哈哈哈你平常一直說人家誇張，明明最誇張的是你喲～」

「學、學長！？」

「愛愛我沒事.....只是.....太棒了.....」

愛愛聽見便溫柔地微笑，用手捧著雙乳不斷夾弄，小莖感覺像置身兩團暖水當中，在愛愛嫩白的爆乳中不斷伸出又吞沒，就像已跟愛愛的咪咪融為一體，撚乳交融的細膩使我的不斷雀躍。愛愛輕呼：

「學長的.....好熱哦.....呀.....跳得那麼厲害.....學長想射可以哦.....不要忍著.....」

由紀大笑：「愛愛妳不能這樣，我還要呢～呵呵呵呵呵看你的表情，有那麼感動嗎哈哈哈哈～」

我感到人生又邁進了新的境界！

由紀抱怨說：「愛愛你夾那麼裡面我舔不到啦，呀撚又沒有很長.....」

喂等陣先，依家明顯地唔係我太短而係愛愛太大！

愛愛：「呀.....不好意思。」然後稍稍後退，只用咪咪前端夾弄，讓龜頭在爆乳中挺身而出，由紀望了我一眼說：「呵呵呵呵我～不～客～氣啦～」然後低頭就把我含在嘴裡。

呃呀——————！！

我抑壓著射精的衝動大叫，由紀驚訝地放開小嘴：「是不是我弄痛了.....」我帶著感動的淚水說：「不.....只是由紀和愛愛都太棒了.....」

由紀和愛愛相視甜笑，然後繼續各自的工作，大概是因為由紀真的很聰明，她的技巧完全不像是第一次，小舌舔著我的龜頭，又用嘴唇一下一下吻著我的小莖，精細地挑逗我的每一寸堅硬，由紀含弄的口沫流到愛愛的咪咪上，使愛愛的夾弄摩擦得更加流暢。

「啾～啾～啾～啾～啾——唔.....呀撚好硬哦，好像在吃剛出爐的朱古力香蕉.....——呵呵呵.....腳——」

「由紀、由紀同學不要連我的咪咪.....都舔到.....會癢啦.....呀學長.....學長的.....呀.....一直伸出來.....」

我看著兩人跪在我身邊用咪咪和小嘴夾攻，兩人臉帶紅暈，非常投入，面前的畫面一半天堂，另一半——還是天堂，而我做人向來公平，我伸出雙手，一邊一個抱起兩人的腰，將兩人的下身往我這邊拉，令兩人的屁股正對著我，然後伸入比堅尼和裙擺裡摸索。

「嗯——好壞哦～趁人家嘴巴正忙著.....腳、腳～偷襲.....人家.....」

「那、那裡.....丫、丫～學長.....哦.....呀.....泳衣會、會髒掉.....——哎呀——！！！」

我拉下兩人的比堅尼和內褲，四片美麗的屁肌在我眼前像發光的寶石，我探進兩人不知何時已經變濕

的蜜穴，用手掌摩擦兩朵處女之花。很快我的雙手便一片花蜜，兩人受不住刺激，動作遲緩起來。

「丫哈.....嗯~對喔.....我都.....呀忘了我們自己也要.....也要喔.....呀.....好麻.....哦」  
「呀！！由紀同學不要捏我的咪咪.....學長.....我.....呀哎.....哦——」

由紀含著我的前端，反過來抓著愛愛的咪咪去幫我乳交，愛愛想要阻止由紀，但全身已被我弄我我酥麻沒力，反而任由我和由紀上下其手擺佈，我的雙手撫弄著兩人的密處，半透明的黏液愈來愈綿密，我再一指中的，輕按兩人從肉穴中探出頭來的小紅豆。兩人像合奏般同時浪叫，由紀呼著溫熱的鼻息，卻竟然把我的龜頭含得更緊。

「呼~呼~咕.....丫——那奇怪的感覺又.....又來了.....呼呼.....這樣人家吸.....吸不出力.....啦」  
「丫、丫.....學長、學長、學長.....學長呀.....我.....學長.....丫——！！」

雖然兩人動作都慢了下來，但或許是今天第一發，受著愛愛咪咪嫩滑的刺激和由紀緩緩的吸啜已經非常敏感，龜頭在由紀的小嘴裡漸漸滾熱，我立刻加強雙手的力道，兩人的小屁股開始繃緊，微微抬起抖動，我在兩人的嫩芽上或打轉或夾弄，愛愛和由紀一邊嬌喘一邊呻吟，迷茫地看著我小雞雞，這時由紀舔動我在愛愛的谷間充血120%的前端，滲雜了吐息的雙唇靈巧地一吸，我下身一震，白濁像水柱一樣飛射而出，我雙手一捏，由紀和愛愛的屁股幾乎雙雙同時蹶起，好似要用蜜穴尖叫——

「呀撚——呀呀丫丫丫丫丫——」  
「學長呀呀呀丫丫丫——！！！！」

兩人顛動著洩出了滿滿的愛液，把床單弄了兩團水濕，房間中飄盪著濃烈的體液味。

兩人喘著氣躺下，兩張美麗的臉蛋擱在我的大腿上，由紀半張著眼，用手背弄著臉上的精液，笑說：  
「射了好多喔.....撚次郎壯烈犧牲了.....愛愛你咪咪上都是哦呵呵呵呵.....」

由紀突然用手指沾起愛愛咪咪上的白濁，惡作劇地塗在愛愛的臉上，愛愛驚叫著：「呷呀——由紀同學幹嘛這樣啦.....」  
「愛愛的臉好可愛喔，來親一個~哈哈幹嘛避開——來嘛~」愛愛不好意思的躲開，由紀繼續撲上去，結果兩人一攻一守在笑著在床上打滾。

我一個人，看著自己孤獨地軟下去，突然我明白了為何H - game 中的男主角都沒有對白，愈後宮愈是如此，原來，哥有的不是後宮，是寂寞。

- -

## 【2】

愛愛給由紀捉到她們的房間去幫由紀和莉娜挑選泳衣。大概半小時後，我們

「Ladies and 毒撚！Let's get ready for our SEXY BEACH！！！！」

麻美拿著排球，對著海岸大叫，可是就只有由紀一個和應歡呼，麻美：「COME ON!!!!對陽光與海灘解放吧！！！」然後拉開身上的浴袍，在拉開前的一秒，我多少有點期待，麻美會穿那一款泳衣，但下一秒——

「呀！！！！大姐你幹嘛——」愛愛掩嘴驚叫。



「我就猜到.....」藤浦姐呢喃一句，然後用FAIL的表情掩臉。

浴袍下的麻美什麼都沒穿，對，沒錯，就是裸體。

「撚撚快看快看～！！！！我是不是很性感——」麻美擺出前突後蹺，像拍寫真一樣的姿勢。

不知道為什麼，如果是在場其他的女生，我大概又要甦醒了，但麻美.....看來就只是變態露體狂。即刻報警，IP都唔洗CHECK。

「姐你快點至少穿一點什麼啦.....」愛愛檢起麻美掉開左的浴袍追上去，但麻美飛奔避開。

「不要呢～平常練習泳衣還穿不夠，難得在無人島就體驗一下天體呀！！！！」

平常最不常練習就是麻美妳喔，初賽就被淘汰了的也是麻美妳喔。

「YO~SEXY BEACH VOLLEYBALL！！！！！！」

其他人看麻美的勸不聽了，也習慣了，便由著她去，不一會，我們便分成兩隊打起沙灘排球，我跟紗綾由紀一隊，麻美愛愛莉娜一隊，裁判是藤浦姐。

「麻美隊得分 - ！14-2」

「哎～呀撚你好弱哦——！！！！」由紀走過來用力打我。

非戰之罪，非戰之罪呀，妳不想想對面的愛愛！穿著白色比堅尼的愛愛！妳有聽過很多年前的DOA咸濕排球嗎！？3D都可以賣出去了，我可是看著真人！真人！那扣殺、攔截，那波濤胸湧的白色比堅尼！！妳要我如何集中精神，而且旁邊穿著二件頭的莉娜身材也很好——

欸 - ！愛愛又跳起來扣殺，很好很強大！她胸前的鬼影變幻球.....正當球又落到我們這邊的時候，球飛回去了！是紗綾的一記飛身搶救！話說紗綾的身手也太好.....而且她穿著黑色的比堅尼，原來紗綾的咪咪也很可觀，搞不好有F.....

「阿撚——！你快避開——」

啪——！原來就像叫「我教你咩叫眼前一黑」，當我注視著紗綾之際，我被莉娜兇狠的扣殺一記爆頭，整個人倒在地上。

「麻美隊得分 - ！15-2，麻美隊勝！」

「阿撚你還好嗎？阿撚你幹嘛不應我.....」

由紀抱著我，用大腿墊著我的頭，膝枕！毒撚們夢寐以求的膝枕，這一刻作為毒撚的我已經死而無憾了，由紀穿著淡紫色花紋的的比堅尼，一對可愛的小咪咪在陽光下剪出了堅挺的陰影.....

就在陽光與海灘與令人盡飽眼福的比堅尼之下，我跟幾位女生消磨了一個下午。

「嗯.....我還是先回去看看麻衣。」

藤浦姐突然說，我正在幫她塗太陽油，由紀愛愛莉娜紗綾去海裡游泳，只有麻美和藤浦留在海灘上，麻美死賴著我要我幫她塗太陽油，我便找了藤浦姐來擋箭。麻美罵了句偏心，便說要去上廁所，走開了。

二家姐有點心不在焉地趴下來，解開綠色兩件頭泳衣的上結，我借著太陽油溫溜的感覺撫摸著她的玉背，二家姐難得不管我怎樣碰她的身體都沒講話，跟平常人渣前人這後的她判若兩人，我當然知道她在想什麼。

「不要太擔心麻衣姐，她只是有點發燒，很多就沒事了。」

「嗯.....麻衣她很少會生病，這特別讓我擔心.....」

這時候，我搽緊太陽油的手，碰到她趴著壓出的波邊，我緩緩把手伸下去，用指尖觸碰那柔軟的觸感——

「呀！？你做什麼啦.....」

藤浦姐身子一震，回頭瞪了我一眼，我：「就.....搽太陽油嘛.....」

「切.....」藤浦姐抱怨了一聲，便又趴下去，這實在不是平常的二家姐。

我慢慢往下移，按壓著藤浦姐的粉臂，藤浦姐又怨怨地「嗯」了一聲，我看她沒阻止我，便繼續搓揉她豐滿的股肉，然後伸到兩腿之間的秘處——

「丫呀——」藤浦姐敏感地尖叫，又撐起身子回頭盯了我一眼，不知道她是否已忘記了自己已解開了上身的泳衣，一對渾圓的美乳盡收眼底。

「你這白痴，在幹什麼呀！！！」

這時候我捉著藤浦姐的手，說：「對哦.....這才是平常的藤浦姐呢.....」

藤浦姐剎地一呆，像那天在煙花祭時使我執住雙手，眼裡有一種很特別的溫柔，她輕輕地說：「什麼意思啦.....」

其實二家姐性格始終比較強勢，當我和她相處的時候我佔上風，我們兩人反而有點無法解釋的尷尬。

「我的意思是.....就.....藤浦姐要罵人，打人，拿拖把追著我才像藤浦姐.....」

藤浦姐「噗」一笑，抬起眼，稍稍回復平常的高傲：「啊哈~所以你是我虐待是不是，我就知道這人渣有M癖好！」藤浦姐轉過身，正面對著我。「怎樣，想有什麼變態要求了？」

我看著二家姐一對圓渾飽滿的美乳，下身一陣繃緊。但我說：「我的要求只是.....我知道姐你擔心麻衣姐，我也一樣，可是.....至少麻衣姐現在睡著了，她也說我們不要太擔心了.....」

藤浦姐笑說：「什麼啦，幹嘛叫我姐，你以為你真的是那什麼撻太郎的父親嗎？」

我不自覺抓住藤浦姐的美腳，慢慢按摩著靠上前去，藤浦姐推開我的身體，然後竟用腳踩我的臉：「怎麼，想做愛嗎？麻衣她還著病哦，她如果有什麼事你負責嗎.....？」

我心唸，要不要做愛與麻衣生病到底有什麼關係？

但我還是說：「我會負責任的，包括對撚太郎。」

男人用下半身思考的時候，果然咩都講得出。

藤浦姐紅著臉一笑，「嘖」了一聲，不屑地說：「你們兩個白痴～麻衣是這樣，連你都是這樣，我擔心一下會死嗎？會性欲減退嗎，我好得很呢～哼。」

藤浦姐又上下打量著我的身體：「話說你的身材.....有刻意鍛鍊過是不是？」

我不好意思的搔著頭：「對，我有去健身房.....」

藤浦姐一腳踩到我還很單薄的胸部上：「怎樣，又想把妹哦？由紀之後的目標是誰了？」

我抓住藤浦姐的腳板，細力揉動，聽說刺激女生的腳板會滋長她們的性欲，這是真的嗎？我：「不、沒有，我.....只是，只是知道游泳單靠調整動作是不夠的，還要提升肌肉份量.....監察部說了我要達成3項認定.....不是嗎？」

藤浦姐像聽到了難以置信的話：「什麼.....所以你真的打算要去達成那3項認定，你竟然跟麻美她來認真的？」

我想起了麻美她嘴裡經常會唱的「億千萬的回憶」，還有那天黃昏，躺在泳池底眼裡凝望未來的麻美。我竟然會給麻美影響到，連我也覺得有點難以置信。

「麻美一時興起的社團遊戲你也要配合，麻衣的撚太郎你也要負責任，你最好是能好好的看著愛愛，話說你們兩個現在到底是什麼回事，是情侶嗎？我都差點忘了你已經不是毒撚了哦，你現在可是後宮主角呢.....」

藤浦姐毫無礙物的上身令我無法集中注意她的問題，我定定看著她胸前兩顆尖端：「姐你前半身沒有搽太陽油哦，這樣下去可會變得更黑了.....」

藤浦姐突然回復本性（？）, 整個人撲上來想要攻擊我：「什麼更黑，你敢再說一次！！！！」

「我說皮膚，皮膚！曬太陽皮膚會變黑不是自然現象嗎.....！！！！」

「你最好是，我知道你心裡想著的不是皮膚——」

弊！唔記得左她識讀心。我乘勢抱著衝過來的她，輕輕一撥她的咖啡豆，她哎呀一聲，臉上泛起了紅暈，但不改怒容，我抱著她的腰說：「我.....只是想對每個女生都是真心的.....不管是愛愛也好，麻美也好，麻衣也好.....藤浦姐也好.....如果麻衣真的、我說如果她真的有了撚太郎.....那.....我也會.....」

藤浦姐哼地一笑，拍了一下我頭：「你想得美，死毒撚。」

我知道是時候了，便說出了那句魔咒：「藤浦姐，跟我做愛吧。」我抱著二家姐的臉吻下去，二家姐雖然沒有強烈的回應，但也沒有抗拒，我們在烈日下交喚著口中的津液，我品嚐著二家姐似乎有點鹽味的豐潤嘴唇，海浪為輕閉雙眼的我倆帶來了潮聲，伴隨著接吻的粗重呼吸，我握住G-CUP的咪咪在手中輕輕把玩。

「嗯.....呀.....要在這裡嗎.....愛愛她們是不是在附近遊泳？」

藤浦姐顧慮地看著身後的海域，但完全看不到任何一個，該不會游到公海去了？

我繼續挑逗二家姐的身體，我低頭吻著她的後頸，後來我才發現二家姐很喜歡我一直吻她的身體，我仔細地吸啜、親吻、遊舔她的每一寸肌膚，藤浦姐伸手抱住我，使我不再用雙手扶著她，能自由自在把她一對美乳握在手中褻玩，二家姐的身體很快便有了反應，發出呻吟的喉音。這時候，我身上突然投下一個陰影。

「嘩嘩嘩嘩嘩嘩嘩嘩你們要野戰了嗎！！！！！！！！！！」

我決定了，無論妳有無春袋，我都將要將妳掛住係東京鐵塔度鞭屍加暴曬。

麻美似乎是剛上完廁所回來，看見我會藤浦姐擁吻。

「撚撚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你不讓我一起我就現在大叫所有女生們回來！！！！嗚阿撚，作者跟讀者都不喜歡我，我連在甜故裡都沒有機會H了。」

那我相信妳實在要好好檢討。

我和藤浦姐互望了一眼，她看著我不太情願的臉，低頭竊笑，說：「就算脫光光了，還是被毒撚看不上也太可憐了。」

麻美壓下來，一對乳房壓在我背上，從後死纏著我：「好啦撚撚，反正就是射精而已嘛.....」

打飛機都要睇對象啦，你估個個都鐘意利物浦咩！？不過我想如果不答應麻美，會否叫被3P？我勉為其難點了點頭。

麻美立刻歡呼了一聲，說：「嘿嘿嘿，二妹你先用吧，我先做支緩，順帶幫你們看著海域把風吧~」

說完，麻美一手脫下的沙灘褲，我立刻昂首而立，麻美握住輕輕磨擦，不能否認麻美的技術很好，不是愛愛和由紀可以比擬，她力道均勻地按壓我的小莖，使他瞬間更堅硬，可是麻美卻說：「咦.....阿撚你不是第一發嗎.....」

藤浦姐聽見，立刻捏住我的龜頭，盯視著我，我自動投案，說出了剛才在房間裡的裡的一切。

「嘩，阿撚會3P了好幸福~下次我們要不要來個6P，把麻衣也找來好了~」

「嘖，你不要給我欺負愛愛就好。不過由紀還真的是.....」

「所以撚撚你今天還有做過愛囉，好啦好啦，快點，二妹不要硬要撚撚忍著哦」

「你敢在我來之前射我咬死你。」，我說了聲「知道」，便繼續低頭親吻二家姐的我繼續掌握藤浦姐的美乳，推劑著一對略帶沉重的軟肉，尖端的軟糖開始慢慢充血，磨擦著我的掌心，我故意先不處理她最敏感的部分，撫摸著藤浦姐的美背，慢慢繼續吻下去。

「嘩～撚撚你的技術很好哦，你看二妹都欲仙欲死了～！！！」

「我哪有什麼欲仙——嗯……呀……呼……你少……亂講……嗯……」

這時候連二家姐也加入指尖攻擊部分，麻美套弄著我的莖部，藤浦姐用指尖拭著我的龜頭上方最敏感的部分，我下身一陣細密的快感，我吸了口氣，要亂跳的弟弟安靜下來。麻美：「加油哦撚撚要忍住哦！」我抱著藤浦姐的美臀，把拉近得更近，我的尖端摩擦著她的小腹，在光滑的肌膚之親留下一道體液的水痕，我低頭用舌頭在二家姐鼓漲的咪咪上打轉，二家姐身子微微抽搐，雙乳在我嘴中盪漾起來

「呀……你……太快了就……嗯……呀——丫也……不要……呀……」

「二妹不要害羞哦，平常跟撚撚做得時候怎樣浪叫就怎樣吧哈哈哈哈哈，我等一下也會叫超大聲的～～！！！！」

我和藤浦姐似乎在肉體有共識不去理會麻美的滋擾，我摸了摸二家姐下身的比堅尼盡頭，暖暖的，我隔著布料細力輕按，二家姐的下身配合著呻吟抬動著，渴求地配合我的指尖。

「嗯……不要只在外面……呀……癢死了……廢物快點……脫掉……脫、嗯唔……呀…」

「噫，像我這樣什麼都不穿不就好了嗎～」

但決先攻陷二家姐另一道守線，我伸出舌頭，剔動她啡色的乳頭，她身體果然劇烈一陣，「呀嗯——」一聲淫鳴著弓身，一對立刻變得更突手，我順勢劇烈地愛撫，用指尖夾住兩顆彈性小籽粒摔動，同時來回舔動兩邊的乳房，二家姐淫叫著深吸呼，咪咪開始愈來愈漲。

「呀……小廢物哦……哦……你弄得好重哦……人家都……呀……穴穴要……」

麻美難得沒有旁白，她的呼吸也開始重起來，在我的後頸呼著滾熱的鼻息，她一邊套弄我的硬物，在我耳邊不斷洗腦「插進去～插進去～插進去～插進去插進去～插進去～」她到底是在幹嘛？做愛做得如此莫名奇妙還真的超乎難象。我低頭吸啜二家姐的乳暈，一邊用門牙齒輕碰，一邊用舌面摩擦，藤浦姐的身動難受的扭動著

「丫丫……不要再……哦……你、你人渣……就只會玩……咪咪……嗯鳴……人家的咪咪、咪咪……丫、受不了那麼……」

我放開口，兩邊乳暈弄得盡是口液，在陽光下閃著令人眼花瞭亂的水光，藤浦姐見停止了動作，一下靠過來抱著我逼我和她舌吻，麻美輕呼：「嘩二妹好主動！！」我看著藤浦姐微張的雙眼，被潮紅覆蓋的雙頰，她深情地吞嚥著我的津液，經過過多月年的訓練，我知道這是她發情的象徵，我指尖伸進她的下身的比堅尼裡，果然是一片水溫，幾乎在不用尋找的情況下，我碰到了二家姐突出的小點。

「丫哈——！嗯——嗯——……嗚……你……呀……人渣……陽光……好烈……喔……」

我不知道這是二家姐一時發情胡言亂言還是真的覺得，我問：「陽光太烈了嗎，要不要換個陰一點的地方.....？」二家姐「噫」了一聲搖頭：「白痴！少想那些不重要的事情啦——！！」麻美說：「二妹她受不了啦，快進去吧，來我幫你脫掉她的bikini~」「姐你別多手.....呀——」說時遲，那時快，二家姐比堅尼是繫繩式的，麻美真的以飛快的手快解開，脫下，按下的雞雞，對著藤浦姐濕淋淋的兩片紅瓣。蜜穴的暖意令我龜頭一陣酥麻，我突然想起我沒有進入愛愛和由紀的身體，不知道兩人的蜜穴——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久違了的劇痛，麻美大叫：「二妹你做什麼！？」二家姐用指甲刺著我的下莖，她吼道了一句：「妳問問他現在心裡在想什麼.....」麻美：「什麼意思.....」很好，麻美是四姊妹中最不會讀心的，我吻著藤浦姐弩張的臉，藤浦姐「嘖」了一聲說：「要進去就快點啦.....」我在耳邊說：「正常位嗎.....？」咻！誰知她用膝頂了我的下巴一下，嗔道：「你幾歲呀，自己快決定啦！！！！」我知道了！我抱起藤浦姐的一雙美腿，藤浦姐順應躺在沙灘布上，微微提起下身，撕磨著我的下莖，麻美：「嘩嘩嘩嘩二妹妳水災了哦~~~~~好多年沒有看過妳這樣了——」

等陣！姐係以前見過？以前你地兩個又3P過——？撲——！躺著的二家姐踢了我的肚子一下：「別想無謂的事情！！！」思想監控？SISTER IS WATCHING YOU？我彎前身子，對準二家姐的蜜洞，緩緩推進。

「呀——，小廢物.....呀.....好慢.....哦.....嗯.....快動.....呀.....」

我當然立刻提槍上陣，在二家姐的緊緻的小穴說突刺，二家姐一下一下的浪叫，腰肢配合我的前進慢慢扭動，嗚呀！我滿身大汗地堅持著堅硬度，衝擊著二家姐的肉壁，二家姐的蜜穴溫暖地吸收著我的下莖，我記得二家姐G點的部份，我拿捏好位置，在逐處慢慢打轉。

「呀丫——你——丫——丫——！丫——！丫——！丫——不要.....不要那麼快.....就.....丫——」  
「二妹要去了嗎.....？那麼快.....？」

藤浦姐有氣無力的嘖了聲「才沒有」，但我雙手抓到她前亂顛的兩團軟肉，一邊抽插，一邊搓弄，二家姐「呀」了幾聲，舒爽著抬起身子，雙眼迷茫地張開櫻唇低吟，我加快速度，使二家姐愛液肆流，隨著動作，下身的小嘴滲出了乳白色的黏液。

「呀呀呀呀——不要.....你太.....快哦.....慢點.....呀.....快慢點.....」

麻美在我耳邊說：「不要停下來，快點快點快點~我好想要哦。」其實我寧願跟二家姐做十次也不想跟麻美做一次，但這時候我麻美竟然分出雙手，一手撫摸二家姐的小豆豆，另一手按摩我的春袋！當然，其實睪丸的刺激度不高，但多少有點舒緩節奏的作用，而二家姐的被麻美弄得蜜穴收縮，帶著G點的軟肉緊捏我的龜頭，我的馬眼愈來愈酸，我稍微停下來了動作，用力握緊二家姐的軟弱，說：「姐我不行了.....」

二家姐罵了一聲：「不行最多就就射嘛，停個屁呀.....呀——對.....對哦.....要堅持著動.....丫、丫、丫、丫、呀不要呀呀呀呀呀——你射——太深了——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我用力一頂，抵達了二家姐盡處的花心，二家姐的盡處正洩出一波又一波的淫液，穴壁像小嘴一樣抽搐吸啜我漲痛的龜頭，我決定棄械投降，雙腿一繃便將今天的第二發射進了二家姐的最深處。

我和二家姐喘著氣，我低頭吻了吻二家姐還在高潮餘韻中的臉，紅紅的，好誘人，我下身立刻沒有完

全軟化，不自覺在二家姐的小穴中的蠢動，她輕輕打了我一巴掌：「小廢物，還想來一發嗎.....」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不公平！！抗議！二妹好奸詐！！說好了我也要的呀呀呀！！」

二家姐冷笑著，說：「好啦，麻煩你來服務我們的大姐囉。」又再我耳邊說：「我住202喔.....」我當然知道她的意思，我依依不捨地親了藤浦姐一下，麻美一邊打我一邊催促，二家姐撐起身子，我們的下身分離，我的雞上盡是乳白色的體液，麻美歡呼一聲，立刻跪在我面前，握住我半軟的下體，智障地笑：「嘩嘩嘩嘩剛才射了很多是不是～我也要一樣份量的！！！」然後張開大口，一口含進半根。我有莫名有被強姦的感覺。

麻美用舌頭含弄了一含，吐出來恨恨地說：「哦撚撚硬好慢，快點嘛，我覺得愛愛她們快要回來了一一」

我冷眼看著麻美，說真的，就算她去拍AV，我無償BT也不會選擇她的片子。

我瞄了二家姐一眼，大概是我的眼神太哀怨太無奈了，二家姐忍不住竊笑，說了一句：「真沒你們兩個辦法。」

然後二家姐跪下在麻美身邊，伸出舌頭，舔著我的雞，細膩的口技跟麻美每次就整根含進去的方式簡直是雲泥之別，我剛高潮完的雞雞疼痛著回復硬度，二家姐隨著我的升起，慢慢舌吻著我的龜頭，兩片豐唇軟綿綿的感受我的緊硬，用舌動溫柔地舔著我的前端，暗紅的巨根逐漸回復生氣。

麻美吐了吐舌頭：「咧～撚撚你歧視我——！！二妹就可以我就不行.....不過算了，我濕了，來吧～是背後位哦～要好好的玩我咪咪哦哈哈哈哈哈」

.....唔，我相信各位讀者對麻美的床戲應該沒什麼興趣，而我也不想詳述，我們還是FAST FORWRAD。故且幻想下鏡頭一黑，然後麻美哈哈哈哈哈哈哈大笑，就這樣，我被污辱了。

我和二位姐姐完事後，藤浦姐和麻美走進海裡稍微清理身體，愛愛和由紀她們亦恰巧回來，由紀看見我，便「哦」了一聲，似乎發現了什麼事情，她對眾人說：「好了～快日落了，今天的晚餐是燒烤晚會哦～～！！在別墅的花園裡，我為大家準備了好非常多的食材哦！！！！」

我們一行人走路回去，由紀走到我身邊，細輕說：「剛才是用正常位嗎.....？」我驚訝地看著由紀，張嘴說不出話來，由紀「啲呵呵呵呵呵」笑著：「阿撚你背都曬紅了，可是前面都完全沒曬到.....你說.....你是做了半天掌上壓，還是和兩位學姊一起曬了半天太陽卻忘了塗太陽油？哼哼哼，晚上我要聽在海邊做舒不舒服的故事哦，我在106號房哦呵呵呵呵呵.....」

原來這不是由紀同學殺人事件，而是由紀少女事件簿。

- -

我們回到了大宅，由紀吩咐著兩位保鏢處理燒烤晚會的事情，愛愛和莉娜剛想起要先回房間沖身，藤浦姐走上通往二樓的階梯2說她先去看看麻衣。眾人散向各自行動，正當我想要不要去洗一身子的時候——

一聲尖叫，傳進我們每個人的耳裡。

「麻衣——！！！！！！！！」

尖叫像剪斷了我們眾人的呼吸，我們眾人回頭看著聲音是來源，是二樓。我認得那是藤浦姐的聲音，我立刻跑上2樓，走到麻衣的204號房前，門打開著，藤浦姐一下衝上來拉著我的衣袖，我第一次看見如此慌張的二家姐，她喘著氣說：

「麻衣她.....她不見了.....！！！！」

不見了！？我身後跟上來的女生們驚呼，我走進的麻衣的房間，床鋪散亂，床頭燈開著沒關，可是房間中卻空無一人。

「可能.....可能是麻衣姐醒來去了休閒室那邊.....吧。」

由紀之前告訴我們，這幢大宅曾經是專攻大型晚宴的旅館，所有每層都會一個休閒室，但休閒室就只有桌球桌、小型酒吧等.....難道麻衣睡醒，還沒病好就去拿酒喝？

可是現在這似乎是唯一的可能，我扶著失措的藤浦姐，說：

「我們先去休閒室看看.....」

藤浦急忙點頭。大宅是房間是環狀呈迴廊結構般分佈，休閒室位於麻衣房間的另一對面，我們所有人急步轉了兩個拐角，來到休閒室門，大門關著，我推開了休閒室的門，內裡一片黑暗，空氣也悶悶的，像是很久沒有人使用了。

由紀摸了半天，終於開了燈，休閒室不大，一目了然，沒有人，麻衣不在這裡。

麻美、莉娜、紗綾、愛愛稍微到處看了看，房間的物品，包括酒，似乎沒人動過，也沒有什麼暗角。

「麻衣這白痴到底跑到哪裡去了.....」藤浦姐完全失去了平常的冷靜，嘴巴震動「會不會.....在2樓的其他地方吧。快去，快去找.....」

我抱著二家姐的肩頭，想要她冷靜下來，麻衣到底去了哪裡，我們離開了休閒室，走進另一邊的走廊，繞回去，一路去沒有看到任何人，其他的房間逐間檢查過，也都鎖上了。

當我們回到麻衣的房間，204號房，我們都同時一驚。

麻衣的房門關上了。

藤浦姐扭著門鎖，鎖住了，她用力拍門：

「麻衣！麻衣！麻衣！麻衣！我是二姐呀！妳在裡面嗎！！！！？」

我肯走幾分鐘之前我們離開麻衣房間的時候，並沒有關門，如果是麻衣回去了.....不、沒可能，我們到休閒室時並沒有人，然後我們回來的時另一邊，同樣並沒有碰到任何人。

如果是麻衣，她是怎樣回去的？



「不行，鎖住了！鑰鎖，有備用鑰匙嗎——！」藤浦姐大喊。

「有，有！我去找——」由紀大叫，跑回一樓，大概是去找兩位保鑣。

我和藤浦姐又拍了一回門，她幾乎急得要哭出來：「嗚.....搞什麼啦，麻衣！！快點應我，我是二姐呀.....由紀呢？鑰匙呢？」

這時候紗綾突然說：「我從陽台那邊過去，看能不能打開窗戶進去。」

我們詫異地看著紗綾，她冷靜地說：「我住206號房，隔著205就是204，我可以從靠著陽台跳過去。」

「跳過去.....？」我難以置信地說。

「放心，那很近，我以前練體操的，很簡單。」紗綾目無表情地說。神色恍惚軍人一樣。

我跟藤浦姐七下八落，聽起來像有點危險，但事到如今，我對二家姐說：「那我陪紗綾過去，妳跟其他人等由紀回來。」

藤浦姐和愛愛點了點頭，又對紗綾說了句小心。

我跟著紗綾回到她的房間，拉開落地窗戶，走出陽台，黃昏的海風很強烈，吹得紗綾的頭髮紛飛，房間之間的陽台大概有一米多寬，看起來不是那麼容易能跳得過去。而且大宅建在斷崖旁邊，下面就是洶湧的海浪。看著令人心寒。

「我們還是等鑰匙回來——」

可是紗綾已跳到陽台的圍欄上，我還沒有來得及阻止，她身子一縮，輕盈地彈到了205室的陽台圍欄上，再一跳，然後穩穩落地，她回頭看了我一眼，發出一個英氣的自信微笑。如果不是為麻衣著急，我或者有時間欣賞紗綾的美貌。

紗綾又一跳，跳到了麻衣的204室，她試圖用力拉著窗，又拍打了幾下，均沒有反應，她又將耳朵貼在玻璃上，良久以後，她舉起雙手比了一個「X」，搖了搖頭。

連窗戶也鎖上了嗎。

我離開紗綾的房間，衝回走廊，這時候由紀、麻衣和兩位保鑣拿著後備鑰匙回來，藤浦姐看見我：

「怎樣，紗綾進去了嗎？有看到麻衣嗎.....！！」

我搖了搖頭，搶過由紀手中的後備鑰匙，插進門鎖裡，推開門——

空氣像是凝固了。

房間內，失去意識的麻衣躺在地上，麻衣的額頭滲著血。

「麻衣！」



我打傷了麻衣？

- -

### 【3】

凌晨4點。

我坐在204房的木椅上，身處燈光照不到的幽暗處，雙手交疊，支著頭，看著床上的麻衣。保鏢替麻衣處理好了傷口，在麻衣的額頭上綁好了繃帶，把麻衣抱回床上，到現在，麻衣仍然沒有醒過來。

到底是誰？

是誰會打傷麻衣，是誰會造出這種事，如果是說盜賊是小偷也算了，這邊是無人島，兩位保鏢花了一個晚上搜查，碼頭只有我們的遊艇，大宅沒有入侵的痕跡。

是我們一行人當中其中一個人做的嗎？

是我？

不，我真的太累了，怎麼可能。莉娜幾個小時前的咆哮仍然在我腦裡迴響。

- -

「你這變態！是你做的吧，是你打傷了麻衣學姐吧！！！」

我不解看著莉娜，莉娜的神情不似是亂說，她顫抖的手指直指著我，每一個人剎那都不知道該如何反應，連麻美也掩著嘴睜著眼，先打破沉默的是由紀。

由紀住著莉娜的肩膀：「莉娜！妳別亂說！阿撻怎麼可能打傷麻衣！」

莉娜推開由紀，聲音顫抖，卻又凌厲地看著身邊的每一個人：「你們、你們幾個的關係本來就很奇怪、不、應說是很可怕.....他突然失控，打傷說懷有他孩子的女人，這有什麼不可能！」

「那只是麻衣她的玩笑，她一直都這樣，我沒有，我怎麼可能打傷麻衣！！」我慌忙為自己辯護。

「不！你今天去海灘的出來的時候，你是最晚到的，而且是單獨一個，除了你還有誰有的私自行動的空間！！！」

我頓時想起今天下午，去海灘之前，我的確是先去看望了麻衣。然後才一個走到海灘到，可是這.....

由紀：「妳不能因為這樣就懷疑阿撻，那、那今天決定去之後的三十分鐘，我也曾經自己一個在房間裡，我也有單獨行動的機會。」

「那你說，你那段時間做了什麼！」

莉娜像盤問犯人一樣看著我。

「我去、去看了麻衣.....」

「對吧！你們看，他都不打自招了！！你們就在這段時間吵了架，然後你就失手打傷了麻衣學姐！」

愛愛插嘴怯生生地說：「不，不，那絕對不可能，三姐不會跟別人吵架，三姐從來都是——」

莉娜卻打斷了愛愛：「不！我才不相信妳！妳跟他們也是一伙的！你們根本就是一堆淫亂的怪物！」  
莉娜語帶鄙夷地說，愛愛聽到淫亂一詞，身子立刻一震。莉娜抱著頭，退到角落。

由紀緊緊地抱住莉娜，以前所未有的沉重語氣說：「莉娜妳不要亂講！姐姐們跟阿撙只是、只是——」  
由紀想解釋，可是又解釋不了，先不論是否淫亂，但我跟4姊妹在旁人眼中關係複雜是無法否認的事實。

「那我呢！」由紀突然抱住莉娜的臉，正色嚴詞。

「什麼？」莉娜意外地注視著由紀。

「我跟阿撙關係也不簡單呀！我們不是平常抱抱牽牽而已哦！我們差點就上床差點就做愛了！那我呢！妳相信我嗎莉娜！」

我們所有人無不驚異地看著由紀，坐擁不可估量身家的千金，竟然會如此描述自己跟一個毒撙的關係，我看著由紀的背影，那曾經由藤浦姐帶給我的感動與溫暖再次浮現。

「由紀原來妳也是.....」莉娜掩著嘴，瞪大雙眼看著由紀，眼淚突然慢慢充滿淚水。是失望，還是覺得被背叛？

「我可以肯定的跟妳說，這世界如果有一個男人死都不會傷害我們任何一個，那一定是阿撙！他絕對不可能會打傷麻衣！絕對不可能！」

人一輩子如果有如此信任你的一個人，你會怎樣報答？我想不出答案，我走近由紀，這一刻我只是想牽著她的手。

## 撚太郎之誕生×無人島傳說殺人事件 下

「走開！你別過來！」莉娜看到我的動作，尖叫著，猛地推開由紀「妳們這堆怪物！妳們全都是.....不要靠近我！我不要再跟妳們一起！！！！」

莉娜衝出房間，差點撞到拿著托盤的管家，只聽到走廊一道漸細的跑步聲，消失了，由紀喊著莉娜，想追上前去，誰知紗綾卻擋住了由紀，簡潔地說：

「我去。」

由紀低著頭，小嘴微張，哽咽著喉嚨慢慢泛紅了眼，我走上去抱住由紀：「謝謝妳為我講話.....」

由紀僵硬一笑，便把臉埋在我的肩上，我撫著由紀的一頭秀髮，她卻開始無聲抽泣。紗綾看著我們，一雙英氣的眼睛沒有任何猶疑，向我點了點頭，便離開了房間去找莉娜。

- -

我坐得有點暈，便站起來，走到麻衣的床邊，我察看麻衣那俏麗的臉，她的表情沒有任何痛苦，緩緩呼吸，只是像睡著了，我在床邊坐下來，背靠著牆，抬頭沉思，回想起今天下午，去海灘之前.....

- -

我敲了敲204號的房門，然後推開。

「嗚～阿撚你來了，孩子等你等到好苦哦～～～～」

藤浦姐跟麻美也在房內幫麻衣打點。而麻衣睡在床上，一臉病容，但嘴吧依然不改，藤浦姐：

「好了啦，一個笑話說幾次妳不膩哦？」

「嗚，什麼笑話，是事實，撚太郎哦，媽媽對你不起嗚嗚嗚嗚嗚～」

麻衣入戲地抱著被子假哭。妳的志願是某國的國務院總理嗎？

我問及麻衣的情況，藤浦姐有點凝重地說：

「不只是暈船，還有點發燒，我怕是中暑了。」

麻美大笑：「麻衣你好弱喔哈哈哈哈哈！你平常喝酒的魄力呢！？」

麻衣罵了一聲「妳去死」，二家姐說：

「這邊都沒有醫生，只有點現成的藥，我說要不要拜託由紀那邊開船載她回去看病，麻衣又死賴著說什麼難得來無人島要陽光與海灘，又說反正還有明天，躺一下就沒事了。」

我摸了摸麻衣的額頭，的確有點燙，麻衣疲累地張開雙眼，抓住我的手，說：

「撚太郎.....爸爸他好溫柔哦呵呵呵呵呵。」

麻美聽完繼續大笑：「嘩嘩嘩嘩好溫馨哦～」，藤浦姐還是擔心地「嘖」了聲，唔知係咪近得由紀多，學左由紀的古靈精怪，我在床邊跟麻衣說：

「媽媽要多休息哦，那孩子才能健健康康的。」

麻衣意想不到，她凝住雙眼注視我沉默了良久，才微微一笑：「嗯.....知道啦。」

又說：「不要跟愛愛說我這樣，不然她一定連去玩都沒心情，我睡一下就會好，大姐二姐你們快點去玩吧，快去～！！！」

麻衣揮動著無力的手，想要趕走麻美和藤浦姐，二家姐卻猶豫著說：

「怎麼可以，妳都這個樣子卻要我去玩.....」

「就是因為這樣才要去，如果妳一直在我床邊，愛愛又會想太多以為我很嚴重。」

「可是.....！」

「妳不要杞人憂天啦！快去玩快去啦啦啦啦啦！來我幫妳挑泳衣！！！」麻美拉著藤浦姐。

我也說：「對呀，難得來到，藤浦姐妳至少去曬曬太陽嘛。」

「可是，可是！這邊手機用不了，剛才麻衣妳不是把sim卡撥出又進去都試過了嘛，妳有事了怎麼辦.....」

麻衣吃吃笑說：「我有管家的電話嘛，而且電話就在床邊，伸手就拿到了。」

「但是.....」

「好了不要但是啦！快去換泳衣，不要防礙人家一家三口！！！！哈哈哈哈哈！」麻美拉著藤浦姐說離開房間。

藤浦姐不滿地乜斜了麻美一眼，看著我說：「你.....好好的看著她。」

我堅定地點了點頭，我心裡也很想藤浦姐可以放下心來去玩，麻美和藤浦姐離開了之後，麻衣待房間關上了。拉著我的手笑說：「呵呵呵呵想不到竟然真的是你留下來照顧我，果然是孩子的爹～」

我沒好氣的說：「我拜託妳就別亂講啦，等一下.....別人真的誤會了。」

麻衣呵呵呵笑了：「我不是欠你一次嗎？反正是時間問題嗎，搞不好到時你就一擊即中撚太郎哦～」

雖然我也很期待麻衣的肉體，但我不禁失笑：「你那麼想當母親嗎麻衣姐.....？」

「呵呵呵呵，你不是已經答應了嗎，剛才的溫柔體貼呢老公～」

我皺著眉：「什麼老公.....」

麻衣卻大笑起：「哈哈哈哈哈你們男人聽到這兩個字就怕了是不是，哈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只好說：「妳身體不好，就不要太激動.....」

麻衣卻說：「我可是遺傳了麻美大姐的神經大條與智障，這小病算什麼，你老婆我可不是那麼好欺負的呀！你現在是幾個女生心中的男主角了，不要再像毒撚一樣，要學會幽默點、搞笑點這樣才有魅力呀～」

我看麻衣愈說愈遠了，便安撫著她要她休息，我關了大燈，留下一盞小的床頭燈做照明，我幫麻衣蓋好了被子，幫在放好了藥，她雖然臉色蒼白，卻還是一副天塌下來也沒事的臉：

「我會順產的，你放心去玩啦老公，你回來我就生繃亂跳了～阿撚你會負責的是不是？哈哈哈哈哈～」

- -

你回來我就生繃亂跳了.....阿撚你會負責的是不是？哈哈哈哈哈.....

「信介.....不要走.....不要.....留下我一個.....」

信介？信介是誰？

我身子一震，抬起頭，房間中的時鐘，五時十分，我不小心睡著了嗎？我慌忙看了看麻衣，她還是昏迷著，沒有動靜，剛才的「信介」.....是我做夢了？聽錯了？

叩，叩，有人敲門，那人打開門走進來，是由紀，她換了睡衣，被著毛氈，手上也是一條毛氈，她看著我沒力地笑了笑，雙眼佈滿紅絲，這是我認識以來最沒有精神的由紀，她走過來，把毛氈遞給我，問：「你都沒有睡嗎？」

我搖頭，然後摸了摸由紀的頭，看著她憔悴的臉：「妳呢？」

「剛醒來，睡不好。」由紀低頭看著麻衣，「麻衣她還是.....」

我嗯了一聲，由紀說：「這、這搞不好，只是惡作劇，對、是惡作劇吧。」

我立馬詛咒一句：「誰會白痴做這種惡作劇！」

由紀一驚，抱著毛氈驚慌看著我，咦，我幹嘛會有脾氣，我有多少年沒有發過脾氣了，是因為沒有睡眠嗎？我握住由紀的手，跟她道歉，她說：

「沒關係.....只是，為什麼你不去休息，反正我們也想不出什麼嗎是不是.....」

對，為什麼呢，為什麼所有人推理了很久也想不出事情的真相，愛愛、麻美、紗綾、由紀一個一個累

了去睡，為什麼我還是堅持留下來看著臥床上起的麻衣，為什麼？

因為下午的對話嗎？——阿撚你會負責的是不是？哈哈哈哈哈——我牽著由紀的手，簡略說了今天下午跟麻衣在房間中的對話。

由紀聽完之後卻「嘻」的一聲，甜甜地笑了：「阿撚你愈來愈man了哦，那撚次郎的責任記得要負哦～」

這好像不是說這種笑話的時候，由紀察覺到我的表情，便溫婉了眼神：「要我留下來陪你嗎？要不要我弄點吃的給你？」

我想起數小時前由紀對的我辯護，我知道那已經足夠了，我說：「妳還是繼續休息吧，不然去看其他人有沒有要幫忙的。對了，藤浦姐和莉娜還好嗎？」

由紀：「我睡前有去看過，愛愛和麻美學姊在藤浦學姐的房間看顧，而紗綾則陪著莉娜。」

我抱了一下由紀，要去她先睡，她便留下毛氈，先回房間了。

我把木椅拉到床邊，用毛氈蓋住自己，消失，出現，密室，我的眉心開始有點疼痛，我在做什麼，對.....思考，我有多少年沒有認真思考過了。

我在房間中找到了便條和紙筆，根據幾個小時的重整，畫好了事件的鳥瞰圖，先是麻衣消失：

然後我們到休閒室，沒有發現：

走兩邊回來，204號房間卻反鎖了。然後紗綾從陽台進去，裡面是倒臥不醒的麻衣。

如果麻衣一開始是躲在3樓.....不，不可能那她不可能回去，我們在休閒室時候沒有全進去，而且旁邊就是3樓相通的樓梯，有人下來我們立刻會發現。警衛室的話，在大宅不再是旅館後便沒有人再使用，鑰匙也沒有被動過，我們後來打開一看，裡面所有東西都積了厚厚的灰塵，如果麻衣 / 犯人曾經在裡面，痕跡會很明顯。

然後，根據由紀的判斷，麻衣在回房間之前就被打傷了，不論是她自己帶著傷勢回去，還是被犯人帶回去，作案地點仍然是謎。

再假設如果是犯人把麻衣抬回去，那犯人又是怎樣從密室中消失？

最重要的是，犯人究竟是誰？

如果不是我們在內的任何一個人，就是指目前的大宅裡，有另外一個人陌生人存在，想到這裡我突然一寒，不.....不行，我要相信兩名專業保鏢的判斷，島上不可能存在陌生人。



再下來是犯案時間，在下午5時左右，管家接到麻衣的電話，說要吃煎餅，我們大概在5時20分回到房間，管家在5時25分左右拿著煎餅出現。

最後是，就是不在場證據，假設犯人就在我們當中，單獨行動者就帶有嫌疑，麻衣在藤浦姐和麻美離開時仍然安然無恙（假設我的嫌疑沒有解除），那之後在海邊曾經單獨行動的，主要都是要上廁所的女生們，順序為莉娜、愛愛、麻美。從海灘來回大宅要15分鐘，估計跑步也要10分鐘。最後單獨行動的，還有藤浦姐，可是她立刻就發現了麻衣的房門打開，而裡面空無一人。

啊，腦袋好累。我突然注意到垂下的窗簾上泛起黃光，黃昏.....？不，日出了，時鐘指向六時，我的眼睛開始乾涸，我走向麻衣身邊，想起了她那些不知道是否玩笑的玩笑，到底是誰將妳.....我不自覺像下午一樣抓住她的手，咦.....她的手裡！？

我慌忙打開她的掌心，握住了半張廁紙。

廁紙？

這是麻衣留給我們的訊息嗎？

不，我想不通，廁紙又代表了什麼。

我在房間中來回踱步，六時半了。一點頭緒都沒有。

- -

我走到202號房前，敲了敲門，推門進去。

呀——我差點踩到了直接睡在地上的麻美，我心裡罵了一聲，妳要睡在地上，也不要睡在門前好嗎？

房間內，藤浦姐在床鋪上睡著未醒，愛愛則累倒在床邊的沙發椅上，整個人無力的陷進去，大概是不知不覺睡著了吧。我走近愛愛，她的睡相非常可愛，好想吻下去，但我知道不是做這種的時候，我看著她只用外套蓋住自己，使用由紀給我的毛氈被上去。愛愛身子一縮，順勢捲住了毛氈，然後又繼續睡了。

我坐在藤浦姐的枕邊，她睡得很安穩，保鏢說她只是受驚了，睡一覺醒來便沒事。我撫著她的頭髮，我第一次看到她的睡相，她看起來就跟其他三姐妹一樣，完全不像那個又冷靜又賢慧又霸道的她。

「.....嗯，阿撚.....？」

藤浦姐眼皮一轉，慢慢張開雙眼。

「我弄醒妳了嗎？」

「扶我起來。」

我扶起了藤浦姐，幫她靠在牆上，她深呼吸了幾下，惺忪著雙眼看著東歪西倒睡在房間中的麻美和愛愛，說：「麻衣呢？」

「還是沒有醒過來。」

我稍微報告了她昏倒以後的事情。聽到「煎餅」時，藤浦姐好像有點痛苦的闔了闔眼，我問她是否不舒服了，她說：「不，只是有點昏。」我幫她倒了水，她突然若有所思地說：「麻美她根本沒有姊姊的樣子，小時候，在家裡都只是看電視什麼都不做，我排第二，麻衣和愛愛出生以後，都是我在照顧三人的起居飲食。」

「咦？」

「麻美早上愛喝果汁，愛愛喜歡吃水果，尤其是水蜜桃，而麻衣，她最愛的是，煎餅.....」

煎餅！？

「這。」

「可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她晚上睡醒，要吃煎餅，就算是，也跟這事件有什麼發關係了。」

突然我想到麻衣手中的半截廁紙，我慌忙追問：「姐，麻衣她早上睡醒，還有其他習慣嗎.....快告訴我！」

- -

我回到麻衣的房間，先走進了廁所，果然，我的預測並沒有錯，我看著遮擋著日出晨曦的厚窗簾，在麻衣的房間中，找到了麻衣的手機，打開一看——

所以的謎底都解開了！

不，還有一點，那令我最在意的是.....

- -

早上九點，一片慘淡的氣氛裡，我們在一樓的大廳用早餐，大型的氣派餐桌旁每個人默默地的咀嚼著早點，下來的只有由紀、紗綾、藤浦姐，我第一次看見面無表情的由紀，她說莉娜堅持不要走出房間，只好等一下再拿上去。這時候，突然傳來一聲慘叫：

「愛愛！」

是麻美的聲音，2樓，我急忙跑上去，愛愛住在，201號房，我衝上去，門開著，麻衣坐在地上，全身發抖瞪大雙眼，似乎看見了極其可怕的畫面，她看見我們，口中打戰，說不出完整的話：「愛.....愛.....她.....撚.....撚.....」

我搶進房間，由紀跟在我身邊，她看見房間中的畫面，發出震破耳膜的尖叫：

呀——————！！！！

愛愛倒臥在地上，胸前直插著一把利刀，血濺滿了全身，在她身下流成一個血泊。

「愛愛.....怎麼可能，愛愛！！！！愛愛——！！！！這不可能！！！！呶呀！！！！」

由紀完全失去理智的亂叫，然後飛奔衝出房間，我拉都拉不住，隨後紗綾和莉娜跟來，同時也是兩聲尖叫。

我走近愛愛的驅體.....然後我轉身望向轉身所有人：

「犯人就在我們當中，而且，很快就會現身了。」

- -

#### 【4】

「愛愛死了.....怎麼可能！！！！這絕對.....！！！！」

走廊上兩個身影急跑而過，衝往201號房，兩人進去，同時驚訝得無法反應。

房間中的屍體不見了，本來愛愛陳屍的位置，現在只剩下一灘血跡。

「怎麼可能！？愛愛.....還不到幾分鐘，我剛才真的看到愛愛她.....」

「妳果然立刻出現了。」我出現在兩人的身後。

兩個人影驚愕地看著紗綾，聲音打戰地說：「阿撻，為什麼你我們後邊出現.....那、不重要，愛愛呢！愛愛她她到底怎麼了！」

「我只用做用了跟妳一樣的手法呀。」

「一樣的.....手法。」

「讓我們按照妳的『臨時興起』的劇本，回到昨天下午5時多。在藤浦姐的慘叫下，我們跑到204號，然後發現了房間裡空無一人，再下來我們去檢查『可能性最高的』休閒室，沒有發現，循兩邊回去，卻在沒有碰到任何可疑人士的情況下，看見了鎖上204號。」

我繼續解釋我的推理：

「我們都忘記了，這種大宅最特別的，是除了一樓之外，二樓三樓的房間都是以環狀分佈，所以走廊的形狀，其實是一個圓形，沒錯，我們回去的時候，是分邊兩邊檢查，令我們自以為已經檢查了整個二樓，但事實並不是如此，從我和其他女生從一樓衝上去，到飛奔去休閒室，都只走了走道的3/4空間，剩下的1/4！是完全的死角！」

我像恍惚變成金田一，舉起食指，指往面前兩人，沒錯，這次的事件，犯人有兩個，共犯的角色非常重要。

「剛才我用了同樣的手法，從另一邊跑過來，我們離開房間，走向另一邊，繞了一個圈，在妳們的身後出現，這走廊本來就是環形，沒有盡頭，所以前後這概念根本不重要。」

「這其實是非常簡單的躲貓貓遊戲，除非我們從頭到尾把每一個散佈在走廊的每一個，不然，只是要我們集體行動，妳總是有機會在走廊的其中一部分躲起來。」

「所以，有人誤導我們，在一開始，要我們一起盲目地衝向其中一個目的地，這就是為什麼，當我們發現204號室中沒有人，卻一不為意這種大宅環狀走廊的特點，那人提出：『麻衣可能往休閒室去了』，她是這邊的主人——『她最清楚這種大宅』的想法不知不覺植入了我們這些客人的腦裡，就好像你去外地旅行，你向當地人問路，就算答案是錯的，你在不了解的情況下，還是會相信。」

「我想這一招不是妳自己想出來，而是妳的共犯，這邊的主人向妳提議的，我已經領教過太多她的鬼主意了，而這一次，妳在我們慌亂之際，誤導我們向休閒室走去，而遺留了走廊的死角——由紀！」

由紀啞然失笑，一雙的天真又鬼靈精的雙眼水汪汪地直視，好像樂在其中又好像戰戰兢兢，她似乎沒有想過我會那麼認真的拆穿她，其實看著她驚慌失措的臉，我也有點不忍心，不過，這不完全是我的主意.....

「由紀故意選了離案發地點同一層中最遠的位置，如果說到3樓、1樓，意圖可能太明顯了，警衛室太久沒人使用會留下明顯痕跡，選休閒室，可以讓我們繞了半圈，而『背向』現場，讓主犯有最大的機會返回現204室，不過也拜託由紀，我才突然想通了整件事，就在昨天——」

「等一下，所以愛愛！愛愛她根本沒有——」

由紀身邊的那人打斷我的話。

我從容自若地笑了笑，這種感覺——很奇怪，我很少會在那麼多人面前講那麼長的話而又仔細的話——是自信嗎？毒撚像我，竟然突然有了自信？我繼續解釋：

「對沒錯，愛愛.....她只是示範了妳圈套的逆向操作，辛苦妳了愛愛。」

愛愛在我身邊閃出，她還穿著那件染了「血」的衣服，手上拿半截假刀，她低頭輕聲地說：

「三姐.....妳這次的玩笑開得太大了.....」

我們這次事件的主犯眨了眨眼，表情扭曲，介乎於笑與冷笑之間，她解下頭上繃帶，我們的受害者，同時也是主謀者——麻衣。

麻衣看見愛愛，好像鬆了一口氣，然後又好像有點恨意地打量我和身後的眾人：「愛愛.....是你們所有人加上阿撚來擺我一道，阿撚你什麼時候發現的.....？」

我說：「昨天晚上，在麻衣姐妳昏倒.....不，睡覺的時候，由紀過來看望我，她說了一句話——」

這、這搞不好，只是惡作劇，對、是惡作劇吧。

「我在想，如果所有事情都是麻衣姐妳自編自導自演的惡作劇，那不是很好解釋嗎，每次我們看推理

小說，看金田一，看到那些令人頭殼爆炸的密室殺人，我們都會想：『他媽的，犯人根本就是自殺吧』。如果是麻衣姐妳虛構了這幕密室傷人推理劇.....那一切都解釋得通，所以才說，剛才我要愛愛『逆向操作』了。」

「逆向操作，那是什麼意思？」

跟在我們身後的麻美像配角一樣發問。

「我曾經想過，既然都弄成密室了，為何不乾脆殺掉麻衣姐呢？那不是讓我們更難破解嗎？但.....我想麻衣姐妳是考慮到，如果是殺人案，大家相以為真的情況下去報警，一來事情鬧大了不好，二來妳的戲就不能演下去了.....」

麻衣有點失落地笑了笑：「對.....如果我『死了』，妳們認真起來，那就不能逼你們在剩下來的時間動腦筋.....」

麻美大叫：「麻衣妳！妳太過份了啦！我們為妳折騰了一個晚上！我都錯過了連續劇！」

我阻止麻美派膠：「不，麻衣姐，妳，一開始沒有打算裝那麼久吧.....」

麻衣低垂著頭，面帶內疚。我繼續說：

「這一切，大概只是妳去一樓的廚房拿番茄醬時忽然想到的。」

麻美說：「番茄醬？」

「麻美姐妳果然沒有姐姐的樣子，我問妳，麻衣姐早餐最愛吃什麼.....」

麻美抬起頭認真想，可是愛愛先搶答：「是煎餅！而且要配番茄醬！！！！」

「回答正確，滿分。」我笑說，愛愛羞澀地微笑起來。

「煎餅.....管家準備的煎餅？」麻美一臉苦惱地說。

「麻衣姐，妳昨天醒來的時候，妳以為是早上吧？」

我身後的眾人聽到我這樣說，同樣驚叫起來，然而麻衣卻冷冷的看著我，我說：

「令妳以為是早上的有兩點，一、關上的窗簾，的然前身是高級旅館，大概是為了保安理由所以窗簾很厚，日落的時候，黃昏的陽光照在窗戶上，房間內只會到看到一片暈開的黃色，如果精神稍為有點恍惚，加上剛睡醒沒有時間感，便會錯覺那是早上，剛才在我在麻衣姐的房間裡思考的時候，便會有這種錯覺。」

麻美：「可是.....房間裡有時間呀！！！看就知道時間了。」

「不，麻衣姐她被另一個時鐘誤導了。對不起麻衣姐，在幾個小時前，我.....偷了妳的手機。」我拿出麻衣的手機，打開，時鐘顯示是20:00，其他人又驚呼起來，我：「因為這邊是無人島，網絡沒有信號，昨天麻衣姐曾經試過將手機的SIM卡拔出來插回去，而妳的手機是要拆除電池，才能拆掉SIM

卡的類型，當拆掉電池之後.....」

「時鐘會歸零！！」愛愛驚叫。

「愛愛真聰明。」愛愛聽見我的稱讚，羞紅了臉，我：「麻衣姐習慣了24小時制的時鐘，當SIM卡重啟至00:00，麻衣醒來看見大概是05:00的時間，加上室內的陽光，令她以為是早上，所以迷迷糊糊地打電話，去要求管家準備她最愛的煎餅。然後.....就是惡作劇的根源了」

我拿出一瓶番茄醬，我一直很奇怪，為什麼金田一可以在解謎時候像多啦A夢一樣隨手拿出不重的物証，原來都塞在褲子裡呀（？）。

我說：「麻衣姐妳大概想到，管家不是藤浦姐，不會知道妳喜歡用煎餅配番茄醬的習慣，所以決定自己去一樓的廚房去找。我後來到廚房去看過，這邊的食材跟物資都是新批量買進的，就只是番茄醬非常顯眼的開了一瓶，而且有被人使用過。我們昨天原定計劃晚餐是燒烤晚會，所有食材只會在晚會開始前搬到花園，在燒烤晚會取消以後，今天早上準備早餐之前，我們只是進食了簡單飯菜，菜單裡沒有使用到番茄醬，使用番茄醬的人就只有妳，麻衣姐。」

愛愛奇怪地說：「可是學長.....後來麻衣姐沒有吃煎餅呀，而且也房間裡也沒有番茄醬，三姐要番茄醬是為了.....」

我：「愛愛，你以為你身上的血是什麼做的？」

愛愛「咦」了一聲，我說：「沒錯，我們再重新整理麻衣姐這臨時興起的惡作劇的靈感順序，一、麻衣來到大宅，看見走廊的樣子，想出了躲貓貓的手法，二、打電話到由紀的房間跟由紀討論，由紀大概說，只是她動手了便會配合，三、麻衣醒來誤以為要吃早餐、然後去一樓拿到了番茄醬。」

紗綾站在我們最後方，冷眼旁觀著我們幾個，她笑了笑說：

麻衣突然講話，語氣中帶著不滿：「好了大偵探，我承受是我惡作劇，是我跟由紀配合紗綾騙了你們，可是那.....你也不需要去找愛愛重復一次——」

啪！麻衣話沒說話，便被打了一巴，是藤浦姐。

「二姐.....？」

「你這白痴！你有想過我們有多擔心妳嗎！你知道親人出了事的感覺嗎！這是我的主意！阿撙把事件解釋給我聽了後，我就說要妳這白痴自己也重新經歷一次！你以為.....以為騙你的家人很好玩嗎！你以為要愛愛去扮死人很有趣嗎！！你這白痴！」

說到後來，藤浦姐的聲線突然哽咽起來，麻衣看著藤浦姐，眼裡也慢慢泛起了淚水。

我知道這家怪物一樣的女人又要和好如初了，太好了——咦，為什麼我會突然想睡.....對了，我有多久沒有睡覺了，由紀.....？妳在叫我嗎，天花板好像有點遠.....愛愛.....？好想睡.....

- -

我張開了雙眼，是睡醒了嗎？我看著四周，似乎是我自己的房間，窗簾拉下了，一片幽暗。

「哦？你醒來了，比我想象中要早哦。」

有人坐我的床邊，我轉頭，是麻衣，她坐在沙發椅裡，穿著浴袍。其他人呢？

我感到身體得到了充分的休息，沒有什麼大礙，便撐起了身子，靠在牆上。

「對不起……」麻衣微笑說。

「麻衣姐……其實，妳本來打算讓我們自己去推理出整件事吧。」

麻衣沒有回答。

「妳手中握住的廁紙，那是推理故事中的「死者的訊息」，好幾集金田一都用到了，而那其實並不是普通的廁紙，而是餐宴時專用的紙巾……而且，妳廁所裡的廁紙也用完了，我記得自己的廁所裡，廁紙是新開的，管家應該早就為我們準備了全新的廁紙，沒有可能半天內就把廁紙用完。麻衣姐，廁紙是妳故意丟掉，加上妳手中的紙巾，去引導我們聯想：『妳廁所的廁紙用完了，曾經去過一樓的廚房找』。」

「好了啦，你推理推上癮哦～？」

「可是麻衣姐，還有一件事令我很作意，為什麼妳要裝那麼久？如果是惡作劇，你應該有某個期待的效果，那個效果到底是？？」

「呵呵呵呵，我以為，大姐或是二姐會衝過來抱住我把我搖來搖去，可能愛愛會哭，然後我就立刻跳起來說：『看，我連病都好了哦！』……可是，卻發生了兩件我意料之外的狀況。」

「兩件？是藤浦姐昏倒嗎？還有？」

「莉娜的態度。」

我眨了眨眼，對，莉娜……昨天晚上莉娜的話，假裝受傷昏倒的麻衣應該全都聽見了吧。

「那一刻連我都很驚訝，原來莉娜是這樣看我們……在我設構想這個設局的時候，我沒有想到我們當中任何一個人會受到認真的指控，更沒有想到，原來她是這樣看阿撚你……我一時之間都不知道該怎樣反應，如果我起來了大笑說『這只是惡作劇喔～』，莉娜會不會覺得自己很丟臉？然後更討厭我們？我那時候也慌了，就只是想，希望你們其中一個人會趕快破解這個遊戲，大家都比較好下台……」

結果我們花了整個晚上。我說：「莉娜呢……她現在怎樣了？」

「她知道了整件事後，還是堅持不離開房間，紗綾和由紀好像陪著她吧，我不太清楚。」

「是喔。」

莉娜現在的心情到底是怎樣？她說我們是一團淫亂的怪物，她加入遊泳部，純粹是因為由紀嗎？

「對了，」麻衣姐打斷了我的思緒「聽由紀說，你昨天晚上，一直守在我的床邊？」

「你，不是只裝作昏倒嗎？」

「呵呵，在你們四處搜查的時候，我趁機起來吃了藥，就真的睡著了。」

「噢，所以信介是.....？」

聽見信介兩個字，麻衣臉色忽然一變，眼神變得有凌厲地看著我，我急忙說：

「麻衣姐你昨天晚上好像講了夢話.....提到信介。」

麻美別開了頭，一臉凝重，沉默了良久，換了話題：

「不過，我還沒想到，最後破解我的設局的人，是你呀，我原定是紗綾或是愛愛，沒想到中間有那麼多變故.....不過，你沒有懷疑過，真的是我們當中任何一個人做的嗎？比如紗綾在進我房間的瞬間就襲擊我.....」

「不.....我、我.....」對，為什麼呢，我連考慮其他人作案可能的手法都沒有考慮過，不知不覺，就直接跳到麻衣惡作劇的結論。「也許.....是因為，我不相信有人會這樣做，就算是莉娜討厭我們也好，我不覺得莉娜是會傷害別人去保護自己的女生，她是由紀的朋友，由紀.....不會選擇傷害我們的人成為我們的朋友.....」

麻衣笑了起來：「呵呵呵呵，別說得一副你好像很了解女人的樣子。」說完，麻衣突然站起來，以非常敏捷的動作跨坐到我身上。

我「噢」了一聲，這個畫面怎麼又有點似曾相識？麻衣斜著臉，一雙媚眼不懷好意地看著我：「哼哼哼，神探小毒撻，你要不要推理一下.....我為何要穿著浴袍？」

我喉嚨突然有點乾，麻衣一手掀開我的被鋪，直接騎上我的跨下，然後拉開浴袍的腰帶，我只穿著睡褲的下身開始充血，麻衣看著那拱起的硬塊，淫笑說：

「呵呵呵弟弟思考得好敏捷哦，那麼快就知道我想要了.....」

麻衣解開腰帶，浴袍滑下，露出一對亮眼的粉紅色.....比堅尼，一對巨乳似乎被包得有點痛苦，在布料邊緣中漲出軟軟的嫩肉，我好久沒有看過麻衣的美乳了。

麻衣：「這本來打算昨天下午穿的，不過.....現在也不算浪費。」麻衣身子一扭，抱著我就吻過來，我差點反應不及，但訓練有素的我總算張開了嘴和麻衣雙唇交疊，麻衣的唇跟藤浦姐一樣是豐潤形，舌吻時津液沾滿兩片軟肉，我相信連蘇絲黃都只能用口感極佳來形容。

「哈、哈.....才兩個月就被調教成這個樣子，二姐到底跟你一天做幾次呀.....」

麻衣突然吻我的頸，好似我對藤浦姐的挑逗一樣在的身體上遊移，雖然我的皮膚不會令有任何快感，但一個巨乳泳裝美女如此服侍自己，面前香豔的畫面令我的小雞雞在內褲中不斷跳動，麻衣奸險地一笑，刻意用穿著比堅尼的下身壓在的硬物上，我的龜頭一陣酥麻。

「你知道嗎？男人精神欠佳的時候大腦麻痺，性能力反而會增強哦，昨天晚上你積存整個晚上，加上



之前欠你的，姐姐等一下讓你射個夠.....」正當我打算入左先講，麻衣突然用力抱住我，把頭埋在我的頸際，沉默了良久才說：「阿撚，對不起.....我真的沒想到會帶來那麼多麻煩，多謝你昨天晚上...一直陪著我。」

麻衣妳好有常識呀！我知道我要用行動來接受她的道歉，我雙手摸到她的背上，摸到了那一件禁忌之繩，麻衣很配合地挺起前身，突出一對巨胸貼軟軟地貼在我的胸前，我手指找到繩頭，然後一拉，兩片小小的布料立刻鬆脫，麻衣再自行解開頸上的繩結，比堅尼無聲掉落，一對令我期待以久的h-cup美乳終於重見天日。

「喜歡嗎？只差愛愛一點點喔.....今日比較特別不用忍著哦，要不要一邊做一邊摸.....呀~~怎麼話都不講一句就搓上來嘛.....」

麻衣的乳形是八字形的，傳說中令人聞風色變的八字波，的確沒有愛愛和藤浦姐那麼渾圓那麼好看，但係法官大人，當你面前係一對h-cup咪咪加仲要淡色lin，八字波唔係波呀！？我用十二分的誠意分握兩顆沉實的美乳，用力盈盈握住，麻衣的乳質很軟，被我搓弄的軟肉在指間不斷溢出來，麻衣被我弄得不斷浪叫，麻衣媚眼一擺，抬起下身，伸手把我下身脫光，握著那青筋爆現的小弟，麻衣調整了呼吸，撥開三角盡處的比堅尼，腰身一低，就把半根都放進去。

「呃呀——！」蜜穴的緊逼令的龜頭劇烈地充血，我感覺我的億萬子孫已經想飛射出了。「丫~.....好硬哦.....阿撚你都用這種硬道應付二姐嗎.....呀.....呀.....嗯.....呀.....哈、哈、.....二姐也太性福.....嗯.....」麻衣扶著我的肩膀，靠一雙大腿不斷起伏，濕潤的小穴套弄著我的前半根，肉壁的紋理不斷摩擦我的龜頭，我現在才發現麻衣的叫床聲是四姊姊中最誘人的，尖細得來又不會太刺耳，我雙手不能自拔不斷搓弄麻衣的軟乳，五指隨著她腰支的擺度一下一下用力，這時候，麻衣突然用力沉下身子，把我的整根的吞沒。

「嗯~~呀.....那個.....想要射了嗎.....不用忍住啦.....呀.....要用力射喔.....」或者真係睡眠不足有著性能力，才沒幾下就覺得要爆鳥，我抱著麻衣的腰，配合她的下沉往上頂，慢慢抵進麻衣深處的花心，麻衣緊抱著我，兩顆大奶奶在我胸前令人眼花的拋動，「呀呀呀呀呀——太深了啦——這樣.....這樣會.....呀啊.....」麻衣的花心突然一緊，我用力抓緊麻衣的豐臀，硬硬的頂到盡頭。我低鳴一聲，射出令龜頭刺痛的第一發「依也——！！好、好多——唔噃！呀！？還射——呀！！」

麻衣昂頭激烈地嬌吟，我感覺我非常激烈地噴發了非常的份量，直到我彈已盡，她低頭吻了吻我，輕輕說了一句：「好多哦.....想燙死人家嗎.....」我回吻麻衣那淫意滿滿的臉，她還沒有來，我知道我要對自己進一點宏觀調控，我扶著麻衣的身子要她躺下來，她「嘻」地說：「你現在會什麼姿勢了？」我還認真的想了想，說：「就、就正常位、後進、騎乘.....」麻衣哦地點了點頭，眼睛一動，不知道在又想什麼主意，我低下頭，品嚐她散成圓形的美乳。

「嗯.....你好喜歡弄咪咪哦.....呀哈.....好癢.....噃.....呀！！奶頭.....呀丫.....！」我發現了藤浦姐在技巧的影響對我太大了，我總是習慣了用舌技去挑逗女性，還好每個女生都會一定程度的回應，麻衣的淡肉色的小可愛挺立起來，我用指尖研磨那充滿彈性的尖端，麻衣在床上一陣顛動「呀也——！！噃.....丫！呀！二姐.....他好會玩喔.....好棒哦.....我.....也要.....」

麻衣這時候竟然自動把手伸進下身還未脫掉的比堅尼裡，手指不斷活動，我幫她脫掉最後一片粉紅色的布料，立時「咦」了一聲，不是因為麻衣自慰的動作，而是她把陰毛全都剃掉了！我好奇地撫摸一點一點的黑色毛根，麻衣看見我瞪大雙眼的樣子，失笑說：「有機會我再告訴我把毛都剃掉的原因...現在.....快給我.....」我射完第一發以發，在麻衣體內幾乎沒有軟掉，現在仍然堅硬無比，我試著用力一插。「呀~.....做什麼只有一下.....呵呵.....怕又要射了嗎.....」

好，測試完畢，機件仍然運作正常，我稍稍傾前身子，下身不斷施以重壓，麻衣抓著兩旁的被單頸，配合著挺動腰支，我的下身激烈地碰撞。「依也.....呀.....好.....好厲害.....哦呀~~完全、完全沒軟.....呀.....！」我也覺得很奇怪，大概是昨天晚上整晚沒射吧，麻衣突然挪動身子，屈起左邊的大腿，膩膩地說：「放上去肩膀吧.....」側入！？我想不到麻衣會有這種要求，唔同正常位滿足唔到她？麻衣說：「我練蛙式的，這簡單的分腿的動作，嘻.....」我小心翼翼拉高一條肉感十足的美腿，架在我的肩膀上，分得更開的下身使我的龜頭又進一步，麻衣立刻弓身嬌喘起來，雙頰泛起紅暈，「呀恩.....碰到.....了.....阿撚哦.....哎呀.....哪裡.....人家的.....恩~」

我還沒動，麻衣的下身已經摩動起來，頭盤的精液被帶出，白白的流滿了我們的下身與被單，發出刺鼻的體味，我扶住麻衣的美腿，一下一下的衝撞麻衣深處最敏感的部分，麻衣的雙頰愈來愈紅，全身大汗淋漓「啊啊——不要.....好熱呀.....呀.....哦.....！丫、姐姐要、要.....那個.....呀.....」，蜜穴把我漲硬的龜頭弄得發痛，我伸手握住一邊的巨奶，然後用力挺動下身，龜頭由淺到深的突刺，麻衣的不毛之地使她的下體十分明顯地舌吐著我的紅根，暗紅色的小嘴像滲出愈來愈多的黏液，麻衣抬起頭，喉間一陣浪叫，小穴一陣抽搐，洶湧的熱潮水噴灑在我的前端，「恩呀呀呀呀呀呀呀——要去啦要去啦要去啦——！！」我下身用力，將血液送往前端——唔係射血——然後將第二發滾燙的濃液一股股地射出。

我一邊射，麻衣一邊淫叫著抽搐，想不到麻衣做起愛來，比二家姐還要激烈，我喘著氣，放下麻衣的腿，終於有點軟下來，我退後身子拔出，一道小小的白濁在小穴中流出，麻衣用手撫著自己下體，說：「嘻.....好暖好舒服.....」麻衣也撐起身子，稍微理順了一頭汗津津的凌亂長髮，她吁了口氣，臉上的紅暈還沒有退去，她依然用一對好像會淫叫的媚眼看著我，我不其然又吻上去，麻衣伸出一道軟滑的小舌，笑嘻嘻地任用我吱啜，麻衣的身上有一種獨特的體香，跟愛愛、藤浦姐、由紀不太一樣，難道這就是精液美容的效果.....！？麻衣像蛇一樣舔著我臉：「才來一次嗎.....人家才不要喔.....」

麻衣伸手握著我有微弱的下體，嫩指在龜頭上搓動，然後一低頭，伸出小舌在我的龜頭打轉，然後扶著小莖，打開小嘴把前端送進嘴裡，仔細地吸吮「噠~噠~啾卜.....哈，又硬起了，和我做愛是不是很棒，跟二姐比起來，那個比較厲害.....」我心唸，仲乜鳩又出比較題？我不知道該怎樣回答，麻衣啜了一下我的小莖，說：「下次.....我和二姐一起上的時候，你再回答我吧.....現在先給你一點特別服務.....」

特別服務？麻衣挺前身體，雙手握住一對咪咪，唔撚係掛，唔通——嗚呀！！果然麻衣兩手把一對八字波一夾，將我的雞雞夾在其中，然後用咪咪摩擦，麻衣的技巧比愛愛有經驗多了，溫暖又有彈性的軟乳使我的弟弟不禁瘋狂在地亂跳，麻衣笑說：「好大的反應.....哈哈哈哈哈，如果這樣呢？」麻衣稍微後退，放開了我，然後只握起一邊的美乳，將乳頭送到龜頭前端，用那顆彈性的小玉挑逗我的馬眼，那輕微又淫穢的效果讓我馬流出一珠透明的黏液，麻衣用手指沾起塗在臉上。「今天特別優待不用你幫我美容哦.....準備好第三發了嗎？」麻衣用手套弄著我的小莖。

不到一個小時來三發，正當我有點猶豫的時候，麻衣轉身，狗趴在床上，挺起渾圓的屁股，手指伸進泛濫的淫穴緩緩攪動，一般呻吟一邊軟軟地說：「恩.....呀.....後入會讓我有點痛哦.....等一下，你先別進來，還是換別的姿勢好了.....」，可是我的龜頭已抵著麻衣的小陰唇，此時此刻，你會A.轉身就走，B.破口大罵，C.突然懂得說服麻衣用背後位。

我選了D，一桿入洞，麻衣的小穴突然被我的硬物充滿，下身一彈繃緊抽搐，張嘴尖叫「呀丫——好久.....沒用後入.....呀.....好奇怪哦.....丫~先輕點.....」我不管麻衣的反應，後入最大的好處是易於發力，我扶住麻衣的有點豐滿的腰支，以光速百萬分之一的速度抽插，麻衣的淫水加上前兩發的精液在蜜穴和雞雞中磨擦，發出卜滋卜滋的水聲，黏滑的體液滴落床單，「丫咗、輕點嘛.....幹嘛那麼重啦



「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我以後都不敢了，我以後都不敢了，昨天換泳衣的三十分鐘之前，麻衣學姐突然打電話到我房間說要不要玩密室殺人，我一口就答應說好，她解釋了手法要我配合，我沒想到最後會.....！！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我以後都不會啦！！而且你竟然『殺了』愛愛，嚇死我啦！！！！！！！！！」

由紀哭著突然兩手亂舞開始打我，我哭笑不得，摸著那狼狽的臉。說：

「所以妳昨天晚上那句話是想提示我嗎？」

「我、我不知道麻衣學姐想怎樣解決，又想說出真相，又不知道該怎麼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是我錯了啦我下次不會啦嗚嗚嗚嗚嗚嗚！啾！啾！啾！」說完由紀突然密密麻麻的狂吻我的臉，我莫名奇妙的笑著：「由紀妳做什麼.....？」

「啾！啾！啾！我不知道啦！不管啦嗚嗚嗚嗚嗚嗚啾！啾！啾！啾！」這時候愛愛也走進來了，她看見由紀抱住我狂吻，先是訝異地掩著嘴，當她看著我一臉莫名奇妙，便也嬌笑起來，她拿起床頭的紙巾盒，遞給由紀。

由紀淚眼汪汪地說了聲「愛愛！」，突然跳起又撲到愛愛身上，以同樣的方式嗚嗚嗚嗚嗚地一邊哭一邊吻著愛愛的臉，愛愛羞笑了幾聲，「由紀同學妳冷靜點.....」然後一下子失了平衡，兩個人同時倒在床上，由紀以體重較輕姿態壓著愛愛，看起來令人懷疑她是否想要強暴愛愛。

這時候藤浦姐、麻美、紗綾、麻衣也進來了，看見糾纏在床上的愛愛和由紀先是一呆，然後紗綾像外交使者一樣，走過來握了握我的手說：

「對不起，我一時沒能堅定拒絕麻衣學姐，不知道整件事，你的推理很棒。」

藤浦姐拿著餐盤進來，放在我的身邊，突然她揚起了鼻子，嗅了嗅房間的空氣，我突然有不好的預感，她冷眼看了我一眼，低頭在我耳邊說說：「三次？」麻衣這時拍了拍二家姐的肩膀，比出了4根手指。

藤浦姐倒抽了一口氣恨恨的看著我，麻衣呵呵呵笑起了來：「跟我無關哦，是他自己一直射一直射哦剛才洗了我超久的呵呵呵呵。」慢著，剛才明明不是這麼回事吧，明明係有人好似足球小將係我射呀射，但藤浦姐聽完信以為真用力猛捏我的後腰，呀——

- -

「嘩哈哈哈哈哈！雖然我們這次的合宿發生了（假的）的密室殺人，以及（假的）殺人事件，但這兩天仍然感謝由紀同學的招待哦！！！！YEAH！！！！！！！！」

夜幕低垂，麻美拿著啤酒瓶在花園中高呼，本來預定昨天晚上的燒烤晚會延到今天晚上，雖然時間上比較倉促，但總算難得回復到合宿應有的歡樂氣氛，果然一條底褲一張廁紙都有她的用處，這種時候你就不得不佩服麻美的神經大條。

「來！乾杯！我們給打點一切的由紀同學一點掌聲！YEAH！！！！」

眾人散坐在花園的周邊，響起了零聲的掌聲。歐洲庭園式設計的花園中央放置了大型的燒烤架，四周

的長桌放置了非常多的食材自由取用。

「三姐你拿那麼多龍蝦.....!!!」愛愛驚呼。

「哎，反正那不用錢嘛~愛愛妳知道嗎，食慾可以增加性慾哦~」

「什、什麼啦.....」

我和由紀並肩坐著，她神情黯然的靠在我的肩膀，一言不發，平常這個時候她應該黏著莉娜吧，我向一個人坐在最角落的莉娜，默默的吃著手上的餐點，她總算是出現了，可是她現在變得了不跟我們任何一個人講話，而其他4姐妹，似乎也不知道該如何跟她溝通。

「由紀同學，扇貝烤好了，你要一點嗎？」藤浦姐拿著大托盤，盛著山一樣的扇貝。

由紀說了聲謝謝，便接過小碟，藤浦姐幫她夾了不少扇貝，突然藤浦姐用燒烤夾打我的頭，說：「我來陪由紀同學，你去拿喝的~還有順便幫我炒個麵！」我冷眼望著拿藤浦姐，但由紀噗哧一笑，說「那.....我要喝BLUE

HAWAII」，在大小姐的要求下，我只好乖乖的起身讓坐，藤浦姐坐在由紀旁邊跟她聊起天來，不知道兩人在說什麼。

我走食材那邊看有什麼可以用來炒麵的，這時我看到一片切好的牛柳，便想伸手去拿，誰知有人搶先一步夾去了，是紗綾，她仍然是一臉冷峻。

「嗨。」她嗨了一聲，可是聽起來就像黑夜之神中的JOKER。

「呃，嗨。」我應了一聲，突然小毒撻技能第十四項發動：同女仔無話題，我只好隨口道：「紗綾妳以前是練體操的？現在還在練嗎？」

「沒有了。」紗綾微笑回答。似乎她的作答都是short ans.，然後她夾了一堆青椒，望著我說：「你們好有趣。」

「咦？」我想不到一向向寡言的紗綾會這樣說，『有趣』這個詞對她來說好像太主觀了，然後她繼續說了一句：「跟你們一起，應該能好好鍛練吧。」

「鍛練？」我無言以對地望著紗綾，然後紗綾點了點頭，便拿著食物離開，我拿起了一堆意大利面兼一堆食材，準備去炒，這時候愛愛也剛好在烤架前，而她準備要烤的是.....一堆蕃薯。

「那、那個、學長.....！」我看著她的一堆琳瑯滿目的番薯，想不到妹系可愛屬性的愛愛竟然愛吃這個，她察覺到我的視線，臉紅了起來想把番薯都收回去，我連忙鳩吹說：「我.....我也很愛吃番薯啦！」

「是哦，那你應該很樂意幫我吃掉這些~」

麻衣突然在我身邊出現，放了一堆烤番薯在我的碟上，愛愛看見了立刻嚷道：「姐那是我剛才烤給妳.....!!!」

麻衣打了個哈哈，說：「對不起嘛愛愛我啤酒喝多了有點飽啦，大姐也是，不過我想，這位同學應該很樂意幫你處理掉。」

我看著眼裡閃著「學長」又滿臉期待的愛愛，說：「對呀哈哈哈哈哈我很愛吃烤番薯呢哈哈哈哈哈~」麻衣瞪了我一眼，額頭寫住一行字：依獲你仲唔陷家劇。該不會麻衣其實仍然懷恨在心我拆破了她

的.....!!!

「廢物！你在做什麼！！！！我的炒麵呢！！！！還有由紀同學的飲料！！！！」藤浦在遠處大叫。

「學長.....番薯烤好了，這全都是特別為你.....學長如果你手在忙的話，我可以、可以、可以.....餵你.....」愛愛捧著一堆番薯紅著臉說。

「撚撚幫我弄個串燒~」麻美拍著我的背。

麻美你就去東京鐵塔待命好嗎。

「曄，阿撚你好有齊人之福哦」麻衣坐在花園的草地，拿著啤酒嘲諷我說。「咕咕咕咕曄哈~ 1男配7女，簡直就是海賊王一樣！毒撚美女海賊團哦呵呵呵呵呵呵~」

沒有你這女賊我就輕鬆多了！撚太郎！我暗戀你老母呀！

- PART5撚太郎之誕生×無人島傳說殺人事件

# 我和木乃伊有個約會×向著星空飛奔 上

## 【1】

【10月31日，晚上10:35，走廊】

「學長.....」

月色之下，我終於看清了走廊對面那人的臉，是愛愛。

她雙手握著槍，槍管指著我的胸口，愛愛一臉痛苦，手不斷打戰。

「愛愛，等一下，我們應該合作先解決麻衣姐那一組.....」

愛愛搖了搖頭，語帶哭聲，說：「只要、只要我把學長你.....！！」

愛愛的食指移到板機上，雙眼湧出了淚水。

「嗚.....我只是想、只是想、就可以跟學長一起.....我說過，我要靠自己的力量讓學長喜歡我.....」

「自己的力量不是這個意思吧.....」

全身纏滿繃帶的愛愛慢慢逼近，單薄的木乃伊裝令愛愛胸前兩個大包特別養眼——不！現在不是想這種事情的時候，我手上的狙擊槍，距離太近了.....來不及瞄準也，在這裡發射的話後挫力會——

「學長！我喜歡你！！！！！」

嘭！！！！

槍聲響起，我眼前一黑——

- -

【10月29日】

「欸呀！」

我遊到了盡頭，在水中探出頭，喘著氣，跟之前的蛙泳和自由泳一樣輸得很慘，連第7名的選手都已經早就上水了，結果一天下來，三項泳賽一律一敗塗地，藤浦姐過來把毛巾披在我身上，我說了聲謝謝，她似乎有點諒解地笑了笑：「你腰用力不夠啦。」專長是蝶泳是藤浦姐說。

我坐下來，看了看顯示屏，輸尾二也輸了7秒，愛愛在旁邊把水遞給我，凝重地說：「學長已經很努力了！！！！！」

我接過愛愛手上的水，咕嚕咕嚕大喝起來，然後靠在牆上，全身酸軟，雖然之前特意为這次的區內比賽訓練了一段時間，但就只有自由泳沒有最後一名，果然是體質問題，肌肉問題，這些名次不是我的

我說：「我先去沖身。」說完便往更衣室走去。

今天是校內男性游泳比賽，雖然我不覺得自己第一次出賽便會贏，可是想到連第五六都拿不到，果然小毒撚過去十多年訓練得最多的只有左手的肌肉，完全不是運動型男生的對手呀。

麻美之前有吩咐說今天比賽後要在社團室開會，我跟來觀戰的藤浦姐和愛愛離開游泳館回場之後便坐公車回學校，順道把比賽的文件與物資放回社團室。

回到學校，一打開門，一圈不知從何而來的花環突然套在我頭上，麻美拍手大叫：「YEAHYEAHYE AH!!!!!!!撚撚旗開得勝！凱旋回歸！」我用表情撚的眼神望著麻美說：「我全都輸了哦.....」

麻美拉著我的手甩來甩去：「這是撚撚第一次出賽哦！游泳部男性隊員第一次出賽哦！這是歷史性的一天嘩哈哈哈哈哈！等一下我們說好了烤肉慶功哦！！！！撚撚要去哦！！！！」

是唯一的男性隊員，而且妳根本只是想吃烤肉吧。

其他的成員，麻衣、紗綾、由紀都已經在等我們了，由紀走過來拉著我的花環說：「好漂亮哦阿撚你好夏威夷哦！」我笑著拿下花環套在由紀肩上，她「嘻」一聲，像孩子得到新玩具一樣低頭把玩著花環上的塑膠花，向我展現一個動人的微笑，但我知道由紀現在並不是那個陽光燦爛的大小姐——莉娜自從無人島事件後，便沒有再在游泳部裡出現了。

啪！麻美突然「用手掌碰到桌面」，一臉少見的憤怒：

「今天叫大家回來開會！是因為一件非常非常非常嚴重的事件！！！話說我前天去了一趟社團監察部！」

我皺起了眉頭，嚴重的事件，監察部，難道那邊又要干預我們的運作.....！！我跟由紀立刻找到位置坐下來。

麻美確定了眾人都專心在聽以後，深吸了一口氣，低著眼，又拍了一下桌子：

「想不到我們學校竟然會這樣！這實在太令人生氣了！我已經連續兩年投訴了！今年就算成為了游泳部社長！還是得不到回應！太過份了！太荒謬了！」

麻美一邊大叫大嚷一邊拍著桌子，愛愛、紗綾、我和由紀一臉緊張地看著麻美，但藤浦姐卻彷彿事不關己地整理著我用過的泳裝，而麻衣更休閒地在玩手機.....

麻美彷彿把抑壓了很久的怒火一洩而出，大叫：

「我們學校竟然沒有萬聖節變裝派對！！！！！！太過份了！！！！！！」

.....？

果然藤浦姐和麻衣大概早有經驗，一早置身事外，麻美繼續說：



「不過.....！這一年我們不會簡單低頭！今年我們游泳部精英輩出！YEAHYEAHYEAH！我決定今年我們自行舉辦萬聖節派對！！！！！」

.....如果我沒記錯，我們是運動社團吧？

「10月31日晚，游泳部第一次變裝派對！！！！LET' S CHECK' IT OUT！！！！！」

麻美一個人自己四肢失控似的亂擺，我和其他人則是一臉無言。

「那個.....大姐.....」愛愛舉起手問。

「是的愛愛隊員請說！」

「那.....變裝派對在哪裡舉行.....？還有服裝到底要.....？」

麻美雙手抱胸，得意洋洋地：「嘩哈哈哈哈哈哈社長我早就設想好了！登登登登！各位觀眾，TREAT OR TRICK——！！！！！」

藤浦姐搖著頭，唉了一聲。

- -

【10月31日，晚上8:30，社團室。】

「好了都沒有人了~」麻美推開門，探頭探腦伸出頭觀望走廊。

我、愛愛、藤浦姐、麻衣、紗綾。還有麻美下課以後就躲在社團室，關了燈，反鎖著門，等到不知道有沒有三個小時，終於等到學校關門，所有工友和職員都應該離開了學校。

麻美亮著了小型的手電筒，拿出三個信封，興致勃勃地說：「嘩哈哈哈哈哈哈——」

藤浦姐：「小聲點啦白痴。」

麻美哈哈哈哈哈地壓低了聲線，說：

「好~根據前天分組的結果，這是抽籤得出的三組衣服和武器所在地點，你們規則都清楚了嗎？」

我掃視著其他人，愛愛有點害怕地縮著身子，藤浦姐一臉無奈，麻衣看起來蠻期待的，然後紗綾依舊面不改容地冷靜。

「好，那現在分發出信封，根據抽籤結果，那我跟麻衣先出發，五分鐘後是愛愛隊，再五分鐘後是撚撚隊。」

麻衣拿著自己隊的信封，跟麻衣向我們揮了揮手，說了一句：「記得，小心不要破壞到學校的設施，要加油喔~」便離開了社團室。

剩下來的藤浦姐悶悶地「嗯」一聲：「為什麼我們會做這種事情呀？」

我說：「那.....妳還不是參加了？」

「我是為了抽籤後卻落了單的愛愛！如果由紀她能來我就寧願回家唸書了。考試都快到了，麻美要畢業就算了，麻衣這傢伙還跟她一起發瘋。」

前天，由紀聽到了麻美的企劃後，說她晚上怎樣都沒有辦法獨自外出，也總不能帶著保鏢參加，只好退出。

藤浦姐冷眼看著我：「你也不是一樣在湊熱鬧，還提議由紀來設計收藏武器和『糖果』的位置。」

由紀雖然還是很得體地說向麻美致歉，但我知道由紀心裡一定很失落，加上莉娜的事情，看著她那其實隱藏了陰影的微笑，我便想讓由紀也間接參與在內。

「我是怕由紀她太寂寞.....始終莉娜的事情還未.....」

藤浦姐呼了一口氣：「哼，你什麼時候變得那麼體貼了.....噢，到我們出發了。」

愛愛害怕地「嗯」了一聲，藤浦姐說：「愛愛妳還好嗎？如果害怕那我陪妳回家好了.....」

愛愛卻堅定地搖了搖頭：「不，我、我要參加.....我想要獎品！」

藤浦姐不解地看著愛愛，攤了攤手：「好吧~」然後回頭抬眼看著我，用食指戳我的頭：「雖然我沒有卻想要玩，但我既然參加了~我可不會手下留情哦！你等著死吧！！！！」

我握住她的手，說：「我也是，姐你要小心，還有愛愛.....這次.....」

愛愛：「嗯！學長！儘管、儘管攻擊吧，我、我不會輸的.....！」

我有點奇怪為什麼愛愛對這遊戲那麼積極.....？

藤浦姐拿起信封，看了我一眼，便跟愛愛離開了社團室。

剩下我與紗綾，紗綾她沉默地坐在牆角，亮著手電筒，木無表情。今天晚上最應節的搞不好是她吧...  
...？

「腿分得太開了。」紗綾突然說。

「噢？」

「你的自由式姿勢，而蛙式的每一組動作完結得太快。」

「呃.....哦，謝謝。」原來她在提點我的遊泳姿態。

前天抽籤後分組後，結果麻美跟麻衣一組，藤浦姐跟愛愛一組，而作為唯一男性的我，卻跟最不熟的紗綾同一組。

「話說.....妳為什麼想要玩這個遊戲呢？你不覺得麻美她很煩哈哈哈哈哈.....」

我儘量想著話題。

「我喜歡競技。」

沒想到紗綾的答案那麼直接，而且威力堪稱話題終結者，我拿著信封，根據指示是離開社團室正式開始比賽才能看，可是現在都沒有人了.....正當我想打開信封口，紗綾卻用力抓住我的手：

「遵守規則」。話說她手勁好強，幾乎跟男人一樣。

終於過了五分鐘，紗綾站起來，我跟隨她出門，然後反鎖社團室。所以遊戲開始了嗎？我打開信封，紗綾用手電筒一照，上面只有兩個字：

**池底。**

**【10月31日，晚上08:50，池邊】**

《麻美特製萬聖誕游泳部限定一炮三響肉彈橫飛變裝作戰規則》

1. 每隊作戰人數2名，事先抽籤服裝及指定武器，『糖果』各二。
2. 學校各處內藏有『糖果』三份，位置見地圖。
3. 可搶奪對方隊別『糖果』，不限任何形式，規制。攻擊則必須以中彈算為有效。
4. 中彈兩次者視作『TRICK』，隊伍糖果歸零全隊『TRICK』。不得繼續遊戲。
5. 遊戲於12:00結束，於遊戲結束時持有『糖果』最多者獲勝。

簡單來說，就是自相殘殺嘛，不過，那麼綿密的規則，真的是波大無腦的麻美想的嗎？而且到底勝出得到的神秘獎品是什麼？不過既然是麻美張羅回來，我也沒有很期待。

我們站在平常練習的泳池邊，中央浮起一個紅色的浮標，由紀也太鬼靈精，把衣服會武器設在這種地方，要人怎麼去拿？

「那要遊過去拿嗎.....？」

紗綾沉默了片刻說：「紙上寫池底，可能要潛下去。」

我們練習用的泳池中央有2M深，紗綾問：「你會潛水嗎？」

我搖頭：「不會，我們——喂！？」

紗綾脫下外套，往地上一丟，便像魚一樣靈活地跳進池裡，沒到幾秒便遊到浮標處，她把頭探進水裡一看，然後抬頭吸了大口氣，還真的潛進水裡！

我在池邊目定口呆，紗綾的動作乾淨利落，這人.....該不會真的是軍人或是受過什麼特別訓練吧，沒到一陣子，紗綾浮上來，揹著一袋物資，我慌忙蹲在池邊接應，拿起有點沉的背包，紗綾爬跑上來，我看了一眼——嗚呀！

紗綾的外套裡只是單薄的白色汗衣，濕了水貼在她凹凸有致的身上恍如透明，最重要的是她裡面胸罩也是白色，全身上下濕透的她，F-CUP的胸前有兩點深色若隱若現。雖然我已經看過更胸猛的裸體，但這種透水的效果讓我一時看得目不轉睛。

可是紗綾卻似乎無視我的眼神，打開撈上來背包，說：「爭取時間。」傾倒出裡面的物資。

分別是一把手槍，一把大型的狙擊槍，兩隻掌心大小的白兔頭洋娃娃，兩套衣服，一份地圖，背包似是防水的，裡面的東西滴水不沾。我拿起兩隻白兔頭，紗綾說：

「這應該是『糖果』。」

為什麼是白兔？我明天一定要問問由紀。

紗綾拿起衣服，竟然在我面前就掀起上衣，我大叫：「等等等等等一下。」

紗綾笑說：「我以為你看慣了。不好意思。」便拿著衣服，走到陰影處，果然是太年輕以致犯下了錯誤，我不應該大驚小怪的。

我攤開衣服一看.....是中式殭屍服。為什麼.....

前天麻美在社團室要打開一個大型的收納袋，裡面竟然是一堆看起來是cosplay的衣服，麻美說：「在我打工的地方借來的哦～」

到底是什麼樣的工作會有這種衣服！？

正當我頭上的?????多得可以下雨，我身邊突然出現一個黑影，白色衣服，及膝的長頭髮——貞子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你還不換？」貞子撿起地上的手槍，打開彈匣。「十發。」

這把聲音.....貞子撥開她那頭長髮，果然是紗綾，她看著我，用冷靜又銳利的眼神看著我：「你不想玩了嗎？」

似乎紗綾真的「樂在其中」。

我換好了厚重的殭屍服，滑稽地回到紗綾旁邊，她對我的打扮完全沒有意見，她說：「我建議，糖果每人一份，我用手槍，你用來福。你掩護我的攻擊，注意彈量。」

我還沒點頭，紗綾便頭也不回往學校走去，拿著手槍的貞子，使用狙擊槍的殭屍，果然夠怪誕。

## 【2】

【10月31日 晚上9:05 二樓走廊】

我和紗綾潛伏在二樓走廊沒有燈的暗處，跟蹤前方的身影，那人穿著白色上衣紅色下擺的神宮服，戴著紅色繪著兇神惡剎表情的面具，鼻子粗長得像陽具，是天狗。

說實在，如果一個人晚上在學校突然看見走廊中有天狗出現，大概會嚇得連小弟弟也變不見吧，但看她別在背後的兩個白兔頭，還有她走路的姿態，應該是麻衣或是麻美。

不過，我們也是貞子和殭屍。

換了衣服後，我們根據地圖，發現校園中收藏的三分『糖果』（白兔頭洋娃娃），最近的一份在2樓的理科實驗室，我和紗綾便決定先去看看，一走進學校，便發現一個身影，習慣了黑暗之後，才發現那是天狗，我們慢慢一邊跟蹤，發現對方走去2樓的實驗室。

紗綾跟在我的前方，一面凝重地跟對方保持距離，用像battlefield的士兵一樣姿態一步一步跟前，我說：「紗綾妳也太認真——」

「噓！」紗綾用手肘往後一挫，挫到我的肩頭，劇痛之下我也只好乖乖跟著。

但不是2人一組嗎？那天狗的同伴是.....？咦？難道她們分頭行事，分開尋找學校中『糖果』，shit，我們也應該分頭行動才對——

嘭！嘭！嘭！嘭！嘭！

正當我想跟紗綾說這件事，我身後便幾聲槍聲，同時我身子被紗綾一拉，整個下巴撞到地上，眼前金星直冒。

「是她的隊友，快跑！」我勉勉強強站起，跟著紗綾往前跑，面前的天狗也開始奔跑起來，等一下，為什麼她也要跑，難道我身後的是第三方，是愛愛或是二家姐嗎？

身後的那人一直攻擊，紗綾揮起手，非常帥氣地在沒有回頭情況往後開了一槍，我幾乎感覺到子彈的爆風。

麻美前天展示服裝，說完了企畫，便打開了社團室的其中一個我印象中沒人用過的儲物櫃，拿出裡面的一個袋子，打開，是一大堆槍械，麻美解釋說：「我在創辦游泳部的時候到處搜括物資，這是去年畢業倒閉的野外戰爭遊戲社給我們的哦！！！！哈哈哈哈哈！！！！」

槍械仿真度極高，子彈是漆彈，聽說就算打到牆壁等等的物件，也很容易就洗掉。

而且這樣也很好算「中彈」的次數。

但也不用在學校玩戰爭遊戲吧！

我跟紗綾拼命地奔跑，天狗拐了彎，我們跟上，然後看見理科實驗室的門打開了，天狗應該逃進去了吧，為什麼晚上學校的教室沒有鎖門！？

「進去！」紗綾拉著我，低頭衝進去，這樣不是困獸鬥嗎？不過後有追兵，沒法了。

我們進去後，呆立原地，雖然實驗室沒有燈，但今天晚上月色很好，房間中一目了然，並沒有任何人。天狗呢？

「陷阱！到桌後趴下！」嗚呀就在我和紗綾飛身撲到長型實驗桌後趴下，身後便響起雨聲一樣的密集的槍聲，聽得出不只一個人。

我看了看我們身上，還好都沒有漆彈痕跡，我奇怪為什麼剛才身後那人完全沒有射中我們。

「她的武器是短程的。」紗綾繼續說：「天狗根本沒進來，轉彎後，她拉開門騙了我們，等我們進來，再聯同身後的同伴，進行夾擊。」

喂喂喂喂，妳們真的是學生嗎？不是只是會游泳四式嗎？最近東亞局勢很緊張哦，妳們有想過去維護世界和平嗎？

身後槍聲停止了，取而代之是兩陣腳步聲，突然便聽到麻美的笑聲：「嘩哈哈哈哈哈想不到戰術那麼成功，麻衣妳好厲害哦～」

然後是麻衣的聲音：「出來吧，快交出手上的『糖果』。」

我和紗綾互望了一眼，才開始十分鐘，我們就輸了嗎？看來麻衣和麻美已經封住了我們的去路，我們已經被逼到絕境了嗎？

可是紗綾卻低聲卻跟我說：「你說投降，然後我會起身射擊左方那人，再衝出去。」

我一面疲憊的看著紗綾，為什麼要那麼認真呢？大家圍在一起喝南瓜湯吃糖果不好嗎？紗綾沉聲說：「快說！」

我只好大叫：「投降啦！投降啦！」

「嘩哈哈哈哈哈是撚撚隊哦～撚撚乖，快投降～」麻美說。

「呵呵呵呵呵呵，舉起武器，慢慢站起來轉身～」

我一臉無奈，舉起了手上的狙擊槍，站起來，看到一左一右的兩個人，麻美手上拿著天狗的面具，拿著跟長型的.....散彈槍？麻衣則戴著很大的貓耳朵，身上穿著極暴露的動物毛皮裝，身後綁了很多條長長的尾巴，一、二、三、四.....九尾狐妖？

狐妖麻衣用手上的MP5機關槍指著我，笑說：「呵呵呵呵想不到你們那麼好騙哦～我們也想多玩一陣子呢～快把兩個『糖果』都交出來。」

麻美走到左面的骷髏頭模形前，拿起放在胸骨上白兔頭：

「麻衣妳看，我找到了我找到了！！！」

正當麻美興高采烈，一束強光往左方的麻美的臉上照過去，麻美哎呀一低頭，麻衣嘆了一聲，我不管一切衝到左方面前，紗綾跟我一樣，一邊衝一邊用手槍胡亂掃射，麻美和麻衣立刻低身衝往右方的另一扇門，突然形勢改變了，好！

我拿起手的狙擊槍，沒有用瞄準器射擊，槍管卻猛烈一震，差點把我整個人都撞到，我慌忙拿穩，紗綾追上前追擊兩人：「小心後挫力。」

好麻煩的武器，我只好拿著槍跟著紗綾的追趕，突然紗綾沒了子彈，走廊瞬間回歸寂靜，紗綾一邊往前追趕一邊換彈，我聽到跑在我們前面的麻衣大叫：

「姐！我跑得快，『糖果』都給我！你先走！」

麻美回應大叫：「OKAY！你小心！」

這兩人也太大聲，這樣不是讓我們都聽到了？紗綾說：「你、天狗，我、狐妖。」

說完，幽暗的走廊中達達達一陣腳步聲，黑暗只見九尾狐的尾巴跑往樓梯方向，紗綾轉身跟我分道揚鑣，追擊麻衣，而黑暗中卻依稀看見天狗的面具往前跑，前面我記得是死胡同，打算犧牲自己分散敵人嗎？

麻美一轉身，拉開門，走進一間教室，我跟進去，舉起槍管，正當我想要瞄準，遠距離炮轟我忍受以久的煩膠麻美，卻在教室內明亮的月色下，發現天狗不但張了一對大貓耳，而面具下面的全身，是穿著動物裝的身體。

「天狗」摘下面具，竟然是麻衣，她笑吟吟向我發出飛吻：

「啾～，規矩沒說部分衣服不可交換穿吧？」

所以剛才那段對話，是故意說給我們聽，先強調『糖果』轉交了給麻衣，然後再引比較厲害的紗綾去追身上其實沒有糖果的假麻衣。

呼！麻衣舉起MP5，扣下板機，我胸前一痛，漆彈在殭屍服上濺出一團橘色，中槍一次。我「呀～」了一聲

我憤然坐在地上，好累呀。我為什麼要玩這種遊戲？

麻衣拿著槍管指著我的胸口：「會很痛嗎？」

我咬著牙說：「妳來一槍就知道了.....」

不過我不懂，為什麼要刻意把糖果交給對方，然後又假扮對方，這樣不是繞了一圈嗎？麻美偷偷把糖果交給麻衣，然後逃走，不就更簡單了？為什麼麻衣要製造一個由她來假扮麻美的情況.....？

「嘻嘻呵呵，好啦，『糖果』交出來，你們是一人一個吧？」

我驚訝道：「你怎麼知道.....？」

麻衣得意洋洋地托著槍：

「我們是第一組哦～跟最遲出發的你們相距十分鐘，所以我們儘快拿到了服裝和武器之後，便跑回社

團室，跟蹤你們，你們一舉一動我們都看在眼裡，大姐是故意給你們發現的，引你們去實驗室，我再從後夾擊。只是沒想到紗綾那麼厲害～不過現在也沒差啦，兩份『糖果』加實驗室的一份再加你的一份。我們已經有『四份』了～」

這傢伙太可怕了，我突然想，如果她認真起來，搞不好無人島殺人事件會成真.....

「呵呵呵呵～來～麻衣姐姐的特別授業。」麻衣趴下來親了我一下，踢開我的狙擊槍，胡亂摸索著我的身體，沒多久便在褲袋中找到白兔頭。

麻衣奪去了我的白兔頭，伸了一個懶腰，說：「呀～累死啦～」

我吐糟說：「那你就不要玩.....」

「嘿嘿嘿嘿偶爾動動腦袋還不錯嘛，自己設計的遊戲自己不玩不是太不敬業了？」

「自己設計的.....」

「你覺得大姐她想得出那麼精彩的規則？」

果然，這遊戲麻美只是推銷員而已。

麻衣又說：「不過我可沒有主張要變裝喔～穿這個有點冷.....」

我這時才注意到麻衣的身體，她所謂的動物裝，其實只是一個硬質的，粘了動物毛髮的胸罩，下身只是一片棕色的三角褲，兩腰是網狀的絲襪，麻衣突然扮起貓來，貓手說：「你看我是不是很萌，喵～」

我看著麻衣的胸前，一對軟弱被劑出一條深長的乳溝。麻衣注意我的目光，她又現出一個招牌淫笑，她雙手自摸自己的乳房：「嗯.....好癢哦.....」

麻衣笑著走過來扶起我，握著我的手，用指尖繞動我的掌心：「我生理期快到了哦，現在搞不好跟愛愛一樣大呢.....還有.....乳頭真的好癢哦，弄得人家每天晚上都.....嘻」

不，現在做這種事的時候，我想到紗綾可能還在與麻衣戰鬥當，正當我想執起槍趁機離開，麻衣突然說：「天狗在神話本來是雞雞的暗示哦.....」然後在我面前，伸出舌頭像口交一樣，仔細地輕輕舔著天狗面具的鼻子前端，然後解開了內褲，露出依然把陰毛剃乾淨了的下體，拿著天狗的面具，用鼻子頂著陰部前端，麻衣一臉哀求：「嗯.....阿撚.....生理期前女生會很想要哦.....人家過了今天晚上就要準備考試了.....嗯呀.....」

呼——！我的細佬一記琴彈接葵花接八稚女接豺華21hits完美擊倒我的大腦。來一發不用多久吧，對沒錯，如果世界上每個人都在做愛就不會有戰爭了，戰場上的快樂鬼節，以撚會友，射精救地球.....

我低頭奪吻麻衣，抱著麻衣的腰支感受她的豐唇，用舌尖跟她交換著唾液，我們用力吸吮對方的口腔，麻衣放開口，喘著氣說：「我要跟殭屍做愛嗎.....好重口味哦呵呵呵呵呵呵～」我突出的下身在一件式的殭屍上形成了一個顯眼的尖端，頂著麻衣的小腹，我輕吻著麻衣彈性的臉，這教室似乎是廢棄不用的，一半的空間是推到天花版高的木椅，然後我看到大型的教師桌被放在窗口的的位置。我牽著麻衣走到教師桌，麻衣坐上去，前撐著身，我解開她的狐妖胸罩，一對彈性的爆乳立刻得到釋放，不知



是否被麻衣一說有心理作用，麻衣好像比平常還要大，半透的靜脈紅管更為明顯，我伸手揉差，麻衣幾聲呻吟便開扭動身體，乳頭很快便充血起來。「嗯唔.....丫~乳頭癢死了，快幫人家搔一下嘛.....」

我一手捏著一邊的大奶奶，便低頭把另一邊的淡肉色乳暈含在嘴中，輕輕吸啜，麻衣怨叫起來：「噫呀~人家都說癢了，用力點嘛.....用力哦.....丫~~！！」我依言用嘴巴大力地吸啜，整個大竹筍被吸得抖動著，我的嘴巴發出吱吱聲音，麻衣乳頭一下充血堅硬起來，在我的嘴裡硬得像起皺，我用舌頭挑逗，麻衣舒爽地尖叫「丫~~~~！恩~呀~嘻呀.....果然、要男人、男人才夠.....呀.....另外一邊也要.....」

我轉頭，用門牙輕碰另一邊的小軟糖，不到一下便迅速充血，我抬起頭，麻衣的乳頭是扁錐型的，乳頭比較平滑，要興奮時才稍稍外突，我用指尖分別扯著兩顆魔豆，用力拉扯，用指甲刺著乳頭中央的小凹洞，麻衣丫地一聲挺前身子，全身發抖：「呀.....不要、不要這樣.....受不了啦.....啊呀！呀！呀——！」我放手，一邊一個地慢握在掌中按摩，麻衣回著氣，嗔道：「人家又不是要哺乳.....老公不要跟孩子爭喝嘛.....」

麻衣掀起我的殭屍裝，拉下裡面的內褲，用手撫摸著我的直挺的硬物：「殭屍先生好硬喔，都死蹺蹺了.....嘻換你坐.....」我跟麻衣交換位置，坐在教師桌上，麻衣跪下來，套弄了幾下，便伸出小舌舔起龜頭，慢慢地拉低包皮，親吻著還未完全充血的前端，我敏感得不斷亂跳，麻衣按摩我的尿道，吸取我流出來體液，麻衣平常總是喜歡一開始放在嘴裡含弄，今天為什麼做得特別仔細？嗚呀.....麻衣的動作停止了思考，「嗖.....嗖.....唧、唧、唧，啾啾.....」

麻衣開始一邊吸啜，一邊用前齒摩擦我的小莖，當然不是像二家姐那種惡意的用力，而是若有若無的挑逗，麻衣幫弄得緊硬以後，用力吸啜了好幾下，我差一點走火，麻衣立刻放開口，嘴角流出誘人的唾液，用小臉磨擦著我的下身，撒嬌般說：「老公今天第一發儲久一點好不好.....人家想要多一點的.....」

我拉起可愛的麻衣，忍不住吻了她幾下，麻衣又拉著我舌吻了半天，我伸掌按摩麻衣的蜜穴，粗糙的毛根全然沾滿了非常多的愛液，麻衣果然是四姊妹中最需索的，我做一手扶著麻衣的腰，用指尖攬動的她前端，麻衣雙頰慢慢泛紅，大口喘氣「呀.....！老公.....恩.....進去點嘛.....呀.....」不到一回我的指尖便全是透明的體液，麻衣捉起我的手，慢慢把指尖上的都舔乾淨，一邊向我拋著需要的媚眼，此時不進，更待何時！？我再次和麻衣交換位置，麻衣熟練地在桌上張開雙腿，一片暗紅色的小蜜洞向我張口，我挺著身，一下進去了狐妖姐姐的體內。

「丫呀——！呀、呀、啊呀、太快了呀.....！！先外、外面.....點.....丫！」麻衣有點受不了地扭動身體，我立刻放緩了速度，麻衣打了我一下：「就說了人家快那個有點敏感嘛.....還那麼用力.....」我吻了一下麻衣羞紅的臉以示安慰，下身放慢前挺，抱著麻衣的雙腿，一下一下有致地抽插，麻衣的嫩滑柔軟的小穴又是一輪暖流，我愛撫著麻美豐滿的大腿，麻衣扭動的腰身配合的抽插，抱著我的頸際浪叫：「哈呀.....老公呀.....好漲哦.....再硬點嘛.....呀.....」

我立刻加重速度，運足全身血液往下身輸去，挺立麻衣更緊逼的盡頭，麻衣挺起繃緊的腰支，抬起頭嬌吟，蜜穴的肉壁緊縮起來，我的龜頭一陣潮熱，麻衣看著見皺著眉頭，便吻著我的臉，一邊按摩著我的腰一邊在我耳邊說：「老公忍著點.....再等一下下再射.....恩.....先讓人家再那個.....丫呀.....」

麻衣低頭，吻著我的頸際，我暫先停下了動作，讓下身在麻衣溫暖的體內不停地跳動，每動一次麻衣邊「呀」地一呼氣，我撫摸著麻衣充滿彈性的胴體，我扶著麻衣躺下，十指往巨乳襲去，把散開的乳房捏在手中漲成圓型，「恩.....呀.....好棒哦.....好.....呀.....老公好會玩咪咪.....呀丫.....丫！！！！」

」我重新振奮自己，挺起槍管再次突入狐妖姐姐的體內，麻衣一下一下地收縮著腰支，把我的小莖摩擦得又是一陣勃動，我加重力度，抓著麻衣咪咪借力，用力衝撞她濡濕的秘道，「呶呀——！！丫、丫、輕點、.....老公快輕點、丫呀.....不要、嗯、老公不要射.....呀.....」

我聽著麻衣的哀求，盡力忍著爆發的衝動，滿身大汗，腰間一彈酸軟，我的金槍硬得發痛，麻衣要我先退出去，然後笑意盈盈地抬起右腿，經過多日的證，我發現麻衣的G點位於比較深入的部分，正常位和背後位都碰不到，騎乘的話，只靠女方的力道又不夠刺激，側入是最適合麻衣的體位，我立刻抱著麻衣美蠻腰，吻著她的小腳，然後再次進入。

「呀——！！嗯、嗯、嗯、嗯！好深哦.....！老公、丫.....！」麻衣昂著頭，張著小嘴，閉著雙眼感受著我的抽插，她大汗淋漓的美頰隨著的挺動，一次一次的往上抬，喉間不斷發出令人失神的浪叫，我抱著麻衣的美腿，不斷用突刺，麻衣慢慢側著身子，令我更加深入，射精的衝動完全佔據了我腦袋，我幾乎看到眼睛有精子在遊來遊去，我顛抖著下身，說：「麻衣姐.....我不行了.....」

麻衣卻不滿地「唔」一聲：「誰是麻衣姐啦.....都是人家老公了還叫那麼見外.....」這不是重點吧，可是麻衣軟膩的聲音總是有讓男人聽命的魔力，我痛苦地說：「麻衣老婆.....我不行了，我想射.....」麻衣「嘻」地笑說：「老公不要嘛.....人家過兩天就可能要生理期了.....都不能做.....丫.....要自己弄.....今天儲滿一點再出來好不好嘛.....」

麻衣抬起身，伸手按摩我的根部，稍稍舒緩了我的漲痛，麻衣又拉著我和濕吻，我低頭吻著麻衣的頸間，雙手撫弄麻衣的美乳，我捏著麻衣的乳暈，試圖分散注意力，麻衣在我懷亂叫：「怎麼.....呀——.....好壞哦呀——.....幹嘛弄人家.....」我低頭再一次吸啜麻衣的乳尖，她飽滿的乳房愈來愈漲，一手完全無法掌握，我握住一個用力搓動，另一手探到她的濕潤的秘花前端，輕輕愛撫那一顆跟乳頭一樣挺立的小陰蒂，麻衣立時挺著下身，噴出一波小春潮「不.....呀.....再這樣.....丫、丫哈.....要來了、要來啦.....」

我喘著氣，下身冷靜了不少，我拔出來，麻衣欲求不滿地怨叫，我要麻衣轉過身，想抑壓射精感其中一個最好方法要變換體位，麻衣呻吟著挺起一片濕淋淋地下屁股，圓渾的美臀害羞地碰著我的滾燙的下體，我忍不住用手捏著麻衣的屁股，輕拍了幾下，麻衣嬌笑：「嘻~幹嘛.....人家又沒做錯事.....麻衣是乖小孩啦.....呀~」

我頂著麻衣的秘道，一捍到底，呃呀，後入使我的更感受到肉壁的緊致，龜頭一陣劇烈的漲痛，我忍不到一陣低吟「老公慢慢來喔.....呀.....嗯嘻.....小龜頭好壞哦.....呀.....丫~」我頂到麻衣的深處，在花心處一寸一寸地微微突刺，現在我想就算是一隻蒼蠅飛到我的龜頭上我也會射精，我趴向前握著麻衣的巨乳，沉實的柔軼感使我無法住手，下身緩緩突刺，麻衣全身的汗氣蒸發出她的體香，我舔著麻衣的美背，「呀.....癢啦.....老公好變態.....嗯哈.....人家全身都是汗.....還用嘴.....呀——！！！」

我放開一邊的咪咪，按著麻衣的小豆豆，麻衣身體繃緊起來，小穴緊縮，張開的雙腿流滿了愛液，我舔著麻衣的耳朵在射精的邊緣抽插，麻衣挺動屁股，和我一離一和地碰撞對方，在夜裡的教室中發出啪啪啪清脆的聲音，「丫、丫、！丫啊.....嗯呀.....不行了.....呀要去了.....等一下老公.....」麻衣喘著氣說：「我想換一下側位再去.....」

我不管麻衣繼續挺動，現在世界大戰也無法阻止我的核爆，麻衣卻噫地不讓我動，麻衣吻著我的臉，淫聲道：「嗯.....人家想老公頂著那個.....人家的點點射嘛.....」我只好屈服，讓麻衣轉身，麻衣撐起身子，挺前h-cup的雙胸，抬高腿露出肉欲的下身，一對貓耳令她在月色下妖媚得無倫與比：「老公快進來~要射好多好多哦.....呀呀呀呀呀呀丫——」

我以睪丸上腦的狀態進入麻衣的體內，如果現在給我一本書，字裡行間我一定只能看得到射精、射精和射精，我將麻衣的美腿擔在肩上，一下子衝到花心，麻衣蜜穴不斷戰抖，我抬著龜頭，麻衣「嗯呀」尖叫，兩頰紅得像要滴出血，雙手反手握著桌邊，「嗯！嗯呀！唔！老公！不行啦、不行啦、雞雞.....呀頂著人家那個.....呀——！！」我加速抽插，蜜穴的肉壁快速收緊，愛液像洪水一樣滲出，我們的下體發出撲吱撲吱誇張的水聲，我捏著麻衣濡濕的小豆，麻衣尖叫一聲，劇烈抽動，爆乳一顛一顛，我以歷史性史詩級的劇痛，在麻衣高潮的同時繼續挺動，眼前一片金星，然後像要把龜頭撕烈一樣，將熱濁射向麻衣的G點。

「呶呀呀呀呀呀——！！！！呀呀——燙死人啦噫呀呀呀呀丫——」

我雙腿發軟地攤倒在地，我看著還躺在教師桌上喘氣的麻衣，水汪汪的下體滴出非常多的白濁，我到底射了多少，麻衣清理好了下體，穿好衣服低頭吻了我一下，正當我想抱住麻衣再溫存多一回，麻衣卻推開我，跑到教室前，一手拉掉最低的一張木椅，推積如山的木桌轟然倒下，隔開了我和麻衣，我驚呆地看著麻衣。

麻衣用槍管指著我，奸笑：「看在你真的射得人家很爽的份上，先不把你TRICK掉，多謝你的糖果、精液、還有四十分鐘哦，天狗自慰色誘作戰果然很成功～神探小毒撚，這次是你輸了。」

麻衣拿起天狗的面具，在鼻子上「啾」了一下。

四十分鐘！？

天狗自慰作戰？

麻衣說了聲掰掰，便消失在黑暗的門後，我半軟的下身疼動未消，內褲都還沒穿上的我攤在原地，我看了看手機，晚上9:50，浪費了四十分鐘，而且糖果也沒了.....難怪她要拿到麻美的面具，難怪一直叫我忍著，原來一切早有預謀——

「死麻衣！我一定要把你幹掉！！！！！！！！」

# 我和木乃伊有個約會×向著星空飛奔 下

【3】

【10月31日 晚上10:00 運動館籃球場】

撚撚隊 『糖果』：1 中彈：1 TRICK：0  
愛愛隊 『糖果』：2 中彈：2 TRICK：0  
麻美隊 『糖果』：4 中彈：0 TRICK：0

「哼就說了，就只會用弟弟思考，結果呢？」

平常每天拉著我服侍她的到底是誰？

藤浦姐拿著手槍，守在門前嘲諷著我，愛愛拉高我的壽衣，用手電筒照著我的中彈的胸口位置，輕輕撫摸：「還會痛嗎.....？」

紗綾像特工一樣守著另一邊，身上沒有中彈的痕跡。藤浦姐說：「所以你們目前基本上就敗陣邊緣，除非再拿到一份糖果才算比較穩當。」

我被麻衣擺了一道後，紗綾傳了簡訊給我要去操場邊邊的體育用品室。我立刻趕過去，卻發現愛愛和藤浦姐同樣在這。

紗綾說，她追趕了麻衣好一陣以後，發現她原來是麻美，麻美除了證明她不是她，是另一個她外，更說『糖果』只在麻衣身上，兩人在黑暗中爭持了一陣子，不相上下，麻美一個人根本搶不到紗綾的『糖果』，為了節省彈藥，兩人不約而同停火，各自逃逸，紗綾手上有地圖，便來到另一處糖果的收藏地：籃球場館

紗綾來到，卻見麻衣正在追趕藤浦姐同愛愛，兩人毫無還手之力，藤浦姐看見紗綾，喊了一句「合作！」，三人合力抵擋住火力最強的麻衣，逃進了籃球館。再傳簡訊通知我，然後我同樣在三人的協助下進入了體育館。

藤浦姐和愛愛同樣只是抽到了火力很弱，不能連發的手槍，又沒有紗綾（疑似）經過特別訓練，愛愛和藤浦姐都已經中槍一次了。

愛愛穿著緊身木乃伊裝，全身上下纏滿繃帶，還露出了半邊纖腰和部分的小屁股，爆乳被綁得緊緊的，似乎繃帶下只穿著單薄的內衣，愛愛令人垂涎欲滴的身材表露無遺，我看著看著，下身不禁慢慢昇起來，撫著我胸前中彈處的愛愛察覺到，小臉一紅，我抓住愛愛的手，愛愛慌忙說：

「學長.....！二姐和紗綾同學還在.....等一下再.....」

我笑著說：「我只是要牽一下手，愛愛你在想什麼.....？」

愛愛腦袋一陣滾燙，小手亂揮猛打著我：「學、學長你欺負我.....！！」

我望向藤浦姐，她只穿著粗糙的麻布浴衣，是雪女嗎？我問：

「姐你到底是什麼妖怪.....？」

二家姐拿起了身邊的一個面具，戴在頭上。

面具長著嚇人的獠牙，頭上伸出尖銳的雙角，還有黃色的鬼眼，夜叉？而且是母的？

這一刻我突然想到一句話，我對藤浦姐說：

「打回原型？」

嘭嘭嘭嘭嘭嘭嘭嘭！

我抱頭在場館中亂跳：「內、內鬨啦，不是說要合作嗎.....！！？」

愛愛制止二家姐：「二姐不要浪費子彈啦！！！！」

「嗚！！！！我收了你這頭死彊屍！！！！！！」

- -

至於為什麼藤浦姐想要紗綾合作呢，是因為，體育館的『糖果』，高高地掛在籃球架最頂，愛愛和二家姐試了很久，兩人爬不上籃球架，跳起來又摳不到，兩人體重相當，亦不夠力量把另一人舉起來，想了很久，正當想放棄去找別的糖果，卻好死不死，碰到殺來卻要拿糖果的麻衣。

紗綾推開了一條門縫，試著張望門外，瞬間便是一彈掃射，紗綾連忙把頭縮回來，：「麻美學姐也來了。」

「麻衣那豬頭，就愛玩這種事情。」藤浦皺著眉說。

總之是現在是情況是，麻美隊攻不進體育館，而愛愛撚和撚撚隊也殺不出去，那就只好先.....

「阿撚同學，手槍給你，我去拿『糖果』。」紗綾說。

「愛愛，你去幫紗綾同學。」藤浦姐說。

愛愛點了點頭，我接過紗綾的手槍，接替紗綾的位置，二家姐看著灰頭灰臉的我說：

「你現在知道麻衣的厲害了吧.....」

「對，沒想到麻衣的呻吟那麼誘人——」

呃呀！！！！藤浦姐用手槍K我的頭。

「人渣，我不是說這個！我的就不夠誘人嗎！？我是說.....麻衣她從小就愛作弄人，上一次無人島事件，不是你厲害，是麻衣病了臨時想得不夠細密而已.....不過這反倒讓我相信了，還昏倒了，哦~好

丟臉。」

「不過麻衣她平常不是一天到晚在喝酒.....？」

「以前的麻衣呀，可是.....不喝酒的。」

藤浦姐微微斜著頭，眼神一沉，似乎深思著什麼事情。

不喝酒的麻衣？

「那以前的麻衣到底是——」

「哎呀！」我們身後穿來愛愛的慘叫聲。

我們慌忙回頭，只是愛愛坐在地上，紗綾倒臥在旁邊，愛愛：

「嗚.....屁股.....噢紗綾同學，對不起，我、我一時沒.....」

紗綾站起來，拍了拍自己的身體，看著籃球架最頂的白兔頭，愛愛跑過來：

「我們.....我們還是不行，我、力不夠，扶不穩紗綾同學。」

我拍了拍愛愛的頭，說：「那我去吧，愛愛的屁股還好吧.....」

「少在我面前調戲愛愛！快去呀人渣——！！！」

藤浦姐在我身後大吼，我跑到籃球架下，紗綾說：「你半跪下來，我騎上去，然後，把我抬上去。」

我沒有想思考便在地上半跪，但當紗綾騎到我的肩膀上，溫腿貼在我後頸，我心跳不其然加速，紗綾說：「扶住我。」我只好握住她分開夾住我頭的兩條大腿，紗綾的腿很健美，好像半點膩肉，柔滑得很。

「好了，站起，抬我上去。」我感受得最多的體重，是由紀，但由紀明顯比正常人輕，而紗綾的身子有點沉，我顛抖著腳將紗綾往上抬，雙腿一陣酸痛。

「你不是有健身？我55KG。」

所以呢？沒錯健身室是有訓練腿肌 / 彈跳力的肩舉重機，可是我的記錄.....好像只有80lbs左右.....就是32KG.....！？

可是如果愛愛不行，藤浦姐不行，那就只有我可以了，我硬著頭皮，挺起身，額頭開始滲出汗，紗綾扶著我的頭，千辛萬苦我終於站直了身體，紗綾的身子擺動著，腿間不斷摩擦我的後頸，突然她說：「還是不行。拿不到。」

由紀，妳把『糖果』設定在這種地方，到底預想我們怎麼去拿這個！？紗綾說：「站定，盡量不要動。」

紗綾雙手捏著我的肩膊，施力，我的雙肩一痛，紗綾夾著我頭的雙腿騰起，屈曲，跪落我的肩上，下墮的重力使我雙腿關節劇痛，我痛苦地發出一聲呀！，紗綾突然大喝：「堅持！」

紗綾的回音極重的體育館中激起一陣迴盪，空氣中傳來振動耳膜的回音，為什麼要像教練一樣呼喝我！我死命硬著雙腿，紗綾又喝：「還要，堅持！」，紗綾又再一壓，雙腿上的重量有一秒之間消失了，然後下一秒，一對腳掌直踩落我的肩上，紗綾整個人的重量以兩點重壓而下，我啊地尖叫，我聽到愛愛的驚呼：「學長!!!」，我差點失去平衡倒地，紗綾再喝：「扶住！」我握住紗綾的雙腳，稍為穩好了身子，紗綾雙腳用力，以我的身體為踏台，騰空跳起，我被紗綾一踩，雙腿一曲，整個終於坐倒地上，我聽到頭頂一把聲音：「GET！」，然後黑影從而降，在千分之一秒間我知道那是跳上去的紗綾，如果我不接住她.....

我撐著麻痺的雙腿，跪起起，伸出雙手，紗綾的身體一下子跌下去，我抵受不住下沉的力道，整個人向前趴，一瞬間，紗綾倒在我的前面。

「紗綾妳還好吧.....」

我話沒說完，卻發現我的一邊手掌竟然那麼恰巧的握住了紗綾的胸部，F-CUP的咪咪好飽滿好柔軟，我慌忙縮開手，紗綾靈活地站起來，笑了笑：

「小事，我以前練過美式啦啦隊。」

小事嗎？是小事嗎，那既然紗綾妳不介意，我以後可不可以.....紗綾把手中的白兔頭遞給我，我接過，愛愛跑過來扶起我，看著紗綾驚嘆：

「紗綾同學妳好厲害.....」

好了，現在體育館的『糖果』到手了，麻衣和麻美守在外面，雖然是四對二，但對有MP5，我們只有小火力的手槍和不實用的狙擊槍，贏得了嗎？

紗綾立刻回到門邊防守，藤浦姐笑著按摩我的肩膀說：「哼，看不出你還蠻撐得住嘛。」

我握住二家姐的手說：「我們現在兩組加起來也只有4份『糖果』，一直在守在這也不是辦法，我在想，有沒有辦引麻衣進來？」

藤浦姐戮著我的頭說：「麻衣最好是有那麼笨，我看除非我們都走了吧，不然她死也不會進來。」

死也不會進來.....嗎？

- -

**【10月31日 晚上10:15 運動館籃球場】**

麻美站在體育館外，拿著長槍守候，麻衣躲在門邊，等館內有任何風吹草動便立刻射擊。

突然，從門縫中看見所有電筒都熄滅了，麻美「咦」了一聲，然後門縫輕輕打開，麻美看了麻衣一眼，麻衣眯起眼，伸腳踢開門，呼——！片刻靜默。

麻美閃身到另一個門邊，麻衣笑說：「這麼明顯，誰也知道是陷阱呀，也太笨了吧～」

麻衣大叫：「二姐妳太少看我了把！」然後又用換成她的絕技淫語：「阿撚也快出來嘛～我們快點解決這遊戲來再做愛好不好嘛～我還想要哦.....」

門內沒有任何回應。

等了幾分鐘，麻衣皺著眉，向麻美打了一個眼色，麻美向黑暗的館裡開了一槍，沒有任何回應。

麻衣低著頭，說：「難道.....不、不可能，可是.....」

麻美：「麻衣妳在想什麼.....」

麻衣又叫了一聲：「我知道你們在裡面，你們快出來！」

仍然沒有回音，麻衣低聲問麻美：「大姐，體育館有後門嗎？」

麻美說：「體育館當然不只一個出口啦，可是.....其他的全就鎖上了吧？」

突然體育館裡傳來一聲尖叫：「哎呀學長怎麼在這個時候——！！」

麻衣突然哈哈大笑，衝進體育館，舉起MP5一陣掃射：

「嘩哈哈還好阿撚你是色鬼～好啦，老公我等一下會好好報答你喔～」

體育館又回歸寂靜。沒有中槍的反應，也沒有任何人開槍。

麻衣突然一瞪眼，回頭：「糟了，中計！」

麻美：「咦！？」

嘭——！

「丫——！！！！！」麻美像叫床般呻吟起來。

麻衣驚訝地回頭一望，同時腰間一痛，整個倒在地上。

麻美驚叫：「麻衣！」

「快躲到牆後，是狙擊！」

- -

【10月31日 晚上10:20 學校一樓走廊】

撚撚隊 『糖果』：2 中彈：1 TRICK：0  
愛愛隊 『糖果』：2 中彈：2 TRICK：0



麻美隊 『糖果』：4 中彈：2 TRICK：0

「別射了，快跑！」二家姐在我身後大叫。

我收起狙擊槍，追上貞子，木乃伊和母夜叉，跑向學校裡飛奔，沒多久終於跑回了學校一樓。

我剛才一連射了五發，不知道命中了多少？

我一邊跑，對著體育館做了一個鬼臉：「去死吧九尾妖狐，還有煩膠嗚人！」

愛愛稱讚說：「學長好厲害！不過嗚人是誰.....？」

是咁的。我們關掉了手電筒，開了門縫，然後蹲下身躲在門旁，令麻衣以為我們要耍誘敵之計，然後再故意不作任何應，讓麻衣懷疑我們已經用其他逃離體育館，就在麻衣最疑惑的時候，愛愛發出「意外」的尖叫，麻衣一鬆懈進去，我們就在門邊溜走，跑回學校，不關麻衣什麼時候發現，然後出來追趕我們，但我們至少不用困在體育館裡。

而當我跑離開一段距離後，拉到狙擊槍的板機，用瞄準器對著體育館門口連射五槍。算是終於出了口氣。

「麻衣她就是太小心，才沒想到我們要逃走，而不是正面對抗哦。」

突然紗綾停下了腳步，我問：「怎麼了.....」

紗綾握起窗：「走廊那邊好像有.....人？女巫？」

我和愛愛與二家姐面面相覷，突然滿身寒意，不可能，明明只有6人參加，麻女和麻美也不是女巫打扮，如果多了一個.....那.....我故作鎮定：

「妳.....妳會不會看錯了.....！」

紗綾背對著我，看著走廊的另一端的黑暗，默不作聲，一回兒才回頭，說：

「好吧，可能是我看錯。」

藤浦姐說：「好了我們去拿最後一顆『糖果』吧，我看看地圖.....」

二家姐一邊往前奔，消失在前面的轉角，突然前面一下槍聲，我們一驚，她跑回頭，打著手勢大叫：

「有人，快走！」

有人？是麻衣她們嗎？不.....她們跑得再快，也不可能在我們前面出現.....到底是.....？難道真的有女巫！

藤浦姐大叫：「先跑再說，對了，4個人一起太危險了，我們分頭！愛愛你跟阿擦，紗綾同學，麻煩妳跟我來。」

我們同時嗯了一聲，跑上2樓，然後分開左右兩邊逃開.....還有人跟我們身後嗎？

忙亂中我不忘牽著愛愛的手，對了，現在只有我們兩個，我想躲進廁所，愛愛「呷呀」的尖叫，說：「廁所很恐怖.....不要.....」我只好拉著愛愛，躲在一個廊下的暗角，觀察著通往一樓的樓梯，如果有人，我們應該可以立刻離開。

「學長，我有事情想要跟你說.....」

我突然發現我不自覺地抱住了愛愛，愛愛瑟縮在我的懷中，呼吸溫熱地吹到我的臉上，一雙眼睛羞羞地看著我，我情不自禁親吻愛愛的小嘴，愛愛沒有抗拒，我們早已經習慣那種輕柔的接吻，碰到對方嘴唇便放開，然後換個角度繼續吻，這種輕柔的接吻不會挑起任何的性欲，只會讓我們感受到對方。

「愛愛，妳今天好可愛.....」我撫摸著愛愛繃帶沒有覆蓋到的腰處，愛愛「嗯」的一聲縮著的身子，我吻著愛愛的滾燙的臉頰，愛愛有點喘急地呼著氣，我立刻握對愛愛的大對爆乳，我的下身一下子勃起來，不管多少次都一樣，萬試萬靈，我隔著繃帶揉弄愛愛柔軟的美乳，愛愛的伏在我肩上呻吟：

「不要.....呀.....學長呀.....不要在這.....呀丫.....」

我抱著愛愛，在她的身體上下遊移，我問：「這木乃伊裝到底是怎樣穿上去的.....？」

愛愛說：「其實繃帶裡面有底層啦，像普通的小可愛套上去就可以.....」

我「咦」了一聲，我愛撫著愛愛的咪咪，說：「所以其實裡面什麼都沒穿嗎？」

愛愛羞紅了臉，別過頭，默不作聲，片刻才蚊聲說：「有穿.....內褲.....」

嗚呀，我幾乎本能反應地用力握著愛愛的巨乳，所以原來整個晚晚上的上半身都是真空，毒撚不行了，我低頭舔著很敏感愛愛的耳朵，聽著愛愛的呻吟，將那沉甸甸的軟乳握在手中，胡亂擠壓，我開始感到有兩點小顆粒在繃帶中突出來，我輕輕捏在手中，愛愛喉間受不住發出尖叫：「丫~！不、不行啦.....我會忍不住.....叫的.....嗯唔.....呀.....會被發現的.....」

我低頭把頭埋愛愛的乳溝當中聞著愛愛的體香，我終於找到那隱藏的衣摺，我伸手去在愛愛的身體上遊移，拉起了愛愛上半身的木乃伊裝，一對比麻衣更大更渾圓更堅挺的咪咪在我眼前隨著愛愛的喘氣慢慢起伏，我抵著一邊無法掌握的美乳，手指掙微微變硬的糖果，愛愛眼神開始失焦，愛愛一邊被我吻著一邊不斷低吟：「二姐還在.....呀.....戰鬥.....我們.....我們.....不能.....丫~~不行啦.....」

我在愛愛耳邊說：「我們.....要不要直接退出，愛愛，我們好久沒有了.....」

愛愛突然用力推開我，我意料之外整個倒在地上，愛愛拉好繃帶裝，對我低頭道歉：「對、對不起，學長.....我不能!!!我不能退出.....!!!」

愛愛扁著小嘴，雙眼泛紅，在我驚訝的目光下，愛愛抹著淚水，衝往走廊的另一端，消失在黑暗，我連忙跟上去喊著「愛愛」的名字，突然前面響起了槍聲，而且是傳來我的方向，難道愛愛有危險，我舉起在走廊裡雖然沒什麼用的狙擊槍。準備迎戰。

嘭——！

我地上前方突然多了一灘橘色，暗處一根槍管現身在月色中，是誰，是誰在攻擊我，愛愛呢！？

黑暗中傳來愛愛的聲音：「對不起學長.....我也不想，可是沒辦法了.....我和二姐、早就決定了，要這樣做.....」

我皺起眉頭：「愛愛，你在說什麼.....！！！」

愛愛語帶哭音：「當紗綾同學幫我拿到體育館的『糖果』以後.....只要連你們的份都拿去，再拿到最後一份『糖果』，撐夠時間，我就能、就能拿到.....」

不會吧，所以從二家姐叫紗綾合作之前，早就想好了要背叛我們.....！？我被麻衣算計了一次，又要被愛愛再算計一次！？

不，愛愛不是這種女生，是那頭母夜叉教唆她的！但為什麼愛愛那麼堅持要參加，又那麼堅持要勝利，背後一定有某些原因，為什麼.....！！

「學長.....」

月色之下，我終於看清了走廊對面那人的臉，是愛愛。

她雙手握著槍，槍管指著我的胸口，愛愛一臉痛苦，手不斷打戰。

「愛愛，等一下，我們應該合作先解決麻衣姐那一組.....」

愛愛搖了搖頭，語帶哭聲，說：「只要、只要我把學長你.....！！！」

愛愛的食指移到板機上，雙眼湧出了淚水。

「嗚.....我只是想、只是想、就可以跟學長一起.....我說過，我要靠自己的力量讓學長喜歡我.....」

「自己的力量不是這個意思吧.....」

全身纏滿繃帶的愛愛慢慢逼近，單薄的木乃伊裝令愛愛胸前兩個大包特別養眼——不！現在不是想這種事情的時候，我手上的狙擊槍，距離太近了.....來不及瞄準也，在這裡發射的話後挫力會——

「學長！我喜歡你！！！！！」

嘭！！！！

槍聲響起，我眼前一黑——

我隱約看到一個女巫的身影.....？

【4】

【10月31日 晚上10:30 學校一樓走廊】

撚撚隊 『糖果』：2 中彈：1 TRICK：0  
愛愛隊 『糖果』：2 中彈：2 TRICK：0  
麻美隊 『糖果』：4 中彈：2 TRICK：0

我眼前一黑，跌在地上。頭上有人尖叫：

「呷呀好痛哦～～～～愛愛真的想殺了阿撚嗎哈哈哈哈哈哈～」

這把聲音.....難道是.....！？

愛愛驚叫：「這妳.....怎麼會.....！！！」

一陣黑布覆蓋在我身上，那人拉起我的手：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跟阿撚私奔囉哈哈哈哈哈哈～快走吧～」

我撐起身，牽著女巫的手，立刻衝往走廊的另一邊，女巫一邊跑一邊大叫：

「穿這個好難跑，我要抱抱哈哈哈哈哈哈！」

我低下身，一手抱起黑布下修長的美腿，把整個輕盈的身體地抱在手中，她環抱我的頸。

「擘～是彊屍先生的公主抱！」

愛愛在身後驚呼：「等一下學長.....！」

對不起了愛愛，戰火無情，待戰爭結束我們再重新相愛吧，和平萬歲！

我轉身跑回一樓，竄進男廁，愛愛她說廁所恐怖，應該沒有辦法進來。

「嗚由紀果然妳是最好的！！！！！」我用力緊抱住懷抱中的女巫。

由紀嬌笑：「哈哈哈哈哈哈好熱喔幹什麼啦...！！」

我斜身坐在洗手台上，說起麻衣和愛愛的事情。

由紀聽完卻大笑：「哈哈哈哈哈哈腳踏那麼多條船知道後果了吧！」

由紀跳下來到地上，她頭戴黑色尖女巫帽，身上圍著黑色斗蓬，黑色斗蓬好像是一件價值不菲的黑色晚禮服。

我回歸正題：「妳為什麼會在這？」

由紀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她拉起黑色斗蓬：「擘我中槍了～」由紀的斗蓬一角沾了一灘橘色，那應該是愛愛本來要射殺我的一槍。

我：「有沒有那裡受傷嗎？會覺得痛嗎？」

由紀搖頭，卻扁起嘴說：「不過這斗篷是特別訂造的，要——」

我張大了嘴，由紀說出了一個我可能要賣菊花賣十次也掙不到的數字。

「這次可能又要被罵了，可以說這是橙汁嗎？」

由紀說著，然後在我前轉了一圈，黑色的斗篷旋起飄動，她按著頭上的尖帽，俏皮一笑，嘟嘴微起，眯著一像藏有數不清鬼主意的雙眼，說：「嘻嘻嘻嘻我像不像女巫～？」

我忍不住把手伸進斗篷裡抱住由紀的纖腰：「太可愛了，會因為太會迷惑男人而被燒死哦～」

「咧～我才不要。嘻，我好想你們哦，如果.....如果能跟你們一起玩就.....好了...」由紀緊緊地抱著我，聲音有點哽咽，她又想起了莉娜的事情了嗎？我輕輕撫著由紀的頭，我兩相擁了良久，我說：「現在妳打算要怎麼做？要跟著我？」

由紀搖頭：「我快要走了，我只是偷跑過來的，今天晚上我要跟家族出席一個什麼酒會，而且要萬聖節打扮，無聊死了，有錢人為什麼絕是搞這種奇奇怪怪的事情。」

這應該是我要對妳說的吧。

「我跟我爸媽說我累了先要保鏢戴回我去，然後哀求他們戴我到學校看你們，我偷偷進來想找你們，誰知你們玩得那麼激烈，我突然出現又像在攬局，只好先躲了一陣子，還差點就被被紗綾發現了，她好厲害喔～」

原來紗綾沒有看錯。

「然後我就跟著你們4個.....再跟著阿撚跟愛愛你們，阿撚你好色哦呵呵呵呵呵呵，明明在打仗都要摸愛愛啲呵呵呵呵呵呵.....然後就在危急關頭救了你囉哈哈哈哈哈，快報答快報答我～唔——」

由紀抬高頭，嘟出一對上了唇彩的水漾櫻唇，我當然毫不猶疑親下去，然後吻著由紀的嫩滑小臉地和頸際，雙手不安份地在由紀身上遊移，剛才愛愛的身材令我下身一團火燒，現在還沒有冷下來，由紀卻推開我，笑說：

「嘻嘻嘻～下次再做嘛.....我再不回家就會被發現呢，而保鏢叔叔都在外面等我呢。」

唔通一陣我要匿廁所做槍王黑澤？我勉強地笑了笑，由紀說：

「不要這個樣子啦，阿撚加油要贏喔，紗綾她應該超想贏的吧。」

我嘆了口氣，對，紗綾呢.....這時候的手機突然一震，我拿起手機，是紗綾的簡訊：「到第三顆『糖果』處。」

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糟了，地圖在紗綾那邊.....第三顆『糖果』在哪.....！」

由紀卻呵呵地笑起來：

「你忘了遊戲設計者之一在你面前嗎？我告訴你吧，第三顆糖果在——」

- -

【10月31日 晚上11:00 學校三樓走廊】

撚撚隊 『糖果』：2 中彈：1 TRICK：0

愛愛隊 『糖果』：2 中彈：2 TRICK：0

麻美隊 『糖果』：4 中彈：2 TRICK：0

我拿著由紀給我的女巫帽，走上二樓的時候，聽到三樓一片槍聲，我衝上去，循著槍聲走去，不久便在走廊中碰到背著我向前方開槍的二家姐，前方牆角有一隻拿著手伸MP5的手我不斷射擊，我拿起狙擊槍，艱難地射擊，後挫力讓我無法準確，子彈只打中了牆角，麻衣的手立刻縮回去。

二家姐向驚訝地回頭一望：「阿撚你為什麼還.....！愛愛呢！！！」

我沒提到由紀，只是搖了搖頭笑說：「姐你好狠哦，我剛才應該在妳身後把你一槍TRICK掉。」

藤浦姐握著槍對著走廊：「這次是愛愛想贏，我並沒有出太多的意見，只是教她要學會單獨行事而已。」

我拉著她的手：「走吧！」藤浦姐一邊退後，一邊射擊，確保拉開了和麻衣的距離，才飛也似跟我跑起來，我隨意亂跑，轉過幾個轉角，順道提到由紀的事。

二家姐嘲諷我說：「是哦，所以你又是靠著女人活下來了。你確定由紀她安全回去了嗎。」

「嗯，我有看到。」

由紀跟我解釋了第三顆糖果的所在地，吻了我一下，便跑到離廁所，攀上走廊的窗邊，我驚叫：

「由紀那後邊不是平地！」

雖然這是一樓，但這走廊窗外對出是一個小斷崖，至少有一個人高，如果由紀跳下去.....！

由紀卻甜笑著舉起V字手，橫著在眼前一拖，像美少女變身，說：

「哼呵呵呵呵我是女巫嘛，阿撚！這次的遊戲是我設計的哦~我相信阿撚，也相信紗綾，相信你們每一個人，再困難也一定可以玩得很投心很開心，我、我不會像無人島那次一樣給你們帶麻煩.....就算是莉娜，如果她在也一定會、一定會——！！明天見啦——哈哈哈哈哈！」

說完，由紀像特技人一樣向後翻身，整個人向下跌落，我衝過去，扶在窗外，往下望——是兩位保鏢。

胖子穩穩接住了由紀，由紀安然著地，兩位保纏向我望了一眼，由紀笑意盈盈地向我揮手道別——

藤浦姐：「是哦，由紀她的心思，永遠都是那麼難以預計.....」

這時候，我們身邊的一扇門突然推開「擘！」「呀！」「呀！」，走廊中同時傳來的三聲尖叫，我和二家姐驚呆當場，推開的那人背靠在牆上，拿強力的手電筒照著我們兩人：「你.....」

「小遙小姐！」

原來我無意間跑到監察部的辦公室前，這個時間，小遙她在.....

「你在做什麼！？」「你們在做什麼！？」

我們幾乎同時發問，小遙打量跟我們的打扮和手上的槍支，仆街，本來想話我同二家姐番黎偷情玩萬聖節變裝PLAY，反正扑野乃眾人之事家國之大業，但支槍點解釋.....？

「我.....我們，就唉！說了你也不會相信。再見了！」

這種環境，當然是走為上計。

「喂喂喂你們等一下，我可知道有你們的名字和學號，你們想被退學嗎？」

我和二家姐只好牽著手站定，我和二家姐用力緊握著對方的手，雙雙發抖出汗，小遙慢慢走過來，就算在黑暗中的走廊還是感受到她絕對零度的視線：「是戰爭遊戲？嘎？你們是看太多了《SCHOOL RUMBLE》嗎？」

「沒有，我看SCHOOL DAY比較多.....」我衝口而出，藤浦姐踩了我一下，我改口：「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其實我們游泳部想要加強對每位社員的訓練，所以在晚上以戰爭遊戲作為訓練的手段，對沒錯，所以我們是為了沒游泳部的未來而奮鬥，為了付合監察部的要求而以生命為代價以戰火為磨練將我們的根性與體力推展至極限——」媽呀，我的口才什麼時候變得那麼厲害！危急關頭大腦果然會增強200%

「好了，不用鬼扯了。」小遙清脆俐落地解決了我的200%大腦。

我們三人僵持了好一陣子，不過何故我非常擔心麻衣這個時候突然衝出來對我們開火，然後波及小遙，那不是游泳部完蛋了，連身為學生的我們也完蛋了。

「對、對不起，我們立刻就離開學校.....」藤浦姐低頭道歉。

「今天晚上就算沒看過你們。」

「咦？！」X 2。我和二家姐瞪大雙眼。

「條件是，你們也沒有我看過我。明白了嗎？」

「這、這.....」

「好了，再見。」小遙冷冷地道，然後頭也不回地離開。

「等一下小遙小姐！」藤浦姐大喊。

「嗯？」

「走左翼走廊.....會比較安全。如果小遙小姐不想碰到其他人的話.....」

對呀，剛才麻衣的活動範圍在右翼。

「是哦，感謝。」小遙口裡說感謝，可是口氣一點感謝的意思都聽不出，然後便消失在走廊的另一端。

「姐，這到底是什麼回事.....？」

二家姐搖了搖頭：「不.....不知道，這個時間拿著手電筒，她好像也有一些秘密.....」

這時候我們身後響起了腳步聲，我們立刻回頭，同時又是一下射擊的巨響。

「嘩哈哈哈哈哈阿撚是我的！我才不會讓二妹你獨享哦！」

這回是麻美，而且什麼時候變成爭奪我了！連鳴人都要找人柱力了嗎！？

我跟藤浦姐繼續跑走來，這到底玩到什麼時候呀！？我們轉了幾個彎，已經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身後的麻美不斷追趕，她的散彈槍雖然不會真的有散彈效果，但射程很遠，我們好幾次差點被射中。

「呵呵呵呵呵呵窮途末路了哦。你們對學校結構的了解不及常逃課的我呢。」

不會吧！一束尾巴出現在走廊的另一端，麻衣竟然走廊的另一端出現，中間也沒有其他空間和門可以躲藏和逃走，麻衣用槍管指著我和二家姐，像吟詩一般說：

「是亡命的戀人嗎？是沒路的鴛鴦嗎？」

我握著二家姐的手，這一次真的輸了。我們做了那麼多，都贏不了麻衣嗎？二家姐看著我緊皺的臉，溫柔地的說：

「沒事的，阿撚，這只是遊戲嘛.....輸一下不會怎樣.....」

看著突然溫柔下來的藤浦姐，我突然有點心痛，「堅持！」紗綾聲音在我腦海迴轉，愛愛那充滿淚水的眼眶.....！還有由心意寄託給我們每一個人的由紀，我突然腦裡一陣莫名的感動，我用力抱住二家姐，低頭親吻。

麻衣讚嘆地WOW了一聲，舉起MP5，指向我們，激昂地唸道：

「But kiss!But kiss! Rubies unparagoned  
How dearly they do' t!  
Farewell, My fair lovers.」



( 看那親吻！那親吻呀！像無瑕的紅寶石  
他們是吻得多麼的甜蜜！  
永別了，美麗的戀人們。 )

這是什麼？是台詞嗎？我看著麻衣扣下槍管的剎那，對二家姐說：

「讓愛愛贏吧，我要把那一槍還給由紀了」

「阿撚.....！」二家姐睜大雙眼看著我，

嘭，我轉身，擋在二家姐身前，搶過她的手槍，對著麻衣射擊，麻衣一驚，身體一斜，我們都沒有擊中對方，麻美大叫：「麻衣！」同時，愛愛的聲音從我身後傳來：「二姐！學長！」

嘭！嘭！二家姐撲下我的身體，我們兩個倒在地上，麻美傳來慘叫：

「呃呀！！！愛愛你.....好狠.....TRICK.....」

麻衣尖叫：「大姐，愛愛你竟然！！！！！」

麻衣再一次舉起MP5，有人壓在我的前面，是二家姐！

嘭！麻衣開了槍，二家姐身體一震，倒臥地上，她撫著我的臉微笑：「人渣，我才不要讓你英雄救美.....」

我呆呆地看著二家姐，我爬起來，她身後的和服多了一處橘色，她已經連中兩槍了，這是.....TRICK！？

麻衣冷冷地看著我們兩人，逐步靠近，似乎還不打算收手，麻美被TRICK掉了嗎，是愛愛做的嗎？我拿起二家姐的手槍，對著麻衣，這個距離可以命中嗎？

猶豫之間，身後兩聲驚叫：「擘！」「你是.....！」一個白色的身影，按著我的肩膀，像跳馬一樣跨過我和二家姐的身體，大喊：「手槍給我！」，我將手槍一丟，那身影凌空接過，坐落地上，左右手不斷挫動，接連幾聲槍聲，雙槍對著麻衣連發。

麻衣的MP5突然「咔」一聲，彈盡，她見勢色不對，立刻退回走廊的轉角，只聽見一陣腳步聲，大概是跑了。

我喘著氣回頭，這一瞬之間到底發生多少變故，突然身後傳來哭聲，愛愛抱著麻美的身體不斷抽泣：

「大姐大姐妳不要這樣，我是為了救二姐和阿撚才.....嗚嗚嗚嗚嗚嗚嗚大姐你快醒醒。」

二家姐拿起掛在頸上的母夜叉面具，甩手丟向麻美的頭，說：

「好了，都GAME OVER了，妳裝什麼鬼！漆彈最好是能殺死你。」

麻美的頭被丟中，「呀」一聲撐起身，愛愛大叫：「大姐你幹嘛騙我嗚嗚嗚嗚嗚嗚嗚！」揮拳亂打麻美，打得好！

愛愛淚眼看著白痴傻笑的麻美：

「這樣才有氣氛嘛哈哈哈哈哈二姐你也是哦，你死了哦！至少做做樣子吧。」

我坐在地上抱著二家姐的上半身，她望著我：

「好了啦，那個什麼子彈射中了我又怎樣，幹嘛抱我。」

我說：「姐妳美救毒撚呢.....讓小毒撚抱一下好不好。」

二家姐把頭靠落我的肩前，拿起我的手放在她的腰上，微微一笑什麼也沒說。

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姐，你不是說想要回家溫習嗎？為什麼還那麼認真的在玩.....？」

藤浦姐想了一回，側起頭看著我，眼神有點詭秘：

「大概，是因為我見麻衣玩得很開心吧。我已經好久沒有看過那麼投入的麻衣了.....」

我抬頭想了想，是嗎，作為FINAL BOSS的麻衣

我望看坐在我們前方握著雙槍的貞子紗綾，她回頭，把本來屬於二家姐的手槍丟給我：「沒子彈了。」

「好了不要抱了，都快十二點，爭取時間吧，接下來看你們三人了。」藤浦姐說，自行坐起來，我站起來，走向紗綾，紗綾輕聲說：

「拉我起來，不要讓其人注意到。」

我有點莫名，為什麼要我拉她起來呢？我沒說什麼拉起了紗綾，她站起來的時候動作有點不自然，這是.....？

「我們去第三顆『糖果』的所在地，麻衣學姐大概換好子彈便會立刻上去。」

藤浦姐看著紗綾：「對不起，剛才暗算了妳一槍。」

咦？我望向紗綾的背後，果然有一團橘色，剛才二家姐要我分散行動，原來是為了分開解決我們嗎？

紗綾淡淡一笑，沒有回答，愛愛站起來，握著槍對著我們，我說：「愛愛妳要繼續嗎？還是想要合作。」

愛愛小手不斷發抖，我說：「到底獎品是什麼.....？為什麼愛愛妳那麼要.....」

愛愛想了想，說出答案——

【10月31日 晚上11:50 天台】

撚撚隊 『糖果』：3 中彈：2 TRICK：0  
愛愛隊 『糖果』：1 中彈：3 TRICK：藤浦  
麻美隊 『糖果』：4 中彈：3 TRICK：麻美

我扶著紗綾，在天台的陰暗處坐下來。學校的天台總是會吹著呼嘯的風，很冷，紗綾拉下了貞子的長髮，黑色的長髮在月色下泛起銀白的光芒，在黑夜中十分耀眼。

我幫紗綾脫下鞋子，露出已開始慢慢紅腫的腳踝。

剛才在走廊駁火的時候，紗綾使出了凌空雙槍(她是max payne嗎?)，落地不慎，拗傷了左腳的腳踝。

我大為擔心：「不要再繼續了，等一下如果麻衣上來，我要她們停止，然後送你去醫院吧。」

紗綾只說：「像剛才那樣，把我抬上去。」

又來像在體育館的時候一樣，再來一次嗎？

我探頭，望向天台的正中央，那處升起了一個黃色的氣球，高高的浮在夜空中，氣球面畫了一個卡通人頭，黑色長髮，V字手勢，大大的眼睛，是由紀的自畫像，而綁著氣球的繩子中段綁住了一個白兔頭：最後一顆『糖果』

我看這次的高度，比籃球架還要高，正確做法應該是射破氣球，讓『糖果』掉下來，可是要射中在夜風中飄動的汽球並不容易，而且我們手槍的子彈都所剩無幾了。

而且，紗綾的腳傷讓我很在意，我站起來，正色說：

「我拒絕，這場遊戲不應該繼續下去，更不值得紗綾妳賭上自己的腳去贏。我現在去找麻衣和其他人……」

「飛吧。」

紗綾突然說，在寂靜的夜裡。

「咦？」

「飛吧。以前，訓練時，要做飛行動作，教練總會說。飛吧，紗綾。」

紗綾搓著紅腫的雙腳，穿回鞋子：「這一次也要……唔！」紗綾痛苦撐著牆，勉強著自己撐起來，單腳戰抖，我慌忙扶住，飛？要飛過去拿氣球上的『糖果』嗎？我看妳連站都站不穩，如果時間足夠的話，或許可以拉著繩子把氣球拉下來，解開上面的『糖果』，但麻衣應該不久就會來了……

我說：

「可是那是正式比賽，贏了有名次有獎金，這一次呢！只是那白痴麻美拿回來的二人溫泉旅遊贈卷，

這值得嗎？」

對，愛愛就是為了那二人溫泉旅遊贈卷，才那麼用心。

「我沒有出過比賽。對獎品沒興趣。」

「.....什麼？」

「我12歲便退役，在退役之前，沒有參加過正式的體操賽事。」

我以為紗綾是最近才沒有繼續練體操，想不到.....我問:「為什麼？」

「發育過早，12歲，胸部便跟現在差不多。」

我驚訝張嘴，不自覺望著紗綾的胸部，想起我曾經握在手中的柔軟感，12歲便那麼大...業餘體操運動員的體格雖然沒有嚴謹，但紗綾的確太過份了，紗綾注意到我的眼光，我紅了臉別過頭，紗綾說：

「你，沒有離開，一定有你的理由。我在有健身室看過你。」

「我.....」

有幾次我為了訓練肌肉，到校內的小型健身房去，便碰到紗綾。我們不熟，都是打了招呼，便各自訓練。

「堅持。飛吧。教練以前總是說。」

我扶著紗綾，一直到現在，是為了擊敗麻衣嗎？是為了保護就算出賣了我我還是一樣喜歡的二家姐和愛愛，還有由紀——今次的遊戲是我設計的哦~我相信阿撚，也相信紗綾，相信你們每一個人，再困難也一定可以玩得很投心很開心，我、我不會像無人島那次一樣給你們帶麻煩.....就算是莉娜，如果她在也一定會、一定會——！！——

堅持？我一直走下去的理由，是什麼？

天台的入口傳來了腳步聲。

- -

麻衣在天台的入口大叫：

「最後決戰囉~我想阿撚你應該不會那麼簡單看著我把最後一顆『糖果』拿去吧。」

我從暗處站出來，一手拿著由紀的女巫帽，一手拿著狙擊槍，麻衣探頭看著我，看著四周：「那麼大搖大擺哦~」

我說：「對呀，不像妳，總是愛算計別人。」

「嘿嘿嘿嘿嘿小毒撚學會吐糟了哦~老公不要那麼兇嘛。」

「聽姐說，麻衣妳以前不喝酒的嗎？」

「.....為何問這個，要拖時間嗎？所以紗綾在哪裡準備暗算我了？」

「暗算妳的，並不是紗綾。」

嘭。麻衣身後傳來槍聲，麻衣衝到天台，回頭一陣掃射：「是誰.....」

入口處出現了第四人，愛愛。

一陣烈風吹過，月色慘淡的天台上，我們三人舉著槍對峙。

「三姐.....」

「呵呵呵呵呵呵我忘了阿撚大人的後宮團呢！還好由紀不在。不過——！」

麻衣突然向我衝過來，拉開了與愛愛的距離，愛愛驚叫，我舉起狙擊槍，麻衣說：「那麼近，來得及瞄準嗎？」

我舉槍向天：「要瞄的不是妳。」

麻衣一驚，抬頭，沒錯，在麻衣上來之前，我早就鎖定好了距離，只要我舉槍，發射——咻！氣球應聲而破！綁著白兔頭的繩子掉落垂落。

麻衣嘖了一聲，舉槍瞄向我，急道：「你的狙擊不會比我的MP5快。」

我丟開狙擊槍，高呼：「紗綾！」麻衣：「什麼！？」紗綾從我身後助跑而出，我半跪下來，麻衣見情勢危急，飛撲而至，拉下扳機，轉而瞄向紗綾，紗綾的腳落在我背上，背肌如被槍擊般劇痛，我大喝一聲，以全身之力托高紗綾，同時甩開手中的女巫帽，由紀！後宮團怎麼可以少了妳！女巫帽之下，是紗綾的手槍，早就拉好了拉機的手槍正對著麻衣，我對震驚的麻衣笑著吹了口氣：「TRICK。」

嘭，麻衣中槍之際，也開了槍，紗綾再跳到我的肩膀，又是一是踩，奮力跳向空中，麻衣的一槍沒有射中，愛愛這時候也掏出她的『糖果』，丟向紗綾，愛愛隊『糖果』數歸零了，此刻正式敗陣，我抬頭高喊：

「飛吧！紗綾！」

那一刻，紗綾的身子乘著夜風，白色的貞子服在空中鼓動，像拍翼的翅膀，我們三人看著在夜空中劃過的身影，愛愛讚嘆地輕呼，麻衣丟開槍大笑，無際的夜空成為了她的背景，在閃爍的星空下，紗綾伸出雙手，握住了從半空掉落和愛愛丟過去的「糖果」。

12:00。

紗綾拿到了從愛愛隊那邊轉讓的合計5顆『糖果』，比麻衣的麻美隊多出一個，贏得了這次的變裝戰爭遊戲。

遊戲結束了。

世上會有一群人，為了一個白痴的遊戲而堅持嗎？會有一群人，沒有目的沒有功利地向前進嗎？會有一群人，不論多少的玩笑或是戲弄，卻仍然樂在其中嗎？會有一群人，無論如何都相信對方，都相信最後，仍然能笑嗎？會有一群人，偶然競爭，偶然互相攻擊，但其實仍然著緊對方嗎？

我不知道我所存在的世界，和你們是否相同。

但我已找到了這樣的一群人。

希望有天，你們也能。

PART8:我和木乃伊有個約會×向著星空飛奔 完

# 冷雨之焰×徘徊戀楓

## PART7 冷雨之陷×徘徊戀楓

### 【1】

「唔呀.....幹什麼嘛突然那麼.....唔.....」

「等一下不是要讀書會嗎？社團室沒辦法用。」

「那就明天再做.....丫呀~做.....唔.....少做一天你會死嘛？」

「我好想妳哦.....尤其是.....」

「什麼啦.....我要專心溫習啦.....嗯呀！那裡先.....等一下！呀~！」

「不要.....我現在就想要.....」

「那、可是、在這裡做嗎？呀——呀.....」

「姐，你再沒有H-EVENT，風頭都被由紀蓋過去喔——呀！！！！」

藤浦姐突然冷不防抬起膝撞擊我的褲檔，我在泳褲中繃緊的小弟弟受到衝擊，劇痛得令人的眼花。這個禮拜到我跟藤浦姐清理泳池，清理泳池後，我們便一打一鬧地一起走進了更衣室.....

「我的魅力就只有做愛才能發揮嗎！？我也不要稀罕！你有種就不要做！」

「嗚.....好痛.....」我瞪著眼，按著小弟弟，手撐在泳池沖洗間的牆上。

「.....有那麼痛嗎？」藤浦姐扶著我，低頭觀察。

「嗚.....姐妳今次.....太用力了.....」

「嗯哼，看你以後還敢不敢亂講話.....」藤浦姐竊笑著安撫我的小弟弟，用掌心撫摸我的硬物，令他不斷亂跳，她吻著我的臉「好啦，要做就快點啦.....」

我得到二家姐的肯首，立刻HP完全回復，異常狀態終止，環抱二家姐的腰支和她舌吻，沖洗室間的花灑在我們的頭上淋著暖水，衝擊我們不斷交疊糾纏的舌頭，令我我們吞嚥對方的津液的時多了自來水的苦澀味，我的手在二家姐的競泳水著上遊移，一手握著二家姐豐滿的巨乳，大力捏著。

「呀——丫——.....丫、丫、丫不要一直捏嘛.....呀」

競泳水著特殊的溫順感，令我的手無法很好的掌握二家姐的咪咪，但一向乳房非常敏感的她已經滿身酥軟，我想解開她的泳衣，卻發現她的背上沒有衣服的開口，她拍了我的頭一下：

「白痴~！你以為那是高級的鯊魚皮泳衣還是胸罩，學校泳衣只能這樣拉下來啦.....你看~」

藤浦姐用指尖勾起泳衣肩上的吊帶，順著柔滑的肩膀拉下去，露出一邊驕乳，然後另一邊又重覆一次，泳衣的上半像水果的外皮一樣翻下來，露出裡面飽滿的G-CUP果實。

「怎麼啦.....你不是很愛玩人家的咪咪.....」

暖水灑落二家姐的渾圓的美乳上，流水使她們變得好像經過打磨的玉石，水滴繞過咖啡色的乳尖，落下一串串的水珠。如此美景讓我看呆了，簡直可以寫番篇《看二家姐的咪咪》，良久我在握在手中，隨著二家姐的呻吟，感受那柔軟的手感。我一邊親吻她的漸漸泛紅的面頰，說：「姐的咪咪好漂亮，比愛愛和麻衣姐還要漂亮.....」

二家姐嗔說：「切~每次想要做愛就口甜舌滑，你跟麻衣做的時候不這麼講.....嗯呀~嗯.....」我聽得出她還是心裡高興，便低頭把小乳頭舔進小嘴裡，用舌頭品嚐那慢慢堅硬起來的咖啡豆，我另一手沒閒著，拉開兩腿之間競泳水著的三角布，愛撫兩片濕潤的紅唇。

「姐妳下面好暖喔.....」

「是花灑的水啦.....呀.....嗯呀！進去前都不.....呀——不講一聲.....呀.....丫.....」

我的指尖壓進了微啟的前端，蜜穴的肉壁緊緊地吸啜我的食指，我一邊輕啜二家姐充血變硬的乳頭，手指深入到她最敏感的部分，兩個多月了，二家姐的身體我早已瞭如指掌「太快了.....呀！這樣我會.....呀——不要呀——呀.....」我隨著我手指的攪動，二家姐喉間的淫聲漸漸變得妖媚，我另一手握住二家姐的美乳，盈在中手握動，拉扯她突出小乳頭，7手口並用攻擊她的三點，「呶呀——好漲.....呀... ..不.....那麼快就要.....呀呀呀呀呀——呀——」

二家姐下身微微抽搐，明顯比花灑的水還要滾燙的愛液流滿了我的手掌，她兩頰潮紅，把頭踹著在牆上喘著氣：「吁.....那麼快就去了.....」我說：「姐你比我還要快哦~」二家姐打我的背，嬌笑：「你少得意！有種不要插進來。」然後一手拉下我的內褲，反手握住那青筋暴現的下體套弄，她盯了我一眼：「哼哼，今天第一發是我的囉。」

這句話是說給誰聽的？麻衣？我沒多想，扶起二家姐一邊豐美的大腿愛撫，低下身子，讓挺起的前端頂著她的小蜜穴，我又擒住她的豐唇舌吻了一回，我說：「姐，和我做愛吧。」二家姐微微一笑，說：「要用站立位嗎？不要像上次一亂撞都撞不到重點喔.....如果你次你射一次我都還沒去，我...哎...死...你。」我低頭把舌頭在二家姐的頸上遊移，二家姐軟軟的呼氣，我一手扶穩她的大腿，另一扶穩她的豐臀，我下身一挺，插入了半根。

「嗯呀——！！！！呀、呀、呀、再、再進點.....呀、丫.....嗯呀.....」又溫暖又濕潤的蜜道從四方八面壓緊我的小莖，使第一發的我快感連連，我的下身不斷跳動，我的下腹和二家姐包著泳衣的下腹相貼，隨抽插不斷摩擦，發出淫穢的嘖嘖聲「呀恩.....低點.....嗯唔.....太進了.....丫.....！白痴.....丫！丫呀.....」

我第一次用站立位的時候，二家姐說最難的拿捏到抽插的距離，站立位和其他位置不同，女方的體會會受地心吸力影響，每一次的挺動你都要承受女方肉體下沉的體重，如果對方的G點不太深入（像二家姐），你便要小心翼翼才能刺激到對——當然如果你只是要射精，完全不管女方有否快感是另當別論，但如果這樣做，我小弟弟的可能會斷送藤浦姐的嘴裡。

我札穩馬步，氣運丹田，將查克拉移到大腿，以「纏」成「硬」，扶穩二家姐的的下身，根據記憶，



嘗試挺動她的重點，二家姐突然身子一震，緊抽了一口氣，喉間亂叫「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噫.....死廢物.....呀呀呀呀好棒喔.....頂到了.....丫、丫丫呀.....」我依一刻既成功感就好像好奇號成功降落火星，我的小龜頭得意洋洋（？）地挑動二家姐的肉壁，她把我抱得緊緊的，淫欲著雙眼說：「噫噫... ..哼.....你的臉得意什麼啦.....噫唔.....我也能讓你.....呀——」二家姐扭起腰支，以她長年訓練蝶式的成果，彎彎的軟腰前後擺動，使蜜穴主動地套弄我的龜頭，肉壁像無數的小生命般緊握我的下身，我喉間漸漸乾起來，意識慢慢麻木「呀呀——小廢物.....噫哦——才、才、才扭幾下就想射了.....呀——慢、慢點啦.....噫」我完全沒有聽從二家姐的指示，下身像失控的挺動，衝擊二家姐的G點，龜頭開始漲痛，二家姐被我弄得背靠在牆上不斷浪叫，咪咪不斷上下拋動，二家姐突然提起被我扶著的腿，夾住我的下身，我一子變得更深入，我低頭吻著她浪動的巨乳「不.....呀.....那個.....哎呀呀呀呀呀漲死人了.....呀.....快.....快點.....」我放開扶著二家姐大腿的手，伸到我倆碰撞的部份，撫弄她那又堅挺又突出得像小昆蟲的豆豆，「呷呀不要不要——再玩人家的.....丫丫丫丫，豆豆.....呀！呀！呀！啊呀.....」二家姐突然拉起我的頭，要我和她舌吻，可是不斷淫叫的二家姐根本無法伸出舌頭，我們張著嘴巴相碰，滾熱的吐息呼到對方的臉上，二家姐的腿支配合我的下身不斷扭動，我倆濕透的全身令相碰下體發出「撲吱撲吱」的聲響，二家姐「呷呀」地尖叫，花心流出澎湃的淫水，肉壁收縮，我的小手，我抱緊二家姐滾燙的身體，對準她最敏感的小點，激烈地射出。

「呷丫丫丫丫丫！！太熱了、太.....呀呀呀！！！！噫呀呀呀呀哈！！！！」

- -

我倆順便在沖身室中清理好身體，換回校服，便離開了泳池。並肩走向社團室。

十一月了，灰灰的天空傳來深秋的涼意。

藤浦姐在校服外被了一件灰色的羊毛衣，吸了口冰冷的空氣，抬頭望向天空，黑色的長髮披到背後

「那麼早天便暗了。」

現在還是三時多，天色已漸暗，因為我們的國家比較北端吧，天空中積著厚厚的密雲，下課後的學校沒了人聲。暗暗的校園有一種特別的寧靜。

「好冷喔。」

二家姐搓著手，向手中呼氣，我突然想起了一年事：

「姐，你上次問我，如果說喜歡你是左手還是右手？」

她冷冷地看了我一眼：「突然問這個做什麼？你不是已經選了嗎？」

「我是兩隻手一起選所以忘了，你先回答我嘛。」

「是左手.....」

我停下來，她奇怪地看著我，我正走在她的右邊。我轉身，在她面對繞了半圈，繞到她的左邊，藤浦姐：「什麼.....？」我抓起她的左手，十指緊扣，說：

「左手。」

藤浦姐地低頭竊笑，說：「你是初中生嗎哈哈哈哈哈。」

「這個.....」

「好啦，你不怕被別人看見，就隨便你吧。」

我跟藤浦姐不同科系不同年級，日常上課時間很少會碰到，也不會特別去找對方，不像總是喜歡膩著我一直嬉鬧的由紀，愛愛和藤浦姐日常都很少跟我有親密的舉動。我沒有特別去想為什麼，也許像莉娜說的一樣，我們的關係本來就很複雜，說不定，藤浦姐和愛愛也不知道該怎樣在人前表現我們的關係吧。

我們牽著手，走進學校，社團室位於舊校舍的右翼，樓齡很舊。木版建築，現在入夜很早，幽暗的走廊亮起了一盞一盞的舊式電燈，走廊被照得一片昏黃。

「姐的掌心.....好暖。」我像初戀的小男生，害羞地說。

藤浦姐用力緊握我的手，溫柔地笑著，沒說什麼，一步一步地走著，木版地發出吱啞的聲音。突然她注意到窗外。

「好漂亮.....」

窗外是學校的後山，種滿了楓樹，深秋的現在滿山火紅，漂染了整個山頭。

我跟藤浦姐握著手，站在窗邊看了良久，我注意她的眼裡充滿平時少見的喜氣，嬌俏的臉被冷冷的空氣吹得有點微紅，她回頭看著我：「怎麼看著我.....」

「姐你好漂亮哦.....」

「好了知道啦一天要說多少次.....唔！」

我低頭吻著二家姐，二家姐沒說什麼，放開後抬眼看著，如夜色的瞳孔裡似乎有點難以形容的感動，我的突然有一種良久沒有的感覺，我不會形容，就好像在寒冬裡躲在被窩裡。

「你要看到什麼時候呀.....」

「姐.....不如、不如.....」

「你想說什麼便說嘛。」

「不如我們去約會.....」

二家姐「撲」地笑了，呵呵地笑了起來，我良久沒開的小毒撚開關突然開了，我低著頭，不知所措地看著她，她說：「你的溫泉贈卷呢？紗綾應該不會想要吧？」

的確是我在我手下，可是.....

「那個，限定了明年才能用。」

「是哦，我就知道麻美不可能爭取到那麼好康的事。」

「那所以我們——」

二家姐卻非常決斷地按住了我的嘴，說：「你先弄好你跟愛愛的事情好嗎？」

「什麼……？」

我們開始舉步走向社團室。

「雖然我不知道你跟愛愛是什麼回事，可是從祭典那天晚上後，都快一個月了吧？」

「呃、是的。」

「雖然這中間發生了很多莫名奇妙的事，但我想，你還是應該處理一下你們兩個之間的關係。」

「處理……」

「戀愛哦，是要花心思安排出來的，不是跟做愛一樣想做就做，做完就算，你再會服待我，跟你會不會戀愛，是兩回事。而且你跟愛愛，也總不能一直害羞下去吧。」

二家姐揮指食指，一本正經地教訓我。

「這、這個……」

「你們男人根本從父親射出來的瞬間就沒有進化過，從頭到尾都只是一條精蟲而已。」

「什麼意思？到底你以前的戀愛是……」

「我以前可是青春洋溢對愛情很有憧憬喔，不過我很快就發現，你們腦裡只有我的咪咪——也算了！誰要我身材那麼好——可是不要上完床就什麼心思都沒了好嗎？如果你跟我約會，我想那根本就是吃個飯然後找個旅館像平常一樣做愛做愛做愛然後回家吧？那跟我們現在有什麼差別。你說，你會安排什麼節目給我？」

我想了想，去看電影？這……好像太平凡，還有呢……？我沉默了半天，口裡說不出半句話。

「那個，我覺得，我、我不會……」

藤浦姐看著不屑地笑了：「你是毒撚，就是好人，你是一個好人。會做愛，卻什麼也不懂的好人。」

好人卡一張！GET！

「那……」

「好啦，不要那個來那個去，總之，給我去學會好好地花點心思去談戀愛，再回來找我約會吧。」

我們走到社團門前，我扭動門鎖，咦，有人已經來了，我推門進去，是愛愛！

愛愛坐在桌前，攤著書本，對了，今天本來說要開讀書會，準備下個禮拜的期中考。

愛愛看到我和二家姐緊握的雙手，甜甜地一笑，二家姐掙開我，推我過去愛愛那邊，輕聲在我背後說：「記得我說了什麼！去！」

藤浦姐輕輕推了我一把，然後打開儲物櫃，走過整理之前萬聖節用完，還堆放著的槍枝。我坐到愛愛身邊，愛愛有點不安地動著身體，我突然心跳有點加速，救命，我要度電話問觀眾！

電話另一端傳來二家姐的聲音：「你給我去死！！！」

好吧，我只好靠自己。

「那個，愛愛妳那天晚上.....的槍擊，有弄傷你嗎？」

愛愛低著頭，搖了搖。

我看著愛愛的筆記本，上面畫滿了奇奇怪怪的圖表，我記愛愛是唸商學部的，這是經濟學嗎.....？

「愛、愛愛妳溫習還好嗎.....未來的考試要加、加油喔.....」

「嗯.....嗯。」

吶 - 吶 - ！我彷彿看著二家姐拿著黑牌走過來：「觀眾表示奧運消極羽毛球都比你的表現要好，你給我跳到泰晤士河去死吧！！！！！」

呀呀呀呀呀呀呀神呀，到底點解男人會同女人有話題架！

愛愛這時候卻說：「我.....那個學長可以陪我一起溫習嗎.....！」

嗚呀！愛愛，你比天使更有愛！我明白了。

我「嗯」的一聲，拿出背包的課本，一本正經地看起來。

藤浦姐卻驚叫叫了一聲：「這個是！！！」

我和愛愛抬頭，看著在角落整雜物的二家姐，她雙手捧起一團東西，語帶興奮地說：「你們看，是電磁爐喔，還有煮食鍋呢！！！！！」

我們游泳部第一年創辦，社團室是臨時給我們的，之前有什麼用過我們也不知道，所以大概遺下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在儲物櫃裡。

「呵呵我們可以煮東西了哦，連火鍋也可以弄喔。」

我看著少見地興奮的二家姐：「妳為什麼興奮成這樣。」



- -

## 【2】

我們的嘴唇互相撫摸，愛愛輕柔的嘴唇散發唇彩特有的香氣，我抱著愛愛的頭，伸出舌頭舔著愛愛的上唇，愛愛緊張地抱著我，呼吸變得凌亂，蚊聲說：

「呀.....這樣好、好.....呀.....」

「好什麼.....？」

我放開了愛愛，輕撫著她滾燙的臉。

「不知道.....我第一次這樣做.....」

「愛愛的嘴唇好可口哦.....」

「唔~~」愛愛嬌笑。

我扶起愛愛，讓愛愛坐在桌上，我抱著愛愛的腰支，繼續和愛愛細致地相吻，雙手在她愛愛的背上遊移，校服很薄，偶爾隔著水手校服觸碰她胸罩的扣帶，也感受到她玉背的嫩滑。

「丫.....學長不要.....嗯嗚.....不要.....」

我伸手在愛愛的耳朵上打轉，愛愛半閉著眼，像貓一樣縮著頭，我的手遊到愛愛的小腹，在她快要逼爆校服鈕扣的巨型半球下半，輕輕用指尖逃逗，愛愛緊抱著我，不敢跟我對望，只把頭靠在我的肩上，紅唇呵出熱氣呼到我的臉上，愛愛嬌羞地說：「要、要.....在這裡嗎.....？」

其實剛跟二家姐做完，我沒有特別想要，我扶好愛愛，問她說：「愛愛準備好了嗎.....？」

愛愛低頭說：「我還是覺得.....覺得姐姐們、還有由紀、紗綾都好厲害.....我總是像小女生一樣跟在她們身邊.....」

「可是萬聖節那一次愛愛也很厲害，我完全中妳的計，還差點就被射死了。」

我可唔可以射番妳一獲——係我腦裡一閃過。

「可是.....」愛愛笑著「我最後還是輸了哦.....」

「那是由紀啦，都是由紀的錯，今天還把愛愛你弄得那麼漂亮.....」

房間中一時而只有接吻的聲音。我按捺不住，把手放愛愛的胸上，正想把玩——

「你們看！我找到電源線了。」

做女人真係好，完全唔洗擔心自己會俾人燒春袋。

「嗚呀呀呀呀呀呀呀！！！」藤浦姐像女警一樣，往後拉著我的右手，然後用手肘壓著我的背。我的左肩關節劇痛起來。

「二姐你太大力啦.....！！！」愛愛在旁邊勸阻。

「你這白痴！！至少鎖個門嘛！！」

藤浦姐竟然還真的借到了電源線，找到插頭。在木桌中央放好了電爐，我們三人看著沒有水也沒有菜的電爐，一時沉默起來，我說：「我們要煮空氣嗎.....？」

藤浦姐瞪了我一眼：「我在想啦白痴！」

她抬了抬頭：「好吧～就先煮個關東煮好了～你去買味贈湯底和菜！」

那個「你」當然是我。

「為什麼是我去！？」

「我要溫習呀，今天是讀書會吧，我二年級課業很重要的！」

「喂我一年級就不重要了嗎.....？」

「反正你都是用下半身思考，剛才我才離開一陣子就——！」

「那、我、我要陪學長去！！！」

「咦？」「咦？」

我跟二家姐同時望向愛愛，愛愛拿起毛衣，站在我身邊：「學長一個人拿不到了那麼多東西吧，我去幫忙.....而且我平常也有幫二姐買菜，我能幫忙啦.....！」

藤浦姐好像有點意外地看著愛愛，然後冷眼看著我良久，攤了手說：

「.....嗯，好吧，反正我一個人也能專心點。」

聽到二家姐這樣說，愛愛立刻「嘻」地笑了。二家姐站起來推著我出門：「快去快去，菜單我等一下傳簡訊給你.....」

我跟愛愛走出了口門，二家姐關門之前突然輕聲在我耳邊說：「輕點，那一下很痛的。」

咦？

「我、我沒有想——！」

呼。門關上了。

「怎麼了.....」愛愛問。

「沒有呢，姐要我好好的疼惜愛愛喔。」我轉頭飛快地偷吻了愛愛，愛愛羞笑著躲開，走廊中回盪著愛愛的笑聲。

- -

之前祭典那次，我們是被二家姐設計弄在一起，而且剛好是我跟愛愛最曖昧的時期，衝突之下只是爆發了感情（和體液），而沒有好好相處，所以今天才是我跟愛愛第一次的同行，而且還得到二家姐的同意，我倆就好像終於得到雙親答應婚事的小新人，身邊的一切都像上了新的顏色，我們都只敢默默牽著手不說話，走廊穿過成雙的腳步聲，偶爾我們會停下來接吻，或是我從後抱著愛愛，雙雙安靜地看著走廊外的秋色。

我跟愛愛牽著手，慢慢踱步離開了學校，學校附近不遠處的社區裡有便利商店和市場，愛愛拿著手機，看著藤浦姐透過簡訊傳來的菜單說：「味贈湯醬，雞蛋，魚丸，肉丸，竹筍，玉米.....好多東西哦.....」

「要先買那個？」

「唔.....去便利商店看看好了~」

「那走吧。」

街道上的空氣愈來愈沉重，我看了看天上密雲，要下雨了嗎？

下課後的社區很寥落，沒有多少人來往，陰天灰濛濛的光線好像使氣溫變得更冷。

「歡迎光臨。」

我們走進便利商品，商品裡只有親切要打著笑容的店員，愛愛沒多找便找到了雞蛋，以及其他的蔬菜品，突然愛愛笑了一聲：「嘻，現在還有這個呢。」

「什麼？」

「學長你看，是水蜜桃哦~都11月了，想不到還有呢。」

應該是溫室培植的吧。對了，我記得藤浦姐好像說過愛愛很愛吃水果。

我站在愛愛的身後，看著她手中的水蜜桃，看了許久，說：「這個，水蜜桃的形狀.....總是讓我想到了.....」

「什麼.....」

「屁股。」

愛愛漲紅了臉：「這、這個.....」



我從後抱住愛愛，吻著愛愛的後頸：「很可愛的水蜜桃哦.....」

愛愛握著水蜜桃不知所措說：「那、那個.....嗯唔～呀也.....」

我把手伸進愛愛的校裙裡，抵著她兩片豐潤的水蜜桃，輕輕撫摸，我的下身開始滾熱起來，在校服褲裡澎漲。

我撫摸著愛愛的大腿，愛愛背貼在我的胸前，細聲輕吟，我從後吻著愛愛的耳朵，正當我入神地感受著愛愛大腿的觸感——

「兩位客人.....」

「呀！」愛愛驚叫一聲，差點把手中的水蜜桃掉在地上。店員拿著一籃貨品，似乎剛好經過想要整理。

結果，愛愛之後的臉比水蜜桃還紅，低頭默默火速拿了貨品，結帳時，店員還冷冷地說：「右轉兩個街口會有旅館.....」

我們離開了便利商品，愛愛立刻揮拳打我：「嗚嗚嗚嗚，都是學長你，羞死了！！！」

我只好安慰著愛愛：「是愛愛太可愛的錯喔。」

愛愛還是紅著臉一直打我，我只轉變了話題：「這次還欠什麼沒有買嗎？」

愛愛扁著小嘴拿出手機，說：「還有、還有.....味贈湯醬和竹筍。」

我們繼續深入社區，走進了一間很小型的雜貨店，看鋪的是一個老太太，她看見了我們兩個便說：「哦～～小情侶，年青真好呀。」

我跟愛愛對望了一眼，她的小臉紅得比我變臉魔術還快，我們輕輕一笑，沒有講話，走進店裡。很輕易地拿到了味贈湯醬和竹筍後，付錢時，老太太看著愛愛的胸口說：「欸，奶水很夠哦，孩子一定吃得胖胖白白的。」

「老太太，那個.....我.....」

我眨了眨眼：「是撚三郎嗎.....？對了，到底如是女生會叫什麼名字呀？」

「學、學長！！」愛愛怒羞成怒向我揮掌亂打，把笑著的我推離店裡。

當我們剛走出雜貨品，幾點冷冷的水點落到我們的鼻頭，愛愛說：「下雨了.....！」

是毛毛雨，沒有很重，像雪一樣的水點從空中飄落，雨雖然沒有很大，但我們也總不能冒雨回去，愛愛一臉擔憂地看著天空，這時候，有人拍了拍我的肩頭。

是剛才是老太太，她拿著傘：「這給你們吧～哦～要好好相處不要吵架哦。」

我們笑著道謝，接過傘，打開，傘不大，大概只是一人傘，愛愛拿著兩大袋物資，看著天說：「有點小呢.....」

我繞起手，圍著愛愛的肩膀，把愛愛抱在臂彎當中，愛愛眨了眨眼：「這樣.....學長會不會都淋濕...」

我沒回答愛愛，只一手撐著傘，另一手抱緊愛愛的肩膀，愛愛羞澀地低頭，緊貼我的身體，淡淡的體香隨著體溫飄過來，我突然有點感謝上天下了這場雨。

我們走到馬路邊，等著紅綠燈橫過馬路，突然一彈炭火的香氣飄到我們的鼻頭，愛愛：「咦.....這陣味道，是烤番薯耶.....」

我側過身，探頭出去，果然在街道轉角後面，是一檔烤番薯，檔主正在屋簷下躲雨。

「愛愛都流口水了呢.....」我看著愛愛瞪大的雙眼滿是渴望。

「哪、哪有啦.....！！」

「愛愛要吃嗎？」

「.....那、可是，下雨呢，而且.....」

愛愛口裡說不，可是就看著香氣的來源不斷吞著口水，我突然想到《銀魂》的一句話：「男人只要記住一就能活下去了！」

沒錯，藤浦姐說，戀愛是理性和心思的結合，我把傘交給愛愛，說：「等我喔。」

「學長！」

我衝進雨裡，這一刻我簡直是世界飛人保特！我想到愛愛又期待又感動的臉，我飛奔到烤番薯車前，在老闆讚賞的目光下，買了一袋烤番薯，然後飛奔回去，這紅綠燈剛好轉燈了，我拉起愛愛就跑過去，我們在另一個屋簷下停下來。

愛愛拿出手帕，笑著抹著我頭上的水珠：「學長你可以撐著傘跟我一起去買呀.....幹嘛要衝出去.....」

我抱著愛愛：「就電視劇裡的約會都是這樣的.....」

愛愛可愛地嬌笑了一聲，專心抹著我頭上的雨水，雨水濺到愛愛的髮梢，水球掛在愛愛的頭髮上，像鑽石一閃礫，我拭擦著愛的小臉：「愛愛你都濕了哦.....」

愛愛小臉一紅：「什、什麼、濕了啦.....」

我低頭看著，愛愛自然地把嘴湊上來，我：「我說頭髮.....」

「唔.....學長.....總是欺負我.....唔嗯.....呀.....」

我的手伸進愛愛的校服裡，五掌在她柔軟的胸罩上打圈圈，再用雙掌包著愛愛的巨乳：「愛愛好暖哦……」

「唔……不要在這裡……會有人經過的……丫呀……」

「不……不會的，這次不會有人再來打擾我們……」

我分開一隻摸著愛愛的小屁股，愛愛貼著我的身體，雙手拿著裝著食材的膠袋不能反抗，我的下身又開始回復精神了，我吻著愛愛的下巴，正想著怎樣找別的地方溫存。突然——

「汪——！汪汪——！！」

有一隻棕色的野狗在愛愛的裙下，對著烤番薯的紙袋吠叫。愛愛放開我：「好可愛喔～」

有乜狗野可愛？可是愛愛已經完全進入了小動物母性關愛模式，低頭拍著那野狗的頭，小狗伸出舌頭，呵呵呵興奮地搖動尾巴。

「是想吃這個嗎？」

愛愛蹲下來，放下食材的膠袋，從裡面拿起一個烤番薯，掰開半邊，遞到小狗面前，小狗立刻攀到愛愛的膝上，愛愛左右揮動烤番薯跟小狗逗玩著，弄了半天小狗一口咬住了烤番薯（狗真的能吃烤番薯嗎？）。愛愛鬆開手，小狗立刻咬著番薯跑掉，消失在馬路的另一角，愛愛還對著牠揮手：

「小心不要被車撞到哦～～」

「呵呵，好可愛的小狗喔……」

愛愛回頭看著默不作聲的我，突然竊笑：「嘻，學長這個臉……在吃醋嗎？」

咦？我到底是什麼臉了？愛愛把另外的半個烤番薯咬了一口，然後遞到我臉前，我咬了一口，番薯烘烘的熱氣我口裡散發，我說：「這是間接接吻喔。」

愛愛「咦」的一聲，臉又紅起來，我說：

「愛愛喜歡間接還是直接的……？」

愛愛又「呷」著打我：「學長的嘴巴、愈來愈壞！嗚……！」

雨還是一直在下，我索性拉愛愛坐在屋簷下乾燥的階梯上，把烤番薯拿出來，愛愛一口，我一口的吃著，突然我的手機收到短訊，我打開，是二家姐的短訊：

「完事了嗎？要我拿傘給你們嗎？」

我一時不懂回復，愛愛好奇地把頭伸過來看，立刻羞道：

「二姐在想什麼啦……！」

我笑著：

「姐剛才還說，那一下會很痛，要我輕一點喔。」

愛愛打著我：「嗚～你們、你們都欺負我！」

愛愛突然一把搶了我手機的，飛快地輸入了什麼，我搶回來的時候已經送出了，我按出記錄一看：

「姐你這個大白痴！！！！」

我心想，糟了，我跟愛愛對藤浦姐的匿稱都可以是「姐」，這.....果然沒多久傳來簡訊：「竟敢罵我！？等一下有你，好，看！」等、等一下，這用腦袋想想就知道有點不尋常吧！

愛愛扁嘴道著：「我.....我才不要像小妹妹一樣被你們欺負呢！」說完，便繼續咬起烤番薯。

咬著，突然愛愛似乎想到了什麼，把頭靠在我肩上，低頭說：「那個、對不起呢學長.....」

我奇怪地說：「怎麼了？」

「.....都三次了，都沒有讓學長.....學長會不會不開心呀？」

的確，據說男人每八秒鐘就會想到性，今天連續三次都被別人（加一隻狗）壞了好事，我需要不滿嗎？但我轉頭想起二家姐的狠批，男人被父親射出來到現在都只是精蟲。性真的有那麼重要嗎？我們又不是在寫甜故，不需要每頁都啪啪吧。

對的，我們，不應該只懂得性，最重要的還有愛，和愛愛。

我抱著愛愛，雙手包圍愛愛拿著烤番薯的手，烤番薯滾燙的熱力，令愛愛的小手也溫熱起來，我細細摩擦這雙暖意，將頭靠在愛愛的肩上，說：「不會喔，愛愛.....比做愛，還多了一個愛喔。」

「嘻，什麼啦，不懂呢。」愛愛的頭和我並比著，把頭靠我的頭上，輕笑說。

我們又回歸沉默，看著眼前飄落的細雨，愛愛珍而重之用掌心捧著我買給她的烤番薯，愛愛緊握這團暖意，而我握緊愛愛的小手，像保護我倆共同分享的一團小小的火焰，在深秋午後的雨裡，傳來源源不絕的溫暖。

### 【3】

「嗚呀！這蘿蔔，是.....上帝的雞雞呀.....！！！！！」

「妳.....不要用這種只妳一個懂的比喻——喂妳不要搶我的！！」

麻美突襲麻衣的蘿蔔。

「我是rabbit killer！！嗚愛愛，這個實在是太好吃了！大姐我已經死而無憾了！」

一邊喝湯一邊吃雞蛋的藤浦姐終於忍不住開聲：

「是radish.....妳的英文到底是怎麼撐到三年級的？噢，愛愛妳怎麼都不吃？」

愛愛忙著切更多的蘿蔔：「那個我剛才吃飽了.....大姐隨便吃哦～這邊還有很多。」

麻衣瞪大雙眼：

「吃飽了？妳沒有吃什麼吧？呵呵呵還是剛才跟在外面喝飽了阿撚的.....？」

愛愛臉瞬間紅起來：「沒、沒有.....！！」

「撚撚好也要喝我也要喝！」

麻美敲著筷子抱怨。

「老公我也要喝我也要喝！」

麻衣敲著啤酒罐抱怨。

「阿撚我也要喝我也要喝！」

我驚訝地望向由紀，由紀咬著筷子，「嗯哼哼哼」的笑著，遞出紙碗：「我也要喝湯。」

我接過紙碗，幫她盛好了關東煮的湯，她咕嚕咕嚕地喝光，吁了口氣，抬起閉著眼深吸呼像吸毒者，然後突然抱著身邊的愛愛，雙手摸著愛愛的大腿，愛愛雖然有點習慣了由紀，但還是驚叫了一聲。由紀說：「愛愛你身材又好長得又可愛廚藝又好，好想把妳拐帶回家收藏哦.....」

「那個、就、由紀同學.....！」

「我開始妒嫉阿撚了，啾～！」由紀在愛愛的臉上親了一口。

對了，我們把關東煮買回來之後，本來預定是藤浦姐下廚，結果愛愛卻堅持由她來做，結果本來的讀書會，便成為了關東煮大會。連由紀也跟著我們大吃大喝，就可惜紗綾還因為萬聖節的腳傷留在家裡。

「想不到妳第一次下廚能做得那麼好哦。」藤浦姐在一邊贊賞說。

「嗯、就因為平常有幫助二姐，就不知不覺就學會了.....」

「咕～～！那以後飯就由愛愛你來做囉～」麻衣喝了一大口酒說。

「你也學一下做飯好不好！一個女人一早到晚在喝酒像什麼！」

藤浦姐教訓麻衣。

「哼哼哼二姐你說什麼，吃飽了，好想睡喔～～～」麻衣不知道是真醉裏是假醉，喝完了半打啤酒的最後一罐，就直接趴在桌上。

「呵欠，對哦，我也想睡了，嗚嗚嗚我要睡一下，撚撚可以趁我睡覺偷襲我喔.....」

坐在麻衣旁邊的麻美，竟然也什麼都不管的趴在桌上。

「嘻，我吃飽了，肚子好漲哦你看你看你看你看~」由紀把下巴靠在我的肩膀上，我掃著她的背，她不禁笑著「嗝」了一聲，然後用手非常有儀態的掩嘴，然後說：「好睏哦.....這種天氣，社團室好溫暖.....」然後便在我的肩膀上閉上了眼睛。

我看了窗外，細雨已經停了，密雲散去，淡藍色的天空，我靠在由紀緩緩呼吸的頭上，看著窗上還沒有乾的雨水，令人不禁想象室外的涼意，關東煮的湯還沸騰著，柔柔地升著白色的蒸氣，蒸氣把面前一切都朦朧掉了，突然有人把羊毛外套披我身上，我抱住由紀暖暖的身軀，拉緊了毛衣，好溫暖.....

- -

咦.....?

「你醒來了哦。」

我擦著雙眼，是麻衣，她收拾著啤酒罐，抹著桌面。我坐起來，忘記了伏在肩上的由紀，正當我怕弄醒了由紀，她卻只是迷糊地張開了雙眼，說著夢話：「我的珍珠香蕉呢.....嗯.....」說完擺了一下頭，又壓到另一邊的愛愛身上。

我這才發現愛愛也睡著了，連藤浦姐也是，身上蓋著毛衣伏在桌上睡沉了，我拉起看了看自己上的毛衣，麻衣：

「那是我的，二姐本來把她的蓋到你身上了，我醒來以後就把我的給你，把二姐蓋回她身上。」

我把毛衣還給麻衣，只有麻衣和我醒了，麻美還是沒有醒來，我打開手機，我睡了大概30分鐘。

「大家都睡著了.....」

「對哦，因為我下了迷藥，你可以盡快處理你的兩位小處女哦~」

「什麼.....」

「好了騙你的。那一下真的很痛，那男我的忘記了，痛楚我卻還是記得很清楚~」麻衣若有所思地清著桌上的垃圾：「你清醒了吧，那幫忙把這桌面清一清，跟我來把湯倒到外面的水溝。」

麻衣拿出一個大的塑膠袋，收好了垃圾，我便捧著關東煮的湯，拿到外面去，外面已經黃昏了，雨後金黃色的斜陽照耀著清新的空氣，空氣中飄著一顆顆的灰塵，麻衣分類垃圾，沙沙、沙沙，細碎的聲音使無人的校園顯得更安靜。

我們收拾好了以後，麻衣洗了手，走出校園，跟我說：「是秋楓哦，要不要陪我散個步？」

麻衣少見安靜的微笑著，走出了校園，步入後山的小徑裡，滿地都是楓葉，部分還沒有乾，濕濕的，有泥土的氣味。

「呼～又秋天了喔，這樣又一年了呢～」

我不自覺地隨麻衣走入了楓樹林，便漫天飄楓，金黃色的陽光加上金黃色的楓葉，麻衣黑色毛衣的身影在一片黃金色中，像停歇的烏鴉。

「Where are the songs of Spring?

Ay, where are they?

Think not of them, thou hast thy music too,—

While barrèd clouds bloom the soft-dying day

And touch the stubble-plains with rosy hue;

Then in a wailful choir the small gnats mourn

Among the river-sallows, borne aloft

Or sinking as the light wind lives or dies;

And full-grown lambs loud bleat from hilly bourn;

Hedge-cricket sing; and now with treble soft

The redbreast whistles from a garden-croft

And gathering swallows twitter in the skies.」

「這是什麼？」

「英國詩人濟慈的詩。」

「妳怎麼老是唸這樣奇怪的句字。」

「什麼奇怪，英國詩是我的最愛哦，我可是標準的文藝少女呢～」

「文藝少女.....是酒女吧？」

麻衣「哼」地一笑，突然繞入樹林中，躲在某棵樹後，側身向我回眸一笑，瞪了一眼說：「你知道什麼是碎型嗎？」

碎型？我這輩子第一次聽到這個字。

「什麼.....？」

麻衣撿起地上的一片楓葉。

「數學用語，就是說把物件無限細分的各個與自身相似的部分，或反過說，自身是可以無限生長以後成為相似自己的自身，就像一片楓葉，你仔細看的話，上面的葉紋其實就是楓的型狀，然後每一條樹紋細分也是相似的樹紋。」

妳真的是在講我的母語嗎？

「這.....呀？」

「就是說，你以為很宏大的東西，其實是由非常微少的動作不斷重覆而已，你以為很微小的東西，其實對更小的東西來說，已經很宏偉了。當你一直用雞雞弄人家的穴穴，雖然只是一抽一插，其實根本就是男人跟女人的相處方式，進入，侵佔，離開，令人更想要你進入，但直到最高潮射精了，留下了精華，愛做完了，你只會再離開，直到我想做第二次的愛，想要你射第二次的精，卻令我更想做第三次.....」

這是什麼，我完全沒有聽懂，是詩嗎？

「麻衣姐你其實沒有清醒吧.....」

麻衣繞到另一棵樹後。

「哈哈哈哈哈，那我問你，想跟一個女人相愛，和想跟一個人做愛，有什麼差別？」

我想了想：「嗯.....感覺不太一樣，好像相愛是比較長遠的，而做愛.....只是短時間的.....」

「斯賓諾莎？你有聽過嗎？」

「什麼莎.....？」

「一個四百年前的哲學家，他說，渴望跟心靈相關會產生『意志』，而渴望跟肉體相關會產生『欲望』。」

「呀.....？麻衣姐妳到底想說什麼？」

「就是說，跟一個人做愛和想跟一個相愛，出發點都是一樣的，都是自己的佔有欲而已，而只是想佔有的對象有些不同。也就是說.....」

麻衣突然將手的楓葉像化妝舞會的面具一樣往在面前，然後走到前方，拿開，像露出了本來面目：「想跟我做愛，其實可以跟我相愛；而跟二姐、由紀、愛愛相愛，其實都只是想做愛。你稍微試一下認真去想。」

我皺起眉頭，腦裡像要爆炸一樣。

「到底是什麼東西啦～」我愈聽愈迷糊。

「哈哈哈哈哈腦袋很累是不是？這就是我要喝酒的原因，清醒，太累了。」



麻衣在旁邊的一張公園木椅上坐下，笑著拍了拍旁邊的空位，也要我坐下來。

麻衣突然從衣袋出拿了眼鏡，戴上，說：「我其實是眼鏡娘哦，不過我比常都戴隱型眼鏡所以幾乎沒在別人面前戴個眼鏡。我看書得眼睛都快瞎了。」

出乎意料之外的眼鏡娘屬性？麻衣繼續說著她那些奇奇怪怪的話。

「當一個人想得太多，你就會變得愈來愈大，直到最後，會好像.....被困一個旅行箱裡，成長了，卻很辛苦地縮在裡面。」

好迷幻的對白，被困在紙皮箱裡——那個？噢，我眼前突然被蓋住了。

是麻衣的雙手，她用雙手蓋我的眼睛說，用催眠般的語氣說：「你現在關在一個旅行箱裡，四肢勉強能動一點點、一點點，可是絕對沒有方法打開出去。」

我有點緊張的吞了吞口水，想拿開她的雙手，她卻按得更緊。

「你什麼都不能做，這紙皮箱的環境好黑暗，連呼吸都開始困難了。」

麻衣的聲音愈來愈近，麻衣的手隨著她移動身體的變換，突然我的鼻子被軟軟的東西堵住了，這種校服的質感，這種獨特的體香，是她的巨乳？

我雙眼黑暗，有點艱難地呼吸著，麻衣聲音從我頭頂上傳來：「你一邊困難的呼吸，然後你突然想，在這邊你看不見任何人，也沒有人看得見你，不如來好好的自慰吧.....對哦，你眼前的黑暗裡突然出現那你最想跟她的發生關係女生，是她哦，你愈來愈硬了，告訴我，她是誰.....」

我喘著氣，咪咪壓得我呼吸愈來愈吸，麻衣那膩膩的聲音，突然有麻衣一手蓋住我的眼睛，拉著我的手放我的褲檔上，噢，我竟然不自覺得硬了。

「你愈來愈硬了，在黑暗的環境中好想射一發，你幻想著那最愛的女生，來吧，告訴我，她是誰——」

黑暗和麻衣濃烈的體香，加上充血的下體，我的意識開始有點不太清晰，這時出現在我面前，那讓我想跟她做愛的是——

「姐.....」

「哈哈哈哈哈！」

麻衣放開了雙手，我眼前是一對包裹在白色校服中的巨乳，透著粉紅色的胸罩，麻衣跨坐我面前，大笑說：「竟然是二姐哦，我還以為會是愛愛哦哈哈哈哈哈，我要跟愛愛說。」

為什麼不是愛愛呢？我也覺得有點奇怪，是因為我跟愛愛還沒有正式的發生關係嗎？

「麻衣姐你真的很愛玩弄別人.....」

「不是哦，那是我的真實經驗呢～」

「什麼？」

「在夢裡。有某段時間.....」麻衣抬頭若有所思的說「我晚上總會做那樣的夢，然後在夢裡自慰，高潮，醒來的時候，連被單都濕了。」

我的視線仍然集中在面前一對雄偉的巨乳，說：「麻衣姐妳的性欲也太旺盛。」

麻衣笑吟吟地坐下來，壓在我的跨上，現在這種姿態對我來說已經見怪不怪了，她想要嗎？在這種氣氛下？可是我突然發現下身的觸感有點奇怪，她的內褲好像太軟太溫熱了，我望向被校裙蓋住的盡頭。

麻衣姐察覺我的眼神，她笑說：「呵呵呵呵剛才在我的沖洗室裡喔.....」

「呃，這.....？」

「二姐她超賤的，還說什麼今天第一發是她的，還叫那麼大聲，你做得太投入了，沒有聽到旁邊也有人在叫床吧？」

「麻衣姐妳在隔間的沖洗室哦.....」

「是哦，人家剛換了內褲呢，就因為本來約了其他同學去討論考試，不然後我就殺進來要你給我來一發了，結果我只能自己來了一次，新的內褲都濕透了，還好沒有人發現。」

所以是麻衣在隔壁間裡聽著我和二姐做愛，然後自慰？

「哼哼哼哼，你知道嗎，為什麼猶太人那麼聰明.....？」

麻衣的手伸進校裙裡，摸著我那她的下體緊貼的褲檔，指尖搔著我漲大的部分，然後在校裙裡挖動起來。

「呀.....是因為.....嗯.....猶太人的男生行了割禮.....」麻衣扶著我的身體，身體隨著她的手部動作不斷扭動，我好想揭開她的校裙看一下裡面的動作「沒了包皮的雞雞帶來小時候便帶來強大的性欲，過多性欲便刺激了腦部.....呀.....老公想看麻衣自慰嘛.....嘻嘻~」

我用手抱著麻衣穿著黑絲的大腿，麻衣另一手解開她的校服的鈕扣，我拉高她的校裙，只是麻衣的嫩指靈巧在她的光禿禿的蜜穴前打轉，時而插進去挖弄，時而在陰核上打轉，指尖沾滿了愛液。

「哎呀.....麻衣好害羞哦.....不要看嘛.....呀.....老公幫麻衣捏咪咪好不好嘛.....嗯.....」

麻衣挺前胸部，身體s型一邊自慰，一邊把粉紅色胸罩推到我的面前，唔得！唔俾依個妖女發洩佢既淫欲一定會世界大亂，我決定要犧牲自己收左佢。麻衣的奶罩是前扣的，我清脆的打開，一對爆滿的竹筍八字巨乳垂落，我立刻握在手中大力搓弄。

「呀.....好棒哦哦.....丫~~咪咪跟穴穴也.....丫~老公把麻衣弄得好好淫蕩啲.....丫也——」

我拉扯著麻衣的乳頭，沒多久便快速硬立起來，我用指尖挑動，把指甲壓進哄應乳水的凹洞，麻衣手中的動作加速起來，大量愛液流落大腿兩側，麻衣的手掌快飛快地在她蜜穴前打轉「呀呀呀.....乳頭好熱哦.....丫.....老公.....麻衣要來了.....呀.....老公.....呀——」

我拉著麻衣的小乳頭，她淫慾滿滿的雙眼一低，渾紅的臉頰靠在我的臉上吻著我，然後小嘴一抵，「嗯」了一聲，下身抽搐起來，在我耳邊邊淫語：「呀老公——嗯唔唔唔唔唔——濕死麻衣了呀呀呀——」

麻衣高潮完了伏在我的肩上，我仍然不捨得停手在撫弄她的巨乳，麻衣說：「嗯老公你讓麻衣自慰了兩次哦，麻衣的小穴都只讓被自己的手指.....好想要更粗的——呀！！」

不要再說了！妳這妖女！我抱起麻衣，將她放在長椅上，握著她的雙腿分開，在黃昏的陽光下露出淫穢的濕穴，我火速除下長褲，露出暴漲的下體，麻衣故作害怕地說：「呀！老公不要——！剛去完會很痛的.....！呀——好大哦——」

我一進去，麻衣便張嘴淫叫，我完全不顧麻衣的反應，抽插麻衣濕潤的蜜穴，一對巨乳在我面前拋動，麻衣環抱我的頸際，我讓她的雙腿分得更開，推得更進「不要、呀——老公、不要.....太進了.....麻衣的點點.....哈啊.....不要——一直撞麻衣的.....呀丫、丫！」

我推到麻衣最滾熱的花火，她的下身一陣亂顛，源源不絕淫水不斷使蜜穴的肉壁更加柔滑，我故足血液傳往下身，用堅硬的龜頭在麻衣的小穴裡衝刺「呀丫~呀~！老公不要往前壓麻衣的大腿哦.....這讓會.....哦不要.....老公好壞呀~~呀嗯~~麻衣要被.....丫——」

我「漠視」麻衣的勸求，壓前麻衣的分開雙腿，麻衣放開環抱著我的雙手，整個上半身躺在木椅上，流滿愛液的屁股翻起來朝天，柔軟的身體像整個屈曲起來，使蜜穴變得更緊窄，我壓下去，幾乎是垂直地一下一下攻進麻衣的蜜穴。「呀呀呀呀——不——穴穴要壞掉了——不要哦——丫~~」麻衣雙手握著自己的巨乳，捏弄起來，愛液流滿了整個交合處，桃紅色的蜜穴水汪汪地反映著黃昏的陽光，發出嘖嘖的水聲，被我抽動得流落她的小腹，麻衣失神地淫叫，叫床聲在整個楓葉林中回響「丫.....丫啣、不要.....羞死麻衣了.....嗯.....好變態喔.....呀啊、啊、啊！」

這時候一片楓葉飄落在葉衣的臉上，剛好蓋住了她的雙眼，她好像想到了什麼似的，露出一個淫穢的微笑，下身緩緩發抖「呀.....老公.....我看不見了，這裡好黑哦.....呀雞雞——呀.....好熱啣.....穴穴.....丫、丫~」麻衣滿頭大汗，雙腿開始無力，我立刻抽插得更快，麻衣的深處開始收縮，麻衣像窒息一樣喘著氣，雙手抓緊我的大腿：「呀、呀、呀、嗯呀.....嗚.....好黑喔，只有我一個人嗎.....呀~~麻衣好害怕喔——呀——小龜頭一直插麻衣.....呀呀呀——要洩了.....」我低下身子，將小莖推到最入，在麻衣的花心前猛突，我扶著屁股朝天的麻衣，把龜頭壓著麻衣的花蕊，麻衣一輪淫語亂叫「丫丫丫丫——老公老公——呀呀呀呀.....信.....不、阿撚——！呀呀射嘛.....射滿麻衣的穴穴.....射哦呀呀呀呀——」麻衣屁股一拋，比平常更加的淫水像小便一樣溢出，黃昏最後一道餘光裡，我腦袋一空，馬眼亂噴，將熱濁注入麻衣淫欲的體內。「呀呀呀呀老公.....熱死了——熱死了——哦——麻衣裡面都滿了丫丫丫丫——！！」

我腰酸地射完了，拔出半軟的下體，麻衣幽怨地「唔」了一聲，我放下麻衣的雙腿，日落了，天空變了暗紅的晚霞，麻衣激烈的吐息，衣服下的身體發出汗水的光澤，攤軟的下身還沒力合上雙腿，蜜穴流出一行白色的黏液，滴落木椅下泥土。麻衣摘開臉上楓葉，竟然把它放到還充著血的陰蒂上輕輕搔弄，下身像是很敏感的一顛一顛，陶醉地微笑：

「還記得，我第一次野戰，也是在這種秋天的楓樹林裡.....他從後抱住人家，我扶著樹幹.....嘻，跟

這一次一樣，洩得腰都痛了.....」

他？

他是.....？

我差點就問出口，但還是沒有。

「你很想知道吧.....為什麼我在祭典那天會哭、為什麼我會愛上了喝酒、為什麼我懂得那麼多、想那麼多.....」麻衣轉頭看著我，眼神好像是哀傷，又好像只是高潮後的疲累。

我穿好褲子，什麼也說，坐在麻衣身邊，幫懶懶的她拉好了裙擺，扣好胸罩和校服，她看著我的動作，微笑說：「噫，阿撚.....如果、如果.....你一年前就進我們學校，說不好我會對你.....可惜.....」

說完，麻衣把頭靠在我的肩膀上，用力握我的手臂，她深吸了一口氣，喉間一動，我以為她要哭，結果她只是閉著眼，眉頭輕皺，沉重地說：

「阿撚.....原來，一個人愛情是火焰，而兩個人的愛情、是泡沫。」

然後麻衣好像變得毫無感情。

「好冷，抱我。」

我抱住麻衣的肩，扶她起來，天色開始沉了，低頭散髮的麻衣靠著我，一步一步走著浮浮的腳步，我們穿過漸漸變得幽暗的楓葉林，日落以後，冷清的楓樹林只有我們兩人沉重的腳步聲，暗藍的天色落在麻衣精細的五官上，陰影使她的神情晦暗不清，瞳孔空白得令人心痛。

我突然有點後悔跟麻衣做愛。

PART7 冷雨之陷×徘徊戀楓 完

# 愛愛的都市歷險記×不斷重生的初吻 上

## PART8: 愛愛的都市歷險記×不斷重生的初吻

### 【1】

終於捱過了期中考，來到12月。

學校只有露天泳池，游泳部的女生們都反對在冬天室外遊泳，所以游泳部現在可以說是轉型了變SOS團，訓練的時間大家都聚在游泳部，玩卡片遊戲，麻衣還不知道在哪裡弄來了小的電子琴和結他。

還記得前天，我們滿心期待會彈鋼琴的愛愛表演——

愛愛：「那、那我試一下蕭邦的《雨滴》前奏曲.....」

麻美：「什麼啦！！！！別彈那種無聊死的，我要《香蕉芒果高校》！！！」

愛愛：「那是什麼.....」

「バナナ！バナナ！マンゴー！マンゴー！ハイスクール！ハイスクール！！！」

——就是這樣，游泳部正式成為了聯誼會，只是我跟藤浦姐都有點頭痛沒了溫存的地點。

下午2時，沉悶的歷史課，我的位置在靠窗的一行，無所事事地看著窗外的景色，冬天的陽光總是有點昏黃，很柔和，街上的樹木都幾乎落葉了，還沒有到冬天的最冷的時候，課室的窗外仍然是晴空萬里，正當乍寒還暖的冬日暖陽讓我有點睡意，我的手機突然一震，是短訊。

我小心在桌下打開手機：

「愛愛出事了，三樓保健室——姐」

.....什麼！？

我立刻驚覺地看了看周圍，歷史課讓課室死氣沉沉，離下課還有30分鐘，可是愛愛.....到底是什麼事！？如果現在逃課的話.....老師會懷疑嗎？不，我要立刻趕過去.....這時候，莉娜注意到我一臉惶恐的我。

沒錯，莉娜跟我同樣是理學部，而且是跟我同一班。

自從無人島事件，1個多月了，莉娜跟我們可以說是完整斷絕了關係，除了我平常上課會看到她，打個照眼，莉娜可以說完全變成了陌生人——雖然本來就沒有很熟。

但這時候，我突然想到，如果我是想辦法逃課，就唯有——！！

我打開手機，如果沒有刪掉的話——有了！我找到莉娜的電話，這是在學期初的時候，游泳部方便各社員的聯絡而登錄了對方的電話，莉娜的電話我從來沒有打過，我這時候傳了一編簡訊：

「愛愛出事了，我要去保健室，請妳幫我，求妳了。」

送出！莉娜下一秒便拿起手機，面無表情的看著屏幕，似乎在思考什麼，片刻，她編寫了另一封短訊，傳給我——只有一行：

「趴在桌上，裝病。」

我莫名奇妙，但我依言趴在桌上，然後我便看見莉娜舉手，站起來：

「老師，阿撚同學身體不舒服，我帶他去保健室。」

原來是這樣！我立刻把頭埋在手裡，不讓老師看到我的表情，只是裝模作樣地按著下腹（便秘？）。我聽到老師靜默半刻以後說：「好的。」

成功了！莉娜走過來，扶起我的手臀，我裝作軟弱無力地站起來，走出課室，莉娜關上課室的門後。我激動地說：

「嗚！感謝你了！！！！」

然後我幾乎半跑過去保健室，卻看到莉娜沒有跟上來，我問：

「你不去？」

莉娜似乎猶豫了一回，仍舊冷漠地說：「不了.....幫我跟愛愛問好。」

然後便向我反方向走去，我沒有再花心思在莉娜身上，立刻飛奔過去保健室。

我喘著氣，拉開保健室的門，只見藤浦姐坐在裡面，她看見滿頭大汗的我，有點驚訝：「你.....現在不是在上課？」

我望了望的保健室，床位的地方圍起了布簾，我緊張地抓住二家姐的肩頭，一邊喘氣一邊問：「哈、哈.....愛愛呢！愛愛她怎麼了~！！！」

藤浦姐先「噓」了一聲，要我安靜下來，然後笑了，從裙子中抽出手帕，拭擦著我臉上的汗：「愛愛她沒事，在睡。」然後指了指布簾。

「愛愛體育課跑步時突然暈倒了，老師說只是血糖低，沒有大礙。學校通知了我，我買了食物過來給她，她吃完就睡了，睡得正沉。」藤浦姐失笑看著我「沒想到你上課都能過來呀？我傳簡訊給你，是想你下課以後才過來，你又不是家屬，到底是怎麼做到的？」

我喘順了氣，呼著氣，坐在二家姐身邊，說起莉娜。

二家姐有點驚訝地張了張嘴：

「想不到呢，我還以為莉娜不再想跟我們.....好了，我本來在上課，我先回教室，既然你來了，愛愛

也沒有大礙，就由你陪著愛愛吧。」

「噢，那個.....姐你不留下來嗎？」

「不啦，看你難得緊張成這個樣子，算是獎勵讓你跟愛愛獨處，不過，愛愛雖然沒有出了什麼事，她身體可能還弱著，而且最近她晚上補習都補得很晚，你別給我亂來。」

我反駁道：

「不要以為我滿腦子都是性.....？」

藤浦姐不屑了我一眼，笑說：

「哼，先聽著吧男人。好了我走了。」

我點了點頭，牽了牽二家姐的手，便送她離開。

我關上保健室的門，我們學校沒有所謂的保健老師，保健室就只是讓身體不好的同學歇息，我拉開布簾——

愛愛穿著體育服，躺在床鋪上，閉著眼睛，身體緩緩地起伏著，臉色沒有特別難看，應該是真的沒有大礙，我俯視著愛愛，體育服把令愛愛的身材變得像BABIE娃娃一樣，兩顆在白色運動衣中鼓漲的爆乳，緊身運動短褲下豐滿白滑的美腿，還有大腿盡頭，運動短褲的中央隱約鼓起的下身，聽說運動短褲裡有加保護墊，所以女生為了方便，都不會穿內褲.....？

我突然良心發現，覺得這時候不應該用這種眼光看著病塌上的愛愛，只好拿出手機，傳了簡訊給由紀及紗綾，麻衣和麻美應該都知道愛愛的情況了吧？

我幾乎是立刻便收到由紀的回信（她真的有專心在上課嗎？）：

「啲呵呵呵呵兩個人在保健室麼？一定會有EVENT哦.....下課來單獨找我，我有事情想說。」

「單獨」下面劃了強調的底線，不知道由紀又在打什麼鬼主意。我收起手機，愛愛還是沒有醒來，EVENT嗎？我再次望著愛愛的身體，不禁起了很多遐想，我靠前身，看著愛愛的臉，摸了摸她的頭頂，愛愛睡得很安穩，我不自覺地低下頭，吻了吻愛愛的小嘴。

最近我跟愛愛總算是能比較自然的相處，自從二家姐發現了電鍋以後，偶爾便把遊泳部當廚房，而負責去採買食材的，便總是我和愛愛，由愛愛和二家姐輪流下廚，愛愛對廚藝很有天份，比經驗老到的二家姐還快上手。

我像要偷襲一樣，輕輕戳著愛愛的小臉，確定她沒有醒來，便輕輕一點一點地吻著愛愛的臉，嘴巴貪戀著愛愛幼嫩的臉頰，愛愛的臉頰有點溫熱，我繼續吻著愛愛的小嘴，正當我的手移向她的胸前——

「不、不行啦.....！！！」

愛愛突然張開眼，坐起來激動地推開我，我訝異地看著愛愛，愛愛看見我的表情，扁了扁嘴：

「那個，我嚇到學長了嗎.....不、不好意思，我只是.....」

「不、我只是想親一下.....」

「我也以為是.....可是學長的手.....」

等一下，妳也以為？

「所以愛愛在裝睡？」

愛愛紅著臉低下頭說：

「學長跟二姐在聊天的時候，就已經醒來了.....只是、只是.....我不知道該怎麼告訴你們我醒來了.....」

「哈哈哈哈哈。」聽到愛愛的理由，我不禁爆笑。

愛愛嗔著推了我一下，我順勢抱住愛愛，撫著她的頭說：

「身體還好嗎？」

愛愛靠在我的胸前搖頭說：

「嗯，沒事，可能、只是剛才太陽太曬.....」

愛愛依偎著我，我倆總有些時候會突然不說話，可是又不會像尷尬，我摸著愛愛的小臉，愛愛抬眼看著我，晶瑩的眼光裡有點害羞又有點害怕，我低頭碰了碰她的嘴唇，說：

「還要回去上課嗎？」

「不、老師說下午都不用了，學長呢？學長不用上課嗎？」

我說起因為莉娜的幫忙，才能到這邊來，也說了她要向愛愛問好，愛愛想了想說：

「其實莉娜沒了由紀同學，也很寂寞吧.....」

我想起由紀偶爾在遊泳部裡默不作聲有點落寞的神情，雖然紗綾腳傷好了回來了，可以跟她湊成一對，可是紗綾比較嚴肅的性格，始終沒辦法完全配合由紀。

「好想有辦法讓她們和好哦.....」愛愛說。

這時我用力抱住愛愛，手不其然放在愛愛的肚上，輕輕搔著她的小腹，愛愛羞吟了幾聲，我說：「愛愛你好體貼哦.....」然後便貼上愛愛的嘴巴，伸出舌頭挑動愛愛的雙唇，愛愛沒有抗拒，也伸出舌頭仍然有點生澀的回應，愛愛喘著氣，愛愛軟滑的小舌在我口中攪動，發出舌吻的水聲。

我在愛愛小腹上的手往上移，覆蓋在愛愛的巨乳上，體育服的綿質使乳房顯得更柔軟，我輕力搓掐，愛愛放開我：「那、那個穿了運動胸罩.....好漲.....」運動胸罩？這是什麼？我想伸手往入愛愛上衣



裡。

愛愛低聲道：「學長想要嗎.....？」

我吻著愛愛的粉頸：「可以嗎.....？」

愛愛點了點頭，我立刻坐到床上，然後迅雷不及掩耳地掀起愛愛的運動服，嗚呀！原來這就是運動胸罩，真係聞名不如見面！所謂的運動胸罩其實只是半截的加細碼背心，愛愛的爆乳被壓得快要爆開般，像中世紀那些貴族的胸托。我五指輕按愛愛的乳側，在乳頭地位置上搔動。

「嗯唔.....好漲哦.....學長不要那樣.....嗯呀.....」

「咪咪好辛苦嗎？想不想脫掉？」

愛愛扁著嘴點了點頭，我靠上前去在愛愛的耳邊說：

「愛愛好色哦.....主動要別人幫你脫衣服.....」

愛愛嗚嗚地打著我，羞羞地撇著嘴，我拉著愛愛運動胸罩的邊緣，往上一拉，一對沉沉的暴乳立刻激彈而出，在我面前晃動，我把不能掌握的一對放在掌中愛撫，偶爾用力捏著彈性滿滿的軟肉。愛愛被我弄得渾身扭動，不斷輕吟：「丫哈.....學長.....呀.....那個.....好酸哦.....嗯.....」

我扶著愛愛的腰，低下頭，把頭埋在愛愛的谷間深吸愛愛的體香，日子有功，我發現四姊妹的體香均有所不同（跟沐浴露有關嗎？），麻衣的最香豔，藤浦姐的有很濃的花香，麻美與其說是體香不如說是體味，愛愛的卻很淡，我伸出舌頭舔著愛愛的乳邊，逐少逐少的親吻到頂尖，輕吻一顆桃紅色的乳尖「呀——嗯.....不要.....噫呀.....唔恩.....學長好奇怪.....羞死人了.....嗯.....」愛愛的乳頭很敏感便充了血，彈出那充滿彈性的小顆粒，我捏在食指和姆指間摔動，愛愛立刻呻吟著弓起身子「哎丫——這樣.....不行啦.....嗯.....學長輕一點.....不要.....丫——」

我抓住一對挺身而出的巨咪揉弄，愛愛的半撐在床上，挺起身子，隨著我一次又一次的用力，愛愛想用引住嬌吟，抵住的小嘴卻總是忍不出發出聲音。

我忘形的玩著愛愛乳形近乎完美的爆乳，直到愛愛的咪咪漸漸泛紅，一對桃紅色的小糖果硬堅突出，愛愛雙頰紅潤起來，眼神開始有了二家姐和麻衣做愛前的媚意，我吻了愛愛說：「愛愛舒服嗎？」

愛愛別開眼神，不敢正視我：「唔.....學長好壞.....咪咪都酸了.....」

我低頭捧向愛愛的美胸連番輕吻，愛愛又一陣嬌喘和顛抖，我承勢摸向愛愛大腿的盡頭，輕壓愛愛的秘道，愛愛下身立刻緊繃起來打戰：「呀~~學長.....記得，不要那個哦.....嗯.....好麻哦.....嗯.....呀.....」我抱著愛愛的頭說：「知道了，我會等溫泉旅行的時候再那.....」

愛愛嬌笑打著我：「沒有啦，人家沒有想說那個時候要.....丫~學長的手.....呀也.....」我將手伸進愛愛的小褲裡，經過了茂密的恥毛，找到已經濕潤了的前端，我繼續調戲愛愛：「愛愛真的愈來愈色了，我還沒有碰到就濕了.....」愛愛羞得快要哭起來一樣，我的指尖在愛愛的蜜穴的洞口輕輕遊走，愛愛繃緊著身邊呻吟「都是學長一直.....弄人家的.....丫~恩~學長.....人家、人家的那裡、呀.....不.....」

我拉下愛愛的運動褲，果然褲裡有一片綿質的夾層，起著保護私處的作用，愛愛雙腿一提，我幫忙拉開運動褲，裸露出愛愛的小穴，我拿起愛愛的運動褲，好奇地端詳著內裡的夾層，我用指尖輕拭著本來包著愛愛下層的地方，我「咦」了一聲，指尖拉出一道黏黏的水線，愛愛「丫」地尖叫，把運動褲搶回去，收到身後。

「學、學長大變態！！！！」

我笑著把沾在黏液食指放在愛愛的嘴前，愛愛看著我指尖發著水光的指尖，我說：「都是愛愛運動褲的把手指弄髒了哦.....」愛愛小眉一皺，逞強地說：「才不是、不是髒呢！！唔！」愛愛張口小嘴，把我的指尖吸在嘴裡，用力吸吮，把自己的分泌物吸掉。

我單手抱著愛愛，吻著她的下巴：「愛愛好會吸喔.....我的手指好舒服呢.....」愛愛放開口，笑說：「學長才是最色呢.....唔.....」我再次和愛愛舌吻，然後拉著愛愛的小手放在我澎漲已久的褲檔，愛愛已經變得熟練地用小手輕摸我堅硬的部分，坐在床上，然後拉開我的皮帶，解開我的褲頭，拉開拉鍊，我身子稍動，把長褲連內褲脫下來，漲紅的男根直立而出，愛愛不再害怕地用掌心輕撫，半躺在床上，靠在我的肩頭上輕聲說：

「學長今天.....好像特別的.....那個喔.....」

我同樣撫著愛愛的蜜穴，說：「最近大家都聚在社團室呢，我跟姐都不能做.....」愛愛不禁笑了一下：「學長跟二姐都只是想著那件事.....」我按著愛愛的頭，讓她的小臉低下去：「我最久都沒有跟二姐做，都留給愛愛呢.....」

愛愛「嘻」了一聲，小嘴靠近我的莖部，小手好像好奇地撫摸著上面突出的血管：「學長.....射的時候，要先說喔.....」然後便伸出舌頭，舔濕了我的前端，再張開小嘴，送進小嘴裡。

我舒爽得「呃呀」了一聲，撫著愛愛的後枕，愛愛的嘴巴一高一低，有致地吞吐著我的龜頭，嘴裡舌頭靈巧地在我的前端打轉，「咻——咻——咻、嘖、嘖.....唔.....學長.....我做得對嗎.....？嘖、咻——」我稱讚著愛愛，手移向愛愛平躺在床上的下身，愛撫流著愛液的兩瓣，蜜穴上方的陰核還軟軟的，我用手輕壓，愛愛嘴中含著「唔」一聲，鼻頭深深的呼氣到我的下身上，可是小嘴裏是沒有放開，舌吻著我的小小莖，喉間又不斷因為蜜穴的刺激而輕吟「唔.....學長.....唔.....咻——啾、啾、啾，唔嗯.....」

我的小小莖愈來愈硬，我按著愛愛的頭，在她的小嘴中愈來愈深，愛愛幾呼吞了我的大半根，牙齒有意無意的輕碰的龜頭，又用舌面摩擦我馬眼前端，愛愛的小豆豆受到我指尖刺激勃出，像一顆小小的觸角，我不遺餘地用力指尖挑逗，愛愛的下身不斷扭動，淫水流到豐美的大腿上，愛愛放開嘴，喘著氣平息呼吸，側著臉輕吻我的下身：

「呀.....學長.....再這樣.....我.....呀.....會先.....丫~先...丫丫~~」

我今天還是第一發，龜頭很快就麻起來，愛愛細膩的口技令我一跳一跳，偶爾有意無意還要用溫熱的小臉輕撫我的莖部，我不甘示弱，將指尖深入愛愛的蜜穴前端，愛愛未經人事，比三位姐姐都要緊緻，我勾動愛愛的處女玉壁，愛愛正吻著我前端的小嘴一陣浪叫：

「啾.....呀.....學長.....不.....不行啦.....好熱呀.....丫啊.....快要.....唔唔~」

愛愛的眼神開始渾濁起來，雙頰是女性發情特有的潮紅，我撫著愛愛的說：「愛愛，好想跟妳做哦...」愛愛被我弄得渾身酥麻，她無力一笑：「還不行啦.....學長、學長說好會等的.....咻——咻——咻——」

「學長先在嘴巴裡射喔.....嗯嗯~.....嘖.....」愛愛又含沒了我的前端，然後翻翻了身，俯撐在床上，讓我更順手地握著她的咪咪，另一手從水蜜桃一樣的屁股伸下去，挑弄蜜穴和小豆豆，愛愛的下身流出愈來愈多的淫液，口中的動作隨著凌亂的呼吸愈來愈急。

我挺硬下身，澎漲的前端幾乎一觸即發，我痛苦地低吟：「愛愛、要、要射了.....」愛愛溫柔地按摩我的根部，抬起的溫婉的雙眼，含著我下身點了點頭，然後口腔內的小舌加速，嘖嘖地舔動，我終於把守不止，下身一震，在愛愛的小嘴裡不斷發射。我的手指也大力搔著愛愛蜜穴的玉壁，愛愛挺起小屁股，美臀不住抽搐，洩出大量的愛液落到被單上，愛愛受不了張開口浪叫，我還沒射完的，全都噴在愛愛的小臉上。「呀呀呀——學、學長.....那裡！！啣丫丫丫丫丫——臉、臉上都——唔呀——！！」

愛愛呼著氣，下身還一顛一顛的，她先吞了口中的白濁，然後坐起來，我找到紙巾抹愛愛小臉上的精液，愛愛像貓一樣眯著眼：「嗚.....都是學長最壞.....弄得人家.....嘴巴都閉不住.....」

我按摩著愛愛的腰：「愛愛愈來愈會那個了喔，你看，床單了都濕了.....」

愛愛又羞著跟我打鬧了一會，我們整理好衣服，愛愛順道換回校服，我問愛愛：「等下課鈴響了，一起去社團室嗎？」

愛愛聽到我這樣問，突然瞪了瞪眼，有點緊張地搖頭：「我、我不去了.....那個，我要、我要補習... ..」

愛愛聽到我這樣問，突然瞪了瞪眼，有點緊張地搖頭：

「我、我不去了.....那個，我要、我要補習.....」

「還要補習嗎，愛愛可能就因為補習太多才累倒了.....要小心身體，知道嗎。」

「嗯。」愛愛甜甜一笑。

藤浦姐也說了最近愛愛補習班的份量加重了，愛愛最近也比較少去社團室跟我們聚會。我們只好擁吻了一會，下課鈴聲響起，正當我們想離開保健室，打開門，卻看見莉娜！

莉娜將書包遞給我：

「老師.....要我拿過來給你的。」

對了，我應該還在「不舒服」，我道謝接過書包，莉娜看見愛愛一眼，愛愛一時尷尬著不知道該說什麼，我想著話題打破悶局，說：

「莉娜要跟我去社團室嗎，我們最在玩煮——」

「不了，愛愛注意身體，再見。」

莉娜說完，就細步跑開了。

愛愛看著莉娜的背影，抓緊我的手臂，低著頭，似乎有點難過。

- -

我和愛愛分道揚鑣，我先去找由紀，站在由紀的教室的門前等她，由紀在教室中看見我，便靈活地在人群中衝出來，歡呼一聲把我一把攬住，我抱住由紀，身邊正要下課的學生一陣側目。

「這兩人好公開哦。」

「大小姐原來有男朋友了哦～」

「怎麼長得不怎麼樣呀！？」

「是宅男吧？怎麼大小姐有這種癖好哦！」

「嗚我不相信，一定是大小姐鄉下的親戚而已！！！！」

## 吵死了！

由紀卻抱住我，對身邊所有的評論聽耳不聞，繞著我的手，一邊走一邊嗅著我的校服，然後掩嘴竊笑：「啲呵呵呵呵呵是體香哦～是女性的體香哦！剛才做了什麼！快告訴我快告訴我快告訴我快告訴我快告訴我快告訴我！」由紀大力甩著我的手，我受不了由紀的糾纏便說了經過。

「擘又跟愛愛做了.....咧，我咪咪都不夠大，阿撚最近都不碰我嗚嗚嗚嗚嗚嗚嗚！！！」

由紀雙手握拳在眼角擰動，笑著假哭。

我哭笑不得，只好撫著她的背：

「到底有什麼事想說啦？」

由紀不懷好意地笑起來，雙手合什：

「呵呵呵呵我想說～今天開始訂立公平對待機制，愛愛來了一發大小姐我也要一發，嘻嘻廁所在前面哦，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快射給我快射給我快射給我快射給我～」

「什麼啦～」我沒好氣地敲著由紀的頭。

「痛！嗚.....好啦，是這樣的。」由紀一臉秘密地把頭靠在我耳邊，輕聲說：「是跟愛愛有關的。」

跟愛愛有關？

由紀深吸了口氣，有點凝動地說：

「我懷疑，愛愛瞞著我們，做一些見不得光的事情。」

- -

## 【2】

「由 - 紀 - 你 - 靠 - 太 - 近 - 啦！」

「唔——」由紀怨道，從後抱住我，貼在我身上「我們好久沒有這樣啦呵呵呵呵呵。」

「可是.....」我專心地窺看著書店另一角的愛愛。

「嘿嘿嘿嘿嘿嘿不要管愛愛了，我們直接去約會好嗎～噢，這個.....是.....？」

我跟由紀換了黑色的衣服（到底為什麼一定要黑色？），非常可疑的地縮在書店的暗角裡，在走道間跟縱愛愛，話說由紀的目的真的是想知道愛愛做什麼嗎？還是又是詭計的一部分.....？

「兩位客人.....」

我跟由紀嚇了一跳，書店女店員冷眼的看著從後抱著我的由紀，店員說：

「你們這樣會攬攬抱抱會騷擾到別的客人哦.....」

「呃、不好意思.....」

「這個、這問這類小說在還有嗎？」

由紀突然遞出一本書，女店員接過一看，面上微微一紅，指了指書店最遠的角落，然後將書還給由紀。

由紀道謝，便拉著我躲開店員，我好奇拿過她手上的書本，封面一個大腿半張的辦公室女性繪圖：《OFFICE的大姐姐與我》。

這是.....官能小說？大家好，又到左小毒撚冷知識教室，官能小說 = 甜故。係某島國，官能小說，可以大大方方正式正式咁發行，亦唔係全部都有 18 禁描寫甜故，但主題題材編向重口味，暴露社會既黑暗情欲為主，係電腦科技未發達既年代，為壓力大既上班族提供左唔少樂趣，出名既例子，有渡邊淳一既《失樂園》.....

「嘩～這邊還有很多哦！《義父的手指》《濡濕的我》.....」

「好啦好啦別那麼大聲唸出來.....」

「嘻嘻，我忘記了在跟蹤呢。」

這...不是跟不跟縱的問題。

話說前天下午，由紀說起愛愛在做一些見不得光的事情。

「.....見不得光！？」

「對，沒錯，而且是很秘密的事情！」

走廊中，由紀非常認真說。

是這樣的，話說由紀自從跟愛愛變熟了以後，在社團不用訓練 / 聚會的日子，有兩三次便約過愛愛放學去逛街，就像以前跟莉娜一樣，可是自從上兩個禮拜開始，愛愛每次都推掉了由紀的邀約，說要補習。

「而且，有一次，我們家裡約了親戚在城裡聚餐，我在坐家裡的車時，恰巧從幹裡看到愛愛喔，一個人晚上穿著校服在街上。」由紀說「那是商業區附近哦，而且她手上也沒有補習班的講義或書本，說要補習，也太不對勁……」

「或、或許真的只是補習吧……」

「不，我感覺不是哦，這是女人的直覺哦，每次愛愛推掉我的約會時，我總會嗅到說謊的味道呵呵呵呵。」

「我看那味道在妳身上才是最濃吧。」

「哼哼阿撚做什麼聞人家的味道，呸，色鬼～哈哈哈哈哈。」

我跟由紀走向社團室，由紀說：「今天愛愛也又不來嗎？」

「對他說要補習……」

「你看你看你看又來了！」由紀興奮地說，兩眼發亮「我覺得，我們要來一點非常手段。」

由紀顯出W嘴的招牌奸笑，說：

「尾行。」

就這樣，我半推半就被由紀說服了。今天，由紀先去邀約愛愛，然後愛愛果然說要去補習，我們在學校換上事先準備的便服，便在愛愛離開學校開始跟蹤愛愛。

「看，這樣認得出我嗎？」

由紀換了黑色的長褲和黑色毛衣，還戴了黑色的貝雷帽和太陽眼鏡。

「是認不出來，不過……非常可疑。看就知道是跟蹤狂。」

「什麼啦！我們都是黑色的嘛，我們今天是情侶哦呵呵呵呵。」

愛愛先離開了學校，走到附近的社區，我和由紀以街角為主要的掩護物，跟蹤著愛愛，她先一個人悠悠閒閒的走進書店，我們等愛愛進去了一回，便也竄了進去。

在由紀一直向我撒嬌的時候，愛愛站在書架前看書，看了很久，直到由紀興致勃勃的挑選完一堆官能小說，愛愛才離開了書架前，我立刻拉住由紀要走，順道窺視了剛才愛愛站著的位置處的書，全都是純愛言情小說，什麼《在急救中心呼喚愛》《藉著中指說愛你》……愛愛對這些有興趣嗎？

由紀被我拉走，卻急道：「先等我去付個帳……！」

我訝異回頭一望。由紀卻抱住一大堆官能小說去櫃台用付錢。店員驚訝地說：

「同學你成年了嗎……」

「早就成年了啦，你看我老公都28歲了！」由紀一把拉住我，親著我的臉頰

我覺得司徒法正都唔會信妳。但店員只是疑惑地看著我們兩人，還是結了帳。由紀用提袋拿著裝著書，我們趕忙離開書店，還好看見愛愛還在路上，站在公車站前等車，我們躲在附近的巷口。不久，車來了，愛愛上了車，還好這班車人多，我們立刻跟在人龍的最尾，在最後擠上了公車。

公車不大，都是學生和主婦，我跟由紀抱在一起，縮在車上最暗的角落，愛愛坐在後方，望著窗外，突然由紀說：「愛愛望這邊了，快吻我！！！」

要扮成不認識的情侶嗎？我慌忙抱著由紀，由紀張嘴把舌頭伸出，要做到這地步嗎？我只好攬著由紀的腰，跟由紀在車廂中舌頭交纏，旁邊的家庭主婦鄙夷地「咦」了一聲，我們貪嘴了一會兒，由紀放開我，嘟起小嘴一臉的滿足，我窺視愛愛，愛愛卻已經靠在窗上，像睡著了，等一下，剛才該不會是.....我敲著由紀的頭：「最愛說謊的妳吧~」

「哼哼哼哼哼，好久沒有跟阿撚去玩嘛，你都一直去練遊泳，不然就跟藤浦學姐一起.....」

說著由紀就真的哀哀地扁起嘴來。

自從遊泳部停止了冬天訓練後，為了不荒廢我的體格，我還是會去附近的市立室內遊泳池練習。

「好懷念第一次跟阿撚你去玩的那天哦.....這一次有點像那天呢哼~哼哼~哼~~」

由紀環抱著我的頸際，用臉摩擦我的臉頰，嘴邊哼哼地哼著不知名的節奏。

我突然想起愛愛前天下午的話，沒有了由紀，莉娜也很寂寞吧，那由紀更不用說.....

我攬著由紀的腰，撫著由紀的長髮，吻了吻由紀的臉頰，由紀也回吻著我，她舔了舔唇上的彩妝，太陽眼鏡後大眼彎起來，在我耳邊說：

「不繼續嗎.....？」

我「咦」地看著由紀，由紀在依在我身上微笑：

「哼哼哼哼哼哼公車痴漢EVENT哦，對了那個《最終痴漢馬車》就是玩這個嘛呵呵呵呵.....」

那是《最終痴漢列車》吧.....

「阿撚阿撚我要我要！」

「小聲點啦！你是白痴麻美嗎？」

由紀的呼喚引來了身邊乘客的眼光，還好也是只望了望，沒有引起注意。

「哼哼哼哼哼哼我沒有麻美學姐身材那麼好哦，唔~阿撚.....我回去又要自己一個看官能小說了哦~」

由紀低垂著眼，雖然隔著太陽眼鏡，但閃亮的眼神還是令人無法迴避，由紀嘟著水漾的小嘴，滿臉期待。

「不是我不想.....可是這是公車，旁邊都是人.....」

「可是.....痴漢不都這樣嗎？」

我又不是痴漢！

「真的有痴漢女生會尖叫的好嗎！」

「呵呵呵呵呵呵那我不叫好不好～」

「什麼.....」

由紀攬住我的腰，毛衣下的小軟肉頂住我的胸前，她像吹氣一樣輕聲說：「隨 - 便 - 摸 - 我 - 都 - 不 - 會 - 叫 - 喔 - 」

「你這痴女.....」我忍不止吐糟，這是傳說中的NTR嗎？（好像又有點不太像）

「嘿嘿嘿，人家才不是啦，就一下下嘛，讓我有一下下就好嘛.....」

由紀把頭伏在的肩上，太陽鏡片後的眼神有點落寞這看著我。我看著由紀良久沒有真心開懷歡笑的臉，有點於心不忍。

「.....好啦好啦，不要叫出聲音哦，不然我真的會變痴漢.....」

由紀立刻嗯嗯地點頭，我低頭跟她輕輕地接吻，由紀的唇彩讓我們的接吻變得黏黏的，發出黏結的聲音，我攬著由紀腰支的手放下移，移到她可愛的小臀上。由紀今天穿著黑色的休閒長褲，我只能隔著布料感受著由紀的彈性。

「唔～好久沒有這樣了.....唔.....嘻.....給別人摸感覺果然不一樣呢.....對不起喔阿撚.....」

「怎麼了，突然說對不起？」

「嘿嘿嘿我一時沒注意，早知道今天穿迷你裙.....阿撚的手好舒服哦哼哼哼.....」

聽到由紀的那份天真又誘惑的玩笑，我的下體不自覺在褲檔中升旗，由紀眯著眼，緊抱著我的背，用嬌小的身體有意無意地磨擦著我，笑咪咪地用櫻唇輕碰我的臉頰，我盡量抱緊由紀，壓在車廂的一角，兩邊都沒有其他乘客，就算有人看到我們的抱在一起，也不會看到我手的動作，我用力捏著由紀的屁股，由紀的纖腰輕輕地擺動，配合我的手微微挺起小屁股。

「唔.....可以再用力點喔.....嘻.....身子軟軟的.....丫——！」

由紀喉間忍不住嬌吟一聲，又慌忙用手掩住嘴，只因我的手往下遊，在由紀的股溝下輕掃，無意中摸到了由紀腿間最敏感的部分，由紀笑放開手，喘了口氣：「呵呵呵不好意思哦MR.痴漢.....唔～麻麻的感覺.....又來了嘻.....」



我的手陷在由紀的小股溝盡頭，兩片股肌跟下體使我的指尖一陣滾熱，由紀微微蹺著小臀，讓我的指尖能夠更容易探入她的股間，我另一隻手掃向她大腿，用指尖搔著她瘦瘦的腿側，由紀在我耳邊輕呼起來.....

「呀.....好癢哦.....唔.....唔、唔.....」

由紀有點辛苦地緊抿小嘴，讓自己不叫出聲來，我擾動了一回由紀的腿間，便停下手來，由紀的臉紅紅的，身體升溫令她優雅的體香更為散發，我撫著由紀的小臉，由紀伸了伸舌頭，難得害羞地笑著：

「呵呵呵呵，阿撚我是不是好色哦.....我突然有點想.....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什麼啦.....」

「女生如果說得那麼直接會不會很怪呀？就是說呢.....」由紀撥下了太陽眼鏡，一雙像太陽般耀目的太眼直視著我，瞳孔裡像星空般神秘又閃閃發亮：

「我.....呵呵呵呵呵，嘻.....**想·要·**。」

我呆了呆，由紀看見我的表情立刻羞澀地一笑，然後把臉埋在我的頸際：

「嗚呵呵呵呵女生說這種話果然很怪，阿撚要討厭我了嗚嗚嗚~」

我實在無法分辨由紀是認真還是開玩笑，我只好捧著由紀嘟著小嘴的臉：

「不會的，我知道了，可是這裡是車上，而且我們今天不是要跟縱愛愛嗎~改天.....好嗎？」

由紀立刻笑了：「好啦好啦，說好了哦~打勾勾，不過我跟愛愛，那一個先呀.....」

我聽到這個問題，一時無法回答，由紀：

「呵呵呵呵呵開玩笑啦，愛愛是正室嗎我知道，我是阿撚的小小小小情婦呵呵呵呵呵，好啦，就讓給愛愛先吧，反正——我還有兩年半時間。」

我心裡突然一閃而過：為什麼要強調兩年半？可是由紀又急著打斷了我的話：

「不過呢.....今天可不可以要求咪咪也——那個！愛愛醒來，真的！快抱住我！」

我緊張地抱著由紀，由紀推好了太陽眼鏡，在我耳邊急道：「愛愛收拾好書包準備站起來了，她要下車！應該是這個站，快，我們也下，先走在前面。」

我們趕緊像情侶一樣牽了手，站在車門前等著下車，我的心怦怦亂跳，現在愛愛是看著我們的背影吧，她會認得出我們嗎？其實認出也沒什麼，我們明明認識.....是因為我也覺得愛愛在做什麼見不得光的事嗎？

公車靠站，車門開了，我們走下街道，迅速竄進了其中某個小巷口，探頭看著下車的愛愛，愛愛下了車，朝某個方向走去，已經差不多下午5點了，冬天的日照已完全消失，空氣變冷了，跟由紀說的一

樣，愛愛果然去商業區，雖然商業也不是沒有補習班，可是.....

我們繼續跟蹤愛愛，在人流中穿來插去，愛愛身穿校服的身影十分顯眼，幾乎不會跟丟，只見愛愛非常熟悉的拐過一個又一個轉角，橫過一條又一條馬路，不管她的目的地是哪裡，都已經非常熟悉。

走了半天，愛愛終於走進了一個地方：拈野家。

在店門外的我和由紀互望一眼，同樣是有點失望的表情，原來走了那麼久，是要吃飯而已.....？

不過這就更可疑了，一般補習班學生，會買便當到補習班吃，而不會吃飯再去補習，而且如果補習班是在6點以後，那麼愛愛可以回家換衣服再去，記得她們的家沒有離學校太遠。

總之這一切太可疑了.....

「好了，我們也去吃飯吧～」

「呵呵呵呵約會約會～」由紀完全是抱持著玩得興奮的心情跟著我走進拈野家。

- -

「我要珍珠奶茶！」

「對不起哦小姐我們這邊沒有珍珠奶茶.....」

「不好意思，兩份牛井.....」我尷尬地說。

「什麼啦，珍珠奶茶不是到處都有嗎.....？」

由紀從來沒有吃個這種程度的平民牛井，點好了餐便完全不顧儀態地吃起來，突然我想起：

「保鏢呢？還是說由紀妳難得可以外出.....」

「不知道呢～自從那天商場後，他們就學會不讓我們發現他們在哪，可是不管我跑到裡，到了大概晚上，或是我去了不該去的地方，他們總會突然出現押我回去.....」

「不該去的地方.....？」

「有一次我跟紗綾想去風俗場所參觀.....」

「什麼！？」

而且紗綾還真的跟去了呀？

「哈哈哈哈哈不要那麼大聲啦，叫什麼高中生內褲專賣店，才想進去，結果他們兩個就出現擋住了。」

「.....做得好，GJ！」

我隨手打出了一個G J的手勢，不知道他們兩位有沒有看見。

「咧！連阿撚都要管我！我就想看一下而已嘛，嘿嘿阿撚你臉上有飯粒哦。」

由紀伸出手指粘上我臉上飯粒，樂不可支地放進嘴裡吃掉：

「當普通人好好喔，什麼儀態都不用管，想吃就吃什麼～」

等一下，是相反吧，妳才是想吃什麼就能吃什麼吧。

這時候，我注意到坐在遠處的愛愛吃完飯，站起來離開，我拉起由紀的手，由紀：

「擘等一下我的可樂！！」

由紀抄起了可樂，跟在我的身後，我跟著愛愛離開了拮野家，愛愛又在人群中穿梭起來，我們小心翼翼地隱藏在人群中，街燈把商業街照得非常明亮，愛愛穿著校服，到底想去哪？

突然愛愛停下步，我會由紀趕緊急煞，躲在一邊，愛愛抬頭看著一個商店的櫥窗，從我們的角度看不到櫥窗中的物事，只見愛愛微微張起嘴，雙眼滿滿的奢望，那到底是什麼？

愛愛看了良久才離開，我和由紀走到愛愛原先站著的地方，那原來是時袋店的櫥窗，看見的一套可愛風的大衣，玻璃上貼著大字：XMAS SALE。

對了，快要聖誕節了，愛愛想要這個嗎，可是看起來，有點貴.....由紀又發揮了讀心術：

「想買給愛愛嗎？可以問我借錢哦，由紀財務公司，利息用身體來還呵呵呵呵呵呵！」

這好像蠻伐算，等一下這不對吧——我拉著由紀離開，繼續跟上前了，快6點多了，我們繼續跟著愛愛，這時候氣溫有點急降，由紀握著我的手，她的手心有點冷，我拖著由紀，在人群中前行，愛愛真的不可告人的事情嗎？又走了幾個街口，愛愛停下來了，我們差點沒嚇得心臟病發——愛愛竟然在掛滿風俗店招牌的破舊大廈前停下來。

我們躲在對街的燈柱後，由紀緊張地掐著我的手臂，有點不敢相信地說：

「愛愛跟我一樣，想去參觀嗎？」

這不太可能吧，而且參觀了很多天.....？不、不可能的！

我吞著口水，愛愛的臉蛋和身材大概叫價很高，但——不會的，愛愛不會做這種事！

可是愛愛還是走進去了！

我跟由紀連忙細步跑過馬路，我看著那大廈門口燈箱的字眼，全都是什麼悶絕誘惑絕叫，不！不會的！是為了剛才的衣裝嗎！不！不可能的！

我們確定愛愛是走進了這裡面，大廈沒有電梯，只有樓梯，上面傳來愛愛的上樓梯的腳步聲，我和由紀手握著手，心裡毛毛地跟上去，由紀冰冷的手心冒出了汗，皺眉深皺，愛愛走了五樓，終於走進了

五樓的走廊，我們像間諜一樣跟在愛愛身後的暗角，只聽見愛愛的按了某戶的門鈴，有人打開門，進去了。

如果、如果愛愛真的是在做.....！我會、我會.....

我不敢想下去，從梯間衝出去，只見那戶人家的招牌是——

- -

## 愛愛的都市歷險記×不斷重生的初吻 下

### 【3】

我跟由紀站在那大大的招牌燈箱前雙雙沉默，上面用可愛的字體寫著：

『竹荀姐姐的甜美英語教室』

招牌旁邊還真的為畫了一個可愛的小竹荀。

「這個.....這個.....」由紀怔怔的說著話「最近風俗店有這種玩法嗎？」

「怎麼可能。」我敲了一下由紀的頭。

「那這個是.....」

「.....要不要問問看。」這個時候我應該露出怎樣的表情？

由紀的表情同樣跟我無法形容，但她還真的按了門鈴，我連「等一下」都來不及說，門便打開了，走出一個打扮端莊，國字臉明顯得令人有點在意的中年女人，看見牽著手的我和由紀，先是一呆。

「妳就是竹荀姐姐嗎.....？」

由紀認真的問。

「呃，呵呵呵呵呵呵，那是我年青時候的別號而已啦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呵呵好可愛的名字哦。你好竹荀姐姐。」

由紀毫不避忌地伸出手和竹荀（中年？）姐姐握了握手。雖然她一點也不甜美，但倒是有跟由紀相像的高雅氣質。

竹荀打量著我，說：

「兩位那麼年輕就成婚了喔，僅此恭喜兩位，請問兩位的孩子幾歲了？我們這邊也有適合未上學幼兒的興趣班喔。」

「呃，這個.....」我一時不知道怎麼回答，竹荀疑惑地看著支吾與對的我。

由紀卻急智地說：「對喔呵呵呵呵，撚次郎剛滿3歲呢，對了，請問這邊是否有一位愛愛老師？」

竹荀以舊式的恭敬向我們說：

「撚次郎嗎？聽起是很健康的名字呢，是的，這邊有一位愛愛老師，想不到愛愛她那麼有名，不過孩子們都會叫愛愛老師呢而是.....好了，外邊冷，兩位請進來再說。」

由紀摘下太陽眼睛，嘴角盈盈是愛玩的笑意，向我得意地眨了一眼，蹺著我的手說：

「啲呵呵呵呵這邊似乎很適合撚次郎呢，進去吧老公～」

是喔，你長大了喔撚次郎，爸爸是不是應該很高興呢？

- -

晚上9時半，下課了，孩子熱熱鬧鬧地離開教室，奔向在門外等著的父母懷抱裡，這邊的家長大多都是上班族，晚上沒法照顧孩子，只好託孩子來上英語班，孩子離開時，不忘向愛愛說老師說再見。

其中一個小男孩突然問：

「Do you have a boyfriend ~ ? 」

愛愛紅了臉，心想我沒有教個boyfriend這個字吧，可是她還是笑了笑，一字一字咬字清晰地說：

「Why do you ask this ? 」

小男孩長著眼，一臉天真無邪：

「Because I want to be your boyfriend, can you be my girlfriend ? 」

愛愛又好氣又好笑，想了一回該怎樣回答，又想到這孩子也蠻聰明的，連to be句式跟can be都會用了，心裡暗暗有點成就感，便鬼主意一動，笑了說：

「James, I cannot be your girlfriend, because...I have a boyfriend already, that' s my big big secret, don' t tell anyone else. 」

愛愛舉起了尾指，也不知道James有沒有聽懂，可是James還是呆呆地會愛愛勾了勾了手指。然後，James的父母帶著James離開了，小孩子回頭一笑：

「Goodnight, Miss Bear ~ 」

看著孩子的笑容，不管多累，愛愛也總有心融化了的感動，愛愛心滿意足收拾好班房，然後關燈，竹荀在玄關也準備離開了，她向愛愛說：

「辛苦了。」

「竹荀老師也是，辛苦了。」

「愛愛很受孩子歡迎呢呵呵呵，對了，剛才還有一對年輕夫婦專程來找你，想你特別指導他們的3歲孩子呢。」

愛愛臉上一紅：「呃，沒有啦，我只是專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愛愛有名起來了喔，會變名人哦呵呵呵呵呵。長得漂亮真好哦」

愛愛小臉變得更紅，不好意思地客套著，準備離開，竹筍送愛愛離開：

「後天也要麻煩你喔，今天你先走吧，我還要想辦法拆除下面的風俗店牌子，工人聯絡了很久也沒來呢，好煩喔。對了，那對夫婦就說可能會再來找你喔，我記得，他們孩子的名字很特別，叫撚次郎。」

「咦.....？」

愛愛驚訝地張開了眼睛。

「晚安。」

竹筍卻沒發現愛愛的表情，關上了門。

愛愛疑惑地走步下樓梯，每次經過風俗店的招牌都有點尷尬，據竹筍說，是因為這大廈前身真的有風俗店，結業了卻沒有拆走牌子，還好竹筍她本人在孩子補習界有算有點名氣，熟客都不介意。

愛愛走到街上，一陣寒冷侵襲，她從書包中拿出了頸巾，圍在自己頸上，看著天色，有點灰白，夜空都是密雲，是要下雪了嗎？愛愛一個人走到寂寥的街道上，口中呼著白氣，五光十色的燈光照耀著繁華都市，愛愛突然覺得心中有點悶悶的，搓著冷冷的雙手，往裡面呵氣，好冷喔，愛愛心想，撚次郎，原來真的有人用這名字為孩子命名嗎.....對了，不知道學長在做什麼呢，如果這時候他在的話.....

「Nice to meet you, Miss bear, may I walk with you?」

「咦.....！？」愛愛回頭。

「呵呵呵呵呵呵, Miss bear, let me give u a sweet warm peck！」

由紀撲向愛愛，環抱著她的頸擁吻，那已經不是a peck了吧，看著兩人在街道中心打鬧，我拿出在便利買回來的熱巧克力，遞給愛愛，愛愛又驚又喜地接過，一雙水亮的大眼慢慢泛紅了眼眶。

我說：

「我本來想買烤番薯的，可是不知道為什麼這附近都沒有喔。」

「對呀，我跟阿撚走了找了超久的，走得腳都酸了，愛愛背我背我背我背我背我~」

「由紀同學.....！！」

愛愛不知所措地移動身子，拿著熱巧克力差點弄掉，我走過去抓住愛愛的手，扶著兩人，愛愛冰冷的小手開始一點點溫暖起來。

「學長，由紀同學你們.....為什麼.....」

「咧~愛愛你好壞哦，當老師都不告訴我們？」

「對哦，由紀以為你在做什麼不見得光的勾當呢，那大廈的招牌嚇死我們了。」

愛愛驚訝地來回看著我們兩人

「我.....我只是.....你們怎麼會知道.....」

「愛愛，你想要買那套大衣嗎？我可以買給你哦，整個店子買下來也可以喔呵呵呵呵呵呵~」

愛愛小臉漲紅：「你們一直.....跟著我嗎？」

我說：「對哦，是由紀的主意哦，原來你真的為要去補習，不過不是當學生，而是老師嗎？這到底是什麼回事.....？」

「我、我是想給你們一個驚喜.....」

「我們？」我跟由紀同時說。

「不單是學長和由紀同學，還有姐姐們和紗綾.....」

十分鐘後，我們坐在某便利店的茶坐裡，愛愛一邊喝著熱巧克力，一邊說，這都為那天準備——聖誕節。

「那到底是什麼驚喜，快說嘛快說嘛！！！！」

「可是、可是現在說了就沒有.....！」

「不行不行快說快說！！！！」

「那個.....不行，我不說.....」

「嗚，愛愛好壞！看姐姐教訓妳。」由紀隨手在愛愛身上不客氣的亂摸，愛愛害羞地扭動身體。

「那個，所以不能讓姐姐們知道嗎？」

「對、學長.....可以幫我保守秘密嗎？」

我點了點頭，愛愛感激地看著我，害羞著低頭，我突然想到：

「不過那薪水很高嗎？夠準備什麼驚喜了.....」

「不，其實不高，不過我不止一份兼職——」

突然響起了手機的鈴聲，我們三人嚇了一跳，由紀伸了伸舌頭：

「是我的手機。一定是他們兩個.....」



由紀從褲袋中拿出手機，手機上有一對白兔耳朵的裝飾，打開屏幕，一臉不耐煩，嘴中咕噥：

「果然.....喂喂，是啦，好啦我知道啦！反正你們不是一直知道我在哪！咧——好啦好啦好啦我現在就會去，你們在，好啦，我先買個東西，再回去你們那邊，你們在.....哦好好好。」

由紀掛了電話，嘟出下唇，一臉不爽，看著電話，我笑說：「兩位保鏢大人催你回去了嗎？」

由紀皺著眉不情願地點了點頭，然後把頭靠在愛愛的肩上，小臉像孩子一樣摩擦著打轉：

「嗚.....好不想回去哦，愛愛，我們三人一起去旅館開房間過夜好不好，剛才我說好了——」

「咦咦？」愛愛聽到由紀的震驚發言，一臉錯愕。由紀卻跟愛愛咬起耳朵，由紀一邊說一邊把眼波撇向我，愛愛愈聽臉愈紅，雖然我聽不到，不過大概也猜到她在說什麼。

「呵呵呵呵呵，愛愛回來，記得告訴我不是真的會很痛哦.....好啦，我真的要回去了。保鏢在等我呢」

- -

我和愛愛都決定要送由紀回去，我們三人並肩走在路上，我夾在由紀和愛愛中間，愛愛默默的低頭不說話，由紀主動地牽著我，由紀在我身邊探出頭來：

「咦，你們幹嘛不牽手，你們不是情侶嗎？」

「由、由紀同學！」

愛愛臉上的紅潮總是沒有辦法減退，這樣會不會對身體不好，我反而有點尷尬，我跟愛愛不是沒有牽過手，不過好像還沒有在人前.....

「不用介意我，我只是小情婦哦喲呵呵呵呵呵呵呵呵，來來正室大人牽個手吧。」

由紀繞在我身前，牽起愛愛的手，塞在我手裡，我只好握住愛愛的小手，由紀也牽起了愛愛剩下的一隻手，我們三人手牽著手，圍成了一個圓，由紀開懷大笑：

「哈哈哈哈哈，我們好像小孩子喔哈哈哈哈哈！」

我和愛愛對望一眼，都不禁為由紀低頭一笑，由紀甩著我們的手，這時候，一顆小小的白點，無聲地落在由紀的鼻頭。

「好冰！這是——」

「下雪了！」

愛愛輕呼一聲抬頭，我望向天空，一點點的雪片從天空無聲地掉落，無數的乳白從漆黑的空中飄落，像羽毛一樣在我們身邊紛飛，由紀嘩的一聲，大力甩起握住我們的雙手，對著天空狂歡大叫：

「嘩~是雪哦下雪了哦好漂亮哦哈哈哈哈哈！！！」

由紀用比平常更失控的神情歡呼，我和愛愛失笑地對望一眼。

「哈哈哈哈由紀最喜歡雪了～」

雪花結晶的聲音細碎地泛起，吵唼唼，對了，由紀的名字，YUKI，也可以解作雪。由紀在雪中又跳又轉歡慶著。

「哈哈哈哈愛愛阿撚我們來打雪戰好不好 - - 哎呀！？」

突然，亂跳的由紀無意間撞到路上的一個人。由紀驚恐著回頭道歉。

「哦，年輕的小妹妹哦～」

我跟愛愛轉頭一看，心裡一驚，那人穿著西裝，光頭，頸上滿是紋身，雙眼色咪咪地看著由紀。

他向由紀伸手，由紀驚嚇著向後一縮，那人歪起嘴角：

「哼，來，那麼晚還不回家，一定要想要找刺激了，叔叔帶你去玩.....」

我心知不妙，找起由紀和愛愛手回頭就走，回身卻又碰到一個結實的身體。

「喂，老大，這邊還有一個更正的，欸，咪咪看起來很份量哦.....」

一群穿著黑色西裝的人群，不知不覺間圍在我們三人身後。

「哦哦，還穿著校服，是援交嗎？他媽的這小子也太自爽.....花了多少錢了.....」

其一個金髮的中年男人不爽地打量著我，大概有七八個同樣結實壯碩的黑道把我們重重圍住，這段路剛好比較少人經過，由紀拿起手機想求救——

「呀——！！放開我！好痛！」

光頭的那人一手捏住由紀的小手，搶了她的手機，打量著：「不是便宜貨喔，也對，你這臉蛋，值了，來，跟我說妳公價多少，我給你個雙倍。」

「我——我不是那種——呀——！」

「你做什麼！」

光頭的那人想摸由紀的臉，我慌忙擋在由紀前面。

那人怒視著我，一個光頭閃閃發亮：

「滾開！！！」

他往我身上一推，一股奇大的力道把我推整個身體拋開，我差點沒倒在地上。

「學長！」「阿撚！」

愛愛跟由紀尖叫，可是下一秒——

「呷呀，走開！！！」

身後另一個黑道想碰愛愛，愛愛縮開，圍著我三人的圈子愈來愈細，糟了，他們那麼多人，我們只是有三個，而且有兩個弱質纖纖的女生。

我站穩身子，張開手擋在愛愛和由紀面前，所有黑道立刻兇神惡煞地望著我

「喂喂，你這小子，太自私了吧，有兩個妹妹也不讓我們爽一下。」

「話先說在前面，賢二，我要大咪咪的那個。」

「好啦，那瘦的雙腿夾很緊哦，今晚有得爽了——」

其中一人露出淫穢的表情看著由紀和愛愛，他們這不開玩笑的，我要怎麼辦，怎麼辦——

「走開小子！」

其中一人一把抓住我的肩膀想把我拉開，我幾乎是反射性地揮手打開他的指骨，他呃呀一聲，甩著手退開。

「吼呀，你這小子！！去死吧！」

一個巨拳向我打來，我嘗試避開，可是不行，拳還是打中了我半邊臉，我眼前一花，腦袋劇痛，我聽到兩聲尖叫，只覺得有熱熱腥腥的東西在我流到我的嘴上

我用手一抹，是鼻血。

「找死，來吧，小妹妹，叔叔今晚讓你爽.....錢不用擔心哦」

帶頭的那人隔開了我跟由紀和愛愛。

我衝去他的背上，整個身子推上去，不行，他太壯了，我完全不是他——「呃呀！！！」

有人一拳打在我的肚上，我吐了腥腥的東西，是什麼，血嗎？我跪在地上，眼前迷迷朦朦的，腦袋也開始東歪西倒.....不行，我要！！

「走開呀——丫——！！唔！！」

愛愛尖叫著，有人掩住了愛愛的嘴，我看見了有一隻手碰著愛愛的腰，你們不要碰愛愛，呀——！！  
！

我尖叫衝上去，鼓起全身的力，只聽見到慘叫一聲，成功了嗎？下一秒，我背後劇痛，整個身子好像飛起來似的，浮在空中，然後冰冷的地面撞上我的臉，我眼前一黑，腦袋不住的旋轉。

「學長！！嗚.....你們快住手.....我求你們.....」我聽見愛愛的哭聲。

「阿撚！！不要你們不要這樣——」然後是由紀的怒喊。

不行了，我的下半身劇痛，但不可以，現在愛愛和由紀有危險，我不能，我不能，我無力撐起自己的身子，在雪地上爬起，只見黑色的西裝慢慢壓向由紀和愛愛——

「嗚哦哦哦哦哦——！」

我發出不知名的叫聲，抱著其中一個黑道的腰，把他拉開。

「媽的，礙著老子幹炮，我就先把你——」

呀！我好像慘叫了，但為什麼沒有聲音，我的腰間一痛——

呀！我的眼睛——

呀！我的肋骨——

呀！手臂呀——

咕呀 - - 是牛肉的味道我好像吐了——

呀！呀！呀！呀！數不清的拳頭向我打來，不行，我死不放手，死也不放，死也——呃呀，有人打向我的腿骨，我的腿突然沒了知覺，整個跪下來，我已掙不開眼，口中都是腥腥暖暖的。

「嗚嗚嗚嗚嗚夠了不要.....不要學長！」

「快停手你們要多少錢我都有快停手嗚.....阿撚不要！！」

我的喉間硬硬的，是血嗎？只能勉強發出聲音，我抱著那人的腰，死也不能放開，死也不能放開。我的眼角濕濕冷冷的，是雪花嗎？還是淚水？

「快走.....愛愛，由紀.....快走.....！！！」

「你這小子怎麼那麼耐打！去死吧！！」

咕呀！我的後頸受了一擊，已經黑了眼前一陣閃光的火花，整個身子軟軟的，不、不行了，我雙無力的垂下手，好冷，我攤在地上了.....我抬起頭，朦朧地看見了.....愛愛、由紀.....好多黑影壓向兩人，兩人不斷我向尖叫.....不行了.....

「你這小子憑什麼！誰說能有你有那麼正的女人？」

是跟我說的嗎？對哦.....我只是一個毒撚，為什麼會有那麼美女在我身邊，為什麼，她們不是我的，對，我不配有她們，由紀，愛愛，二家姐，我.....我只是小毒撚，我什麼也做不到，不對，不是這樣的.....

「嗚呀，皮膚好好哦，給那小子太浪費了。」

咿呀——是愛愛的尖叫，走開——阿撻救我——！是由紀，學長——唔——！我看不見了，到底發生什麼事，不行，我要，我要起來，我，我是他們的身邊最重要的——我是愛愛的男友，對，我是愛愛最重要的人——我要等愛愛去溫泉旅行，由紀也在等著我回來，我是愛愛和由紀想要的人，好冷——我全身痛得發熱——不！不冷！不痛！不冷！不痛！——

飛吧。

我突然想起了紗綾。

她那在夜空中上飛翔的身影——

我撐起身子，大叫：

「你們滾開！她們是我的女人！」

我看見了。

所有人望向我，愛愛，由紀，穿著西裝的黑道，他們都驚訝地看著我，來吧！怕什麼，我就站在你們面前——來吧！我睜紅著眼，大叫：

「你們不配！她們是我的！是我的！」

所有黑道大喝幾聲，往我衝過來，今次必死無疑，不，我不怕，就算死我也要——

咦……他們飛開了？為什麼？

「GOOD JOB，小子。」

一把熟悉的聲音。一隻肥大的手搭在我的肩頭。

「想不到原來你也是個男人，小姐，你眼光不錯。」

又是一把熟悉的聲音。又一隻手搭在我的肩頭，不過很瘦。

一個黑道衝過來，揮拳，時間停止了嗎，他的拳硬生停住，不……是有人徒手接住了他的拳。

黑道驚訝的望向我們。

「嗯……你們好像讓我想起了，以前的一些事情呢，呀好久沒喝人血了……」

「回老家對著你媽打手槍吧！喝呀！」

胖子大喝一聲，衝向黑道。

說了他們大概不會相信，你們看過一個肉球靈活得像貓嗎？而且不是破地獄扭屎忽，胖子靈活地閃避著所有人攻擊，適時用重拳反攻，不到幾秒，便已解散了黑道的包圍；宅男則以他高瘦靈活的動作，快拳連下，拳拳生風，專門攻擊腳骨，只聽見幾聲眼睛也不及看的悶響，撲！撲！撲！撲！兩人合作

無間，雪花繞著兩人行雲流水的武術翻飛，黑道很快便全數倒在地上。

「你們.....你們竟敢!!! 你知道我們老大是誰嗎！」光頭的那倒在地上，站不起來，口中不住大叫。

「是哦，你們老大？那你有聽這個名字嗎？」

胖子說了一個名字，光頭的那人鐵青了臉。

「他是我小時候的玩伴哦，聽說他近年混得不錯？你說，你還想打手槍嗎？」

光頭的那人牙齒打震說不出話來。

胖子兩眼一兇，大吼：

「滾！」

結果他還是爬起身，落荒而逃。

太好了，終於都.....我身體好像不是我的，只見愛愛和由紀哭著衝過來，我被她們扶住，兩人泣不成聲，嘴裡只是嗚嗚嗚嗚嗚嗚嗚地看著我。

我笑了，對，沒錯，我竟然笑了，我看著由紀，傻傻的笑說：

「妳們是我的哦.....是我的.....呵呵呃——」

是我的.....

——我什麼也看不見了。

- -

#### 【4】

是醫院的天花。

我全身上下都麻麻的，頸硬得石化了一樣，我眨了眨眼，費力的轉頭，可是不行。轉不動。

「咦咦你終於醒了喔，呵呵呵麻醉藥好準哦。」

這把聲音，有點妖妮的感覺。

「護士為保險起見，幫你戴了頸箍，還沒有拆掉喔.....哼哼想看我嘛？呵呵呵呵——」

麻衣把頭伸到我的頭上，笑嘻嘻地看著我，一頭黑色的長髮幾乎掃到我的臉。

「麻衣姐.....我.....昏迷了嗎.....？很久了嗎？」

「沒有，一個晚上而已啦，現在是第二天下午，我有聽由紀說，你好帥，我愛上你了哦呵呵呵呵。」

「這.....」

「我以為你都能一天射四次了，就一定會有不死之身呢。」

「我.....又不是浦島景太郎.....」我虛弱地吐糟。

「呵呵呵，聽說的你腿骨都斷了，還可以撐得起來。昨天晚上動了手術，左腳打了石膏，你全身上下都傷了喔，縫了一個晚上的針呢，最幸運是頸骨那一下沒有打到要害，不然你就死蹺蹺，以後都蹺不起來了，我還想跟你繼續做愛呢好老公嘿嘿嘿.....」

麻衣撫著我的臉，滿臉笑意，然後她摸了摸我的胸口。

「身體會痛嗎，要不要喝水？」

我搖了搖頭。身體完全沒有感覺，大概是因為麻醉藥沒有過。

說完，她的手不知是不是故意，慢慢往下摸，她露出奸笑：「我來檢查一下小雞雞有沒有受傷喔呵呵呵呵.....」

「等一下.....妳認、認真的.....嗎.....」

呼——！

「水果切好了喔，咦，他還沒醒嗎.....麻衣.....你們在幹嘛.....」

麻衣溫暖的手，正剛好插入我的褲檔裡。

- -

「是哦你看起來很健康啦，這綁手的木版不用了吧~」

「呃呀呀呀呀呀呀呀——！！」藤浦姐拍了一下我敲著木版的手。

「二姐他說到底是傷患.....」

「重覆了喔.....！劇情.....劇情跟PART7【2】一樣喔！這樣讀者會投訴——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原來不止麻衣，藤浦姐也請了假來看顧我，愛愛也嚷著要來，可是藤浦姐說：

「要是讓那個丫頭看到你這樣，不就又哭得唏哩嘩啦了嗎？昨天晚上她就幾乎哭到昏掉了。」

愛愛.....

話說昨天晚上，兩位保鏢等了很久由紀沒出現，便主動用GPS找到由紀手機的位置（自從商場一役後，兩位保鏢就偷偷在由紀的手機上裝上了GPS發信器），誰知卻看到了正被打得不似人形似的我，英勇地救出我們後，開車火速把我送到醫院。

「來，嘴巴——啊——！」麻衣坐在我身邊，把藤浦姐切好的蘋果餵給我「由紀都付了醫藥費哦，話說今天早上由紀，還有你的父母也有看過你，你媽看到你這樣非常高興呢～快感動得要哭了！」

「什麼……！？」

我嚇了一跳，雖然我算不上對我媽很體貼，但我還算孝義永在心——

「話說她看到你身邊一堆美女，連貴族千金都有，完全是超級興奮，而且阿撚媽媽看到二姐那麼照顧你，嘴巴——啊——對二姐很期待哦。母親大人非常感動，阿撚終於能討個好媳婦呢，二姐，你是說嗎？」

麻衣歪嘴笑得樂不可支，藤浦姐要成為……咦，我突然感到一股寒氣……？

二家姐拿著水果刀，冷眼俯視著我，咻，把另一個蘋果清脆地一分為二，我臉上遊離著刀尖的寒光，冷冷地說。

「我 - 是 - 來 - 切 - 水 - 果 - 的。」

媽！為何不是妳所想的那樣！

- -

我醒來沒多久，醫生來看我，說情況不壞，又給我下了安眠藥，藤浦姐和麻衣說今天就先看顧到這裡，侍候我吃了藥，便離開了。他們離開了沒多久，我便昏昏的睡了。

……

嗚……嗚……

這是，有人在哭嗎？

嗚……嗚……

沙沙、沙沙……這是……書寫的聲音？

嗚……嗚……

……

我睜開眼，已經天亮了，我的身體開始可以移動，只是麻醉藥過後，不時傳來穩約的疼動。昨天晚上……我睡覺的時候，好像聽到有人在哭？

接下來幾天，從頸箍開始拆除，我逐漸可以自由活動，由紀，藤浦姐，麻衣，紗綾都分別來探望。藤



浦姐和麻衣主要照顧我的衣食，而由紀每次總是淚眼汪汪的抽紅了鼻頭，有次她抱著我：

「嗚嗚嗚嗚嗚昨天晚上我又夢到你被打了，這次沒有保鏢來救我們，嚇死我了嗚嗚嗚嗚嗚嗚，阿撚你怎麼每一次都讓我哭成這樣呀嗚嗚嗚嗚嗚嗚。」

「嘿嘿，還不是你每次出都出一些奇怪的鬼主意，不是殺人事件就跟縱。」我的左手還固定在木板裡，只好舉起右手環抱著她頭。

「咧～難道我會承認是我錯的嗎，啾。」由紀吻了我一下，伏在我的肩頭破涕為笑：「嘻，不過你那天晚上好厲害哦，你說我是你的女人.....呵呵呵呵呵，是認真的嗎？我突然有點心動想談個戀愛呢哼哼哼哼。」

我捏著由紀的小臉，沒頭沒尾地跟她唧唧我我，奇怪了，愛愛呢？連續幾天，愛愛都沒有來.....是二家姐一直不想她看到我不似人形嗎？

「嗚嗚阿撚大英雄！你看，我拿好東西來孝敬你了！」

麻美有天衝進我的病房，手上捧著一堆.....雜誌？

「哈哈哈哈哈我用自己打工的錢買的喔，要好好珍珍惜哦，哈哈哈哈哈我特別有挑過，都是巨乳的！！！！嗚嗚嗚嗚嗚嗚嗚。」

麻美打開幾中一本，在我的病床前展示，果然裡面都是胸對大對肉球的裸女。這樣對病人對嗎？

「這邊這邊還有，有SM有放尿有腳交.....嗚好刺激喔呵呵呵呵呵呵！」

根本就只是妳自己想看吧。

又過了幾天，就剩著小腿上的石膏沒有拆掉，醫生希望我的骨折比較有起色才出院，學校的課業都有二家姐幫我傳遞，醫藥費有由紀負責，還有麻衣偶爾會來逗我（「醫生說不能有激烈的動作喔呵呵呵呵，老公快點康復我們再.....呵呵」），我也樂得做病人，只是總是整天要躺在床上，有點無聊。

某天，我下午吃完午餐，吃了藥，又昏昏沉沉的睡了。

沙沙.....沙沙.....

是書寫的聲音，又來了。我已經聽過好幾次。

沙沙.....沙沙.....

我迷迷糊糊地睜開雙眼，朦朧間看見一個人影坐在我身邊的工作桌上，低頭奮筆疾書，是那可愛的童顏，我大叫——

「愛愛！」

「欸呀！」

愛愛嚇了一跳，身子一震，桌上的稿紙散落開來，其中一張飄到我的病床上，我檢起來。

「不要看——！」愛愛大叫。滿臉羞紅。

我看著上面圓圓滾滾的可愛字跡，一邊讀一邊唸出來：

『煙火下的神社裡，我們相擁，時間為我們停止了，我們的初吻完成在夏夜的末端，樹林吹來沙沙的風，像星夜的歌，他抱著我，那日漸粗壯的手臂擁有了我，我明明被擁抱，卻滿滿的，像得到了全世界，像呵護孩子一樣輕摸我的頭，我像什麼也不懂的小孩，甘願完滿一次天真，我們一次又一次的接吻，我的心在夜裡亂跳，煙火一下一下的爆炸聲像帶動了我的思緒，初吻呀，我的初吻就這樣就完成了——』

「呷呀不要唸不要唸！！！」愛愛衝我的床上，想搶去我手的原稿紙。

我握起原稿紙，揮起手躲開愛愛。「快還給我，嗚.....不要看！！」我把原稿紙拿到愛愛手摳不到的地方，我笑說：「好好好我不看，是妳寫的嗎.....這是小說？」

愛愛扁著嘴點了點頭，我再次掃向原稿紙，突然眼前一黑，愛愛直接用手蓋住我的眼，我哈哈大笑：

「好了啦我真的不看真的不看，妳為什麼要寫這些？」

愛愛放開手，眉頭低皺，遲疑地說：

「那個，在竹荀姐姐打工錢根本不夠，那、那個在書店我有看到.....言情小說徵文公告.....所以.....我就想.....寫.....試著去.....」

愈說愈到後面，愛愛的聲音愈低，我把原稿紙還給愛愛，愛愛「哼」了一接過，我說：

「可是，我跟你的初吻不是在神社吧.....」

「那、那個——」愛愛嚇了一跳「學長怎麼知道我在寫.....」

我撐起身抱住坐在床上的愛愛，愛愛先是有點抗拒，但還是乖乖就範，我說：

「男主角難道是別人嗎.....」

「不不不不，當然不是.....」愛愛慌忙道。

「所以原來這幾天晚上，我好像聽到有人在哭和有人在寫東西都是愛愛嗎.....？」

愛愛突然泛紅了眼，點頭：

「嗯.....我都是晚上才有空過來，學長都吃了藥睡了，我坐著沒有事情做.....所以就在寫，有時候.....想到學長那天晚上.....就忍不住.....」

「好啦好啦我都沒事啦，只是腿上還打著石膏。」我撫著愛愛的頭，這就是「總愛像呵護孩子一樣」嗎？

「學長沒跟姐姐們說.....我在打工的事吧？」愛愛擔憂地看著我。

「當然沒有！絕對保密！不過就算是驚喜，不讓姐姐們知道內容就好了吧？」

愛愛搖頭：「如果姐姐們知道我在打工，一定會主動把零用錢給我的，這一次這一次我想靠自己，用自己的努力去.....」

「愛愛長大了喔」我握著愛愛的小手，愛愛低頭一笑，我突然又想到：「不過，到底為什麼初吻，那一次明明就不是.....？」

「那、那、反正，反正故事是虛構的嘛.....我是覺得煙火與神社很適合初吻的氛圍.....」

我想了想，話說我跟愛愛的初吻到底是什麼時候，這個故事的作者好像也忘了，知道真正答案者可得賜酒一次。

我聽到愛愛回答，心想這也蠻巧妙的，我親了親愛愛：「所以這一次也是嗎初吻.....」

愛愛滿意甜蜜的紅暈：「嘻嘻，不知道呢，可能是吧.....」

愛愛主動微微抬起了頭，我抱著愛愛的腰，她還穿著校服，可能是今天晚上不用打工吧，我吻著愛愛的櫻唇，愛愛張口嘴，將玉舌伸進我的嘴裡，我們都濕潤了對方的雙唇，津液的交換發出接吻獨特的聲響，愛愛口中香氣不斷傳來，我貪婪地吸吮著她的口腔，愛愛應付不來，上氣開始不接下氣，用力推開了我。

「哈、哈.....學長.....動作太大了啦.....」

我拭著愛愛嘴角上閃亮的水沫：「愛愛進步了哦，果然寫甜故的人意淫愈多，技巧會愈好——」

「嗚嗚嗚才不是甜故，是純愛，是純愛小說.....學長在想什麼啦！！」

愛愛突然對著我又鎚又打，打得我一陣酸痛，這四姐妹的性格該不會「隔代遺傳」的吧，麻衣像麻美，然後愛愛像二家姐。

我抓住了愛愛：「好好好是純愛.....可是妳能寫純愛，我們這個故事不能沒有糖哦.....」

愛愛臉漲紅起來，眼睛羞羞地看著我：「那.....可是.....」

我扶著愛愛的腰，抱動她的身體讓她伏在我的身上：「愛愛，我每天都躺著哦，醫生都吩咐不能太激烈的動作，所以.....」我的手開始不客氣地解開了愛愛的校服的鈕扣，伸進了輕撫愛愛嫩滑的腹部，愛愛縮著頭身子微震，扁了扁嘴，抬頭看著我，我見愛愛沒有抗拒，便吻著的小耳，愛愛喉間不禁輕吟，我雙手摸著愛愛撐滿了校服的巨乳，在渾圓的曲面上搔弄，愛愛扭動著軟了身子：

「.....呀.....學長.....那.....還是.....嗯.....只能在外面哦.....」

我當然立刻點頭，愛愛羞笑著，跨起身子，跪在我的身子上，小心沒有碰到我打著石膏的左腳，說：「好像那次跟學長保健室裡.....不過這一次換學長變病人了喔.....」愛愛伏在我的胸前和我相吻，小

手戰戰兢兢地伸到我褲檔處，摸到我的硬物突出一個小丘時不禁一震，我說：「每天早上都這樣呢...我都等著給愛愛呢。」

愛愛羞著打我，然後小心地脫下我的睡褲與內褲，那抑壓將近十天的陽根氣勢滿滿地彈出，滾燙地碰到愛愛的玉手，愛愛輕輕用手握住，微微套弄，我的龜頭卻已敏感得滲出了黏液，愛愛的手指按摩著我的前端，套弄出愈來愈的液體，愛愛不禁輕呼：

「學長.....已經.....擘.....好多喔.....嗯——呀.....學長又.....」

沒錯，我又搓揉起愛愛一對敏感的巨乳，就算隔著衣服和胸罩，也感受到那誇張的壓倒性柔軟，我十指或捏或按，愛愛的胸前衣皺亂翻，愛愛繃著身子，紅彤彤的小臉貼著我的臉，滾燙的體溫和氣息零距離的傳來，胸前舒爽讓愛愛不住低吟，我笑著輕舔愛愛的小嘴「愛愛也忍了很多天呢.....都一直在靠寫作幻想.....愛愛很想要吧.....」

「嗚.....人家才沒有.....呀.....我只是寫接吻.....呀.....丫.....咪咪不要那麼、嗯.....」

愛愛的小手抱我的小莖套弄得愈來愈滾燙，硬得青筋爆現，不時一跳一跳的準備爆發，愛愛的五根蘭指繞著我的龜頭打轉，紅得亮的龜頭流滿了前列線液。

「學長的.....那個好熱.....學長不用忍著哦.....告訴我想射.....呀.....就行了.....」

愛愛的指尖靈巧地搔著馬眼，使我硬得發麻，愛愛一下一下的輕觸都帶來快感，我用力握緊愛愛的咪咪，把咪咪握在衣服裡變形，愛愛咿呀一聲，羞著不敢叫出來，我繼續調教這未經人事的童顏巨乳：「愛愛這樣不行哦.....舒服的話要說出來，那我們男人也會更興奮哦.....」

「可、可是.....學長.....呀.....不要.....丫——我好.....好.....嗯.....不要.....」

我解開愛愛的胸前的鈕扣，解開愛愛前襟，H-CUP的爆乳在白色的胸罩裡擠出一條深不可測的峽谷，我滿滿地握住胸罩，飽滿的非常好手感，在愛愛耳邊說：「愛愛長大了喔.....不能一直穿那麼樸素的胸罩哦.....要學一下麻衣姐的.....」

「不行.....呀.....麻衣姐.....太小.....呀.....不要.....學長、學長.....輕點.....輕點嘛.....丫呀.....」

我用力掐搓愛愛的巨乳，只是透過胸罩，愛愛便已經敏感喘氣起來，我壓著愛愛乳頭的部分，愛愛眯起了眼，喉間斷斷續續的淫叫起叫。我分開手伸到愛愛的校群裡，愛撫愛愛的股間，指尖很快便找到了一片濕濕的布料，愛愛羞得把頭縮在我胸前

「嗚.....學長不要.....不要碰人家的.....呀丫.....不要.....丫啊.....那邊不行.....呀學長最壞了.....」

愛愛握著我下體的手不知道是否故意，突然加入了速度，五指圍起來套弄我堅硬的箭頭，我的小莖又熱又痛，漲漲的一股酸麻「愛愛，要射了.....愛愛.....」我眼前開始有點迷糊起來，下身的快感充滿了腦袋，突然，又濕潤又溫暖包圍了我的龜頭，柔柔的吸力使我的小莖像被戳破的氣球，內裡的抑壓瞬間爆發。

「唔唔——殼將.....咕嚕咕嚕.....唔唔.....」

我在愛愛的小嘴裡激射連發，愛愛驚訝地緊含我跳動的下身，嘴間發出不知名的喉音，射了良久，我

終於安靜下來，愛愛溫柔地按著我的尿道，將殘留的精華也劑出，滿是溫液的小嘴裡不忘騰出玉舌，輕輕地拭擦我的馬眼，我按著愛愛的後腦，小莖舒服得軟不下來，愛愛確定一滴不漏了，慢慢拉後櫻唇，離開尖端，拉出一道白色的舔液線，掩著小嘴，幾下咕嚕咕嚕吞掉口中的豆漿，抬起頭，向我盈盈一笑。

「嘻，人家嘴巴都滿了，學長好誇張哦.....啾。」

愛愛吻了一下我的龜頭，我一下子重新充血起來，愛愛看見了重新挺立，笑著張嘴含住，小舌舔動，繞著我的前端打轉，扶著我的小手有技巧地按摩，我很快又回復了硬度

「咻——咻——嘖、嘖、嘖、嘖.....啾~啾~」

愛愛吸吮了一回，放開口，側起頭吻著我的莖部，用掌心擻動我的龜頭，我立刻被弄得亂跳，愛愛舔了舔馬眼，紅著臉問：

「那個.....學長.....要不要要在嘴巴裡再.....？」

我攬住愛愛的脇下，像抱孩子一樣把她拉上來，我用指尖點著愛愛令人欲仙欲死的小唇：

「愛愛呢.....愛愛還想用嘴巴嗎？還是說.....」

我出其不意伸手入愛愛的校裙下，用掌心包著愛愛的濕處。

「丫呀——學長.....那個，我.....我沒有特別的.....」

我用掌心摩擦內褲的柔軟，愛愛的呼吸微微亂圪來，羞澀地別開眼，我另一隻手捧進愛愛的小臉

「愛愛的嘴巴好舒服哦.....可是如果愛愛也想要，要自己說哦.....」

愛愛有點驚慌地望了我一眼，有點不知所措地囁嚅著。

「我.....我.....嗯.....有點想、想.....咿呀.....羞死了呀！！嗚.....」

愛愛說到一半受不了雙手掩臉。我笑著拉開愛愛的雙手。

「都還是沒有要進入主菜就這樣了，溫泉旅行時要怎麼辦呀.....」

愛愛嬌羞地噫了一聲，靠在我的肩上，想了良久才說

「可是.....人家.....唔.....那個.....我、我.....呀.....」

我繼續用語言攻勢催眠愛愛：「愛愛不再是小女孩了喔，想要的時候也要主動一點。」

愛愛深吸了一口氣，眼角紅紅地：

「學長幹嘛逼人家.....那個.....我想、我想.....我想要啦.....呀！嗚嗚嗚——羞死了羞死了嗚嗚嗚嗚.....」

」

愛愛總算是說出口了，我安慰地撫著愛愛的頭，想吻上去，愛愛突然推開我：

「學長等一下，我記得二姐有教我.....」

愛愛翻身下了床，從書包中拿出手帕擦了擦嘴，然後又拿出保特瓶裝的蜜桃茶，喝進口裡，掩著嘴咕咕咕咕地漱著口，然後一口喝掉，才又爬回床上伏在我身上，親了我一口，嘴上果然都是蜜桃香，愛愛微微一笑：

「二姐說，男人都不喜歡自己的味道呢.....嘻。」

這我倒是沒想到，到底精液是什麼味道.....呃，我沒興趣知道。

「愛愛真的很喜歡接吻呢.....」

愛愛繼續羞著不懂回話，我伸出舌頭和愛愛交纏，舔著她舌尖的果香，津液都帶著微微的甜味，我拉著愛愛的校服想把她脫下，愛愛卻放開我，羞道：

「學長.....好冷喔.....」

我不明所指，愛愛卻伏在我的身上，柔軟的身體完全貼上來，然後拉著被鋪把我們兩人都裹住，只是露出頭部，愛愛滿臉羞紅，說：

「學長.....那個.....我想.....我想.....」

我突然希望有二家姐等級的讀心術，我實在完全不懂愛愛在做什麼，愛愛抿了抿了嘴唇，然後雙手在被鋪中動作，不久，突然拉出了脫下來的校服，我瞪著眼驚呆地看著愛愛，愛愛的繼續動作，偶然轉過身體，突然我聽到清脆的「撻」，愛愛從被鋪中拿出白色的胸罩，這.....我的驚訝還沒有完結，愛愛又動了動，像變魔術般，在被鋪裡拿出了校群和內褲，丟往地上。

所以，現在被鋪中的愛愛是裸體.....?!

愛愛溫熱的身體貼著我：「學長.....我們還是第一次這樣.....」

對了，之前每一次會愛愛交歡，都是倉促的穿著衣服，我雙手伸進被鋪裡，看不到的裸體令我更期待，我摸索到愛愛的腰支。

「愛愛不是說要等溫泉旅行嗎.....?」

「嗯.....我想到聖誕節，想等大家都收到我的驚喜之後，不過.....就算只在外面，我也想試試看不穿衣服地.....嘻.....真的好害羞哦.....唔——」

我的嘴巴沒有讓愛愛繼續害羞下去，我躺好了身子，手從腰支往上遊移，抓住在我的沉沉的爆乳，愛愛眉頭一皺。

「嗯.....丫、丫、.....咪咪好、好漲——呀、學長.....總是欺負我.....哎呀~」

我捧愛愛的軟乳猛捏，乳肉在我的指間溢出，愛愛閉起了眼皺頭一動一動的感受著，下身挪動，在被裡用豐美的大腿輕摩我的下體，滑溜的肌膚有節奏地一下一下壓著我充血的小莖，我舔動愛愛的耳朵，雙手指尖弄撥弄她的小乳頭。

「丫呀～～不、不.....呀.....那裡太.....太.....呀呀～呀...不要.....」

我握了握愛愛開始發情鼓漲的乳肉，讓愛愛受到更強的刺激，然後手往下探，摸著一叢軟軟的毛髮，還有那濕透了的蜜洞，我擦著愛愛的小穴的前端，愛愛腰支瑟縮著，卻流出更多暖暖的淫水，我撫著愛愛的小臉：

「要開始了嗎？」

愛愛甜甜一笑，點了點頭。

愛愛挺起上身，讓下身靈活地移動，跨坐到我下身上，她有點緊張地吸了一口氣，按著我的陽根平放在我腹上，然後蜜穴貼上我的莖部「呀——嗯.....好燙哦.....唔、呀、啊.....那裡.....」我扶著愛愛的小屁股，愛愛的在被裡前後移動下身，用蜜穴的洞口摩擦我的小莖，柔軟的觸感雖然比不上直接插入，但看見未經人事的愛愛受著刺激，我不敢勃動起來，令愛愛的小穴一陣亂顛

「呶呀呀——好.....好那個.....丫.....那裡.....呀好.....熱哦.....學長.....嗯」

愛愛整個人貼在我的身上，下身緊貼，蜜穴前往移動，嘴口嬌喘連連，我使勁捏著愛愛的小屁股，令她的雙腿分得更開，兩片小花瓣完全包圍著我的龜頭「學、學長，那裡.....嗯.....丫、丫...丫.....啊... ..我也好.....哦...」愛愛始終害羞著說不出完整的話，我配合愛愛的動作，試著不管包著石膏的腳，挺著下身，配合愛愛的摩擦，我感到一顆小小的硬物在愛愛蜜穴的前端，每次壓到那前端，愛愛都會忍不住別著頭妖媚的悶哼，愛愛沒動了多久，全身便香汗淋漓，濃烈處女體香悶在被窩中飄到鼻頭，使我意識一陣迷亂，我握著因為汗水而變得更水嫩的巨乳。

「唔——學長.....學長呀——那個我.....我要.....呀.....學長.....不行啦.....」

愛愛的下移動得更快，黏稠的愛液隨著愛愛的浪叫潺潺流出，我用力搓乳在我胸前摩擦的巨乳，在被窩中拉扯愛愛的一對勃起的小草莓，我倆的身體在被窩中不斷升溫，愛愛潮紅了雙頰，我的下體開始漲痛起來，愛愛急促地開口喘著氣，我見機濕潤了愛愛的口腔，愛愛一邊嬌吟，一邊和我舌吻：

「唔.....啾——哦呀.....學長.....呀那裡好.....好熱喔.....嘖.....愛愛不行.....好酸啦.....哎丫、丫丫丫——」

我見愛愛雙眼發茫，便用雙手擒住巨乳，大力揉搓的同時夾弄她的乳頭，愛愛受不了刺激，終於下身抽搐，潮水般淫液洩到我的龜頭上，我也配合下身，用龜頭突觸愛愛的小豆豆，馬眼一熱，白濁飛濺

「丫、丫丫呶呀呀呀呀——學長也——羞死了呀～～呀——」

- -

「學長.....真正做的時候，也是這樣子的嗎？」

我倆高潮過後，被窩中仍然是揮之不去的體溫，寒冬的十二月，我倆都一時不想離開被單，愛愛仍然赤裸著身體，跟我一起躺在溫暖的床上。

我細細愛撫著愛愛的雙乳，說：

「不是哦.....愛愛一定會變得更.....」

「更什麼.....」

「更色——」

「呷呀——！我才不會.....我、我才不是那麼.....」

喀喀！喀喀！

愛愛吃了一驚，驚叫一聲縮起頭躲進被窩裡，有人敲起了門，等一下，我們剛才鎖門嗎！？為何人類總是要犯同樣的錯誤！

喀喀！喀喀！還好那人似乎沒有發現門沒有鎖。只是一直敲門。

我大喊：「等一下，我現在就——」

「那我進來了。」

這把聲音是.....咦？門打開了，果然，我沒有認錯，是莉娜。

她手上拿著一支包好了花束，她走進來，愛愛縮在被窩裡，應該還好.....嗎？等一下，地上——

果然，莉娜很快就注意到散落在地上的校服，她表情沒有變化，冷冷的整副樸克臉，說：

「是學姐們嗎.....？沒關係的，出來吧。」

我看著莉娜，而莉娜看著我的被鋪，愛愛在被鋪中握住了我的手，像捉迷藏似的一點一點的探出頭。

莉娜的嘴角挽起了一個淡淡的微笑：

「是小愛同學喔，好久不見，上次聽說你病倒了，你身體還好吧？」

有人會在這種時候對別人問好嗎？愛愛抓住被單，蓋住自己的身軀，緊張地點了點頭。

然後莉娜看著我：

「你在期末考前能出院嗎？老師託我向你問好。」

是我班的老師派她來的嗎？我說：



「大概可以，我就差骨折.....大概幾天後就可以出院了。」

「好的，我會向老師轉達，你多休息，保重身體。」

然後莉娜走到我床邊，低頭檢起了愛愛的衣服，將花束放在愛愛的稿紙旁：「衣服不能放地上，會髒。」

「謝、謝謝」

愛愛不知所措地道謝。

莉娜放下花束，說了聲再見，一言不發便想離開——

「莉娜同學！」

是愛愛，愛愛突然喊道，莉娜停下腳步。

「那個，那個你聖誕夜那天晚上有空嗎？」

莉娜回頭，看著愛愛：「我要在家中幫忙工作。」

「那.....那到幾點了，我想約一下莉娜同學，一下下就好。」

「不用了，心領。」

「不、就只是一下下，莉娜同學，可以嗎.....」

莉娜看著愛愛，臉上沒有任何可以描寫的表情：「不，還是不用了。」

莉娜略一點頭，便轉身離開後，愛愛靠著我，好像在沉思什麼，我說：

「那也是驚喜的一部分嗎，真的連我都不能說——」

愛愛用嘴巴阻止了我的追問，伏在我的肩上說，說：

「不行哦，不能劇透呢，故事要一頁一頁的讀下去才好看嘛。」

愛愛眼前盡是溫婉的笑意，像天真我抱著愛愛的身軀：

「所以大作家愛愛接下來打算怎麼辦，要一直不穿衣服的躲在這裡嗎？」

愛愛想了想，突然好像想到什麼，「撲」地嬌笑：

「學長，你覺得我的小說.....寫得怎麼樣？」

我當然是「好，都好，放心」地回答，愛愛卻嘴角含羞地說：

「可是.....我覺得.....接吻那一次寫得不夠真實哦.....那個、可不可以.....可不可以.....」

我們在病榻上凝望對方，瞳孔逐漸靠近，像走進了對方的世界裡

然後，我們一次又一次地初吻。

PART8: 愛愛的都市歷險記×不斷重生的初吻 完

# 眾人守護的童話×在聖誕夜熱吻我們吧！ 上

PART9: 眾人守護的童話×在聖誕夜熱吻我們吧！

## 【1】

『璀璨的聖誕樹下，管樂隊吹奏起《Joy to the World》，悠揚的樂韻在雪地上流趟，把我們所有人都掩沒。12:00了，廣場響起了聖誕的鐘聲，叮噹叮，叮噹叮，兩千年前，聖嬰降生，悠悠兩千個愛與和平的聖善夜。』

『「學長，我喜歡你。」』

『愛愛站在我面前，聖誕裝上滿頭白雪。』

『愛愛伸出雙手，堅定地說：「請讓我，永遠和你在一起吧。」』

『我握住愛愛的雙手，珍惜地收在胸前。』

『一對足跡在雪地上慢慢靠近，華麗的燈光下，我們的身影親吻著對方。』

『「欸，好漂亮哦～恭喜了喔。」由紀在旁邊一邊拍手一邊高喊。』

『「恭喜！」接著二家姐，她欣慰地笑了。』

『「恭喜！」麻衣跟其他人圍成了一個圓，而我們站在中間。』

『「恭喜！」麻美拍手笑道。』

『「恭喜！」紗綾說。』

『「恭喜！」最後是莉娜。』

『在眾人的祝福裡，我和愛愛看著對方，如果人生真的在不斷追尋愛，最接近愛的瞬間——此刻便是。』

『我張開雙手，緊緊抱住愛愛，雪還是一直在下。』

『在人類曾經最幸福晚上的兩千年後，我們會繼續、繼續守護對方。』

『我和愛愛，會繼續相戀。』

『我與巨乳游泳部學姐的訓練日記．完！』

『「你白痴哦！！！！」藤浦姐拿著劇本敲我的頭。』

『「什麼啦.....」』

『「那邊還有PART12,13,14的劇本，你就給我結束掉！？」』

『「反正，反正故事就不過是一直做愛.....」』

『啪！藤浦姐打了我一巴掌，好久沒被打了，好強的衝擊。』

『「白痴喔！讀者就是要我們做愛好嗎！不然你以為你這個死毒撚喊幾句話就能吸引那麼多親愛的讀者吧！讀者是看我們，不是看你！」』

『「是是是是.....」我唯唯諾諾。』

『「那所以接下來是.....」我拿著劇本，翻著了，有了，PART9，第二幕，咦，接下來——』

- -

『「那所以接下來是.....」我拿著劇本，翻著了，有了，PART9，第二幕，咦，接下來——』

原稿到這裡就沒有了。

圖書館中，我一字一句地讀著愛愛的原稿，愛愛在旁邊期待看著，順帶一提，今天是12月16日，還有一個禮拜才是聖誕節。

窗外飄著雪，圖書館裡滿是樹木做的書，蠻暖和的，我放下原稿，冷眼看著愛愛說：

「為什麼我連在小說都要被藤浦姐打.....」

「這樣才真實嗎.....而且二姐的人物性格才能確立，嘻。」

書商竟然真的看中了愛愛的文筆，讓愛愛偶而在一些雜誌上發言短篇的言情小說，愛愛說想用游泳部作為原型寫一個故事，而名字是《我與巨乳游泳部學姐的訓練日記》？

「這樣的名字，是官能小說吧？」

「嘻嘻.....也可以啦.....官能小說更賣錢呢？」

「愛愛滿腦子都是色色的事情.....」

「才沒有啦.....嗯唔，呀，學長，不要.....」

我的手伸到桌下，摸著愛愛的大腿，慢慢往上，愛愛壓住我的雙手，我移動身體靠在愛愛身邊，輕吻愛愛的小唇。

「學長不要在這裡.....呀.....」

「圖書館是一個好場景哦.....」

「噫，我才不要理你啦——！」

愛愛嬌笑一起，轉身站起，竄入了書架中，我想拿起拐杖，想追上去，可是還打著石膏的右腿只能讓我一拐一拐地跟上去，醫生說至少還有半個月才能拆石膏，我就連去游泳也不行，好麻煩。

愛愛站在回頭一看，見我狼狽相時不禁掩嘴一笑，轉身嘻的一聲又竄進了旁邊的書架後。還躲在書架伸出一對笑意的雙眸，待我接近了又縮回去，這是在捉迷藏嗎？

我上去，只見愛愛在一個書架前停前，注視著架上的書，我一拐一拐地靠近愛愛，從後攔腰抱住愛愛，愛愛說：「原來我們學校也有那麼多童話故事書哦.....」

我望向愛愛面前的書架，果然都是一本一本色彩斑斕的童書，愛愛抽出其中一本，說：「這個我們家也有喔.....美人魚，我小時候怕黑，姐姐們總是輪流說故事給我聽呢。」

愛愛手上的書本是舊本的美人魚，愛愛撫著書的封面：「這個故事.....真的好哀傷哦，小時候每次二姐給我講這個我都聽到哭呢。」

「藤浦姐.....」我在想到底藤浦姐小時候是怎樣照顧愛愛呢？

「嘻，大姐每次講不到一半就快睡著，然後三姐的聲音太好聽了，感覺都不像在講故事，所以講得最多的還是二姐。」

果然跟我想像的一樣。愛愛打開《美人魚》的最後一頁，唸著。

「善良的人魚，最後還沒有殺害王子，她在海裡遙遙的望了王子一眼，看見王子跟鄰國的公主成婚，雖然她沒有獲得幸福，還是甜蜜的笑了，她回到海裡，從腳尖開始成為泡沫，消失在人間.....」

愛愛低著聲音，聲音裡充滿感情，一時間氣氛冷下來了，像海水中的泡沫，愛愛背靠在我的懷裡：

「童話故事裡，事情總是會發生三次呢，到了第三次，不管結果是好還是壞，便會變成了另一種局面。人魚第一次看見王子，便愛上了他，第二次看見王子，便決定要變成人類，到第三次看見王子.....卻化成泡沫，如果，現實世界也是這就好了。」

我不太懂愛愛的意思，只好說：

「是嗎，嗯，我想想，我們的『第一次』見在入學那一天，然後第二次是在更衣室裡，第三次——」

「噫~不是這個啦，學長總是說這些有的沒的。」

「大作家愛愛我不懂呢。」我抱著愛愛的柔軟的腰支，讓愛愛的小屁股靠在我的褲檔前。

「哎呀.....學長.....那裡.....丫.....」

我撥起愛愛及肩的長髮，輕吻愛愛的後頸，從後握住愛愛的咪咪，好飽滿的手感，我先細力揉弄，愛

愛握住我的手，想要拉開，身子卻軟軟的使不出了。

「學長.....不要在這.....會有人看見.....呀.....丫.....」

我的褲檔前突起來，我空出一隻手撩起愛愛的校裙，尖端抵住愛愛的圓圓的小屁股，愛愛感受到褲檔的熱力，身體想縮開，我卻用手攬住愛愛的腰，我說：「如果愛愛幫我做三次之後，我們會不會真的.....」

「嗯呀.....學長，明明就說好了要在旅行時.....呀.....學長.....不要摩擦人家的.....呿呀」

我的下身貼在愛愛的內褲上，輕輕地摩擦，校褲的尖端陷在愛愛的股溝裡，我握住愛愛的乳房，掌心逐漸收緊，乳肉柔軟地漲滿了我的手心，愛愛不依地抱怨：「學長明明今天早上就.....嗯.....那麼快又要.....」今天上午午休的時候，我跟愛愛躲在廁所裡溫存了一回，自從我出院以後，愛愛很主動的照料我，藤浦姐和麻衣反而（識相地？）沒有常來找我，每天對跟愛愛以及她一對爆乳在一起，每天兩三發都是基本了。

「呀.....嗯.....學長一直跟我，二姐.....二姐會不滿的.....依丫~」

我拉下愛愛的內褲，摸著愛愛的小花瓣，愛愛已經漸漸濕潤了，我咬著愛愛的耳朵：「不會哦，才第二發而已，還有一發的，愛愛，我會很快的.....已經硬不下去了.....」

愛愛「噫」了一聲，我拉起愛愛收在校裙裡的衣擺，伸手進去握住愛愛的胸部，愛愛挺著身子扭動，身體漸漸滾熱起來，愛愛開始用小嘴呼氣：「怎麼最近一直跟我啦.....不過.....學長也不用刻意太快...」

愛愛背靠著我，小手摸到我的褲檔，純熟地拉開我上面的拉鏈，讓我挺起一個尖端的內褲露出，我自行拉下內褲，得到自由的下體立刻舒爽起來，我握住像電車痴漢一樣用龜頭掃著她的小屁股，偶爾往前頂，將龜頭搯進愛愛彈性的屁肉裡。

「學、學長.....呀.....嗚.....好奇怪哦.....學長愈來愈奇怪了.....呀.....」

「愛愛可以把這段寫裡小說裡哦.....像前天在學校後面那樣好嗎？」

愛愛背著我，我看不到愛愛的表情，大概已經羞得張不開眼了吧，愛愛幾乎肉眼難以察覺地點了點頭，我抱著愛愛的腰，將她貼往書架前，愛愛雙手扶著書架，背緊緊地貼著我，細心地說：「學長輕點.....這書架好像不太穩.....」

「知道了哦。」我振奮地扶著愛愛腰身，愛愛配合地往上掂起腳，我把下體往前一伸，愛愛的蜜穴落在我的小莖上，大腿再緊緊夾住，我們的下體溫熱地相觸著，愛愛喉間嗚咽了幾聲，伸手用校裙包著我在蜜穴前方突出的龜頭。

「丫.....學長.....又流出那些了.....總是弄髒人家.....嗯呀.....的校裙.....好壞哦.....」

敏感的爱愛單是大腿盡頭夾住我的小莖，貼在我的小莖上的蜜穴便開始流出暖暖的淫液，我在愛愛的校服裡，握住愛愛的咪咪當扶手，下身前後微微挪動，用下體摩愛愛的蜜穴。

「呀.....學長.....太快了啦.....哎呀.....不要嘛.....慢一點.....我會.....」

可能是太敏感了，愛愛仍然不習慣太過份的刺激，總是要我慢點——而我是總是不理，我不能自控地挺動下身，像做愛般抽插愛愛緊夾的大腿，愛愛黏滑的小穴戰戰兢兢地配合，顛顛地扭動，口間一堆亂叫，愛愛知道圖書館雖然人不多，可是還有其他人，只得儘量忍住。

「依唔——那裡.....咕唔.....太.....太熱了啦.....學長的.....那個.....太.....丫、呀丫——」

我解開愛愛衣服的鈕扣，拉開，愛愛一對令人窒息的h-cup巨乳傾出，咦.....這個胸罩，今早愛愛幫我開口時都沒有留意，我愛不釋手地玩弄著那對粉紅色的繡花胸質，又柔滑又細緻的隨著愛愛的呼吸起伏，我說：「愛愛今天的胸罩好性感.....我好喜歡呢。」

「噫.....學長不要說那麼.....那個.....我只是.....嘗試一下.....咿丫~學長捏輕點.....」

我下身摩擦愛愛腿間的同時，不忘搓弄愛愛的巨乳，愛愛被我搓揉得嬌喘連連，雙手緊緊地扶住書架，腰支繃緊地扭動，處女小穴包圍著滾熱的小莖，軟軟地滲出體液，我將伸進愛愛的校裙裡，在愛愛的小穴前端打轉，我在愛愛展開調教：「愛愛今天早上沒有做過呢.....想要嗎？」

我很快在毛髮下方找了那顆柔軟的小豆豆，還沒完全勃出，我若有若無地輕碰，愛愛腰支不斷戰抖，不合所措地扭著身體。「學長.....呀.....那裡.....這樣.....我——呀丫——」我沾了沾愛愛的淫上，放到愛愛的唇上，下身加速挺動，愛愛被我摩擦得潮熱起來，我說：「愛愛好色哦.....都濕了呢，我手指上的是什麼呢？」

「那.....呀.....是我的.....我的.....嗚不要.....不要.....呀——」我另一隻下繞著愛愛的小豆豆輕按，愛愛下身傳來的快感讓她弓起了身，下壓的下體使我的龜頭差點就插進去，愛愛緊張地扶穩了身子，我說：「如果愛愛不說話，我就要插進去囉.....」

「不、不要.....學長最壞了.....呀.....好熱.....呀.....學長.....咪咪好漲呀.....」說完，愛愛又害羞地用手摸了摸臉，好像有點不相信自己會說話種話，我笑著輕吻愛愛的耳朵以示獎勵，我搔過愛愛的玉背，摸到愛愛胸罩的鈕扣，小毒撚今時唔同往日，清脆俐落地解開了愛愛胸罩，沉實的咪咪從解放出來，我雙手捏著愛愛的南半球，像哺乳一樣將血液擠向愛愛的乳尖。

「啊也——學長.....怎麼那麼會.....嗯.....學長最壞了.....學長.....嗯.....呀」

愛愛的腿間滿滿都是黏液，我更順暢地抽送，好幾次差點碰到愛愛的禁地，我上下其手，一手捏著愛愛的桃色乳尖，另一手捏著愛愛花間的小紅豆，雙重的刺激令挺著身，放由我三點攻擊得酥軟無力，低聲淫叫在寂靜的圖書館裡傳來一點點的回音。我失笑說：「愛愛叫得有點太大聲了.....」

「唔——可是——唔、唔、唔.....哎呀.....唔.....唔——」

你要成為「唔唔唔」嗎？看著愛愛又敏感又害羞的身體我一陣憐惜，我放慢了速度，指尖夾弄愛愛挺的乳頭，另一隻中指放進愛愛的蜜穴，小心翼翼的深入，不久便碰到障礙，我用中指摳動愛愛的玉壁，愛愛身子劇震，張嘴猛地吸氣。

「丫丫丫學長不要用.....手指.....我會.....我會受不.....依丫——不、呀、要.....要來.....嗯呀.....」

我加速手指的動作，愛愛的G點似乎並不在前端，而在還被保護著的後方，但處子之身的刺激讓愛愛滿身受活，愛愛失神地無法繼續腿間的夾動，不自覺地微微張開雙腿，背著我蹣跚起屁股，任由我褻玩

·淫水黏稠地流滿我手，愛愛小腹緊張地收緊，喉間有點有苦地低吟，我拉著愛愛的乳頭，乳房尖尖的往前澎漲，我愛憐地說：「愛愛要放鬆.....下身放鬆點.....」

「嗯.....嗯好的.....丫——那個.....手帕在口袋.....要.....啊——要那個了.....」

我會意過來，放開握著咪咪的手，在愛愛的裙袋掏出手帕，直接受手帕貼在愛愛的蜜穴前，拭擦愛愛的小豆豆，愛愛屁股一震，下身一顛一顛的抽搦，愛液潮噴到出花心，直噴到的小莖上，像做愛一樣高潮了

「呷呀呀呀呀呀——丫丫那裡——」

我用愛愛的手帕搗住愛愛的蜜穴，潮水幾乎將手帕中央濕了一截，愛愛高潮過後，雙眼微閉，靠在書架上平息著呼吸，我愛撫著愛愛的還很紅漲的咪咪，我說：「愛愛反應愈來愈大了.....跟姐姐們做愛時一樣呢。」

愛愛無力地扁了扁嘴，身子虛虛的說不出語來，我扶著愛愛的身子，拉起愛愛的小手放在我還沒有發洩的硬物，愛愛「呀」的一聲，掩嘴一笑，滿臉羞紅，她轉身正向著我，一對衣服打開後巨乳盡收眼底。愛愛溫柔地吻了我一下，握起我的硬物：「對不起哦，我都忘記了學長還沒.....學長是不是也差不多了？」

我的小莖上全是愛愛，黏黏的紅亮起來，愛愛小心看了看有沒有人經過，便跪下來，有點緊張地撥了撥頭髮，一雙大眼羞羞地看著我，愛愛說：「學長.....我等一下還要打工，記得不要弄髒我的衣服...」

正當我以為愛愛要幫我用嘴，愛愛卻捧出一對巨乳，將我的咪咪夾在谷間，剛才的亢奮令咪咪還在飽滿狀態，一對充滿彈性的軟乳把夾送著我的下體，龜頭在愛愛的嘴下一縮一突，愛愛的愛液恍惚起了潤滑劑的作用，使雙乳的動作流暢非常。

「嗯.....那個.....學長.....很大呢.....」

愛愛低頭有點入神地看著我的下體在她的咪咪裡抽送，我撫摸著愛愛的臉，沒到幾下，愛愛狹逼的軟肉使我馬眼劇酸，急不及待要噴發，我慌忙按著愛愛的頭，愛愛早有默契地張開口，含著腫痛的龜頭，玉舌一舔，前端立刻一陣酥麻，熱濁傾袋而出——

「唔——咕唔——咕.....」

- -

愛愛清理好滿嘴的體液味，拉好衣服，被我抱住，這時候，愛愛的手機震動起來，她打開輕聲說：「嗯嗯.....好，我在圖書館哦.....嘻嘻好吧，在校門口等吧。」

愛愛闔上手機說：「學長我要先走了。我約了由紀同學。」

咦，是由紀？

「那個，你們在——」



愛愛伸出食指抵住我了嘴，說：「嘻，秘密，連由紀也不知道哦。」

看見那麼嬌俏的愛愛，我不由得抱住愛愛，愛撫了一輪愛愛的身體，才捨得讓愛愛離開，我們在圖書館前分別。

我一個人走在走廊上，撐著拐杖。

我打開手機，撥出：

「是紗綾同學嗎，嗯，太好了，那.....就拜託妳了。」

秘密？

愛愛只有你才有嗎？

我也有。

- -

## 【2】

怎麼會有這種事？

我抱著紙袋，躲在商業區的後巷暗處，小心地察看著外街，由紀多次的鬼主意讓我學會了間諜等級的躲藏術，但.....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今天是12月24日。平安夜。

晚上的街道停了雪，只是地上薄薄的積雪沒有融化，我呼著氣，白色的呼吸在我面前消散，實在是太誇張了，怎麼會發生這種事。

我試著離開後巷，20:17，離跟愛愛約好的時間還有大約1個小時？這難道是「驚喜」嗎？但不可能，怎麼也說不通.....

我轉過某個街道，滿街都是聖誕樂韻，大街小巷都掛滿了聖誕的燈飾，行人多多少少有聖誕打扮，如聖誕帽，白色絨毛的毛衣，紅色的迷你裙，噢，紅色的迷你裙.....？

「嘩哈哈哈哈哈撚撚找到你了哦！快跟我約會吧！！！！」

喊出黎！是麻美穿紅色的毛衣，像鬼一樣站在街度的另一端，然後飛奔過來，我立刻像食神中被火雞姐追趕的屎提分周，在路上飛奔起來。

「撚撚你跑不了哦～快來吧！！！」

嗚呀這到底是什麼回事，我繼續朝路上的另一邊跑去，突然另一邊出現了一個我更熟悉的身影，紅色的網狀長襪，皮革長靴，紅色法蘭絨大衣。

「呵呵呵呵小老公，人家剛才不夠哦，快給我再來一發～」

俾我抖下啦好嗎！？麻衣守在街道的另一端，我抱著疲累的表情，轉頭走進另一道小巷裡，兩人跑在我身後，為什麼穿長靴還能跑得那麼快！？

我轉出了後巷，直接跑進某個商場，躲進節日的人流裡——

「呃呀！」

突然一雙手從後箍住了我，我被拖進了某個攤位，我一時失了平衡，整個人倒在她豐滿的身材裡。

「想撞死我嗎白痴！」

這把聲音.....？我回頭，果然是我親愛的藤浦姐，她今天晚上也在外面嗎？她穿著比較樸素的素白色披風，化了妝，裡面的復古裝的粉紅底色白波點連身短裙配腰帶。

「你在這幹嘛？不是跟愛愛約好了嗎？」

「對沒錯.....可是.....可是麻衣姐和麻美.....噢，姐你又在這邊幹什麼了？」

藤浦姐牽著我，坐在某個鞋子店的椅子，我累倒在伸張四肢，旁若無人的地抱住二家姐。

「嗚.....姐快救救我。」

「怎麼了呀.....？愛愛也有約我呀，我就先早點出來，先拿個禮物，我知道你今天晚上跟愛愛有約會，還以為你們會比較早先碰面.....」

「沒有.....愛愛約了我9:30，在中央公園旁邊的走道樂隊公演區。」

「噢，那不就跟我一樣，愛愛沒打算跟你約會嗎.....？」

我聽到這句話，恍惚中槍，我冷冷地看著二家姐，什麼，愛愛沒打算跟我.....？可是最近我們進展得很好.....

二家姐看到我的表情，噗吱一笑，笑著打我的臉：「好啦，說笑罷了，搞不好愛愛想一堆人比較熱鬧呢，你道愛愛今天晚上要幹嘛嗎？怎麼約那麼晚了？」

「好像是說她打——不，有舊同學約她，她不好意思推掉~所以.....」

我差點就說出了愛愛秘密打工的事情，愛愛有跟我解釋，好像是竹筍說要請她吃大餐，她不好意思推掉才要約很晚。

「唉，愛愛這老好人，總是不懂得拒絕別人。」

「所以妳也是要等到九點半嗎？」

「對呀，不然.....對了，你到底在幹嘛，剛才那個慌張的表情是.....？」

我重重地嘆了口氣。跟二家姐說起事發的經過。

這個國家的聖誕節沒有假期，今天如常上課，當然我跟愛愛約好了，不知是愛愛害羞還是怎樣，今天一整天愛愛都不想見我，自從昨天我拆掉石膏以後，難得可以自由活動，當然想跟愛愛溫存一下，但也沒有關係，反正愛愛傳了簡訊給我，約好了今天晚上見面。

下午下課後，正當我想著中間的空檔要做什麼，打算去找一下由紀看她有什麼節目，卻被麻衣從後突襲。

「好老公～～～」

麻衣從後抱著我，我差點整個人倒下。

我拉開她，轉身問道：「怎麼了？」

「嘿嘿嘿嘿你的腳傷好了哦～」

「呃、呃對呀。」

「那個就能自由活動了哦，那.....要不要來個背後位哦～」

這妖女竟然可以毫無不避忌地說出這種話。

麻衣貼在我的身上，手按進校裙裡不雅地按摩起來。

「唔～你現在有事嗎？麻衣好想要喔，最近你都只跟愛愛一起，小麻衣癢癢喔.....」

看著如此淫穢的發言，我的小小弟不自覺在褲檔中想擊倒我的理性：來一發最大半個小時，離晚上還有.....

可是麻衣接下來的一句話想打斷了我的話。

「朋友給了我旅館的代用卷，今天晚上我們可以好好的一整晚都.....」

跟麻衣一整晚嗎，這也不錯——不！我的大腦驅走我的小小腦——

「不行喔，今天晚上，我——」

「噫～什麼啦，難得我想要.....多少人在排隊呢，老公就去嘛」

我推開麻衣，後退半步，我說：「我跟愛愛約好了.....」

「什麼啦，又是愛愛！那我呢！連聖誕節老公都不理我了嗎！？」

麻衣突然七情上臉地怒嗔起來。等一下，我跟麻衣比較像是S P，而不是真的是愛侶吧，麻衣繼續執起我的雙手，水汪汪深情地望著我，不會吧.....

「我.....好不容易才、才擺脫了.....對阿撚你.....真的不可以嗎？」

我看著那靈動的雙眼，難道麻衣真的對我——

可是下一秒——

「嘻～你心動了吧心動了吧？呵呵呵你到底是男人，怎麼可能抵擋麻衣姐我的魅力～」

麻衣換回了原來那副臉，想跳起來抱住我。

「今天晚上來約會吧！老公！！」

我立刻轉身躲開：「不行，今天晚上真的不行，我、我約了愛愛.....」

我轉身就跑，麻衣竟然在我身後追趕起來：「哈哈哈哈老公不要跑嘛！！！」

- -

「.....」

藤浦姐一副聽見了的UFO會在今天晚上拯救世界的表情看著我。

「真的呀！真的！我真的沒有說謊，而且不止麻衣姐.....我後來碰到麻美，麻美一樣同樣說要什麼約會，一直追趕我。」

「.....」

藤浦姐還是一樣的表情，我突然希望UFO真的會來拯救世界。

「不過難得麻衣會說起以前的事情，難怪我最近覺得她有點變化.....」

「那個先不管，總之！總之！我現在就剩下你了藤浦姐，救我呀姐！！」

「什麼救你！」藤浦姐毫無不留情推開我的頭「所以你打算怎麼做——」

「撚撚——！！二妹你犯規喔！」

我們兩人回頭一望，見麻衣站在人群中大叫，引起非常多途人的注意，我立馬牽起藤浦姐的手，竄進人群中。

「姐你跟我一樣是約了愛愛吧，那、那至少跟我一起等到九點半就好了！」

「喂、我——」

藤浦姐忙亂地被我拉著跑。

「先走了再說，她們兩個實在是——」

「哈哈哈哈哈不要走喔！」

麻美推開人潮，急步跟著我們。

我拉著藤浦姐，剛好看見有電梯正要關門，便當機立斷跑進去，走進了電梯。電梯門剛好關上，看著麻美驚訝的表情，我心裡一涼。

「好了，我們終於擺脫了阿凡膠。」

藤浦姐沒有理會我，愛理不理看著電梯上升的數子，說：「你搞什麼啦，我本來想去拿訂好的禮物。」

「禮物，是什麼.....？有我的.....嗎？」

藤浦姐冷眼望著我，這次的表情是「你不是打算坐UFO逃離地球嗎？還問？」可是她還是沒有回答我的提問。

叮——門開了，我隨手牽著二家姐走出電梯，卻發現面前都是女人，而且滿眼都是胸圍.....

藤浦姐在我身後忍不住咕地笑了，說：

「你帶我來這邊做什麼了，要買新的內衣送我嗎？」

「這、呃...這.....」

我竟然走進了女性內衣部的樓層。

藤浦姐隨意走在內衣部的攤位，拿起一件粉紫色的胸罩，向我展示說：

「你看，這好看嗎？」

「不是說要去拿禮物嗎.....？」

藤浦姐瞪了我一眼：「哼，反來都來了，就看看嘛，我也好久沒有買新的內衣了.....」

她拿那紫色的胸罩，撫摸著上面的花紋：「這還蠻漂亮的，不過.....」她看了看價錢牌：「.....好貴。」

藤浦姐有點不捨地拿著內衣，我幻想著她對著這紫色內衣的畫面，藤浦姐的身材我早已深刻的印在腦海，隨便一FF便栩栩如生，我說：

「姐你不是有一件紫色的嗎，上次——」

「小聲點啦，說這種話你不害羞哦！？」藤浦姐喝止我。

二家姐的內衣數量有限，而我們做愛的次數卻數之不盡，她有什麼內衣，我早就不自覺地記起來了。

看著難得嬌羞的她，我不禁抱住她的纖腰，她嘖了一聲：「什麼啦，不要跟愛愛約好了嗎？要搞外遇？」

我有點失笑：「那個.....我不是早就確定了正室——」

「誰是你的正室！」藤浦姐竟然拿著內衣打我的臉。

「噢，二姐——！」遠處傳來了麻衣的聲音。

我連頭也不回，拖起藤浦姐就走，藤浦姐大喊：「等一下我先把內衣放回——」

「別放了，就去試穿吧！」

「呀？」

我看見前方有一個試身室剛好沒人用，旁邊也沒有服務員守著，便拉著她衝著去，拉起拉簾。只希望麻衣不會注意到這邊。

試身室裡算是蠻寬敞的，藤浦姐哭笑不得地看著我：「你到底在搞什麼，看太多A片了嗎？」

逆之試身室5——這部A片界的經典在我裡海一閃而過，我：「不管怎樣，麻衣和麻衣實在有點奇怪，像要把我抓去一樣，偏偏在這個晚上。」

「結果你就抓了我進來。」藤浦姐冷眼吐槽我。

「這.....這，偶爾跟姐約個會還不錯——！」

啪！嗚呀這不是在小說裡，而是真的被打了，好痛！

「什麼偶爾！！你把我當什麼了！」

「正室——」

啪！又是一把掌而且是反方向，好久沒被打，為什麼我突然有點感動的感覺.....

「去死吧你！」

藤浦姐冷冷的丟了一句話，沒好氣起拈起手上的內衣：「不過反正都進來了.....」

她脫下披風，說了句「幫我拿著」然後丟給我，我接過來方意會到——藤浦姐竟然真的把連身裙脫了下來，裡面是淡藍花色的胸罩和白色的內褲，她看見我驚訝的表情，撇了一眼：「你到底是要驚訝多少次了，你不是看過無數次了？」

「因為.....姐真的太漂亮——」

「去～少來。喂，幫我解開扣帶。」

藤浦姐轉過身去，把玉背對著我，我手忙腳亂地掛起她的披風。二家姐回頭看著我，不滿說：「你在做什麼要冷死我嗎？你那個紙袋是什麼，幹嘛一直死都要抱住——」

「不，這沒什麼。」

我放下紙袋，走到二家姐的背後，勾起了她的扣帶，一下子便解開了，然後撫著她的肩膀，幫她推下肩帶，她拉開胸罩，上身裸露，然後轉身對著我，圓潤的美乳再一次令我目定口呆，她說：「智障不要擋著鏡子啦！」

原來是這樣，我縮身體。二家姐拿著新的內衣，優雅地把頭髮一撥到身後，套上肩帶，透過鏡子我看到她奶罩恰到好處地貼上她的美乳，第一次仔細地留意女生穿胸罩的樣子。

有時候，女生穿衣服，會比她們脫衣服還性感。

「喂，做什麼站著？幫我扣一下啦。」藤浦姐又吩咐我說。

我走到她的身後，撫了撫她的玉背，她軟軟地「嗯」了聲，我便拉起她的胸罩扣扣上，胸罩扣上後，胸罩把她的美乳托得更堅挺，像兩團打磨得美滿的石像雕塑。

「姐你好漂亮哦……」

「哼，當然。」二家姐挺起腰支，在試身鏡前打量自己的身材。穿起新內衣地的她更添了幾分成熟。

我抱住她的腰，她也握住我的手，背靠著我，試身鏡反映著我倆像夫婦般的身影：我在她耳邊說：「姐你最近好象變漂亮了……」

「嘻，還好，女人想辦法愈來愈漂亮本來就是一生的事業。」

我看著她深邃的事業線，果然是人生贏家。

「那個……如果……」她握住我手，突然沉下了臉。

「怎麼了？」

「如果……我要你在愛愛和我之間二選一，你會選誰？」

這個問題怎麼有點耳熟？是不是在之前的章節裡有誰問過我？

「怎麼了，快回答我！」藤浦姐催道。

「我……我很喜歡愛愛，而我跟愛愛也很喜歡姐……」

「這算什麼答案，你以為我們可以每天一大堆人膩在一起嗎？如果要約會呢？如果要結婚呢？你始終要選擇。」

「我.....我.....」為什麼要選擇！一大堆後宮漫的男主角不是一樣沒選擇，女主角多得像學校的課表，一樣遊刃有餘嗎？

「別想什麼後宮漫，這是現實世界好嗎？」

「可是，還有麻衣，由紀，我們不是一直在都——」

她用力捏著我的手：「哼，原來我就跟麻衣一樣！就跟由紀一樣！那天一副至死不渝的握住我雙手到底是誰！」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

「那快回答我！」

「我會選、我會選——那、那個——」

「好，我把問題算簡單點，如果現在，我要你要不管愛愛，跟我去約會，你之前不是想跟我約會嗎，現在我給你一次機會，就跟我去——」

「不是這樣的！姐！不是這樣姐！」

我放開藤浦姐，藤浦姐驚訝地看著我，我說：「我對你們每個都是一心一意，就算是麻衣，就算是煩膠麻美，我喜歡愛愛，我喜歡由紀，也一樣愛著、愛著藤浦姐.....」

她聽到最後一句，眼神有點幽幽地亮起來：「.....你剛才說什麼，再說一遍。」

「我說，我愛.....但愛愛對我來說.....如果沒有愛愛——對不起了藤浦姐，我要走了！」

我想拉開布簾，藤浦姐卻從後抱住我。我呆在原地。

跟二家姐一起，每次都是她要求（恐嚇）我主動，第一次難得是她主動。

藤浦姐將頭埋在我背上，說：

「小廢物，我也.....愛你。不要走.....」

那一刻我再也聽不到其他的聲音。只有二家姐的不要走，在我腦裡不斷盤旋。

這不是喜劇後宮甜故嗎？

為什麼會發展成這個場面了？



## 眾人守護的童話×在聖誕夜熱吻我們吧！ 下

【3】

「姐.....」

藤浦姐第一次如此直接地告白。

我跟藤浦姐一起快四個月了吧，如果說愛愛像教堂的大門，引領我走進了另一個世界，那藤浦姐就是這個世界裡川流不息的河，她總是無微不至照顧著世界裡的每一個人，不單是我，還有愛愛，麻衣，麻美，甚至是由紀和紗綾，還有莉娜.....

雖然有時候會波濤洶湧（不是指身材！），但我知道二家姐她骨子裡的性格。

「喂，廢物，我這麼說兩句，你還真的不走呀？那愛愛怎麼辦.....？」

二家姐突然回復了她原來的高姿態。

「唉～我就跟她說不要弄這個。」

她？弄這個？喂喂等等——

呃呀！二家姐用手肘擊我的背，我回頭不解地看著穿著紫色內衣的她，

「我看你也沒錢去付這個吧，去～快走。」

「姐——」

二家姐突然環抱住我，突然掂起腳向我獻吻。

我反應不來，當她的雙唇印上來，我只來得及看到她輕閉的兩眼。

「走吧人渣！還有你的神秘禮物——」二家姐抄起地上的紙袋，向我一丟。等一下，藤浦姐她猜到了，她猜到了紙袋裡的是.....

我手忙腳亂接過，二家姐拉開試衣間的布簾，大力一推，我整個差點跳出去。

布簾拉上了，我想著一布之隔後的二家姐，她的話，她的親吻，雖然我到現在仍然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但我知道二家姐已經選擇了，而且早就選了。

我想起二家姐的話，「不要她弄這個」，所以麻衣、麻美、還藤浦姐這些奇怪的表現，都是因為有人在背後主持嗎，到底主腦是誰？愛愛.....？但.....

我看了看時間，21:03，還有半個小時，反正愛愛一定會出現，到時間問她就知道了，還有麻衣和麻美，如果她們也只是某個計劃的一部分.....又是麻衣在搞鬼嗎？

問問她就知道了。

我回頭望了一望拉起來的布簾，我走近上去，我知道藤浦姐她還聽到的，我對著那像深鎖了的障壁說：

「姐，聖誕快樂。我.....我、會回來的1」

說完，我離開了女裝內衣部，下了扶手電梯，我站在商場的門前，等了一回，果然沒多久，我便看見了麻衣和麻美也走出來了，我主動走上擋住她們。

麻美看見我非常驚訝，她大叫：

「撚撚你認命了嗎，來約會吧。」

我側身靈活地閃開，麻美整個人仆在雪地上，撲了一面雪，我對麻衣說：

「快說，到底是什麼回事，又是妳在搞什麼鬼計劃嗎？」

「才不是啦，這次不是三妹的主意哦！！！！這次是愛愛——」麻美坐在雪地上大叫。

「唉，就說嘛～沒了我的計劃就什麼都不行了呢～愛愛太理想化了。」麻衣攤了攤手，苦笑道。

「這.....」

果然是愛愛驚喜的一部分嗎，不過說實在，我只感受到驚嚇，截止目前一點也沒有驚喜呢。

「不過呀，如果阿撚你想知道的話，呵呵呵呵呵呵～跟我來一發吧～」

「現在不是在做種事的時候吧.....我寧願不知道——」

「呵呵呵呵呵呵，我們一直在追著你，可沒有什麼報酬哦，老公服待一下我們會死嗎.....」

「可是——可是——」

我今天晚上本來滿腦子都是愛愛，二家姐的驚訝性演出已經讓我多少有點於心有愧，如果再跟麻衣和麻美他們亂搞——我轉身又開始想逃跑，我錯了，我以為拆穿她們，她們就會乖乖從實招來——

「阿撚——」麻衣突然抓住我的手，表情跟下午的走廊中裡的一樣。

「好了啦麻衣姐不要再用同一招。」

「那個人叫信介。」

咦？

信介？

麻衣姐的神情有點苦澀。這是演技嗎？演技太好了吧.....

「三妹！你幹嘛說這個——」

麻美非常緊張地抱住麻衣的肩頭。

突然幾點雪花飄落到麻衣的頭上，又開始下雪了嗎。

「姐，你讓我說下去——阿撚，我、對你並不是那麼回事、但如果一定要說、一定要說.....」

麻衣姐無力地笑了笑：

「我承認我有點.....淫亂，但我並不會是玩弄男人的女人，如果要對你說『那句話』之前，我至少想讓你知道，我心裡始終會有另一個人，也許一輩子都不會消失.....」

那句話，另一個人，一輩子都不會.....

麻衣突然紅了眼眶，這令我想很久以前，祭典的時候，在月色之下那張淒美的臉。

「你有條件接受這句話，只是，對不起，我始終無法.....我——」

麻衣說著聲音開始哽咽起來，舔著乾涸的嘴唇。

「沒想到這句話變得那麼沉重——我愛你。」

斗大的眼淚在麻衣沿著麻衣的臉頰滾下來，麻美驚呼了一聲，掏出口袋的手帕，麻衣想舉手阻止了麻美的行動。

「麻衣姐？」

白雪飄落在麻衣純黑的頭髮上，花花白白，她瞬間變得蒼老了。

麻衣雙頰泛紅，抽著鼻頭，沿途的行人奇怪地看著我們，麻衣呼著白氣：

「對不起，雖然你就站在我面前，我心裡的還是、還是.....」

麻衣掩嘴開抽泣起來，我只好抱著麻衣的頭，把她拉近，至少不要讓她在人庭廣眾下一臉哭相：

「麻衣姐，我雖然不知道，但如果——」

麻衣姐在我面前抬頭看著我，淚眼汪汪時突然勉起一個微笑

「呵～麻衣姐問題教室又來了——問題是：如果明知謊話被拆穿了，所有說謊者還是要說下去，原因是什麼？」

我難以理解地看著這有著魔鬼性欲的小妖女。

「那是因為，我們深愛謊言的編造者大於一切。」

深愛謊言編造者大於一切.....？

麻衣環抱著我：

「阿撚，你是好男人，我的那句口不對心的話，不值得你放在心上，只希望你會跟我們一樣。」

「什麼意思，我真的不懂，麻衣姐，到底是什麼.....」

「記得，要保護那個謊言編造者大於一切喔——大姐，走吧，我們是時候去準備了！」

準備.....？準備什麼？

麻衣像藤浦姐掂起身吻了我，然後拉起了麻美的手。我呆在原地，麻衣仍然泛紅著眼，向我回眸一笑：

「嘻，今天這句就當我先付利息，如果有天可以，我會向你再說一次，等到那天，等到那天.....我心裡不再是他。」

「等一下三妹不要走那麼急——！」

麻美被麻衣拉著走，回頭莫名奇妙地鳩叫。

我呆在原地，腦裡除了藤浦姐的告白，又多了麻衣的梨花帶雨。

我們深愛的謊言編造者大於一切。

「我們深愛謊言編造者大於一切，好有趣的話哦呵呵呵呵呵呵。」

咦，有人讀出了我腦裡的句子，為什麼！？是鬼魂嗎是天使是惡魔，誰有這種——呃呀，我的腰被撞了一記，是高級房車的車門，天呀，我碰到了高級房車，——

「嘻嘻，是我啦！」

房車中走了那修長的身影。

棗紅色的皺紋連身長裙，一看就價值不菲的黑色長靴，她拿起紅色的貝雷帽，戴在頭上，迷人地嫣然一笑。

「麻衣學姐好漂亮哦，如果我有一天能成為她那樣的女人就好了。」

由紀合著掌，向我憧憬的說。

這次是由紀了，難不成她又是——

「呵呵呵呵呵，阿撚大魔頭，我是邪惡魔法使由紀小姐」由紀伸出食指，叉起腰指，擺起表演人員般

的pose「我要來拐帶你了哦！」

等一下——！這是什麼亂七八糟的劇情發展，此時，有人用力推向我的背，我整個人倉皇一倒，由紀一抱我的頸，我整個人失了平衡，整個人壓在由紀身上倒進了車廂裡。

啪！

車門俐落地關上了，車子沉沉地起行了，我聽到車頭一把聲音：

「大小姐，target get！」

這，這是什麼回事，我想撐起身，伸出手卻按到軟軟的.....

「嗯～呵呵呵呵好色哦突襲哦～輕點嘛。」

「阿撚同學，請你對我家大小姐溫柔一點。」

開車的保鏢不忘吩咐，我的右手不小心按在由紀的嬌小堅挺的美乳上，我臉上滾滾地說著不好意思，忙亂地坐起了身子。

由紀隨著我坐起來，整個身子抱上來：

「嗯呵呵呵呵呵呵不用不好意思喔，好久沒抱抱了，你都只顧著跟愛愛做壞壞的事，都不理我了啦～」

窄小幽暗的車廂中，橫越都市時穩約的光影像信號燈後投落到車廂中，照得由紀的一明一暗的，靈動的眼神令人摸不清她的底細。

「那個.....對不起由紀，可是，我跟愛愛約好了——兩位保鏢先生，麻煩停車！我要下車！」

「對不起，大小姐吩咐了，到達目的地前，不能下車。」

目的地，這次又怎麼了？我心裡不耐煩，不禁喝了一句，

「由紀妳又在搞什麼鬼啦？」

「嗚阿撚罵人了哦，好兇喔嗚嗚嗚嗚嗚嗚嗚嗚。」

由紀被我一喝，掩著臉嗚咽起來，我連忙安慰起來：

「好好好是我不好，我已經被四姊妹搞糊塗了，有點累.....」

「嘻嘻。」由紀打開手，伸著舌頭，果然只是假哭，她在小小的車廂中屈曲著身子，整個人跨坐我身上，「是喔，魔王累了，那魔法使親親，來回復元氣吧～啾～啾～」

由紀又用她絕技的兩點之吻吻著我的臉，我一時無法制止：

「慢著、慢著由紀，這個時候——」

「呵呵呵呵呵呵阿撙愛我嗎？」

由紀勉起嘴，笑意盈盈地問。

「什、什麼！」

「快說快說快說快說快說快說！」由紀嬌笑著拍著我的頭「快說愛我愛我愛我愛我！」

「什麼啦！」

「你先說啦，你說了我才能說呀！這樣才公平呀！！！」

「呀？」

「總之說愛我，說我愛由紀，我愛由紀大小姐！快說！」

由紀像央求父親買玩具一樣拉著我。

這時候，車子沉靜了，是停車了嗎？我想看車外到底是哪裡，可是由紀按住我的頭，不讓我望向外面：

「快說快說快說，說了才讓你下車！」

我皺起眉頭無法理解，但當然，這句話對我來說不難，而且對象是由紀的話：

「好好好，由紀，我愛你喔，我愛由紀。」

「嘻嘻嘻嘻嘻嘻阿撙向我告白了哦，好開心好開心～」

由紀似乎不似在開玩笑地的掩嘴竊笑。

「那麼，我也愛你哦，我愛你，阿撙，來吧，去～」

啪，車門打開了，由紀難得粗暴地將我一推，我整個人跌出了車外的雪地上，這邊的環境很寬廣，我站起來。

是中央公園演奏區，我跟愛愛約好了的地方，為什麼由紀會知道——

我看了看手錶，9:30，我環顧四周，都是來感受節日氣氛的人群，有情侶也有一家大小。

突然公園的燈光暗了下來，演奏區舞台響起了一陣試音的樂聲。

我轉頭，公園的舞台區只是一個有燈光裝置的區域，並不是真的舞台，陽光色的燈光打落在舞台區，竟然是——

愛愛。

不，還有.....

藤浦姐。

麻衣。

麻美。

「《Last Christmas》。」

愛愛視線投向我，小嘴羞澀地湊近米高峰。身邊的人群看見有表演，同時拍起了手。

愛愛面前的電子琴，是.....社團室的那台？

藤浦姐是結他手，麻衣是薩士風，麻美.....是搖鈴。

愛愛按著鋼琴，試了音，望向三位姐姐，三人點了點頭，愛愛五指流動，彈起前奏，怯生生的張嘴，雙頰飛紅，唱起那熟悉的樂曲：

「Last Christmas

I gave you my heart, But the very next day, You gave it away

This year, to save me from tears

I'll give it to someone special」

人群拍起了以示獎勵的掌聲，愛愛一邊唱，愛愛定睛注視著我，我不自覺走上去，接近舞台區，愛愛羞澀地笑著，她穿昔最典型的聖誕裝，聖誕帽，紅色手襪，紅色的大衣，聖誕紅迷你裙，紅色的布靴，完全是可愛版的聖節老人。

愛愛樓唇微啟，拉著有點稚嫩但清澈的高音：

「Once bitten and twice shy

I keep my distance but you still catch my eye

Tell me baby do you recognize me?

Well it's been a year, it doesn't surprise me」

麻衣和藤浦姐專心地彈著手中的樂器，像流水聲的結他弦音，像風聲的銅管和弦音，麻美搖著的搖鈴雖然簡單，但一下一下的鈴聲散落在樂曲中，那正是聖誕的氣氛。

「I wrapped it up and sent it

With a note saying "I Love You"

I meant it, Now I know what a fool I've been

But if you kissed me now I know you'd fool me again」

愛愛開始慢慢抓到了節奏，手中的琴音流暢沒有停頓，唱著流麗的歌聲，歌聲透過擴音器，覆蓋了整個廣場，沒有鼓組，曲風偏爵士樂，清新的樂韻使廣場中聚集了愈來愈多的人。

「A crowded room, friends with tired eyes

I'm hiding from you and your soul of ice

My God I thought you were someone to rely on

Me? I guess I was a shoulder to cry on

A face on a lover with a fire in his heart

A man undercover but you tore me apart

Now I've found a real love you'll never fool me again。」

雖然歌詞說的是分手（大概），愛愛卻只是看著我，好像廣場上的所有人都不存在，我不自覺走到舞台區最前端，愛愛的眼睛裡滿是溫柔，三位姐姐向我望了一眼，都微微一笑，舞台燈光很熱，愛愛的臉上不知是不是緊張，開始滲著汗，投入地繼續唱——

「Last Christmas,

I gave you my heart

But the very next day,

You gave it away

This year, to save me from tears

I'll give it to someone special」

又開始副歌的重覆，愛愛唱了完了一段，呼了氣，手中的鋼琴沒有停下來，繼續彈著伴奏，她深呼吸了一口氣：

「大.....大家好，今天是聖誕節，大家聖誕快樂。」

人群歡呼著回響，愛愛羞紅了臉，靜默了數秒，換了另一種語調說：



「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個小男孩，還有一個小女孩，男孩不是王子，女孩也不是公主，只是很普通的男孩和女孩，男孩和女孩想要相愛，雖然男孩做了很多，女孩卻很怕，他們的並不是愛情，而只是其他不知名的惡意。女孩也很怕，世上那麼多謊言，他們之間也只是謊言。」

愛愛一邊說，手中還是《Last Christmas》的旋律伴奏，人群專心的傾聽著：

「有一天，女孩想到跟她身邊的三位守護女神說起這個煩惱，女神說：『我們向男孩展示誘惑吧。』女神們向女孩解釋，如果男孩三次都能夠不被引誘，而繼續留在妳身邊，她一定是很愛很愛你。」

這個故事，原來，原來.....我望看藤浦姐，麻衣，有人從後抱住了我，啾呵呵地笑著，我沒有回頭，我知道那是由紀。

藤浦姐，麻衣，由紀。

三位女神，三句「我愛你」。

總是會發生三次的童話。

「三位女神變身成三位美麗的女孩，去引誘男孩，男孩雖然愛著世界的一切，對三位女孩同樣體貼，可是，他心裡始終是那位平凡的小女孩，女神們始終沒法讓他停下來，反而被小男孩感動了，女神甚至幫助你去尋找躲起來的小女孩。最後，男孩終於走在女孩面前——」

愛愛十指連彈，飛快又彈起樂曲的副歌：

「Once bitten and twice shy

I keep my distance but you still catch my eye

Tell me baby do you recognize me?

Well it's been a year, it doesn't surprise me

Merry Christmas

I wrapped it up and sent it

With a note saying "I Love You" I meant it

Now I know what a fool I've been

But if you kissed me now I know you'd fool me again」

愛愛又重覆了數次「But if you kissed me now I know you'd fool me again」。樂韻悠悠漸降，像雪融的流水，愛愛彈完了最後一句，結束了，空氣沉靜下來，白色的雪光無聲地飄落，愛愛望著我，黑色的瞳孔有如水晶，她輕輕地，在雪舞漫天的聖誕裡，說出那句比雪還輕的話：

「我愛你。」

人群響起熱烈的掌聲和歡呼，燈光轉暗，愛愛放開手中的鋼琴，在人群好奇的目光下，直接走出了舞台區，由紀在我身後推了一把，我邁起步伐走上前去，我們愛愛在無數目光下靠近對方。

終於，我們像初次相遇，站在對方面前，卻不知道該說什麼。

我只好遞出手中的紙袋：

「愛愛，聖誕快樂……」

愛愛停步：「那個是？」

我拿出袋中的東西，是那天跟縱愛愛時，愛愛看得目不轉睛的粉紅色可愛大衣。

「這……這是一！」愛愛感動地看著我手中的大衣。

「全靠紗綾喔，她之前安排我這個行動不便的病人到她家裡打工，我才存到錢。雖然跟妳今天晚上的衣服有點不配，但——」

我將粉紅色的大衣覆蓋在愛愛的肩上，愛愛抬頭看昔我：「好……好溫暖。」

我執起了愛愛的雙手，愛愛說：

「學長，原來……姐姐們早就知道了。」

「嗯？」

「姐姐們早就知道我在打工，知道我會在聖誕節晚上弄一點驚喜。」

我望看愛愛身後的三位姐姐，藤浦姐抱胸得意地看著我，麻美比出了V字手，麻衣向我飛吻。

「大姐和三姐說既然他們都知道，就不能什麼不做，我便向二姐和三說起我的企劃，我不是想她們引誘你，我……我知道是有點幼稚。」愛愛說著，羞怯低著頭「但我是希望，兩位姐姐也能像我一樣，深愛著學長。然後由紀同學也猜到了我的想法……就說，她也要成為『女神』的其中一位。向學長告白，帶領學長走進今天晚上廣場。」

結果我和愛愛，還是騙不過身邊的這些可怕的女人。

「學長，我是不是很笨？我怎麼都沒有辦法，在沒有其他人的幫助下讓學長喜歡我……」

我握緊了愛愛的手。

「當然不是喔，愛愛很厲害呢。」

「咦？」

「愛愛你有辦法，讓身邊的所有人都愛你，讓身邊的人都守護著你，像說故事人保護童話一樣保護你。」

「學長……」

「如果沒有愛愛，沒有可能有那麼多女神在我身邊，我沒有辦法，從她們身上得到那麼多的愛……愛愛，我能遇到你實在太好了。」

「學長……那……」愛愛深呼吸一口氣，愛愛的眼神堅定起來，不再是那天神社那愛哭的她了。

「請讓我，永遠和你在一起吧。」

我笑著，點了點頭，我低頭，愛愛掂起腳，我和愛愛在眾人的目光，聖誕的華光裡——

很多年後，有一部名不經傳的小說叫《我與巨乳游泳部學姐的訓練日記》

裡面有一段記載：

『在眾人的祝福裡，我和愛愛看著對方，如果人生真的在不斷追尋愛，最接近愛的瞬間——此刻便是。』

『我張開雙手，緊緊抱住愛愛，雪還是一直在下。』

『在人類曾經最幸福的晚上的兩千年後，我們會繼續、繼續守護對方。』

『我和愛愛，會繼續相戀。』

『也會繼續在多位可愛又可怕的姐姐守護下繼續相愛。繼續學習。繼續訓練。』

『訓練日記，才不會那麼簡單就完結呢。』

PART9: 眾人守護的童話×在聖誕夜熱吻我們吧！

# 十年後遙遠的未來×十年前最初的我倆

## 【1】

「丫.....輕點！丫！丫！丫！丫！.....學長——」

愛愛總是喜歡我抱著她的美腿，由淺入深，扎實的抽送花心。從愈發豔紅小花瓣，頂到緊緻的花蕊，用龜頭感受令人酸軟的緊緻，再慢慢抽出來，愛液流滿腿間，然後一桿而盡。

「呀丫～～，呀.....呀.....好.....好棒喔.....學長.....丫」

我握住愛愛的爆乳，乳肉往兩邊稍稍散開，卻仍然堅挺充滿彈性，隨昔抽插，在掌心中一浪一浪，美麗的小乳頭紅紅地嬌突，我忍不住捏著，牽引起愛愛的性慾。愛愛半閉著眼，挺起腰間，體內不自覺地索需著我的陽物。

「嗯——！學長——不要——丫啊嗚.....愛愛、愛愛又要那個啦.....」

我低頭環抱愛愛，愛愛口中呵著嬌氣，小舌舔著乾燥的小嘴，我奪了愛愛的雙唇，跟愛愛非常有默契地貪圖對方的津液，柔軟的小舌在我的口腔中的搞動，我下身不忘進攻，愛愛受不了，用力抱著我的背，小腹逼著我的下身。

「呀啊、丫——學長又來了——呀啊.....又要.....丫好害羞.....嗯.....」

愛愛的花心不能自制地輕輕抽搐，像小嘴般吸壓著我的尖端，溫熱的淫液滲出，那是愛愛高潮前的先示，我停下動作，吻著愛愛的雙頰，愛愛滿頭大汗，扁起小嘴，哀哀地說：「學長.....愛愛的.....那裡.....好酸哦.....好想.....」

「愛愛好想什麼？」我故意逗著愛愛。

愛愛雙眼像剛睡醒的迷茫，喘著氣，下身微扭：

「唔——為什麼每次都要人家.....說嘛.....？丫～～」

我抬起下身，稍稍一動，愛愛敏感得腰支亂顛。

「因為愛愛害羞的時候最可愛了喔.....」

「嗯.....學長太壞蛋.....愛愛要.....愛愛想要學長的那個.....啊丫——」

愛愛紅透了小臉情欲告白，我不忍看著愛愛難受，便繼續挺著身，加速衝刺，小蜜穴已經泛濫成災了，我的馬眼也開始酸癢起來，滾熱的抽插令愛愛非常受用，愛愛雙眼似閉非閉，下身微微抬起讓我更流暢。

「呀呀呀呀——學長——愛愛要.....愛愛的那個.....丫丫丫——」

我下身緊貼愛愛汗液難分的腰間，在盡處一寸一寸地突刺，愛愛的G點在非常深入的地方，但也非常敏感，往往幾下碰撞便令愛愛失起神，在這關鍵時候更使愛愛昏了頭腦，玉指緊抓住我的背，喉間咿恩一聲，下身觸電般發抖，我解放忍無可忍的酥麻，小莖一抽一插，向愛愛高潮的花心射出濃濃的體液。

「丫丫丫——學長！學長！哎呀——！！呀！！」

我在愛愛深處傾囊而盡，愛愛軟弱無力地攤軟在床上，我都習慣了不會立刻抽出，看著愛愛下身有意無意的輕擺，似乎在挑逗我要再來一次，我愛撫著愛愛的爆乳，愛愛輕閉雙眼，微笑起來。

「學長.....嗯.....」

愛愛的皮膚日漸紅潤，動作也日漸細膩，更習慣了接受性慾的刺激，我親愛見證愛愛從幼嫩的童顏巨乳，蛻變成現在半熟的小嬌妻。

十年了，愛愛愈來愈讓我著迷，就好像那些年，我第一次跟藤浦姐做愛一樣。

- -

「咦，那個牛奶呢.....？」

愛愛被著毛衣，打開廚房的冰箱，蹲著納悶。

我躺在廳中的地毯上，側著臉說。

「那天麻美來的時候喝掉了哦。愛愛要喝嗎？」

「嗯.....我記得它要過期了，想喝掉就是。不過.....嗯，一沒注意冰箱就少了好多東西哦。」

說完，愛愛雙眼發亮的看著我。

我心知不妙，起來：「呃呃，我還沒有回由紀的信，那個我去回——」

「清單在這，拜託了囉~嘻。」

愛愛像多啦 a 夢一樣隨手變出一張清單。

「.....又是我一個人去嗎？愛愛偶爾也陪一下我嘛。」

我望看大廳時鐘，都快五點多了。

「我還要趕稿嘛.....出版社快截稿了，都是學長啦，每次放假都拉著人家那個.....好好的半天時間就沒有了.....」

愛愛羞紅了臉，抱著我說。

「是愛愛愈來愈需索而已啦。過早的狼虎之年哦~」

我點著愛愛的鼻頭。

「才沒有啦！明明就是學長不停的.....好啦，我等一下要做飯嘛等你們回來哦。快去快回哦好老公～噠～」

我家的嬌妻盈盈一笑，眼裡滿是沒有瑕疵的幸福。

- -

我駕駛房車，離開百貨公司停車場，暮冬的街上十分蕭肅，灰灰的天空總令人有點憂鬱的味道。

我載著車上的食材和日商用品，停在某個站前的公用長椅上，我下了車，好冷，陰天淡色的陽光將街道上的染得像白紙，我坐在公用長椅上，搓著手，拉緊了頸上藍白兩色的圍巾，這個角度剛好看到那白雪積頂的名山，寶藍色的山巒，鋪雪的山尖。

每年的春夏秋冬總那麼有序的變化著，大自然總是有某種令人折服的力量，無論世界怎麼變化，季節仍然沒有變，花開，烈日，落楓，雪飄，如果沒有這些鮮明的變化，那年初春，那年仲夏，我們總是用這樣的開場白來提取某段時光的回憶.....

我突然想起了，十年前跟愛愛的溫泉旅行，我們還沒有想到結婚，工作，我們只是想在一起，純粹地想在一起，今天早已結束的遊泳部，不會再回去的社團社，那年冬天，如果沒有旅行，搞不好後來不會發生那麼多事情。

「喂，幹嘛在發呆了？在想什麼？」

我回過神，是她——

- -

火車經過了隧道，冬日的午後暖陽刺進了我的眼裡。

我抬起頭，這才發現自己不自覺靠在愛愛的肩頭上睡著了。

「學長，你看，好漂亮。」

愛愛指著窗外，冬天原野的荒草像海一樣延伸到地平線盡頭，偶然有田舍像島嶼孤立其中，地平線的盡頭高聳的名山，頂頭的白雪閃著耀目的陽光。

愛愛握著筆，我拿起那她坐前書寫桌的稿件，看了看標題是：無人島傳說殺人事件。我失笑說：「這不是官能小說嗎？怎麼有這種標題了。」

「編輯說要多加一點不同的元素進去嘛，嗯.....我們那一次，也真的被三姐鬧得團團轉。」

愛愛奪回我手中的稿件，低頭書寫，偶爾看著窗外的風景思考。

我看了看手錶，還有一個多小時。

我靠在愛愛的肩頭，拉起外套，閉著眼。愛愛嘻地笑著：「學長好會睡哦……」

我抱著愛愛的腰，不安分地摸了摸愛愛襯衫澎漲的部分，愛愛緊張地縮開，飛紅著臉：「不要啦！旁邊有人會經過——」

「我現在先睡飽，準備今天晚上不用睡……」

「嗯，為什麼不用睡？要幹嘛——那、噫！學長又想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不理你啦！」愛愛打著我，我還是緊抱著她不放。

聖誕節之後，溫泉的旅行卷終於能用了，我和愛愛靠著聖誕節打工的盈餘，組織了一次二人兩天一夜小旅行。

當然重點不是兩天，而是一夜。

- -

在硫磺味的淹沒下，我們找到了旅館，旅館是非常傳統的古木建築，我們推開門，廳堂十分休靜，現在是聖誕節後，新年之前，並不算旺季，大概客人不多，我們拿著行李和贈卷到櫃台登記，管理員是非常和氣的中年女性。

「兩位那麼年青就出來旅行了？雙人房就好了吧，好的，我會安排最裡面的房間給你們的哦。」

愛愛羞紅著接過鑰匙還有旅館和附近村莊的地圖，旅館不大，我和愛愛沿著天井的迴廊走進尋找房間，果然是在走廊的最裡面，我們打開房間，房間也不大，我們放下了行李，我立刻「嗚呀」一聲放鬆身體攤在溫暖的榻榻米上。

「嘻，學長又要睡了嗎？」

「躺在地上好舒服哦，我未來的家裡就算不鋪榻榻米也要鋪地毯。愛愛你說好嗎？」

「榻榻米跟地毯都不好清潔耶……噫～幹嘛問我啦！」

愛愛聽出了我話裡有話，羞著去推窗，新鮮的空氣吹進來，我打了個哆嗦。

「這邊的景色好漂亮哦。」

我站起來，站在愛愛身邊望外看去，立刻看得呆了，窗外的是一片荒原，剛下過雪，盡目銀妝，一株株只是枝桠的樹在雪原中散落，柔和的陽光，遠處還能看到地平盡處的小丘下降了縷縷炊煙，應該是小村莊。

「學長，我們去走走好嗎？」

我撫著愛愛的腰，靠在她的肩上：「愛愛，我們什麼時候要……」

愛愛突然變得很靈活（是由紀的技能？），掙脫了我的懷抱，跑開躲到另一邊說：「我什麼也不知道」

啦——咦，這扇門是什麼？」

愛愛拉開一扇紙門，嘩了一聲，我走過去，也是嘩了一聲，是露天的私人小溫泉，石池中的暖意隨著硫磺味不斷冒上來，令人好想立刻脫掉衣服跳下去，想不到這溫泉的贈券那麼伐算，麻美，到了PAR T10的現在妳總算是做了一件好事！

「要泡溫泉嗎？」我說。

「唔.....學長，先陪我去外面走走嘛。」

面對愛愛的央求，我只好穿好了外套，鎖好了門，跟愛愛牽著手穿過迴廊走廊，竟然在走廊的盡頭，看見了令人眼熟的臉。

「小遙小姐！？」

小遙穿著典型的溫泉浴衣，她看見我時驚訝不下於我，眼睛瞪得大大的。

「你.....你不就是？」

最近一次看到她，是.....萬聖誕的晚上，她鬼鬼祟祟地在社團監察部裡出來，差點就把在玩戰爭遊戲的我們退學掉，我突然覺得，我們跟她，似乎有點冤孽。

「公眾浴區在那邊哦.....咦？」

小遙身後出現了一個身影，非常健碩的身材，身高至少年180，俊俏得像明星，這個人，我是看過的，在.....

「祭典那天晚上的.....？」

他驚訝地指著我和愛愛，對我記得了，祭典那天晚上，我跟愛愛離開神社時碰到過小遙，和她的男朋友，他同樣似乎有點思索地看了看愛愛，然後主動走上來，跟我握了握，他握手的方式強而有力，非常有自信。

「您好，想不到會在這邊碰到，你們也是溫泉旅行的嗎？很少人在這段時間旅行呢，真的緣份呀。」

他客套的說著，小遙毫無表情地看著我，眼神裡有隱隱一絲猜疑，是為萬聖節的事情嗎？

我只好說：「對、對呀，因為我們難得有贈券。」

「贈券，是半年前雜誌抽獎送的嗎？我們也是呢.....」

雜誌抽獎，我望向愛愛，愛愛抬起頭思索：「大姐的確是有雜誌抽獎的習慣.....」

我就知麻美不可能會憑自己的能力拿到那麼好康的事情。

「那麼，我們先去享受溫泉，祝你們旅行愉快。」



小遙的男友非常禮貌地點了點頭，抱著小遙的肩走了。

我和愛愛留在原地一時不知反應，愛愛抬起頭想著什麼：「到底是在哪裡看過呢，好眼熟的臉。」

「會不會是跟明星搞錯了，連我是男生都覺得他好帥。」

愛愛笑了笑：「不知道呢，可能是吧.....」

- -

我和愛愛離開旅館，沿著地圖走到雪原上，陽光使空氣略帶溫暖，周圍一片安靜，愛愛像小孩子一樣細步奔跑起來，走到光禿的樹林中。

「我最喜歡冬天了，下雪真的好漂亮哦。」愛愛回頭對我令人神迷的微笑。

愛愛繞著樹林亂逛，我跟的她足印走上去，愛愛竟然加速，嬌笑著躲起來，我們在雪原上追逐，愛愛躲到一棵雪後又走到另一邊，當我發揮狗衝精神有一次差點衝到愛愛身上，愛愛竟然一蹲手，就握起一個雪球，純熟地丟到我的臉上。

被顏射我的吃了滿頭雪，愛愛得意地說：「小時候我跟姐姐最愛打雪戰了，三姐是最厲害的～學長你加油哦～呵！」

愛愛又握起了一個雪球，往我丟來，可怒也！我不禁示弱又握了一輪雪球，大叫：「愛愛輸了今天晚上要一呃呀！」

我又再次被顏射，我倆兩小無猜在雪原上你追我逐你丟我躲。

「好累喔！」

我大叫一聲，什麼也不管，就躺在不厚的雪地上，寒意傳到我的身上，愛愛走過俯視著我，來：「學長你這樣會感冒啦。」

我拉著愛愛的小手，她俯下身子，我順勢側身抱住她，讓她也倒在雪地上，身體雙雙緊貼，我說：「這樣不就暖起來了嗎？」

「學長笨蛋.....」愛愛小臉暈紅著，然後我倆自然在地上雪原上擁吻，愛愛溫熱的雙唇傳來源源不絕的體溫，雪戰殘留在我嘴上的白雪融化了，流進愛愛的小嘴裡，愛愛的接吻技巧已經不再青澀，她流利地黏著我舌頭，柔軟的動作跟她仍舊童顏的小臉完全不配。

我們舌吻得累了，我便輕吻著愛愛的面頰，愛愛撫著我的臉說，悠悠地說：「學長，那個，我還是會怕哦.....」

「什麼？」

「我，我這兩天總是想到小美人魚的故事。想到美人魚喝了藥，雙腳分開時，像被刀割般痛。」

「愛愛怕痛嗎.....？我會很輕的.....」聽說感情三大謊言，分別是：男人專一，破處不痛，有緣無份

。「不，我不是怕痛.....」愛愛搖了搖頭，黑色頭髮上沾了雪「我是怕.....是怕最後，學長會、學長會...」

美人魚故事的最後，王子娶了鄰國的公主，美人魚化成泡沫，永遠消失。

「愛愛是怕我會.....我會跟別的女生在一起嗎？我——」

我想到藤浦姐，還有由紀和麻衣，藤浦姐曾經有意無意要我選擇，如果愛愛也強逼我這樣做——

可是愛愛否定了我猜想。

「如果是姐姐們，或是由紀同學我不介意.....我是怕，學長、學長最後會離開我們，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是怕.....學長會.....」

我撫著愛愛的頭，突然想起了麻衣很久以前的教訓：女人的愛情，男人要用忍住不射的態度去面對。我堅定不移地說：「愛愛，我.....不會丟下你的，怎樣都不會，就算有再多的黑道來打我，我也.....我也不會。」

愛愛嘻地輕笑：「學長的對白，好老土哦呵呵呵呵。」

我們又再一次難離難捨地接吻。

- -

我們大概黃昏的時候回到旅館，吃了豐盛的溫泉套餐，便走向房間，那並不曲折的迴廊忽然好像變長了，愛愛低著頭，緊緊握住我的手一言不發。

除了小遙他們，旅館中幾乎沒有其他的客人，迴廊上十分安靜，入夜了，隱約聽到野鳥的低鳴，月色澄明，溫泉的蒸汽升上夜空，我們倆都沉默著，似乎任何一方說了話便有退縮的理由，突然，我們同時聽到了一些奇怪的聲音

「丫.....丫.....不.....丫.....」

四野無人，愛愛立刻緊張地摟住我的手臂，我們兩人對望一眼，那意味著，一個人可能聽錯，但我們倆到聽到了，我們沉沉地步行著，聲音一時沒了，走了幾步，又聽到。

「啊.....好大.....啊.....輕點嘛.....」

這次十分明顯，而且是女人的叫床聲，愛愛困惑地看著我，我拉起愛愛的小手，順著聲音來的方向走去，沒多久便走到了女性專用公眾浴池，那淫穢的叫床聲愈來愈亮。

「頂到了.....啊.....又頂到了.....丫也.....」

這把聲音，難不成是.....我看了愛愛一眼，愛愛仍然有點害怕地依著我，我輕聲在她耳邊說：「不用怕哦.....是小遙。」

「小遙？」愛愛驚訝地張著嘴，小臉染紅。

我躡起腳步，拉著愛愛走進女湯，溫泉專用的拖鞋只有一對不見了，不然小遙在自慰，不然就是……我跟愛愛走到溫泉的入門，我輕輕拉開霧面的玻璃門，開了一道小縫，愛愛躲在我的懷裡，我倆同時伸出眼睛——

只見小遙撐在池邊，蹺起屁股，雙腿分開，團團的蒸汽中，他的男友從後挺進，充實地抽插著她，小遙的身材其實很好，渾圓的巨乳隨著抽插前後拋動，她閉著眼，昂起頭不斷淫尖：

「丫——！丫——！丫——！丫——！丫——！老公插死我了！丫——！」

沒想到平時冷峻的她，行起床事竟然浪成這樣，愛愛臉紅的看得目不轉睛，一臉嚙著口水，我抱著愛愛的腰，愛愛看得太專心，差點驚叫起來，我示意她安靜，指了指女湯裡。

「要去了——！呀！！！要去了呀！老公好硬呀！插得好爽呀！」

小遙完全進入狂亂狀態，口中胡亂浪叫，憑她平常的印象完全無法想象她會說出這種話，小遙把腰支挺得更高，似乎接近臨界了，我抱著愛愛的手往上移，隔著毛衣握著她的爆乳，愛愛滿臉不依，我繼續要她安靜，手中使力揉搓，愛愛扁起小嘴，眼睛卻好奇地撇看溫泉裡。

「呀呀呀呀！出來了！要噴了！再大力頂我！！呀！再來！呀！！」

小遙男友用滿身肌肉的身材加速衝頂，把她衝得披頭散髮，小遙突然尖叫一聲，屁股抖抖地亂撞，喉間悶哼了幾聲，身子攤軟下來，蓬一聲坐進池裡，我就趁這一聲，拉起愛愛的小手，急步離開了溫泉，回到我們的房間。

我們回到房間，坐下來，依舊緊張地沉默，我們都不敢望向對方，愛愛卻低著頭，打開衣櫃，拿出被鋪，我過去幫忙，兩下手腳便鋪好了雙人連鋪。

我關起了窗和大燈，開了床頭的一盞小黃燈，月色從窗花透進，一個個白色的小方塊。

「愛愛……」

我嘗試握著愛愛的小手。愛愛沒有縮開。

「學長……那個，都是那樣的嗎？」

愛愛，國文老師有教你不要用太多代名詞嗎，我完全聽不懂喔。

「就是，會變得像小遙小姐一樣……」

我意會過來，靠近愛愛，撫著愛愛的小臉，愛愛抓起我的手。

「小遙小姐看起來，像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學長，我也會變成那樣嗎？」

我輕吻愛愛，說：「不管愛愛變成怎樣，我也一定繼續愛著愛愛。」

「學長.....」愛愛抬起頭，在有點昏暗的燈光下，眼裡充滿著溫柔的情意。

我扶著愛愛的腰，讓她躺在床鋪上。

- -

## 【2】

愛愛順從地躺在被鋪上，無邪的雙眼直視著我，我撫著她滾熱的小臉，我第一次那麼隆重其事地要做愛，和藤浦姐和麻衣大多數是興之所致，這種煞有介事的感覺讓我們一時之間都只是凝視著對方。像初嘗禁果的處男處女。

「學長.....那、那個我要做什麼嗎？」

愛愛見我有沒有動作，率先問題。

我搔了搔頭，一時手足無措。

「那個、那個，我也是第一次跟處女.....我也不知道.....」

愛愛聽見不禁撲的一笑，她坐起來，倒我的懷裡讓我抱著：「學長明明每天都拉著人家.....還說不知道.....」

「我真的是.....不知道。」

愛愛搞住我的手，溫柔地說：「那，就跟平常一樣就好了.....」

「可是平常愛愛都穿著校服欸.....」

「我不、不是說這個啦.....嗯~」

我把手伸進愛愛的毛衣裡，先握住一邊的爆乳，胸罩的質感有點不一樣。

「愛愛又換了新胸罩嗎？」

「那、個，是三姐送我的聖誕禮物.....」

我好奇地掀起愛愛的毛衣，嗚呀麻衣！我不能忘記妳！麻衣送給愛愛的，竟然是半透明的粉紅色蕾絲內衣，兩顆桃紅小點若隱若現，我感到我的下體起飛得比長江7號還要快，可能是我一臉急色嚇到了愛愛，愛愛伸手掩起了雙乳，愛愛說：「是不是.....很奇怪，三姐明明跟我說，這種穿法在情侶間很普遍的.....」麻衣，妳太偉大了，妳不只是女神，簡單是愛神！我不知道該不該騙愛愛，我捏著愛愛手臂掩不到的南半球，愛愛抿著小嘴輕吟：「學長.....嗯.....唔~」

我傾前輕吻愛愛，用舌吻的方式愛愛分散愛愛的恐懼，愛愛按著我的胸口，繞著舌頭在我的口腔裡打轉，我故意把動作做大一點，連吻帶舔，弄得愛愛津液滿嘴，我握著愛愛的爆乳，手心滿是圓潤的手感，我搓揉愛愛薄紗般的胸罩。「啾 - - 咕 - - 學長.....呀~~好害羞呀.....嗯.....」愛愛一邊活動小

唇一邊說，新胸罩的陌生質感令愛愛乳房酥麻，兩顆小軟糖很快就硬堅起來，我放開愛愛，用指尖起挑撥在突出起兩點。

「丫 - - ！那裡.....那裡.....呀！唔 - - 好強烈.....學長.....嗯，不要看.....」愛愛主動擁吻我，以行動阻礙我盯著她胸部的視線，我乘機吻著愛愛的小耳，愛愛一聲輕吟皺起眉頭，我解開愛愛長褲的褲頭，拉開長褲，我低頭一看，果然，跟胸罩是一套的粉紅色半透明內褲，愛愛的毛髮隱隱透露出來。愛愛紅得像蘋果的臉壓得低低的，完全不敢看我，我撥開愛愛的雙腿，我安撫著愛愛：「愛愛不要怕，跟平常一樣就好.....」

愛愛無聲點了點頭的，我吻了吻愛愛的雙唇，用指尖隔著內褲輕按愛愛的蜜穴，愛愛身子一震，下身戰顫著，入口處濕了小小的一片，我輕按起來，用內褲讓愛愛獲得快感。我說：「愛愛盡量放鬆身體喔，愈濕潤等一下愈不會痛。愛愛試試看張開大腿，下身用點力像尿尿一樣.....」

雖然我剛才有點手足無措，但作為一個負責任既男人，事前功夫已做足，我曾經在網絡上搜尋過「破處全攻略」，裡面的確是這樣指導，讓女方減輕痛楚的，愛愛繼續像小學生一樣無聲地點頭，我吻著愛愛的粉頸，愛愛乖乖地張開雙腿，下身稍稍挺前，我指頭漸漸用力，輕壓愛愛的蜜穴「丫~~小褲褲.....濕了啦.....學長.....呀.....好色.....」

見愛愛輕閉雙眼，漸漸進入狀況，我另一隻不再姑息愛愛的爆乳，五指大力捏揉，配合蜜穴的攻勢，把彈性的乳肉捏得不似圓形「學！學長.....丫丫那麼大力我會.....呀 - - ！！」「都是愛愛的咪咪太邪惡了喔，會漲得很辛苦嗎.....」「唔 - - 學長明明.....呀明明就知道人家的.....已經很漲了.....嗯.....還問.....」我的手伸入愛愛的內褲裡，愛愛的蜜穴黏黏的整片，內褲已如無物，我知道愛愛每次害羞的時候便會更有反應，我繼續淫語攻擊「愛愛哪裡很漲了，我聽不懂哦.....」

愛愛知道我欺負她，扁起小嘴，不依地擺著身體：「嗚.....學長這種還要來這個.....咪咪啦.....愛愛的咪咪漲死了啦.....嗚嗚.....」果然愛愛下身又滲出了一輪淫液，我乘勢將指尖伸入緊窄的暖穴中，我撫著愛愛的玉背，解開她的胸罩，麻衣精心策劃的情趣內衣一被愛愛的澎起地漲乳推開，掉落，充血變得紅潤一雙峰壯觀得令人屏息，我拭擦著微微蹺起的山尖。「啊.....哎呀.....嗯.....嘻.....好癢哦.....」愛愛第一次主動地接受了肉體的快感，既情欲又可愛的笑容令我忍不住奉上一吻，我摸昔愛愛的蜜穴，已經很濕潤了。我說：「愛愛的身體準備好了嗎.....」

愛愛紅了臉，想了想：「那個.....如果學長的.....也.....也是濕潤的話，會不會比較.....順利？」我睜了睜眼，這我倒是沒有想過，愛愛認真的看著我：「學長.....我是不是想錯了？」我當然立刻搖了搖頭：「不.....愛愛，把細節想得很周到呢.....」愛愛掩嘴一笑：「學長不要再取笑人家嘛.....」

愛愛傾前身子，伏在我的跨前，拉開我的褲頭，脫下長褲，我的內褲突出的尖端幾乎撞到愛愛的鼻頭，愛愛嬌笑著說：「學長也很漲呢.....」愛愛竟然學會了回嘴我的取笑，有點狡猾的表情話讓我一時不懂反應，愛愛卻已拉下了我的內褲，我的巨根展現在愛愛的小嘴前，愛愛撫了我的前端，擠著我的小莖，嫩嫩的玉手讓我勃得更硬，愛愛伸出小舌舔了舔我馬眼上的體淚，說：「學長.....又變成這樣了.....」我撫愛愛的臉：「做一做就好了喔，愛愛的技巧那麼好，太認真我會忍不住的.....」愛愛嘻的一聲，輕聲說：「才沒有啦.....」

愛愛張開小嘴，一點一點溫暖地包把我包裹起來，我感覺到我的子孫開始活躍起來，愛愛聽從我的指示，只是含著，沒有用舌頭摩擦，愛愛略略吞套了一回，口中的津液已經把我滿根盡濕，愛愛慢慢吐出，仔細地把沒有含到的根部也舔濕了，我扶起了愛愛，吻上去，愛愛嚇了一跳：「唔 - - 那個.....我還沒有漱口 - - 」我不管愛愛的體貼，舔著愛愛的小唇，說：「我才不怕呢，不然等一下我也舔一下愛愛的小穴就好了.....」

愛愛打了我一下：「三姐都帶壞學長了.....」我想了想，這跟麻衣有什麼關係了？我沒有理會，扶著愛愛躺下，拉開她的內褲，我愛撫著愛愛的爆乳，像藤浦姐最初教我的樣子，從頸際開始往下吻，一寸一寸地吻著愛愛的幼嫩肌膚，指尖在愛愛的花瓣前摩擦，在最頂端輕輕撫摸那軟軟的小豆豆。「嗯呀！呀.....學長.....那裡 - - 嗯.....」

我低頭含住愛愛乳尖上的小糖果，用力吸啜，愛愛渾身軟軟地扭動起來，我抬起身，挺出紫紅的陽具，亮晶晶地抵住了愛愛泛濫的處女小穴，我安撫著愛愛的額頭，愛愛深呼吸了一口氣，然後點了點頭，說：「請學長.....溫柔一點。」這一刻我心裡很平靜，沒有任何特別的興奮或喜悅。我只是希望愛愛等一下可以不會太痛。

我挺進愛愛的體內，愛愛緊張地握住了被單，之前有幾次在體外做時，我也會挺進一點點，所以愛愛還算習慣了，緊窄的小穴不會太難受，很快我便頂了到那半硬不軟的障礙，愛愛滿身滲出了汗水，我握住愛愛的乳尖「呀丫丫.....太.....太滿了啦.....那裡.....呀」我刺激了一回愛愛的身體，低下身來抱住愛愛，盡量整個身子貼上去，讓我們的體溫融而為一。

我吻了吻愛愛，抵著愛愛處女的封印，下身用力一挺 - -

「呃呀呀呀呀呀呀！」

愛愛的玉指陷進的背裡，指甲抓得我都痛了。

我停止了不敢動，愛愛尖叫一聲後緊閉雙眼，大口的吸著氣，我輕聲說：「要不要我先出來.....」

愛愛卻搖了搖頭，小眼張開，喉間一動，眼角流下了淚水，我吻著愛愛的眼角，擔憂地說：「是不是太痛了，我還是先 - - 」

「不.....學長不要走.....」愛愛緊緊地抱著我，抽泣著「是很痛.....可是.....我哭是因為.....是因為我們終於.....終於走到這今天了。」

「愛愛.....」

「嘻.....中間發生了好多事情哦.....學長也改變了很多。我知道的，我知道的。」

突然，我喉間一問，眼角也有點淚意。

為什麼呢？

是因為我終於得到了一個處女嗎？

是因為我喜歡的人終於能夠和我結合嗎？

是因為我們終於一步一步，走了將近半年，終於來到今天嗎？

是因為我們終於都能滿意自己，滿意對方.....接受對方在我們的生活裡嗎？

愛愛說知道，而其實我還是懵懵懂懂，什麼也不知道。

我只想繼續就這樣下去。

我低頭吻著愛愛，下體感受著愛愛滾熱的體液，是血嗎，是愛液嗎，還是淚水？

「學長.....我可以的，你輕點.....」

我感動地點了點頭，慢慢挺進，愛愛未經人事的處女蜜穴非常緊緻，我要用力挺硬才能前進，我記得網絡上有說，破處最痛的不是處女膜穿破的時候，而是後面開拓蜜穴的部分，女生的十數年幾乎緊閉穴道，要被陽具穿過才是最痛的。愛愛仍然抓我的背緊緊不放，我每突一點緊窄的蜜穴，愛愛便皺頭一皺，喉間嗚的一聲，我探手撫著愛愛的小豆豆，希望她的小穴分泌得更多，還好敏感的愛愛早就學會如何放鬆蜜穴，我靠著愛液的幫助，終於到頂到了花心。「呬呀呀呀 - - 學長.....那裡.....好奇怪... ..」

愛愛發出尖叫，那不是痛楚的所引起的，而且情欲的，難道.....？我嘗試退後一點，再次挺身，愛愛雙頰泛起潮紅，高聲浪叫「學長.....呀.....那裡感覺.....好.....特別.....呀 - - 」是了！我達陣了！起立鼓掌吧！總部的技術人員！我說：「那是G點呢.....女生最敏感的部分喔。」「G點.....？」

愛愛不明所以的問，我唔直接答你，用動作答，我插在愛愛的最深處，一點一點的活塞起來，專攻愛愛的G點，愛愛尖叫著，扭動下身，緊窄的小穴開始稍顯得彈性：「呀.....好熱.....學長的.....嗯.....呀.....頭好暈呀.....學長學長.....」我抱住愛愛的腰支，龜頭頂著滾燙的花蕊，愛愛的小穴像有了生命，盡頭一吸一吸地收縮，我的龜頭一陣酸軟，我說：「愛愛第一次就那麼厲害.....還會痛嗎？」愛愛點了點頭：「嗯.....還是會.....學長動作輕點.....呀.....學長的太.....丫丫呀.....」

愛愛開始放鬆繃緊的身體，輕輕的挺地蜜穴，讓小穴收縮得更緊，一輪愛液再次湧向我的小莖，我決定不打持久戰，先讓愛愛休息，我跟愛愛說了一聲，然後加重力度，輕輕幾下連突，馬眼用力，將滾燙的陽精射進愛愛的處女穴。

「呀丫丫丫——！！！！學長——！！！」

愛愛昂起頭尖叫，潮水從深處湧出，隨著抽搐的蜜穴一股一股地滲出，我注視著愛愛的瞳孔，愛愛注視著我，我們倆倆紛紛在肉體的快感裡失了神，我喘息了半刻，讓想拔出讓愛愛休息和清理。愛愛卻還是抱住了我。

「愛愛.....？」

「學長.....再等一下，等一下下。我想再感受多一會兒.....」

「我又不是以後再不進去了.....」我失笑說，突然又想到另一件事「愛愛還是要叫我學長嗎？我們都已經.....」

自從開學那一天的誤會，這名不符實學長稱呼就沒有改過來。

「可是.....我一直覺得如果直呼名字好像有點怪怪的.....」

「那就.....改成別的.....比如說，好老婆.....」

愛愛聽完立刻羞得別開了頭，打了我一下：「什麼啦，我才.....」

「愛愛要拋棄我了嗎？」

「不.....只是.....如果叫學長做老.....老公.....唔——好怪哦，不要！」

「所以以後我都是學長嗎？」

「嘻嘻。」愛愛彎起嘴角，盈盈笑說：「這樣也.....不錯呀，學長~學長~」

- -

我拿起毛巾，抹著愛愛的蜜穴，蜜穴前端有點駭人地血跡斑斑，床單也有點駭人有一攤手掌大的血跡，愛愛有點擔心地說：「都弄髒了旅館的被單.....怎麼辦？」我有點哭笑不得：「要不要剪下來帶回家？」「不要啦.....給別人看到怎麼辦.....」

愛愛說想起去沖個身，我找到了浴衣，披在赤裸的愛愛身上，愛愛想站起來了身子一震，呀地掩住下身，我緊張扶著愛愛：「還好吧？」「沒有，是還有一點.....」網絡上說，破處後有的女生會痛一個禮拜，只希望愛愛不會。

我扶進愛愛走到私人溫泉的沖身處，室外的低溫讓我一陣寒冷，溫泉始終是野外，我怕泉水不乾淨會弄到愛愛的傷口。我讓愛愛坐下來，拿起花灑，開了熱水，沖著愛愛的身體。

「學長.....我自己沖就好，這邊冷，你先進去吧。」

我想了想，便也坐下來，從後貼著愛愛，讓熱水打在我倆的身上。

「嘻.....學長在做什麼啦，這動作好怪哦。」

愛愛忍不住笑著，我貼著愛愛的玉背：「我說過，我不會丟下愛愛的。」

愛愛回頭，靜靜地看著我，低頭甜甜地一笑，接過手中的花灑，轉過身，正面裸身對著我，她拿起花灑將熱水不斷繞在我們兩人身上，然後愛愛拿了淋浴露，塗沒在我的下體上。

「學長的那裡也有血液呢.....」

我也拿了淋浴露，塗在愛愛的蜜穴上，清洗血塊，我們互相洗擦對方的重要部位，愛愛突然身子一縮，羞著說：「呀.....不要太用力.....我會.....我會.....」

我親了親愛愛的面頰：「愛愛真的好敏感喔.....」

「噫——」愛愛嗔了一聲，可是小手的動作，也讓我的下半身疼動著升起來了。

「學長.....不也是.....！」愛愛嘟了嘟嘴。

我傾前身吻上去，說：「愛愛.....要繼續嗎？」



愛愛握著我的慢慢堅硬小莖，撇了我一眼說：「.....還是有一點痛痛的，我想.....可不可以至少等明天再看看.....那個、那個如果學長還是想要——可以——唔！」

我阻住了愛愛繼續說下去，我用肥皂泡抹了抹她的臉，說：

「愛愛不用一直那麼體貼哦.....今天晚上已經很辛苦了，沒關係，我會等明天。」

愛愛泛起一個掛著幸福的笑容，「嗯」地點了點頭。

我們沖完了身體，擦乾了身子，穿起浴衣，冒著低溫走回到房間，我換了新的床單，愛愛若有所思地撫著被單上的血跡，說：「到底.....為什麼女生第一次要那麼痛苦？而男生，卻完全沒事？」

我記得生理課有教過，世界上不少生物也有處女膜，處女膜的作用在於保護陰道，但只有人類在成年後會保留。到底是為什麼.....？

「不知道呢.....愛愛要去要問上帝喔。」

我牽著愛愛躺下來，滅了燈，我倆在月色在相擁著，愛愛在黑暗中說：

「我記得三姐說過，女人不一定能跟奪去她第一次的人永遠在一起，可是，同常都無法忘記，那個奪去他第一次的男人。」

麻衣.....為什麼要說這種話？我撫著愛愛還有點水濕的頭髮。

「三姐又說，有時候.....女人的愛情是一種詛咒。」

我吻了吻愛愛：「好了，別想麻衣姐了，我們現在是難得的二人世界喔。」

愛愛扁了扁嘴，將臉埋在我的胸前，閉上眼。

「是喔.....明天就要回去了，不知道多少年後.....我跟學長才能有、有我們自己的二人世界呢？」

「不管多少年，一定會有的，我答應你。」

我也闔上雙眼，慢慢跟愛愛一起進入夢鄉。

### 【3】

我醒來的時候，愛愛坐在窗前，晨光從窗外透入，勾勒了愛愛的剪影，像水的陽光在她的周圍變幻，藍天白雲，和室內一片明淨。

「學長？」

我撐起來擦著眼睛，愛愛在塌塌米上斜起身，然後我的嘴唇便感到另一對嘴唇的柔軟，我把愛愛抱在懷裡，兩人無言雙雙地倒在被鋪上，需索著對方的嘴唇，愛愛似乎剛剛刷了牙，靈活的舌頭上有某種香氣。

我的下身像很多男生醒來時一樣，非常有精神地挺立著，我撥開愛愛浴下擺，撫換著她還是很乾爽的小花瓣，我說：「還會痛嗎？」

愛愛枕在枕頭上，搖了搖頭：「現在感覺不會，應該是可以啦.....」

「可以什麼.....」我吻著愛愛的小頸，雙手隔著浴衣推擠她的爆乳。

「唔.....學長不要一起來就欺負人家嘛.....」愛愛打著我的肩膀。

我坐起來，看著愛愛情意綿綿的雙眼：「我要跟愛愛編一個時間表呢.....早上8:00起來用正常位.....」

「噫——人家才不要！」愛愛竄起了身，笑說：「我要去泡溫泉。」

愛愛拉開了私人溫泉的，早晨清新的寒風吹進來，愛愛輕呼了一聲：「好冷哦.....」

我走上去，愛愛走到室外，脫下了浴衣，露出了豐腴的玉背，爆乳在軀體外溢出兩片渾圓的軟肉，愛愛回眸一笑，便走進泉水的煙霧裡，幾下水聲，愛愛便浸在泉水裡，傳來一句：「好舒服哦.....」

我也脫了浴衣，寒風讓我一陣戰抖，我走進小小的溫泉裡，溫泉剛好夠我們兩個相對而坐，愛愛趴在溫泉的石砌池邊，斜斜地看著我：「想起來上次泡溫泉已經是小時候了，下次要游泳部的大家一起來呢。」

我也是小時候泡過溫泉，溫泉獨有的岩石和硫磺的熱氣令我渾身像融入了一樣，我摸到愛愛在水中的美腿，撫摸放到胸前，感受著愛愛細嫩的皮膚。我傾身向前，從後抱住了愛愛，握住愛愛泡在水中的軟乳，搓揉著，愛愛笑著抱怨：「泡溫泉已經很熱了啦，還弄人家.....」

愛愛擺動著身體想掙脫我的懷抱，小屁股卻剛好碰到紅漲的下體，愛愛有點意外地「丫」了一聲，我乘勢整個身子壓上在愛愛的背上，整條陽根壓在她的股溝，說：「愛愛，我們還沒有試過背後位呢...」

我舔著愛愛潮紅的耳朵，愛愛身子一震，我揉著一對巨乳，拭擦著在水中慢慢勃起的乳頭，下身磨擦愛愛的屁股，愛愛輕吟著扭動身體。「丫.....唔.....學長.....人家.....丫.....要泡溫泉啦.....」

我伸手撫過愛愛的小腹，摸到愛愛腿間的小溫泉，我不停捏著愛愛的軟乳，刺激敏感又柔軟的胸部，令愛愛的下身很快就黏濕起來。

「我也很想泡一下愛愛的溫泉呢.....愛愛好暖好濕哦，太色了.....」

「唔.....呀.....學長好低級.....嗯.....」

我把下身往下壓，上蹺的龜頭在水中抵著愛愛的蜜穴，愛愛屁股一顛，我按摩著她的腰支要將放鬆下來：「等一下如果還是很痛，愛愛記得叫我停下來。」

「學長.....從後面要.....輕點哦.....噫——丫！」

我在手中推著漲硬的龜頭進去，只進了大概一點點，愛愛小穴便緊窄著抽搐，淫液不斷分泌，裡面比像溫泉還要滾燙，我扶著愛愛的小屁股，一點點地突進，在水中用力總像浮浮的沒有力道，我推得很慢，愛愛卻不住嬌吟。

「呀～～！學長……！好熱……太熱了啦——噫呀……！」

我終於將整根與愛愛的小蜜穴合二為一，愛愛的花心沒有昨天那麼緊張，卻還是緊得像柔弱的膠質，愛愛下身不斷微微顫抖，抬著頭大口喘氣，似乎我單是插入而不動，愛愛卻已經有強烈的快感。

「愛愛會痛嗎？」

「有……有一點點，可是不是昨天那種——學長的那個……好燙呀……」

「那……要不要我試一下插動……」

「學長……不要問這種……丫……奇怪的問題啦丫——」

「那我以後什麼都不問直接抽插囉……」

「唔……學長欺負我……我要跟……二姐……二姐說……呀——」

叫啦，連二家姐都救你唔到啦愛愛！話雖如此，我仍然不敢大用力，我扶著愛愛的腰支，在水中輕輕抽動，溫泉泛地浪波，湧動的水聲衝擊著我們的身體，我跪在池中，一下一下地碰撞愛愛的屁股。「學長丫丫丫丫——好奇怪呀——」

愛愛的小穴深處開始變得有節奏地收縮，我撫著愛愛滾熱的臉頰，揉捏著愛愛彈性的股肉：「愛愛真的學得很快哦，愛愛的穴穴好棒……」我見愛愛沒有難受的感覺，便加重了力度，由淺入深，龜頭不斷突刺愛愛的花心。

「呀……那個……噫……學長……那奇怪的感覺又……丫丫」

我再一次達陣，愛愛的G點確定在最深處，我更加賣力地向前頂，但在水中始終力不從心，我扶起愛愛的腰身，說：「在水中使不出力呢……愛愛乖乖地抬起下小屁股好不好？」愛愛扁著小嘴，似乎有點不情願，卻還是撐在床邊，讓和我緊貼著的下身抬起來，露出水面，像小狗一樣挺著屁股，我整個身子貼在愛愛的背後：「愛愛好熟練哦……」「噫……還不是學長總是拉著人家……呀——啊……啊……」沒有了水中的浮力，我的動作再一次變得充滿力道，我伸手向前握住愛愛的爆乳，緊緊捏住，下身繼續抽插。

愛愛雙腿抖抖地張開，隨著我的抽插緩緩擺動下身，寒風偶爾吹到我們身上，我們溫熱的身體卻似乎不斷升溫「呀，學長愛愛的身體呀……那裡……那裡……又來了呀……」愛愛的蜜穴開始用力地收緊，使我的龜頭漲得發痛，我拉著兩顆充血的小糖果，沉重的乳房隨著我的抽插不斷拋動，彈性的手感不住連搓帶揉，愛愛酥軟地將小屁股挺起：「學、學長……啊、啊、啊、愛愛要……丫……愛愛要……」「我還沒到呢……愛愛忍一下我們一起……」想不到愛愛第二次便那麼敏感，而且能那麼順利，我的前端還沒有發射的臨界感。「不……不行了啦……學、學長……快停……丫、丫、丫、丫、丫丫丫丫！！」愛愛的花心強烈地抽搐起來，愛液潮湧，衝擊著我的馬眼。愛愛下身一軟，我只好先抽出來，愛愛整個人坐進池水中，靠在池邊撫著自己的蜜穴大口喘氣，半閉著眼說：「抱歉啦學長……愛愛還是……」

我坐下來吻著愛愛，愛撫著她紅潤的暴乳：「愛愛已經表現得好了，多練習就可以了.....」愛愛羞著扁起嘴：「什麼練習啦.....學長的還未那個呢.....」愛愛主動的伸出手撫著漲得如石頭般的下體，我點著愛愛的櫻唇，說：「記得第一次的時候，愛愛被我弄了滿臉都是呢.....」「幹嘛提那次啦，好害羞哦.....」

愛愛低下頭，我配合著微微抬起下身，讓小弟在水中探出頭，愛愛套弄了幾下我龜頭，深情地吻了幾吻，便微櫻微啟，舔進口中，我立刻一跳，剛好碰到愛愛的門牙，龜頭的痛覺讓我呀了一聲，愛愛連忙放開口：「學長.....等我先放進再那麼激烈啦.....」我撫著愛愛孩子般的臉：「愛愛要喝嗎？」愛愛用力點頭：「嗯！」

我摸著愛愛的小臉，將小莖餵進愛愛的小嘴裡，愛愛溫柔地閉起嘴，玉舌有力地吸吮，發出「唧、唧」的淫聲，愛愛握著含不進去的用手套弄，櫻唇一收，無形的吸力使我熱氣不能自制地前沖。「咕唔！唔 - - 嗯 ~ .....咕.....咕.....」一跳一跳的往愛愛嘴裡發射，愛愛抬起雙眼亮晶晶地看著中，按摩著我的鼓起的尿道，等我慢慢溫和下來了，小心掩著小嘴吐出我半軟的下體，我牽起愛愛的手，她微微一笑，喉間嚙動，把我的精華都喝掉了。

### 【3】

愛愛說跟我一起完全沒有泡到溫泉，沖洗過後，便說要一個人到女湯去泡，我只好由得她去，一個人回在房間收了收行李，大概下午便要坐鐵道回去了吧。我想了想，雖然剛泡過，便還是拿了毛巾，離開房間走向男湯，反正來了就參觀一下。

我走進男湯，圍上了毛巾，果然空無一人，匿大的溫泉用竹棚圍起來，池水比私人用顯得有點的混濁，我嗅著空氣的硫磺味，走進池裡，沉進池水中。

剛體力勞動完的身體像完全融入水中，整個身體恍如無物，血管的加速讓我非常舒適。咻——有客人推門進來，我回頭望去——

「咦，又碰到了，看來我們還真有緣呀。」

是小遙的男友，他跟我一樣圍著圍巾，肌肉橫身的身材連我是男生也覺得非常養眼，他走進池裡，坐在池的另一頭，也像我一樣沉在水裡，非常舒適地發出低吟。

「你們都是小遙學校的學生吧，跟小遙熟嗎？」

我想起自從在社團監察部的會面，每次跟小遙碰面，都似乎有著尷尬，加上萬聖節那天晚上她可疑的舉動.....

「就因為社團的關係，在公務上有些接觸，不算熟。」

「是哦，你們是什麼社團的？」

「游泳部。」

「哦哦？」他的突然感興趣的睜了睜眼，打量著我有點瘦弱的身體。「你會游泳呀，還真的.....看不出來？」

「我只是剛開始練，也沒什麼成績。」我擺著手。

「哈哈哈哈哈那我可以指導你呢，我曾經是游泳教練哦，不過現在轉行了。」

我又打量了一下他那觸目的肌肉與黝黑的肌膚，原來是游泳教練，難怪。

小遙的男友整個人緩緩的滑進池裡，只現出頭部，他用毛巾蓋住臉：「你跟女朋友都是高中生吧，幾年級了？」

我有點奇怪他為什麼要問這個，但還是說：「呃，一年級。」

「呵呵呵。」笑聲從透過他臉上的毛巾傳來「真的好年輕哦，高中生活離我好遙遠呢.....高中生呀...」

他好像有點感慨地說。

「年輕人的愛情.....沒有芥蒂，沒有懷疑，沒有擔憂，那麼簡單，那麼純粹，唉，可惜呀.....」

他說完那句話慌忙拿下毛巾看了我一下：

「不好意思，我不是說你們兩位，只是想起了一點事情。」

「哦哦，沒有關係。」

我總覺得他是說話非常得體的人，沒想到他會因為言詞而道歉。他抬起頭呼了口氣，眼神茫然，撥著池水，眯著眼似乎在回想什麼。

「一個人愛情是火焰，兩個人的愛情是泡沫。我記得，在以前，因為一個女生，我曾經講這樣的一句話。」

這句話.....？！

「呃，那個不好意思，是我失言了。我向你道歉。」

小遙的男友看到我驚訝的表情，急忙道歉，但重點並不是這句話的內容，而是.....

「對了，你說你是游泳部的，那以後我們找個時間一起來練習吧。」

他突然換了話題。

「那、那個我們社團沒有那麼多經費聘請教練.....」

「不，我的意思，找天一起游泳，我雖然轉行了，還是游泳愛好者呢，有個伴總是好的，等一下我給你我的電話好了。」

「那.....那先道謝了。」

他向我自信地一笑，站起來離開池邊，說：「那我先離開，你也是下午的鐵路離開吧？那退房的時候在大堂見。你自便。」

他點了點頭，向我道別，拉開門離開。

我一個人泡在池裡，抬起頭，看著高深的天空，眼前突然浮現了那天的楓葉林，那狡猾又聰明的麻衣，那詩情畫意又充滿玄機的對話，還有那一句——

一個人愛情是火焰，兩個人的愛情是泡沫。

麻衣姐.....難道.....

我想起那個一直以來只有名字的人。

- -

「溫泉旅行真的好舒服哦。」愛愛撇起孩子氣的嬌態，靠在我的肩上，我們泡完溫泉，吃過了午餐，便在房間中收拾行李，愛愛點算著買給姐姐們和朋友的手信，點得累了，便靠我的肩上。

「學長.....？」

我還是想著小遙的男友，游泳教練，以前的一個女生，愛情的泡沫與火焰.....會有那麼湊巧嗎？

「學長.....學長！」

「嗯！？」

愛愛大叫了一聲，讓我回過神來，我驚訝地看著愛愛。

「學長.....你怎麼了，從早上開始就有點心不在焉的？」

愛愛擔憂地說。

我望看愛愛，就姊妹而言，愛愛的臉跟麻衣不能說是很像，可是多少有點影子，尤其那種有點圓滾滾的可愛。

「愛愛.....你知道麻衣姐，他以前有一個男朋友嗎？」

愛愛瞪大了雙眼，有點驚訝我會問這個，愛愛說：

「這個，三姐她男朋友可是一直都不少呢.....不過，我是不太清楚啦，不止是三姐，大姐和二姐都不太想讓我知道她們的感情狀態呢。」

「記得有一位叫信介嗎？」

「信介.....嗯，沒什麼印象，不過，我記得，大概是一年前吧，三姐他突然生了一場大病，整個人都

消瘦下來，那一次之後三姐就沒有再有男朋友了。」

一年前，一場大病，是麻美曾經跟我提過的厭食症嗎？

那之後，如果，麻衣一直沒有忘記那個人.....

「愛愛有見過麻衣姐的男朋友嗎？」

愛愛抬頭想了想，然後搖頭：「沒有欸，三姐從來不帶男生回家，頂多可能看過照片吧，可是印象不深就是了。學長為什麼要問這個。」

對了，我為什麼會想問這些，搞不好只是我自己想多了。

就憑一句話不可能就斷定，搞不好那是什麼電影的對白，不止麻衣，不少人都會知道。

「學長、學長到底在想什麼啦，幹嘛不告訴我啦！」愛愛不滿地扁起了小嘴。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只好鬼扯開去。我一把抱住愛愛：「呵呵呵呵，我已經得到愛愛了哦，我的下一個目標是麻衣姐呢，所以我要摸清麻衣姐的底細。」

「嘻嘻，學長不是明明就跟三姐很那個.....不過如果學長要追三姐，我還是可以跟幫學長哦。」

愛愛認真地跟我說，我有點感動地說看著毫不介意的她。

「嗯.....不過我想還是愛愛比較好，我決定把麻衣姐甩，要愛愛就夠了。」

「我才不信學長的.....呀——」

我整個人壓到愛愛身上吻著，房間裡又是一輪香豔。

我們溫存了半天，才不捨地拿起了行李，到大廳退房。

大廳，我們理所當然地看到小遙和他的男友。同樣辦理好了退房手續，在櫃台處挑著紀念品。

他主動地跟我上來打招呼，說：「哈哈哈哈哈這邊的旅館真的不錯呢，如果明天不是禮拜一了，還真的想多住幾天呢。你說是不是？」

他最後一句話望向愛愛，愛愛有點怕生地羞道：「對，對呢。」

「對了，我說過要給你電話的，你也有手機吧，我們來交換號碼好了。」

小遙站在後方還是用南極上空二萬呎著冷眼看著熱絡的我們，我拿出手機，輸入了他的電話。

「好了，okay，那有空的話，打個電話給我，可以一起練習。小妹妹你也可以一起來喔，對了，我還沒有問你們的名字呢，請問要怎樣稱呼你們？」

我和愛愛互望了一眼，我自報了姓名，然後愛愛羞赧地說：

「我叫小愛，朋友都叫我愛愛，您好。」

「小愛，好可愛的名字，小愛……」他斜起頭，又好像沉思起什麼。

「欸，我們還要去鐵道站買些特產，要走了。」小遙拍了拍他的肩膀。

他驚覺起來了，拿起小遙手上的行李，向我們揮了揮手：「那回城市見，很高興認識你們。祝福兩位。」

說完，兩人便離開了旅館的大門。

「好帥喔……」愛愛讚嘆地說。然後看著有點驚慌地掩起了嘴：「學、學長不要誤會，我沒有說要怎樣、就、就純粹覺得他很帥而已」。

我牽著愛愛的小手，笑說：「我怎麼可能會介意這個。」

對，沒錯，他的確很帥，連我是男生都這樣覺得，身材，樣貌，事業都有了，性格又自信又爽朗，做他的女朋友應該非常美滿幸福吧。

我們辦好了退房手續，離開了旅館，愛愛還是依依不捨地不斷回頭，還一直說什麼下次要來之類的。

這時候，我的手機收到了一封簡信，我拿起了手機，牽著我的愛愛也好奇地靠過頭來察看——

「to阿撙&小愛

哈哈哈哈哈，給小遙催著走，我都忘了自我介紹呢  
很高興認識你們，雖然我年紀比較大  
但你們不用介意，就直呼我的名字好了  
也不用加什麼尊稱，敬稱。  
我叫信介。再一次祝福你們。

信介」

「啊！」

愛愛突然尖叫起來。

「我記得了，我記得在哪裡看過他。」

我看著愛愛驚訝的神情，雖然我大概也猜到了，愛愛有點害怕地說出了答案——

「三姐的錢包裡。曾經放著他的照片。」

我望看遠方的鐵道站，鐵道在荒原中延伸出去，直到地平線的另一端，慢慢隱沒不見，在我們看不見的所在，規劃好了預定的路線



- PART10: 十年後未來的我們×十年前最初的我倆 完

# 被神明遺棄的世界×以愛之名惡靈退散！ 上

【1】

「太好了，你終於奪走了愛愛的處女！」

麻美七情上面的緊握我的雙手。

「大姐你不要講這種事——！」

「不好意思，我實在太感動了……」

麻美按著我肩膀，低下頭。

「等了那麼多年，愛愛終於找到她所愛的男生，願意將她的第一次獻出的男生，愛愛，終於都、終於都，太好了，撚撚……」

麻美一邊說聲音開始哽咽起來，對了，不管她平常再硬膠，她還是疼惜愛愛的，她始終是姐姐，我有點感動地握到麻美的雙手。

「沒有關係的，我會好好的照顧愛愛……」

麻美卻好像沒聽到我的話，抬起頭握拳感動說：

「我們4姐妹終於都能來個5P了！太好了！我多年來的夢想終於能實現了！」

「……」

「……」

生命中總有連愛愛也無言以對的時候。

啪！藤浦姐用紙扇敲著麻美的頭。

「新年就那麼兩三天，你至少給我在神社檢點好嗎……？」

就這樣又一年了。新一年第一天陽光普照，神社到處人山人海，熱鬧非常。

愛愛說，每年家裡都會到附近的神社祈福，如果那年他們在外地的父母趕不及回來，就由藤浦姐負責帶領。結果幾位姐姐便換了正式的和服，約我到社區中最近的神社參拜。

我們約在神社入口集合。

「學長，這一年也請多多指教。」

「嗯，愛愛也是，多多指教。」

我們在神社門前集合，我會愛愛面對面牽著手，突然禮貌起來，愛愛穿著亮紅色的振袖，不知道是否女生行過初夜的洗禮便會成熟起來，藤浦姐用梳子幫愛愛略略梳起了頭髮，雙頰塗了點胭脂，頓時變得美艷。

「嘩哈哈哈哈哈指教什麼呀，撚撚快指教我一下，小麻美好久沒有——」

「你有完沒完——給我過來，幫我去排隊占卦。」

「嗚等一下，二妹你吃醋了哦，你吃愛愛的醋了哦，我嗅到酸味——」

深紅色和服的麻美就這樣給藤浦姐拖進了神社，藤浦姐紫色和服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新年的神社人頭湧湧。我跟愛愛說：

「我們也要進去看看嗎？」

「可是，三姐還沒有到呢……」

對了，麻衣，自從我從溫泉旅行回來之後，我便沒有看過麻衣，愛愛說到麻衣也低下了頭，那個叫「信介」的人，愛愛擔憂地說：「學長，三姐的事……」

我當然知道愛愛的意思。

「這個……」

信介。回來後我做再沒有聯絡他，我不道信介和麻衣的交往過程，但信介給我的印象幾乎沒有任何負面，跟他身邊的小遙比起來，更是反襯得像完美。

愛愛也不知道信介和麻衣之間的細節，只知道他們相戀了大概一年多，又分手，麻衣從來沒有說原因，可是麻衣卻因為這次而得過厭食症，花了不短的時間才復元。

我也跟愛愛說了麻衣和我單獨相處時，偶爾仍然籠罩在信介的「陰影」下，因此我倆都有了協議：先不要說。

這時有一輛高級黑色賓士房車在我們身邊剎停，這台車不就是——果然，兩位保鏢穿著少見的男裝和服，下了車，恭敬地打開後面車廂的車門，先出來是由紀，她身穿櫻花名貴和服，她笑著看了我們一眼，然後向車廂裡伸出手，竟然像迎接女王一樣彎下身，大小姐已經是大小姐了，還有誰……

「呵呵呵呵，穿高級貨好麻煩哦，我連路都不敢走大步呢。」

車廂伸出了一隻手，拈在由紀的手裡。

這把聲音難道是——

「呵呵呵呵，阿撚，你回來了哦，離完美的男人又近了一步了哦。呵呵呵呵。」

麻衣她穿著高貴的米黃色和服，外面竟然還被了，咦，那是歷史書中看過的……袷袴？深紅色的絲綢

圍著黃色的鑲邊，還有數不清的刺繡。這不是王室才會用的衣著嗎？

「怎麼了？怎麼看著我發呆了，發生什麼事了嗎？」

聽到發生什麼事了這句話，我和愛愛反射性地互望一眼，眼神想的是同一回事，我只好趕快答話：

「麻衣姐妳怎麼會跟由紀.....？而且妳身上的衣服是.....？而且.....妳換了髮型？」

沒錯，麻衣的頭髮本來是黑色的長髮，現在卻是栗子色的長曲髮。

「麻衣姐昨天晚上來我家玩喔，說起了今天要參拜神社我就跟來了，想不到我家裡有這個東西呀，我看麻衣姐感興趣，就給她穿了哦，是我幫忙綁帶的哦，我是不是很厲害，快稱讚我快讚稱我！」

由紀還是老樣子的握著我的雙手想膩著我，愛愛看到不禁一笑，由紀看見卻愛愛卻有點避忌地放開了手：

「呀.....啲呵呵呵呵對不起哦我忘記了你們都已經那個了耶.....」

「由紀同學，妳、妳不用介意，就跟以前一樣就好了。」愛愛有點慌張地搖著手說。

「真的嗎？真的可以嗎？」由紀雙眼亮晶晶地看著愛愛。

「可以哦.....都可以哦，我相信學長也可以的。」

等一下，在被談論的是我吧，但為什麼我覺得自己完全被忽視掉了。

「那.....啲呵呵呵呵呵呵，阿撚，首先，我要——抱抱！」

由紀張開雙手，兩邊的振袖像蝴蝶般華麗地晃動起來，愛愛在推了一下我身後，我向前跌了一步，順勢抱住由紀。

「呵呵呵呵呵呵好懷念的感覺，為什麼呢，嘻嘻嘻嘻抱緊一點抱緊一點抱緊一點！」

的確，我已經好久沒有抱過由紀了，由紀又輕又瘦的身體抱起來跟愛愛的感覺完全不一樣，像在抱某種精靈。

「你也太有齊人之福。」麻衣看著相擁的我們，挑起眼眉，半是說笑半是嘲諷，她走過我倆的身邊，牽起愛愛的手「你沒空吧，先把妹妹還我，來哦愛愛，陪三姐去拜拜。」

「嗯.....好的！」

愛愛點了點頭，被麻衣牽著走進神社，由紀向保鏢打了個眼色，胖子便跟了上去，等一下，為什麼保鏢都變成為麻衣服務了，到底這幾天發生了什麼事情！

「呵呵呵呵呵呵我跟麻衣學姐成為了好朋友哦，她教了我很多呢~呵呵呵呵。」

由紀招牌的不懷好意笑容又重現人間，到底是在「教」什麼？我為什麼有點不好的預感。

由紀環抱著我，小嘴微扁的說：

「現在是由紀小姐戀愛時段囉，快陪我去拜拜，我還未來過這所神社呢！快帶我去快帶我去！」

由紀拉著我的走進神社，保鑣宅男跟我們身後，小手的質感對我來說好像有點久違，的確，去年十二月我都跟愛愛膩在一起，好久沒有牽過由紀的手了。

「欸呵呵呵呵呵呵這邊好多人哦，呵呵呵呵呵呵我第一次看見那麼多人的神社。」

「你們家裡不會在新年參拜嗎？神社新年一定就這樣吧.....？」

「嗯.....我們家裡都跟其他家族在某天去某個神社，而那邊的神官就特別為我們清場，冷清死了。」

.....啊，我又忘了，有錢人的生活習慣不能用常理來推測。

「話說，你跟愛愛是不是.....呵呵呵呵，做了嗎？做了嗎？所以愛愛已經不是處女了嗎？是嗎？是嗎？」

由紀令人無法正視的好奇之眼逼視著我，我只好點了點頭。由紀掩嘴吸了一口氣，驚叫：

「太厲害了！詳細點詳細點詳細點，到底是怎樣的，是不是真的很痛啦.....」

是否不應該大庭廣眾說這種事，我拗不過由紀，只好約略描述了我跟愛愛的初夜。由紀愈聽雙眼瞪得愈大，聽完才說：

「好可怕哦～會流那麼多血哦.....有沒有不流血的方法呀？」

「怎麼可能會有！？」

「可是我很想做又怕痛欸.....」

「.....你作為千金小說就竟然隨口說這種話。」

由紀繞起我的手臂，臉頰擦著我的肩膀。

「嘻，我家有投資酒店業哦，不只是溫泉旅館哦，各地酒店都可以隨便選哦呵呵呵呵～不就說好了，愛愛之後就到人家嘛.....」

那就南極.....不、不是這個問題吧！

由紀掂起腳，在我耳邊輕輕地說：

「嘻，不能告訴別人哦，連愛愛都不可以，我最近跟麻衣學姐學會了——噢，這就是神殿嗎？進去會有巫女在嗎？」

由紀的話說到一半，被某幢建築物吸引過去，抬頭指著某幢建築，那是木造的小神社，門緊閉著，感

覺可能是旁殿，又是或神官們的起居室.....

「阿撚阿撚，我要進去看我要進去看！」由紀叫嚷著。

「這不是參拜的地方吧。」我說。

「就看一下嘛人家就好奇嘛，就一下下嘛一下下一下下一下下！」

由紀雙手亂舞，像買不到玩具的小孩一起耍起別扭來。

我突然想到這個月都冷落了由紀，又想到這裡面頂多就放了些神位之類，也沒相干，便牽著興奮的由紀，走上木階梯，由紀要保鏢在外面等著，我就推門，探頭看了裡面，裡面一片幽暗，都是古木的氣味，我本來想在外面，讓由紀探頭看一眼滿足了就好了，由紀卻推著我，結果我半推半就還是進去了。

「這是什麼呀.....？」

由紀向放在中心的木牌揚了揚眼，木牌上好像寫了什麼，神社雖然不是密封，木造屋頂和牆壁都留了空隙，陽光劃出一條條窄小的光柱，室內晦暗不明，我看不到上面的書法，大概是什麼神明的神位吧。

這時候，由紀突然用力抱住我，整個人貼上來，滿身的香氣令我的鼻頭為之擴張，她輕吻我的嘴唇，簡潔地說：

「想要～」

「怎、怎麼.....」

「想要～由紀想要～」

由紀拉高了聲音，雙眼在黑暗中媚媚地看著我。

「怎麼突然撒起嬌來了.....」

「愛愛就可以撒嬌了，我就不行嗎～哼～本小姐可是很 - 難 - 得才有談戀愛的意欲呢～都不好好珍惜！」

由紀嘟著小嘴，水汪汪的雙瞳跟水嫩嫩的雙唇好不誘人，我只好安撫著說：

「好啦好啦，可是這邊——」

「不要說這邊什麼不適合不舒服我才不管！我要我要我要！自從麻衣學姐教會我之後，我就半個月都是自己——」

就在由紀突然野蠻起來的時候。我們突然聽到神社另一端在推門聲，陽光透進來，伴隨著吵架的聲音：

「你有什麼證據那是我做的！」

「你就死都不承認就是了！」

我跟由紀嚇了一跳，迅速躲到神位之後，似乎我們進來的門，不是唯一的入口。

門又關上了，小神社又回復黑暗，神位後的腳步聲雜亂，剛才只有兩把女性的聲音，似乎有兩個人在。

「我沒做過，你要怎麼承認！那是你們神社運氣不好！惹來了『那些』，跟我有什麼關係……」

「你！！！我在外面看到有人的腳印，那根本是人類的腳印！」

由紀挽住我的手臂，我轉身想趁兩人吵架，從進來的門離開，由紀卻拉住我，說：「慢著，這聲音……」

我在黑暗中困惑地看著由紀，由紀悄悄換了位置，躲到更接近兩人的暗角。

另一邊的兩人繼續爭吵。一把聲音比較沉，另一聲音比較尖細。

「哼，有腳印又怎樣。什麼路人或是情侶幽會留人下也是，你能證明是我的腳印嗎？」

「我——我——！」

似乎兩人當中，高音的一人處於劣勢。

「總之，我們神社很忙的，你們家神社如果解決不了，我們可以幫你，哼，頂多算便宜點。」

「你少在那邊冷嘲熱諷，你這賤貨——！」

「賤貨？你還真是……，這裡是神社，八百萬神明祭奉之所，汝巫女乃敢穢言？」

這是……古文？什麼八百萬神明？後面那句我可聽不懂了，我望看由紀，卻由紀一臉凝重專聽著。

「你、你！你不要再裝高雅高貴，你跟那些神官們的醜事我都知道！」

「哼。醜事？我們是相愛，是男女之間確確實實的感情？這什麼年代了，拜託，你要每個巫女，都像你那麼守身如玉嗎？好了——我客人還很多，我跟你說，下次說話要有證據，不要再打擾我。再見。」

聲音較沉的那人推開門，光線一閃而過，又轉回幽暗，離開了，剩下另外一人，她踱步起來，腳步聲很特別，好像是軟軟地東西踩在木版。

這時候，由紀毫無先兆，衝出神位另一邊，我驚訝想拉住她，跟上去，由紀卻說：

「莉娜！」

由紀走到神位的另一邊，我驚訝的看著剛才對罵的其中一人——莉娜。

與其說，我驚訝，是因為她是莉娜，倒不如說，是因為她的打扮。

純白色的小袖上襦，紅色的緋袴，腳踏草鞋，莉娜竟然身穿巫女裝。

- -

「莉娜——哎呀！」

由紀想追上下樓梯離開的莉娜，卻忘了自己身穿木屐不利急步，差點跌倒，我趕忙扶住。

「莉娜，到底發生了事！」

「這跟你們無關。」

穿著巫女裝的莉娜頭也不回的說。

剛才由紀衝出去後，莉娜震驚地望向我們兩人，卻什麼也沒說就推門走了，神社果然前後各有兩扇門。

「莉娜，你聽我說，我只是想——」

由紀一邊扶住我，一手拉住莉娜的手，莉娜卻用力甩開，由紀撫著疼痛的手，由紀睜著眼，眼眶泛起紅絲，我抱起由紀的肩，由紀哽咽地說：

「如果，如果你遇到了麻煩，讓我幫你好嗎.....就是那樣而已.....」

莉娜聽到，卻突然回頭激動地說。

「你為什麼要幫我？就因為你是神一樣的有錢人嗎？是因為每次都是你愛怎樣就怎樣嗎？沒錯，我們家的神社什麼都做不了，明明的神職者卻最無助，但那又怎樣，你就可以憐憫我，拯救我了嗎？大小姐，我們窮人的生活，不是你想象中那麼有趣，沒錢就是沒錢，出事就是出事，不是能像你，每天在用玩遊戲心情的去看待的，好嗎？」

看見了如此激動的莉娜，由紀難得支吾以對。

「我，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們家自己的事，我們家自己會解決。不用你操心。」

莉娜說完，一個人徑直離開。

由紀嚥著喉，彎彎向下扁了的嘴不斷抽搐，在哭泣的邊緣，我撫著她的背，她的眼神始終注視著莉娜離開的方向。

我看著莉娜紅白色顯眼的身影走入人群中，今天是元旦，人們對巫女都似不特別注意，很快她綁了馬尾的黑色長髮便消失在人群中。



莉娜到底是.....？「我家的神社」？所以說她是繼承神社而成為巫女嗎？

由紀曾經跟她是最好的朋友，而說到底莉娜的背離，是因為我和愛愛四姐妹的關係，我有太多話想問由紀，但我知道由紀這刻最需要的是安慰，正當我想抱住由紀，要把她摟在懷裡，她卻回頭，陰霾完全消失，眼神180度大轉變，比retina更亮麗的光直刺進我的眼裡：

「我決定了，我要幫莉娜，一定要！」

由紀的上唇倔強地蹺起來，我發誓，大小姐的腦裡又開始不懷好意，這次又有得忙了。

- -

## 【2】

「很久很久以前，在荒野的森林裡，有一個小村莊，村莊中住了一位小女孩，她長得很漂亮，可是...  
...有一天，她發現自己突然變醜了。」

幽暗的小木屋中，麻美用陰暗的聲音訴說。

我們所有人圍著一盞小油燈。愛愛和由紀一左一右的靠著我，愛愛渾身發抖的抓住我的肩膀。

麻美繼續說：

「很快所有人男生都不再注意她，不再喜歡她，每天晚上，她都傷心得要哭，滴答滴答，每天晚上，她淚水的聲音都伴隨她入睡，滴答滴答.....」

麻衣穿著一身價值不菲的衣服，卻毫不在意的藉地而坐，她臉紅紅的散發著酒氣，大概是喝不了不少賀年酒（？）。藤浦姐則抱膝坐著，一臉平靜地眨著眼。

「每天起來，她都發現自己愈來愈瘦，愈來愈難看，她的嘴裡突然有了難聞的腥臭味，吃什麼也是一樣，每天晚上，又是那聲音，滴答，滴答，滴答.....」

由紀雙眼睜得大大的滿懷期待靠在我的肩上，而愛愛則把臉埋在我的後頸，她鼻頭呼呼作響的緊張熱氣，弄得我頸間癢癢的。

「女孩愈來愈難看，嘴裡散發腥臭的呼道，有一天她想要喝水，一喝下去都難喝得要命，她噗地噴了大口的水，卻發現她喝下去的不是水，而是鮮紅的——血！」

「欸呀！」

愛愛尖叫一聲，閉上眼睛躲在我身後，麻美吃吃的笑了起來。

「然後呢！然後呢！」由紀催促麻美繼續說下去。

「從那天起，女孩都不能喝水，可是她口渴得不得了，她好想喝水，可是不行，她眼裡一切的液體都是血，她忍不住了，她想到了每天晚上的聲音，滴答、滴答、滴答、對了還有眼淚，她想到眼淚也可

以喝，可是她哭不出來，哭不出來.....」

麻美拿起了瓦斯燈，放在自己的下巴下方，營造出陰森的臉瞳，愛愛抓住我衣角，閉上眼睛不敢看。

「女孩哭不出來，抓破了自己的眼睛，血流了眼淚，很多很多的血，很多很多的血，滴答，滴答，滴答.....慢慢女孩化成了血.....消失了.....消失了.....咿呀呀呀呀呀——！！！」

「咿呀呀呀呀呀！！！」

「咿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哈哈哈哈哈！」

隨著麻美最後的鳩叫，愛愛嚇得尖叫起來，我的耳膜還來不及怪叫，由紀也隨著大叫起來，我另一邊的耳朵又是一輪痛苦，我痛苦地望向由紀：

「妳叫什麼？妳不是不害怕嗎？」

「啾呵呵呵呵我配合麻美學姐哦～」

藤浦姐拉開了窗簾：

「你們到底在搞什麼？不覺得很無聊嗎？」

窗簾後一片午後祥和的陽光。我們參拜後聚在一個小咖啡館用餐，剛好有一個小角落，在由紀的慫恿下，麻美竟然拿著油燈（到底哪邊找來的）藉地而坐說起鬼故事。

「嗚.....由紀同學你幹嘛弄這種事情啦。」

愛愛埋在我的肩膀裡，我輕輕摸著她的頭讓她平復下來。

「呵呵呵呵呵呵我想先弄點點氣氛再進入正題哦～」由紀笑說，卻向我打了一個眼色，好像在跟我說，她其實只是想聽鬼故事和嚇一下愛愛而已。

然後她拿出了她那台有白兔耳朵的手機，用指尖稍為劃了幾下，然後將屏幕展現出來，那是一段新聞。

我接過手機，看了看標題：< 神社鬼影幢幢 只能自求多福 >

我稍為看了看內文，然後交給愛愛和麻衣，不一會所有都會看完了，總之內容就是：

區內某所神社突然出了鬧鬼傳聞，牆上血跡斑斑，樹上多了恍惚是自殺用的吊繩，隔天早上雪地上都是凌亂的足印等等.....

不用說，那所神社，就是莉娜一家的神社。

「莉娜那時候似乎都沒有跟大家提到，她家裡世代繼承神社，似乎頗有歷史了。」

由紀說完，眾人詫異地輕呼，連藤浦姐也睜了睜眼。

「莉娜她是家中的長女，自小就繼承了巫女的使命，我不清楚神社的歷史和經營方式啦，但感覺其他跟一般店家沒有什麼差別，受歡迎，靈驗的神社自然有較多的獻金，而被認為不靈驗不受歡迎的神社，便日漸衰落下去——這次的鬧鬼事件，如果我沒有想錯，那讓莉娜一家非常嚴峻。」

的確，神社鬧鬼，聽出來就像安全套無法避孕一樣。那不是自砸招牌嗎？

「不知道大家對莉娜還是不是……」由紀面有難色地說，然後卻嚴肅地低下了頭，「但希望大家看在我的份上，一起幫助莉娜！」

「沒問題啦，下任部長的要求，儘管放在我身上！」麻美豪氣萬象地說，拍著胸口，然後傻笑著：「可是我們要幹嘛？cosplay巫女超舞嗎？還是說當showgirl拉高神社的人氣。」

那只會讓神社掉入比鬧鬼更可怕的深淵好嗎？

由紀說出了她的正確答案，眼神堅定掃視我們：

「把那頭鬼揪出來！」

- -

## 【2】

每天清晨，莉娜跟著雙親起床，在冬天還未日出的早上，準備四位弟弟的早飯，母親和父親都是神官和巫女，要到神社去打點和準備每天早上的儀軌，家中的事務，便交給了莉娜負責。

「姐姐～早安。」

年紀最小的彌生只有小學三年級，但他總是最早起床的一個，莉娜幫他盛好了飯，便解下了圍裙，對彌生說：

「姐約了朋友，要出去一下下，你自己吃，不要吵架哦。」

彌生一邊擦著眼一邊點頭，喝起冒煙的味噌湯。

莉娜回到房間，拿起手機，看了看前天收到的簡信，坐在床上掩臉，深吸了一口氣，她沒有脫掉外套，便穿起巫女單薄的白色小襦，紅色的緋袴，巫女的衣服幾乎是每天清洗，上面總有淡淡的香氣。

莉娜離開房間，外面正下著雪，她撐起古色古香的油紙傘，走出門外，她的家就設在神社旁邊，剛好日出了，晨光的第一抹照射到了莉娜的臉上，她眯著眼，踩著薄薄的淺雪，走到神社殿前。

有一個粉紅色大衣的身影在殿前撐著傘，一頭黑髮沾了點白雪。

「小愛同學，早安。」

愛愛轉身，非常高興的笑起來：「你來了，莉娜同學，你真的來了太好了！」

莉娜稍一微笑，走近愛愛：「那麼早，有什麼事嗎？」

愛愛皺了皺眉頭：「那個，上次聖誕節我送你的那個，你有.....有在嗎？」

莉娜點了點頭：「還放在房間裡，感謝你的心意。」

「那、那就好了，我還怕莉娜同學會嫌我無聊。」

「.....那麼一大早，不會只為了這些開場白就找我出來吧，應該不止你一個人才對.....」

莉娜環顧著周圍，可是空氣中都飄著白茫茫的雪花，點點花白了四周的一切。

「小愛同學，你有什麼要說，就快點說，我還有事情——」

「我、我們想幫助莉娜同學！」

愛愛閉著眼用力說了。

「.....什麼？」

「我知道.....我知道莉娜同學最近的神社惹了麻煩，如果可以的話請讓我們。」

「是大小姐要你們來的吧。」莉娜冷冷地說。

「那.....那個.....」

「對不起，請你對由紀同學說：『我們的神社不需要任何的捐獻，也不需要任何財團的收購』。」

莉娜說完，正想轉身，愛愛卻大喊：

「那、那是我們的意思！」

愛愛的聲音在寒氣中回盪，莉娜有點驚訝這嬌滴滴的小女孩竟然會那麼大聲講話。愛愛繼續說：

「跟我說這件事的，的確是由紀同學、同學沒錯，可是，我們都是主動想要幫助莉娜同學，三姐聽到莉娜的事情後，就想到了，那只是人為的惡作劇。」

莉娜眯起了雙眼，盯著愛愛：「惡作劇.....？」

愛愛吸了口氣，臉紅著說：「莉娜同學，你轉身看一下你的身後.....」

莉娜歪著頭，不明所以，但看著凝重的愛愛，姑且轉了身——

她身後的雪地上，竟然出現了一個極巨大的心型圖案，像有人刻意剷去了某部分的雪，裡面有兩個人的名字：愛愛，撚撚。

「這.....這是.....」莉娜驚訝地看著雪地。她來的時候肯定沒有這個圖案，它到底是怎樣出現的。

莉娜身邊傳來第三人的腳步聲：

「這招太簡單了，莉娜學妹你有讀過福爾摩斯的《魔鬼的蹄印》和金田一的《雪影村殺人事件》嗎？」

莉娜轉頭，栗子色的頭髮，華麗的和服，妖嬈的面孔，而旁邊紫色和服撐著傘的美女則有一份賢慧的氣質。

「鹽可以令雪花融化，只要前一晚下雪前在地上灑上鹽巴，特定的範圍便不會積雪，我想，真兇是用了一個腳印的圖案樣版，到處在神社附近灑上腳版形的鹽巴，第二天早上起來，便會出現大堆凌亂的腳印。」

藤浦姐幫麻衣撐著傘，麻衣像貴族一樣清晰地解釋著，指向莉娜身後的心形：

「別說要腳印了，連恐龍腳印我們也做得出來，另外，關於牆壁血印和樹林中出現大量上吊頸繩子這一點——」

「嘩哈哈哈哈哈那是我畫的哦，我用鹽巴畫的哦～！」

麻美不知道從那邊衝出來，打斷了麻衣的話，握住莉娜的手說：「莉娜你看，那邊還有那邊還有哦～」

莉娜不知所措地被麻美推著轉身，望向雪地的另一端，上面像塗鴉一樣出現了非常多的字句：

「撚撚快槍手！」「二妹是吃醋鬼！」「愛愛大胸部○○」「麻衣自慰女」「不要把這種事情寫上去啦！」「啲呵呵呵呵我是陰陽師小由紀！」「你們有完沒完.....」「我們是要來幫助莉娜的好嗎！」

莉娜看著這堆亂七八糟的雪痕，忍俊不禁，嬌笑了幾聲。

這時候我拿著傘，罩著由紀在愛愛身後出現，我們早就在附近埋伏了，只是找勉強和莉娜有話題的愛愛先打開話匣。

「莉娜，你要怎麼看我們，是你的自由。」

由紀挽著我的手臂，我走到莉娜面跟她說：

「但是否決定要幫你們神社，也是我們的自由，神社的未來不是由你一個人可以決定的吧，我們私底下採取行動，你也阻止不了，而且，就算是為了你四位弟弟，我們先合作，好嗎？」

莉娜望向由紀：「你怎麼跟他說我家的.....」

由紀少有溫柔地微笑：「彌生他還好嗎？可以讓我看看他嗎？莉娜，對我們而言，所有的問題都已經解決了，我不會用家族的資金去幫助神社，而且我只是用我們的自己能力去幫你。現在就等你點頭了，好嗎？」

莉娜巡視著我們每一個人，對我們這群人，似乎仍然有些大惑不解，眼神好似在說：

怎麼會有這麼無聊的一些人。

- -

深夜三時，我、麻衣和由紀躲在區內大神社的後門。

氣溫冷得要命，我已經往自己的身上塞了大量了暖包，可是手還是僵硬著，我呵著氣搓手，穿著大衣的麻衣看見，便整個人抱住我：

「冷嗎，來，姐姐給你一點溫暖～」

雖然穿著厚衣，但我仍然感受到麻衣身軀的柔軟。

「麻衣姐好好詐，我呢我呢我呢～」

然後由紀從前面抱住我，我整個人被夾在兩個美女中間，我怎麼覺得只是她們兩人都冷了，要找我取暖？

「處女沒有資格講話！先去破個處再說吧小丫頭！」麻衣說。

「不要誤導女生好嗎……」我忍不住吐糟。

「什麼嘛，我很快就不會是處女了你說是不是！！！」由紀抱住我急道。

「你們到底是來幹嘛的……」

我抱怨道，說真的，冷成這樣，我連硬都有點硬不起來。

這時候由紀的電話振動起來，由紀拿起了一看，向我們說：「是藤浦學姐那邊。」

我和麻衣咦了一聲，慌忙繞道過去。

根據莉娜所說：我們去參拜的神社，是區內最大的神社，俗稱大神社，最近幾年，支持大神社的財團一直希望可以收購附近的土地，包括一眾小神社，如莉娜家中一類的。

財團使用各種手段逼使其他小神社交出土地，除了一直資助大神社令他們整修、宣傳都如日中天，吸引了區內所有其他小神社的客戶，令小神社資金不濟，更用一些奇怪的手段，令其他神社人氣下降。

莉娜家中鬧鬼，如無意外便是大神社的傑作。而主持這一項計劃的，是大神社中一名叫「亞矢」的巫女。那天和莉娜吵架的便是亞矢。莉娜非常肯定，亞矢與其他神官，甚至財團中的重要人物關係非常複雜，她幾乎獨攬大權，跟大神社的正式主持沒有差別。

「亞矢出門了，手中拿著大旅行袋，似乎要往莉娜神社的方向。我們要集合起來嗎？」

由紀向我們報告，我們細步跑向莉娜的神社。還好今天晚上沒有下雪，天上積著厚厚的密雲，黯然無

光。

「當然不要！聚在一起更難行動，我們到了莉娜的神社再說，要二姐他們千萬不要跟丟！」

由紀一邊跑，一邊用手機簡訊下著麻衣的指示。

而根據麻衣的推理，所有的鬧鬼事件都只是人為的把戲，前幾次的把戲莉娜都抓不到她的證據，而我們這個晚上，就要把這頭鬼——亞矢人贓並獲。區內有非常多老年人，他們不懂什麼科學犯罪，推理小說詭計，要跟他們解釋，不如把犯案中的亞矢當場抓起來。

我們跑到莉娜的神社，愛愛開了神社的門，讓我們溜進去。

她有點驚慌地帶我們進莉娜家中的儲物室，將熱湯遞給我們：「二姐和大姐還沒有到，你們先歇著...」

麻衣統計了每次鬧鬼事件的發生時間，大概都在朔月的前後，我們便等了幾天，到了今晚朔月，分成兩隊，守住大神社的出入口，果然亞矢今天晚上似乎又要行動。

莉娜留守家中大本營，愛愛怕黑，便留在莉娜家中協助後勤支援。莉娜整理了家中的儲藏室，勉強先做著我們的臨時本營。

蠻為狹窄的儲藏室中點了白色的蠟燭，鋪了竹席，跟寒冷的外面天淵之別，我們坐下來靠在一起，捧進愛愛跟我們的熱湯，愛愛說：「那是莉娜同學做的。」

由紀小心翼翼地一口一口地喝著，眨著亮晶晶的雙眼，愈喝嘴角愈揚起來。她察覺我的目光，笑說：「嘻～這是我.....從來沒有喝過的味道。好香。」

這時候莉娜進來了，麻衣向莉娜說了經過，莉娜沉起了臉：「那賤貨不知道又想做什麼.....」

這時候由紀的手機震動起來，由紀打開，看著說：「神社後山的湖！」

「湖.....？」莉娜不解地說。

「我們先過去吧。」麻衣站起來說。

「不，你們.....先喝湯，我過去就好了。」莉娜說。

由紀放了下了湯，說道：「呵呵呵回來再喝啦，愛愛記得把我的份暖著。」

愛愛點了點頭，由紀突然注意到儲物室中的一角，說：「那個是.....」

我遁視線看去，是一個舊衣袋，裡面溢出了一片紅色的布料。

莉娜回答：「那是我的先祖留下來的巫女裝，很久沒洗了，家中只有我媽跟我是巫女，弟弟們用不著。」

由紀哦地點了點頭，眼睛一眨，微笑起來。莉娜說：「怎麼了嗎？」

由紀歪起小嘴：「我在想.....好了，之後再說，先去捉鬼吧呵呵呵呵！」

- -

莉娜家神社的後山有一個湖泊，算是莉娜家中的土地資產，只是日久欠缺打理，附近都很荒蕪，我、麻衣、由紀、莉娜四人一步一步地撥著雜草走進去，前兩天的融雪令空氣中有著難聞的水氣，冬天連昆蟲都在冬眠，一片死寂。

「左邊。」莉娜走在前面領路。

我們舉步維艱的走過去，朔月夜晚，半點月色都沒有，我們只能勉強夜視到眼前的事物。

突然，由紀拿著手機喊出一句話。

「等一下，亞矢已經離開了湖邊，但.....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

我們停步，面面相覷，我們在草叢中沉默了片刻，麻衣先說：「我們先過去看，可能她已經準備了什麼詭計，而且要盡快跟二姐他們會合.....」

我們一時無計可施，只好先依著麻衣的方法去做。

到達池邊，麻衣吹響了口哨，麻衣和藤浦姐亮著手機現身，藤浦姐先說：「那女的只站在湖邊，蹲下來弄了弄水，太暗了，我看不清楚，但至少這附近什麼都沒發生.....」

莉娜走近池水，用手電筒照了照池水，水面大堆衰草，沒有任何特別，由紀也走近了池邊，她突然說：「我看到了！那邊有東西！」

由紀興奮著跑過去，莉娜卻大叫一聲：「小心那邊不是平地——！」

莉娜追上去的同時我也跟上去，這時候，我勉強看到一團黑暗乍現，撞到由紀身上，由紀「哎呀」了一聲，整個人跌進草叢裡，那身影撞了由紀一下後，便迅速地逃離，麻美大喝一聲追上，而莉娜則往由紀的跌倒的方向飛身前跳，大叫一聲：

「快拉住我的手！」

這一下來得太突然，我什麼也沒想便抓住了莉娜的手，一股莫名奇妙的拉力將我往前拉，整個人像被吸進黑暗中失去平衡。

我又再一次眼前一黑——果然，跟由紀一起，簡直是一直在玩命。



## 被神明遺棄的世界×以愛之名惡靈退散 下

### 【3】

萬物俱靜。

像天生初生的火焰，驅散了黑暗。

是神。

——輝夜澱英，白露澄寧，退卻爾妖穢污氣——

密林中燭光影綽，神盤膝而坐，輕輕抱住由紀的身軀，她輕按由紀的額頭，娓娓誦讀那詩般的咒文。

——願朔月之闇抑止，願五月之蠅沉靜，汝麗人美甚——

神專心一致，雙眼輕閉，臉龐在幽暗燭光中既平靜又俏麗，密林的水氣慢慢被蠟香驅散，神的聲音像歌一樣美妙。

——奉天物萬靈之名，清滌爾身，如止水之遊魚，如明空之出雲——

神愈唸愈快，我身裡突然有一般衝動，大叫一聲：

「破道之七十六！一刀火葬！」

我醒來了，神——不，莉娜驚訝地我看著我。我感到身後有硬物，回頭一望是一株大樹，我剛才好像是靠在上面昏過去。對了，我們在追趕阿矢的時候，由紀跌倒了，然後我抓住了莉娜的手，再後來就是公式化地眼前一黑.....

「我們從上面掉下來，由紀沒有受傷，只是昏倒了。」

莉娜指向我旁邊，我望過去，依稀看得見有一個高崖。不算很高，可是絕對爬不回去。

「這裡本來是河溝，還好現在沒有到融雪期，不然我們就掉進河裡了。我已經通知了學姐他們，他們趕過來了，只是從神社那邊繞過來，要花點時間。」

由紀攤軟在莉娜的臂彎裡，我發現我們身邊的泥地上都點了蠟燭，數起來有三四根，都是傳統的白色蠟燭，燈芯發出著極微的燃爆聲，像枯葉折斷的聲音。

「這些蠟燭是.....？」

莉娜伸到進了小襦中，掏出一把蠟燭。

「我們當巫女，隨時要行祈福之式，這是常備的道具。」

「祈福之式.....」

「聽說這些蠟燭用植物油製作，有助澄明思緒，安靜邪靈。」

安靜邪靈，妳是在玩零紅蝶嗎？

不過這時候真的吹起了一陣風，我身子一寒，我站起來了，身體都沒有受傷，我走過莉娜身邊，看著由紀，她的臉非常沉靜，像睡著了。

「如果從這邊回去，能走得到嗎？」

莉娜抬頭看了看我，指向我身後。

「要從那邊，走路的話，大概三十分鐘……可是由紀還沒有，咦……？」

我蹲下來，背對莉娜，回頭說：

「我來背由紀吧，天氣那麼冷，一直留在這種地方怎麼都不好。」

莉娜皺了皺眉，好像有點不太信任我的看著我。

「我之前有背過由紀，她很輕，我可以的，莉娜同學你來帶路吧。」

莉娜雖然仍然沒有放鬆表情，可是她還是抬起由紀，將由紀負到我的背上，我抱穩了由紀軟軟的身軀後，我撐起腳來，雖然由紀也穿了不少，但就算加上了衣服的重量由紀還是輕易而舉就可以背起來。

「好了，走吧。是那邊吧？」

我望向剛才莉娜指向的方向，那邊隱約是一條路，可是還是黑暗的令人心寒。莉娜吹熄地上的蠟燭，剩下一根，把差不多燒完的丟掉，把剩下很多的收回懷中，她拿出了一張紙片，卷成杯狀，將剩下的一根蠟燭放進去，拿在手中當照明，這種本事果然就只有巫女能做得出來。

她走在我的前頭，用燭光驅散黑暗，沉默地帶著路，我背著由紀跟上去。

我們在河溝底一步一步前行，地上都是枯葉和枯枝，踩著發出令人精神緊張的聲音，我穿著外套仍然有點寒意，我身前的莉娜身穿巫女裝卻恍若無事。我愈想愈想，只好跟莉娜搭話。

「那個，真想不到莉娜同學是巫女呀哈哈哈哈哈。」

「是哦，我們這一行很少見吧。」

莉娜沒有回頭，語氣沒有起伏地回答。

「這一行」，莉娜那老練的語氣實在不像是高中生。

「那，為什麼你會選理科呢？這種科學的東西，感覺，感覺跟宗教不配……」

「……」

莉娜沒有回答，引領著獨光往前走。

我是說錯了什麼嗎？我一時不敢講話，只能看著莉娜巫女服的背影。

沉默了片刻，莉娜突然說。

「你知道我們國家的宗教，跟其他宗教最大的差別嗎？」

她還沒有回頭，聲音像從她的後腦發出來般。

這個問題不是我能應付的等級。

莉娜沒等我回答便說。

「我們國家的本土宗教，沒有劃分人跟神的差別，把人都說起了神，八百萬諸神，天下眾生皆神，我們不用贖罪，不用冥想，不用做功德，人就是神——不是有一個形容叫『鬼神』嘛，我們國家的神呀，連跟鬼的界線也沒有劃分得很明白。」

莉娜流暢解釋，彷彿是常識一般。

「人.....就是神？」

「這是我們家族自古以來的教導——但我不這樣認為，如果人就是神，那我們巫女和神宮，又是什麼了？」

「那莉娜同學你相信有神嗎？」

莉娜一邊走路，一邊冷笑了：

「或許吧，我只覺得，如果傳說中那些神真的存在，那祂們已經把我們的遺棄了。」

「遺棄了？」

這似乎某種大逆不道的話，但莉娜還是繼續說。

「你或許不這樣覺得，你身邊都是女人，而且你也不是巫女。」

莉娜冷冷地嘲諷了我一句，我眨了眨眼，不知該說什麼。莉娜續道：

「這是很簡單的邏輯，如果人都是神，那我們巫女，又是為什麼而存在？如果人都是神，我們根本不用祭神，身邊的人，甚至我們自己都是神了，也有人說我們是只為了驅散惡靈而存在，但這如果這是需要透過神明才能做到的工作，那求神就好了，我們為什麼要親力親為？甚至按照人就是神的說法，每個人自己不就具有驅散惡靈的做法嗎？」

「那個，莉娜同學等一下，我聽不太懂.....」

莉娜完全不股我的接受程度，一口氣炮轟起來。

「所以我寧願相信，萬物都有靈魂。」

「什麼……？」

「花草，鳥獸，天空，海洋，人跟動物，甚至所我們口中的『死物』，都有靈魂的存在，而且，靈魂是中性的，既非神，也非鬼。」

「靈魂的存在……？」

莉娜突然回頭，我幾乎刹不住腳步。

她舉起手中的明燭，說：「就好像這蠟燭，祂的靈魂原先是樹木，以及其他的礦物，經過人類的加工後，就成為了產生光和熱的靈魂，不是我們人類發明了蠟燭，而是萬物之靈提供了我們光和熱，燃盡之後，蠟餘便回到天地之間，或是倒入大海，或是埋入泥土，經過很多很多年後，促生出新的樹木，再造新的光熱……」

莉娜靜靜地看著我，神情安靜，莉娜的臉比不上由紀或是麻衣的亮麗，但有一種安穩的美。

「我們人類，頂多是發明了手段。為什麼就妄想自居為萬物之長？我們跟萬物是平等的，不，甚至是更卑劣，我們為什麼不多分一點時間去了解萬物，去感受萬物，這或許就是我選理科，也就是自然科學的理由……」

我目家口呆地看著莉娜，想不到她只是選擇科目，便會想那麼多。

「你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吧？當你和學姐們發生關係時，有想過她們的靈魂嗎？」

莉娜又嘲諷了我一句，便回頭繼續走。

她們的靈魂？我眼前掠過姐姐們和愛愛高潮的表情。她們的靈魂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莉娜語氣帶點不屑地說。

「說到底，這是一個沒有神的世界，沒有神告訴我們該做什麼，沒有神告訴我什麼不能做，什麼能做——只要沒有神，一切都被允許，就連亞矢那種人都會存在。她用自己的手段讓神社壯大起來，她沒有傷害其他人，沒有召喚惡靈，你可以說她有錯嗎？」

「那個，莉娜同學，我不懂那麼多……但我覺得，信仰，或者是祈禱，不管怎麼也好，都只是為了心安，如果有人有帶領他人祈禱的責任，卻讓其他人遭受心理上傷害，那……怎麼也說不過去，莉娜同學，亞矢一定是錯的，你不用懷疑。」

「真不像是你會講的話。」

嗚呀，又被抽了，莉娜冷冷地說。

「每次看見你們，或是亞矢，我就想，我們巫女，祈福，清靜，讓人類心安，可是人類本身就是欲望

的本源.....我們真的有存在的需要嗎？我們供奉的神，到底在哪？」

這時候，突然刮起一陣風。

風很烈，莉娜伸手護住手中的燭火，四周的枯樹響起了令人心寒的啞音，地上枯葉被颳起，有的甚至打到我的臉，按連幾陣刺痛。

「這陣風是什麼回事.....！」我緊緊抱住由紀的大腿，暫時停了腳步。

風愈吹愈重，莉娜回身，向我走近，用身子保護燭尖亂竄的火苗，樹枝的低鳴愈來愈響，像鬼哭一樣咆哮，這太不自然了，河溝底的風像水壓一樣衝擊著我們兩人，我和莉娜低了頭，寸步難行。

「嗚.....好熱.....！」

我身後的由紀突然輕吟起來，我大驚，連忙放下由紀，半跪下來，讓她躺在我大腿上，她有點痛苦地皺了眉，神智不清，我撫著她的臉，大叫她的名字，可是聲音一出口就被風聲吞沒。由紀仍然不適地磨蹭身體。

莉娜伸手摸了摸由紀的額頭，臉色一變，脫口道：「發燒了？」

發燒了，怎麼可能，今天晚上由紀本來還是生繃活跳，從高處掉在地上就算讓一個人骨折頭破血流，也不可能讓一個人發燒，這到底是.....！

莉娜沉著臉，向我望了一眼，我們耳邊響著強風的鬼叫，莉娜的頭髮被吹得像飛濺的黑氣。我們開始連眼睛都睜不太。

「拿著！千萬不要放手。」莉娜將蠟燭遞給我。我眯著眼接過。

莉娜站起來，張開雙手，擋在我們面前，深吸口氣，大叫起來：

——爾等惡靈！敢欺吾清潔之身乎！

是古文？剛好我醒來之前，莉娜好象也在唸這種像歌謠一樣的語音。

風還是沒有停下，我手裡突然發寒得刺痛，我緊緊握到蠟燭不放，用身體護住燭火。

莉娜再一次大喝，聲音已經不像她平時說話的聲音，像風聲般又沉又重，遍佈我的耳間。

——吾乃萬物之靈共生之驅！清明若卯月晨曦之露！敢欺吾人者，詛爾萬劫之刑！

莉娜的聲音像咒語一樣，低沉卻不致讓人心寒，像火光般讓人沉實。

我的身體裡出現了一股寒氣，從刀鋒一樣刮著我的身體，有一種說不出清的痛楚遍佈我的全身，我痛苦地搖頭。

她握起雙拳，身子令人震驚地發抖：

——千萬拔生之盛木哪！予吾護靈之力！千萬蒼夜之明月哪！予吾晴明之力！

風從地上鼓起，像要把我們從地上卷起來，我努力沉著身子，一手握住蠟燭，一手緊抱由紀，半閉雙眼，莉娜的聲音像狂言般跟風聲抵抗。

莉娜用力指向由紀的身軀，指尖繃緊地發抖——

——天地萬象哪！懇予賜以吾友由紀禁亂之能！奉億萬靈之名！退！

只好象聽見「咕呀」的巨響，眼前不明的黑影一掠而過，一陣強風沉落，所有的強風和我身上的痛楚都突然消失了。

我手中蠟燭的火苗再次穩定下來，暖暖的燃亮著，我摸了摸由紀的額頭，竟然沒有再發熱，她的面容再次沉穩下來，我驚喜地望向莉娜，只見她滿頭大汗，寒冷的1月夜晚，她竟然頭髮都濕了，她臉容虛弱地半跪下來，看著我笑說：

「竟、竟然成功了……！哈哈……」

她臉色變得蒼白，雙手軟攤，我想走過去扶住她，可是手中又有由紀。

「由紀沒事……沒事就好了……」

這時候走道的另一邊出現的手電筒的光。伴隨著叫喚：

「由紀！阿撻！莉娜！」

是姐姐們！我立刻回叫：

「在這裡！在這裡！」

奔跑的腳步聲愈來愈靠近，莉娜回頭一看，向我安穩地一笑，然後便整個身子斜斜地倒下。麻衣走在前頭，看見倒下的莉娜不禁尖叫……

- -

我的瞳孔被晨光照得發痛，不禁睜開了雙眼。

莉娜在床鋪上轉頭看著我。

「早安。」

她的語音不帶任何起伏。

然後我便看到倒臥在地上睡著了的愛愛和藤浦姐。旋即我便想起，昨天晚上我負責背著由紀，藤浦姐負責背著莉娜，從河溝回來後，莉娜半昏半醒說到不要我把她搬回家中吵醒家人，便將鑰匙給了我們，說從神社後殿進去，會有一個小房間，而房間裡有床鋪。

我們鋪好了床鋪，讓莉娜躺下來，這小房間空間不大，放兩個人有點擠逼，麻衣便決定了送由紀回儲藏室那邊休息。結果是愛愛說死也要過來陪我，我們將莉娜安放好後，藤浦姐和愛愛問起到底發生了什麼了，我不禁額頭冒汗，剛才發生的到底是.....我依照莉娜的做法，點起了蠟燭，看著神社牆壁の木紋在火光中晃動，膽小的愛愛又在，我實在沒法說出事實。

我隨口說莉娜摔得受傷了，我們輪流照料了一會，不知不覺間三人都睡著了。

我靠在牆上醒來的時候，清晨的晨光從門縫內透進來。

愛愛和藤浦姐靠在牆上，被在同一張被鋪裡，一張可愛一張美麗的臉靠在一起，可惜我身上沒有相機，我只能用兩眼有點入迷地看著兩張安靜的臉，兩張小臉凍得紅彤彤的，隨著安詳的呼吸一起一伏。

「你有看著女朋友睡覺得癖好嗎？」

莉娜諷刺了我一句，我忽發奇想說：

「我在感受靈魂的睡相，還不錯看。」

說完我笑了笑，莉娜卻沒有答話，轉頭無言的看著天花。

「你需要幫忙，身體有沒有那裡不舒服了？」

我問著莉娜，想起昨天的怪事，我不禁想起擋在我和由紀面前堅持著的身軀。

「不用.....只是有點累。」

「昨天晚上的到底是.....？」

「我不是說了，萬物均有靈，那自然就是好的.....跟不好的。」

我想起惡怖遊戲裡那一張張鬼臉，心裡一寒。

「所以.....我們是見鬼了.....」

「不，你還是不懂，這世上沒有神，自然也沒有鬼，只有溫和或兇惡的靈魂。」

莉娜一臉正經地說，然後支撐著坐起來，撫著自己的臉。

「我也是第一次除靈.....還好成功了，也還是真的要感謝你緊握著蠟燭不放。」

我想起昨天晚上我死也握住蠟燭不放，想不到那不是玩笑，原來蠟燭真的有驅邪的能力。

莉娜在地版上匍匐過來，巫女的袿袴跟木版摩擦劃破了神社的清靜，她坐到我身邊，看著愛愛的睡相，輕聲說：「她們兩人都是好女孩，靈魂沒有一絲的燥動，尤其是小愛同學，像初生花瓣一樣清新的靈魂，少見，由紀可不一樣了，簡直是沸騰的水蒸氣。」

水蒸氣？原來由紀你是水蒸氣呀，聽著，我脫口說出：「那我的靈魂呢？」

說完莉娜回頭瞪了我一眼，我身子一縮，像在母親前犯了錯的小女孩，她冷冷地說「你哦……」

說著，她竟然抓起了我的左手，我下意識想縮開，莉娜卻用力捏住，輕罵：

「放鬆！等一下不要說話。」

莉娜抓起我右手放到愛愛臉頰上，然後拱起雙臂，用無分描繪的姿勢將雙手壓在我手臂和手背上，她閉起雙眼，十指用力，皺頭略略繃緊，嘴唇張開，發出低沉得像黑夜的吟誦：

——白夜兮星碎哪！領逐夢於幽夢之人！汝潔白之人而明靈兮，引思慮若七夜月之夕顏哪！

那幾乎都不是我聽過的音節，我勉強聽懂那是跟睡眠有關的咒語，我的手心突然一陣溫熱，半秒一消而散，愛愛睡夢中「嗯」了一聲，然後小臉一沉，嘴角泛起微笑。

我驚奇地望著莉娜，莉娜抓起我的右手，這一次是放在藤浦姐臉上，唸了同樣咒文，藤浦姐也是輕輕一動，便繼續安穩地睡了。

「這、這是……」

等莉娜放開手後，我問。

「最基本的祈福之式，這叫『夕顏之式』，是讓入眠者安寢的咒法，但要祭上第三者的靈魂，如果正式場合，我會用自己的，但既然你問到了……」

我張嘴望向莉娜，所以是了我的靈魂來讓愛愛和藤浦姐安寢嗎？

「如果你的靈魂不夠清明，兩人只會走進惡夢……但看來，她們兩人運氣也不錯。」

莉娜難得歪起嘴角笑了笑。她盤起下身，閉上眼，像打坐般深呼吸起來，然後從懷中拿出了新的蠟燭點上（到底收了根多少在胸口了？），清晨的神社仍然有點昏暗，蠟燭發出溫暖的燭光。

「莉娜你是非常了不起的巫女呢……」

我不禁讚嘆。莉娜沒有張開眼，平靜地回答。

「是嗎，可是我幾乎連我們家的神社都保不住了。亞矢她逃了吧，我昨天晚上隱約聽見你們在說。」

的確，藤浦姐後來有告訴亞矢逃掉了，她耍了什麼把我們不知道，把由紀撞到溝裡是不是她也不知道，總之我們算是完敗。

的確，莉娜法力再高，也很難勝過財力雄厚的大神社。

「可是……莉娜同學，今次不行，下次便……」

「我說過，這世界沒有神，靈魂是中性的，人類才是萬惡之源，我們不夠亞矢邪惡，便在人類的層面上輸了。」



「記得昨天晚上妳說，沒有神，一切都被允許.....但是.....堅持要對抗亞矢的是妳，幫我們抵擋惡靈的，也是妳，這一些讓愛愛和藤浦姐安睡的，也是妳。」

「你想說什麼？」

莉娜回頭，我第一次仔細地端詳她的臉，莉娜的臉上，有一種內儉的氣質，像深不見底的湖泊。

「我不想妳那麼會思考.....我只是覺得，就算神遺棄了這個世界，就算沒有神明能告訴我們，我們該做什麼，我仍然覺得，我們仍然還在，如果神明不能決定一切，那就讓我們來決定。」

「我們.....？」

「沒錯，我們.....愛愛，由紀，藤浦姐，麻衣姐，我們仍然.....」

「我們.....是嗎，是這樣哦」莉娜抬了頭，眼光一閃，似乎體悟了什麼，突然又說：「.....對了，對不起。」

「怎麼了？」

她的眼神卻仍然看著熟睡的兩人。

「無人島那一次，對不起，我對男女關係——有點、嗯、過敏。」莉娜說著。

我想起了無人島那一次，麻衣大概沒看出莉娜的背景，現在我們知道了，作為巫女，甚至說作為靈媒，她一直保持著自身的純潔。

「不，沒關係，說實的，我不太在意，我在意的，是由紀——」

莉娜聽見由紀的名字，便轉過頭來想要說什麼——

「噢，你們醒來了？」

這時，神社的後門推開，大片的陽光透過來，我和莉娜回頭。

是麻衣，她身後站著另一個人，滿身黑衣，戴著布帽和口罩，那是.....

「莉娜學妹，我事前為了保密沒有跟你說，我們其實成功了哦～」

「什、什麼.....？」

「我讓大神社也鬧鬼了，呵呵呵呵，亞矢這次有麻煩了。」

讓大神社鬧鬼了？

這時那戴口罩和布帽的人走進來，她身上有著露水的痕跡。她拉下布帽和口罩，難得露出憔悴的臉。

「對不起，我可以睡在這邊嗎？我整晚沒有睡了，謝謝。」

莉娜驚訝地看著走到床鋪上，直接倒下去的紗綾。

莉娜望向麻衣，下雪天的密雲散去，晨曦之中，麻衣露出惡魔般的迷人嬌笑。

#### 【4】

等了十四天，終於等到今天晚上將會滿月。

我們一眾游泳部成員下午便開始聚集在莉娜的神社，莉娜騰出了其中一個小房間，讓女生們在裡面換衣服。

藤浦姐到庭院幫莉娜和由紀準備舞台，所以將女生換過的衣服收起來，分類放進衣袋裡成了我的工作。

咻 - ！紙門拉開，是紗綾，她換好了巫女服，把頭髮綁起來，一雙劍眉炯炯有神的看著我，我奉承了一句：

「紗綾同學穿巫女裝很好看呢。」

「謝謝。」紗綾有禮地一點頭，將換下來的運動服交給我「麻煩你了。我先去庭院練習。」

「不會。辛苦你了」

紗綾在走廊中消失後，我收過運動服。而更衣室中應該還有另一個人，我敲了敲房門。

「麻衣姐，你還未沒好嗎？就差你一個了。」

紙門後傳來麻衣依舊充滿誘惑的回答：

「哎喲等一下啦～這巫女服太小了，人家胸部都緊緊的～」

「.....我們這樣做真的好嗎？就算成功了，以後每個滿月之夜怎麼辦？」

趁只有我和麻衣兩個，我說出了我的擔憂。

「呵呵呵呵之後的事情，之後再說了，難得大神社亂成一團，我們怎麼也要來個絕地大反擊。」

那個邪門的晚上，當我、由紀和莉娜遇險的時候，原來麻衣派了紗綾去大神社，用相同的方法，雪地足印，上吊繩子，牆壁的血手印等等方式讓大神社都一起「鬧鬼」了。

根據麻衣的解釋，雖然這不一定能讓莉娜的神社回復生氣，但至少讓大神社也不好過。的確在兩三天後，區內的報紙便紛紛報導了區內大鬧鬼，連大神社也束手無策。

「如果她們說是別人惡作劇，那莉娜的神社也解除疑雲了，所以目前我們和大神社面對『鬧鬼事件』是形勢同等的，這世界上神棍多的是，但大概沒有人喜歡冒充惡靈吧——這樣我們更要率先反擊。」

「你還真的樂在其中呀。」我靠在紙門上跟裡面麻衣說著話。

「呵呵呵呵那是由紀的拜托嘛，我們現在是好姐妹哦，你對著我要小心哦呵呵呵呵～」

麻衣跟由紀.....令我莫名想起NGL跟嵌合蟻，總之就是令人無法安心的組合。

「哎呀——！」突然室內傳來麻衣的尖叫。

「怎麼了麻衣姐！」我緊張的拍著門。

「快、快進來！！！」

我二話不說拉開紙門，這個房間原來空置了，沒有安裝電燈，也沒有窗戶，雖然現在是陽光普照的午後，但裡面還是點了好幾個紙燈籠用作照明。

我走進幽暗的密室裡，什麼也沒有，糟了，該不會——

欸，紙門關上，麻衣柔軟的身體從後抱住我，她灑了非常濃的香水，整個室閉空間空間的陌生香氣刺激著我的鼻頭，我不禁打了個噴嚏。

「喲呵呵呵新香水哦，受不了嘛～～？」

麻衣在我身後抱住我的胸口，嬌膩地說。

「麻衣姐你、你想怎樣——！」

「你說呢～麻衣以前就想穿著不同的衣服來做愛了.....而且難得是巫女服，老公好久沒碰小麻衣了...」

麻衣的自稱換成了她的名字，我知道這絕對是她發情的象徵。

她繞到我身前，一雙玉臂掛在我的頸上，她已經換好了巫女服，一對爆乳把白色小襦撐得緊緊的，而且圓渾的峰頂竟然透著兩顆小圓點.....

「老公，你還沒有稱讚麻衣的新髮型哦～你知道女人換髮型通常是什麼意思嗎.....？」

麻衣一頭栗子色的新卷髮比，比她以前樸實的黑色直髮更為時尚。

「什麼意思.....」

「就是換一個新戀人，或是開展一段新戀情的意思哦.....」

新戀人？新戀情？我不自覺想起信介那結實的模特兒身材 - - f\*\*k，I am not gay！為左證實依一點，我決定用行動作證明，我將雙手放到麻衣的胸前，揉著她的柔軟。

「嗯～～～呀.....」

麻衣挺著前身任由我玩弄，微張的小嘴斷斷續續地呻吟。從溫泉旅行回來後剛好是新年假，我跟愛愛只偶爾約會，又加上莉娜的神社事件，我積存了幾天，麻衣解開了的褲頭，充血的褲檔瞬間頂到麻衣的手心，麻衣像貓般滿意笑了，握住我前端，讓我們互相撫摸對方的身體。

「老公好溫暖好熱哦.....嘻——嗯呀.....唔咕——」

我一邊濕吻麻衣的雙唇，扶著她藉地坐下，麻衣張開雙腿盤座在我的雙腿上，被我撫弄後略略倘開的衣襟，露出一道深長的乳溝，我伸手捏住麻衣的乳尖，指尖大力挑逗。

「呀——老公好用力哦.....呀.....奶頭.....呀~」

燭火像泳池的水光一樣流動，昏暗的小木間裡，麻衣的巫女和服映照得像大河劇一樣古老而典雅，她像妖精一樣隨著胸前的快感扭動身軀，澄澄的雙眼滿是淫慾，我拉開麻衣的小襦，一雙飽滿的美乳被衣緣擠出。

「好冷喔.....老公好壞.....只顧自己熱起來.....麻衣也要.....丫~」

麻衣拉開我的內褲，徒手握到我滾燙的硬物，我握住麻衣的雙乳，麻衣身子一震，深深呼吸，一對淡紅色的乳頭早已勃起，我用指尖拭擦乳尖的小凹洞，乳頭軟軟的彈性讓麻衣渾身酸軟

「嗯——呀.....愛愛好性福哦.....呀.....好棒.....咪咪好棒哦.....丫」

麻衣一手套弄我的下體，讓我加速充血得更堅硬，另一手撩起緋袴，露出什麼都沒穿的無毛小穴。我舔著麻衣的乳尖說：「麻衣姐又打算不穿內褲演出嗎.....」麻衣嘻地笑了：「這樣也不錯哦.....不過只是還沒有穿而已啦，等一下老公又弄得髒髒的.....丫呀、哎呀.....」

我一邊吸啜麻衣的小紅帽，麻衣澎漲的美乳變得堅挺敏感，麻衣把手伸到裙下，自行撫摸著自己的私處，口中嬌吟連連：「丫丫.....好想要哦.....老公——麻衣每天自慰都在想你哦.....呵呵，嗯——」

這簡直是三流h漫才會有的對白，麻衣挺前腰身，將泛著淫液的小穴挪到我挺立的莖前，麻衣的小指頭撩動著私處，拉出一絲黏黏的水線：「老公.....還記得你曾經好奇人家為什麼把陰毛都刮掉嗎.....」

麻衣嘴角滿滿的淫慾，在無人島第一次和麻衣發生關係時，我的確有這樣好奇過，後來每天做愛，麻衣也把陰毛刮得簡簡淨淨的，我用掌心貼著麻衣的蜜洞，她「唔」地下身一縮，洩了我滿手盡是。麻衣喘著氣說：

「呶呀.....那是因為.....麻衣好喜歡男生幫人家用嘴巴喔~」

麻衣故作嬌羞地說，我呆呆地看著麻衣俐落地挺著下身，深紅色的花瓣濕潤地張開，唔擦係要我做文西下話？麻衣看著我猶疑的臉，扁起小嘴說：「呶.....老公第一次給了二姐，第一次破處又給了愛愛，麻衣就想要老公嘴巴的第一次嘛，這樣也不行嗎？小麻衣好癢喔.....唔.....好老公幫一下嘛.....」

麻衣的淫語比莉娜的咒語更具有令人迷惑的法力，我輕輕愛撫麻衣的蜜穴，緊張地嚥著喉，收起身子趴下，將頭伸到麻衣的腿間，麻衣說的聲音從我頭頂傳來：「放心哦.....小麻衣每天乾乾淨淨的.....」

老公第一次做.....先用舌頭輕輕的黏一下.....」

我心裡猶疑了半刻，但還是抵不住麻衣的肉香，我伸出舌頭，戰戰兢兢地碰到麻衣黏黏的軟肉，麻衣身下一震，強烈的嬌吟起來：「丫~~~~老公.....老公呀.....丫——！」我見麻衣如此舒爽，扶著她豐美的大腿，再次獻上深情一吻，麻衣身體又再一震，小穴微微一張，流出透白的體液。

「嗯丫、丫、丫——那、那裡、丫——」

麻衣像已經進入戲肉一樣呻吟。麻衣的下體只有輕輕的咸味，隱約有著清潔劑的芳香，並沒有讓我覺得反感，不知道其他女生的下體是不是一樣。我用指尖撫著麻衣的前端，讓小肉芽透出頭來。麻衣緊張地抓住：「那個先不要——等一下、不、不要——不呀呀呀呀——麻、麻衣——要、要、要呀呀呀——」

我沒有理會麻衣的叫喊，用舌尖舔著她充血的小豆豆，麻衣的屁股被我一舔便激烈一抖，麻衣抓住我的頭想把我推開，卻反而將我壓得更緊，我連吻帶舔，像處理乳頭一樣處理陰蒂。

「呀、呀、啊啊、小麻衣、小麻衣要去了啦！！呀呀呀——」

我指尖放進蜜穴前端一摳，麻衣的肉壁激烈地收縮，我扶住她發抖的大腿，麻衣下體一抽，淫水汨汨而流，滲到神社的木版地上，暗暗地濕了一片。麻衣滿臉潮紅地坐來，撫著我的臉，笑說：「嘻，這回換老公被老公顏射了.....」然後麻衣張開小嘴，吻去我唇沾著的分泌物，我回吻著麻衣，麻衣扶助我的肩膀，挺起身，撥開緋袴，張開泛濫的小穴。

「巫女的裙子好長哦.....做起來有點麻煩呢.....」

我抱著麻衣的纖腰，麻衣握住我的小莖，身子緩緩沉下去，腿間的嫩肉緊緻地被我的龜頭撐開，「呀.....太硬了啦.....丫丫、呀啊啊.....」麻衣一邊呻吟一邊女上男下的坐下來，緊緻的肉壁令我的龜頭快感接連，我不斷的在麻衣的體外勃動。

「哈.....好久沒被舔了，一下子就去了呢.....麻衣還要喔~」

我抱著麻衣的屁股，麻衣雙腰夾緊我的腰際，我們下體像點成了燭火般滾熱，酥麻得我倆都一時不敢移動，我抬著麻衣的屁股，小穴抽起又沉下，一下一下被我的下體頂刺著。

「丫、丫呀.....老公好會插呀.....好深哦.....呀.....」

麻衣也運起腰勁，屁股一沉一沉的舌吐，肉壁抽搐地擠壓我的下身，我用力充血，讓龜頭堅硬地頂著麻衣的花心，麻衣的咪咪拋動起來，我埋在兩團跌盪的軟肉裡胡亂舔著，吸吮麻衣的乳峰。「老公好、好厲害.....弄死麻衣了啦.....丫呀、丫丫丫呀.....嗯.....」

啪啪啪！

就在這時候，有人拍動房門。

我和麻衣瞬間像掉進萬尺深海。我們都太過忘形，忘記了時間，其他還在外面準備，我和麻衣打了一個眼色，我想停止，而麻衣卻皺起眉頭抱著我，噤聲說：「不要停，麻衣還要~~」正當我陷於比二律背反更嚴峻的兩難。紙門外傳來聲音：

「是麻衣姐嗎～我們都準備好了哦～妳還在裡面換衣服嗎？」

這是.....由紀的聲音！

麻衣立刻喜上眉梢，向我展示出非常邪惡的笑容，難道她想——她高聲叫了起來：「由紀你快進來！我們要你幫忙哦！」

「喂你等一下！」我驚訝著大叫。

誰叫由紀不容有詐，真的打開了門，一進來便兩眼一呆，大大的妙目眨著動。由紀也換上巫女裝，修長的身型亭亭玉立，她先是驚呆了半天看著交合的我們，然後便泛起羞紅，關上門，然後大方地笑了：「兩位有什麼要我幫忙的嗎.....」

由紀一步一步走過來，跪在我的身邊，瞪大雙眼注視被緋袴掩蓋的交合處，由紀雙眼閃亮的看著我，麻衣在一邊說：「老公他被由紀妳嚇到了喔，現在射不出來呢，由紀你快點安慰一下.....」

由紀抱著我的頭，無言地喘著氣，麻衣撐著地版，挺起腰支，小屁股起伏著，我的小莖被活塞得身不由己。下身的快感和這奇怪的三人組合讓我一臉迷茫地，由紀笑說：「你幹嘛一臉無辜啦，你說，現在怎麼辦才好呢.....」

「我也不知道.....」我隨口答著，然後由紀的小臉靠上來，我自然地親吻著對方，用舌尖挑弄對方的口腔，麻衣下身扭動，我的前端滾熱起來，麻衣知道我接近臨界了，突然像催眠一樣妖言起來：「由紀呀.....你進來了，老公就不行了.....丫呀——嗯——好硬好熱哦——呀丫丫——，由紀想要嗎.....快點讓老公都滿足.....」

由紀放開嘴巴，腮紅的臉頰跟我緊貼，密閉的小空間裡突然都好像只有麻衣的呻吟和由紀的吐息。

「麻衣姐叫得好好聽哦.....怎麼辦了.....我也好想要、好想要哦.....」

「呀——.....呀！！老公——呀.....呀丫丫丫——！！！」

麻衣下身用力一套，我馬眼把持不止射出了滾燙的精液，我一邊噴發一邊和由紀四目交投，由紀半是好奇半是陶醉的看著我，由紀伸手撫著我的臉，我輕輕和由紀接著吻，直到我的下身攤軟下來。

麻衣小心翼翼地提起緋袴，站起身，沒有讓緋袴沾到我們的體液，麻衣好像把我的生命力都吸去般滿臉紅潤，她拿起不知哪裡來的毛巾，清理好了下體，便穿會內衣和整理好衣服，笑說：

「你們兩個還要弄到什麼時候呀？不是說快要表演了嗎？」

我雖然已經精盡力歇，但仍然和由紀好像墮進了另一個世界般吻得難分難解，我終於不捨地撫著由紀的臉：「對不起喔，讓你看到這個.....這次真的沒有時間了，下次我一定會讓你.....」

由紀嘟了嘟嘴，笑著點頭：「好的我知道啦，我第一次看到別人做愛.....有點緊張呢呵呵呵，來，褲子～」

由紀乖巧地檢起地上的內褲遞給我，我站起來穿起，麻衣滿足了性欲便伸起了懶腰著說：「老公表現

100分哦～麻衣愛死了你了，來～飛吻一個～你們收拾一下也快點出來吧～」

麻衣陣風似的拉開門走了，由紀低垂著臉，似乎在想什麼，良久才說：「麻衣姐真的像好可怕哦，她說話好像有一種魔力讓人人都很想那個……」

我站起來，弄熄了房間中的蠟燭，房間慢慢落入後暗，回想剛才的情境，的確好像是麻衣一直在引導我們，走入肉欲的境地。我和由紀在麻衣的引領下，都有點不能自拔。

「所以由紀害怕了嗎？」

我和由紀離開房間，拉上紙門。由紀雙眼一轉。想了想，突然一把撲過來抱住我，在我耳邊就悄悄語：

「才 - 沒 - 有～我哦……想·要！」

- -

月圓之夜，雪地上升起了一堆堆小篝火，從神社的入口，繞成一個半圈，弧型的頂端是臨時搭建的舞台。

區內的民眾屏息靜氣地站在鋪滿雪的庭院，呼著白氣形成一陣薄霧。

鏡月兮輝夜，奉萬物靜流哪，舞詠於此，曰天原之舞——

莉娜穿著巫女服，伏在舞台上，單手執著一片小竹葉，出神般慢慢撐起身子，身體共鳴出低沉的咒語，像黎明前無盡的黑暗。

群眾紛紛提起頭，看著在舞台中慢慢浮起身體的巫女，莉娜左手揮起，竹葉下擺，揮向舞台下的民眾，緩緩劃出一個圓。

——汝萬世之神民乎，毋懼於逆邪哪！毋惡於妖異哪！聚爾清靜之氣——

莉娜的漸漸擴張聲音，只有呼吸聲的民眾像被牽引著，隨著莉娜手中的竹葉而轉動頭部，百數對眼睛注視著莉娜的身軀，無言的月色灑落在無垢的白衣上，紅色的緋袴染上了火光，隨莉娜的舞步搖曳而像燃燒起來，莉娜腳踏草鞋，重步一踩，舞台震出一聲——蹬！

——去哪邪逆之穢氣！去哪邪亂之魔相哪！吾等十十萬明靈之眾！毋污我兮——

莉娜張開雙臂，有如通靈般張擁抱無形的空氣，纖腰微彎，隨呼吸詠唱出一聲「兮」，雙臂一震，月色下浮現出六個身影。

——勾玉為吾之靈，咫鏡為吾之魂，辟異！辟惡！辟罪！辟魅！呀！——

愛愛，麻衣，由紀。麻美，藤浦，紗綾。左右三人一列，將莉娜供在中間，七片雪白的小袖由上而下舞動，轉身，翻起，上揚，七道白色的風痕，六人專心一致，面上沉靜像湖面，身體隨莉娜而轉動，幾近同步，難以想象他們只是排了幾個晚上。莉娜半閉著上眼，昏沈地舞詠，口中連連呼喝——

——唔呀！詛妖穢者去黃泉之國，若巨岩之沉靛海，若腐骸之埋黑土，呀呀呀！——

愛愛等六人櫻唇微啟，共鳴著莉娜的嗚叫，聚合成醇厚的和音，一重又一重的詠誦像直達月宮，遍轍雲霄。七人再次張開雙臂，近開月光，妙曼的身材構成了曲線的陰影，台下開始有群眾歡呼，七人一致地輕輕旋動身體，腳步斜踏，奏出沉實的腳步聲。莉娜說，這是最傳統的古典舞，也就是說，不知道幾多個百年之前，在這個國家建立之前，那些能跟靈魂溝通的舞者便是這樣安置自身的肉體於天地之間。

——奉萬物之名！吾人以肉身且靈！退汝兇祟！退汝荒魄！天原之舞，以吾身作結！呀！——

莉娜高呼一聲，七人一伏而下，拜倒於舞台之上，同時沉下的身體產生出如風的巨響。我把燈光打開，莉娜為首的巫女團笑著站起來，向群眾點頭致意，麻美不習慣穿長裙，一時手忙腳亂，紗綾和藤浦姐趕忙扶助，台上的觀眾看見了，不敢同時哄然而笑，如眾神般歡愉。

天原之舞終於完成了，由紀那天看見莉娜儲藏室中的衣服，便想到這種大型的祈願儀式，跟麻衣說了計劃後，麻衣便規劃了這一次大型的除靈儀式，而這時候，莉娜主動走到由紀面前，執起由紀的手，由紀意外地看著莉娜，眼裡盡是溢出的驚喜，我站在台上聽不見莉娜的說話，只見莉娜說了幾個音節，由紀剎時紅了眼，淚水閃亮著黑夜的月暉，由紀幾下用力點頭，便一把抱住莉娜，莉娜沒有抗拒，掃著由紀的背。兩個巫女在眾人的目光下緊緊相擁。

我從來沒有問過由紀，到底莉娜那天在台上說了什麼。

但我知道，有時簡單的一句話，比再古老的咒語更有效。

那天晚上，看著雪地上溫和地鼓掌的群眾，看著在月色下破鏡重圓的由紀和莉娜，我開始相信，世界上有些看不見的事情，是確實存在的，而且就存在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

Part11: 被神明遺棄的世界×以愛之名惡靈退散！



# 記憶的年輪×睡房裡的迷宮 上

## 【1】

身為家中實際上的長女，就算是假期，藤浦姐總是最早一個起床。

前陣子，當她知道了莉娜跟她一樣同樣是家中細務的重心，心裡不禁佩服，甚至多少有點同情——而差別在於，莉娜要照顧的是她的後輩，而她身為家中老二，要照顧的卻是……

「快起來啦！你要睡到幾點——！」

藤浦姐直接推門麻美房間的門，甩手拉開她的床鋪。

「嗚……今天假日就讓多睡一點嘛……」

「都十點了，你不要說負責做千層派嘛？他十二點就到了，你還不起來整個屁呀！」

「嗚……二妹你那麼緊張就自己去弄嘛，我當性奴隸就好了……」

「你這什麼話——！」

「丫呀～好痛喔～」

藤浦姐一腳踩在麻美裸露的屁股上，沒錯，麻美是裸睡族，不分天氣，不分寒暑，就是要裸睡。

「快起來你這豬頭！」

「嗚……再十分鐘十分鐘……丫呀～」

藤浦姐又踩了一下麻美的屁股。然後便離開了房間，那麼多年了，她那清楚麻美根本叫不醒，大概要二十分鐘後，她才會搖搖晃晃的在廁所裡出現。

「二姐……早安。」

離開麻美的房間，走廊上穿著卡通圖案睡衣的愛愛剛起來。

「四妹早安，妳那麼早就起來了喔，不是說十點半？要是麻美能學一下妳就好了。」

「嗯……今天我要掃地，我記得的……」

藤浦姐失笑地看著根本沒睡醒的愛愛，左搖右擺地走向洗手間。

剩下來的麻衣卻是比較有規律，她說了十點半起來就是十點半，從來不用別人擔心。藤浦姐下了樓，走到客廳，客廳的一角放了推積如山的烹飪書，她拿起昨天晚上早就抄好了在紙上的菜單，走進廚房，開了火，盛好了水，安靜地等著水沸，氣泡一個一個爆發，白霧爬升，驅散著家中的寒氣，在天窗下的映淨著像雨粉的微粒，伴隨好聞的熱氣。

這是她一天裡最喜歡的時刻。

- -

叮咚。

「來了來了～」

門打開，迎接我們的是穿著日常服的麻衣和麻美，兩人像酒店服務生一樣拉開門。

「歡迎光臨（性）愛之大宅哦～！」

「明明說好了是性愛，不是愛，三妹妳合作一點嘛！」

「呵呵呵呵，我忘了哦，好了，先進來吧～」

麻衣拉著我的手進到玄關。我脫了鞋子走進屋內。

「打擾了～」由紀、紗綾走在後面，然後由紀遞出一份禮物：「小小意思。」

麻美接過，抱著由紀道謝，看形狀大概是紅酒之類，但既然是由紀送的，那到底是那個價位的.....

我們脫了鞋，換了拖鞋，經過玄關，走進屋內。

「欸～～～～好舒服的家喔。」

由紀搶在我面前大叫了一聲。房子是舊式的兩層公寓，還是算寬敞，如果不算在外地的父母，她們4姊妹居住的話綽綽有餘。

「當成自己的家就可以了～」

麻衣招呼著我們，房子的一樓是開放式的，客廳和飯廳相連，飯廳那邊傳來讓人期待的香氣。

「那個.....我可以在地毯上滾來滾去嗎？」

由紀用懇切的眼神望著麻衣。

「當然可以喔，那是地毯的榮幸呢。」

地毯的榮幸是.....？可是由紀就疾衝到客廳沙發前的地毯上，整個人凌空跳空用屁股著地，在地上張大手，不斷翻滾。

「呵呵呵呵呵好舒服好舒服，我在家裡永遠沒有辦法這樣做呢呵呵呵呵好捧哦，紗綾阿撻，你們也快來滾一下～」

「.....別鬧了。」

「嗯，那我就滾一下吧。」

利申：第一句是我說的，然後我驚訝地望向紗綾，紗綾微笑著走到地毯那邊，由紀一把拉住紗綾，紗綾規規矩矩地躺下去，被由紀像推雪球一樣推著。

「是不是很舒服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紗綾看前來就是電療完畢剛康復的癌症病人，堅硬著身體被由紀推著。

「欸，怎麼連紗綾都.....對不起我在忙，有失遠迎，還望見諒。麻美，你來看看你的千層派可以了嗎？」

藤浦姐穿著圍裙在廚房外出現，口中敬語與臉上冷峻非常不協調。

「哦哦哦我都忘了，三妹你先招呼他們吧。」

「學長，歡迎光臨。」

「嗚呀——愛愛～！」

利申：嗚呀的不是我。正當愛愛慢慢從二樓的樓梯走下來，像城堡的公主一樣沿著扶手害羞，由紀卻老樣子衝上去，緊緊地抱住愛愛。

「嗚嗚嗚，愛愛還是好可愛哦～你家的地毯好舒服哦～快來快來，我們是串燒三姐妹～」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什、什麼.....」

愛愛一臉迷糊地被拉到地毯，有點驚訝地看著躺在地上的紗綾，由紀一推，愛愛來不及防備便跌了下去，紗綾讓出了空間給愛愛，由紀一樣用謀害病人的神態把愛愛推得前後滾動。

「好、好、好、好暈、由紀同學快停.....」

「什麼啦！明明就很好玩！妳閉上眼睛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麻衣站在我身邊，看著在地上來回翻滾的三人。

「對了，莉娜呢？」

「由紀說神社那邊分不開身，聽說自從上次的月圓之夜祈福大典，她便成了當紅的巫女呢，連電視台也來訪問她呢。」

「是喔，這可不是我的預謀哦呵呵呵呵。」

麻衣掩嘴笑著，然後挽著我的手說：「老公，他們都在忙，要不要先到我房間再說呀.....」

麻衣又開始她的勾魂眼色，這時候我手突然被一拉，我水平地在麻衣眼前消失了，然後跌在兩團軟肉中，同時一聲尖叫：

「學、學長——！」

有人抱住了我的頭，我眼前亂成一團，都是女生的衣服，然後我聽見由紀的聲線：

「麻衣姐你好奸詐，阿撚是我跟愛愛的～愛愛你說是不是——」

這、到底是什麼，我是被拉到地毯成為了串燒三姊妹的一份子嗎？

「哼，由紀你少得意，我小時候打架從來沒有輸過！」

然後麻衣的聲音，就在我剛好站起來之際，麻衣的肉體便撞到我身上來，我給翻滾的麻衣肉體壓著，呼吸困難——

「愛愛……救我……」

「學、學長！」

- -

「嗚呀這意大利麵是神作呀！！！！學姐我還要還要還要還要還要還要還要還要還要還要還要還要還要！」

由紀狼吞虎嚥地消滅了第一碟的白醬意大利麵。

「哈哈難得由紀學妹妳喜歡，這簡直是白醬的榮幸。」

所以如果由紀上廁所，也是馬桶的榮幸嗎？

藤浦姐接過由紀的空碟，向我瞪了一眼，我當然知道她在想什麼，我慌忙道：

「姐的廚藝還是一樣的好呢，吃得我忘了說話了哈哈哈哈哈。」

「吶吶～表情生硬，扣五十分。」麻衣一邊嘲諷我說，藤浦姐「哼」了一聲，便走進廚房裡。

我們圍坐在午後的飯廳裡，分享著藤浦姐精緻的廚藝，愛愛曾經跟我說，藤浦姐的手藝天生地好，幾乎世界你說得出口的名菜她也能做。我們偶爾用社團室的電鍋來做菜，但來來去去也是煮物，我想起很久很久以前便吃過藤浦姐的手藝，但那只是家常便當，這天一試藤浦姐正式的菜餚，實在是非同凡響。

前天當我如常跟愛愛一起吃著便當，愛愛突然跟我說，禮拜六要不要到她們家中去作客。

那時候我差點沒被玉子燒噎死，我腦裡想到的是「見家長」三個字。

「沒有啦，那是二姐提議的，我也會要由紀、莉娜和紗綾過來的。而且爸媽也不在，學長你想見還沒那麼容易見得到呢～」

聽說是二姐突然覺得，我一直以來都沒有到她們家去過，有點於禮不合（？）·便索性辦一次招待派對，在剛開學的時候，讓大家去玩。

除了莉娜家中業務分身不暇，我便跟由紀和紗綾在她們家前會合。

「咕呀，吃太多了，好飽，阿撚大腿給我躺一下～」

吃完了豐盛的午飯，我們聚在客廳裡休息，由紀吃得連肚子都撐起來了，一點千金小姐的樣子都沒有，我靠著沙發坐在地毯上，由紀便直接躺在我的大腿上，那邊紗綾則幫藤浦姐清理著廚房。

這時候麻美捧出了一個目測7寸大小的大型千層派，切開分給我們。

我有點疑惑地看著麻美的舉動，麻美說：「這是我做的哦，真的是我做的哦～麻美特製發情思春法式千層派。」

「名字到底有什麼意義……」

我說著，就是沒法將千層派和麻美聯想在一起，我懷著以身試毒的心情挑起了一小口千層派放進口中，噢，我又吃了一口，噢噢，這種味道，噢噢噢——

「太美味了——嗝～」

由紀坐起來，一邊打著飽嗝一邊吃著千層派，還幫我說出了我的感想。

「大姐很擅長做甜點呢。」愛愛向我們分發紙巾。

「我可是在甜品店打工的哦，上次萬聖節的衣服就是甜品店那麼借回來的哦～」

麻美咬著自己做的千層派，吃得滿臉奶油，到底怎樣的甜品店會有殭屍裝？不過話說這真的始料不及，麻美竟然擅長甜品製作。

這時候愛愛從櫃子裡搬出了一套monopoly大富翁，準備在我們面前打開，由紀抓住愛愛的手說，嚴肅地問：「愛愛，你在幹嘛？」

愛愛有點退縮地說：「我看大家也吃得差不多，便來玩一下……」

「nonono，大富翁什麼時候都能玩，在社團室也可以，難得我們來到你家，當然是要玩——」

由紀挺起身子像元首一樣大舉手高呼，我只希望這次不用再眼前一黑。

- -

「二十，十九，十八，你們好了嗎，十五——」

「喂喂喂喂你的十七跟十六呢！重來！」

麻衣朝在牆上捂著眼睛的麻美大喊。

「我才不要！十七·十六——」

我們打了一個眼色，在房子裡四散，我一時不知道要躲到哪裡去，便衝上了二樓，想不到二樓的結構甚為複雜，四周是預先打開了的門，也不知道各個房間裡到底有什麼。

「十一！十！八！七！」

其實這種遊戲一下子就會結束了吧，這個房子說真的並沒有很大，而且也規定了不能把門鎖起來。大概不到一會兒就會被抓了。

我隨便走著了一個佈置有點鮮豔的房間，再隨便敲了敲一個大衣櫃，便打開，將衣物稍為擠開，便整個人縮進去。我把衣櫃門拉起來，一片黑暗，說起來，這到底是誰的房間，我打開手機，用屏幕照看著衣服，都是偏可愛系，不少還帶有卡通圖案，難道這是.....

喀喀，突然有人敲了敲衣櫃門，媽的，那麼多衣櫃就是要選我的嗎？正當我心裡亂罵，衣櫃門拉開了——竟然是愛愛。

「學、學長？！」

「三，二，一！鬼要來抓人啦呵呵呵呵！」麻美的聲音從一樓傳來。

我沒多想，連忙拉了愛愛進來，抱著愛愛瑟縮進去，把衣櫃門拉上，我身體盡量往後縮，讓愛愛有空間躲著，愛愛有點害怕的到：「嗚學長好暗.....」

對了，我記得愛愛怕黑，我連忙打開手機的生活態度電筒apps，一道略有紫氣（？）的明燈照出，照向愛愛的臉，愛愛剛好趴在我的腹前。

「學長怎麼在這裡.....？」

「反正就是耍白痴躲貓貓嘛，除了衣櫃我能躲到哪裡去。」

「可是、這裡，這裡是.....」愛愛說著，小臉在暗燈中紅起來。

「是妳的房間，對吧？」

「嗚.....學長怎麼躲到人家的房間了，我都沒批准你進來——」

愛愛羞著小拳亂舞，好幾打到我的胯下，我連忙說：「愛愛不要亂來，呃呀——！」

果然，說時遲那時快，愛愛的小拳就打到了我的小弟，我眼前一花，愛愛驚嚇地說：「對、對不起學長！」

我花了一段時間回過神來，愛愛撫著我的褲頭，像貓咪般伏在我的跨前，我們在黑暗中對望了一會，愛愛鼻頭的呼吸搔到我的胯下，沸騰為我下身的熱血，愛愛注視我的跨下升起的硬塊。

「學長你、怎麼在這種地方.....」

「就因為愛愛你衝進來，才發生這種事.....愛愛要負責哦.....」

「什、什麼啦！」愛愛滿臉通紅，深呼吸地看著我的下身。

「愛愛，這好像我們那一次在更衣裡，也是只有我們兩個人.....」

愛愛羞紅著臉，也想起了那天的下午，愛愛幫我在更衣裡發洩出來，她撫摸著我的跨下說：「那時候學長好壞呢，說什麼好辛苦，不弄出來不行，明明就是在騙人.....」

「嗚呀呀呀呀好辛苦哦.....愛愛快幫我弄出來。」

情景恍惚好像回到了半年前，我還是毒撚，愛愛還是處女，我甚至還未將第一次獻給藤浦姐，我那時候不知道何來的毒撚小神通，竟然好戲過好戲量，可以騙到一個童顏巨乳的櫻桃小嘴。

「學、學長，那、那怎麼辦了~」

愛愛一字不漏的記得那天的情景，時間恍惚倒退了一百八十多個晝夜，愛愛那惹人憐愛的羞紅仍沒腿色，我說：「快、快弄出來，呃呀，好辛苦——」

愛愛笑著拉開了我的褲鏈，純熟地推開了我的內褲，充血的小莖升起，抵到了愛愛的鼻頭，愛愛「哎呀」了一聲，挪動著身體，伸手扶助我的下身輕輕套動。下身傳來騷麻的快感。

愛愛輕聲說：「好久沒有這樣做了.....」

我撫著愛愛的小臉，自從溫泉初夜後，我們幾乎每天行事，在學校總是找到地方和時間來溫存，很多時候我只略略前戲，便進入正題。

「都是因為愛愛太棒了，我都忍不住.....」

「什麼啦，又推到人家的頭上.....唔.....」愛愛吻了我的前端一下，便整個龜頭含進嘴裡，小舌遊移，我舒服得挺起了下身，愛愛扶著還沒有含進去的部分，輕輕用手安撫。

「.....唔、唔.....咕.....啾、啾.....啾.....」愛愛專心地口部活動著，將我的下身抵在舌面上吸啜，津液從嘴角滲出，愛愛每見唾滿太多，便會停止含弄，先放開口，仔細地吸著小莖上多餘的黏液，一邊慢慢親吻，掌心不忘搔動我的前端。

「丫——學長.....唔.....啾.....啾、啾.....」

我也伸出手，在狹窄的空間中從脇下碰到了愛愛的乳側，就算隔著衣服輕搔，愛愛便敏感著呼吸紊亂，愛愛堅持著用口，櫻唇在我的小莖上磨擦，一吞一吐，小舌在舔著我馬眼下方神經最密集處。

「學長愈來愈.....唔恩，愈來愈硬了.....唔、唔咕、咕.....」

愛愛緊閉地小嘴分泌出稠密的唾液，我撫著愛愛的乳邊，讓一對爆乳在衣服的擺盪，愛愛吸吮得口酸

了，便放開口，睜著水靈的大眼，由下而上親吻的前方，像吃冰棒一樣輕舔我的小莖，我的尿道不住膨漲。

「以前愛愛的牙齒都會碰到呢，現在熟練多了。」

「學長不要取笑人家嘛.....要想牙齒的話.....啾~」

「呃呀——」

愛愛撫弄了數下，竟然在含進去的同時，用牙齒輕碰著我充血的龜頭，酥感的痛感，我差點忘記了我們在玩捉迷藏，便要大叫出來，還好忍住了。

「呵呵.....學長跳得好激烈哦.....脚、脚、脚、脚——」

我的龜頭硬得像小鋼錘，愛愛感到裡面急不及待要噴發，便含得更緊，更大力的起伏起著小臉，嘴角和小莖磨擦發出水聲，小嫩舌套弄我的前端，我的前端幾近麻痺，我如箭在弘準備射出，我撫著愛愛的頭，愛愛意會過來放開嘴，甜甜一笑，指尖輕撫我的前端說：「學長.....不要射太用力喔.....」

我點著頭，愛愛微笑著吸納了的硬物，柔柔一吸，我投降讓子孫陣亡，愛愛輕搔我的根部，我一下一下有節奏地射得愛愛口中唔唔連聲，而這時候，衣櫃外竟然響起了腳步聲。

愛愛也聽到了，她眨了眨驚慌地雙眼，被抓到了不是問題，問題是我正好高潮，心裡說不，身體卻很誠實，在愛愛的小嘴裡發射著。

「有人嗎~被抓到了要誠實出來喔。」

果然是麻美的聲音，愛愛緊張地卻抬起頭，我卻用力按著，把手指放在嘴前，讓她安靜下來。

「喂~你們都跑到那裡去了呀~~~」

麻美問著，與我們只有一板之隔，喀！喀！她甚至敲了敲房間，如果她打開衣櫃門，看見我們正在...我不知不覺間射完了，愛愛卻僵硬著身體，連頭也不敢移動，含住不放。

「看來不在這邊呢.....」然後便遠離的腳步聲。

吁——我大大的呼了口氣，我扶著愛愛的臉讓她抬起頭來，拉好了褲頭，她扁著嘴，皺起眉不斷打我，口中唔唔地發聲，我撫著她的後頸，愛愛哼了聲，喉間一動，老規矩將濁液都吞了，然後又繼續打我。

「被發現了怎麼辦啦嗚嗚嗚嗚！還好是大姐，如果是三姐當鬼才不可能不檢查衣櫃，都是學長最壞嗚嗚嗚嗚好好地要人家用嘴巴！」

愛愛連珠炮發地打著我，這時候——衣櫃門突然刷地打開。

「抓到了！是——愛愛，咦，還有撚撚，你們躲在同一個地方哦？這什麼味道.....」

「沒，沒什麼啦，是防蟲製的味道啦！」



愛愛嚇了一跳，隨口亂說，麻美奇怪地看著我們，得意洋洋地說：「還好我耳朵靈聽到愛愛的聲音，才回來一看，不然就抓不到你們了呵呵呵呵——好了，換撚撚當鬼，哈哈哈哈哈——」

白痴麻美說完了，便滿屋亂跑大叫說抓到了，愛愛仍然羞得滿臉通紅對我又捏又打，我回到了大廳，由紀和麻衣都出來了，由紀在我耳邊說：

「這次是你當鬼喔，記得來抓我喔～」

還要玩嗎？我有點疲憊地看著興致勃勃的由紀。

- -

## 【2】

「你在做什麼？」

「做鬼呀。」

「.....」

藤浦姐非常冷靜地，用掃帚柄捅我的屁股。

「姐你改變癖好了嗎.....呀！」

我的屁股被踢了一下。

「家裡已經那麼小了，你們還玩這個。」

藤浦姐清潔完廚房了，開始打掃飯廳。

「你也不要只顧著家務，也陪我們一起玩吧.....」

「我不做這個難道靠麻美來做嗎！？」

藤浦姐罵了一句，專心一致地掃著地版。

「那愛愛和麻衣呢？」

「她們也要別的家務跟打掃別的地方，飯廳、廚房客廳向來是我負責的。」

「喂～撚撚你在幹嘛！快來抓我們！」

二樓傳來麻美的大叫，哪有被抓的人會要求別鬼去抓她！

「腳縮一下，你們還真的是長不大，也算了，不要搞亂地方就是。」

藤浦姐沒好氣的掃著地，看著她戴著頭巾彎著腰，縷縷頭髮下垂，隨著掃地的動作飄盪，賢慧的身影浸泡在飯廳中的陽光裡。

「姐，我來幫妳。」

「別多事！你快給我去抓愛愛！去去去～」

藤浦姐擺著手，把我趕開，臉上卻帶著微笑。

我認識她已經快半年了，一直以來她都負責處理游泳部的細處，從物資到練習場地到比賽安排全部處理得一絲不苟，果然在家中，她是像守護者的角色，默默地打理著四姊妹的日常起居。

我抱了抱她的腰，說：「等一下也讓我也陪姐坐坐好了，千層派還有剩吧。」

「好啦，快去～」藤浦姐沒有回身，還是老樣子揮著手把我趕開。臉上柔柔地笑了。

我離開了客廳，她們都躲在二樓嗎？我氣定神閒地走上2樓的梯間，所有的房間依舊打開，沒有任何動靜，西斜的房門在地版上透露著陽光。

「喂～你們在哪呀～」

我隨口喚著，說真的我對這個遊戲實在提不起勁，其實當鬼的反而是最辛苦的吧。我先走到愛愛的房間裡，打開剛才我和愛愛躲在裡面衣櫃。沒有人，果然。

我這才環顧著愛愛的房間，比我想象中普通，收拾得非常明淨，沒有海報，沒有多餘的擺設，家具的色調以粉色為主，書桌上擺著她寫過的稿件，對了，愛愛好像真的當成了兼職作家，我反而是很少讀到她的作品，下次買一點來看看好了。

我稍稍檢查了一目了然的房間，沒有任何人，離開愛愛的房間，撇除莉娜、藤浦姐、我，所以有五個人，2樓到底有多少個房間？

她們的家房間上都沒有門牌，也不知道房間是誰的，我隨意走進了一間，嗚欸，非常凌亂，床鋪沒摺好不用說，滿桌都是隨便亂放的筆記和教科書，書架上大堆漫畫，地方散落著衣服和胸罩，我看了看胸罩的size，f-cup，所以是.....麻美的房間？

這房間根本沒有檢查的餘地，因為連衣櫃門都是打開的，我掀起了床單，非常濃烈的體味，別說人了，連當鬼的我也不想停留在這種地方。

我離開了（疑似）麻美的房間，不覺得走到了二樓走廊的盡頭，我發現了有一道梯子通往天花板的閥門，應該是有人用過，竟然有人躲到天花板去了，誰會玩得那麼認真了？

我看起了高懸的閥門，有點力不從心，剛才有限時30分鐘，夠時間她們會出來吧，說實在我剛才吃得有點飽，又被愛愛弄了一發，有點累，我走進了一個房間，坐在床上，話說這房間真大，而且牆壁上滿是照片.....

伏，我眼前一黑。

我身後的床鋪上有人，而且用雙手掩住我的眼睛。

「哼哼哼哼你猜猜我是誰。」

「猜錯了會怎樣？」

「呵呵呵呵罰你陪我私奔到火星去。快說快說快說快說我到底是誰～」

「能讓我眼前一黑的還有誰——由紀大小姐～」

「咧～你不想跟我私奔嗎？」

由紀吐了吐舌頭，放開手從後箍住我，我順勢躺下去，剛好枕到她的大腿。

「火星太遠了吧。」

「嗚嗚嗚嗚嗚嗚我要自己一個去開發火星了，阿撚不要了我了嗚嗚嗚嗚嗚嗚。」

由紀又開始演起戲來。

「好啦好啦，我現在抓到了你了，由紀你當鬼了，喂——唔！」

正當我想大叫遊戲結束，由紀卻掩住我的嘴，她難得安靜地微笑，說：

「先陪我一陣子，好嗎？」

我仰視著由紀的臉，由紀卻看著牆上，她喃喃道：

「這房間照片好多哦……」

我也望看牆壁，其中一牆牆上都貼滿了照片，數起來應該有近百張。

「那是……她們四姊妹！」

由紀有點驚訝地低喊，我這才注意到上面都是孩子的照片，從左到右隨時間推移，最左的一個躺在嬰兒床的小嬰孩，然後到小嬰孩會爬了，又多了一個襁褓中的嬰兒，兩人甚至在床上一邊翻滾一邊……打架？

「哈哈是麻美學姐和藤浦學姐。」

其實從孩子的臉不太看得出那個是麻美那個是藤浦姐，照片往右移，又變成兩人都在能並坐起來了，有獨照也有合照，不斷大哭大笑的那個應該是麻美，而總是很安靜地玩著洋娃娃的應該是藤浦姐，其中一張藤浦姐拿著玩具刀和玩具廚具，一臉滿足地睜大眼睛看著鏡頭。

「藤浦學姐好可愛哦，看，是麻衣姐～」

然後麻衣姐也出生了，麻衣的眼神很特別，跟兩位姐姐都不一樣，有點彎彎的下垂，在麻美和藤浦姐

留著嬰兒短髮，看不出性別的時候，麻衣已經很有女の子的神氣。然後便都是三人合照，或是麻美跌跌撞撞學走路的照片。

「哈哈哈哈哈那是什麼呀，藤浦學姐尿床了哦。」

大概到了麻衣能在地上攀爬的時間點，其中一張照片是藤浦姐坐在床上大哭，後面是尿濕了的床鋪，把這個跟藤浦姐說後果會.....？直到麻美能站起來，跟藤浦姐都留了女孩的長髮，便是麻衣開始不斷和麻美爭奪玩具，或是躺著睡在一起的照片。

「愛愛.....嗚嗚，愛愛小時候也好可愛。」

愛愛在人世間的第一張照片，是她安穩在躺在搖籃裡，愛愛在照片的中心，旁邊是三個黑色的頭，三對好奇的大眼注視愛愛，三姊妹都用有點複雜的神情，來面對剛來到世上的妹妹。然後才終於出現了全家福合照，我第一次看見四姊妹的雙親，都是很和善的兩人，父親穿著西裝，抱著麻衣，母親穿著上世紀的時裝，抱著愛愛，麻美和藤浦姐站在兩人跟前，微笑望看鏡頭。

「呵呵呵呵，阿撚的未來岳父岳母哦。」

「看起來應該很好相處呢。」

然後在往右推移，便是四姊妹的成長史，從麻美上幼稚園，藤浦姐上小學，麻衣參加運動會，愛愛小學畢業，四人開始從童裝換成更入時的少女裝，到升入初中了，再初中畢業，我和由紀像快轉影片一樣瞬間看了四姊妹截止目前的一生，最右的一張，是全家在家中合照，背景就是飯廳，愛愛的臉看起來比現在還要幼嫩一點點，可能是我認識她們之前沒多久吧。

牆壁裏留了一大片空白，照片好像病毒般從左方向右侵占，那片空白，似乎是要留給未來去填滿。

「好幸福的家庭，好羨慕哦。」

由紀看著得目不轉睛，語氣卻隱隱有種哀傷。

「由紀的家呢？不是一個大家族？不是更熱鬧嗎？」

「呵呵呵呵。」由紀笑著，眼前始終盯著照片牆不放，鎖住每一個細節「我們家雖然不是在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家族，卻非常歷史悠久，差不多有400年了，所以總是很注意傳統，我們每次拍家庭合照都要穿著指定的服裝，排位都有非常嚴格的規定，也有一堆絕對不能做的事情，這種日常的照片反而很少呢。」

我坐起來，離開由紀的膝枕，由紀從後靠在我身上。

「我的生活的確是要什麼有什麼，說不幸福是騙人的，除了結婚，我也沒有真的很排斥家人對我的安排，可是呀.....有時候，我也會幻想自己是平凡的普通人，像愛愛那樣，像麻衣姐那樣，去打工，去上課，去談戀愛，工作，買房子，和男朋友組織自己的家庭.....但我的一生，全就注定在家族和傳統下，沒有辦法了。」

由紀輕抽淡寫地說出了這些好像很沉重的話。然後她突然回頭來注視著我，一雙靈目差點沒把我照瞎。

「對了呵呵呵呵我們很久沒有獨處了，上一次我們像現在這樣聊天是去年呢～在商場裡，那次我們還.....呵呵呵呵呵～」

由紀的俏臉泛起了紅暈，她掩嘴看著我詭譎的微笑。

「怎樣了，大小姐，這次又來什麼鬼主意了？」

「嗯呵呵呵呵呵呵如果說，我們真的私奔去了，你看怎樣？」

「咦.....？」

「就是說.....」由紀整個人抱上來，吻了吻我，在我的唇前說「只要一天，只要一天我們真的去一個沒有人認識我們的小鎮，你是老公，我是老婆，讓我們過一天真的只有我們兩個的生活，這樣你看怎樣.....」

「為什麼我聽起來有點悲哀？像什麼電視劇的劇情」

我掃著由紀纖細的腰支，好久沒有碰到由紀的身軀了，跟豐潤的愛愛和麻衣比來，似乎吃久了甜食，吃個喬麥面也不錯。

「呵呵呵呵會嗎？我知道如果真的私奔，你才不願意呢.....我也沒有辦法抽離我家中的一切，偶爾就來那麼一天，定期私奔，你看怎樣。」

由紀整個身子靠在我身上，像小動物一樣輕輕摩擦，胸前堅挺的小山兵頂著我的胸口，我逗著由紀的小腹，由紀癢著嬌笑起來，我自然地吻著她的頸，有意無意地輕拭她的小半球。

「嗯.....好癢哦.....阿撚，想要了，怎麼辦.....」

由紀扁著小嘴看著我，瞳孔靈動著期待，我看了看四周的環境，這邊是愛愛的家，如果跟由紀做起來.....

「這邊好像主人房，也就是你未來岳父岳母的睡房呢呵呵呵呵呵。」

在未來的岳父岳母的床上搞外遇簡直是享受。但由紀的理智戰勝了我的下體。

「嘻嘻，那邊是獨立廁所哦，我剛才就躲在裡面呢。」

由紀指向房間的一角，我便拖著由紀進去，是一個空間不大，但非常潔淨的廁所，我關上了，從後抱著由紀，伸手進去她的蕾絲洋裝裡摸索她嫩滑的肌膚，由紀像風鈴一樣笑著說。

「嘻嘻.....嗯.....那個時間快到了哦，等一下她們會到處找我們呢，怎麼辦了.....」

「由紀不是一直很想要嗎？」

由紀要求了那麼多次，說真的不管我的身體和心靈都沒法再拒絕。由紀卻轉過身面對著我，兩頰潮紅起來。

「嗯哼.....是啦，那如果今天就是讓我去，你先忍著，我是不是很自私呀呵呵呵呵呵呵。」

「可是就剩 8 分鐘了」

「可以喔，我實驗過很多次了。」

「咦.....？」

實驗，這種事到底是怎樣實驗，我突然聯想到由紀跟麻衣熟絡起來這件事，難不成麻衣竟然教由紀...  
...？

我看著由紀小嘴微噘的臉，沒再多想，抱著她將她扶到馬桶上，放下馬桶墊，讓她坐上去，而我則跪在地上，由紀拉著我，主動地跟我索吻，我伸出舌頭，純熟地舐舔她唇上的唇蜜，四唇交疊的同時，我張開由紀的美腿，撫摸由紀彈性的內腿側間，迅速攻向由紀的秘處。

「唔~~~~呀.....果然還是別人碰比較舒服.....嗯.....好棒.....」

由紀的棕色短裙下是普通的白色內褲，我吻著由紀鯉邊，由紀開始沉沉地呼吸起來，我輕撫著三角地帶，柔體的體溫傳到的指尖，我用力讓內褲的質感磨擦由紀的蜜穴。

「咕唔.....丫.....感覺好好喔.....不要弄髒內褲嘛.....先脫掉啦.....」

我遵從著大小姐的指示，抬起她的雙腿，拉高內褲，掛在一邊小腿的上，由紀潮紅著臉，遮掩著自己的私處。

「嘻.....好久沒給你看了，有點害羞。」

「你就只會在這種時候害羞。」

我張開由紀的雙腿，握起她的雙手，讓千金小姐的晶瑩蜜穴展現眼前，修剪整體的毛髮，緊緻的處女小密縫，呼之欲出的黏液，我伸出姆指，輕按花瓣，讓蜜穴放鬆。

「呀丫.....有反應了.....果然還是要男生.....呀呵呵呵呵.....好棒哦.....」

我雙指並用，拉開由紀的花瓣，讓桃紅的肉壁呼吸空氣，我輕撫著肉邊，蜜穴深處很快便滲出黏稠的愛液，我拈起愛液塗抹由紀的外側。

「呵呵呵呵.....那麼快便.....嗯呀.....呵呵呵我好色哦.....嗯.....」

我探向由紀的前端，讓小嫩芽冒出頭來，我仔細地用力打轉，讓敏感的紅點瞬間充血，由紀嬌吟著挺出下身，恍惚要讓擠出更多的愛液，想不到由紀比愛愛還是敏感。

「阿擦.....我、我有一個不情之請。」

「嗯？」

由紀雙手成爪狀，抱住她緋紅的雙頰，說：「那個.....可以試著幫我用嘴巴嗎，麻衣姐總是把它說得那麼的神奇.....」

麻衣到底要殘害多少純情少女？但我看著由紀純真又欲欲若試的臉，還是低下頭去，扶著她的小臀，一件污兩件穢，我知道丫文西，我小心翼翼地輕吻著由紀那微張的小嘴。

「呀丫丫丫.....感覺好強哦.....呀.....好像泡在海水裡唱歌劇哦呵呵呵.....」

這到底是什麼比喻？由紀的蜜穴瞬間滲出了大量的愛液，沾滿我的嘴唇，由紀的下體有著淡淡的體味，還有分泌物和皮膚天然的咸味，跟麻衣充滿體香的下身比起來嬌羞得多，我舐舔著由紀的愛液，伸出舌頭，鑽進由紀的更深處。

「呀哈哈——幹嘛舔人家嘛.....唔.....嗯、嗯.....還要.....」

我伸手食指，舌指並用，撫弄由紀的小豆豆，由紀嬌吟著挺出下身，把蜜穴更挺向我的臉，柔軟的小腹隨緊張的呼吸不斷起伏，小穴一放一張，滲出的愛液澆滿下身，滲到臀上。

「丫哈.....要、要來了.....好快哦.....阿撚~我要抱抱。」

由紀雙眼迷茫，滿臉高潮臨界的紅暈，我撐起了身，撫了撫她的蜜穴，由紀移動了下身，讓我也坐在馬桶，我緊抱著由紀，讓她緊張地抓住我的背，我吻著她的耳頰要她放鬆，然後雙指侵入了由紀前方的肉壁，愛愛的初夜讓我知道了處女分寸。

「丫、丫.....唔.....阿撚.....呀丫.....要、要、去.....去了呵呵呵~」

由紀一邊失神地呻吟一邊嬌笑，弓起的身子讓我忍不住放開緊抱，伸手緊握那久違的堅挺的小美乳，隔著衣服揉搓，上下其手令由紀下身猛然一顛，抽搐的噴發濺到馬桶出，迴盪出水聲。

「呀呀呀呀呀——阿撚阿撚阿撚阿撚阿撚阿撚.....丫——吁.....」

由紀高潮過後，伏在我的身上喘氣，不時又跟我互相輕吻，安慰她潮熱的身軀，我幫由紀整理好衣服，剛好時間到了，我們離開了主人房，由紀有點依戀地看著那一面貼滿記憶的牆，才大叫了一句：

「遊戲結束了哦，我被鬼抓了喔哈哈哈哈哈！」

由紀在撫摸著牆壁上的照片，指尖順著最古老的記憶走到現在，她著迷地說：

「阿撚，有天我回來了，一定要再看一次這裡。」

回來了？那時候我沒有明白由紀的意思，只以為她想改天再來這邊。這時走廊響起了腳步聲，是其他人要會合了，由紀突然整個人騎到我背上。

「哈哈背我背我，剛去了好累哦.....阿撚，要記得我們的約定哦，私·奔。」

## 記憶的年輪×睡房裡的迷宮 下

### 【3】

「呼～跟保鏢說好了，就讓由紀先睡一下再回去吧。說睡就睡，這群人還真厲害呀。」

我拿著被鋪，蓋到紗綾身上，連她也安穩地睡在麻衣旁邊，最近我覺得紗綾笑容變多了，是我的錯覺嗎？

「被鋪夠嗎？」藤浦姐問我。

我將最後一張被鋪蓋在愛愛和由紀身上，由紀像姐姐一樣抱著愛愛。剛才由紀結束回合後，說想要睡一下，我把她背到一樓，由紀拉著愛愛在地毯躺下來，兩人打鬧了一會還真的一起睡著了，她到底是在多喜歡躺在地毯上？麻衣和紗綾像被傳染了一樣，四個女生像魚般擠在地毯上午睡。現在快要下午4時了，也不知道由紀到底什麼時候要回去，保鏢一直在外面待命，藤浦姐便出去交待。

「麻美呢？」

「她說地毯不夠大，回去自己的房間睡了。」

藤浦姐顧盼著地毯上的四人，像看著自己的女兒，拉著她們的被鋪，我走到廚房倒了兩杯水，打開雪櫃切好了兩份千層派，向藤浦姐打著眼色要她過來休息。

她卻輕聲說：「白痴，那有人在睡著的人旁邊吃東西，到我的房間去吧。」

我拿著托盤，跟著藤浦姐走上二樓，經過了愛愛和麻美的房間，她的房間就在主人房和兩人的房間中間，房間對面還有一間房間，是麻衣的房間吧。

「進來吧。」

藤浦姐隨口說了一聲，我有點怯生生地跟著她進去，房間不大，大概也是愛愛和麻美兩人房間的大小，收拾得非常乾淨，房間中沒有特別起眼的陳設，只是桌面放了堆毛冷球，還有織針和織到一半的...圍巾？

「姐你會編東西嗎？」

我將水和千層派放到乾淨的書桌上。

「嗯，最近愛愛才跟我學，我自己也編了一些，給你的。」

「咦？」

藤浦姐輕輕的說出最後的一句，可能我作為毒撚十數也從來沒有得到過溫暖牌。

「有什麼好驚訝的？不想要嗎？」



「沒沒沒沒有，我很榮幸呢。」

藤浦姐有點疲憊地坐在床上，默默無言地拿起千層派，用叉子一瓣一瓣地切下來吃著。

「姐很會打理家中的事情呢。」

我想到平常藤浦姐已經要處理游泳部的工夫，還要回來打理家中，實在不容易。

「沒辦法，要養大四個年紀的女兒不容易呢，父母都要在外面奔走才找到足夠的生活費，誰叫我家父母都要在外國打理生意，又誰叫我家的長女是那個樣子，我也很想是由紀，每天都有大堆人服待自己。」

我也很想是由紀.....這句話令我不其然想起由紀剛才跟我說的，她心裡的另一個小世界。

「怎麼了，又在想什麼？」

被藤浦姐看穿了，我猶疑了半天，說起剛才和由紀在主人房所說的——當然把H的部分刪去了。

「呵呵呵，那你就去吧，跟由紀同學好好的玩一下。」

「呃，這.....」我看著微笑的藤浦姐，陽光下她的笑容好溫婉，沒有半點陰影。

「怎麼這種表情，妳怕我會妒嫉嗎？去，真是荒謬，把自己看得那麼高。」

自從跟愛愛變得親密之後，我便很少再跟藤浦姐一起，她也很少來找我，愛愛完全解決了我的性欲，而跟藤浦姐的溫存也幾乎沒有。

「對我來說，對重要就是這個家，愛愛是家的一部分，只是她沒有問題，那我就也沒有問題。」

「家.....」

「你們男人也許不懂，家對我們女人來說，到底有多重要。」

天空大概飄過一朵雲，陽光一暗，純白的窗紗在藤浦姐的臉抹上一幽暗，復又變明。藤浦姐放下千層派，環顧著周圍的環境。

「我是在這個家裡出生的，那年父親沒有將母親送去醫院，只找了相熟的產婆。我出身以後，便一直在這房間生活，自從有記憶以來，我便記得這個房間。」

藤浦姐站起來環顧房間中一切，她略略低下頭沉思：「你知道家最重要的地方嗎？那就是房子會幫你記得一切。」

「什麼.....？」

「你有過這種感受嗎？當你要打開門後的剎那，你才發現現在是那麼的陌生，那一刻你才發現，你腦裡的記憶錯亂了，你不自覺期待門後的時間，是另一個時間點。」

「好難懂。」我誠實說出感受。

「你跟我來。」藤浦姐微微一笑，我印象中很少看見這樣溫柔的她，我陪她走到廊上，她關上房門，然後握著門把，想要推開，她凝止了動作說：「記得小時候有一次，我跟麻衣吵架，她賭氣偷偷溜進了我的房間裡，然後把門鎖上了，父母回來發現門鎖上，敲了很久沒人打開，擔心起來找鎖匠把門打開，卻發現麻衣在裡面抱著我的洋娃娃睡著了——不知道為什麼，麻衣六歲時睡在我床上的臉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藤浦姐打開門，房間裡沒有麻衣。

「還有這邊，你過來.....」

藤浦姐拖著我走到愛愛的房門前，握住愛愛房間的門把。

「記得有一次愛愛生日，我跟麻衣和麻美準備了surprise party，那天我們裝著沒事，等愛愛回家，等她進了房間，拿著蛋糕和哨子衝進去，愛愛那時候的表情太經典了，我到現在再也沒有看過呢。」

愛愛的房門後，當然也沒有愛愛，她在一樓睡得正香呢。

「還有、還有，你看見這裡，有一片油塗跟周圍都有點差別嗎，那是麻衣玩火造成的.....」

藤浦姐在家中的每一角訴說著一段段的回憶，十七年了，藤浦姐的記憶卻從未褪色，似乎打開門就能看見十一歲偷穿胸罩的麻衣，似乎轉頭就能看見用唇膏在牆上塗鴉的麻美。

「我記得小時候，我躲過在上面呢.....」

藤浦姐爬上走廊盡頭的梯間，我跟著上去，天花裡有一小扇發黃的向天小窗，陽光透進的樓閣，幽暗的灰塵像點點的蜉遊生物。藤浦姐看著如薄紗的光線發呆。低矮的天花只能讓我們俯著頭前進。

「對了，那一次也是玩捉迷藏，結果麻美那豬頭不敢爬上來，害我在一個人在這裡坐了半天，又害怕又生氣，我記得，那次我哭累然後睡著了，醒來的時候的光線.....就現在這樣.....」

藤浦姐坐下來，看著天窗的光線，既虔誠又專注，彷彿那一扇窗是宗教也是神明。

「我們女人要的很簡單，就是這不變的一切，無論男人在外面有多少風吹雨打，生活有多少的艱困，房子的貸款要還多少年，我們要的，還是被保護的感覺，這絕對不會改變的家.....」

「姐.....」

我在她的身邊坐下來，嘗試感受她說的。藤浦姐靠在我的身上。

「記得了，未來跟愛愛不論有多艱苦也好，一定要至少給一個家。一定要。」

我笑著握住了藤浦姐的手。

「那姐呢？妳把一切都給了愛愛，妳自己怎麼辦？」

「我守在這裡呀。」

「不，我是說，我跟愛愛，還有姐妳的事情.....」

「咦？」藤浦姐有點驚訝，似乎沒想我在現在說這個。

「我從來沒有想要放棄姐呢.....」

「你幹嘛說這個.....」

藤浦姐似乎不想理我似的別開頭。我承勢靠上去，靠近藤浦姐的雙頰，說：「就像姐你記得房間的一切，我也記得.....記得姐一直以來的，聖誕節那天晚上的.....」

「我是按愛愛的意思去做而已啦.....」

「可是，姐.....妳是有別於愛愛的.....」

我剛好吻到藤浦姐的雙唇，藤浦姐有點抗拒的「唔」了一聲，我卻緊緊地抱著她，伸出舌頭挑逗她的雙唇，舔著她豐潤的雙唇，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覺，我伸手隔著毛衣握住藤浦姐一邊咪咪，她身子一軟，讓我的舌頭得逞。

「嗯.....小廢物就只記得.....呀.....丫.....咪咪.....」

我拉起她的衣服，讓一對巨乳重見天日，藤浦的乳型既渾圓又堅挺，大小得宜，紫色胸罩包著半球慢慢緩起伏，我低頭輕吻她鼓漲的乳肉，用舌頭舔過她嫩白的肌膚。「丫.....好.....好漲.....嗯.....丫、呀.....」我揉搓了幾下，便脫掉藤浦姐的毛衣，解開她的胸罩。

她笑著說：「好熟練，不像那個時候，解個扣都半天的。」我拉開胸罩，藤浦姐美不勝收的雙乳在微光中挺立，一對小小的咖啡豆像微微外蹺，我用指尖先拈起一顆，輕輕拭擦，「呀.....不.....不人渣... ..呀、丫.....」藤浦姐渾身酥軟，乳頭瞬間充血來，她雙手環抱著我，任由雙手搾弄她的乳尖，弓著身子感受胸前的快感，本來向兩邊散開的36F巨乳慢慢鼓漲，我握在手中任意搓動，搾壓彈性的乳肉

「丫——你太用力了啦.....丫、丫、輕點啦.....丫、啊.....不要.....」

我沒有理會藤浦姐的哀求，我低頭把棕中帶紅的乳尖含進嘴裡，用舌頭撥動，藤浦姐身體一震，口中淫叫起來「嗯呀——呀丫.....那裡.....」隨著我的搓弄和吸嗟，藤浦姐身子一起一伏，一對咪咪在我眼前擴張，我舔完一邊，轉移到另一邊，用牙齒輕碰她敏感的小可愛「呬呀~~~你這.....呀啊.....一下子那麼的.....呀.....」

「姐的身體好棒哦，好想要.....」

我放開口，隨著吸嚼著藤浦姐乳肉，藤浦姐呼著氣，挺起身子打了我一下「少在那邊鬼扯，沒想想自己每天跟愛愛做！」我笑著奪去她的雙唇，的確愛愛的皮膚和身材也更勝一疇，但藤浦姐成熟的性韻味，同樣令人心醉。我想解開她的褲頭，她卻推開我：「等一下啦！你想我滿身木屑嗎！？」

天花很久沒有人打理，木版地上盡是灰塵和木屑，藤浦姐赤裸著上身，走到一陣雜物先翻找了一會，拿出一片布料，拍了拍上面的灰塵，我們合作把它鋪在地上，準備完畢後，我扶著藤浦姐躺下來，跟她細緻地相吻，像相處了很多年的戀人，我解開她的褲頭，拉走長褲，露出跟胸罩一套的紫色內褲，我記憶猶新地隔著內褲，冷不防地按弄她的陰蒂。

「丫——想死麼.....一開始就、——呀快停.....呀.....」

「姐好敏感哦。」

「都是你啦.....破了處就每天都只會跟愛愛做.....唔.....丫.....」

「那以後隔天做一次好不好.....」我吻著藤浦姐呵氣連連的小嘴，手中握住對一對在胸前擴散了的美乳，然後手往下探，拉開她的內褲，輕碰發情的小嫩芽「呀.....你想.....想得美.....丫、丫——輕點.....呀.....」

我輕撫藤浦姐的下身，愛液早已滲滿前庭，我輕輕撫摸花瓣，笑說：「姐你不會有麻衣的癖好吧.....？」藤浦姐報以小拳轟擊說：「別拿麻衣那變態來看我，我正常得很。」我笑了一聲低頭舔起乳頭，藤浦姐喉間一陣淫叫，雙腿微張，淫液汨汨而流，我伸指內進，輕輕摳動，「那麼敏感算正常嗎？」藤浦姐又羞又怒地用膝蓋頂了我一下，「再說以後不要找我做愛！」我立刻乖乖收聲，藤浦姐口裡雖然兇悍，但還是趁我吻著她的美乳，用手輕撫我的褲檔，主動解開褲頭，露出鼓漲的內褲。

之前服侍由紀的時候早已令我劍拔弩張，只是無法發洩，拉下內褲後的紅根早已蓄勢待發，藤浦姐拿著輕輕套弄，指甲繞過我龜頭的敏感處，令我一下一下觸電般亂跳，藤浦姐高傲地挑逗我：「死毒撚都硬成這樣了，要進來嗎.....還是說先用幫助人渣用口.....？」我用下身對準的藤浦姐的蜜穴，充血的熱力讓她怨怨地低鳴。

「姐太棒了，我等不及要進去了.....」

藤浦姐按著大腿，讓下身張開挺起「.....人渣，記得要.....嗯丫~」藤浦姐喜歡我進去用龜頭挑逗她的嫩芽，我壓前下身，摩擦她的小豆豆，濕潤又發紅的蜜穴就在眼下，欲望令我變得更堅硬「嗯.....可以啦.....進去啦小廢物.....嗯.....」我握住藤浦姐的手，馬眼抵在穴前一壓，緊壓的肉壁舒爽地吞沒了半根「丫——太快了啦.....呀、呀、哎呀！！！」

我扶著藤浦姐的大腿不斷抽插，濕潤的肉壁充滿彈性，緊緊包圍著我硬挺的小莖，淫水隨著抽插不斷流滲，我慢慢愈推愈入，到達藤浦姐的最敏感處「丫——不要.....那裡、呀.....那裡.....好、好.....」藤浦姐可能真的飢渴已久，我輕輕在G點附近摩蹭，藤浦姐肉穴便一陣收縮，渾身滲出香汗，一邊打戰一邊抓緊我的手臂，我繼續輕推，讓我們的快感疊加

「呀也.....丫、丫、丫、丫.....好硬哦.....呀.....好棒呀.....」

我傾前身子，下身微微扭動，一邊用龜頭刺激泛濫的小穴，一邊跟藤浦姐忘情地舌吻，舌頭交疊的同時，下身不斷碰撞藤浦姐陰戶，她的大腿被我撞得一顛一顛，我怕太用力，憐惜地輕撫她嬌麗的臉頰。「呀丫.....不要放鬆.....繼續嘛.....好滿喔.....怎麼會那麼.....呀呀呀.....」

我握著藤浦姐的美乳，手中不忘揉搓，她渾身潮紅，散發著滾燙的熱力，身上汗水綿綿，一對嫩乳更加柔滑，幾乎無法緊握，我下身堅硬地挺動，不進強攻她緊縮小穴，快感完全佔據了我倆的下身。

「丫呀.....你的.....好漲呀.....不.....不、丫呀、咿呀.....」

藤浦姐主動的扭動下身，下腹緊收，令肉壁似有生命似吸啜我的前端，我拉扯起她的乳尖，握在手中我按弄，我突然停了動作，抽出來，藤浦姐怒瞪了我一眼，我按摩著她的腰間，要她轉身。

「姐，用背後位一起去好嗎？」

「人渣.....」

我當然記得藤浦姐最受用是後背位，我趁還未臨界，便想到改變體位，藤浦姐口說人渣前人渣後，但還是轉過身，擺了擺頭髮，熟練地挺起汗液交纏的美臀，我低頭吻了那可愛的屁股，藤浦姐罵了一聲變態，我便提起龍槍，一桿入洞，扶著藤浦姐的屁股輕輕提動

「嗯丫！丫——！丫——！太、太深了啦——呀——」

藤浦姐又滲出新一輪滾熱的淫液，小穴著火燒般緊繃著我的小莖，通風不良的小閣樓中只有我倆下身相撞的沉響，我傾前身體，緊捏住一對拋動的巨乳，捏著乳頭摩擦，藤浦姐前後擺動小穴，失神地配合我的突刺。

「丫——不要了.....要去了.....呀.....小廢物~喔.....小廢物.....快停丫.....」

我忍住不射，用硬得發動的下身抽插得愈來愈密，藤浦姐突然抽搐，肉穴劇烈顛動，將我的快感壓擠出去，馬眼失守，一邊抽動一邊射向花心，把藤浦姐弄得淫叫連連。

「咿呀呀呀呀呀！！又、又不說一聲就射.....呀呀啊！！呀丫丫丫丫丫！！」

我們的呼吸放緩了，我離開藤浦姐的身體，她翻過身來，我伏在在她身體上，我撫摸著猶有餘溫的身軀，夕陽的光塵在她的身體上遊移，暈黃色的身體半張著眼，深息著，像教堂裡的花窗玻璃下的神像。

她低著頭，仔細地看著我，在藤浦姐的眼裡，我是否又是另一片記憶？

#### 【4】

「真沒想到我人氣那麼高喔呵呵呵呵。」

由紀穿好了鞋子，站在玄關，保鏢們在門前等候，胖子幾乎塞滿了整個門。

「你在說什麼傻話。」

「呵呵呵呵。」我們相擁著告別，由紀緊貼著我，好像要把我的味道沾在身上「要快點再讓我出場哦，不然讀者不滿連阿撚你都沒戲唱了，我要回去啦——記得我們的約定。」

由紀的招牌耳語。離開之前，由紀吻了吻我的耳邊，我撫了撫由紀的背，由紀心滿意足地笑著。

「那我也告辭了。」紗綾向我身後的四姐妹鞠躬道別「感謝你們的招待，今天玩得非常開心呢。」

「沒什麼。有空隨時歡迎你們再來喔。」

藤浦姐送兩人出門，由紀向我揮了揮手，保鏢幫藤浦姐關上了門。

房子中少了兩個人，尤其沒了由紀，氣氛一下子安靜下來。麻美卻突然大叫：

「YEAH!!!!5P!!!!!!!」

「P你個頭！要準備晚餐了，過來！」

藤浦姐拉著鬼叫著要「做愛群交」的麻美走進了廚房。

「到底為什麼要我留下來.....」

跟藤浦姐激烈地完事了，我們回到一樓，稍微清理了身子，保鏢敲了門，由紀家中有門禁管制，早就跟家裡說好了離開的時間，藤浦姐便喚醒了由紀，她也沒有嘟囔什麼，而紗綾會坐由紀的車回家，便也同時離開。

而麻衣卻死要我留下來再坐一回再走，我原來還想坐由紀的順風車。

「當然是.....要進入大人的遊戲世界！呵呵呵呵到我的房間來！」

麻衣拉著我的手，把我拖了屋裡。

- -

「喝呀！！！！！！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麻衣大腿張開，像中年男性一樣拿著大瓶裝的啤酒，直接灌進喉嚨，發出咕嚕咕嚕的吞嚥聲。

我拿著小罐裝的啤酒，在麻衣的房間中席地而坐。麻衣的房間出乎意料之外的堆滿了書本，而且大多是我連標題都看不懂的外文書，地上鋪了地毯，麻衣剛才從雪櫃中拿出至少一打啤酒，拖著我陪喝。

話說我們都沒到喝酒的法定年齡吧？而且我並沒有特別喜歡啤酒。

「不要像個女人一樣啦，快給我喝！乾了呀——！！！」

麻衣很快便喝得滿臉通紅，不斷催促我喝，我勉強呷了一口，麻衣卻又已經灌完了一整瓶，她隨意把啤酒瓶丟在地上，打了個酒隔。

「呵呵呵呵呵呵，你幹嘛不喝，來，姐姐幫你哦呵呵.....」

「喂喂等一下，嗚咕——」

麻衣爬過來，拿起啤酒罐直接灌進我的嘴裡，我反應不及痛苦地喝了一大口苦澀的酒液。

「喝酒很開心呢是不是哈哈哈哈哈～來抱一個～」

「呃呀，麻衣姐你不要突然抱那麼緊——」

不知道已經醉了沒有的麻衣突然緊抱著我，家常白TEE下的巨乳壓我在胸口，滿身酒氣撲鼻而至。

啪，這時候門打開了，是藤浦姐，我慌忙解釋：

「是麻衣姐她、她突然……！」

「你緊張什麼，麻衣她喝了就變這樣，來，晚飯在這。」

藤浦姐拿著托盤，把幾碟咖喱飯放在地上。

「你們都喝成這個樣子，要你們坐在飯桌旁邊有點困難吧，倒不如我們來遷就你，你們先吃，我去叫愛愛和麻美過來。」

「嗚喔喔喔是咖喱飯哦，二姐太感謝了，嗚呀呀呀呀好好吃哦哈哈哈哈哈！」

麻衣非常自然地拿起地上的咖喱飯送進口裡，一口啤酒一口飯地狼吞虎嚥。

片刻以後，愛愛站在門前驚訝地看著地上的酒瓶。

「欸……姐、你已經喝了那麼多哦……」

「愛愛，救我……我不愛喝酒……」

看見愛愛，我立刻抱著愛愛的美腿裝蒜起來。

「很抱歉學長我也不會喝呢，我是來吃飯而已。」

愛愛也席地而坐，拿起咖喱飯。

「哈哈哈哈哈愛愛，難得那麼熱鬧，你也來一點，喝完做愛會更爽喔～」

「等一下姐……丫呀——！！！」

愛愛聽見麻衣的話小臉驟紅，還來不及回話，麻衣整個人撲到愛愛身上去，然後把啤酒往愛愛嘴裡塞，妳是暴發戶還是富二代了？

「姐……我不要喝……好苦……！」

愛愛勉強喝了一口，面容扭曲著別開頭，我見狀便拉起麻衣，這時候麻美也來了。

「嗚欸，你們終於因為做愛的順序而大打出手了嗎！我也要排序！！！！」

跟這家人生活真的好累——

- -

我醒來了。

天花染著窗外的夜色，蒼白的街燈透過窗紗，接近透明的藍色.....

這裡是.....？

對了，這裡是麻衣她們家裡。

我撐起身，頭好暈，四周的環境糊成一切。地板倒下來了.....不，是我翻身時失了平衡，我的小腹漲得發痛，膀胱，快了爆鳥了的膀胱，我要上廁所，廁所在.....

我記得了，客廳旁邊有廁所。門在.....我推開了門，呃呀，好像踩到了什麼柔軟的東西.....不管了，我要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

走廊中很冷，多少令人清醒過來，對了，我喝了很多啤酒，沒想到打打鬧鬧就給麻衣和麻美灌了那麼，梯級像鋼琴鍵一樣浮動，我小心翼翼一步一步踩下去，牆壁在哪.....在這.....好痛，我的膀胱.....

呼，終算來到了一樓，廁所在.....我記得的，我記得的，呼！嗚呀，這是桌子，桌子，桌子.....廁所在那邊，對了，可愛的廁所，親愛的廁所，嗚.....我掀起了馬桶蓋，吁.....吁.....吁.....太棒了，原來尿尿是那麼幸福的一件事。

酒精似乎跟尿液一起被捲進馬桶了，我坐上馬桶上捂了捂臉，清醒了不少。這時候我的喉嚨乾得像脫水，我頭重腳輕地走出廁所，房子裡的景物依稀可以辯譯，現在到底是什麼時候了，我完全忘記了，自己到底是怎麼失去意識的.....

我走到廚房，打開冷箱，撲面的冷氣又讓人冷靜了幾分，還好有一瓶冷水，相信藤浦姐不會介意吧。咕嚕咕嚕.....冷得發抖的冷水直灌喉嚨，解渴的感覺令我舒緩下來，我轉身.....

身後站了一個人。

「呀呀呀呀呀呀呀——」

我立時尖叫起來，人影卻說。

「我要。」

是.....麻衣？正當我以為她也要喝水，下一秒，麻衣卻抓住我的手，我反應過來，已給她用力把我拉到飯廳的地毯，她整個人抱住我，身體柔軟的觸感完全緊貼著，渾身沉重的酒氣。

麻衣用整個人的重量壓上來，我明明比她高，卻整個人被壓到地毯上。

「我要。快給我。」

我看不清麻衣，朦朦朧朧只感覺到麻衣用身體摩擦我，軟肉在我身上遊移。



「麻衣姐，等一下，這裡是、這裡是客廳……」

「我要，快給我，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我本能感覺到有點不對，這不像平常的麻衣，沒錯，麻衣很索需，但……就是有點不對，她還在酒醉中嗎？可是麻衣開始亂吻我的臉頰，舌頭黏動我的頸間，男女角色突然對掉了，麻衣的巨乳壓在我的胸前，我的弟弟隨熱氣上升。

「麻衣姐，先停一下，這樣、這樣……」

「嗚、我要、我好想你……我要……我想要……嗚嗚……」

麻衣緊緊壓著我，手往我的下身摸索，純熟地解開褲頭，摸出繃硬的內褲，緊握著摩擦，她五指不斷用力，跟平常細膩銷魂的她判若兩人，我下意識想反抗，麻衣半閉著眼，喉間不斷發出低鳴，那是……啜泣？

「怎麼啦！到底……麻衣姐，妳清醒點，麻衣姐……」

我抓著麻衣的手，想要制止她的行動，麻衣卻喘急了呼吸，滾熱的慾望流過到我的胸前，她掀起我的衣襟，不斷舌舔我的胸前，麻癢得我渾身酥軟，她慢慢往下移，握住我的硬物，憐惜地放在臉旁，我被刺激得不由自主地亂跳，麻衣卻突然埋臉在我的腿間。

「好硬……你知道嗎，我好想你……我好想你……我好想要你……」

麻衣不成句的呢喃，真的哭出了悲泣，她用小臉摩擦我的莖部，一邊輕吻一邊啜泣，好像那是她失散多少的孩子，我聽見麻衣的哭聲，有點不忍，我撐起了身扶起麻衣，抹了抹她臉上淚水。

「麻衣姐，妳還好吧，我們先回房間去好嗎……」

「不要，你不要走，我要你，我要……比一切都要……咕——」

麻衣一把抱住我的臉，張嘴舌沒了我雙唇，我被逼伸著舌頭回應，麻衣雙手發瘋似的在我身上遊竄，似乎要用雙手不斷確認我存在。我扶著麻衣的雙手也不自覺遊向她的胸前，在單薄的外衣上握住一對巨乳，我一邊搓弄一邊配合著麻衣舌動的洶湧，我掀起麻衣的上衣和胸罩，舔上一邊的舌尖。

這時候，麻衣發出了呻吟。

「信介……」

信介。

我的身體一下子清醒了，性欲，酒精，目眩完全消失，我看清了面對的女子，滿臉淚痕，衣衫不整，又孤獨又落魄，她只是想要陽具的安慰。

「麻衣姐，我……」

「嗚嗚嗚嗚嗚，我好想你.....不要再丟一下我一個，我好、嗚、好想要你.....」

麻衣拉住我的衣袖，泣不成聲，我不是信介，我心裡對自己說，卻伸手抱住了她的頭，用力抱緊，她不斷拉住我的衣襟低泣，傳來一句又一句嗚咽。

「不要再離開我，以後都跟我一起好嗎.....信介，不要再離開我，信介.....」

麻衣抱著我不斷落淚，我靜靜地撫掃著她的背，心頭突然一陣苦澀，我無法形容這種感覺，雖然我跟麻衣向來都是SP，或是知己，但我知道，她這一刻心裡的並不是我，我卻沒法抽身，只能無能為力地提供錯覺。

「嗚呃.....好想吐，我要嗚.....廁所.....」

我慌忙回過神來，連忙扶起麻衣，扶著神智不清的她跌跌撞撞地到廁所，記得在祭典的時候，麻衣也是這副模樣，麻衣趴在馬桶上，幾聲嘔吐，嘔心的穢氣上揚，她把胃裡的都吐得乾乾淨淨。

麻衣吐完了，趴在馬桶旁坐下，我沖掉嘔吐物，拿起廁所內的毛巾幫她清理臉頰，她眼框發紅，髮絲亂得女神，她轉了轉眼，看著我：「阿撻.....」

我坐下來，扶著她，她柔柔地看著我，無力地笑：「阿撻，剛才那是你嗎.....？」

我沒有回答，繼續抹著她無神的臉。

「對不起，我沒有辦法.....我只是.....」

我仍然沒有回答，我撫著她的臉，幫她理好頭髮。

「信介他之前是我的游泳教練，我是泳術是他教的。」

信介，到底我要聽到多少次這個名字。

「某天下課了，我們突然開始做愛，沒有先兆，也沒有任何一方的主動，然後每次練習完以後，我們都會做愛。」

麻衣她躺在廁所地版上，她握住我的手，靠在我的肩上，她一邊說，一邊眨著眼睛。

「我們從來沒有說過是對方的男朋友，或是女朋友，可是，我們就這樣就走在一起，我們都喜歡對方的肉體，喜歡跟對方一起，我之前談過很多次所謂的戀愛，可是，就唯有那一次，我真的有一種感覺，是了，是他了，以為，他會一直在我身邊。你會介意聽到這些嗎？」

我搖了搖頭。說實在的，我並不是麻衣的誰，也從來想過要把麻衣當成什麼人。

「然後，有天，我再也聯絡不上了他了，電話，簡訊，他甚至搬走了，我知道他仍然在的，他仍然存在在這個世界上，可是，只是，我已經再也找不到他了.....再也.....」

麻衣扶著我，想要起來，我牽起了麻衣。「陪我回房間去。」她說。

我們走回麻衣的房間，這才發現麻美就躺在門前，對了，我剛才好像踩到了什麼.....麻衣輕輕一笑，牽著我跨過了麻美，回到房間拿出了被鋪蓋在麻美身上。

然後，麻衣回到房間，跟我一起稍為收拾了地上的瓶瓶罐罐，她坐在床鋪上，稍稍拉開了窗簾，讓夜風稀釋房間沉悶的空氣。

「今天晚上陪我睡好嗎，如果要做愛的話也可以喔。」

原來今天月色很好，安靜下來的麻衣像仙女在黑夜中微笑，我走過去，坐在她身邊，她依著我慢慢趟下來，我順著她的意思躺在她身邊。

「怎麼不說話了，我知道的，你在討厭我嗎.....」

麻衣睡的是單人床，我們兩人相對地躺在床上，麻衣拉起了被鋪把我們兩人都蓋好，麻衣的瞳孔反射著月光，染成了一片白。

「你硬了哦，呵。」

麻衣老樣子半開玩笑地撫著我的褲檔，我卻沒有想發洩的性欲，眼前的麻衣輕閉了雙眼，用指尖感受我的堅硬，我終於問了那個問題：

「如果.....能讓妳再見他，妳會？」

麻衣閉著眼，微微一笑，靠在我胸前，搖了搖頭。

然後，她沒再說話，呼吸沉緩下來，手中還是我充血的下身，好像那是能讓她安靜入睡的護符，我凝視著麻衣的臉，不知道，她會不會夢見了誰。

PART12: 記憶的年輪×睡房裡的迷宮 完

# 櫻花色的最後×一分一寸的理由

## 【1】

春天了，不知不覺間，我進了這所高中已經大半年。

天氣還沒回暖，游泳部窗外還開了一樹櫻花，揮散著粉紅色的陽光，每年這個時候，總會不期然想到未來，二年級的未來，畢業後的未來，那時候，對我來說，今天只是今天，時間彷彿並不存在。

「.....由紀同學、呀.....不要.....」

我們日復一日地過著彷彿不會完結的現在，一次又一次地相吻，一次又一次地相愛，我們恣意地享受著現在面前的一切，沒有絲毫懷疑，到底未來的十年後，會是怎樣的光景。

「快停.....我、我要、要去.....打工啦.....丫——、學長幹嘛連妳都——！」

「啲呵呵呵呵.....哎丫.....怎麼啦.....」

說真的，我雖然是毒撻，但我並不愛 F F，我一直不太會幻想不切實際的事情，我不會希望突然會有女生喜歡我，也不會希望突然有女人欣賞我的「內在美」，更不會希望在校園裡碰到至純至真的愛情，更不會幻想有一天會有美女跟我3P——或許因為這樣，我才更明白這一刻，我實在死而無憾。

數分鐘前，由紀跟愛愛在游泳部裡打鬧起來，大概是在討論什麼小說內容，愛愛是兼職作家，由紀的官能小說愛好者，由紀東拉西扯了一輪就要愛愛演練官能小說的場景，整個人從後抱住愛愛，抓住校服的一對爆乳不斷搓弄。

愛愛驚叫起來卻又敏感得沒法反抗，由紀變本加厲摸向愛愛的腿間，在校裙下斷摸索，鬧著竟然讓愛愛有了反應，我坐在旁邊，看著愛愛扶在桌變扭動美滿的曲線，由紀也隨之從後貼著，蹺起嬌小的美臀，我忍不住加入戰團，從來抱著由紀，雙手兼施，攻向兩人。

我們三人就像人形蜈蚣，我一手揉著愛愛的爆乳，一手蹺起由紀校裙下輕按她的跨間，兩人疊在一起不住輕吟，由紀的小臀整個蹺起貼在我的褲檔，我勃起的硬物頂在由紀的股上。

「阿撻弄得人家屁股好熱喔.....嗯.....愛愛最幸福啦.....有三隻手同時在弄.....呀丫.....那個.....嗯唔.....」

「由紀同學.....我真的.....不.....呀丫丫丫.....你們不要——呀——！！」

我吻著由紀的後頸，由紀邊笑邊發出妖嬈的輕吟，潮紅的小臉一回頭，跟我打一個顏色，我們彷彿心靈相通地，同時進取愛愛的三點，由紀雙手用力一抓，我拉開內褲點向穴前，愛愛快要哭地尖叫一聲，我的指尖立刻濕成一片。

「呵呵.....愛愛好可愛哦.....嘻~姐姐讓你更害羞.....呀.....好棒喔呵呵.....嗯.....」

挑弄愛愛玉穴的同時，我不忘也伸到由紀的內褲裡，用同樣的手法挑逗由紀的門庭，由紀軟軟地挪動身體，發出不知道是歡愉還是享受的呻吟，玉穴慢慢滲出黏滑的愛液。我們三人肉體相貼，兩個女生

難分難解的纏綿。

「學長.....由紀同學.....快停.....呀丫丫——嗯呀、呀哈.....啊.....我會.....我會.....」

「嗯呀.....愛愛的咪咪好大喔.....都抓不住呢.....好漲好好摸哦.....呀.....姐姐親一個.....」

我看不到排在最前的愛愛的表情，只看見愛愛的耳根紅得通透，由紀低頭舔著愛愛的粉頸，我用下體摩擦著由紀的校裙，由紀配合地扭動小屁股讓我像插入一樣前後抽動，正當我想拉開褲頭，瀆玩由紀之際，愛愛竟然身子一震——

「呷呀呀——嗚.....不、不要.....丫呀、太壞了你們.....」

我在前方的指尖感受到一陣熱流輕噴，愛愛的下身不斷抽搐，由紀驚訝地回頭看了我一眼，我同樣很驚訝地聽著愛愛尖聲的淫叫，愛愛洩了一回，整個人攤伏在桌子上。

「嗚.....你們怎麼這樣弄我啦.....內褲都濕了啦.....嗚嗚嗚.....」

愛愛紅著眼眶睜著我們，滿眶淚水，由紀失笑地的抹著愛愛眼角，說：「呵呵呵呵不好意思啦.....我們都不是故意的，沒想到愛愛那麼敏感.....阿撚你說是不是？」

「對、對喔.....平常愛愛妳都沒那麼快的.....」

「嗚.....都只是欺負我.....哼！不理你們！我去打工啦！」

愛愛扁著小嘴，拉好內褲，旋地推開由紀拿起包包衝出了社團室，我們還來不及反應，門便呲地關上了。

由紀啞然失笑看著關上的門，轉身嬌笑：「呵呵呵呵，這到底是什麼情況呢呵呵呵.....不過，現在就只剩下我們啦呵呵呵呵呵。」

由紀走過來把我抱住，像女兒撒嬌似地用下巴拭擦我的頸間。

「我最近戲份好多哦，都變第一女主角了喔.....」

我摸了摸由紀的小臉，心裡卻擔心愛愛真的生氣，我說：

「沒想到妳還來真的，竟然把愛愛弄到去了。」

「喲呵呵呵呵我技巧很好呢，麻衣學姐親自傳授哦呵呵。」

到底麻衣教了由紀什麼東西！

「不過愛愛真的好努力呢.....有時候午間找她一起吃便當，都看著她在課堂上趕稿。」

愛愛現在是兼職專欄小說家，還有在那間英語教室裡教小孩子英語，雖然身兼兩職，愛愛每天還是堅持來找我，就算沒有溫存，我們也總是想膩在一起。

「時間過得好快呢，這樣就半年了。」

「對哦。」

「好像發生了很多，又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我認識你們，還好像只是剛才的事.....」

但當我回想起來，卻總是非常遙遠，由紀加入游泳部時我不在場，在第一次團練的才第一次見到這個女孩，那天，我還覺得她那麼的遙不可及，而這一刻她卻靠在我的懷中。

由紀好像知道了我在想什麼，她像兔子一樣雙腿一蹬站起來，在我面前繞了圈然後背對著我，突然又轉回身來。

「大家好，初次見面，我叫由紀，我是一年級商學部的新生喔，那個，我第一次參加社團，也並不特別擅長游泳，希望以後可以跟各位一起加油，請多多指教喔呵呵呵呵～」

由紀微微彎腰，伸出了手，我笑著伸手握住，說：

「你好由紀同學，多多指教，大家都叫我阿撚。」

「哈哈哈哈哈阿撚哦，好奇怪的名字哦～為什麼這樣叫？」

由紀整個人跨坐下來，伏在我的頸間，我抱著由紀的腰，像平時一樣輕撫她細膩的背。

「因為我是典型的毒撚呢，久而久之大家都這樣稱呼我了。」

「別騙人了，啲呵呵呵呵我看你才不像毒撚呢.....讓我聞聞看——」

由紀湊起了鼻頭，閉上眼睛在面前嚟嚟起呼吸著，聞遍了我的頭髮和頸際，便睜開眼說：「哼，你不是毒撚！你身上有女生的氣味，而且是皮膚的氣味，以名偵探由紀之名發誓——那是商學院一年4班小愛同學的味道！對不對對不對！」

我撫著由紀玩得樂不可支的臉，由紀扶著我肩膀說：「我們.....還有兩年半才畢業呢。」

由紀好像不是第一次說這句話，每次她說兩年半，我總覺得有點難以言喻的味道。

「小說裡的時間總是過得快，每次讀完好幾年的故事，才發現只是過一兩個小時，每次放下書，感覺真實的時間總是停留不動的。」

由紀看著窗外的景色說，沉靜下的由紀有一份宮廷藝術的美。

「由紀，你怎麼了嗎？」

「啲呵呵呵呵，沒有啦，我在想，如果我現在開始擺脫處女，我們就可以做兩年半的愛了，好幸福喔呵呵呵呵——唔～」

由紀突然又吻過來，我反應不及沒有躲開，那總是散發的淡香的櫻唇印上來，吻著我的唇，我不慌不忙地回應著，讓我們的嘴唇柔軟的相互觸碰，我們雙眼微啟地挑逗著對方的眼神，由紀的雙眼總是亮

晶晶像銀河的核心，匯集了數不清的恆星。

「唔哈——好想要好想要好想要好想要好想要好想要~」由紀十二萬分的期待地擺動腰肢，卻又扁起了嘴「可惜等一下我約了家庭教師呢，我要開始惡補英文了，呵呵，剛才還想上次在愛愛家那樣……嘻嘻，沒想去給愛愛搶了戲呢。」

「由紀……對了，上次你在她們房子裡說『等我回來了』，那是——」

由紀卻離開了我的身體，整個人站在地上，

「好啦，保鏢叔叔在等我呢，我要走了哦~」

「由紀——！」

由紀拿起書包，離開之前，由紀突然抬頭環顧空間不大，卻被藤浦姐整理得井井有條的社團室，她的似要用眼睛紀錄這一切，眼皮像快門一樣眨動，說：

「社團室好安靜好溫暖呢，如果這裡永遠是我們的就好了……」

由紀離開了，半掩的門後，是幽深的時間。那一刻，我似乎略略窺見了，由紀一直沒有說出口的未來。

- -

「我要整理房子啦，而且還要去買菜，你以為我很閒是不是！」

「沒、沒有……」

「沒事打電話給我，想做愛是不是？」

「我、我……」

藤浦姐到底身在何處，怎麼可以隨口大吼「做愛」兩個字。

「對喔，愛愛今天要打工，所以就沒有人幫你解決是不是，哼，你的後宮呢？」

「不，最主要不是愛愛的問題……」

問題是由紀，給她的小屁股挑逗了片刻，我的下身莫名的沒法冷下來，而她卻就這樣就走了，剩下了蠢蠢欲動的我。

「哼，我才不管，第一，我已經回去了，第二，我這兩天生理期，別惹我，自己打手槍吧人渣——」

嘟——

我拿著電話，掛了線，拉了拉電話簿，對了，還有麻衣，就在撥出之前，還是把手機收起來，想到麻衣，便想到麻衣的一切，她說的，關於信介的一切，那天在她們家留宿後，麻衣又回復了常態，而我

卻總是無法忘記，那個在夜裡酒醉悲泣的她。

再下來，就是麻美.....嗯，我還是去訓練吧。

五十分鐘，我渾身酸痛地抵達了池邊，我又遊了60次來回，大概有四十分鐘吧，我還是沒有任何進步，過了冬天，區內應該又會有大大小小的比賽，而我們游泳部六項認證，還只是拿到了一項，如果剩下來的五項不能在學期結束前.....

對了，我們游泳部的未來，到底會怎樣？

我隨手在泳池中浮潛，麻美要畢業了，藤浦姐和麻衣三年級要面對大學入學考，愛愛作家的工作日漸吃重，莉娜的神社穩步發展，由紀.....我們都知道，而我們都沒有說出口。

我離開池水，空氣冷的發抖，原來燥動的身體也隨之冷卻了不少，我換回來了原來的衣服，打算離開學校。

學校已寥無人煙，學期剛開始沒很久，沒有人會留下來溫習，社團的活動也還沒有全面展開，聽說五月有文化祭，那時候游泳部要做什麼？

我走在有點昏暗的走廊中，突然注意到有一個房間的透窗透著燈光，我經過時無意一看，卻咦了一聲，是紗綾。

那是舞蹈練習室，紗綾卻在裡面穿著做健身操會穿的運動服，緊身的粉紅色吊帶小汗衣，寬鬆的七分褲，她一字馬地張開腿，柔軟的身體往前伸展，幾乎可以碰到腳尖。

我敲了敲門，紗綾看過來，發現是我後冷靜的一笑，站起來，打開門讓我進去。

「想不到會碰到你，這是體操嗎.....？」

我走進舞蹈教室，室內的空氣十分悶熱，隱約有人體的汗味。

「彼拉提斯，Pliates。算是瑜珈的一種。」

「哦哦.....是哦。」

紗綾綁起了頭髮，露出的頸間滲著汗，她到角落拿起了毛巾拭擦，從容自若地喝著水，我有點懷疑就算下一秒是世界末日，她的表情還是不會有變化。

「你留下來訓練嗎？」

「呃，對，你怎麼知道.....？」

「氯氣的味道。」

我反射性地聞了聞手掌，什麼也聞不到。

「訓練還好嗎？」



「呃嗯.....就、還是那個樣子.....」

「注意你的雙腳，你有分腳太開的習慣。」

「噢噢、謝謝。」

「對了，如果你想加強腿部肌肉.....」

紗綾喝完了水，語意不詳地回到墊上，這一次她先是像動物一樣趴著，雙膝跪地，慢慢抬起了左腳，然後又放開右手，整個人用單手單腳平衡。

「可以學一下這個動作。」

紗綾成功地保持了平衡，身體的曲線完美的呈現像雕塑，看著分開的雙腿，我不自覺地想到情欲的畫面，我有點不好意思地別過頭，隨口說：

「哈哈哈哈哈紗綾妳好厲害哦.....你、你有想過未來要做什麼嗎？」

「.....不知道。」

紗綾面無表情地回答，她放下了舉起的手腳，換成另外本來用來平衡的右手和左腳。

「哈哈說的也是呢，我們還只是一年級呢。」

「我只是想專注目前感興趣的事。」

紗綾的語氣像教官，目前感興趣的事.....是這個皮什麼斯嗎？

「不過，如果你接下來沒事，來幫我訓練一下。」

「噢？」

- -

## 【2】

「對，用力點，不用擔心，再壓.....」

我戰兢按著紗綾的玉背，紗綾分開雙腿，上半身往前傾，整個人用從腰部對摺，而我則負責往背上使力，讓她繼續往前壓。

「嗯.....好可以了，你放手。」

我依言放開手，紗綾的身體有彈性地抬起，她的緊身汗衣上滲出了深色的汗痕，紗綾呼了口氣，擦了擦臉上的汗，房間中的空氣愈來愈悶熱。

「好，再來。下個動作和這個原理一樣，只是要側做，這次要按住我的腰和肩，把我往下壓。」

紗綾只是說，按照她說的動作做就好了，力度也不用擔心，我完全不懂什麼體操瑜珈之類，紗綾的指示有一種特別的威嚴，讓我不自覺地服從，而且還能碰到紗綾那健美的身軀.....

紗綾在坐墊上側過身，雙腿依舊130度大劈腿，然後雙手高舉，然後身體往左偏，似乎想要嘗試用手碰到分開的腳尖，露出側腰的曲線。我依舊半跪在紗綾身後，按著紗綾的肩膀和腰間，一點一點的使力，讓紗綾的身體往下壓。

紗綾的腰幾乎沒有臃肉，充滿肌肉的彈性，我眼角的餘光不禁望向她的側露的乳峰，我記得紗綾的身材也非常不錯，圓渾的美乳比得上藤浦姐或是麻美，我的下體一陣繃緊，為分散注意力，我連忙隨口亂問：

「妳還有在練體操嗎？」

我記得，萬聖節那天晚上，紗綾提過她的過去，那姣好的身材反而是她的詛咒。

「沒有了。換邊，腰部可以用力點。」

我放手，紗綾的身子回到中央，然後往另一邊擺去，我依樣使力，紗綾的腰和臀部連成一彎美麗的弧度。

「那.....你還在練這個？我還以為這跟體操有關呢。」

「我喜歡感受肌肉。」

紗綾又精確地的說出了我不懂的話。我突然覺得，在游泳部裡的女子都不是正常人類。

「好了，再左右重覆兩次，然後換動作。」

紗綾抬起了身，稍微放鬆，又伸展到另一邊去，我壓著紗綾的身軀，歇力讓下腹冷靜下來。我抬起頭，儘量不看那麼近在咫尺的肉體。

「肌肉，這讓我想到生物科喔呵哈哈哈哈哈。」

「Tensor fasciae latae。」

「什麼.....？」

紗綾低著頭，努力往腳掌分在遠處的腳掌伸展，可能是氣管受壓，她的聲音聽起來有點低沉。

「我不知道翻譯是什麼，總之，就是你正在碰的那一條腰部肌肉。」

我下意識的低頭一看，我只是很尋常的碰著她的腰部，而腰就是腰，我完全看不出什麼肌肉。

紗綾悶響了一聲，身子抬起，回復原位，她回頭看了我一眼，拉著我的手，壓在她的腰上。然後她拉起我的兩根指頭，沿著她的腰部往上劃。

「你明顯感受到這邊的肌肉比較有彈性，比較沒有積聚脂肪，這本來就是一片肌肉。」

紗綾拉著我的手往上掃，幾乎碰到她的乳際，我不自覺深呼吸起來，抑壓下身的衝動。

「你似不太了解人體結構呢，難得你碰過那麼多女人。」

紗綾鐵一般的語氣，讓我完全聽不出到底是否嘲諷。然後她先是整個人趴在地上，然後雙掌伸出，放在肩旁。

「等一下你用手壓住我的腰，讓屁股不要往上抬。」

紗綾雙掌用力，推起自己，整個前半身像海豹一樣彎彎地抬起，正當我想伸手壓住她的腰，卻發現，要這樣做，我一定要整個人跨在紗綾身後，跪在她的屁股之上，我雙手壓著紗綾的腰，我感到她的上半身正不斷用力，她腹部的肌肉正在伸展。

「我們人體上下有過千組肌肉，不管碰到碰不到，幾乎每一組肌肉都有它微妙的用處，肌肉決定了我們身體的動作程度，就像機械手錶，每一個零件也有綿密的作用。」

紗綾一邊伸起頭，我卻無法不看著正在我跪下的屁股，紗綾的屁股非常渾圓，兩個小包彷彿要碰到我的跨下，我的下身不能自制地充血。紗綾的後碰滲出顆粒的汗液，肌膚發出誘人的水光。

「所、所以呢？」

我隨口答著話，紗綾的身體蒸騰出體香，玉背上滿是汗痕，運動內衣透露成型，嗚呀，我不行了，我第一次感到我那麼想要做愛，而面前是我最不相熟，又冷若冰霜的紗綾。

「我只是想感受它們的活動，收縮，擴張，運動過後，身體回復冷靜下來，你才覺得身體是你的。」

我壓著紗綾腰間的雙手，像著了魔地慢慢向前推，偷偷地靠近紗綾的乳側，我不能這樣做——快停——我不能這樣做——可是我的下體像有一千頭惡魔在裡面跳躍。由紀，這都是妳的錯！

紗綾剛好換了姿勢，她坐起來，我慌忙鬆開手，紗綾深呼吸，然後抖動汗衣渾散汗氣，她雙頰有點泛紅，是血管擴張的關係嗎？

「做你想做的事就好，不要想未來，也不要想以前，感受你的身體、精神和現在，它們會帶你走上你應該去的路。」

紗綾說的話比莉娜的靈魂論還難懂，這時候她又換了一個姿勢，她雙腿再次寬分，然後側擺，曲著的雙腿成為了兩個前後相間的7字，然後上半身往後轉，身體像螺旋般往右扭曲。

「壓住我的背。」

我繼續跪在紗綾身後，按住紗綾的背，紗綾雖然比一般的女生結實，但始終是女生，更不是正式的運動員，我分開的雙掌依然比她的背要寬，剩出的指頭壓住她的腋下，腋下，往前一點點就是咪咪了，只差一點點，那豐滿的美乳.....

「如果你喜歡游泳，就繼續游下去，如果你喜歡學姐們和小愛同學或是由紀同學們，就繼續喜歡下去，只要專注，就能找到未來。」

在這種時候說這種耍帥的話對嗎？紗綾你感受到不到我的火山快要爆發了，快要噴發出百年一遇的大災難了。

「所以只要專注眼前就好了。等一下，用力提起我的腰，讓我的前身得到伸展。最後一個動作了。」

呼～總算要結束了，我已經硬我幾乎不能思考，早知道就不要隨口答應紗綾，原來以為只是碰到身體不會怎樣，毒撚還是修行不足呀，都是你的錯由紀，等一下還是去接愛愛下班然後.....

紗綾換了姿勢，跪在墊上，雙膝跪地，雙臂高高伸直拼攏，身子拉直像針一樣，然後再次向前對摺，差別在於在這次的雙腿沒有張開，而維持著跪姿，整個身體變成了「Z」型，正當我移動身體，打開扶住紗綾的腰，卻發現，這個動作，令我的褲檔對準她的豐臀。

「感受身體的每一個部分，每一條肌肉，每一分每一寸，只要專注，就能找到未來。」

專注.....我感受到只是我不斷充血彈跳的小弟弟，我握住紗綾的纖腰，她的屁股恰到好處地蹺起，渾圓美滿的股形像水蜜桃，好像在召喚別人去碰，嗚呀，我假裝要傾前用力，偷偷地將褲檔貼到上去，果然是非一般的彈性，雖然隔著（我的）內褲、（我的）校服、（紗綾的）運動褲、（紗綾的）內褲——足足4層衣料，可是我的龜頭仍然被彈性的觸感刺激得一陣酥軟。

「咕噁.....」

紗綾沉沉的低吟著，我在做什麼，快停——不行了，紗綾的屁股太棒了，那無可比擬的彈性，我前後輕擱我的尖端，用突出的褲檔劃動紗綾的股溝，我雙手不自覺地往下遊，握住她的兩片玉枕，慢慢握弄搓動。

「喔.....唔.....」

好熱、房間中愈來愈熱了，紗綾的吐息似乎令空氣不斷升溫，我將雙手伸到紗綾的褲緣裡，接觸紗綾的肌褲，紗綾的身子一震，她的聲音好像有點迷離，是因為她維持著皮拉提斯的姿勢嗎.....我拉下紗綾的運動褲和內褲，玉臀像脫殼的雞蛋，運動的汗水嫩滑著我的雙手，讓我任意遊走，我輕捏然後沿著股溝下移，汁液混雜的腿間十分溫熱。

「唔.....丫.....」

龜頭頂在紗綾的屁股上，褲頭解開了。紗綾的褲頭被我脫至大腿，是我的錯覺嗎，紗綾的屁股蹺得更高了，水亮的肉縫在兩腰之間泛著桃紅色的光澤，彷彿要召喚我進去一樣，我要專注，我要專注，我用掌心撫了撫了紗綾泛濫的股間，愛液立刻沾滿我的手心，我細細撫弄穴前。

「噢——嗚哦——」

我挺出滲出前列腺液的前端，抵著紗綾的前庭，紗綾拚攏的兩腿令她蜜穴十分緊逼，我逼不及待地挺前，緊緻的玉壁接受我的小莖的突刺，不行了，這親切的觸感，我一寸一寸地突入，龜頭的快感逐寸增加，直到全根沒入，我的揉動著紗綾的屁股，玉壁隨紗綾的呻吟輕輕抽搐，我在盡頭感受了片刻，然後後退，開始抽送——

「哦——！唔——！唔——！」

紗綾的呻吟低沉有力，而且充滿節奏，我挺著下身專心抽插，蜜穴的玉壁隨著我前進收縮，滲弄出黏熱的淫液，我刻意加重力度，抽插得紗綾屁股咻咻作響，房間一時充滿了我們交合的回音。

「啊——哦——噢——唔——」

我伸手到紗綾的胸前，她的背部仍然放前伸展著，絲毫沒有放鬆，我推高紗綾的小汗衣和運動胸罩，背上一絲絲流趟的香汗，昇起神秘的體香，我忍不住低頭輕舔紗綾肉體的鹽味，雙手往胸前的美乳一擒，一邊一顆，兩顆飽滿的美乳手到拿來，我握住把玩，配合下身突刺的節奏，噢，紗綾的乳頭已經勃起了……？我捏在手中用力拉扯，三點進攻令紗綾的小穴一陣狂顛。

「哦呀……嗚哦……唔嗯——噢哦——」

紗綾被我推得浪叫（？）連連，稍稍放鬆了上身，我扶起紗綾的腰，讓她雙臂撐地，屁股提起，成了後推的姿勢，我趁機大力突刺，推到最深處，再一淺一深地抽送，雙手握住一對美乳揉搓，紗綾的美乳媲美得上藤浦姐，盈盈可握又略為鼓漲，我雙手大力搓動，一對咪咪漸漸充血得更漲更敏感。

「嗚呀——哦哦——喔哦——呃哦——」

我的龜頭開始酸痛，馬眼畜勢待發，紗綾滿身汗水，肌膚泛著興奮的潮紅，被我推送得前後拋動，兩顆玉乳在胸前猛晃，我拉著尖端的小可愛打轉，紗綾蹣跚著屁股配合我的動作，我一提前，她便往後，讓我們的身下相撞，硬物不斷衝撞黏密的花心。

「哦哦——！唔哦——！」

紗綾喉間的呻引愈來愈響，淫液隨著我的抽插流到大腰上，花心瘋狂地抽搐，我立刻將意識集中在龜頭，龜頭加速突入，小莖在蜜穴口不斷舌吐，龜頭的前端不斷摩擦收縮的玉壁，突然紗綾痛苦地低吟一聲，蜜穴深處一緊，濺出了高潮，我的眼前一空，將壓抑了半天的熱濁注射到紗綾的盡處。

「呃呀呀呀呀～～～嗚哦～～～」

我抱著紗綾的腰，射了比平常還久的時間，堅持邊射邊抽送，射得紗綾的腔內充滿溫暖的體液，直到我下身幾乎毫無知覺，我捏了捏了紗綾的美乳，才捨得將半軟的下體拔出，白色的濃漿立刻滴落。

紗綾呼了口氣，轉過身，拿起毛巾捂住蜜穴，同時拉好衣服。

「呼～偶爾來一次感覺不錯，你技術很好嘛。」

噢……

等一下……

剛才是……

我的意識隨軟垂的小弟弟恢復了，我看著臉上猶有豔紅的紗綾，她依舊是軍人般的笑容，她定睛看著

我。

「感謝你今天陪我訓練，托賴今天成果不錯，萬分感謝。」

紗綾毫無瑕疵地使用著敬語，下身的毛巾抹過不停，我似乎真的射了非常多的份量。

「我先洗澡再離開，我會鎖門，再見。」

「再、再見.....今天也感謝、感謝妳的、妳的.....指導.....」

我滿臉通紅地拉好褲頭，收拾好便離開了房間，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我竟然跟紗綾做愛了？這.....？

### 【3】

正當我想打電話給愛愛冷靜一下，卻突然想起了，我把手機忘在了更衣室。

冬天餘韻未了，時間尚早，太陽已準備下山，校園外火燒天際，我走向更衣室的途中，一直想著紗綾。

我幾乎懷疑是我在 F F，但不可能，我的雙手，小弟，還殘留著紗綾肉體的質感，我們真的做了.....但，感覺很奇怪，除了身體交合的快感，我感覺不到其他。

對，其他，當我跟愛愛、麻衣、二家姐發生關係，那感覺像我們都融為一體了，身體中每一個細胞都感受到對方的存在，溶解在世界當中，就算是麻美，雖然像是小孩子玩遊戲，但也至少感受到對方的一切，但紗綾.....真的很像在訓練，或是在運動，我們只是合作，只是在身體需要對方的時候「使用」了對方。

如果幫忙伸展身體的不是我，而是其他男生；又或者叫我幫忙的不是紗綾，而是別的女生，做起來，說不定是一樣的。

但最驚訝的是，紗綾竟然不是處女，紗綾似乎也有經驗.....始終我不了解紗綾的過去，只到過她家經營的商店打工，紗綾的過去，那似乎又是另一段故事了。

我回到更衣室，打開用過儲物櫃，找到手機，正當我準備離開，我看見泳池邊站了一個人。

夕陽下，只見那人背影身材很高，穿著游泳褲，肌肉健碩，他站在池邊的跳台上，微微伸展了身體，然後弓起身子，雙掌合拚向前，像刀俐落地插入水中，水花清脆得像霧。

好快！他遊的是自由式，手部動作與腳幾乎像舞蹈一樣，前後協調翻動，流暢地將池水迎刃而解，如果說我是在游泳，那這個人，他簡單是與水融為一體，隨水流而加速。

轉身了！翻滾的動作完全沒有瑕疵，身體一縮一轉，一陣螺旋形的水流繞過，他的身體繼續向前傲遊，雙腿舞蹈水流帶動出進，雙手前伐，換氣呼吸得動作彷彿是植物的吐息。

太完美了！他游了一圈來回，停下來，呼了口大氣，我看得入神，他上了水，注意到我，他有點驚訝和歉意地欠著身：

「對不起，我現在就離開……」

咦，這聲音好熟悉……

「咦，是你？對喔，你是小遙學校的學生，我們真的太有緣了哈哈哈哈哈。」

他爽朗地笑著。身體上的水珠揮灑在地。

是信介。

「信介前輩……？」

「哈哈哈哈哈我來接小遙下班，誰知她還有事情誤著，我便隨意在學校中溜躑，哈哈哈哈哈我很愛游泳呢，包包裡一定有游泳褲，剛差點以為要被趕出去了，還好是你。」

對了，信介是游泳教練，而麻衣的泳術也是他教的，想不到他的泳術好到這個程度，這個水平……有國家級嗎？

「好久沒有在沒有人的泳池裡游泳了，感覺不錯。」

信介左右扭動身體，意猶未盡的望看池水說。

「可惜我轉行以後，都沒有時間練習，手腳遲鈍了很多呢。」

不會吧，那叫遲鈍，那我豈不是唐氏綜合症？

「哈哈哈哈哈，自從溫泉旅行後都沒有碰面呢，快兩個月了吧，你最近還好吧，小愛呢、她也好嗎？」

「很好，有心。愛愛今天要打工。」

「那麼年青便要工作喔，你們好努力喔～」

信介隨意揮動著身體，做著簡單的柔軟體操，他的肌似練得非常勻稱，不會太過兇武又不失線條，加上他開朗的言詞，這絕對是讓男生也非常憧憬的前輩。

我絕對無法想象，他曾經傷害過麻衣。

「前輩……你是怎麼樣認識小遙小姐的？」

我以我能夠表現的極致，假裝隨意詢問。

「為什麼問這個……」

信介回頭看了我一眼，俊俏的臉龐有點壓逼感地看著我，我慌忙盤算著藉口。

「就、就、就……對、對情人節快到了！對！情人節！我、我在煩惱要怎麼跟愛愛渡過呢，我們才第

一年在一起而已.....」

「哈哈哈哈哈」信介再次仰天大笑，這個人的笑點似乎比他媽的G點還敏感「對喔，我差點都忘了，我也在煩惱跟小遙要怎樣過情人節。」

「前輩你經驗一定比我豐富，就想請教一下.....」

「呵呵呵呵，我哦，我對戀愛不太上手呢，我都是順著女生的意思去而已。」

果然是YOUR FACE YOUR FATE，生得靚仔真係屈機。

「小遙只是我在健身房認識的伙伴而已，你還不是上班族，不知道我們上班族想做過運動在多難，某天我們在健身房認識了，偶爾相約到健身房，然後就一起了。我們也沒有特別的故事可以說，或是特別的時刻可以紀念呢。」

「小遙是前輩的初戀嗎.....？」

我假裝白痴的問著。

「哈哈哈哈哈怎麼可能，我的初戀細節連我自己都忘了，大概是你這個年紀吧.....唔，總之沒什麼值得好提的。」

「那個，我對戀愛有也點煩惱了，愛愛很好，可是、就是.....總是有種忐忑不安的感覺.....」

這當然不是我真實感受，我跟愛愛身邊有太多的「朋友」了，我們與其說在戀愛，不如說，我們只是一個團體裡走得最近的兩人。

夕陽西下了，太陽在天邊形成一顆灼眼的火球，信介避開了無法直視的光芒，回身，在自身的陰影裡黯然。

「是哦.....戀愛就是這樣呢，我以前.....我好像對你說過吧，以前曾經有一個女生對令我覺得，一個人的戀愛是火焰，而兩個人的戀愛是泡沫。」

麻衣。

「相愛是好事，可是.....當相愛的期待不一樣，就連朋友也沒法做到。我跟小遙都不是青春少艾了，我們相處得很好，反而是因為除了基本的約會，沒有特別抓緊對方。」

信介回頭來看著我，眼神裡有點神傷，是因為.....

「所以你不用想太多，我們不安，是因為有時候，我們把對方的心也抱進來了，其實那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協調。」

「前輩似乎經歷了很多呢。」

「唉。哈哈哈哈哈，我突然想到我的前女友呢哈哈，這不能讓小遙知道哦。」



麻衣。

「前輩的前女友.....」

「哈哈哈哈哈，一個身材好得不可思議的女生，作為男人，實在沒法忘記她那.....令人著迷的身材，她曾經是我的游泳學生，我還搞師生戀，哈哈太荒唐了。」

不知道他是真笑還是在讓場面不會太尷尬，信介的笑聲在泳池上回盪。

「她.....是非常聰明的一個女孩，又漂亮又性感，除了有點矮，不然簡直完美，我們一開始相處得很好，可是，慢慢的，我覺得有點不對。」

「不對？」

「不對，就是不對，這不是籍口什麼的，我沒有搞什麼第三者，就像相愛，你很難解釋，可是就是發生了。那時候的感覺也是一樣，我很難解釋，就感覺到不對。話先說在前頭，她是很好的女生，真的好到沒話說，不管內外都是。」

「那最後到底是為什麼.....」

太陽下山了，天色從另一端開始暗下來，暖和的陽橘色暗暗消失，變成一片寂寥的蒼藍。

「我不忍心。」

不忍心。

信介果斷地說出了理由，而這是我從來沒有猜想過的，我曾經想，有什麼理由可以令一個男人和麻衣這種近乎完美的女人分手，我甚至猜想是否信介的性能力無法應付需索的麻衣，或是信介無法接受麻衣狐惑的性格.....想不到卻竟然是那麼一句：不忍心。

「當我某天發現，原來我留在她身邊，陪她，逗她，跟她上床.....都是用憐憫的眼光去看她，就好像，我在做善事一樣，不想她太難過，不想她太寂寞，而並不是我真的發自內心去愛她.....當我只是離開一陣子，她那寂寞，那緊張的神態，我不忍心再看下去，所以我選擇離開。」

「所以，是她的錯嗎？」

「不，我們都沒有錯，只是.....我們沒法迎接對方的期待，她也許也知道，她是那麼聰明的女孩，但她堅持不想放手，而我.....我只能憐憫，我不忍再看到她那個樣子.....不應該是這樣的，相愛不應該是那麼痛苦。」

信介有點執迷的囁語，我一時不知道該說什麼。

「有點難懂是吧，可能你沒有經歷過——哈哈不好意思，我失言了，希望你不要經歷——我還記得，那年我跟她分手，剛好是春天，大概是這個時間，那年的櫻花開始得很漂亮，就像.....你明知道櫻花要枯萎了，而她卻一直想把櫻花留住，抱住櫻花樹死死不放，我實在不再忍心看下去，我應該在櫻花枯萎之前，先前離開。」

信介對我泛起一個微笑，有點無力。

「所有事情都會結束，其實我們都知道，時間到了，就要寫上結局，只是有時候，我們會想用繼續的方或去寫結局，這反而毀掉了所有的情節……」

我想起了麻衣，一直以來內心深處仍沒有修補的麻衣，她的酒醉，她的眼淚，她的哀求，我卻明白了信介所說的。

我不忍心。

PART13: 櫻花色的最後×一分一寸的理由

# 同步率600%的約會×最初與最後的情人節 上

## 【1】

「姐姐你們好，我是彌生，今年國小二年級！」

「嗚欸～好可愛哦～～～」

彌生.....是三月的古稱吧，果然很有神職家族的作風。

「姐姐你們好，我是睦，今年國小四年級～」

「嗚欸欸欸，小睦也好可愛哦～」

睦是.....六月？

「姐姐你們好，我是初空，國小六年級.....」

「哈哈哈哈～害羞的初空也可愛哦～」

初空、初空這很少聽見.....是一月嗎？還是二月？

「.....我是稻植。」

稻植，這我可完全沒頭緒是那個月份了。

「稻植！」莉娜對著年紀最大的稻植呼喝「不能沒禮貌，快打招呼！」

稻植看來應該是有13,4歲了，剛發育的叛逆期，一副不情願的樣子撇了撇嘴。

「你們好.....唔——！」

就在稻植輕蔑地看著我們之際，一直對著莉娜的弟弟們大呼小叫的麻美，把稻植一把抱住，一對巨乳剛好壓在稻植的臉上，小男孩一剎紅了起來。

「快、快放手.....你這婆娘.....」

「你說什麼，快道歉！」莉娜罵了一句。

「沒關係啦，這個年紀的男孩就是這樣，我最愛這種剛發育的小男生了，嗚欸，讓姐姐多抱一陣子，我叫麻美哦～可以叫我麻美姐姐喔～」

稻植不斷掙扎，可是麻美仍然抱住不放，然後對其他三位男生大叫：「弟弟我們去玩吧～let's go！！！！！！yeah！！！！！！」

麻美拉起不知道是睦還是初空的手，抱住稻植就衝進遊樂場的人群之中。

「.....她在玩樂這方面還真是不遺餘力呀。」

二家姐冷嘲了一句。

「感謝你們了，這招待券不便宜吧，我多少付個錢.....」

莉娜對著我們欠身說著，我們一行人站在主題遊樂場的門口，由紀正分發入場券給我們。

「呵呵呵呵沒關係啦~這種招待卷我要多少有多少~難得今天情人節，就大家一起來約會吧哈哈哈哈哈」

愛愛溫柔地繞著我的手，手心輕輕一握，沒錯，今天是情人節，也是情人跟情人們的節慶.....可是...  
...

「好啦，記得喔！每人1個半小時喔，不能犯規超時！今天是情人節，愛愛也不能犯規，我們說好了喔！」

「嗯嗯，知道了啦。」

愛愛平靜的回應著由紀，我也不知道她在想什麼。

「來，莉娜，這是麻美和弟弟們的票，好~大家都拿到票了嗎！出發！！！」

原來情人節也能很累，我終於明白了何謂過猶不及。

- -

「這邊真的到處都是人呢~」

愛愛圍顧著四周說。遠處傳來旋轉木馬的交響樂，還有機動遊戲吵雜的運作聲，到處都是拿著氣球的人們，還只是早上十點半，遊樂場中已經充滿了熙攘的民眾，雖然今天是情人節，但仍然有非常多的家庭的和旅客來享受非情人節的歡樂。

「愛愛以前會來遊樂場嗎？」

「小時候爸媽帶我們來呀，可是長大後.....爸媽都不在家裡，我們也不會四個女生自己跑來這種地方。」

「是哦~好了愛愛要玩什麼~一個半小時.....真是的，妳也陪由紀一起來瘋，這算什麼規定了。」

「呵呵呵~學長偶爾也陪一下姐姐們嘛~」

「姐和麻衣姐也算了，為什麼麻美也要排，真是的.....」

是咁的，當我前陣子在苦思要如何安排情人節之際，由紀突然提議到遊樂場去過情人節，聽起這好像蠻不錯，如果是陪著愛愛和由紀，我也樂意奉陪.....可是，愛愛卻突然說，要把三位姐姐也找來，要

我順序跟每一個「約會」。

麻美跟麻衣當然歡呼同意，藤浦姐也默不作聲地默許了，而紗綾和莉娜，雖然沒打算跟我約會，由紀也張羅了她們的票，包括莉娜那四位用月份古稱作為名字的弟弟。

經過抽籤後，早上十點半到下午六點，順序是愛愛、麻美、藤浦姐、麻衣、由紀.....

「我是不是應該領個最低工資？」

「學長就別在碎碎唸啦～那個.....」愛愛突然指著遠方，紅了臉說「我要坐摩天輪.....」

那是這遊樂場的地標，超級巨大的摩天輪，聽說坐一圈要半個小時。不過為什麼愛愛要臉紅，坐摩天輪是值得羞澀的事嗎？

我嗯了聲，就牽著愛愛的手過去排隊。可能因為是早上，沒有很多人想要坐摩天輪，精力充沛的大概都趁早去玩別機動遊戲了，愛愛抬頭看著緩緩旋轉的摩天輪，眼裡有某種奇特的期待，大概女孩子都喜歡這個吧.....話說其他人在哪呢？二家姐，由紀，麻衣在做什麼呢.....

「到我們了～！」

愛愛興奮的地說，摩天輪的船倉（？）擺蕩我們目前，工作人員拉開倉門，我們走進去，這個船倉比傳統正圓形的要寬敞，兩邊的坐位可以讓人完整躺下去吧。

船倉爬升了，很安靜，沒有太多的雜音，只是跟很多摩天輪一樣，船倉中的空氣非常沉悶，有種置身密室的感覺。

愛愛整張臉貼在窗上，看著外面的景象慢慢沉下去，一點一點地微縮下降，愛愛跪坐在坐位上，屁股蹺蹺地對著我，我抱住她的腰身。

「學長，你看，原來這遊樂場那麼大喔～」

愛愛今天穿著水藍色的迷你短裙配黑絲，上身是有點單薄的白色襯衫，我幾乎是習慣性地在愛愛的小腹上輕搔，然後輕撫愛愛的南半球，愛愛擺了擺身子，便坐下來，靠在我的臉裡，撇了我一眼。

「我就知道學長一定會.....不讓人家看風景。」

愛愛輕聲說，小臉微微泛紅，我有點會意不過來，摩天輪攀爬了不到4分之一的位，地上的人群已經看不見我們了。

「學長.....只有一個半小時哦.....那個、那個.....」

愛愛睜著羞怯的眼神看著我，我才剎那領悟過來，原來愛愛比我更早一步想到.....

「.....愛愛好色。」

「沒有啦！」

愛愛尖叫一聲推到了我一下。

「明明就是學長每一次每一次每一次每一次每一次都是要人家——」

「因為愛愛真的太棒了，可是，今天我沒有特別想到那方面呢。」

這是實話，情人節不是應該浪浪漫漫甜甜蜜蜜地過，性愛只是陪襯吧，而且跟愛愛一直做，我也有點習以為常，沒有特別渴求。

「嗚～我、我才不信！！學長明明有在想！」

愛愛惱羞成怒成亂，揮手亂打下來，船倉一陣晃動。

「是是是是，是啦我在說謊啦，我要想愛愛呢，我超級想要愛愛呢。」

「哼。」

愛愛突然有點二家姐的神韻般哼了一聲，我吻了吻愛愛的臉頰，抱住愛愛的腰肢輕捏。

「該不是其實是愛愛想要吧？」

我純熟地吻著愛愛的頸際，輕舔她幼嫩的皮膚。

「才、才沒有！只是.....我知道今天就是只有一個半小時、而且我是第一個，學長也是今天第一發...  
...嗯.....」

我雙手從襯衫裡伸進去，撫著愛愛的玉背，愛愛被觸摸的感覺令她繃緊了身體，喉間輕吟起來，我吻著愛愛的耳垂，愛愛的鰓邊紅得滾燙，散發著情欲的熱氣。

「不、不是.....我才沒有，呀.....嗯.....學長.....丫.....」

我雙手隔著襯衫將一對爆乳擰在手中，愛愛身子一震，腰支一挺，一對飽漲的果實挺得更兇，我將無法一手掌握的乳肉細致有力地揉搓，愛愛的咪咪跟二家姐一樣非常敏感，愛愛被我弄得口中呵氣綿綿。「輕點.....丫啊.....學長不要那麼.....呀.....」

愛愛一對白色胸罩印在白襯衫上，花紋若隱若現的透露，我雙手承托著沉沉的巨乳，十指加大力度，乳房已被玩弄得一鼓一鼓，柔軟的手感令我的不忍釋手，愛愛不安份挪動腿間，雙雙眯蒙地說「學長.....好漲呀.....胸口緊緊的.....呀.....先停.....丫.....」

我彷彿聽不到地繼續搓揉，吻過愛愛的雙唇，挑逗她溫熱地小嘴。「愛愛很想要吧，是不是？」「沒有.....沒有啦.....丫 - - ！咪咪.....呀.....咪咪好緊.....不要.....」「愛愛不要，那我要停手了哦。」我故意逗弄著愛愛，愛愛人臉紅得像氣球般，胸前一對碩大的爆乳不斷擴張，鼻頭深深地吐著熱氣。

「學、學長.....呀.....我要.....愛愛要.....呀.....」愛愛意亂情迷地說完，卻又閉著眼別開了頭「嗚.....我為什麼會說這種.....丫～哎呀.....」我沒讓愛愛的害羞的空餘，我幾乎用撕裂的方式解開愛愛的襯衫，一條狹長的事業線展現眼前，誇張的咪咪泛著血色收在白色的胸罩裡，最重要的是，愛愛今天的胸罩是前扣的，咻，解開後一對渴望以久的豐乳得到解放，我握住其中一邊，用指尖感受著她的彈性

「愛愛真是的，穿那麼方便的胸罩.....好色哦。」「不要.....不要再說了.....啊丫.....呼.....丫呀~！」我推下愛愛的襯衫，這時候摩天輪已經升到大概快接近頂端了，我也捏住愛愛一對桃色的頂端，粉色的小可愛早就充血挺立了，我輕壓乳頭上的小凹洞。「依呀呀呀~~丫.....學長.....丫.....！！」我解開褲頭，露出不自覺充血的硬物，愛愛微微一笑伸手握住，用手腕套頭幾下，擠出馬眼上的分泌物。

「最色的是學長啦.....唔.....」我扶著愛愛，要她坐在位置上張開雙腿，我拉起愛愛的迷你裙，黑絲中透現著白色的我內褲，我搬起愛愛的雙腿架在我的雙肩上，輕撫愛愛的腿間的潮熱。「感覺濕濕的.....愛愛一樣也好色.....」「唔丫——不是.....那是.....唔.....我不理你啦.....啊呀.....嗯.....」

我拉起黑絲的邊緣，讓愛愛現出雪白的香臀，白色的內褲明顯有一片濕潤的深色，愛愛自從初夜之後，身體的反應愈來愈自然，現在的她，已經不是那時未經人事的小女孩了。

「愛愛成長了哦.....」

我跪在地上用指尖拭擦愛愛的內褲，愛愛下身一動，尖叫一聲，我扶著愛愛的雙腿，輕吻內褲的水濕。

「啊丫——幹嘛突然.....呀.....好奇怪哦.....唔咕.....」

愛愛內褲上的水濕逐漸擴大，我拉起愛愛的內褲，粉紅色的小美穴泛著水光，像可愛的小動物，我伸出指尖輕觸那充血的小豆豆，小穴一張，一絲淫水輕滲。

「呀呀——學長.....快要下去了，爭取時、時間.....唔.....」

摩天輪已經到頂端，稍微停留以後會下去吧，密閉的空間只有我們等待發洩的情欲，我抬起身，提起漲紅的兵器，愛愛惜憐地用手輕摸，愛愛學會了掌心摩擦馬眼，我的前端被套弄得一陣酸軟。

「學長.....好熱.....」

愛愛傾前身子，猶豫了片刻後，便嘟出小嘴吻著龜頭，發出愛惜的親吻聲。

「愛愛想要嗎？」

愛愛握住龜頭，媚眼如絲地點頭。

「嗯.....我想要學長的.....」

我當然立刻推倒愛愛在坐位中，扶起雙腿，用小莖抵著美穴，輕壓入洞。

「唔丫——！呀.....嗯、呀.....呀.....丫！」

愛愛的蜜穴依然十分緊縮，我剛進入被便彷彿被擋住一般，我沉穩下身，繼續挺前，在前端輕輕抽插，龜頭摩擦著黏滑的肉壁，愛愛被突刺得愛液直流，在腿間流出一陣陣濕潤。

「呀.....學長.....太深了啦——.....不要.....丫、丫、丫」

愛愛昂著頭，口中浪叫連連，我挺著小莖一寸一寸地突入，集中精神在前端，推到了最緊要的花心，裡面早已泛濫滿溢，緊嫩的肉壁令我的龜頭快感不斷，我用力一下一下頂到末端，衝撞愛愛的小屁股。

「呀、哎呀，呀.....嗯.....呀.....那裡～～呀——」

愛愛弓著身，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配合我的抽插擺動腰支，一對美乳前後拋動得令人眼花撩亂，愛愛的蜜穴不斷輕輕插搗，彷彿一陣陣的小高潮，大概因為是今天第一發，又加上隨著摩天輪慢慢下降，我不覺放鬆了忍耐，沒抽插多久，我的馬眼已開始有尿意。

「呀呀...學長.....學長要.....要.....了嗎.....？」

我下身一邊挺動一邊點頭，愛愛扶著我的雙手，體貼地繃緊著身子，讓我的可以每一次也碰到她深處的G點。「丫！丫！學長！呷呀！」愛愛輕閉了眼，喉間忘情的高聲浪叫，摩天輪突然顯得有點狹小，我們抽插和浪叫的回音激盪著我們的耳膜，我握著一對爆乳，猛力前推，漲動的龜頭飛快突進，愛愛突然軟軟尖叫一聲，愛液潮噴，我眼前一白，摩天輪彷彿一震晃動，我在愛愛的深處射出了情人節的獻禮。「呀呀呀呀——嗯呀——」

「學長.....呀.....呼.....」

高潮後的愛愛捏住我的肩膀不斷喘息，我抹了抹她額頭上的汗水，摩天輪徐徐下降，陽光被摩天輪的鐵架切割成一片片，投落在我們的身上，我們剛好能看到我們生活的城市，城市不算繁榮，麻麻密密都是低矮的建築，遠處能看到一片朱紅的建築，那是莉娜的神社的吧，清澈的景色下，不少地區也在進行工事。

「最近城裡好多工程喔。」

愛愛收拾衣服，也幫我拉好了褲頭，我們並肩坐在摩天輪裡。

「嗯.....好像在弄什麼都市更新呢。」

我和愛愛靜靜看著像海洋一樣的城市。慢慢向我們靠近，然後我們又成為了城市的其中一份子。

離開摩天輪，還剩下了一個小時，我們在人群中牽著手。

「有了時限反而不知道該做什麼喔。」

愛愛隨口說著。

「不要管那一個半小時啦，這什麼設定——」

愛愛突然用食指指尖封住我的嘴巴。

「不行～這是約定好的，跟女生的約定，一定要說到做到。」

愛愛出奇地認真，雙眼真視著我，約定.....



「好好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總之——」

「學長，我要玩那個、那個！！」

愛愛沒聽完我的話，便牽著我跑到一邊去排隊，那是.....旋轉咖啡杯？

這是連夢幻遊樂園也沒有，就算設定入場費0.1也沒有排隊，每小時虧蝕46元的設施吧，可是愛愛還是興致勃勃的跟在一大跟小孩子後面排隊，小孩子對牽著手的我們比手劃腳的說「是情侶是情侶！」「談戀愛了！」，愛愛羞紅著臉笑著，眼睛目不轉睛的看著中央像植物一樣的咖啡杯。

「到我們了～到我們了～」

愛愛像孩子一樣衝進咖啡杯，我只好跟上去坐進去，位置顯得非常的小，開始旋轉了，愛愛扶著杯緣，周圍的一切開始旋轉起來，愛愛的頭髮隨旋轉翻飛。

「哈哈哈哈哈好可愛哦～」

看著愛愛樂不可支、不斷驚呼的樣子，我也嘗試去感受這種旋轉所帶來的快感（？）。好不容易轉完了，愛愛意猶未盡的樣子又牽著我去排旋轉木馬，旋轉木馬連我小時候也不會玩，想不到現在卻為一個女生而處男下海。

愛愛仔細的挑著在我眼裡只有顏色差別的木馬，我不禁細想，到底什麼是戀愛，上過床就是戀人嗎？一起吃飯，玩樂就是戀人嗎？愛愛和麻衣、還有由紀的差別到底是.....？愛愛選了一對並行的馬，我扶著她騎上去，她專心一致在陶醉在宮殿式的燈光與雕刻裡，扶著鐵杆牽起我的手，我們兩人好像成為了中世紀的貴族，在情人節這天騎著白馬出遊。

到底是什麼是戀愛？在情人節這天，到遊樂場裝小孩，就是戀愛嗎？

「呼～好好玩喔！」

愛愛把孩童等級的設施都玩了一遍，彷彿也變成了小孩，旋轉著一步一步繞過人群，遊樂場的氣氛烙在愛愛的臉上，她的輪廓一線一彎都透露著童真的快樂，嘴裡哼著童話一般的曲調，她回望了一眼。

「學長，你在想什麼？」

其實我並沒有特別的在想什麼，愛愛的神情好像永遠沒有陰霾，永遠都是那麼光明，那麼純潔，我突然想起了信介，那個俊美得無可比擬，卻因為愛情而變得幽暗的人。

「愛愛，你有想過，什麼是戀愛嗎？」

愛愛回身，眨了眨眼，跟我無言的地對望，有小孩在我們中間經過，我們看著對方，卻突然像隔絕了一個世界。

愛愛揚了揚眼，好像思考著什麼，突然笑說：

「學長等我一下。不要走哦！」

我不明所以，只見愛愛突然跑到遠處，消失在人群中，沒多久便又跑回來，手上拿兩個雪糕杯，一球白色，一球咖啡色。

愛愛黏了一口白色的雪糕，微笑著，彎起桃紅的小嘴，沾了一小點白色的雪糕漿，向我遞出咖啡色的雪糕，愛愛的手凝在人群當中，靜靜地，無言地，等待我接過她手中小雪球，那錐型的雪糕杯好像有千言萬語，又好像只是一種卑微的願望。

「學長。」

愛愛很日常的喚了一聲，我接過她手中的雪糕，跟她一樣舔了一口，是巧克力。霜凍的香料在我嘴裡融化，溢出牛奶的氣味。

「好吃嗎？」

「好吃。」

愛愛滿心微笑，蹺起我的手臂，我們牽起了手，各自舔著那甜甜的雪糕，略冰的舌頭感受到滿嘴的糖分。

時間還有十分鐘左右，應該夠我倆吃完這杯雪糕了。

- -

## 【2】

「他叫撚撚哥哥哦，快跟撚撚哥哥打招呼～！撚撚哥哥你好～！」

「撚撚哥哥你好～！」

「撚撚哥哥你好～！」

「撚撚哥哥你好～！」

「……」

前三兄弟很有禮貌地向我打招呼（按年紀應該是彌生，睦，初空，我有記錯嗎？），而稻植則瞟了一眼我身邊的愛愛，又把頭別開了。

「來嗎，稻植，要跟大家好好相處哦！！！」

麻美從後抱後稻植，稻植不斷掙扎。

「他媽的你這盪婦，快點放手！！！」

實在是形容得太好了稻植小弟！愛愛掩嘴呵呵的笑了起來，蹲下身來跟年紀最小的彌生逗玩起來。

「好了，愛愛，時間夠了，換班了喔。呵呵呵呵，阿撚，我們好久沒有約會了。」

我們從來沒有約會過吧，妳不要胡亂FF。

「好的，那我去找由紀和莉娜囉～學長你要加油喔。」

「愛愛，等、等一下.....」

我依依不捨地看著在愛愛，愛愛卻向我打了一個加油的眼神，便消失在人群中捨我而去了。

下一秒，我感受到強烈煩膠屬性的查克拉。

「呵呵呵呵呵呵，好老公，我們去那裡玩好呢～」

「小孩子面前你就不要講這種話.....。」

我教訓著挽著我手臂的麻美，稻植在一邊冷眼看著我們，說：

「妳找到伴這樣好了吧，那我溜躑去——呀！」

正當稻植想逃離麻美的魔掌，卻被麻美一手捉抓衣領差點沒摔在地上。

「不行哦！你姐吩咐過你要負責照顧弟弟們，我不能讓你跑掉哦，弟弟們都想跟麻美姐姐一起玩！是不是呀！！！」

「是！」

「是！」

「是！」

麻美不知道為什麼竟成為了這群小孩的首領，三個小學生圍在麻美身邊手舞足蹈，她一手挽著我，一手拉著稻植，把我們兩人拖進人群中。我跟稻植悲哀的相看一眼，竟然發視我們的眼神是：I know that feel bro.

「我們去看兒童劇場好嗎！！！！！」

「好！」

「好！」

「好！」

「.....」（稻植）

「.....」（我）

如果說由紀的舉止會令人聯想到小孩，卻麻美根本就是小孩，她一邊叫喚一邊有人群中穿梭，難得三個小孩竟然完全聽聽話話的走在她身前。

「到底為什麼連妳也跟我約會呀.....」

我帶著死眼魚的眼神碎碎唸。

「我們也是情侶、是情侶哦，反正你都已經我們家的人了不是嗎！陪我一下嗎，還記得我們剛相識的時候每天在游泳部裡做——」

「好好好好好！我陪妳就是我陪妳就是。」

稻植好奇地聽著我跟麻美的對話，我跟四姐妹的關係傳出去怎麼都不是好解釋的事。

「呵呵呵呵，好到了！登登登登登兒童劇場～」

想不到現在的主題樂園裡還有這種live演出的戲碼，在很多年前特攝片還是熱潮的年代，很多大大小小的樂園也有這種特攝劇場，總之是超能戰士對怪獸的故事，然後戰士（們）出來打個筋斗，跟怪獸打幾個會回，這個連小學生也會用iphone看av的年代，想不到還有人在弄這種劇場。

麻美帶著孩子走進劇情的帳篷裡，裡面還真的不少小孩坐在板凳上，舞台暗了燈，還沒有人在演出，劇場不算大，比學校的舞台略大一點吧。

「這邊有位置，來～我們坐這邊吧。」

麻美和三個孩子找到了位置，我跟麻美並坐一起，稻植心不在焉地坐在另一邊。

「來，我們先來玩遊戲吧～小明～小明，上上下下～」

趁劇場還未開始，麻美竟然小孩子在玩拍手遊戲，這可是連我小時候也沒有玩過的遊戲，而且小明早就長大了喔，他現在已經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了喔。

我沒理會身邊跟孩子玩得興起的麻美，剛剛跟愛愛纏綿了一次，又陪她在兒童樂園區快一個小時，現在坐下來便突然有了睡意，正當我昏昏欲睡之際.....

轟——！

劇場的後方傳來巨響，我整個人被嚇得睡意全無，孩子們和麻美驚訝地望向舞台，這時候突然，有工作人員跑出來道歉：

「觀眾們抱歉，機件問題，劇場將會押後演出。」

孩子們聽見一下子變得鼓譟，竊竊私語的聲音此起彼落充滿了密封的劇場。

「麻美姐姐～超人怎麼了嗎～」

年紀最小的彌生拉著麻美衣服問。

麻美難得少見不知所措的看了我一眼，這時候稻植在另一邊冷冷地說了一句：「不要看就去別的地方好了啦。」

聽見哥哥這樣說，彌生一下子緊張起來：「不要～麻美姐姐，我要看、我要看.....」

彌生一直拉著麻美的衣角，說著眼眶竟然紅了起來，劇場那邊仍然沒有動靜，麻美拍了拍彌生的頭：「呵呵呵超人正在換衣服呢，很快就會出來了是不是！」

麻美瞪了我一眼，我只好立刻配合：「是，對，超人換衣服也要時間呢～」

「超人一定會拯救地球的，所以彌生也要勇敢的等下去哦知道嗎！」

「嗯……」彌生紅著眼，不安地看昔麻美，還有在一邊冷眼旁觀的稻植。

「我、我現在就去叫超人出來，撚撚，你陪我去！」

「咦！？」

麻美突然拉起了我的手，對稻植喝了一句：

「稻植你看著弟弟們，你敢欺負他們我幫你破處！」

稻植本來神氣的臉突然像吃壞肚子……被麻美破處是什麼一回事呢，呃，我想了一下便覺得冷汗直冒了……

- -

「這邊是後台了。」

「等一下……到底為什麼要由我們來這邊——」

「不能讓孩子失望，你知道彌生有多想看超人嗎！？」

麻美拉著我跑到後台，難得後台也沒有什麼工作人員，我們沒多久便找到了與其說是後台，倒不說是工地的後台。

「你還好吧……」

「嗚……」

我們還未進去，便聽到了後台一陣忙亂，接連是急速的對話聲。

「嗚……我的腳……」

「沒法了，應該是骨折了，取消演出吧。」

聽到取消演出這個字，麻美不顧身份的衝出去。

只見一個穿著緊身超人服的中年男子坐在地上，痛苦地按著自己左腳，面容扭曲，他是什麼戰隊還是什麼超人嗎？

旁觀不少是穿著怪獸服的演員，紛紛關注著超人的情況，畫面看起來有點好笑，可是每一個人臉上都是緊張的神色。

「請問，剛才，發生什麼事了嗎？」

麻美拉著一個穿著怪獸服的男人，男人指後台的一個崩了一半的棚架：

「他打算從那邊超下來出場的時候，棚架就塌了，噢，你們是……」

「超人先生，你還好吧！還能演出嗎！孩子們都在等你！」

麻美跪在超人身邊問，超人卻滿頭大汗，搖了搖頭，又指了指自己腳。

我看了看超人的臉色，他大概連站都站不起了吧。

「好了，取消公演。」

旁邊一個看起來導演或是編制的青年拍了拍手，宣佈說。

「不行，不能取消！」

麻美怒氣沖沖地站在編導面前，大喝。

「什、什麼，請問小姐妳是……」

「我們說好了要拯救世界，我們約定好了要守護世界和平，約定好了，你要食言嗎！」

麻美一口氣連珠炮發了沒人聽得懂的話。

青年滿頭問號的冷笑了一下。

「那個……他連站都站不起來了——」

麻美突然一拍胸口

「我來演超人！」

「什麼！？」

- -

「可以了嗎！」

後台的工作人員大喝，手中拉著劇場的布幕。

「好可以了！記得配合音樂！我剛才給你的MP3！」

麻美回答說。音樂？什麼音樂——

「準備ACTION，三！二！一！」

類似是導演的人物倒數計時，然後劇場燈暗，劇場外的孩子一陣海潮的歡呼。燈亮了，一堆穿著大眾

臉怪獸服的臨時演員往台上衝出。我站在後台，無法看到外面的情形，只聽見一陣貌似熱血的出場音樂後，穿著怪獸服不斷大喊什麼「這邊孩子看起來好白嫩」「抓幾個回去當奴隸」之類的話恫嚇著孩子，孩子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相信，竟然還很配合的發出害怕的叫喊聲。

這時候導演向麻美打了一個眼色，麻美調整了頭上面罩。點了點頭，推開後台的布幕，後台的音效工作人員操作電腦，在麻美往前衝的同時，播放了——

子供の頃 やった事あるよ 色褪せた記憶だ  
紅白帽 頭に ウルトラマン ウルトラマン セブン  
子供の頃 懐かしい記憶 カレーとかの時に  
銀のスプーン目にあて ウルトラマン ウルトラマン セブン

小時候 做過這種事情喔  
那是退了色的記憶 把紅白帽子戴頭上  
假裝是 超人力霸王 超人力霸王 七號  
小時候令人懷念的回憶  
在吃咖哩的時候 把銀色的湯匙貼在眼睛上  
假裝是 超人力霸王 超人力霸王 七號

這首歌是.....麻美的手機鈴聲？

「呵！巨乳.....不是，麻美超人來了！」

我仍然看不到台前的劇情發展。總之麻美出場後，小孩子歡呼大叫，場面似乎起鬨了，然後就是「嗚呀！」「哦呀！！」「呃呀！」的慘叫和人體撞落地上的叫喚，怪獸演員們一個接一個撐扶著對方回來，當然這是演技，到底麻美是用那種方式戰鬥.....新的一批怪獸又出去了。

「喝呀！有麻美超人在，你們不要妄想能碰我們的小孩。」

背景音樂仍然是激昂的那首.....好像叫《億千萬的回憶》，就是麻美一直在哼一直在哼的那首歌。

でも今じゃそんな事も忘れて  
何かに追われるように 毎日生きてる  
振り返っても（忘れていたアルバムの中に）  
あの頃には（馬鹿やってる自分）  
戻れない（友達と笑って） ウルトラマン ウルトラマン セブン  
今あいつら どこに居るの？ 何をしているの？  
答えはぼやけたままで ウルトラマン ウルトラマン セブン

可是如今卻早已忘了這些事  
宛如被什麼追趕一般 度過每一天  
即使回首過去（遺忘的相簿中）  
那段時光（耍白痴的自己）  
也回不來了（和朋友一同歡樂）  
假裝是 超人力霸王 超人力霸王 七號  
那群死黨如今身在何方？ 又在做些什麼事呢？  
這答案總是模糊不清

假裝是 超人力霸王 超人力霸王 七號

其實這首歌有也點洗腦，結尾一直「嗚嗚～啦啦曼」「嗚嗚～啦啦曼」「嗚嗚～啦啦曼」的重覆，台前大概又是一輪大戰，孩子們不斷興奮尖叫，不斷歡呼，不知道坐位中的稻植有什麼感想.....

第二輪的龍套也陸續回來了，接下來是.....

「你可以嗎？」

充當導演那小伙子拍了拍我肩膀，正確來說不是我的肩膀，我的肩膀現在是覆蓋著哥斯拉觸感的肌膚。

「嗯，總之就是先去嚇小孩，然後跟超人打個架，在危急關頭被打敗，就這樣就好了吧。」

「拜託你了，薪水我會照算的，出場階梯在那邊。」

我點了點頭，戴上那到底是.....恐龍還是喪屍還是野牛的頭套，嗚，好悶，我要穿著這種衣服表演嗎？我不太靈活地走到台側的階梯上，對著舞台上一跳而下，沉重的戲服讓簡陋的舞台一震。

我的頭套前端勉強有網狀的透視孔，麻美站在台中央，身穿所謂的超人服，其實就是特攝片那種膠質皮衣，而且極度暴露，硬膠胸罩加硬膠內褲，肩膀綁了披風，一對F-CUP咪咪夾得緊緊的，乳溝甚為養眼，臉上帶了化妝舞會的眼罩。

「哼！撚撚獸！你出現了嗎！」

撚撚獸是什麼東西.....？我對著孩子做出張牙舞爪的姿態，沉下聲音低鳴著，孩子看見我的姿態，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還真的非常配合的退縮起來。

「哼！撚撚獸，休想傷害我可愛的孩子們的一條汗毛！看腿！」

其實我一直不懂，為什麼動漫人物對戰時，出招前一定會先喚招式名？這不是洩了底嗎？

麻美衝過來凌空跳空，雪白的大腿近面踢來，我輕而易舉側身躲開，回身順手輕輕打了一下她的腰，她著地有點不穩，跌了個踉蹌。

「嗚呀呀呀！哼！麻美麻美飛拳！」

這又是什麼？你吃了麻美麻美果實嗎，這可真的名乎其實被詛咒的果實呀。

麻美再次前衝，胡亂的打著不成套的拳頭，我假裝中了兩拳，孩子們一輪歡呼，但我一轉身，使用我龐大的戲服撞向麻美，麻美呃呀一聲，凌空一跳，打了一個空美的側手翻，幾乎露出腿間的重要部分，然後退開。

孩子們看見麻美的高難度動作，先是驚呼，然後再是一輪歡呼。雖然只是側手翻，不過我也想不到原來麻美也有點身手。

「麻美超人加油！」「上呀麻美超人！」「打爆撚撚獸麻美超人！」



台上的小孩子不斷幫麻美打氣。在出場之前，我和麻美得到的指示是，作為FINAL BOSS的我，需要攻擊麻美，將麻美逼入空前的大危機，然後麻美再爆SEED逆轉勝，總之就是特攝片的老套路吧。

但問題是，我到底是要攻擊麻美到一個怎樣的地步，才算「大危機」？

導演沒說，我們也沒有演出經驗，麻美熱血硬派地要演超人，難得有一個身材性感不介意暴露的波大無腦煩膠說要當演員，演出不用取消，臨時演員也抱著看好戲的心情贊成了，然後作為男伴，比較好配合，我便理所當然地成為FINAL BOSS。

不過既然她是麻美，哼，那就不用憐香惜肉了吧。

我衝上前去，麻美走避不及，整個人被我撞到地上，孩子們驚呆的驚呼，我一腳踩在她的腰上，擺出一個勝利者的POSE，麻美痛苦地左右翻轉掙扎，發出叫床一般的尖叫。

我做勢怪獸的雙手掌摑麻美，麻美配合做出被打到的表情，然後突然抬起雙腳攻擊，我下身被踢到，真的被踢到了，雖然不痛不癢，但我還是轉身跳開。

麻美捂著腰，痛苦地撐起身，她臉容扭曲，臉上滲了豆大的汗，我是不是太重手了？麻美指著我大叫：

「撚撚獸！我一時大意才會——呀！」

麻美說到了一半，突然單膝跪地，雙腿顫抖，她按著自己的腰間，我真的出手太重了嗎——不行，我不能過去，戲還沒有完——台下的孩子不斷驚叫「麻美超人！」「麻美超人加油！」「麻美超人不要輸！」

麻美搖搖晃晃地站起來，囁嚅著剛才未說完的話：

「我不會放棄的，直到你不再壓迫我們的未來，直到你不再奪走我們的希望……看招，麻美麻美空翻~！呵呀！」

麻美又是幾個側手翻打過來，快要落地的時候，直接雙腳飛踢，直踩向我的身上，這種高難度動作永遠都是做著好看，事實上無速度，出招慢，唔夠快，我稍稍跳開，麻美一腳踩空落地，孩子們失望的低呼，麻美兇狠地看了我一眼，回身抬起腿往我踢來，我躲避不及，倒是給麻美一腳踢中胸口，我反射性地揮手一擺，打落到麻美的小腿，糟了，我好像有點不自覺地太用力——

「嗚！」

麻美翻身倒地，彷彿失去了意識，該不會真的暈倒了吧，我想靠前察看，突然有硬物丟到我的戲服上。

「快走！怪物！」

是孩子們，孩子們用他們手上汽水罐飲管糖果包裝紙，雨點般地向我丟來。

「不準靠近麻美超人！」  
「去死吧怪物！」  
「再行前一步我宰了你！！」

舞台下的孩子的情緒突然排山倒海的湧來，一張一張幼稚卻認真生氣的臉連我也不禁有點畏縮，他們幾乎將手上的一切都往我身上丟，阻止我放前走，雖然有戲服保護，我只聽見的的達達的聲音，身體沒有任何痛楚，但這樣下去，孩子們可能真的要暴動了。

這時候，麻美慢慢撐起了雙臂，孩子們立刻瘋狂歡呼。然後我突然聽見到一把.....不，應該說是幾把熟悉的聲音——

「孩子們，我們一起幫麻美超人打氣好嗎！」

台下，帳幕入口處站著幾位我熟悉的身影，愛愛，麻衣，藤浦姐，莉娜，紗綾還是有由紀，由紀和麻衣為首，舉起手大叫：「麻美超人加油！打倒撚撚獸！」

孩子們立刻跟著高喊「麻美超人加油！打倒撚撚獸！麻美超人加油！打倒撚撚獸！麻美超人加油！打倒撚撚獸！麻美超人加油！打倒撚撚獸！麻美超人加油！打倒撚撚獸！」

麻美隨著愈來愈高漲的打氣聲，一點一點的撐起身，她抬頭，恨恨的看著我，似乎在怪我太過用力，在觀眾的狂熱中，她勉強站起來。

「我不會忘記，我跟你們的約定！」

麻美擺出了集氣的姿態。音樂突然增強了——

でも今じゃそんな事も忘れて  
何かに追われるように 毎日生きてる  
君がくれた勇気は 億千万 億千万  
過ぎ去りし季節は ドラマティック

可是如今卻連這些事也早已忘卻  
宛如被什麼追趕一般 度過每一天  
你所賜與我的勇氣 億千萬 億千萬  
錯身而逝的季節 充滿戲劇性

「我們要手牽手拯救世界，手牽手守護我們的夢！孩子們呀，你還記得，我們要一起走進未來嗎！」

記——！得——！

孩子們合唱般回答，麻美雙手交叉，眼神全情投入，口中繼續咆哮

「無論未來有多困難，無論有多少人告訴我們，結束了，沒有了！不會的，夢想永遠不滅，以自由為盾，以愛為劍，只要有愛，就能走進未來！來吧，孩子們，一起高喊，麻美超人愛的死光！！！」

麻——美——超——人——愛——的——死——光——！

戻れない（初恋の娘の名前） ウルトラマン ウルトラマン セブン  
ただあの頃 振り返る 無邪気に笑えた  
汚れも知らないままに ウルトラマン ウルトラマン セブン

假裝是 超人力霸王 超人力霸王 七號  
只是想回顧那段時光 天真的笑著  
還不知世間那不好的一面  
假裝是 超人力霸王 超人力霸王 七號

麻美擺出射出死光的經典姿勢，台下的孩子們，還有愛愛，麻衣，由紀，游泳部的所有成員一起合唱最後的歌詞。這一刻，似乎整個世界也成為了游泳部，似乎台下的每一個觀眾，也是游泳部的成員。

ウルトラマン——！ウルトラマン——！

「死吧，撚撚獸！」

團長麻美超人大喝一聲，燈光閃動，後台播放死光的音效，孩子們高喊——去死吧撚撚獸——嗚呀呀呀

- -

「我就是因為不放心，才打了電話給稻植，說要過來看看，果然……」

莉娜說著，冷冷地看著我和麻美。

「哈哈哈哈哈我演技很好吧！」

演出結束後，剛好接近午飯時間，我們一行人便在樂園的餐廳中用膳，7女1男加4個中小學生，剛好佔滿一桌子。

「麻美姐姐好厲害。」

老三的睦一直黏著麻美。然後老二初空突然指著稻植說：

「剛才哥哥也有幫麻美姐姐打氣呢～」

「喂 - - ！你說什麼 - - ！」

「哦哦～！稻植，這是真的嗎！你愛上我了嗎，不行哦，這樣是兒童色情 - - 」

啪 - - ！藤浦姐敲了一下麻美的頭。

「孩子們都在，你不要亂講話好嗎！」

「藤浦姐姐好兇 - - 」

「藤浦姐姐好兇 - - 」

「藤浦姐姐好兇 - - 」

彌生見狀有點害怕的躲在麻美懷裡。藤浦姐難得有點窘態地笑說：

「沒有哦，藤浦姐姐對乖孩子 - - 」

我立刻補了一句：

「藤浦姐姐好兇哦。」

「去死吧撚撚獸！！！！！！！」

我們一邊打鬧一邊進餐，好不容易才吃完了午餐，才過了半天，我已經覺得有點累，愛愛之後是麻美，麻美之後是.....我記得抽籤結果好像是藤浦姐，還是麻衣吧，總之最後才是由紀。真的要這樣約會下去嗎。

「好了，吃完飯了，好滿足哦～！」

坐在我身邊的由紀合什說，眯著笑意的雙眼。麻衣則靠在藤浦姐身上，一副吃飽了想睡的樣子，而愛愛和麻美繼續跟小孩打成一片，莉娜則在旁邊像老媽一樣跟稻植碎碎唸，紗綾老樣子冷靜地看四周的風景。

由紀自然地靠在我身上，說：「接下來要繼續約會作戰囉～」

我幾乎跟由紀臉貼臉地對視，而我卻一臉冷眼。

「妳不要每次都把搞到累個半死好嗎？情人節不是應該浪浪漫漫安安靜靜地過嗎？」

「不是喔，因為我們不是情人喔！」由紀詭譎地說。「而且接下來，要去鬼屋呢。」

「咦？」

我望看二家姐和麻衣，他們其中一個想去鬼屋嗎，可是感覺這不像她們的口味。

由紀用手把我的頭掰回來：「不，不是藤浦姐和麻衣姐喔，因為鬼屋比較早關門，所以我們剛才對調了一下約會次序，接下來一個半小時 - - 是幸福滿滿連愛愛也要妒嫉的由紀大小姐鬼屋情人大冒險喔！」

我望向愛愛，愛愛卻完全給孩子們吸引了注意力，跟彌生和睦玩得不可開交，我已經拋棄了嗎？

「來吧～撚撚獸，陪大小姐約會去～」

由紀一轉身，按著頭上的小禮帽，像雪的小手急不及待地拉著我 - -



」，字體看起有氣無力，我們走到入口處，有年輕女性工作人員坐在小櫃台前，向我們說。

「兩人合共1500元。」

還要付錢，而且好貴。

「呵呵呵呵鬼怪們我來了呀哈哈哈哈哈哈！！！」

由紀一馬當成拿了票就牽著我衝進鬼屋裡，鬼屋的入口是城堡的城們，由紀大力將鬼屋的門推開。喂，哪有人像攻城一樣去玩鬼屋的。

開始的部分是幽暗的石砌走廊，前方有點幽暗，看不見盡頭，兩邊是燭火形狀的燈，大概這樂園本來就是公眾向的，有非常多家庭，小孩子，總之不是為了驚嚇而純粹好玩的心態來這邊，感覺不是特別有壓迫感。

「嘩呵呵呵呵好有氣氛哦，所以前面會有鬼怪嗎？」

由紀大步向前，像參觀博物館一樣拖著我衝進去，走道盡頭又是一扇鐵門，由紀這次有點小心翼翼地打開，臉上還是看寵物一樣的好奇微笑，門打開一條縫後，我們閃身進去，後面竟然是一個類似囚牢的地方，兩邊是鐵柵，而中央是狹窄的走道。

呼——！

我們進去後，門呼一聲地關上了。

這類幾乎沒有燈光，只有天花的燈泡發著依稀的紅光，小孩子也知道這種場景一定會有一——

嘩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一頭類似是殭屍的臨時演員趴在囚牢上，臉上化了潰爛的妝，張開大口向由紀大喝，

「嘩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好可怕喔~~~~」

由紀嬌笑幾聲轉身躲在我的胸前，臉上沒有半分害怕。

嗚喔喔喔喔喔喔喔~~~~！

那位演員非常敬業地繼續大吼，而由紀繼續裝模作樣的故作害怕，抱住我花枝亂顛。

「啲呵呵呵呵快走快走~」

我帶著由紀放前走，一路上仍然是一堆臨時演員，化著千奇百怪的妝扶在鐵柵做出奇異的表情和令人耳聾的叫喊。如果是我一個人可能多少有點驚懼，但我現在卻抱著一個不斷大笑而且十分興致勃勃的少女。

「殭屍們你們好棒哦，感謝你們啦~~~~」

我們通過了囚牢之際，由紀還回頭喊了一句，不知道殭屍們有什麼感想，躲在這種不見天日的地方還得到了鼓勵。

由紀挽著我的手臂，走到下一個場景，這邊是.....睡房？總之就一個凌亂和骯髒的貴族寢室，華麗的床墊上滿佈血跡，還算有氣氛。

「咦，這鏡子好大喔。」

由紀注意到壁上有一面等人高的鏡子，便走過去，卻發現——

「呃，為什麼照不到人.....呀——！！！！」

就在由紀疑惑之際，鏡上的影象改變了，出現一個染血的女伯爵，用只有眼白的眼神注視著我們。由紀驚叫一聲，轉身又是抓住我的衣領，我當然義不容辭抱住她的腰，我伸出手指，碰上鏡面，鏡上的影象在指尖處泛出了漣漪。

「是LCD屏幕。」

由紀回頭一看，看著「鏡中」駭人的女伯爵，也像我一樣碰了碰鏡面，笑說：「欸～好厲害，連我們會站在鏡前也算好了，還不錯嘛～」

然後由紀走到床墊那邊，看著床上的血跡，突然「嘻」的一聲向我回眸一笑。

「.....啲呵呵呵呵，你猜我在想什麼？」

看著那蠢惑、天真、狹窄的瞳孔，以我跟由紀相處了大半年的經過，我當然知道，那絕對不會是正經的。

「妳又在意淫什麼了？大小姐。」

「呵呵呵呵對囉～」由紀突然抱上來，吻了我一下「床上的處女血好多哦呵呵呵呵呵呵。我也好想...呵呵呵呵。」

由紀不斷眯著嘴，喉間像貓一樣呵呵呵呵呵呵地竊笑，看著她的眼神我知道她是認真的，我只好說：「那不是處女血，如果處女會流那麼多血愛愛早就掛了.....妳要在女伯爵怨靈的眼下做嗎？」

由紀撇了一眼仍然沒有消失的LCD影象，笑說：「呵呵呵呵不會啦，好啦我們先繼續玩吧～」

由紀一轉身，繼續牽著我的手往前進。

接下來，鬼屋仍然是大家可以預猜得到的場景，佈滿屍體的飯堂，人體被切成塊狀的廚房，拿著菜刀追殺我們的廚師，倒吊的骷髏，從天花降下來嚇我們的蝙蝠伯爵，每被嚇一次，由紀都會捧腹大笑，與其說她是被嚇，不如說，她把所有的妖魔鬼怪都當成了娛樂，就像看喜劇的人會一直笑一樣。

「嗚欸～好好玩喔～哈哈哈哈如果把莉娜抓來這邊會怎樣呢？」

我們總算走到終點了，這場景是燈光尚算明亮的藏書室，書桌上黏著斷了的假手，角落的門上大大地

寫著出口，還非常體貼地擺了幾張椅子，大概是給遊人休息用的，一直東奔西跑的由紀喘著氣，拉著我坐下來，握著我的手。

「嗯哼哼這是我一次跟男生過情人節呢～可惜就只有一個半小時。」

「這奇怪的規舉可是妳定的。剛才陪麻美的一個半小時簡直是折磨。」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你們的演出很精彩喔，快笑死我了，麻美超人和撚撚獸對了，幾次了～？」

由紀突然把頭靠過來，逼近我的臉上，認真的問。

「什麼.....」

「幾次啦，你跟愛愛一定有做！然後麻美學姐呢？兩次？三次？」

由紀笑著豎起了手指，我才意會過來，敲了敲她的頭。

「妳不要腦袋裡面只有這個——」

「呵呵呵呵我腦袋裡真的只有這個喔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

由紀突然耍起賴起撲到我身上，我差點沒給她推倒，由紀扁著陰謀的小嘴，有點妖饒地看著我，斜靠上來的身體讓我辦法不把她抱住，她令人暇想地突出了前身，白襯衫的胸部渾圓著美麗的曲線。

「這邊是鬼屋.....唔！」

由紀主動地吻上來，直接騎在我身上，蜜香的桃唇讓我措手不及，她吻了半天才放開來，幽暗的燈光下，將精緻的五官顯得又優美了幾分。

「我才不要輸給愛愛和學姐們!!!我要我要我要我要！」由紀像小孩一樣在鬼屋中叫嚷，然後又再我耳邊耳語「反正.....這邊沒有『人』嗎，沒有人會打擾我們哦呵呵呵.....」

「不是說要去『私奔』嗎？幹嘛又改變主意了？」

「哼哼人家又沒說要真的做，阿撚好色～人家才沒有說要給你呢～」

由紀縮起手演著害羞的戲，臉上泛著興奮的暈紅，把額頭印上來說：

「我今天只是想要.....一點點喔，一點點就好～噠。」

由紀那夾雜著天真的誘惑感令人無法抗拒，我抱著她的腰，把頭埋在她頸間，她潔白的衣領拭擦著我的臉頰，密閉的空間裡，由紀的身上散發著獨有的香氣，不只是香水，而是慣用的洗髮精，洗衣精，柔順劑、生活所有細節與由紀的世界交融的味道，我用鼻頭細細聞嘗，一邊輕吻由紀的頸間。

「呀.....」



由紀喉間一動，輕吟一聲，雙手交疊在我身頸後，我撫摸著由紀背上修長的線條，由紀跨開雙腿，挪動身子，迷你裙掩蓋的腿間故意壓在我的褲檔上，原來我已經硬了，突出的牛仔褲觸動著由紀的綿質的內褲，我感覺到我們的下身開始互相溫熱。

「唔呵呵呵呵，你口裡說不，身體卻很誠實哦。」

「妳在哪裡學會這些話的，又是麻衣教妳的嗎……」

我吻著由紀雙頰的暈紅，跨坐的身體略高了點，一對突出的美乳剛好頂著我的胸前，我扶好了由紀的腰，舔了舔她的耳窩，便握住了其中一邊的小可愛，由紀的胸罩是軟質的，使一對小乳房更顯手感，我窩在掌心使力揉弄。

「嗯……好舒服哦……阿撚你愈來愈會了……嘻……嗯」

由紀扭動纖腰，配合我掌心的動作，我漸漸加強力度，白色的襯衫顯突出胸罩的紋理，咪咪在衣服的軟軟地鼓動著，我不覺低頭親吻這可愛的景象，將嘴唇貼到由紀的胸前，用嘴唇感受由紀的乳肉。

「哎丫……好喔……口水不要沾到……會被發現的……呀——！」

我另一手從前方探進由紀的股間，直接拉低由紀的小褲褲，由紀嬌嗔一聲，小嘴微張，隨著我的指尖下探深深呼吸，還不時隨著因為胸部被玩弄而呻吟，蜜穴已泛著潮氣，我輕按著半軟的小豆豆。「丫……那邊不行啦……呀……唔～好熱哦……呵……呵……」

由紀微閉了雙眼，緊張地吸著氣，我迅速解開了由紀的襯衫的鈕扣，白嫩的胸口夾著一道顯眼的乳溝，盈盈可握的乳房被包著繡花的粉色胸罩裡，由紀知道我手中忙著，有點羞澀的笑了笑，然後低頭向我一吻，便挺起了胸口，自行解開了背上扭扣，我掀起兩片胸罩，便看見了很久違的兩顆美乳。

「呵呵呵呵阿撚你眼色好神喔，一直盯著人家的咪咪，反而沒有愛愛她們大嘛……咦呀——！！？」由紀自怨自艾的時候，我已經將一邊的桃色乳尖含裡嘴裡，溫柔地吸啜，用舌尖挑動尖端，由紀被刺激得不斷輕吟，下身不安分在我的褲檔上摩擦，由紀的乳尖與小豆豆同時充血，變硬，我手口並用，刺激著兩個重點。「丫～丫～嗯呀……犯規啦……這樣……呀……那裡……呀……」

我口中不懈地輕吮，偶爾用刺激藤浦姐的方法，用牙齒輕觸由紀敏感硬立的乳首，同時扶著由紀躺落椅上，我放開沾我唾沒的小山丘，由紀早已在肉體的快感中迷茫了眼神，櫻桃小嘴緩緩地喘息。

「呀……阿撚……嘻……我太久沒來了……有點暈喔……嗯……」

我抓著由紀的一對美乳，恰到好處的乳實剛好佔滿雙掌，我一推一握的把玩著，低頭吻著由紀可愛的臉，由紀抱著我的臉把小嘴印上來，我倆在舌尖糾纏間又交換了不少體液。

「呀……咪咪好酥喔……阿撚……嘻～我要……」

由紀水漾的瞳孔仍然是那麼天真瀟灑，好像情欲對她來說只是某種遊戲，我撫著由紀滾燙的臉，說：「所以大小姐今天想怎樣做了？」

「嗯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由紀先是魅惑地抿嘴笑了一回，才像唱歌一樣地說：「我想……試著進去一點點。」

我想起了我跟愛愛的初夜之前，我往往總是忍不住欺負愛愛，每次取悅的時候都是偷步先插去一點點，然後在愛愛的庭前爆發。

「好嘛.....愛愛都做了，我也不要落後太多嘛.....」

由紀看著我有點猶疑的臉，立刻便扁了小嘴撒起嬌來，我只好立刻點頭。

「是是是，我知道了大小姐，等一下不舒服要立刻說。」

「什麼啦，明明上次在神社裡你跟麻衣姐做得那麼舒服，我才不相信有什麼不舒服的呢，咧~」

由紀機靈做了鬼臉，我沒好氣地低下身去，拉下由紀的內褲，由紀伸起一雙美腿，讓脫下的內褲掛在一邊的小腿上，濁黃的燈光使由紀的桃穴張開得更綺麗，半熟的櫻唇沾了水光，我低下頭輕吻那處女的禁地。

「呀——嗯.....呀.....呵呵.....好強烈喔.....啊嗯.....阿撚.....我是不是很敏感呀.....」

我故意迴避了這種足以令人獸性大發的問題，專心地刺激著由紀的蜜穴，蜜穴的前端微張著，隨由紀下腹的收縮滲著新鮮的愛液，沾滿了幾片蜜洞，我伸出舌尖輕碰略帶體味的小豆豆，由紀下身一縮，尖叫一聲，竟然湧出幾串小水花。

「依呀——！呀.....這.....嗯——」

由紀小高潮後用小拳半掩著嘴，一副孩子做錯了事等待責備的模樣。

「怎麼會.....哎呀.....一定是我太想要了呵呵呵呵呵呵.....」由紀抱著潮紅的臉自言自語「不會我還要哦.....我要哦.....」

由紀呢喃著調整了身子，身子趟在長椅上，一邊的長腿貼在牆上，另一條長腿鬆開，蜜穴張開著彷彿等待了良久，我當然火速脫下褲子與內褲，我伏到由紀身上，由紀低垂著眼，看著我挺立的陽根，戰戰兢兢地握住了，我感受到由紀的掌心的溫暖當時一陣亂跳。

「呵呵呵呵，小撚撚好可愛哦.....嗯.....呀.....」

我一手撐著身子，一手握住由紀的美乳，指尖刺激著乳尖，由紀邊呻吟邊顛動身軀，我們用男上女下的方式慢慢逼近對方，我的下體我沒多久觸到由紀的處女穴，由紀笑嘻嘻地點了點頭，我用最輕的力度壓進去。

「呀~~~~好熱好熱好熱好熱好熱好熱~~~~小撚撚.....嘻嘻.....有點大喔.....呀~」

由紀雖然反應有點激烈，但仍然沒有抗拒，我輕輕地向前壓，才進不了不半個龜頭，便感受到那片障礙，我停下了動作，由紀深吸了口氣，嘟了嘟嘴，用招牌不懷好意的眼神看著我：「嘻嘻.....好熱好漲.....好有感覺喔.....不如直接進去好不好.....」

「呃.....」

「呵呵呵呵開玩笑啦，都沒準備清理用品.....呀.....好壞呀.....呀——」

我沒理會由紀滿腦捉摸不定的鬼主意，非常熟練地在由紀庭前摩擦，靠著跟愛愛的經驗，我早已知道怎麼處理這種發情的處女，我用龜頭重點壓動由紀的小嫩芽，用滲出前列腺液的馬眼逗熟了充血的花蕾，時而再抵進由紀的穴前，挑逗出更多的淫水。

「啊呀！阿撚呀.....那麼激烈我又會.....輕點.....輕點.....！」

我扶著由紀的美腿，另一手握著她的美乳，一邊揉搓一邊享受下身相撞的快感，由紀緊張地握住我的手臂呻吟，另一手壓住小腹，似乎有點難以置信自己身體會如斯反應，我手中捻弄著由紀的乳尖，下身漸漸加快速度。

「嗯.....哈呀.....不.....呀.....那麼快又.....哎丫.....不行啦.....丫」

由紀舒爽得弓起了身子，下身的蜜穴更往我的小莖突出，我加緊用龜頭頂弄由紀茁壯的小豆豆，由紀的蜜穴一吐一吐地滲出非常多的透明黏液，沾得莖上一片泛濫，我的龜頭和由紀的蜜穴無間地摩擦著雙方，由紀呻吟突然抬起了喉間，軟軟地高叫一聲，我乘機將發熱的馬眼抵準了穴裡，隨著由紀劇烈的收縮，對著禁地幾下輕突，便第一次在由紀的「體內」發射——

「丫丫丫——那是、那是——好燙好燙好燙好燙好燙好燙！！！！欸呀——！！！」

我毫不留情的一發不可收拾，直到我們的身體慢慢降了溫，密室中泛起精液的腥味，由紀平伏了喘息，臉上猶有潮紅地看了看自己的一片狼藉的下身。

「嘩～那都是阿撚的.....如果、如果.....我愈來愈期待真的做會.....呵呵呵呵。」

由紀又不知道在想象什麼鬼怪，我們又相吻了一回。便整理好服，真正的離開了鬼屋，如果管理員知道我們逗留了那麼久，會不會發現我們.....

- -

離開了空氣凝濁的鬼屋，尋常的空氣讓我和由紀為之一振，由紀走到我的前方，伸了一個懶腰，瘦長的雙手左右伸展，午後的陽光下，她的背影像是十字架又似天使，我以為有雪白的翅膀和從她的背上展開。

那隱形了翅膀的天使回頭笑說：「還有十五分鐘喔，要做什麼嗎？」

「嗯.....難得這一次沒有眼前一黑，就隨妳喜歡好了。」

「呵呵呵呵那再來一發。」

「.....」

「別臉都綠了嘛，男人做這回事有那麼辛苦嘛，那雖然只有十五分鐘.....」由紀轉身，拿下了頭上小禮帽，蓋在胸口，面對著我，由紀比我略矮了半個頭，她另一手擺在腰後，微彎了腰，像貴族的禮儀：「.....要不要，試著跟我談戀愛，情人節限定初戀套餐喔。」

對了，我是由紀的「初戀」呢。

由紀說完，一臉正經的站在我臉前，微笑著，向我遞出絲絹般的左手，凝在半空的紅潤的掌心有半熟的掌紋，黑色的長髮在陽光是一鍛鍛金箔，情景彷彿是今天早上，愛愛對我的疑惑的答覆，那隔著人群的詢問，那包含了千言萬語的稱呼，那混合了糖粉與牛奶的雪糕，戀愛是性愛是掌心也是期待。

然後，我伸出右手，握住一切。

- -

### 【3】

「對呵我們完事了喔，阿撚不負快槍手之名呢.....呵呵呵呵，他跟妳的時候很用力喔，哎呵呵呵呵，原來阿撚只會對處女溫柔哦，好惡劣呢.....」

喂喂喂，我好像沒有很快吧。

「呵呵呵呵呵好喔，你跟麻美學姐一起，那我過去找妳。快告訴我撚撚跟妳用了多久時間噁呵呵呵呵呵呵.....」

只要你在樂園裡看到一個童顏巨乳H-CUP滿臉通紅的在講電話，那一定是愛愛。

由紀掛了線，笑瞇瞇地看著我，小手仍然是緊緊跟我十指緊扣，她抬起頭，半閉了眼，掂起了腳，伸出像夏日果實一樣的雙唇，我輕輕地吻下去，由紀「哼哼」兩聲笑了，張開了眼，我看到那瞳孔又有宇宙誕生，下一次不知道有什麼鬼主意了。

「那我去找愛愛和麻美學姐啦。」

由紀抿了抿嘴，揮著手，倒退著走進人群，連再見都沒有說。

我看著由紀的身影在人群中被掩蓋，看著繼續流動的人潮，他們不知道有一個女孩叫由紀，也不知道那個人與我都留在對方的心裡，也不知道她或許.....滋——我的褲檔震動起來，我接聽，是麻衣。

「哈哈哈哈哈和由紀玩得開心吧，按下來換我們囉～！」

「你們.....？」

「哼哼哼哼哼哼，等一下你就知道了。你現在在哪？」

我說出了所在，麻衣噁了一聲就掛線了，跟由紀那種魔法般腦袋不一樣，麻衣是會作弄人的浮士德。

正當我瞄準了一張長椅，要乖乖地坐下來休息，一罐汽水突然遞到我臉前。

「請你喝。」

「欸——呀！」

我轉頭一望，被突然坐在我身邊那個人嚇了一跳，是紗綾。她一手拿著塑膠袋，袋中一大堆未開罐的汽水。

「那是.....」

我疑惑地接過紗綾的汽水。

「剛才跟孩子們在攤位玩射擊遊戲，贏來的。」

袋中的汽水少數有數十罐，紗綾的槍法到底是有多準！？我小時候玩這種軟木塞攤位射擊連口香糖也沒贏過.....

紗綾也默默地拿出了汽水，拉開其中一罐，一口一口地喝著。

那天之後，我雖然沒有刻意去想，而紗綾也本來就是神祕得密不透風，但每當想到我跟她曾經發生關係.....那種感覺，像就是你去買衣服，卻不小心買到了一件你並沒有想要，卻又沒法退還一樣。

「你不用介意。」

紗綾喝了一口汽水，突然說。

「嗯.....？」

「我跟你做愛這件事。」

紗綾臉上毫無任何變化的講出我心裡的那件事。

「那、那個、我、我並沒有.....」

「做愛對我而言，是運動的一種，有益身心，情況許可，對象許可，我就會做。」

「什麼.....」

「就是這樣，我性欲很弱，很久做一次。我和我的不是做『愛』，只是性行為，所以，不要介意，不要因為我，而影響你愛愛和學姐們關係。」

「哦哦哦.....是。」

這好像是我記憶以來，紗綾最長的一番話了。

「欸，你也在哦？」

我身後傳來是另一把聲音，我回頭，是莉娜。

紗綾也遞給莉娜一罐汽水，紗綾問道：「孩子們呢？」

「彌生還在廁所，稻植在等他，呼~累死了，一堆死小孩太久沒出門，一出門就鬧過半天。」

「呵呵。」紗綾像禮節人員一樣笑著。

「欸，你竟然一個人，不是要約會嗎？接下來是.....麻衣學姐還是藤浦學姐了？」莉娜啪地打開了汽水，靠在長椅的背上調侃跟我，雖然經歷過神社事件和跟由紀和好後，莉娜的尖銳感沒以前那麼強烈，但她還是開口就是嘲諷。

「我在等麻衣姐.....你們要去找由紀嗎，她去找愛愛和麻美了。」

「嗯哼，那麼快要支開我們了。」莉娜冷笑一聲，然後，她突然一臉正經的走到長椅前面，先望向紗綾，又看了我一眼：「那個，關於麻衣學姐，我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說。」

莉娜板起了臉，看著略帶驚訝的我，她沒讓我講話，繼續道：「妳那天晚上，應該知道了，世界上是有惡靈存在，就是有某種力量，能侵害他人。不到你不相信。」

「是、是.....這樣沒錯。」

我望向紗綾，試圖有某些回應，但紗綾低垂著眼，似乎在想什麼。

「麻衣學姐，她的靈不太穩定。」

「咦.....？」

我瞪大了雙眼，莉娜說：「學姐她非常聰明，我非常感謝她對神社的幫忙，但，以我的職業而言，她可能有點危險，我只是想提醒你一句：看好她。」

「麻衣.....她到底怎麼了？是那什麼惡靈.....」

「不，不是附身什麼的，你就簡單的想，她可能太聰明以致會去害人。」

浮士德。

「.....那、那我應該.....」

突然聽到了這種事，我實在無言以對，莉娜呀，你和紗綾實在是句點二人組。

「還是那句：看好她，你們算是戀人嗎？」

「不.....」我反射性地搖了搖頭，但忽爾又凝住了，不，我和麻衣，還是有那麼一點.....什麼。

「嗨——莉娜！紗綾！你們也要約會嗎！」

我們三人回望過去聲音的來源，是麻衣，而藤浦姐跟她一起過來了。

「不，只是剛好碰到。」莉娜微笑說，有意無意地看了看麻衣，我也打量了一打麻衣穿著粉黃的小背心，外面披著針織外套，下身是黑絲和牛仔短褲，還是跟平常沒兩樣。

「紗綾，我們去找孩子吧。」莉娜對紗綾說，紗綾同樣遞出了兩罐汽水，塞給麻衣和藤浦姐，便離開了。

麻衣拿著汽水罐，取代了紗綾的位置，將冰冷的罐面貼在紅潤的臉龐，側了臉，一縷綺麗的秀髮垂落。

「嗯.....想怎樣約會了，要去玩，還是直接.....哼哼哼哼.....」

我望向還站著的藤浦姐，麻衣補充：「我跟二姐說好了，與其分開每人一個半小時，不如加起來三個小時，這樣不是更伐算？」

我還是望著藤浦姐，她冷冷地看著我，我突然想起了麻美，不自覺說了：

「3p——」

喀！我的頭被狠狠敲了一下。

「去死吧你！」「呵呵呵呵呵呵姐你還是好兇喔。」

- -

「爽呀！！！！！！阿撚陪我再來一次，二姐你只來了一次哦，要再來.....」

藤浦姐面色有點難看地揮了揮手。

「等、等一下，這已經是第、第四次.....」

我被麻衣弄得喘不過氣。

「哈哈哈哈哈又不是要你射精，你好虛哦，再來一次啦哈哈哈哈哈」

「呃、呃呀——」

我被麻衣拖往前行，坐上過山車，安全緊扣降下來，列車卡卡卡卡卡地爬升，在只能望見天空的高處——離心力穿透了我，而麻衣卻在我旁邊高叫：

「喝呀呀呀呀呀呀！好 - 爽 - 呀——！！！！！！！」

麻衣面不改容地玩了五六次過山車，才心滿意足地離開了過山車處，麻衣笑說：「二姐阿撚你們兩個好弱哦！那麼一點點就好像沒了半條人命。」

「.....」「.....」我和藤浦姐轉頭相看，難得臉上都是同一個表情。

「好！接下來海賊船！我要成為海賊王！」

麻衣一手一人，執著我倆的手，箭步向前。然後我和藤浦姐終於明白娜美是有多了不起。

「姐.....妳要不要休息一下，我來陪麻衣姐就好。」

藤浦姐從第一次坐上過山車以後，雖然臉色依舊，但就一直臉無表情。我趁麻衣不知道竄到哪裡去了，憂心起來。

「嗯.....嗯、是有點暈，我太久沒有玩這種機動遊戲。」

二家姐挽著我的手臂，一副有了身孕的樣子，我扶助她在長椅上坐下，藤浦姐靠把額頭靠在我的肩膀上，低垂的黑髮掩蓋了神情，她突然問：「還記得，你說過，你要跟我約會嗎？」

對了，那好像是去年冬天的事，那時候，我非常迷戀藤浦姐的肉體，後來就慢慢轉移到蓓蕾初開的愛愛身上，想到這裡我怕她吃醋，便趕忙說。

「記、記得，當然後記得，我今天本來打算好好跟姐妳——」

「是哦。」

藤浦姐冷冷地回了一句，她低著頭，我無法解讀她的表情，突然她握住我的手，抬起眼，黑得像冰的眼神看著我，那是能夠把我看透的眼神，我已經領教過很多遍了。

「麻衣她變了。」

「嗯.....？」

「自從認識你之後，有點改變了。」

「呃，這.....」

「所以，你去吧。」

「什麼？」她的態度轉變讓我吃了一驚。

「去呀，去跟麻衣約會。」

「那姐妳.....」

「妳不是不知道我不特別喜歡人多的地方，今天也是來湊熱鬧而已，我坐一下，去找愛愛或是麻美就好。」

「可是、可是今天是情人節，姐，我們是——」

「哼。」藤浦姐突然自信地笑了。那是把地球都為之臣服的高傲。「你敢離開我嗎，人渣？」

熙攘的人聲中，我的世界好像是突然剩下了這一句話，藤浦姐微揚的雙唇，她的雙手有意無意撫在胸前，那一對我啟蒙，成長的殿堂，我仿例像嵌合蟻一樣，對皇后低了頭說：「是的，我明白了。」

藤浦姐也低頭笑了，說了一句：「以後，隔個禮拜來我家吃飯吧，順便幫我收收房子，我一個人，偶



爾也會手忙腳亂。好了，你去玩吧，記得晚飯時間回來找我們。」

藤浦姐擺著手，那不是由紀，愛愛那種期待的掌心，而是那輕巧的手似乎掌握了一切，我甚至不用伸出去握去，我應了聲，跟二家姐揮了揮手道別。

我走進了人群，便立刻碰上了那邊買了不知道什麼票回來的麻衣。

「咦，二姐呢？」

我將二家姐說的話，幾乎完整地覆述了一遍。麻衣聽了，有點詭異地淺笑。

「二姐她變了，自從認識你之後。」

「.....你們兩姊妹在串通作弄我嗎？」

「哼哼，不知道呢」麻衣說完，一陣揮散著汗氣的體香緊貼到我身上，「既然是這樣～害我還買到三人份跳樓機的票，不過沒關係啦那我們去玩吧～好老公。」

那之後，跟愛愛一樣，麻衣幾乎把所有的機動遊戲都玩了一遍，只是差別在於愛愛是兒童級，而麻衣是危險級，麻衣尤其對離心力情有獨鐘，凡是能在半空到轉體下降加速的一切她都是至少玩兩三遍才滿足。

如果牛頓沒有發現地心吸力，那發現地心吸力的一定是我的虛浮的腳步。

「老公你雙望失神了喔，要喝水嗎休息一下嗎哈哈哈哈哈～！」

麻衣毫無顧忌地老公前老公後地喊，身體跟我貼得緊緊的，雖然我知道那是玩笑，但對途人來說，我們似乎是閃亮得令人妒忌的一對。突然麻衣指著人群中的一處大叫：「欸，是綿花糖！」

我望向那邊，是最傳統的綿花糖攤，圓形的機器從中心噴出蛛網般的絲，在紙筒上纏成粉紅色的綿花糖，我隨口問了一句：「妳想吃？」

麻衣目不轉睛地看得連眼角也像能流出唾液，點了點頭，我甩開了麻衣的手，麻衣有點意料不及地「咦」了一聲，我走向小販面前，賣了一枝綿花糖，回來麻衣仍然站在原地，睜著大眼亮晶晶地看著我。

我遞出綿花糖，像開了一手的櫻花。

麻衣眨了眨眼，瞳孔流轉如水，彷彿有點婉約和難以置信的眼神，她說了一句：「怎麼只有一支？你的呢？」

「我不愛吃這個。」

麻衣眼角突然染紅，像日落的瞬間，很久以後我才明白她那時候的眼神，回想起來，我那時候沒有想那麼多，也許是習慣了對游泳部女生的言聽計從，也許是因為愛愛和由紀令我習慣了偶然對女生主動，我下意識出去買了綿花糖，像愛愛、像由紀，遞出那微不足道給予。

麻衣從綿花糖上撕下了其中一小撮，放進口裡，她抽了抽鼻頭：「好甜。」

麻衣接過綿花糖，突然掂了腳，笑著輕吻我的臉，我跟麻衣可以說是身經百戰，但那一種輕柔的吻是我第一次由麻衣身上感受得到。

麻衣挽起我的手，拿著手中一束糖果，一口一口地吃著，我看著她臉上少見的安靜與溫柔，我也不自覺地溫柔了聲音說。

「接下來要玩什麼？不要太激烈，我快不行了。」

麻衣咬了一口綿花糖，搖著頭說：「不，什麼也不玩了，陪我走走。」

我們漫無目的在遊樂場的人潮中間逛，麻衣一言不發地吃著綿花糖，把一整根都吃完了，嘴角黏了桃紅的糖漿，我指著她的嘴角跟她說，她卻嘻了一聲，把臉側過來，閉起了眼，一點點寶石的櫻紅在夕陽下閃爍著。

我沒好氣地低了頭，吻著她的嘴角，糖分在我嘴裡化開，麻衣抵了抵嘴，眼神也斜著哀怨和好笑，說：

「老公，我喜歡你喔。」

「是啦，我知道啦。」

我一如既往配合著麻衣的遊戲，她卻安靜地微笑著，夕陽西下了，摩天輪的巨大影子投落在人群上，與交錯密集的人影令人眩目，麻衣突然放開了我手，跑在人群中說：

「不，你不知道，老公，我喜歡你。」

不少人帶著奇異的目光看著我倆，但今天是情人節，很多行人也是笑笑便離開，甚至有真的情侶有點配服地看著麻衣。

「老公，我問你，你知道，什麼是愛情嗎！」

麻衣像隔了一個山頭，拉高了聲音向我發問。

我想到的，就只有屬於麻衣和信介那句話，泡沫和火焰。

「老公，我喜歡你，你喜歡我嗎！」

日落了，天空變得蒼藍，四周亮起了燈，燭火色的燈光在麻衣背後，像參差的星光，麻衣看著我，微抬著頭，眼裡的似乎是自信，也是自卑，她等待著我答案，我突然想起了今天的一切，愛愛的雪糕，麻美的拯救世界，由紀的那天使般的剪影，還有二家姐，她跟我的約定，甚至是紗綾，那教官般的命令與教誨，莉娜的浮士德與惡魔，對了，我們一直以來，原來已經走了很長的路，愛愛的小說不知道寫得怎樣了，我們游泳部的故事，是甜故嗎，是後宮嗎，還是言情？

麻衣她變了。二姐她變了。在這漫長像得二百米自由式最後一秒決勝分的路上，也許有太多疑惑，又也許我們都可以給我們身邊的人某個無言的答案——我突然看到了一個樂園小丑，我向麻衣做了一個

「噓」的手勢，麻衣會意點頭，我買了一個粉紅色的氫氣球。走向麻衣，麻衣靜靜地等待我。

氣球在我們兩人中間升起，懸在我倆的頭與頭之間，猶如在無邊的宇宙中執著而堅持漫遊的天體，麻衣掩嘴笑了兩聲說：「哈，你好像示愛的樣子哦。」

「我已經有愛愛和藤浦姐了，妳也知道的。」

「嗯哼.....那反正我們是姐妹嘛」麻衣側起了臉，彎起那愛笑的眼睛「頂多我真的排個班，不會要妳太勞累。」

「哈哈，我當然是無所謂。」

「去，死毒撻。你呀，要示愛也至少要講一下嗎，我們女人經驗多豐富，還是愛聽的。」

我笑了笑，對了，我跟愛愛、藤浦姐、由紀都好像是很自然就親密地在一切，而麻衣，從那個性欲旺盛的女人、到惡作劇的女魔頭、到哭崩了心緒的寡婦，是天才也是惡魔的這個女人，她如果真的變了，真的因為我這小毒撻而變了，我們.....真的是在平行線上並行的戀人嗎？

「嗯，麻衣，我喜歡你，你喜歡我嗎？」

麻衣掩住了嘴吃吃地偷笑，雙頰紅了起來，雙眼在夜色中瑩亮得可以溫暖世間的一切，不在蠢惑也不再冷酷，那是我見過最漂亮的麻衣。

「我也喜歡——」

麻衣——！

他的叫喚聲打破了一切，時間被切斷了，而空間被凝固，剎那間，麻衣回了頭，就在離開幽冥的地獄一步之距，她回頭了，石化了。

你.....

麻衣.....？

那兩人的聲音，對我來說突然不像人類的語言。我輕閉了眼，聽了良久，是的，那是她們兩人，曾經的兩人。

「你.....」

「麻衣.....」

我也望向麻衣的方向，是那個人，他穿著得體的白襯衫與牛仔褲，他睜著眼望向麻衣，麻衣剎那掩住了嘴，眼睛風乾了，一切的水份從麻衣的眼神蒸發，流乾的瞳孔難以置信地眨著。

「麻衣，麻衣.....我——」

這時候，信介身邊出現了另一個人，那人自然地挽住了他的手臂。是小遙。

「呃，你認識的人嗎？噢，怎麼又是你……」

「噢，阿撚，麻衣，妳跟阿撚是……對了，小愛，難怪……原來麻衣妳就是——！」

啪——！

我的眼前剎地一暈。臉上火燒般痛。

「你怎麼什麼都不跟我說就爬掉！你這混蛋！！！」

啪——！

麻衣又打了我一巴掌，所有人驚呆地看著淚流滿面，失神地狂吼的麻衣。

「你怎麼突然就跑掉，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想你！！！！！」

啪——！

麻衣一直掌摑我，我依稀看見信介瞠目結舌的表情，然後，我們都明白了。

「你到底死到那裡去啦！！！我等你你等得多苦你知道嗎！」

啪——！

「我打死你！嗚——！！我打死你！你什麼都不跟我說，你什麼都不跟我說！！」

啪——！

「我有多喜歡你你知道嗎我這輩子最愛最愛最愛的男人！你竟然一聲不響就跑掉了！」

啪——！

「我只是要你回來！回來跟我說，回來跟我說你去哪裡了！這樣也做不到嗎！我只是想再見見一面...  
...！我只是想.....我只是想.....」

啪.....

麻衣打得手也紅了，手也軟了，她握住我衣襟，把臉埋在我胸口，一直搥我胸口，嗚咽著說：

「快說！快說.....你答應過我的.....」

我的臉腫得發痛，我抱住著哭得全身乏力的麻衣，我望向信介，信介大口抽著涼氣，而小遙卻諷刺了一句：「小情侶吵架了，我們別多事了，快走吧.....」

「我.....」

信介似乎有千言萬語想說，卻只是說了一個字。麻衣卻突然咆哮——

「你快給我滾！」

我抱著麻衣的肩膀，麻衣喊得聲線沙啞，一直打我的胸口，好像我真的是她呼喝的對象。

「你滾.....嗚.....你快給我滾！！」

信介面容扭曲著，卻又不能讓小遙看到，只好深皺了眉頭，用僵硬的表情回頭，就這樣，消失在人群中。

剩下我們兩人。

「麻衣姐、麻衣姐.....他.....」

「阿撚.....嗚.....阿撚.....」

麻衣還是一直哭，我胸前一片水濕，我的手機震動了，是二家姐或是愛愛在找我們，我緊抱著顛抖著抽噎的麻衣。

「為什麼.....為什麼你什麼都不跟我說，你早知道.....你早知道.....我.....你認識信介，你們、你們.....！」

「對不起、麻衣姐.....我不是故意.....」

「差一點點、差一點點了.....差一點點了.....就差一點點了，我就能.....」

麻衣緊抓我的胸口，我的衣服幾乎被她抓出爪痕。

「差一點點.....我就可以，阿撚.....對不起.....我.....我.....」

麻衣沙啞的聲線泣不成聲，那年之後，我再也沒有跟麻衣過情人節，那是我們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情人節。

「阿撚.....我無法喜歡你。」

Part14 同步率600%的約會×最初與最後的情人節 完

# 梅菲斯特的復仇×生命讚頌 上

## 【1】

「嘻，便當到囉～在想什麼。」

「沒……」

「我才不信，呵～由紀大小姐絕對無敵讀心術，嗯——」由紀突然抱住我的頭，將額頭印在我額頭上，雙眼一閉，髮蔭後有某片溫和的熱力，像夏天的草原。

「由紀……」

「你在想麻衣姐。」

由紀睜開兩眼，我好像墮進了由紀光芒萬象的瞳孔裡，我無力地點了點頭。

「那天晚上，麻衣問了我一個問題。」

「嗯？」由紀打開便當，啪地拉開木筷，期待地看著裡面白飯。

「麻衣問我唔——！」

由紀沒讓我說下去，好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打開了便當，非常靈巧地拿起木筷，夾起一團飯，往我的嘴裡一塞，剛好張開嘴巴的時候，把白飯塞在我的嘴裡。

「呵呵呵呵呵呵難得我們出來私奔嘛，就不是一直想著那些不開心的事嗎！你看，到海邊了！好漂亮喔。」

由紀將便當放在我們兩人坐位前的餐桌上，舊式火車的愈著海岸前進，車廂軍樂般有節奏地前進，海潮傳來腐死的腥氣，充滿生命的海洋在午後的陽光下閃耀著鱗光。衰老的火車沿著海岸迴轉。

還沒有到長假期，旅行的人不多，空盪的車廂裡只有我跟由紀兩個，火車舊式轉輪的聲音沉悶的前進，我問由紀：「我們到底要去哪？我們已經往南方走了半天了吧。」

「嗯呵呵呵呵呵呵，火車便當好好吃哦，阿撚你快吃！！目的地喔……連我都不太清楚呢……」

「呀！？」

「反正到了就知道嗎，有車站就有人住，不是嗎？」

由紀完全放心地吃著她的火車便當，一副感動至深的樣子看著火車外的海洋。我只好也打開了火車便當，而我從來沒有聽說過火車便當是好吃的。

南方很晚才黃昏，我們到了無人的火車終點站，連出口驗票員已經是垂垂老矣白髮老翁，他友善地看著我們，略為點頭，什麼也沒有說，看了看我們的票，便拉起了驗票窗的木閘。整個車站彷彿再也沒有人，整個火車，車站被沉默淹沒，我和由紀似乎到了一個沒有人的村莊。

「這邊有地圖.....讓我看。」由紀走向站邊，那點貼了一張發黃的地圖。「嗯，好吧，這邊有一個村莊，好啦去看看吧，搞不好有旅館。」

「這種地方.....如果沒有旅館怎麼辦.....」

「呵呵呵那我們就露營吧，呵呵呵呵我先前有帳幕塞在你的背包裡哦。嗯呵呵呵呵呵呵野外露宿呵呵呵呵.....」

難怪我的背包那麼重，由紀一直笑過不停，不懷好意的眼神一直飄過來。由紀戴著圓頂的田園草帽，淡白色的雪紗連身裙，鮮紅色的人字拖鞋，還像去小學生去郊遊一樣左肩水壺，右肩小包包，車站前微微起著風，由紀的用手按著帽沿，黑色的髮梢如墨水般輕舞。

「好吧，由紀大小姐處女下海私奔之旅開始囉！」

由紀牽著我的手，離開古老的車站，我們走在林中的小道上，旁邊寬闊的泥沙路，那就是說會有公車.....果然，我沒們走了沒多久便看見那種《龍貓》造型的經典車站，我和由紀在站牌旁邊的木椅上坐下，四周全是蟲鳴的聲音，空氣中滲著濃厚的樹木氣味。

「保鏢們真的沒有跟來嗎？」我問。

「嗯，他們說，這一次真的不會，就一定不會，從小到他們說是什麼就是什麼，他們都是好叔叔呢。」

從小.....到底兩位保鏢跟由紀家族是怎樣的關係。

「嗯呵，坐下來就好想睡哦.....」由紀打了一個呵欠，臉頰輕柔地觸碰了我的肩膀。「等一下公車來了，再喚我起來喔。」

「嗯。」我抱著由紀的肩，讓她靠得更穩。

她閉上了雙眼，但仍然在說：「我睡著的時候，只想著愛愛，或是藤浦學姐，麻衣姐的事情絕對不能想，絕對絕對絕對絕對絕對絕對絕對絕對絕對絕對絕對不能想，想了的話，今晚不給你喔~！」

對於由紀那真假不分的戲言，我隨口應著，由紀坐了半天火車，可能真的累了，由紀靠在我肩膀上，微微地呼吸，大概睡著了。

我望向前方的森林裡，樹林交疊地幽暗、無盡的土地，棕色的樹幹之後還是樹幹，無窮無盡的生命百年來在無人知曉的情況下無言地、堅毅地向天空延伸，我們人類的生命和感受，跟樹木的靈魂相比，似乎太短促了。

靈魂.....莉娜。莉娜.....神社。神社.....紗綾。紗綾.....專注。專注.....游泳，游泳.....藤浦姐。藤浦姐.....家庭。家庭.....愛愛。愛愛.....愛情。愛情.....麻衣.....

對不起，由紀。只要想起游泳部的任何一個人，我都會想起麻衣，不，應該說，我們游泳部中所有的人關係，都是密不可分，無論未來是什麼一回事，無論過去我們經歷了什麼，我們始終始終會因為對方，而是對方。

對不起，由紀。

我還是想起了麻衣。

- -

從情人節那天後，就這樣過去了三個月。

「你的意思是說，希望我們幫助小遙。」

「是的，求你們了，我有聽小遙說過你們的事情，我知道你們，你們可以的，阿撚，小愛，由紀，麻美，藤浦，莉娜，紗綾，還有藤浦，我懇求你們每一個人。」

呼，信介的雙膝突然跪在地上，我們都嚇了一跳，對我們國家的男人來說，跪下是很沉重的禮儀，那代表他交付了一切給我們。

麻衣走到信介面前，低頭的信介，被麻衣的身影所掩蓋。

「可以告訴我，小遙值得你這樣做的理由嗎？」

麻衣在我們眾人面前向信介逼問，信介抬頭看著麻衣。

「因為.....因為，我不想我的生命裡，沒有她。」

麻衣抬了抬頭，似乎明白了什麼，回頭向我們掃視了一眼，笑著說：「這個男人說的是一定程度的犯罪哦，他們覺得呢？」

愛愛緊張的嚥著口水，一直皺著眉頭的莉娜，卻是第一個說話：「這跟我們神社也有關係，尤其是亞矢那個賤人，如果真的可以把她解決掉，我投同意一票。」

「那我也一票。」「小莉娜說好，我當然是說好喔。」

發言的是紗綾和由紀。

麻衣直視著我，似乎在期待我的反映，她卻突然想到了什麼，回頭望向信介：「那我也投同意一票。」

信介像看見了神一樣，抬頭看著麻衣。麻衣說：

「但有一個條件，完結後，你要幫我一件事。」

一件事.....？那到底是.....？



但信介聽見了，什麼也不管點著頭，愛愛挽住我雙臂的手緊緊一捏，是呢，看著信介那混雜了哀傷、緊張、欣喜的扭曲的臉，我感受愛愛一樣的心痛。

「好了，同意一票，現在是4對4，有反對票嗎？」麻衣舉手說。

「哈哈哈哈哈既然麻衣說沒有關係了，那我們4姐妹當然一條心全部通過。」

「喂喂等一下啦，我沒有同意.....」藤浦姐不滿的說。

而我知道，這一定我們又是集體行動了，而且，這一次不是開玩笑，也不是遊戲，是真真正正帶有犯罪氣質的行為，我突然覺得，我們游泳部根本不是游泳部.....

- -

公車司機很驚訝這個時間這個日子會有人在等車，停車後，從車窗處驚訝地打量著我們兩人，我叫醒了睡眼的由紀，牽著她上了車。

司機是中年男人，在上車時他問我們：「你們.....是村裡那家的親戚嗎？」

我搖了搖頭，中年男人投以奇怪的眼神，說：「那你們在幹嘛.....」

「私奔！」

由紀像小學生回答般舉手大叫，司機的揚了揚眉，表情像好像看見電視劇上演著爛尾的劇情。然後司機沒說什麼，我們投了車資，汽車沉沉地開動著，我們坐下來，我問道：「司機你是村裡的人嗎，請問村裡會有旅館嗎？」

「沒有。」

司機斬釘截鐵地回答，我立刻盯了由紀一眼，由紀卻裝作什麼都沒聽到什麼都沒看到，在我耳邊說：「那我的初夜確定是野外露出了哦哼呵呵呵.....」

「如果要留宿的話，我可以幫你們幫託村裡的眾人，反正我們村裡也好久沒有來客了，大家應該很開心吧。」

「那.....先感謝你.....」

「對了，你們是.....情侶吧，那麼年輕就出來旅行。」

「私奔！我們是在私奔！」由紀一臉正經地糾正著司機「我們是夫妻哦！他是老公我是老婆！是夫妻！」

司機開著車沒有空回頭，但我想他的表情跟我的大概相同，同樣一臉吃壞了肚了的感覺，正當我要敲由紀的頭，由紀卻立刻倒在我胸前抱著我咕咕咕咕地笑了，我懸空的手，只好放到她的背，輕柔地撫著這一個愛笑的少女。

- -

唵——！！！！

麻美吹響了哨子，我和麻衣各佔一條泳線，跳台上我們曲下腰身，做出標準的準備姿態。今天是寒天過後，游泳部的第一次團練，所以團員都到齊了，除了麻美，所有的女生站在池邊注視著我們。

唵——！！！！

我跟麻衣的身體濺出兩串水花，麻美的哨子響了。水池霎時的冰冷感穿透神經，我的身體彷彿融於水中，我分開兩腳，配合前伸，使展水裡的浮力，用池水將我帶往前，經過蛙式半年的訓練，自由式和蛙式算是我比較有把握的泳式。

我馭水前遊，心裡數著拍子，依節奏往上呼氣，吸氣，流水滑過我的背，如風的池水在我的兩腿間穿梭，可以的，我已經練了那麼久，雖然麻衣泳術很出眾，以她的身材能遊得那麼快一點也不簡單，但她始終是女人，我在健身房把大腿練得比舊時粗了一圈，可以的，我抵達池邊，埋身入水，雙腳踩在池邊一證，腰如布條旋開，借力蛙撥下肢。

「學長加油——！！！」

是愛愛，愛愛的打氣聲透過池水，在我的身體裡迴響，我不能輸，她只是麻衣而已，我奮力划手，使盡全身的氣力注往雙腳，繼續吧，就是這種心跳，碰！我到達終點了。

我攀到池邊，喘著氣舒緩起伏的胸膛，我看見旁邊的麻衣也跟我一樣在池邊喘著氣，只是不知道是我們哪一個先到終點。

「阿撚你游得好快喔！！！你什麼時候變得那麼厲害了？」

由紀蹲在池邊說。麻美拿著計時器，說：「麻衣，1:10:29。麻衣你破個人記錄了哦！！！YEAH！！！！」

麻衣擇下泳鏡，向我得意一笑，她認真起了來嗎，然後麻美說：「撚撚，1:10:58.....也破了個人記錄，WO HO！！！你們實在太厲害了，我們游泳部終於死恢復燃了！！！！！！！！」

1:10:58，比麻衣差不到慢了半秒，半秒，我們只是比100公尺，可是，我盡了那麼大的力氣，還是連麻衣都比不過嗎？

我跟麻衣雙雙上水，愛愛拿著毛巾被在我身上，愛愛鼓勵我說：「學長好厲害，進步很多呢。」我笑了笑，笑完我卻發現自己的笑容有點無力，為什麼，愛愛默默地擦著我的身體，專心一致地擦乾我的身體，我看了看麻衣，她揀下了泳帽，用毛巾抹著耳朵和頭髮，她朝我笑了笑，我卻發現自己無法回應麻衣的微笑，為什麼.....

「好了，今天練習到此結束，撚撚和麻衣你們的表現實在太精彩了！我們一定要繼續努力，打垮那他媽的監察部！！！！！OUSH！！！！大家一起來！OUSH！！！！！」

當然，高舉雙手回應的，依舊只有無時無刻都興奮雀躍的由紀。

女生去換泳衣，我和藤浦姐負責收拾用具，最後才分別到男女更衣室去換衣服，正當我們想推門進去

，突然有人拍了拍我肩膀，我回頭，竟然是愛愛和麻衣，她們剛換完泳衣，穿著寬鬆的T恤和短褲。

只見愛愛滿臉紅暈，正當我疑惑，麻衣一把牽起我的手，說：「喂～我想要哦。我跟愛愛說好了，愛愛幫我把風。」

我望向愛愛，愛愛卻點了點頭，我還來不及回應，麻衣推開就把我往更衣室裡面推，一邊還說：「連正室都點頭了，你驚訝個屁呀！」

呼，空無一人的更衣室關上了，麻衣二話不說把我推到長椅上，妖膩地微笑著，跪在我下身，熟練地拉下我的泳褲，我濕透的下體還軟軟的沒有醒來，麻衣嘴角一揚，推開我的雙腿，往我的腿間吹氣。

我的前端被吹得一涼，麻衣的櫻唇吹著一道一道的蘭香，我無法抗拒地慢慢升起，麻衣笑著握住慢慢半硬的部分，攀起身子，一手環抱著我，瞧我拋了一個媚頭，就忽地吻上來，我跟麻衣早是戰1，我非常默契地掀起她的上衣，環抱著她的腰，吸啜著她的小舌，麻衣非常有技巧地纏繞著口腔，連舔帶吻，使我們的舌尖我翻轉連連。

麻衣半跪著，反手套弄我的下體，我迅速在她的掌心成形，硬得漲熱，我吻著麻衣的耳朵，麻衣喘急著動情的氣息，我掀起上衣，握住一對巨乳，撫摸那剛換上的胸罩，揉搓著軟軟的兩顆軟肉。

「嗯.....丫.....幹嘛，那天之後，都不主動想要我了.....」

麻衣突然在我耳邊輕聲地問，帶著哀怨的語氣，我不自覺地裝作沒聽到，解開麻衣的胸罩，揭開兩片胸圍，捏著那沉沉下垂的乳首，我低頭黏著麻衣的頸際，雙手輕輕拉著麻衣的尖端。

「丫、呼啊、丫.....幹嘛不理我嘛，阿撚，你討厭我嗎，你討厭我們只是炮友嗎.....」

我們只是炮友嗎？我的前端卻一下了僵硬下來，我放開麻衣，麻衣嘻地一笑，她伸手想抱住我的脖子：「怎麼了，繼續嘛.....」

看著麻衣那情欲的笑容，我卻突然心中一悶，我隨手一推，剛好打到麻衣的肩膀，麻衣一呆，卻又似意料之內，她拉起我的手：「怎麼了，你生氣了嗎，我們還是可以跟以前一樣.....」

「好啦。」

我從來沒有想象過自己會這樣講話，甚至這句話在無人的更衣室中回音到我的耳膜之後，我幾乎覺得那不是自己的聲音。

「阿撚，你.....果然還是討厭我嗎？無關係的.....我不介意，我只要.....」

「你就那麼喜歡做愛嗎？」

我直視著麻衣，我不覺得自己在生氣，甚至無法描述自己的情緒，後來回想起來，那好像只是你去玩夾娃娃機，你夾不起來，布偶落在出口旁邊，你又投了十塊，可是布偶沒有出來，仍然在獲得之前掉落，你明知那本來不是你的，卻仍然一個一個十塊投進去。

麻衣拉好了衣服，撫著我開始變軟的下體：「你不是很想跟我做愛嗎，你說過的，我記得，祭典的晚上，很多個日子，你都想跟我做，而我們不是做得很開心嗎.....」

「不對，麻衣姐，不對。」

「什麼……」

「不應該是這樣子，不應該是這樣子的……」

「阿撙……你在妒嫉信介嗎……？」

我眉頭突然一緊，是嗎？原來我妒嫉信介嗎……是這樣嗎？

「……我不知道。」

「我始終沒法放下信介，但沒關係的，你還有愛愛，你還有二姐，我只是想，我只想要……」

「麻衣姐，對不起，我不要了。」

對，我不要了。

「阿撙，不要這樣子好嗎，我們仍然、仍然能像以前那樣的……」

麻衣的聲音仍然那麼誘人，我搖了搖頭，不對，全都錯了。我看著麻衣那像能夠幻惑人心的雙眼，她依然是內外完美的麻衣，可是，可是……

「對不起，麻衣姐。」

「阿撙……」

「對不起……」我腦裡只有這個一句話，我頹然坐在椅上，麻衣少見地皺起了眉頭，倒退了幾步，然後低垂了頭，抽了抽鼻頭，默默地推開門，半響過後，愛愛卻推門進來，她有點慌張地急步進來，坐在我身邊，挽著我的手臂：

「怎麼了學長，為什麼三姐她哭了，怎麼了，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麻衣她哭了，為什麼她又要哭了，我不是信介，不是嗎，拋棄她的，拒絕她的，牽動她的都是信介，不是嗎，為什麼她要哭了。

「學長，你幹嘛不說話了。」愛愛慌亂地挽著我手臂「學長，告訴我，到底麻衣姐怎麼了……」

「妳想知道妳自己去問麻衣！」

我回頭大吼一句，下一秒，我聽到那陌生的回音，她 - 想 - 知 - 道 - 妳 - 自 - 己 - 去 - 問 - 麻 - 衣 - 麻 - 衣 - 麻 - 衣……我突然提氣，呼吸一下了喘過來，我喘著氣，看著驚呆的愛愛，愛愛掩著嘴，眼角泛紅著淚，我心頭一沉，我把愛愛抱過來，吻著她的眼角，舔去那略咸的淚，我用力掀起愛愛的上衣，用力捏住一對爆乳。

「學長！？等一下，怎麼突然——！！」

我無視愛愛的驚訝，我用力將愛愛推到長椅上，愛愛「啊」了一聲撞下去，我扯開愛愛的T恤，解開她前扣的胸罩，H - C U P的巨乳在胸前堅挺，我雙手一握，對乳肉握在掌中，掌心收緊，將乳房捏得發漲。

「丫——！？學長——！輕點！學長——！太用力——！不要——！」

我壓在愛愛的身上，拉下愛愛的短褲和內褲，雙指插進愛愛的內庭，愛愛的私處仍然未沒有太多蜜液的滋潤，我摳起愛愛的肉壁，然後張嘴，含著愛愛一邊的紅蕾，舌尖飛快撥動，將一顆小糖果黏得亂跳。

「快停——學長！我有點痛——太用力了！不要！學長.....嗚.....學長.....」

愛愛不斷扭動身子，似乎要抗拒，下身卻被我弄得漸見黏滑，口中哀叫連連，我脫下泳褲，回復堅硬的陽物突出，我大力分開愛愛的雙腿，抵住戶前，愛愛睜恐了眼，推開我的腰嗚咽著：

「學長等一下，我還未可以，裡面還未——呶呀——！！」

我下身往前壓，送進了愛愛的體內，愛愛的前端還算濕潤，可是中段以後卻繃緊得無法前進，我不顧一切地向前頂突，握著爆乳使力，愛愛眼角滲出了淚，打著我的胸膛。

「好痛.....好痛！快拔出去.....嗚.....我不要了，我不要了.....學長——學長——！」

我不要了.....我不要了.....

這句話劃斷了一切，我停下了所有的動作，我突然發現我眼前的愛愛朦朧了，霧化了，我的喉間打了結，所有的情緒，情欲，記憶都堵塞在咽間，我把頭埋在愛愛的雙乳之間，柔軟的肉體在我眼神糾纏，扭曲，旋轉，我的胸口不斷抽搐.....

「學長.....你怎麼了，學長.....你幹嘛.....幹嘛要哭，學長、嗚，你不要嚇我，你不要嚇愛愛，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嗚.....」

我已忘記了那天我是那樣換好衣服回到家裡，只記得，那天麻衣哭了，我哭了，愛愛也哭了。

而我們三人，都不知道，我們為什麼要哭。

- -

## 【2】

「別笑了，私奔，老頭子你年輕的時候不是跟我一樣做過這種事。」

老嫗幫由紀盛了飯，中氣十足地說。

我們到達了村莊後，只好厚起臉皮買司機那邊可以投靠，他卻指著鄉事處，說去問問看，把看你們的事情跟那「老頭子」說就可以了，我跟由紀到了鄉事處，那老頭子聽完後大笑聽聲，便竟然把我們招待到他家裡了，而那友善地慫恿我們去找老頭子的司機正是.....

「所以我就知道，爸一定會幫你們這對小情侶。」

「白痴，說什麼說！」

老頭子惱羞成怒罵了他身為司機的兒子。

「你還要湯嗎？我幫你盛。」

「不、不不，妳坐著吧，這種小事.....」

老頭的兒子雖然中年了，卻娶了一個蠻年輕的太太，言談之間看得出來似乎也是村裡的人，她非常友善一直照顧著我，而我卻因為她的好意而非常擔心。

「呵呵呵別小看孕婦啦，懷孕沒那麼不方便，不就多了背了一個人而已嘛。」妻子摸了摸自己腹大便便的肚子，在孕婦裝下的肚子漲得驚人，那已經快要生產了吧。她硬搶過我的碗子，不太靈活地轉身，在電鍋中盛出味贈湯。

由紀自從黃昏到看妻子回來，就一直盯著她的肚子看，眼神毫不避嫌地一直盯一直盯，談話時是這樣，一家四口招待我們家常便飯時也是這樣，直到飯後我們喝著熱茶，老嫗嫗跟兒子去洗碗，妻子終於笑著對由紀說：

「由紀，妳是不是對我的肚子很好奇？」

由紀坐在我旁邊，一股勁地點頭。

「要不要摸摸看？」妻子愛護地輕撫著自己的肚子。

由紀受寵若驚地掩嘴：「欸～可以嗎？」

「當然可以喔，來。」

妻子向由紀招手，由紀在榻榻米上爬過去，妻子牽著由紀，將手領到肚子上，慢慢地放上去，觸碰到衣料的瞬間，由紀輕「噢」了一聲，我跟著由紀坐在妻子身前，由紀眨了眨眼，好像看到了煙花般看著我。

「他.....還是她，會動.....」

由紀將手沿著妻子懷孕的腹部緊貼，口裡喃喃自語。

「是兒子喔，我檢查過了，他很活潑吧，從很早開始就一直動一直動的。」

「嗚欸，裡面是一個孩子喔，是一個孩子，是一個孩子呢.....？」

由紀摸著妻子的腹部，著迷地說。

「呵呵呵呵很有趣吧，由紀小妹也快點生一個，讓我兒子有個伴。」

妻子笑說。

「我不行，我們身為甜故的女主角在ENDING前都是不會懷孕的。」

「.....嗯？」

「好啦好啦由紀妳又亂講話，那個、呃，預產期，對、預產期是什麼時候？」

「大概是下個月呢。」

由紀沿著妻子的腹部一直輕撫，臉上的表情不斷微妙的改變，偶爾傻笑，偶爾又似受驚，偶爾靜靜地用指尖在孤上比劃。

「阿撚，你也可以摸摸看哦，搞不好你會立刻想跟由紀生一個小寶貝哦。」

妻子略略移動了身子，騰出腹部的空間，我盛情難卻只好也把手放上去，我也是第一次直接碰到孕婦的腹部，我將掌心貼到腹部上，便感受到某種與別不同的體溫，我對人體可算經驗豐富（尤其女性），就算隔著衣服，我仍然感覺這份體溫的獨特，很淡，沒有人體那麼熱，可是卻很暖，好像有無形的陽光在腹上流動，像氣味一樣往外滲，然後，那的掌心突然動了。

「哦？」

我總算明白了由紀那「哦」一聲的來由，妻子的繃緊的肚皮裡出奇不意的一震，那是胎裡的嬰兒嗎。

「呵呵呵，看來我兒子很喜歡你們兩位哦，動得比平常更厲害呢。」妻子皺了皺眉頭說。

由紀問：「孩子動的時候.....會痛嗎？」

妻子皺著眉，雙手安撫著肚皮，有點無奈地點了點頭。

「那.....懷孕開心嗎？」由紀又問。

妻子「唔」地微抬著頭，思考由紀的問題，片刻她望著由紀，肯定地回答：「開心，而且很幸福。」

「為什麼.....不過會很痛嗎？」由紀帶著懷疑的語氣。

「唔.....怎麼說呢，我鄉下人，不會講話啦，就是.....」妻子深吸了口氣，閉著眼「當你感受到，某種東西在慢慢成長，慢慢變得存在，由紀妳知道嗎，開始兩三個月，除了嘔吐之外，我是什麼都感覺不到的，到了第四個月，大概是今年年初吧，就會感受到肚裡有他的動作，他可能在轉身吧，然後又慢慢開始學會動手動腳，每一天，每個月，都會有新的感覺，你會期待，那肚裡的孩子到底是長怎樣的呢.....」

妻子突然抓起由紀的手，反放到由紀的腹上，她看著由紀，而由紀看著自己的小腹。妻子說：「妳沒

想到吧，那個八個月前還是平平滑滑的肚子，竟然會變得那大，那麼重，到底孩子像我，還是像老公呢，還是更像丈母也說不定。在這小小的村子裡，又會多一個人了，我們都會認識他，知道他，那天，醫生跟我說，已經安排到他的床位了；那天，幼稚園老師跟我說，期待妳帶他來上課哦；然後，小學教師又說：要聽媽媽的話，不要搗蛋哦，他是我們所有人的希望，所有人的想像.....他的功課會好嗎？喜歡運動，還是畫畫，還是喜歡看著天空發呆，像小時候的我一樣，嘻，他聽到的，我知道啦，媽媽知道啦.....由紀，妳感受到嗎，原來妳的身體裡，有那麼多的可能，有那麼多的未來。我們每個人都有等待，都有期盼，這小小的生命.....」

由紀安靜抬起頭，與那母親的目光四目相接她吸了口氣，喉間微微發抖，眼睛泛著淚光，那是我從來沒有看過的由紀。

- -

我拿著新買回來花束，這是.....康乃馨？總之是紫紅色一坨的花葉，很香，新買回來的果然不一樣，我拿起剪刀，卡嚓，多餘的根部應聲掉落，桌面鋪了舊雜誌，都是介紹美食玩樂衣著的內容，那是麻衣在看的？

「姐，剪成這樣可以嗎？」我將根部遞出去。

藤浦姐在桌子的另一邊擦著花瓶，瞪了瞪我的作品，她睜著秀麗的大眼，非常認真的打量了良久才說：「太長了，短一點點吧，稍為一點點就好。」

「那是有多短.....等一下剪錯了又打我.....」

「那是你自己笨好嗎！剪那麼短我插什麼！？而且之前好好的一支玫瑰就給你浪費掉了，氣死我了！」

「那.....所以到底是多短.....」

「嘖，就像你沒有硬起時候的長度吧。」

「哦，那可能是會只剩下花蕾哦。」

「你再亂來我幫你變太監！」

反正女人的標準永遠只有他們自己清楚，我故且小心翼翼地剪掉了一節手指的長度（我應該是沒那麼短才對，不過.....安全起見），二家姐還算滿意地拿去了的花枝，然後將處理過的花枝收集起來，仔細地一支支插裡花瓶裡，在我看來只有顏色差別的花朵，她卻微卷了眉，非常計較地安排花朵的位置，間或歪起頭把插不對的花朵拿開，調整了排列了重新試著插進社。

快三點了，我伸著懶腰，看著只有陽光，藤浦姐和我的房子，愛愛跟由紀出去了，麻美去打工，而麻衣.....

「你為什麼不告訴麻衣你認識信介。」

藤浦姐插著花，漫不經心地問。



我突然覺得房間有悶，呼了口氣，說：「不知道姐你知不知道，麻衣她仍然對信介.....」

我把一路下來，從祭典，到無人島的夢話，到那年冬天我們在楓樹中漫步，到情人節，到那天麻衣就在家中喝醉的故事，一口氣跟藤浦姐說了。

藤浦姐聽完，微轉了頭，拿起剪刀，修剪著某株花的根部，然後插進花瓶中，她看了半天，說：「白痴。」

我看著花瓶裡開始展開著色彩的花卉：「沒有呀，姐你插花好厲害，這好漂亮呢.....」

「我是說你，白痴。」她又拿起了另外一株花，開始思量著安插的位置，冷峻的臉與豔麗花互相映照。

「我——」

「你知道我交過幾個男朋友嗎？不包括你，你不是。」

「呃，我怎麼猜得到.....」

「3個，算少了吧。我們國家的女子高生說只交過3個男朋友應該都想切腹自盡了。」

的確，真的算很少了。尤其以她的質素來說（不包括不為人知的脾氣）。

「但，我有在你面前認真提過我以前的男朋友們嗎，好像只有偶爾略提到過吧。」

「是是是，所以.....？」

「唉，毒撚就是毒撚，你還是不懂。」藤浦姐重重地嘆了口氣，然後把最後最高的劍蘭插在花瓶中央，然後綻放出如花的微笑：「好，完成了，好看吧，我插花的技術還沒有退步呢。」

藤浦姐洋洋自得幫花灑了水，放在客廳一角陽光充沛的茶几上，她稍微放鬆了身子，吩咐我清理好桌上的報紙和枝葉，然後坐在沙發，粗魯地張開雙臂，她什麼也沒說，然後吩咐地拍了拍她的肩膀。

我像太監一樣走到她的身後，柔柔地捏著她的肩，我感受到她肩上的肌肉一點一點隨著我的按壓而放鬆。

「姐，妳看著麻衣長大吧，她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孩子。」

「麻衣哦——我比她大一年而已啦！別說得我好像很老！——就是聰明得不可思議，很愛作弄的人孩子，這一點，她從小到大都沒有變。」

自從情人節以後，我一直想到莉娜的勸告，聰明得會傷害別人。

「麻衣.....她很難去形容，麻衣讓我最深刻的，是有一次小時候，我們兩個一起做算術作業，我只擅長語文，算術不太拿手，麻衣她可是一本通什麼都會，那天功課很多，我來不及做，有一份配對作業我完全做不下去，我就求麻衣嘛，求她幫我做一下啦這樣。然後妳猜結果怎樣。」

「當然是.....全對。」

「不，全錯。」

「咦.....？」

「我收到作業還給老師罵了一頓，是全錯耶！我記得，50題配對！沒有一個答案是對的！那死麻衣分明是在作弄我嘛，我就非常生氣回來幾乎要跟麻衣打起來了。麻衣卻似乎料到了一樣，拿起一支水彩筆，要我看著她做——你知道，配對就是題目有50個，答案也只50個，只是放對位置就ok了，麻衣就用線，把放錯的位置，指到正確的位置，結果，所有的線，連成了一大一小的兩個心。」

藤浦姐用手指比劃著圖案。大的心型，然後裡面一個小的的心型。

「等一下，我不懂——」

「我也不懂，雖然那設計很精彩，可是在當下，我還是作業丟到地上，大叫：『死麻衣你搞屁呀！』然後把說好的一巴掌迎面打過去.....麻衣，就是這樣的孩子。」

我打了幾個哈哈笑了，生氣的時候什麼也不管直接打過去，二家姐也絕對是這樣的孩子，我心想。

「你頸部要用點力，對，好、好.....有點太用力，對，就是這種力，剛好.....」

「那麻衣跟信介——」

藤浦姐卻突然打斷了我的話，回頭扭著我的手大吼：

「好了哦！你還問？那麼想知道不會自己去問她哦！」

雖然她並沒有扭得很用力，可是我突然被她突然而來的怒氣嚇了一跳。

「怎、怎麼了.....」

「一直麻衣麻衣麻衣麻衣麻衣麻衣，你今天來是陪我還是來審問我？」

藤浦姐凌厲地看著我，我忽爾語塞，這種久違但又似曾相識的感覺。

「一直問麻衣，你這死人渣——那我呢？」

藤浦姐抱怨地皺著眉，捏著我掌上的皮膚。好痛！

- -

當感情變成習慣，你會逐漸忘記生活中的細節，一切變那麼理所當然，沒有任何的言語和提示，她沒有說什麼，我也沒有說什麼，我們都了解對方想要的一切。

我跟二家姐好像自然地倒在沙發上，相吻良久，我的雙手遊進她的上衣裡摸索，撫摸豐盈的肌膚，她豐滿的胸脯隨著呼吸在胸前起伏，我遊走到乳下，輕捏著她的乳肉。

「嗯.....呀.....」

二家姐的閉著眼輕聲地呻吟，帶有體香呼吸揮散到我的面上，我低頭輕舔她的耳殼，她身體彷彿騷癢似地在我身下挪動，我掀起她的上衣，隔著柔軟的乳罩，握弄一隻玉乳。

「呃呀——哈呀.....嗯.....再、再.....丫——」

二家姐輕皺著眉，半是痛苦半是享受地看著我，一抹豐盈的豔唇隨溫熱的吐息變得乾燥。我知道她想要，很想很想要，我平常都跟愛愛一起，而且又把訓練加重，我跟二家姐每個禮拜才溫存一次，我理解了她的眼神，她的呻吟，她腰間的蠢動，她在我的背上漸漸抓緊的指尖，我知道，而她也知道我知道，這是人類感情最奇妙的部分，我們不只懂得細膩地自我表達，還能細膩地感受到對方的一切。

「嗯——呀.....你輕點啦.....好漲哦.....嗯.....好漲、丫.....」

二家姐最性感最敏感的是部分是咪咪，我解開胸罩讓她們解放，在胸前散成堅挺的半圓，咖啡色的尖端如海浪上的浮標，緩緩地隨著我們兩人喘急的呼吸而起伏，我將散開的乳肉聚在掌心，頻頻推擠，二家姐被弄得蛇腰柔弓，挺著胸部大聲浪叫。

「呶呀——嗯.....好酥.....呀、噢呀.....」

我低頭把她的尖端含在嘴中，用舌尖瀆玩已經興奮起來的小豆，隨著我的舔動，二家姐淫聲連遍，我另一手也不閒下來，拉開她的居家常的穿著薄裙，繞過她的腹部，輕撫她的內褲，卻發現前端已經浸一片水濕。

「姐，妳來得好快哦.....」

二家姐聽到我的調侃，瞪了我一眼，出奇不意地迅速拉下我的褲檔，握住我那根硬堅的溫熱，嗔道：「少來！你還不是一樣！」

她手心靈活一挫，女性的掌心讓我舒爽地低呻了一聲，前端滲了一行透明的體液，我不甘示弱，拉下她腿間的內褲，一片美麗的桃穴揮散著誘人的流液，二家姐滿臉潮紅，俏麗地陶醉在色欲的體溫裡，我壓下身體，抱著她的臉一輪牽吻，我呼吸著對方的呼吸，心跳跟隨著對方的心跳，我們在我們的眼神中看見了同樣迷茫的眼神。

「呀.....小廢物.....姐我好熱哦.....」

「藤浦姐、讓我跟妳做愛吧.....」

她嫣然笑了，我將一邊的長腿扶到沙發上，將下體壓進柔軟的蜜穴中，遍佈下身的快感讓我們同時呻吟，我貼在二家姐的身上，扶著她的肩膀，不斷抽送，刺激著她緊窄的蜜穴和黏稠的玉壁。

「丫！丫！嗯呀.....丫——！丫——！」

我配合著她的節奏，她也隨著我抽插而叫喊著淫欲，扭動腰支讓我進入得更深更緊密，我們都勾引出對方的快感，我們都清楚對方身體的分寸，我知道那一個部分她最愛，也知道那一個最讓我們欲仙欲死，我們總是了解著對方的一切來取悅對方。

「哎——！那邊啦、前一點、丫.....對呀、小廢物好厲害、呀.....！」

我挺起身子，一邊抽送一邊推握二家姐的美乳，乳房隨著我的進攻不斷拋動，相交的下體發出碰撞的聲響，在無人的家中迴盪，二家姐的淫液流滿了沙發，沙發發出皮革被摩擦的啞音，我拉扯著她的乳尖，下身的快感愈來愈強烈。

「嗯、呀.....嗯呀.....廢物.....要射了嗎.....呀丫.....」

二家姐緊窄的肉壁讓我不能自制，快速地向前挺動，她靈活地輕抬了下身，讓我的莖部突入得暢順，我的意識開始流向漲得發痛的前端，我手握二家姐飽滿的雙乳，下身不自覺地加速，在臨界的盡處爆發。

「嗯丫丫丫——丫啊——！！！！」

我抱著她的腰，將一股一股的熱流用力洩進她的深處，她握著我的手腕微微抽蓄，也回餽了我幾滿滿的愛液，高潮過後，我伏在她的身上喘息，彷彿缺氧的腦袋注視著二家姐臉上的殷紅，下身逐漸降溫，相混的體液顯得有點冰冷，我驀地感到喉間有一種莫名的空虛。

藤浦姐似乎讀懂了我，她抱著我頭，把我緊貼她的柔軟胸前，我閉上了眼，好像沉進了某片平靜的海洋。

- -

「嗚，我睏了，老公背我。」

由紀打了一個哈欠，便軟軟地靠我在背上。

「哈，聊著就那麼晚了，房間都整理好了吧，那早點休息。」

「感謝你們的招待。」我瞟了由紀一眼，她睡眼惺忪地扁了嘴，剛才她不斷地跟妻子聊著懷孕的事情，又長途通勤了整天，看來是真的累了。「那我們先去休息，晚安。」

「.....晚安。」由紀擦了擦眼睛說。

我背著由紀站起來，妻子幫我拉了客廳的紙門，我們的房間在二樓，我踩著破舊的樓梯，由紀輕盈的體重沒有帶來任何負荷，回到房間，我將由紀放下來，由紀攤在地上好像沒了脊錐，我突然懷疑她平常在那貴族家庭裡的起居舉到到底是什麼一回事.....我擺好被鋪，拖著由紀的雙手，擺運屍體般把她拖到被鋪上。

花了一番工夫，我脫下外套，關了燈，由紀閉著眼抱起枕頭，我躺到她旁邊，她卻一把抱住我，她沒有張開雙眼，像夢話般說。

「阿撻，這村莊好好喔。」

我調整了姿態讓由紀靠我的肩上，窗外滲進了寧靜的月色，我看見了古老的木紋天花。

「嗯，老頭子老嫗嫗都很和善呢。」

由紀在我耳畔說：

「好奇怪喔，只是換了環境，就像完全變得不一樣了，好像闔上了一本小說，然後打開另一本小說似的，到底我的生活、原來的生活到底是什麼一回事.....我們還活不到4分之1的年紀，還什麼都沒有做，那到底是誰，在決定我們的生活.....」

我突然想到了一句話

「我可以提到麻衣嗎？」

「嗯.....」

「麻衣說，我們的生命，由是別人決定的，相反，我們也決定了別人的生命，我們其實活在別人的世界裡。」

「所以.....其實.....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是別人的嗎.....呼.....」

由紀的語句殘留在小嘴裡，變成了一陣又一陣睡眠的呼息，我見狀便拉好被鋪，也閉上了眼睛，一整天都沒有休息過，睡意很快便襲來。

- -

「呃呀——！呀——！哈呀——！」

我記得，先聽到的是妻子的慘叫聲。

「老婆、老婆你怎麼了.....！！！」

驀地睜開雙眼，是司機的大叫，我撐起身子，我的動作驚醒了由紀。

「哈欠.....怎.....怎麼了.....」

「是太太，她好像.....」

呀————！

我們的門外傳來慘烈的叫聲，由紀驚訝地抱住被鋪，房子開始傳來躁動的聲音還有腳步聲，老頭子和老嫗嫗也醒來了嗎。

「可是.....不可能.....預產期不是下個多月.....？」

我牽著由紀的手衝出房間，啪躡啪躡地下了樓梯，客廳對面的起居間亮了燈，當我們進去，我看到老嫗嫗正緊張地將撫著妻子的肚皮，穿著睡衣而妻子卻張開雙腿，抓住地版不住尖叫。

司機跪在一邊握住妻子的手，滿頭大汗地看見了我們，他失措大叫：

「早產！早產！」

「熱水來了！」老頭子這時候從我們身後衝進，手上拿著一盆熱水。老嫗嫗說：「怎麼早了那麼多...產婆.....產婆...」「產婆回到隔村的老家了！我沒那邊的電話！」

「呀——老公!!!呀——！」

妻子不斷慘叫，高亢的尖叫声聽得頭皮發麻，由紀掐住我的手臂，幾乎想把我的手臂掐斷，但她依然非常冷靜地喊了一聲：「那快去找，司機叔叔你不是會開車嗎！」

「不行！去隔村沒有馬路，要走小路去！怎麼辦.....沒想到早了那麼多.....」

「用跑的！」老頭子吼了一聲，就衝到房間外面去，接下來司機意會過來，想起跟著出去，妻子卻不斷拉著他的手。

「老公——呀——!!丫——!!」

司機恨不得立刻跟著老頭子出去，兩難地看著慘叫的妻子，臉有難色，他跪在地上，握著妻子的手，口中囁嚅著聽不見的語言。老嫗嫗用毛巾抹著妻子額頭的汗，她拉起睡的下擺看了看：「還來得及，還來得及，只是產婆.....」

「我們去吧！」

由紀叫了一聲，司機和老嫗嫗回頭過來。

「我們的體力一定比老頭子要好，一定更快！來吧，老公！」

我還來不及佩服由紀的冷靜，便被由紀拖出了走廊，衝到玄關穿了鞋便出門，老頭子訝異地看著我們。

「路很簡單吧！有地圖嗎！」

由紀叫喚著，老頭子慌了神似的點頭，從身上掏出一份簡單的地圖，又回到玄關中拿出兩支手電筒，對由紀說：「出了村口，左轉，沿著路上直去，路只有一條，很簡單！」

「嗯！」

由紀接過地圖和電筒——如果這時便紗綾在的話便好了，這樣的想法一閃而過——向我一點頭，便奔跑起來，我們一前一後衝進了黑暗與蟲鳴當中，村裡一切沉睡著，我們眼前只有月色和夜風。

## 梅菲斯特的復仇×生命讚頌 下

【3】

「所有靈魂都會死亡嗎？」

「或許吧。」

我和莉娜站在學校樹林的外側，莉娜檢起了地上的枯葉，拿在手心一捏，一拍，雙眼隱約有力地一閉，口中飛快唸誦，再張開眼的時候，微風輕吹，手心碎裂的枯葉隨風而逝，飄入林中的暗處。

莉娜看著似乎沒有盡頭的樹林，初春的陽光很溫和，她挪著步，檢視地上一片又一片的枯葉。

「妳平常都在這裡.....做這種.....」

「慰靈之式。」

「是是是，這種儀式嗎？」

「偶爾吧，算是練習，也不知道哪一天，是不是真的要超渡人類的亡靈。」

莉娜冷冷地說，這天訓練結束，我離開學校時偶而看見了那有點陌生的身影，獨自站在樹林的前方，便上去打了招呼，莉娜卻只看了我一眼，便繼續她的儀式，我站在旁邊饒有趣味地看著。

「亡靈，死亡，總覺得，這些事情離我們好遙遠呢。」我隨口說。

初春的林中開始傳來了鳥鳴，舊年冬天的枯光枝桠張出了疏落的葉片，夏天便又嫩綠成蔭了吧，如果不是莉娜，我大概不會注意到這種生機勃勃的時節，地上會有枯葉。

「有生命，就有死亡，就像你要吸氣就呼氣，這是最簡單的定理。生命無處不在，死亡，也同樣。」

莉娜又收集了一小疊葉片，放手中一捏一拍，隨風而葉逝，慰靈之式。

陽光在下葉一掠而過，我眼裡突然一片慘白，去年，我就是那片樹林深處的枯葉林中和麻衣聊天，那時候她的詭譎，她的美麗，她的肉體，她的欲望，她的哀愁依然瀝瀝在目.....轉瞬吐納之間，一切都變了。

「死亡無處不再.....嗎？」

「或許吧。」莉娜又是這麼一句。

「哈，或許，我還以為.....妳對靈魂，生命，死亡，這些東西很清楚呢。」

「哼。」莉娜回頭，默然冷笑「我只是這一切裡面非常渺小的部分，我能清楚什麼，我們人類就是那麼自大，總以為能掌握所有，清楚所有，其實這是不可饒恕的高傲，七宗罪的首條：高傲。」

樹林吹來柔和的風，回應著莉娜的話，黑色的長髮在空中飄揚，莉娜伸起了手，將髮絲順在指間。

「的確是呢，有時候，我也覺得很無能為力，對很多事情.....包括麻衣，包括游泳.....」

莉娜意味不詳地微笑著，把頭髮理好了，背對著我，看著樹林：「這就是靈魂，世界的靈魂，萬物的靈魂，生命和死亡共存，擁有與失去共存，我們似乎無能為力，又自以為一目了然，但說到底，也只是所有過程的部分。」

莉娜檢地了地上最後一片枯葉，把握。

「如果一切都是過程，那我們到底能把握什麼？」

「我記得，那天在我家的神社裡，你跟我說過，如果世上的神明都沒有決定我們生命的能力，那就讓我們自己去決定。」

「呃.....」是新年的時候嗎？我有說過那麼帥的話嗎？

「看來你忘記了呢，不過，你說的或許沒錯，這個沒有神明的世界，我們的生命和靈魂，其實只在等待一件事。」

「什麼？」

「選擇。」

莉娜雙手張開，空氣就流動起來，樹林吹起無形的風，接納了一切已消逝的枯葉。

- -

嘭！嘭！嘭！嘭！嘭！嘭！

由紀像拆了把屋子一樣拍著門。沒多久屋裡面便響起了聲音，開門的是一個老太婆，看見我們兩人便訝異的睜大了眼：

「哩、哩們是——」

由紀打斷了滿口鄉音的她，上氣不接下氣說：「鄰村、司機、家裡的太太、早產了、早產了.....」

「蝦米？早產！？」老太婆似乎有點耳背，提高聲音對由紀重覆了一遍。

「對、早產！早產了！快去——」

產婆終於意會過來，皺著眉把蒼老的臉皺成紙團般：「怎麼個去？友車嗎？」

「我背你。」

我靈機一動，蹲下，我不知道產婆是什麼表情，但片刻過後，一堆鬆散的老年人肉體便壓了上來。



我深吸了口氣，又開始沒命地奔跑離開村莊，開始折回去，產婆的當然不會太重，但背著一個人跑步便每一步也像跟地心吸力戰鬥，在黑夜的林中不斷吃盡力向前跑，月色被樹林灑落得如飄忽的雨，我臉前忽明忽暗，額上的汗水往下滴，產婆一晃一晃地不斷怪叫，汗水澀痛著眼簾，林中只有喘氣息和腳步聲，我的、跟由紀的。

我的腦海開始逐漸飄邈，我腦海莫名想到很多人，很多零落的片段，我的雙腳開始酸痛，四周密林似乎要將我埋葬，平衡感開始喪失了嗎？我的胸口開始發悶，左邊頭皮剎地一緊，我左腿一軟，跪倒地上，產婆驚叫一聲，差點從我背上掉下。

「阿撚！」

由紀一個人跑在前頭，聽見我雜草壓斷的聲音，回頭過來，她扶好了產婆。我促著氣連講話也不能。

「婆婆，我來背妳。」

「……由紀！」雖然產婆不重，但要背一個人跑，對女生來說不是那麼容易的一回事。

渾身濕透的由紀蹲下來，纖瘦的背低矮著，雙下支撐地上，晦暗的月色下，宛若某種神明。

- -

「嘩哈哈哈哈哈小撚撚終於給我捉到你了！！！！！」

我坐在學校的梯間，一團柔軟的重壓撲到我身上，這種查克拉是——

「撚撚撚撚撚撚撚什麼時才能跟我做愛呀！故事都快完了我唯一的H只有PART4嗚嗚嗚嗚——」

我站起來，麻美差點樓梯上滾下去，平衡了身子她回頭揮著我的手臂。

「哈哈哈哈哈竟然讓我碰到了你了，今天你走投無路了！我要～我要～」

「去死吧你。」

我隨手揮掌拍在她的頭上，她被我打了個披頭散髮，她嗚呃一聲：「嘩撚撚你換口呼了～丫～好棒哦要S也可以哦，我不介意來做M屬性的～丫～」

我沒好氣地坐下來，懶得理她。

麻美見我悶聲不響，坐下來，靠在我身邊，探頭探腦好奇地觀察著我的表情。

「嘩～一沒注意撚撚你最近半年變得帥哦，聽說性高潮可以令女人變得漂亮，沒想到男人也可以。」

「……」

「呵呵呵愛愛也變漂亮了，沒以前那麼童顏，二妹反而愈來愈溫柔了，還有小由紀，哦呵呵呵小由紀破處了嗎，好期待哦。」

「.....妳好好的一個女人，就不能少說點這種話嗎？」

「啐～」麻美放盪地淺笑一聲，站起來，走下了兩級樓梯，收起腰支，一襲雪白的校服被一對巨乳勾勒得玲瓏浮突「有什麼好隱瞞的，你不是三天兩天就做愛？做愛有什麼不好嗎？你說說看呀？有什麼不好的？」

麻美抬起了臉，滿目不忿。

「我不想理妳.....」

「不行，你不跟我講話又要想著麻衣了！不行不行不行，你不能想著麻衣！」

我暗暗一驚，望向麻美，的確，我一個坐在梯間，正是因為我又想起了麻衣，到底有什麼好想的，我也不知道，只是，就一直想到，一直想到.....

「呵！做愛本能就是我們的本能嘛！你有雞雞我有穴穴，做起舒服不就行了嗎！是啦是啦我承認，社會不鼓勵我們去談論性愛，我大聲叫做愛就好像變態一樣。」

妳的確是，不是好像，是根本就是。

「可是有什麼比做愛更直接更簡單更開心了，有什麼不開心，去做個愛就解決了！就別想那麼多嘛！想麻衣，就去找她做愛嘛！她一定不會拒絕的！我FUCK故我在！哈哈哈哈哈！」

面對麻美的偉論，我只是想到，那天我們的更衣室裡，或許，麻衣她想的，跟麻美一樣，但我卻陽萎了，無法前進了，那是麻衣，那個差一點點就能跟我.....

「記得喔！想不通的時候，就不要想，去做就是了——來，這送你！特定帶給你的喔，記得吃完喔！」

麻美像變魔術一樣從身後拿出一個便利店塑膠袋，向我遞來，我不明所以，卻還是自然地接過塑膠袋。

麻美走下樓梯，站在下方的走廊，抬頭看著我，是我的錯覺嗎？那一刻麻美的智障臉突然消失了，她睜著那對跟其他三姐妹神似的雙眼，晶瑩得令人無法忽視：

「雖然我不像姐姐，但我們始終是姐妹，我知道的，麻衣她比你更希望，自己能夠喜歡你。如果可以的話，不要再讓麻衣被再傷害一次了。多謝你一路以來對我們，對游泳部的支持。」

麻美說完了這麼一句話，再見也沒說，便消失在走廊的另一頭。

我打開塑膠袋，裡面一個紙盒，再打開，卻是一片咖啡色的蛋糕，切成錐型的一片，鋪滿咖啡豆磨成細粉，我拿起旁邊的湯匙，挖下一小抹，略帶烤焦感的香氣撲鼻而至，是咖啡慕絲。

我嘗了一口，非常苦澀，非常甘甜，美好與痛苦的並存。

「由紀！」

終於，由紀也倒下了，產婆摔倒在地上，哭天哭地的罵了幾聲，我顧不了兩個人，第一時間當然是蹲下來抱起幾近虛脫的由紀。

「不、不用管我.....快帶、快帶婆婆去.....孩子要出生了.....」

「妳白痴哦，跑不動最多就是走嘛，跑那麼拼命！」我莫名火大。

由紀卻笑了，笑得比一切都更天真，她踹了踹氣說：「呵呵.....人家卻看見小寶貝嘛，我想看看.....」

我在黑暗中依稀看見由紀的雙眼開始失神起來，這種狀況，怎麼辦.....由紀真的太拼命了嗎？

「不用理我，快帶、快帶婆婆去.....」

「由紀、妳對孩子那麼著迷那麼到底是為什麼.....那只是別人的孩子，那只是別人的孩子.....」

當我們靜下來，身上的汗水開始變冷，體溫隨之流失，我知道這樣下去可不妙，就算跑不動，用走的也要走回去，而且絕不能丟下由紀。

我轉身，負起由紀的雙手，將由紀揹在背上，對產婆說：「抱歉了，接下來只能拜託妳走路了。」

「哎喲，天殺的我是八十歲的老太婆哩.....」

產婆抱怨著，我想把由紀揹起來，站起來的同時，雙腳卻霍地一軟，雙腿的肌肉似乎不是我的，我無能為力地跪落地上，膝蓋被泥土撞得疼痛。

可惡.....

我咬緊牙關，再一次想起站起，可是不行，我的雙腿完全不聽使喚，我渾身發抖，雙腿卻沉默無聲，膝蓋以下的簡直是斷了電。

他媽的.....

「老公.....我知道的.....不要揹我了，快帶婆婆回去.....太太她等不及了，孩子、孩子.....」

「由紀.....」

快站起來！快站起來！快站起來！快站起來！我不斷默唸！可是不行！快站起來！快站起來！快站起來！快站起來！

「你問我為什麼呵.....」我背上的由紀有氣無力的說著話：「我只是想看看.....我們來到這個世界時...是長怎樣的.....最近.....因為麻衣姐.....大家都好像不太開心.....我想看看.....到底.....我們最初.....是怎麼.....生命.....的最初.....一定會.....一定會.....無限.....的可能.....」

他媽的！他媽的！他媽的！他媽的！我就只有這麼一點能耐嗎！？我就只有到這邊嗎！可惡！

不行，我的腿已經不聽使喚了，夜風一點點地抽走我們的體溫，我無力地跪在地上.....

黑色的天空降臨到我的眼前，由紀呀，果然妳當主角的篇章總是躲不過「眼前一黑」的命運，咦，等一下，好光，這是.....

「是司機那家的孩子嗎！」

是汽車，不，越野車！車頭燈照得睜不開眼，我別過頭，腳步聲，有人扶起我的肩頭，另一人抱住了由紀。

那堅實有力的手抱著我的肩膀

「來。回去。回去迎接我們的新生命。」

- -

黃昏，紗綾穿著運動服，握住操場的單桿。對女生來說非常可觀的肩膀像雕塑一樣凝靜，身體筆直地放下垂，黑色的剪影像超越了時間。

紗綾雙臂使力，身體往單桿上提起，沉實的肉體不可思議地往上提，一點一點地昇高，直到在單桿上倒立，倒轉的身體在幼細的單桿上屹立，一秒，兩秒，三秒，當以為這個片刻會成為永恆。紗綾的身體一曲，下半身加速向前倒，兩手緊握不放，身體以單桿為中心，不斷迴環，一圈，兩圈，三圈，整整第四圈，紗綾回到垂吊的原位，放手，落地，塵土微揚。

紗綾擦了擦額頭，我在後方不禁拍起掌來。

「謝謝。」

紗綾向我點頭道謝。

「妳現在還能做體操動作嗎？」

「大概吧，這都是只迴環，這裡沒有防護措施，不能練飛行動作。」

這只是學校尋常的操場，旁邊就是跑道，這單桿大概也十年沒人認真用了。

紗綾伸展著身體，壓著腿，我說：「你還要訓練嗎？」

「跑步。」

紗綾簡潔地回答。

一直以來，紗綾從不用疑問句，也不用虛擬式，說一、就是一，不論游泳，訓練，運動，玩樂，連做愛也是。

「我真佩服妳能那麼堅持。」我說「有時候，我真的不知道，自己的堅持是為了什麼。」

真的，我已經忘了，為什麼我會加入游泳部，因為四對大咪咪嗎？因為愛愛那天硬拖著我嗎？為什麼我要堅持練習？是被麻美感染了嗎？其他人呢？不知道其他人對游泳部的看法到底是.....

「當你想堅持的目的，你就輸了，真正的堅持，就只是為了堅持本身。」

「這.....」

「你回頭一望，」紗綾走開跑道，擺起了跑步的預備動作，「除了你的堅持，其實什麼也不剩。」

然後，紗綾起跑了，疾馳的她，從來不會回頭。

- -

「還好我被吵醒了，他們一家都慌了，忘了我家有小型的越野車，就要你們穿越山路。」

接我們回去的，是開越野車的醫生，同行的還有小學教師。

小學教師推了眼鏡，打量著我和由紀：「你們也蠻厲害的，用跑的可以那麼快，最後還連跑帶搯，現在城市人的體質變好了嗎？」

由紀笑了笑，我們十指緊扣，相看一眼，臉都是欣慰的笑容。沒了半條人命的我們被搬到車上，便立馬將小學教師和醫生的給我們的清水灌進肚裡，在車休息了一回，雖然雙腳仍然酸痛無比，但至少能走能站。

產婆到了司機家裡，便被帶進廳中，老頭子和司機因為男性被趕出來了，焦躁地在門外等待。

醫生拍了拍司機的肩頭。

「放心，我問了產婆，是順產，會順利的，只是初次生產，難免辛苦了點。」

司機點了點頭，卻仍然一臉凝重，老頭子走過來握起我們的雙手，一臉欲哭：「小娃們，這次真的不知道該怎麼感謝你們，好在你們有來私奔，有來我們村裡，真的是福緣呀福緣呀。」

我和由紀只是容氣的微笑著。由紀一直跺著腳，不時往客廳方向張望，我當然知道她在期待什麼。

我抱住了她的肩膀：「看妳緊張成這樣子。」

由紀撇著嘴笑了：「你沒聽過，天下的女人都只有一種，女人的最深層的心意，都是一個模樣的。」

「什麼歪理。」

這時候，紙門後突然傳來老嫗嫗的聲音：「生了！生了！」

我們所有人幾乎是同時把紙門拖開，撲鼻而至是令人作嘔的血腥味，太太臉無血色地躺在地上，裙子下身和被鋪都染滿了紅，在這地獄一般的景象裡，產婆手上承托著一個小東西。

血紅的皮膚，緊閉的雙眼，微微顫動的手腳。

「那、那是……！」

由紀輕呼著，雙手掩住了臉，眼角淚光流轉。

我們沒有一個人說話，房間滿滿的人頭，只有同步的深呼吸聲，那小小的骨肉在產婆雙掌中，我們都等待著，等待著我們每個人，世界上每個靈魂的第一頁。

產婆捏著那小小、軟軟的鼻子，他身子一顛，肉體恍惚注入了新的負荷，那是我們所有人的期盼，所有人的等待，所有人的堅持，所有人的注視，所有人的歡迎與接納——而這份禮物太沉重，他唯有張開嘴，放聲大哭。

新生命一哭，整個世界便笑了。

- -

#### 【4】

海洋。

豐饒的海洋。

陽光明淨如海潮般照射著海洋，海洋暗暗地洶湧著無邊無際的碧藍，將陽光凝結成萬尺的汪洋，海風與潮聲越過岩灘，吹到遠方這邊的草原上，青草像動物一般隨風脈動，泥土，海鹽，陽光的呼道在的空氣中浮遊。

「好漂亮，世界上竟然有這種地方。到底這個世界還有多少令人驚訝，而我仍然沒有去過的地方。」

由紀脫下了白色的圓頂邊帽，將邊帽抱在胸前，一襲白色的連身長裙隨著陽光舞動。

我們離開了村莊，走到村莊附近的一片草原，草原是海邊丘陵的，走到最高處後，便能看見令人讚嘆海岸的景色。

「海洋真的很神奇，就算再平靜，也總會令人無法移開眼睛，只要看見海洋，一切都能安靜下來。」

由紀一直注視著海洋，只有絲許雲絮的天空一片淡藍，將由紀的臉照得明亮無比，一雙水晶般的雙眼配合著無瑕的目光，我們十指緊握，掌心的空間掌握著微溫，我們並肩站在草原的最高處，這是我們私奔的終點了。

「聽說，司機叔叔一家們，要用我們的名字幫孩子取名呢。」由紀說。

「呃，這個……」我心裡自然地想到想到一個名字。

「對，沒錯。」由紀跟我一樣想到我所想的「他就叫撚太郎哦。呵呵呵，真想不到。」

撚太郎，孩子長大以後會為這個名字而高興嗎？

「撚太郎真的好可愛，他的呼吸，他的眼睛，他的手，他的腳，他的心跳，他的嘴唇，這就是生命嗎？這就是我們每一個人最初的時候嗎？」

「由紀……」

由紀放開我的手，走到前面，張開雙手深呼吸，海洋催生的風將由紀的髮絲吹得亂舞，她張嘴大叫：「這個世界好漂亮哦！這個世界的生命好奇妙喔！我愛死這個世界的一切！我愛死這個世界的所有一切！」

世界聽見了由紀的聲音，海洋，草原，天空將由紀的話聽裡了去，回應著咆哮一般的潮聲。

「我們每一個出生的時候都是那麼小小的，兩個手掌的大小，而世界卻是如此的壯麗，我好想把整個世界都看完，把整個世界都記得在我的腦海裡。」

由紀轉身，回頭看著我說：「畢業之後，我要去盧森堡留學。」

風還在吹，陽光仍然燦爛，由紀的背後是如天空般隙闊的海。

「這是我們家族的傳統，從小我就知道了，我一直不敢想象，一個人在外國，在一個給我地圖也標不出來的國家，會是怎樣的一回事，那時我還不知道世界到底有多大，生命到底有多漫長，阿撚，不過因為你，因為愛愛，因為莉娜，還有所有的學姐們……」

由紀走到我面前，張開雙臂，緊緊地抱著我：「我會寂寞，我會孤獨，我想念每一個曾經在我們的人，我們想念與你們經歷過的，但因為你們，我會一直微笑著走下去，阿撚，你喜歡我的笑容嗎？」

「僅次於喜歡愛愛。」

「哼～我還是輸給愛愛了，我要吃醋囉。」

由紀裝兇作勢的捏著我的頸，我順勢倒在草地上，由紀「哎呀」一聲伏下來，如海洋與深遂的天空佔據了我們兩人眼球，我們一時噤聲不語，躺在草地上看著飄散著青草香的天空。

「呵呵呵呵～」由紀突然發出了詭計的笑容「我突然覺得，要不要那個也不是很重要了。」

「我從來都不覺得很重要，是你一直玩什麼h-game，看什麼官能小說，腦袋裡都一堆奇奇怪怪的想法。」

這是實話。從一開始到現在，我對由紀的從來沒有對愛愛、二家姐或是麻衣般的衝動，在她們四姊妹全身都散發著性吸引力的同時，由紀的氣質卻一直很清澈。

「那……我們什麼也不做就回去嗎？」由紀翻身過來，撐著四肢，把我頭上的天空的都遮蔽了，除而代之只有她的纖弱的身體和小臉。

我和由紀似乎要閱讀對方一樣凝望著，終於由紀撐不住，一團柔軟墜落下來，我把她抱個結實，她純白的洋裝下只有內衣，我偷吻著由紀的小嘴，由紀的嘴唇仍然是那麼柔軟，唇蜜的香氣在我的口腔裡

飄散，由紀黏著小舌，我們用舌尖的交疊回應對方，由紀喘急的吐息呼到我的臉上。

我們吻得累了，由紀深吸了口氣，迷離的雙眼加上姻紅的雙頰，我遊移到由紀的小臂上，隔著紗質的薄裙挑逗著她的屁股。

「突然做這個會不會破壞了這個故事氣氛呀？」由紀問。

「嘿，連我自己都搞不清這到底是不是甜故了。」

我吻著由紀的腮邊，空出一隻手繞著由紀的耳殼，由紀癢得咯咯笑了，逐漸輕輕低吟起來，我撥開由紀的一把長髮，像吸血一樣輕吻她的後頸，一手繞起由紀的裙擺，指尖遊過由紀處理得光滑幼嫩的大小腿，捏住一片水蜜桃般的美臀。

「唔.....呵呵呵呵呵.....那就繼續吧.....嗯.....」

由紀靠在我的身上，陽光令烙在由紀的身上，令由紀的身體慢慢升溫，我伸進由紀的內褲裡，搔著由紀的屁股的弧線，另一將連身裙愈推愈上，暴露的由紀的玉背，我捏擠著由紀的彈性的小臀，由紀緩緩張開雙腿，腰間磨蹭著我的下身，伴之以半熟的呻吟，我感到下身還是本能地升起了。

「呀.....好癢哦.....老公~老公~你什麼時候技術變得那麼好了，呵呵呵，是不是外面有很多女人.....呀.....」

由紀又開始無厘頭的胡言亂語，我拉扯著由紀的胸罩的扣帶，胸前一對堅挺的小可愛隨著由紀的敏感的顫動而鼓漲，我勾起由紀的內褲的邊緣，由紀半期待半陰險的笑了，我將由紀的內褲放下拉，脫到小腿的位置，由紀嘻了一聲：

「這邊風好大，濕濕的地方會冷喔.....」

由紀童真的語調充滿無可抗拒的誘惑性，我彷彿獸性大發，將由紀抱住，翻身過來，上下的位置對調，由紀一臉悠哉的躺在草地上，我掀起由紀的連身裙，吻著由紀的小腹，然後用手掌覆蓋到小由紀上，果然沾上了一片黏冷的水濕。

「呀——老公的手好暖.....嗯.....啊丫.....」

我輕輕地用掌心摩擦著由紀的蜜穴，由紀腰支輕擺，沒幾下兩片肉唇便濕得軟熟，我的小舌在由紀的腹上游移，指尖慢慢壓進由紀的庭前，由紀的緊窄令我的指尖似乎也要興奮起來，我溫柔地扣著前端，由紀抱住我的頭不住叫吟。

「哎呀不要嘛.....呵呵呵.....呀.....快吻我.....我要親親.....呀.....」

由紀要的當然不是舌吻，我嘗過了由紀的小腹，推開由紀的腿間，用尖叫挑逗了一回，弄得整片蜜穴都是津液，我撥弄著由紀修剪得像草原般細緻的毛髮，我張嘴靠近小由紀，吻上。

「哦.....哈.....丫.....老公.....丫、不、呀.....好癢呀.....」

我舌玩著由紀的蜜穴，桃紅色的鮮嫩依然只有依稀的體味，由紀下身不斷地收縮，穴裡神秘隨著在我頭頂上方傳來的浪叫而洩出黏黏的蜜液，我用手按摩著玉壁的同時，又用舌頭舔著那冒芽的小蒂。



「伊咿.....呀.....天空好藍哦.....哎呀.....呀丫.....要、要.....丫」

我壓弄著由紀的小芽，按摩著由紀的下腹，由紀微微抬著下身，當我朝那未經人事入口一吻，她「咿呀」高喊一聲，下身一陣抽搐，蜜液汨汨流出，繞過下身，流到股間。

我爬起來，由紀滿臉緋紅的喘氣，噉著嘴說：「嗚.....本來以為可以忍住的，我好弱哦.....」

我撫著由紀高潮過後的小臉，黑色的頭髮散落地青翠的草間，把由紀的白哲得肌膚襯托著如雪般白裡透紅，由紀握住我的手說：「其實.....麻衣姐教會我好多事情哦。」

由紀說完便張開口一把將我抱住，一如既往地用身體去感受我的身體，像貓又像孩子，她閉著眼睛說：「麻衣姐經驗太豐富了，她一直跟我說好多關於愛情，關於性，關於男人女人的事，還有，她還教會我.....自己讓自己.....」

我看著衣衫不整的由紀，白色的胸罩包著那對小小的，圓圓的美乳。由紀總算有點害羞地囁嚅著，我突然想起性欲高漲的麻衣往往在行事之前不斷自慰，該不會由紀也.....

「哼呵呵呵呵呵呵想看嗎，這樣做會不會很變態。」

由紀眨著雙眼，我莫名有點緊張地吞嚥著唾液水，還是點了點頭。由紀「噫」的一聲，雙手舉起：「那先幫我脫衣服。」

我立刻掀起由紀的連身裙，由紀配合地高舉雙手，將連身裙脫下來，壓在頭下免得被風吹走，然後繞到背後解開由紀的胸罩，推到頸間，雙手不由自主地揉了揉那對有著粉色尖端的小美乳。

「呵呵呵呵呵好害羞哦，由紀小姐要在老公面前自己做，老公看完會興奮嗎？」

「比看見二家姐的裸體更興奮。」

這是實話，就算妳要殺了我也死而無憾了藤浦姐。

「呵呵呵呵呵那開始囉.....」

由紀將小手伸到腿間，青蔥的指尖移到腿間，下身流麗地抬起，深深「嗯」了一聲呼吸，閉著雙眼，在草地上開始挑動起來。

「嗯、嗯、嗯呀.....老公.....不要哦.....」

由紀就在我臉輕柔地浪叫起來，下身的指尖頻密地搔動下體，我的下身如火燒般漲硬，我趁由紀閉著眼眼專心一致，便脫光了下身，我的下半身舒暢地解放，我傾前身子，低頭吻著自慰中的由紀，由紀微笑著，我既然用手撫玩由紀的身軀。

「呀不能犯規啦，不是說要人家自己做.....怎麼不專心.....嗯.....」

我低頭握對剛好可握的美乳，把乳尖撥弄得興奮充血，便張嘴含進嘴裡，吸吮著那草莓一樣的頂峰。

「呀呀.....不行哦.....不能趁人家在弄、就.....呀.....好壞.....」

我決定保住由紀清純的氣質，不要讓由紀受到麻衣的沾污，我握住由紀的雙手制止了由紀的動作，由紀笑著用滿是愛液的指尖觸碰我的嘴唇，我推開由紀的雙腿，由紀注意到我蓄勢待發的下身。

「呵呵呵呵終於要來，好緊張好緊張好緊張好緊張好緊張好緊張好緊張。」

我握住下身，用尖端頂向由紀的門前，慢慢地壓進去，這我們在鬼屋已經演練過了，毫無難度，由紀被進入時皺起眉頭「嗯」地低鳴，我撫著她的額頭，說：「如果妳現在不想要，我沒關係的。」

由紀卻搖了搖頭，簡潔地說：「我要。」

我得到大小姐的允許，立刻挺動下身，面對如此人生大事，難得連由紀也深呼吸起來，我對著由紀的處女禁地，一年內解決兩個處女，這些機會都是我的，我沉下身體，專注心神，往前一推。

「噢.....？」

由紀有點驚訝地瞪了瞪眼。

「呃.....？」

我也有點錯愕地看著由紀，我撐起身子，沒錯，我是通過了，的的確確的進去了，可是.....

「哈哈哈哈哈為什麼我完全不痛呀？聽愛愛說她超痛的。」

由紀失笑說著。我有點懷疑地退出來，看見前端上只有些許的血絲，不，由紀的確是第一次，而由紀的處女膜也的確存在，只是.....對了，之前我為了愛愛調查處女的資料時，的確說到有一些處女是會只有些許的出血，大概由紀就這種。

我解釋完畢，由紀有點不忿地歪著嘴：「嗚，害我期待了那麼久緊張了那麼久，原來就這樣就沒了喔。」

我完全不知道該有怎樣的反應，只好冷靜把下體放回去，由紀咿呀一聲，笑說：「哈哈哈哈哈怎麼一聲不響就又突然進來、嗯.....呀、原來.....哦、丫、啊.....是這種感覺.....」

我默默地扶著由紀的腰支抽插起來，由紀的盡處像愛愛初經人事時一樣非常緊緻，但卻不至於會此而感受到痛楚，由紀皺了皺眉，調整了呼吸，扶著我握著她腰間的雙手開始呻吟起來。

「哦、嘻.....好可愛的感覺哦.....丫、丫、丫小撚撚就在我的肚子裡哦.....呀、呀.....」

由紀的小美乳隨著我的衝撞在陽光下晃動，我伸手推著其中一顆，掐弄著那像水般的軟脂，由紀被捏得敏感起來，撐著腰支，輕閉了雙眼，配合我的下身扭動腰支，背部在草地上弄得擦擦有聲。由紀的額頭滲出汗水。

「哈呀.....哈呀.....好酸.....嗯.....輕點、輕點.....丫我又要.....又想尿尿了.....呀啊.....」

由紀粗重的呼吸表示了著她又要到達臨界了，我傾前身子，用將下身推得更入，更深處的細窄將我澎

漲的龜頭壓得疼痛，我拼起腰力，一下一下地刺進由紀的玉壁深處。

「呃呀——怎麼突然——那邊好厲害.....老公丫那邊是我的、是由紀的、丫！！」

想不到由紀的重點跟愛愛一樣在深處，由紀這樣被我一弄更是失了神，張口呵著芬香的吐息，我吻著由紀的腮間，抱著由紀的雙腿，龜頭酥麻地往前衝，源源不絕的愛液被攪弄得發出水音，由紀瘦小的身軀套弄著我的下身，我摸著由紀的臉，玉莖一撞，由紀率先到達頂點。

「丫哈——！！！！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呀、呀呀！！！」

海風不斷咆哮，我眼前一黑，小莖一震，隨著抽搐洩出抑壓了好幾天的熱濁，由紀緊緊抱實了我，我連抽插都不能，只能聽著由紀高潮的尖叫而不斷噴發。

「呼.....呼.....呼.....呼.....呼.....原來那麼累哦。」

我們的第一次總算結束，由紀抱住我不願放開，舔著乾涸的嘴唇，海風把汗流浹背的我吹得一陣寒冷，我撥弄著由紀濕得凌亂的髮陰，由紀喘息了良久才笑說：

「呵呵呵呵呵，我想，還是抱抱比較對我的口味。」

我扶著由紀坐起來，撥去了她背後雜草和砂石，清理好了下身，整理裝束，由紀依稀殘留的潮紅像胭脂，她把我抱得密不透風，好像我倆之間不能有任何空氣存在，她把頭靠在我的肩上說，我們兩人像風化千年的石像，在海岸的草原相擁，圍繞著我們的是整個世界。

「對了，到底，麻衣學姐對信介開的條件是什麼？為什麼你會那麼生氣.....」

我撫著由紀的背，微閉了眼，那天晚上的事情又浮現眼前。

「由紀，你有聽過一本書叫《浮士德》嗎？」

「《浮士德》.....？德國的那本.....？」

「嗯，就是那一本，故事的主角浮士德，為了實現自己的世界，把靈魂交托給了惡魔梅菲斯特，實現了一切，而梅菲斯特也真的奪去了浮士德的靈魂——麻衣向信介開的條件是：要我跟小遙上床。」

- -

「不要啦，羞死了人了，我才不要說。」

「你不說，我就自己唸囉新生代美女作家。」

「不要叫哪個名字啦，羞死了我啦嗚.....」

我在愛愛家中的床上，跟她不斷嬉鬧著，她剛好接了一個兒童繪本的企劃，我央求著要看她寫的童話。

「快唸，不然我就——」

「呷呀！！才剛那個還有點痛啦——好啦好啦好唸就是，怎麼一直欺負我。」

我正襟危坐，期待著愛愛的新作。愛愛拿起了稿件，羞澀地瞄了我兩眼，清清喉嚨，唸說：

「咳、咳！『很久很久以後，在某片廣闊的森林裡，有著很多又可愛又有活力的小動物。每一頭個小動物每也努力工作，努力學習，一起玩樂，一起唱歌跳舞，雖然偶爾會有爭吵，但還是很快就會和好喔。』」

『然後，有一天，突然有掉下了一頭金色的小鳥，金色的小鳥好漂亮，只是不知道為什麼會掉在地上率傷了，森林中的大象小豬救起了金鳥，雖然小豬總是笨笨的，不懂為小鳥為什麼受傷，也不知道該如何醫治小鳥，卻還是帶了小鳥回去森林的大家庭中。』

『笨笨的小豬雖然不太懂照顧小鳥，但森林中的大家庭實在太愉快了，小鳥不自覺地好起來，慢慢翅膀開始能動了，開始試著一點點地飛行，小鳥在小豬身邊飛來飛去，金色的羽毛好漂亮，吸引著小豬的目光。小豬問：妳為什麼會從天上掉下來呢？妳不是天生就會飛行嗎？』

『小鳥沒有回答小豬的問題，只是一直在小豬身邊飛來飛去，問小豬：「我漂亮嗎？」，小豬說：「非常漂亮哦！」。小鳥卻說：「你看，我金色的羽毛，會在夕陽落下時更漂亮喔，只可惜森林裡都只是樹，看不見到美麗的夕陽呢。」』

『小豬說：「這樣不好嗎？樹很多，妳就可以隨便休息了，不小心掉下來，也會有葉片承托住，很安全的。」小鳥聽了，卻沒有回答，心裡還是想裡那美麗的夕陽。』

『小鳥完全好起來了，每天也才樹林和小豬身邊展示著金色的羽毛，雖然小豬很喜歡小鳥，樹林也像小豬所說那麼舒服，可是小鳥看著自己金色的羽毛，嘆了一口氣。』

『小豬看見小鳥悶悶不樂的樣子，便想辦法哄小鳥開心，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事，小鳥知道，也感受到，有天，她終於說出為什麼她會掉下來。』

『那天，小鳥看見了夕陽，夕陽很美，照得她的羽毛更美，她不自覺地追隨著夕陽，可是夕陽還是會落下的，直到看不見夕陽了，四周一片添黑了，小鳥不再漂亮，便流了眼淚，眼淚太重，小鳥的身體承受不住，便掉到地上來。』

『「所以，妳要再一次去尋找夕陽了嗎？」小豬問「就算再一次落淚，再一次墜地也在所不惜嗎？」』

愛愛讀完了原稿紙的最後一頁，抬頭看著我。她問：

「我不知道結局該什麼寫，學長，你覺得呢？」

PART15 梅菲斯特的復仇×生命讚頌 完

# 他×他

## 【1】

一年裡總有數天，或一兩個禮拜，或更長，都一直在下雨，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能聽得雨滴的步操，傾瀉的雨似乎要把整個城市都淹沒：雨季。

我手中拿著一疊大廈結構圖，雖然我不是測量師或建築師或什麼政府官員，但我還是能想象出我們將要闖入的，是一幢大廈，房間的隔間一目了然，上面用不用顏色的馬克筆畫了幾條路線，分別代表我們每一個人的行動。

窗外浙瀝下著雨，雨水在玻璃上拍打出擾人的噪音，麻衣打開了火機，煩悶的空氣多了一陣燃燒的煤油味。

火苗燃亮，麻衣的臉詭異地發著光，她手上拿著一盒d v。

那盒錄像。

「10月31日，就是這盒了吧。」

「對，沒錯，快處理掉，這樣就可以了。」

麻衣把dv帶翻來覆去的察看，在火光中幽幽的眼神掃視著手中的物事。

「麻衣姐！快燒掉吧。愛愛他們還在替我們混亂著保安.....！」我緊張地趨促。

「阿撚，你為什麼不懷疑我？」麻衣突然抬頭，在黑暗中問。

「什麼.....？」

「你就沒有想過，從頭到尾，這一切都是我策劃的嗎，從一開始，我就是想毀了小遙和信介。」

火光憧憧，麻衣笑了。

- -

「嗚欸，雨好大喔！」

由紀收起傘，走進社團室，愛愛一個人坐在裡面，她瞄了由紀一眼，臉上紅了起來。

「呵呵呵呵愛愛你幹嘛面紅，看到底我會想到什麼～快說快說快說快說快說快說快說！」

由紀一把衝過去，從後抱住愛愛，像之前無數次一樣亂摸亂捏，愛愛當然是羞著躲來躲去，我放下買回來的便當和飲料，放到桌面上，雖然是白天，但風雨交加的外頭黯然無光，我還是開了燈，愛愛面前放著寫了幾行的稿件。

「呼，這種天氣實在是受不了。」我隨口說，不管面前糾纏的兩人，打開便當，準備解決我的午餐。

「丫~！！！！我也要吃！！！」由紀立刻將愛愛放在第二位，搶了便當，坐在愛愛身邊，突然眼睛一轉，靠在愛愛的耳邊說了幾句我聽不到的話，愛愛望了我一眼，低下頭，面又紅了幾分，也拿起便當，打開，默默的吃起來。

「哎呀愛愛你不介意哦！好開明哦~」

「由紀你又在亂說什麼.....」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你心裡明白啦呵呵呵呵。」

我一點也不明白。

不論任何天氣任何未來，由紀似乎都能保持她那份高密度的能量，愛愛卻一直在不說話，眉宇間只是擔憂。

「沒事的，這雖然是犯罪，但其實很簡單，而且，麻衣早就策劃好了。沒事的。」我安慰著愛愛。

愛愛點了點頭，看著我：「我知道，可是.....小遙的事情，學長，你的要做嗎？」

我食了一半的便當，驀然停了手，正在咀嚼的白飯彷彿吃不下去。

「我口頭上是答應了，但，愛愛你知道，由紀你也知道，這是權宜說著.....」

要我跟小遙上床，開什麼玩笑，雖然小遙身材很好——在溫泉旅行時跟愛愛偷看過來了——但，不行，總之就是不行。

「為什麼信介前輩不自己一個做，要求麻衣和我們，我們始終不是誰吧.....」由紀問。

「我有這樣問過他，他說，那神社不是那麼容易進得去，他聽麻衣說過我們這團人之前的事情，所以就來找我們了。」

「是哦呵呵呵呵好刺激哦，這一次不知道會不會跟上一次在莉娜神社那邊一樣呢呵呵呵。」

「這次可真的是犯罪，被抓到的話，要到警察局去的。」

沒錯，我們這一次的任務是潛入，而目標——是大神社。

「小事啦，把那盒錄影帶毀了可以了吧。好厲害喔，好像什麼特務電影一樣，可惜保鏢叔叔沒有當過特務，不然就可以請教他們怎麼做了。」

我們的學校和莉娜的神社一樣，被規劃成都市更新的其中一帶，而跟財團勾搭的大神社，則負責用鬼神的招數來恐嚇土地所有者，壓低地價，我們學校也是目標之一，但學校有保安，亞矢她要我們學校鬧鬼，不是那麼容易，所以她去找了行政院人員的某人，去把保安程式和安全細節的文件偷來：小遙。

小遙偷了文件，交給了亞矢，而亞矢卻為莉娜在年初的反擊碰了臉灰，所以還沒有對我們學校下手，最近，亞矢準備新一輪的騷擾，而希望小遙可以配合。小遙拒絕，而亞矢卻拿出了要脅。

在小遙偷取文件的時候，閉路電視把她的罪行拍了下來，存放在一盒d v帶中，那就是小遙的罪證。

而其實我們也是證人的一份子。

小遙偷取文件的那天，是去年10月31日，我們玩戰爭遊戲時的碰到那個慌張的她，手上拿著，正是學校的保安資料。

沒錯，整個故事就是這樣，所有的伏線，竟然連在一起了。

- -

雨一直在下，雖然氣溫不低，但我們穿著黑色的雨衣的每個人，心裡總有某種寒意，我在雨中握緊愛愛的手，愛愛的手小而溫暖，不知道對她來說，我的是否也是一溫暖？

「OK，感覺可以了，莉娜，拜託你了。」

因為神社事件而跟我們站在同一陣線的莉娜，點了點頭，爬進雨中，很快，雨聲便隱沒了她的腳步聲。

我們所有人在雨中默不作聲靜待，過了片刻，風突然莫名增強起來，是莉娜！大巫女莉娜，風不斷增強，往神社裡吹襲，樹木搖曳發出樹支被拉扯的聲音，咿咿地像布條被扯斷，終於——轟，啪！

「成功了，莉娜好強！」由紀歡呼。

「神社裡所有人的注意都往倒下的樹木那邊去了，快進去。」

我們所有人由紀，愛愛，麻衣，紗綾，推開後門，走進大神社。

這實在不像是甜故該有的情節？對吧。

但我們還是進去了，暴雨不斷飛濺到我們的臉上，我們按照預先計劃好的分組，分開三批人行進，大神社的設計跟莉娜的神社沒有太大差別，都是傳統建築有若平的小平房，只是佔地較大。

我和麻衣負責潛入，麻美和愛愛負責把守中庭和接應，由紀和紗綾是遊擊兵，負責到處把守或誘敵，還有神社外團的大法師莉娜，我和麻衣早就穿了兩團的外衣和將鞋子包了膠袋，隨便一脫一丟，我們便全身乾淨爽，毫無水痕和腳印地潛入迴廊——我們這團人到底是幹嘛的？規劃人麻衣也太專業了吧。

由紀事前不知道透過什麼關係，把大神社的設計圖弄到手，麻衣雖然不是建築師也不是測量師更不是政府高官，卻輕易而舉把整個大神社的設計記在腦裡，她按照預定好的路線，走在我的前方，穿過一個又一個迴廊和天庭。

似乎沒有人想到有一群高中生和在雨夜潛入神社偷竊，一路上幾乎沒有碰到任何人。大神社的設計非常幽暗而且曲折，麻衣卻完全沒有迷路，似乎她早就來過這個神社一樣。

麻衣穿著一身黑色的衣服，一頭咖啡色的長髮綁起來了，隨著她輕盈又急促的步伐飄動，背景看不到到絲毫的猶疑，還記得，當麻衣和信介一起出現，社團室中的所有人都嚇了一跳，信介向我們解釋事件的原委，麻衣讓我們自己決定，同時開了兩個條件.....

「噓！」

麻衣忽然煞步，擺了一下手，她拉著我的手躲進一個廊間的暗處。

前後方都沒有人的腳步聲，只是我們前方的轉角隱約洩出燈光，我壓低了聲音：「怎麼了？」

「前面有聲音，你仔細聽。」

麻衣指了指轉角處的燈光，我專心聽了一回，還是聽不到什麼，麻衣從外側的牆上步伐一錯，貼到內側的床上，我依樣跟在她身邊，我終於聽到了麻衣所說的聲音——

啊.....好厲害.....插死我了.....大棒了丫.....老公.....呀丫.....

這是.....叫床聲？

麻衣回頭，隱約瞪了我一眼，打了一個手勢，要我蹲下來，我照做，和麻衣鬼祟地走出轉角，轉角外是兩扇大紙門，門後的空間應該蠻大，這樣拐出來，門後的呻吟聲更是明顯。

「嗯哦！！！老公——呀——輕點——亞矢妹妹要壞掉了哦——嗯哦、咕、啾、啾、啾.....唔！唔！唔！.....」

這種吞嚥和吸吮的聲音，燈光照亮了麻衣的臉，麻衣幽幽地揚起半邊嘴角，她用嘴型問我：要看嗎？

我還沒有回答，麻衣握住紙門，非常俐落地一使力，紙門無聲地往左移，麻衣靠在打開的門縫上，往我招了招手，我忍不住一靠頭過去，卻竟然看到了——

一個全身裸露的女人狗趴在被鋪上，另一個身材肥胖的男人從後握住她的屁股，不斷往前抽送，女人半閉著眼被弄得恍了神，而她面前又跪另一個身材相若的男人，一根又黑又大的陽物正被那女人含在嘴中。

兩個人男人前後夾攻，女人有氣無力的喘著氣，唾液從被陽具撐開的嘴裡滲出，滿臉欲紅，那女的看起來相貌不錯，還算是個美女，而且身材均稱，一對竹筍狀的軟乳前後晃動。

她就是亞矢嗎？那個曾經和莉娜對罵的巫女，那另外兩個男到底是.....亞矢後方的男人加速，她一時喘不過氣放開了口中的硬物，妖媚的雙眼半翻著，一臉欲仙欲死的哀號

「咕——呀哈——我還要吃——亞矢要吃老公的雞雞——老公不要再插呀——再插亞矢妹妹要高潮了——丫呀！不要丫——」

「噓 - 別看了，快走。」

麻衣突然手肘撞了我的一下，我差點沒慘叫出來，麻衣無聲無息地蹲著往前行，將紙門內淫穢的畫面



拋諸腦後，我只好跟上去，走了很遠，才聽不到亞矢的淫聲浪語。

我有點不太明白為什麼麻衣故意偷窺亞矢的淫行，這到底是.....單純好奇嗎？麻衣仍然什麼都沒有說，穿過了幾個走廊，我們停在某扇門前，這就是我們的目的地嗎？我握了握門把，鎖上了。

麻衣從口袋中摸出一條鑰匙，我瞪著雙眼，麻衣輕聲說：「我叫紗綾幫我從神社的保安那邊摸來的，怎麼做得到我也很想知道，不過這不重要，反正我們不是在演HITMAN。」

麻衣將鑰匙插入匙孔，卡擦一聲，門打開了。

我們打開門進去，順手關了門，裡面空氣鬱悶，滿滿是油墨跟書頁的霉味，窗簾沒有關上，依稀的夜色隨著雨水在窗上流動，這裡是文件室，我們要找的DV帶也就在這裡。

意料之外的簡單。麻衣的手掏裡口袋中，應該是要拿出火機了吧。

- -

很久很久以後。在游泳部的故事都已經結束了以後。信介和小遙結婚了，我們游泳部所有人都收到了喜帖。

還記得，婚宴的時候，信介沒有點名地感謝了很多年前的一班朋友，沒有她們，小遙不可以能好好地跟他一起，直到這一天。

我們幾乎所有人都出席了信介的婚禮——除了麻衣。

信介在婚宴的時候問完我麻衣的近況，便跟我說：

「我以為，麻衣也會來的，她在國外對吧。」

我點了點頭。

「沒有，你別誤會，哈哈我都結婚了，小遙會殺了我，那年那件事之後，我再也沒有見過麻衣，我還記得文化祭比賽那天她還刻意避開我，我寫給她的信，明信片她都不回，雖然我知道她收得到，可是，作為朋友，我還是想知道，她.....還好吧？」

我想起了麻衣很多年前的一幕，雨中的游泳池，便說：「麻衣她跟我說過：『以前的麻衣已經死了。』」

信介眨了眨眼，撫平了身上的禮服，手握著雞尾酒杯，淺淺呷了一口：「是的、原來如此.....那，幫我祝福現在的麻衣小姐。」

「嗯，一定親口傳達。」

「對了，你跟愛愛的婚事還好嗎.....」

- -

「你就沒有想過，從頭到尾，這一切都是我策劃的嗎，從一開始，我就是想毀了小遙和信介。」

「麻衣姐.....！」

麻衣的神情只讓我覺得她非常認真，但是認真地開玩笑，還是認真地說實話，我分不出來。

「你不覺得這一切都很巧合嗎？其實.....你還記得祭典那個晚上嗎？那天我哭，我灌醉自己，就是因為我碰到信介和小遙，我好恨呀，好恨為什麼那麼普通的一個女人能留在他身邊，為什麼我比小遙似乎沒什麼比下去的，卻連他的身體都留不住.....」

麻衣姐看著窗外滂沱的夜哭，在我面前踱步說著。

「是哦，為什麼呢？為什麼他們能在一起，而我卻孤獨一人，我開始跟蹤小遙，知道她出入大神社，和神社有勾結，我去查了神社的事情，知道小遙的行為一定會跟土地徵收有關，你還記得嗎？萬聖節的企劃，其實是我想出來的。」

對，沒錯，的確，那些精密的計算.....

「我翻查了學校的保安排班，發現了萬聖節那天晚上保安比較鬆散，你們不覺得奇怪，為什麼我們鬧過翻天都沒有人嗎？我就知道小遙那天晚上，搞不好會有什麼行動，結果，真的給我們碰上了，而學校的閉錄電視，是我偷偷去開的。」

「怎麼可能——！麻衣姐——！」

那年萬聖節的回憶仍然活躍在我的腦裡，紗綾的英姿，由紀的魔法少女，愛愛的木乃伊裝，我最後千鈞一髮的勝利，那夜的星空.....這一切都是我們的回憶，都是我們游泳部的美好回憶，只是麻衣她的為了復仇的計劃嗎！

「自從莉娜的神社事件，我知道了神社的幕後主持人是誰，就是那個3 P的亞矢，這盒DV帶，是我寄去給亞矢的，沒想到吧，這本來就是我的。」

「真的嗎，麻衣姐，所有這一切，都只是，都只是.....」

我雙手無法解釋地酸軟著，全身的力氣都似乎被抽走了，我皺眉看著眼前的麻衣。

「當然，我也有猜不到的事情，我不知道你和愛愛事先認識了信介，而不跟我說，我不知道，我們會有情人節那天，碰到信介，我甚至不知道亞矢會要脅小遙，甚至沒有想象，這一切可以怎樣拆散他們兩個，但有一天，信介全動找我去咖啡館，他非常頹廢地跟我說了這一切，我就知道，我的機會來了——那天，我甚至沒有哭，沒有像情人節那天那麼失控，因為，我最期待的畫面出現了。」

「麻衣姐.....妳、妳說的，都是真的嗎？」

麻衣玩弄著她手中的DV帶，看著我，眼神越過火光：

「至少，你沒辦法反駁我的話吧？你能證明，我所說的都是假的嗎？對吧——看你的表情、呵，那告訴我，阿撻，你為什麼不懷疑我？你就沒有想過，我為什麼要那麼好心去幫小遙嗎？」

有，我有懷疑過，但、為什麼、為什麼.....我毫不懷疑，我甚至連「相信」這個動詞都沒有用過，似乎麻衣跟我們，早就有了共識，那是不言自明的.....為什麼.....

「我想聽你的答案，告訴我，你為何，不懷疑我？」

- -

## 【2】

滋 - 滋 - 滋 -

正當我和麻衣對峙之際，我的手機突然震動起來，我們都說好了，情況有變，就用手機通知其他人。

我和麻衣幾乎同時拿出手機，麻衣也收到訊息了嗎？我拿出手機，來信者是愛愛：

快走，似乎被發現了。

我和麻衣互望一眼，我衝過去牽起麻衣的手：「我不管是不是妳在背後搞鬼，但我想妳一定不想被抓進警察局吧！」

「等一下——」麻衣有點反抗，但還是被拉著離開，我們離開文件室，原路回去，一路上留意著外頭的動靜，神社裡沒有任何守備或巡視，當我們重新經過亞矢的房間，燈關了，紙門後只有黑暗。

被發現了.....到底是什麼回事？

雨勢有增無減，甚至開始行雷閃電，庭園一陣黑一陣白，雷聲轟然在空氣中嗚叫，我的呼吸侷促起來，我們急步跑過迴廊。

「有人！」

我們快要走出庭院之院，麻衣輕呼著，果然，一個個穿著雨衣的身影在外庭裡徘徊，不少走進草叢裡，灌木叢裡踩踏，明顯是在搜尋可疑份子。我和麻衣躲在暗走廊的暗處，不敢作聲，外頭的人不斷巡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緊貼著麻衣，放輕身上的一切氣息，躲在迴廊的暗角處，麻衣的身體微微發抖，是冷了嗎？還是...雨聲，雷聲，風聲把一切的聲音都吞沒了，中庭明滅不定地閃現像屍人般遊走的身影，他們仍然在搜索中庭，似乎沒打算搜尋神社內部，正當我想要鬆半口氣，我和麻衣的手機又震動起來。

我們拿出來一看，又是愛愛：

學長！樹叢！救我！

閃電乍現，麻衣的臉被照得一片慘白，她半掩了嘴，收起手機就要衝出去，我拉住麻衣的手，麻衣甩手把我綻脫，我沉了聲音說：「妳想被發現了嗎！」

麻衣滿臉焦急，只說了兩個字：「愛愛！」

我握住麻衣的肩膀，苦笑起來：「就算我相信妳害過信介，我也不信妳會害愛愛，不要開玩笑了，麻衣姐。」

我舉起手，像掌摑又像撫摸地咻地觸碰著麻衣的臉。

麻衣只哀著眉看了我一眼，使放中庭看去，這時我們又收到了一封簡訊：

中庭左方！快被發現了！救我們！

「愛愛！」麻衣半個身體衝進雨下，我連拉也連不住，整個上半身立刻濕透，我伸手，攔腰把她截下來，麻衣回頭拉著我的上衣，焦急地踩著腳。

我扶著麻衣的肩膀，「雖然我還是不知道妳是不是真的背後操縱了一切，但.....我是男的，我一個人給抓住就好了——」

「撚——！」

「等一下我給抓住了以後，我儘量拖時間，妳跟愛愛快跑，錄影帶妳要怎樣處理也好.....」

「不、不——！」

麻衣拉著我的胸口，天空像暴濤的閃光連同狂想湧現，頻繁的閃光令我已無法看清麻衣的臉，她好像說了什麼，但被雷聲掩蓋了，她拉著我的胸膛，不斷地說著我沒法聽見的話，她和我之間彷彿被風暴隔開了，我只握了握她的手，正當我決定要走出去——

咻~~~~~咻！！！！！！

天空中傳來跟雷聲相同的巨響，我和麻衣一呆，庭院中所有的搜尋者也抬起頭來，然後又是類似的聲響：

咻~~~咻！咻！咻！咻！咻！咻！

不像跟雷聲的沉重感，這聲音像解放，也像節慶，那是.....天空中閃得奇異的顏色，紅、黃、綠交錯閃爍，中庭的身影全都往某個方向走去了，中庭清空，我們麻衣慌忙走出去。

「煙火！可是.....為什麼.....？」

有人在雨中放著大型的煙花，天空中爆發出一輪又一輪燦爛的飛焰，雨點，雲層被照得一目了然，連雷聲也比下去了，像祭束的最後，大量的煙花無間斷地綻放。

「麻衣姐，趁現在走吧！」

「可是，愛愛！」

我們在雨中叫喚著，臉被照得一片綠一片紅。

「有人在幫我們，那愛愛也一定會沒事的！」

我拉起麻衣的手，走向中庭的出口，我們的作戰計劃中並沒有煙花這一環，而且最有謀略的麻衣就在我身邊，連她都驚訝，那就一定不是她的設定.....到底是誰，我們沒有人有帶煙火，是在家待命的藤浦姐嗎？不是、愛愛她們的家離這邊很遠，而且也不可能有那麼多的煙火.....

煙火似乎無盡無窮，在這華麗的掩蓋下，我和麻衣雨中飛奔，離開了中庭，飛奔到附近的一條後巷，那是我們預定說好，行動成功後的集會點，幾個身影已站在那裡，我們走近一看，是紗綾，由紀和莉娜。

「愛愛呢！愛愛她在哪！？」

麻衣拉著由紀慌張地問，髮絮被臉，由紀被麻衣的慌張嚇了一跳：「怎麼了！愛愛她怎麼了！麻衣姐妳先別慌——」

莉娜這時候過來拉開麻衣和由紀，想要講話之際，我們身後傳來了腳步聲，我們轉頭一望，紗綾拿起手電筒照過去，正是喘著氣的愛愛和麻美。

麻衣看見了愛愛，雙瞳一茫，滿滿笑了之後，身體一軟，整個人倒在由紀身上，由紀差點支撐不住，我過去幫忙抱住麻衣的身體，我拍了拍麻衣的臉，沒有反應，莉娜摸著麻衣的額頭：

「有點發燒。」

我和由紀心裡暗驚地望看莉娜，我們都經歷過.....莉娜看見我們的神情卻忍俊不禁。

「這次是自然現象啦，可能是學姐精神太緊張而已.....」

愛愛紅著鼻頭，臉上流著不知是雨水還是淚水，她猛拉著我的身體逼問說：「三姐她怎麼了！學長！三姐她怎麼了.....！」

我沒理她的問題，反過來問她說：「剛才妳不是求救，所以最後也是因為煙火.....？」

由紀和紗綾聽見「求救」都神色一變，唯獨是莉娜靜靜地撫著麻衣的額頭。

愛愛說：「對，我們躲在樹叢裡差點被發現，千鈞一髮之際也是因為煙火所以才能趁亂出來，煙火不是我們放的嗎，我還以為是由紀或是三姐.....」

「不、不是.....不是我.....」

搞不清楚狀況的由紀只得搖頭。

我皺起眉頭：「那奇怪了，煙火到底是.....」

「是我們哦！哥哥姊姊們好久不見了！」

我們所有回頭一看，莉娜率先笑著走向聲音來處，那是並排的4個身影，高低錯落，童話中那些四處旅行的哈比人，稻植，初空，睦，彌生。

而他們手上，都拿著火機。

- -

我將錄影帶交給信介，信介幾乎要跪下的接過，他低著頭：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麻衣她一定辦得到，她太聰明了，那麼聰明的她.....一定會.....」

我們在病房門外，高燒不退的麻衣被送進了附近的民營醫院，莉娜幫麻衣祈了福，說她也只能勉強幫麻衣安靜心靈，這次麻衣真的是病倒了。

我和信介在病房外無人的長椅上坐下來，他抑壓地將低著頭，說：「這一次真的不知道該怎樣感謝麻衣才好.....」

我仍然想著麻衣說的一切，她才是始作俑者，她才是造成這一切的元兇.....麻衣昏倒後，我偷偷拿去了錄影帶，信介知道聽說麻衣成功了也發燒了，便也趕來了醫院。

「關於那個兩個條件.....」

信介先說了，他面有難色望看我，我只好說：「當初我是權宜答應著麻衣，這種事我做不出來，前輩你放心。」

「是嘛.....那次我聽小遙說起這件事，整個人都慌了，莫名卻只想到麻衣，你應該知道吧，情人節那天之後，我有去找個麻衣，她也答應出來，雖然我們都只是喝個咖啡，聊聊近況和你們，麻衣提起你們這一年的事情時還顯得很開心，她一直那毒撻那毒撻地說你，又說到巫女，小愛的很多故事，我還以為，她已經能跟我重新成為朋友.....沒想到、沒想到，她竟然會開出這樣的條件.....」

「小遙小姐呢？她知道嗎？」

「我沒有跟她說麻衣或是你們的事，只跟她說，我會想辦法把錄影帶拿回來。」

「是哦。」

我們一時沒了話，信介把弄著手中的DV帶，醫院乾淨得刺眼的白色走廊令人有一種被切割的孤獨感，心裡的所有都被手術刀一刀一刀的割開，我知道，我和信介心裡都有太多糾結的心脈。

不知道我們沉默了多久，病房門突然打開了，負責看顧麻衣的愛愛走出來，她有點不知所措地說：「三姐醒了.....可是燒還未退.....」

「她醒了，那我進去看看她。」信介立馬起來說，可是卻被愛愛攔下。

「三姐說，她只要見學長一個，其他人都不要進去，誰也不要，包括我.....」

信介和愛愛轉過頭來看著我，我勉強挽起一個微笑，我捏了捏愛愛的小臉：「嗯，那我進去。」

我推開門，麻衣卻在說電話，她躺在床上：「好的，我等妳。」

「妳」？不知道電話裡的是誰，她看到我進來，便掛了線，她臉泛紅暈，雙眼有點混濁，躺在床上粗重地吐息，我拉過椅子坐在她身邊，撫了撫她的額頭，仍然好燙，這至少有38度。

「錄影帶你交給他了？」麻衣問。

我點了點頭。

麻衣閉了眼，深深吸了一口氣，又呼出來，虛弱地說：「那你答應過我的事呢？」

她指的是小遙的事情，我皺著眉急道：「夠了麻衣，妳不要再鬧這個，妳講的話我一個字都不相信，我他媽的才不相信妳會這樣做——」

「為什麼？我就說過，我幫忙她們就是想拆散她們，失敗了，小遙會被要脅一輩子；成功了，你就要跟小遙做愛，他就要看著她心愛的女人被別的男人上，這本來就是我的計劃，你知道，他也知道，也答應過了。」

麻衣看著天花，雙眼直視，冷冷地說，

「可是，可是事情已經解決了——」

「我剛才那通電話是打給小遙的，我把一切都說了，果然信介一個字都沒跟她說。呵呵呵。」

那是小遙！？我突然眼前一片赤紅，身體不能自控霍地站起，椅子往後一跌，發出墜地的巨響，左手手掌舉起，妳這惡魔——

「怎麼，想打我嗎？你要恨我了嗎？好老公。」

麻衣看著我，臉上一抹被詛咒而石化似的冷笑。

「妳、妳、妳真那麼想要拆散信介和小遙嗎！妳真的那麼介意嗎！就算我跟小遙上床又怎樣，就算信介和小遙分手了又怎樣！他就會重新愛上妳嗎！他就會重新跟妳在一起嗎！這有意義嗎！」

「沒有。」

麻衣簡潔地回答。瞳孔像漩渦般人空洞下來。

「這一切本來就沒有意義，人為何要相愛，為何要取悅對方，為何要把對方的心思都攬到自己身上，為何當發現承受不了，又一走了之，或默默地忍受下去，這有意義嗎？你告訴我，愛或不愛，做愛或不做愛，這一切都有意義嗎？」

我深吸了口氣，扶起椅子，卻突然想起了某件事。

「麻衣，你記得撚太郎嗎？」

「撚太郎……？」麻衣歪起頭看著我。

這時候，病房門發出咯咯兩聲，然後有人說：「是我。」

那是.....小遙的聲音。

小遙推開門，木無表情，站出來，她看著麻衣：「妳說的，我都知道了。」

「是哦，妳沒意見？」

「沒有，這是我男人答應妳的，他扛下來的負責，我也要負。」

麻衣眨了眨眼，微笑地看著我。

「等一下，小遙小姐，你不用管這個.....」

這時候，麻衣從在被鋪中摸索著，拿出一盒DV帶。

「麻衣——！」我大喝一聲，鼻孔中吐著憤怒。

「你們有看過電影吧，罪證怎麼可能只有一盒。不過我沒想到我會暈倒喔，只是，呵.....你知道知，我向來都這樣，我說過的，我的靈魂，早就賣給梅菲斯特了。」

「是哦，沒關係的，反正，我就是栽在妳手裡就是了，我大概明白信介為什麼要離開妳了。」

小遙嘲諷著說，而麻衣卻沒有任何回應。

「那邊是廁所，你們等一下進去後，就在裡面做，我會聽著，直到你們高潮為止。」

麻衣指著房間的獨立廁所。

「對不起，給我兩分鐘。算是給我上個廁所。」

我無力地說著，麻衣和小遙沒有回答，我徑自走進廁所。

- -

小遙脫下外套，裡面是一套普通的襯衫，脫開襯衫的一顆顆鈕扣，露出黑色的胸罩，包裹著一對美麗的渾圓美乳，她自行彎手到背後，扣帶解開，碗形的美乳在燈光下嬌豔無比，半球著的堅挺美乳配深紅色的峰巒。

然後小遙又脫下了褲子，內褲是常見的黑色T-BACK，小遙勾起邊緣將內褲滑落，深紅的蜜穴在黑色的毛髮下，小遙的身材非常曼妙，大小前後都後都適中，不過火也不落後於人。

小遙背過身，扶著廁所的牆壁，挺起有點瘦弱的臀部，昂首的下身抵住小遙的腿間，扶好位置，一桿而入，開始流暢地抽插起來。

「啊丫！唔！哦哦——！哈.....呀！喔丫——！！」

小遙的浪叫在廁所中迴盪著，我想，她大概是刻意讓麻衣聽到。



我走向醫院的走廊，愛愛像看到鬼一樣瞪著眼，怔怔說不出話。

「學、學長你怎麼會——！那裡面的是？」

「信介呀。」我笑了笑說。

「等一下，前輩他沒有進去呀，剛才前輩說要去辦點事離開之後.....我一直在都門前，學長你是怎麼、從哪裡.....」

我一把抱起愛愛的腰，吻了吻她的臉，對依然一臉驚愕的愛愛說：「我怎麼可能做出這種事？你以為我真的來者不拒哦？」

「可、可是那到底是.....？」愛愛不解地看著我和房門。

小遙和信介在做了吧，隔了兩扇門，我還是隱約聽到叫床聲。

「這邊是一樓，而且，廁所的窗戶沒有關哦，外面就是平地，很簡單就能爬出來了。」

愛愛把雙眼瞪得大大的，這次是我看著她最驚訝的表情。

我失笑起來：「妳也太驚訝了吧，這很簡單呀，我和小遙進去，把門鎖上，我借口上廁所，傳了簡訊給信介，他配合偷龍轉鳳，然後讓麻衣聽到那叫聲就好了。這次換我來算計麻衣了.....」

「不，學長.....那個.....那個窗戶.....」

「怎麼了嗎.....？」

「那個窗戶，是三姐剛才叫我打開的，她說要通風，而且剛才在救護車上，她有醒來一陣子，她特別吩咐要一樓的病房，我以為她的發燒有點意識不清，可是她就堅持，堅持要一樓的病房.....」

這.....

這個.....

我的腦像剎那停止了運作，到我恢復意識的時候，我已經在病房裡，站在麻衣身邊，廁所一直傳來小遙的叫床聲。

「丫！恩！！！再來丫！！阿撚你好厲害呀！！！幹得我好爽呀！丫！」

小遙配合著演出，一直在叫我的名字，我注視著病床上的麻衣。

麻衣她還是冷冷的表情，空洞地看著天花。

只是，她的眼角，不斷地流著淚。不斷地。

她沒有哭，沒有發出任何的聲音，鼻頭沒有紅，也沒有抽噎，她只是一直在流淚，偶爾機械式地眨眼

· 流淚 · 眨眼 · 流淚。

「哦！好棒！！插壞我了呀！！阿撚你好大呀！！麻衣！丫！麻衣阿撚他好強呀！噫丫！！！」

廁所傳來肉體的碰撞聲，我坐在床上，坐在麻衣的身邊，伸手，抹去了她臉上的眼淚，我一抹，眼淚又流下來，再抹，眼淚還是一直流，眼淚淹得眼都紅了。

我低下頭來，麻衣轉眼看著我，紅紅的眼睛朝我微微一笑，我說：

「麻衣，我和由紀，有一個乾兒子，叫撚太郎哦。」

麻衣的眼淚繞到下巴，點了點頭，她沒有說話，沒有回應，一邊流淚，一邊微笑。

「快點！再快點！把我插死！丫哈！好爽哦！！原來跟阿撚你做愛是那麼爽的！」

麻衣閉了眼，新一輪淚水又滲滿了臉，枕頭上兩片深色的水濕。

「撚太郎他好可愛，真的有點像我呢——哈哈，開玩笑啦，妳有看過剛出生的孩子嗎？原來是那麼美麗，那麼動人。」

麻衣的眼淚源源不絕，透明的兩行清澈，在麻衣的笑顏上泛著光，她聽完了我的話，抿著顫抖的唇，輕輕頷首。

「丫——好深哦——麻衣我要去了！！我被阿撚幹到要去了，要去了哦——呀丫——！！」

我撫著麻衣的臉，泉湧的眼液沾濕了我的雙手，我用被淚水溫熱的雙手撫弄著麻衣的紅潤臉龐，她的臉從燙手變得慢慢降溫，她的下巴痙攣起來，每呼吸一次，淚就一直流，眼淚太重，麻衣似乎要窒息。

「下一次，我們去看撚太郎好不好？看一下我和由紀親自看著他出生的孩子，看一下那個因為你，因為我們的經歷和玩笑而命名的小生命。」

麻衣笑了，一邊哭，一邊笑了，臉上露出幸福的微笑，瞳孔被淚水所淹沒，我低頭，吻了吻她的眼角，呷了一口溫熱的、略帶咸味的苦澀。

「噢哦哦哦哦哦哦！！！！老公！！阿撚好老公！！麻衣，老公他要射了！！！射精了！！射出好多好多的精液給我了——丫！！！！」

麻衣舔了舔滿是淚水的雙唇，用幾乎快要窒息的聲音說：

「最後一次了，我想聽，我想知道，你喜歡我嗎？阿撚，你喜歡麻衣嗎？」

我抱著麻衣的頭，麻衣把頭埋在我的頸間，溫熱的液水沾濕後來帶來微微的涼意，淚水無言，傾瀉一切：麻衣，我知道的，我知道的，妳最愛的始終是他，妳答應該幫助他不是為了報復，妳要幫助小遙，只是因為妳愛他勝過一切，妳希望他可以跟小遙一起，可以跟小遙永永遠遠幸福快樂地一起，就算妳再難過，妳再難受，妳都要讓他獲得幸福，妳知道，如果妳讓小遙欠你的人情，他就不可能那麼乾脆，妳太了解他了，妳太清楚他了，妳愛他，甚至令所有人恨妳也在所不惜.....

眼淚太重，金色翅膀的她再一次墜落了。

「呀——射了——老公——你射了好多喔——我愛你喔！！我愛死你了——丫丫丫丫——！！！」

廁所裡安靜下來，只有窗外依依的雨聲，我抱著麻衣，那天情人節的時候，她本來要說的一句話，我們本來可以交託給對方的一句話。

我緊緊地抱住她，讓她聽著我的心跳。

「我愛你，麻衣。」

- -

### 【3】

我拿起膠叉，勾了一小片咖啡色的蛋糕，放進嘴裡，柔軟觸應的咖啡香，可是——

「嗚欸！這也太甜了吧！」

「呃、哈哈哈哈我還以為這很對你的口味，來，水。」

我接過水瓶，灌了一口水嗽著口，企圖把味道沖淡。

「嗯，也許是我昨天糖下太多了，奇怪了，我明明按著麻美的食譜來做的.....為什麼？算了，我就是這方面比不上麻美。」

麻衣困惑地望著那被我只吃了一口的蛋糕，麻衣上個禮拜跟藤浦姐學著編圍巾，結果編出了一條像蛇的爛布，前天又學愛愛去寫故事，結果只寫了兩頁就放棄說自己沒有天份，然後昨天.....又去找麻美學做蛋糕。

「看起我對這些生活真的一點天份都沒有呀哈～算了。」

麻衣把蛋糕拿去，丟在社團室的垃圾團中，從書包中拿出一本英文書，The guide of Studying Abroad? 外國留學指南.....?

「.....那個，妳也要去留學嗎？」

麻衣挑起了眼眉：「『也要？』」

我便說出了由紀畢業以後要去那個.....什麼堡地方留學的事情，麻衣一臉頷首理解的表情。

「由紀家那麼有錢到那邊留學都可以了，我可要辛辛苦苦地考個獎學金才行呢.....」

麻衣隨手地翻著那本留學指南，支起頤來，滿臉受不了的表情。

「所以.....妳是認真的？」

「當然呀，我們國家的大學那麼無聊，考試他媽的難然後進去就是夜店喝酒做愛群交——這不是埋沒了我的語言天份嗎？」

麻衣彎起眼睛，向我拋來無以名狀的妖媚。

「呃.....哦。」

「嗯哼~哼~哼~哼~」麻衣隨口哼著歌，窗上仍然流著雨，這兩天雨勢減弱了，可是還是不見天日，沒日沒夜的下著細雨。「哎~赫爾辛基大學.....芬蘭好像不錯喔，Oikea? Rakastan sinua~！」

麻衣看著書頁上的彩色圖片，嘴中唸了幾個奇怪的外文單詞。

「你有看過《Lord of the Rings》嗎？據說精靈的語言就是根據芬蘭語來的，呵呵呵我也學了幾句呢，好吧，那就是芬蘭吧。」麻衣低頭，認真掃視著書頁上凡文字。

為什麼我覺得有一種不真實感？芬蘭到底在哪，在歐洲嗎？

「等一下，那是、那是認真的嗎？」

麻衣抬頭看著我：「當然呀，去看由紀的時候記得要來要順便找我玩喔。」

她認真的讀著書上的資料，似乎不是開玩笑，算了，我從來沒有一次成功捉準過麻衣的想法，我拿起書包，收拾好了一切，起身準備離開。

「要回去了嗎？」麻衣問。

「不，我先去訓練。」

麻衣看了看雨痕橫流的窗：「可是在下雨呢。」

「進了水還不一樣是濕的，信.....信介教了我很多，我想趁我記得，不要懶著不練。而且這種天氣一定沒有人，一個人佔著泳池不是很爽嗎？」

我猶疑了那麼兩秒，才說出了信介的名字，但麻衣似乎沒有在意，只「是哦」一聲：「好吧，那再見。」

- -

雨還是一直在下。

像雪花的雨絲在泳池上方飄落，雨絲落在池面，織起了一片乳白的毛絨，天氣沒有特別冷，密雲滿佈，我的皮膚感到點狀的涼意，我做完的熱身運動，站在跳台上，彎身，凝靜，大腿蓄滿力量，一蹬一跳，銳射入水，充滿氯氣的池水裡，隔絕所有的聲音。

信介一直向我道謝，一直說要報答我，不管什麼都好，我便只好說：那教我游泳吧。

我游了一圈自由泳，不知道速度如何？我蹬腿轉身，改成蛙式。

那天晚上，莉娜的四位弟弟的關鍵援兵是莉娜的主意，她突然想到神社裡有慶典用的煙火，搞不好可以派上用場，再加上小孩子不會被懷疑，便偷偷吩咐了他們準備，只是想不到，果然還真的發揮作用了。

我收起蛙式，感覺腿部的動作始終不太俐落，跟信介所定的標準還是差太遠，我又換回了自由式，繼續往前游。

小遙的威脅解除了，甚至土地徵收都暫緩了一段時間，我們潛入神社隔天的報紙新聞上，出現了「神社巫女與大財團不倫關係」的號外，報紙登出一系列的照片，正是亞矢3p的畫面，亞矢的臉上打了黑條，但這件事我想已經給她帶來了不小的麻煩。

那天我們偷窺的時候，麻衣手中應該拿著她的手機吧？

我心裡沒有數，大概來回遊了二三十圈了吧，信介說，體能肺活量可以用跑步等等的簡單運動來訓練，與其一次遊個五十圈，不如分開每次二十圈 / 三十圈，專心練好動作。

我停了下來，冒頭出水，舒緩呼吸，雨勢好像變急了，我抬起頭，雨絲從天而降，放射性地劃出白色的水線，源源不絕的冰冷打落我的臉。

「游得很好哦，學他學得很像呢。」

我回頭，雨中的池邊站著一個身影。

「或許，你繼續練下去，就能贏他了。」

麻衣穿著白色的浴袍，走到離開最近的池邊，她沒有撐傘，棕色的髮絲都已經濕了，鬢絮貼在她紅潤的臉上。

「好冷，水裡應該反而比較溫暖吧。」

麻衣解開浴袍的腰帶，浴袍像天使的羽毛一樣軟軟垂落，而裡面的——是她的裸體。

「麻衣姐……！」

「真的呢，都沒有人，我還沒試過裸泳呢。」

她坐在池邊，拿起橡膠圈綁了頭髮，彎身跌進水裡，水裡折射著冰藍的波紋，隱約是她那美麗的肉體。她一蹬腿，便游起自由式來，她的專長是蛙式，自由式卻也不差，流麗的動作撥著水，沒多久便遊了一圈來回，她停下來，在浮動的池水中像舞蹈一樣躍動到我面前。

「我游得還好吧，他有教過我自由式，可是我就是練不上手。」

麻衣笑說，她愈貼愈近，終於，我在水裡感受到兩團溫熱，既柔軟又充滿彈性，她說：「我這幾天在想，如果再一次破處，會怎樣呢？」

「咦.....？」

麻衣在手中伸手抱住了我，我不自覺地抬起手，跟她在水中相擁，池水令她的肌膚變得有點不實在。

「我的第一次只給了一個普通的屁小孩，我們四姊妹除了愛愛對處女都不太在意，隨隨便便就送了給連名字都想不起來的人了。可是之前跟他一起的時候，我偶爾也會想，如果我的第一次能給他那也不錯.....雖然不可能，呵。」

麻衣抬起頭，半閉了眼，我自然地吻著她的嘴唇，依然是那麼豐潤，自此情人節後，我們再也沒有發生關係，我跟麻衣捲動著舌頭，用相吻去重新尋找那熟悉的感覺。水中的浮力令我們有站不穩，只能用力抓緊對方的身體，我的雙手開始在麻衣身上遊移，麻衣在水中變輕了，她的雙乳，她的臀部，她的背部都失去了重量，我的雙手最後選擇了她的胸鋪，在手中輕輕地捏著。

「嗯.....呀.....在水裡的感覺好奇怪.....你的手像消失了，卻又有著力道——嗯.....哈呀.....」

麻衣主動握住我的褲檔，早起挺立的下體在泳褲中突起了一脈山丘，麻衣的嫩指在手中上下來回觸摸，酥癢的觸感令我不斷充血，我愛撫著她的一對美乳，用姆指拭著一對因為水溫而疙瘩的尖端，麻衣輕輕地哼著舒暢的呻吟。

「丫.....哎呀.....太久沒做了.....那麼敏感.....嗯.....來.....」

麻衣拉著我飄到池邊去，她背靠在池邊，雙手在水中伸進了我的褲沿，貼身的泳褲包緊了麻衣的放下探的雙手，我專心地吻著她的臉側，雙手在她的美乳上捏過不停，麻衣挺著腰，像在鼓勵我的動作，這時她除下了我的泳褲，我的下身貼著她溫暖的小腹。

她握住我的下身隨手套弄了幾下，歪嘴笑說：「是不是跟水上比起來有點遲鈍.....嘻.....」

的確似乎是因為水深浮力的關係，麻衣掌心所帶來的快感變弱了，血液的脈動變得像隔了一道無形的膜，儘管我還是在麻衣的套弄不斷跳動，感覺到一道熱力開始從根部升起，往頂端充填。我扶著麻衣左腿，另一手伸進她的腿間，毛髮變得像海草一樣輕舞，我撓動著她的潮熱的頂蒂，她雙腿幾乎一軟，慌忙抓住我的肩膀「丫——！嗯.....再摸一下人家的咪咪嘛.....丫哈——再弄呀.....呀.....再弄.....嗯！」我聽從麻衣的吩咐，一手握住她的一邊搓揉，另一手挑弄著水中的小豆，然後慢慢下探，搔著那在冰冷的水中滲著出暖流的美穴，麻衣喘了口氣，瞪弄著媚眼，伸起左邊的美腿，夾著我的腰間，像水母的觸鬚。

我雙扶著她的腰，沉下身子，抬起她彷彿蜚遊著的腰，麻衣伸手握住了我的下身，頂著她的門庭，龜頭剎那感受到她的體溫，她軟軟哼了一聲，我順勢一推，送進了半桿。「啊~~~嗯.....呀丫.....好熱哦.....哦！哦！再進去點.....」

我提起腰，聽著麻衣那膩人的浪叫，抽送著下身，池水承托著麻衣的體重，麻衣輕盈地挺出了腰，讓蜜穴更加前挺，輕擺著腰配合著我的抽插，她反手扶住池邊，我挽著她的腰，握實她的美乳，下身被快感所侵占。「嘻.....好棒.....丫、老公好會弄.....呀.....快點.....再用力點.....哎呀.....」我們的動作激起一圈圈的水波，整個池面翻起了浪，在水中的動作沒有在水面那麼緊密，麻衣的腔內滲進了水，我下身的動作也要更用力，才能將池水推開，抵達敵陣，但麻衣卻十分受用，抬頭呼著情欲的氣息，喉間吟著美滿的低沉。「嗯.....哼呀.....丫丫.....想射了嗎？丫.....為什麼跟我做總是那麼快就來嘛.....呀.....」可能是因為剛運動完畢，腎上腺的分泌令我就算在水中動作不靈活，龜頭也已經酥麻得接近臨

界，麻衣喘著氣，放開池邊，緊緊地抱著我，我們的肉體相貼，耳畔都是麻衣的淫叫，我緊握她的兩片豐臀，抵到深處緊密突刺，用前端猛烈地摩擦麻衣滲滿愛液的花心，麻衣被弄得花心亂顛，微微一陣痙攣，我便決堤的射了。

「呃呀.....、呀.....在水裡其實感覺不到呢呵呵呵.....」

麻衣笑得有點險陰，她伸手握住我的底端，按摩著我發射後的根莖：「嘻～在水裡射是不是要特別用力，辛苦你了，不過.....我還沒有真的去哦.....來——」麻衣輕輕一推，便離開了我的身體，她扶邊池邊一撐，便翻身上水，她朝我伸出了手，我握住她的手，借力便也輕易地離開泳池。

我們兩人赤身裸體地站在池邊，雨變大了，濺著我們的身體，麻衣拉著我在展開地浴袍坐著，她按著我的胸膛，抬起頭吻著的臉頰，每一吻都吻得溫柔，我捏起飽滿的雙乳，擠出乳上的水滴，麻衣扶著我的開始半軟的下身，突然媚眼一拋，便低下頭去，含住了我的半根。

「哼哼.....唔.....咻——咻——咧——都是氯水的味道——咕.....啾——」

麻衣完全掌握了我的弱點，有致地吸啜著我的前端，用舌頭舔弄我的剛噴發完的馬眼，偶爾放開口，側起臉用舌尖撓動龜頭與小莖的交接處，那裡的皮膚最薄也最敏感，麻衣按著我完全沒有軟下去的硬物，指尖往尿道一壓，透明的水珠立刻流洩。

「啾～哈呀.....咕嗯——嗯.....嗯.....嗯.....」

雨水淋濕了我倆的身軀，麻衣愈含愈深，大半根被她舌沒了，口腔的溫熱和吸力令我無力招架，我的前端亂顛不停，我堅持著不要放鬆，麻衣抬眼看著我百忍成金的表情，笑著放開了口。

「呵呵呵訓練還不夠，二姐和愛愛要加把勁才對。」

麻衣撐起身，胸前的美乳一盪，雨水在她一雙渾圓的曲線上濺出了水花，流過粉色的乳首，在尖端漏著乳汁似的水滴。我忍不住低頭（男性本能？），承住乳肉，來回左右兩邊的舔著麻衣乳尖上的雨水。

「依呀——好癢哦.....呀.....不要唔.....嗯.....呀.....放輕點嘛.....」

我吸得麻衣兩顆都充起血來，泛著肉欲的豔紅，才惜得換成雙手搓弄，麻衣跪起來，跨在我的身上，扶著我擎天的陽物，腰支一扭，舌尖一舔，便壓下身體套了進去。

「丫！丫！丫！丫！丫！丫！.....果然、還是水上舒服.....呀丫！我要、我要.....」

我抱著麻衣腰，讓麻衣穩穩地扶著的肩膀拋動，她扭著柔軟的腰支，使起蜜穴，用肉壁套弄著我的整根，我毫無用武之地地只能低頭吻著她的乳房，我們揮灑著漫天的雨水，麻衣突然側過頭，咬著我的肩膀。

「呃呀.....麻衣姐！！」

我起初以為麻衣只是一時興起，她卻愈咬愈深，我的肩火灼般通，她的下身卻綿密地扭動，將我的龜頭套弄得酸麻交替，我抱著麻衣的軀體，閉著眼忍受肩上痛楚，終於，麻衣放開了口，嘴角卻沾上了血。我轉頭一看，肩頭竟給她咬破，流著血。

「呀.....哈.....殺了我.....殺了我——！」

我驚訝地看著麻衣，麻衣的愛液泛濫著花心，她一抬一套，被小莖撐開的蜜穴便滲出透明的舔液，麻衣彎起手，緊抱著我的頸間，我分別握住的她爆乳和屁股，手中揉弄不停，麻衣滿臉緋紅，閉上眼，花心一陣陣的顫抖。

「快點.....呃呀——殺了我——」

「麻衣姐.....！？」

麻衣一邊動作，一邊捉起我的雙手，拉往她的頸上，放在她的膀子旁邊，壓著我的掌心。

「妳、妳在幹嘛！快停.....」

暴雨忽起傾瀉，麻衣抬起了頭，雨水在她的眼角流落，她冷眼看著我：

「快點——嗚——快點.....快點殺了麻衣——！」

麻衣紅著眼眶，暴雨在她的臉濺出了淚，我的下身被她套弄得滾熱，馬眼開眼緊縮，下身高漲的快感讓我意識迷糊，麻衣壓著我的雙手，將掌心收緊，我感受到麻衣的氣管和頸骨，她急促地喘著氣，臉上皺著痛苦的眉頭。

「麻衣姐.....快停手.....不要.....」

「再用力.....用力點.....麻衣、麻衣呃呀.....殺了麻衣.....！」

大雨滂沱，麻衣的下身擠壓著我的硬物，我的前端充滿了蓄勢待發的體液，——殺了妳嗎——殺了麻衣嗎——不行，我要射了——麻衣！麻衣姐——！呀——不行了啦——！快殺了我——麻衣、麻衣要死了——丫——麻衣姐、麻衣姐——！！

「呃呀————！」

我眼前一白，雨水激打著我的腦袋，馬眼劇烈刺痛，我射出第二發熱濁，麻衣被我一燙，美臀一顛，花心戰抖不停，流著稠密的淫水逼壓著我發射中的下半身。

麻衣喘著氣，雙唇張開，天地間只有我們呼吸的聲音。

「麻衣姐.....？」

我慌忙地放開握住她喉嚨的雙手，她身體一軟，倒在我的身上。

「麻衣！麻衣！妳還好吧！？」

我緊張地咆哮著，半響，她才抬起頭，濕透的髮絲像深色的淚在她臉上帶著雨水，我撥開她的長髮，撫著她的臉，她微微笑了。



「麻衣.....已經死了，以前的麻衣已經死了。」

雨停了，空氣開始沉靜起來，我抱著赤裸的麻衣，深深地緊抱著，她像睡著一樣靠在我的肩上，舔著我肩上的傷口，血液滴落，流到我們的交合處，精液互相滲透，殘留在麻衣的下身。

彷彿初夜。

PART16 他×他 完

# END：撚撚×麻美×麻衣×紗綾×莉娜×由紀×藤浦×愛愛

## - 小毒撚

我拿著泳帽，坐在更衣室中的長椅上。

藤浦姐把泳帽打理得很乾爽，充滿柔軟感，不會太乾燥也不會太堅韌，她大概用手是揉乾淨了很多次，又大概把她晾在家中的露台上曬乾，或許有用了點衣物柔順劑和香油，或許只是沾上了她家中花朵的香氣。

我戴上泳帽，走出更衣室，外面陽出普照，六月，初夏的陽光，我的皮膚感受到溫和的熱度，我走到比賽場上，觀眾台上坐滿了觀眾，學校文化祭的噱頭吸引了非常多的學生來觀看這場游泳比賽，而且這一次不只學校學生能參加，區內的所有任何人等也可以參與。

「撚撚加油，游泳部必勝！喝！喝！撚撚加油，游泳部必勝！喝！喝！撚撚加油，游泳部必勝！喝！喝！撚撚加油，游泳部必勝！喝！喝！」

觀眾上來傳來一連串的叫喚，那是麻美，她不知道從那裡帶來一幅白布，畫成東歪西倒的旗幟，旁邊是打氣團，愛愛，藤浦姐，由紀，紗綾和莉娜。

由紀拿著一個小喇叭一直吹，試圖配合麻美一邊亂舞一邊鬼叫的口號，一團人發出一埋無以名狀的噪音，身邊的觀眾都投來奇怪的目光。

我朝她們揮了揮手，便起到起步跳台前，在我旁邊的，正是信介。

「嗨，有信心嗎？」

他握了握我的手，依然是完美的身材和完美的笑容，他穿著名牌的泳褲，身上的肌肉似乎比我上次見他時還要黝黑了幾分，他果然在有訓練。

「有。」

我回答，然後他笑了。

「那來試試看擊敗我吧。」

他以校外人士的名義參加了這次的比賽，而泳線剛好就在我旁邊。我們兩人分開做著熱身運動，這一次的游泳比賽也算在認證之列，過去兩個月，我們密集式幾乎把縣內所有的比賽參加過了，雖然都沒拿過冠軍，我們千辛萬苦總算拿到了五項前三名。

就差今天這一項。只要這場二百米自由泳，我能拿到前三名之列，游泳部就不會被強制解散。

唵——

比賽要開始了，我拉下泳鏡，世界變成暗藍一片，我和信介並肩走上跳台，裁判再按了一聲喇叭，彎下身子，按住指尖，麻美她們又開始鬼哭神嚎了，撚撚加油！游泳部必勝！唵——我的身體穿過了水

面，所有都安靜下來了，我聽見的只有水聲，只有水裡浮動的陽光，只有面前的路徑，我感受到的肩膀肌肉收縮，放鬆，手臂露出水面，伐進水裡，雙腳打起在陽光綻放的白色水花——

奇怪了，我腦裡開始看見很多畫面，像走馬燈，對了，死前的走馬燈。

藤浦姐，她坐在房間裡編圍巾，一針一針地編好毛衣，愛愛的，麻衣的，麻美的，還有我和由紀的——冬天不是過去了，妳在編什麼？——白痴！今年的冬天過去了，可是明年的冬天還在——她手上拿著一條紅色的圍巾，這一條是，是麻衣的嗎？那旁邊藍色的一條是愛愛的，到底那一條是我的，我突然卻想知道，如果現在是冬天就好了，妳說對嗎二家姐？

沒關係，明年的冬天還在——

——我遊到50米的盡頭，我彎下身子，沉進水裡，氯氣的味道在我身上迴轉，捲起一陣池水的漩渦，我雙腳一蹬，踩在瓷磚壁上，面前的池水迎刃而解，我擺通腰身，冒出頭來，吐氣，吸氣，我聽見麻美她們的叫喚聲，還有伐水聲，是信介！他還在我旁邊，不，是我還在他旁邊！我沒有被他甩掉——

由紀拿著馬克筆，在白紙上亂畫，畫紙是游泳部中每一個人的Q版圖案，而且還附上了動物的耳朵，她說，她是白兔，愛愛是樹熊，麻衣姐是小鳥，莉娜是鹿，藤浦姐是家貓，紗綾是狼，麻美是豬——為什麼要這樣畫——如果將來到了一個沒有朋友，沒有認識到別的人地方，那至少，當我看到小鳥，看到鹿，看到貓就會想到游泳部的每一個人

——那我呢？要看到什麼才想到我？

——呵呵呵呵我不用特別想，你一直都會在呀——

我奮力向前游，信介，我記得你說過，游泳並不是靠用力的，用力代表繃緊，繃緊的身體沒有辦法駕馭水流，重點是張弛有度的放鬆，讓身體自然的隨水而去，我雙手迴動，划過水面，還要根據心跳的次數，一次，兩次，三次，四次，我抬起面部吸氣，陽光隨著水花而昇華，我眼前是蒙上了淡藍色的白光，像爆發的火焰，像流動的水晶——

妳真的要走嗎麻衣姐——怎麼啦，不捨得我嗎——麻衣在草地上躺下來，風吹起了她的校服與校裙，像青草一樣起著波紋——我在身邊躺下來，天空是雨過天晴的雲朵，日漸厚重而層次分明的夏天雨雲，彷彿一座座在海洋裡的白色島嶼——麻衣姐，唔——多謝你，阿擦，我還沒跟你說呢——麻衣的嘴唇離開了，她又重新躺下來，我們的手在草地上相握，那是我感受過最接近友情的友情，沒有一絲的妄想或是遊移或是幻覺，我們兩人，清澈得像無窮無盡的夏空——

——我第三次踩過牆壁，最後五十米，歡呼聲和打氣聲愈來愈猛烈了，連在水聲也聽到蠅般的吵雜，我知道麻美和由紀一定在力歇聲嘶的瘋狂叫喚，要決勝負了，我感到信介還在我旁邊，只是超前了我一丁點，只要我能保持現在的速度，只要我能繼續保持我目前的速度，可以的，可以的，我做得到的，我能讓游泳部繼續下去——

我們手拉著手，看著大門，不少學生下課了離開，不少學生下課後還有活動要回來。——對了，如果沒有愛愛，就沒有游泳部，和我們身邊每一個人了。——

如果，以後每一年也有一群人，也有一個游泳部，也有這麼好玩，這麼親密8個朋友們在一起就好了——愛愛是在構想小說的新題材嗎？她黑色的瞳孔裡似乎透露著未來——愛愛，如果我明天輸了，那會——不，什麼也不會，我們不會贏，也不會輸，我們是游泳部，游泳部是我們，學長，我們，就是我們——

——我的身體像融進了水中，所有聲音，顏色，光線，味道，都凝固下來。世界沉默了。時間也沉默了。當我的手指尖碰到池邊的瞬間，就能決定我們的未來。不斷壓縮的1里米突然顯得無比遙遠——愛愛的笑容。由紀的雙手。藤浦姐的身體。麻衣的眼淚。一切一切都關於游泳部，像一池無際的透明——

- -

## - 麻美

我推咖啡館的面前，門上的鈴鐺發出清脆的響聲。

「歡迎光臨SWEET&SEX！一個人嗎？」

「是的。」

女侍應招待我走進咖啡館，送來清水和餐單。我打開餐單，琳瑯滿目都是各式各樣的甜點，從千層派到草莓蛋糕到黑森林蛋糕都有，還有一大堆我看不出名堂的甜品，我隨便點了一個千層派和咖啡，我記得，千層派是她最拿手的吧。

咖啡店還算蠻大的，馬路旁邊落地玻璃的明亮陳設，桌椅一律都是素色的，跟SEX&SWEET這種名字實在不太配，不知道這種陳設到是誰的主意？而且這種的地租應該不便宜，想不到那年最白痴的她，是最能賺錢的一個，大概十分鐘，一個看似廚房學徒的男生捧著精緻的千層派來了。

「你好，請慢用——咦，你是——阿撚前輩！？」

我點了點頭，廚師學徒雖然驚訝，還是穩穩地放下了千層派。

「好久不見，稻植，你國中畢業後就在這裡打工了吧。」

他就是稻植，好像有三年沒見了，他成長了不少，除了體形和臉孔上的，還有氣質也變得成熟和沉穩多了，說起來，有點像那些年的我。

「是的.....真是，你要來了也不通傳一聲，有失遠迎真是.....」

「沒關係的，我也只是工作關係路過這邊，看有時間，也來嘗嘗她平常的工夫。」

我用鐵叉挑起一抹千層派，放進口裡，奶油和餅皮的質感配合果糖的香氣，近呼無限可擊，有一種無形的溫暖感在我心裡慢慢升起，那是很家常的味道，不是在大酒店大飯店裡隨便吃到的量產味道。

「我去叫她出來。」稻植說

「呃，如果她在忙就算了。」

「忙什麼，就一直在玩手機，根本就是在耍白痴什麼都沒教我！」

稻植說起來就氣沖沖地走到廚房，片刻便是一聲尖叫，一輪奔跑，然後一個穿著廚師服的白色物體疾

速而來，我當然是立刻挪開坐子。

「嗚呀撚撚撚撚撚撚好久不見了！！！！」

麻美撲了個空，但還是穩住了身體，然後從來硬抱住我，一直在扭動身體。

「店、店長——」旁邊的女侍應身有點不知所措。

「這位客人是我們的頂級VIP喔，以後不管她什麼時候來要吃什麼都永久免費喔。」

「那先感謝了。」

「哈哈哈哈哈你竟然來光顧我的店，實在太棒了！來喔小老公坐下來陪我聊天！」

我不由自主地笑了，因為我知道「小老公」並不是在說我，當我們聽說麻美交到的男朋友，都一時驚愕得像聽見了世界末日，而更驚愕的是，那位「幸運兒」竟然是——

「你要什麼白痴，快要到下班時間了，客人一定很多，你就不能幫忙一下嗎！」

「今天休息！我要跟撚撚聊天！聊天！聊天！」

就算麻美當了蛋糕名師，就算她成為一店之長，仍然是老樣子的白痴，身邊的店員都似乎沒有看過她這種神態，紛紛面面相覷，這時候一隻手拉起麻美的衣領，硬把她拉起來。

「妳有空沒空，快來幫忙！」

「嗚——老公你行行好讓我跟撚撚聊天嗎。」

「不好意思阿撚前輩，我們真的沒有辦法——」

「我知道的，辛苦你了，麻煩幫我打包這個千層派，再來一份外帶，稻植，我看真的店主其實是你吧。」

稻植想制服一直跪求尖叫的麻美，想被她拉到地上，兩人糾作一團難分難解，幾乎大打出手，稻植和麻美這一對的未來會是怎麼一回事呢？我想，我們每個人都很期待，我偷偷拿出一個信封，交給侍應生，說等他們冷靜下來，便交給麻美。

- -

## - 紗綾

那是一種我一輩子都沒有想過會進去的建築物：空軍訓練部。

我走進接待處，裡面友善但看身材就知道是軍人一個男人起身行禮：

「你好，請問要找那位？」

我說出了名字後，他帶著公式的微笑，帶領到連接待室，落地玻璃的外面正是戰鬥機訓練場，我問：「請問她在……？」

他走到玻璃前，指向天空：「這裡。」

我抬頭，只見小鳥大小的戰鬥機在藍天中劃破長空，做出一連串翻轉，U-TURN，低空飛行等高難度動作，接待員用如痴如醉的眼光看著飛行的軌跡，讚嘆地說：「她是我們近十數來最好的飛行員，恕我好奇，請問兩位是？」

「舊同學，我今天來交待一些事情。」

「是喔，很榮幸認識你，我還有工作，請先生在這邊等就好了。我們已經通知紗綾小姐了。」

「你客氣了。」

我向接待員道謝後，他便離開了，我找了一張桌子坐下來，坐了一回，伴隨著風沙一樣的噪音，戰鬥機降落了，我站在玻璃跟前，機艙裡走出穿著戰鬥服的身影，那人脫了頭盔，露出一頭剪短了的黑色及肩短髮，她將頭盔和呼吸器交給身邊的衛士，獨自往建築身這邊走來，她看見了站在玻璃後的我，灰色跑道上的她微微一笑，向我揮手。

我用手上的信封微笑著揮手回應。

她，飛起來了。

- -

## - 麻衣

寒冷的針葉林裡，遙遙前方有一房小屋，煙囪升著蒸氣，在掛滿白色糖霜似的雪上升起一道幽幽的路。我走在林間，日照帶來了點的溫暖，但身邊的氣溫仍然是零度以下，我穿著皮帽大衣雪靴等大衣，走到屋前，敲了敲門。

一串腳步聲後，有人開門了，那闊別以久的臉，陽光下泛著艷麗的光采，幾年沒見，她變得更有韻味了。

「外面冷，先進來再說。」

我走進了屋子裡，裡面是非常古老的木屋建築，發出植木的味道，壁爐燃燒著木材，發出劈捏啪啦的聲音，屋子溫暖多了，她幫我脫了外套，拍了拍上面的雪，掛在衣架上。

「我有湯，盛給你喝一點暖暖身子。」

說完，她便走進了廚房，我趁她進去以後打量著房間的陳設，都是大量的古老擺設，如古畫，鹿角等，木地板上鋪了地毯，到處都放著大著的書本，當然，書的名字，我一個詞也不懂。

「湯來了哦～」

她盛好了湯，放在桌面，我走過去坐下來，細細喝著，那是某種菜湯，有很濃的甜味，她默不作聲，坐在桌邊，看似有趣地看著我把整碗湯都喝完為止。

「來這邊很麻煩吧。」

「當然，妳幹嘛挑那麼邊僻的地方，這邊保安會有問題嗎？」

「放心喔，我連獵槍都學會用了，就是前天沒獵到鹿，不然今天我們就能開DEER PARTY了。」

她伸了伸懶腰，站起來，走到壁爐前加了點柴火，坐在毯上，用圍巾包著自己的肩膀，看著壁爐的飛焰，我走過去，坐在她旁邊，她安靜地把頭靠在我的肩上。

「你是來帶那個給我的吧。」

我無言地從口袋出拿出信封，遞給她，她接過了，撫摸著信封的厚度。

「你也走到今天了呢。」

「是哦，好長的日子喔。」

我看著壁爐中的火焰，變幻著各種奇異的形狀，有人說，如果用火焰的生命長度來看人類，那人類的每一個動作，一定會慢得不可思議。

「麻衣姐，妳什麼要回去，我們都很想你呢。」

「我喔.....我剛通過了語言學碩士的獎學金，沒那麼快呢，可能還要好幾年喔。」

我抱住麻衣的肩，她這些年來變得有點瘦了，體態也成熟了很多，那青春期的性誘惑力減弱了，現在更像個漂亮而不食人間煙火的女學者，麻衣抬起頭，抱住我的肩，開始親吻著我的臉。

「以後再多點來看我吧，我這邊有多少有點寂寞，雖然你要結婚了，但我相信 - - 愛愛不會介意的呵呵呵。」

我們雙雙倒在還有點冰冷的地毯上，我掀起她的上衣，滿滿的美乳在火花的映照下泛起古典油畫上美麗的光影 - -

- -

## - 莉娜

她的闊袖一揮，萬物就醒了過來。轉身，蹲下，斜身，舉手，收儉而專注的雙眼，像蝴蝶般舞動的白袖，像晨光般熹微的灰塵，幽暗的神社裡，她的身體無聲地流動著，愛撫著這渺小的世界。

舞蹈完結後，她盤坐下來，安定心神。然後張開雙眼，點起了一支白燭，火光是一片膜，慢慢向外擴張。

我跪在地上，匍匐彎腰，將身體貼近神社的木地板，全心全意地膜拜面前的她。

「你的禮儀也做蠻足的，好久不見，別來無恙？」

我抬起身子，莉娜說著，臉上掛著柔和的微笑。

「我今天是真的有事情要拜託你。」

「嗯哼，我有聽由紀說過。」

我從衣袋中拿出信封，在地版上滑過去給莉娜。莉娜接過，在安靜的神社中打開，拿起裡頭的粉紅色卡片。

「嗯.....好的，我會預料那天的空檔。」

「感謝你，莉娜閣下。」

「我不需要這種敬稱，反正，我們兩家也算是聊姻，真想不到呀，麻美學姐和稻植那小鬼。」

莉娜有點感慨地說，這時候，我掏出另一張紙條，遞給莉娜。她有點意外地接過。

「這是.....？」

「一個孩子的出年時辰，希望閣下能為她祈福。」

「咦？他是.....？」

「撚太郎。現在都4歲了。」

莉娜低頭，難得像凡人一樣掩嘴竊笑。晦暗不明的神社中，她是想到了那年的我們嗎？她想到那一次的無人島旅行？還是情人節的約會？還是.....想到這裡，我和她一起笑了，像聽見了世界的笑聲。

- -

## - 由紀

我穿著畢挺的晚禮服，推開會場的大門，將邀請卡交給站在門的外國人。

「Wilkommen Sie. Ich wunsche Sie eine glückliche Abend.」

(歡迎蒞臨，希望您有一個愉快的晚上。)

「Danke schön.」

(非常感謝。)

對於德文，我就只會這一句「Danke schön.」，我走進衣香鬢影的會場，在滿滿的晚禮服會長裙中，尋找那個身影，這裡都是外國人，在一堆金髮碧眼中把她找出來應該不難吧。





多生活的方式，很多人生的可能性我們連想象都沒有想象過，我好想每個國家都去生活好幾年，然後又換另一個地方……」

由紀的目光已經不在我的身上，也不在這個舞會任何一個角落了。

「好美滿的人生呢。」

「如果能隨時隨地看到游泳部的你們就更美滿了。」

「呵呵呵，那你就回來嘛。」

「考慮考慮。」

樂曲停止了，由紀一個轉身倒在我胸前，抬著頭，我像降落的蒲公英一樣輕吻她的嘴唇，她的身材，氣質，樣貌沒有完全改變。由紀是不會長大的女生。

「今天晚上到我房間來吧～我幫你預祝新婚快樂。」

由紀笑了，華麗的燈飾下，腦裡鬼主意又亂竄不停。

- -

## - 藤浦

我在火車站前坐了一回，冬天的寒風很冷。

「咦，你幹嘛在這——」

我站起來了，轉身，是她。

「來接妳呀。」

「呿～」藤浦姐不情願地撇了撇嘴，我幫她拿著她手上的食材和生活用品。

「是愛愛是我來接你的。她在家裡趕稿。會冷嗎？」

「還好。」

我拉了拉她頸下的圍巾，我走到路邊，打開車門，駕回我和愛愛的家。

十年過去了，我仍然遵守著每個禮拜回一次老家去看藤浦姐的約定，而自從我和愛愛搬出來以後，她也相反會找一天來我們的家作客。

「剛才我突然想到我們十年前的事情呢。」

藤浦姐冷冷地看了我一眼。

「那麼老年之前的事，還想來幹嘛。」

「緬懷一下不好嗎？大家都各散東西了.....」

十年了，麻美的餐館業蒸蒸日上和稻植也生活得很美滿；紗綾成為了國家一等的軍官；莉娜是神官等級的巫女；麻衣在外國是語言學助理教授，聽算還打算準備回國；由紀還在雲遊四海，偶爾回國管理家族的業務，和我們相聚，說著在世界各地的見聞。

最平凡的，便是我，愛愛和藤浦姐。分別只是公司職員，專欄作家和補習教師。

「十年呀.....」

十年了，那麼龐大的時間，竟然只用了三個音節就說完了，跟昨天，明天，後天似乎只是同等的一回事。

「對了，愛愛有一個想法，就要不要趁由紀和麻衣回來的時候，去社團室開PARTY？」

藤浦姐用冰冷的視線看了我一眼。

「真的，這真的愛愛的主意啦！」

「嗯.....我考慮一下，不知道那間房間還在不在。八個人哦，要吃什麼呢，烤肉好像每年都會吃得到，麻衣那麼愛喝酒，可以拜托麻美幫我們做甜點.....」

藤浦姐開始思考起如果社團室存在，如果我們能重新再聚，如果我們還能看見對方，如果.....

我的車子一直往前駛，駛向回家的路上。

- -

## - 愛愛

「不好意思，可不可以請、請你等一下.....！」

我回頭，嗚呀，是超級大美女，而且咪咪，就能穿著校服也看得到份量可觀。

「對不起、我、我們是游泳部.....游泳部的.....」

游泳部？那是社團吧，想不到，開學第一天就已經在拉會員加入了。

「可、可以請你參考、參考一下嗎？」

那童顏巨乳的美女滿臉通紅塞給我一張傳單，上面是粗糙的圖案，我看也沒看，反正我這種毒撻，去團體裡面一定不會給青菜，也不會受歡迎，一定只會被覺得是怪人和被排斥，何況是這種美女，毒撻最忌有自信，我記得。

「不用了。」

我轉身想離開，手卻被一把拉住。

「求、求你了，對了你是學長吧，學長求你來我們游泳部.....」

「不，我不是.....我是新生——」

她在牽我的手！她在牽我的手！她在牽我的手！她在牽我的手！我腦裡完全被溫熱的手心佔據了，整個人恍惚墜進她的掌心當中。

「學校規定了要至少要有7個會員也可以成團，就差、就差1個而已.....求你了，至少來我們這邊看一下.....」

她二話不說，把我放前拖，我幾乎跌倒——

「老公？」

愛愛坐在我的身邊，有點驚訝地看著我。

我好像直接在床上坐起來了，手往前伸，維持著奇怪的姿態。

「呵呵，做了怎樣的夢？」

是我們的家，是我們家中的床，是我們家中的陽光，是我們家中的愛愛，我抱住愛愛，愛愛等著我的答案。

「當然是夢見了妳。」

「什、什麼啦.....」

那年，我們決定結婚了之後，便將寫了很多喜帖，然後游泳部的每一個成員都收到我親手帶給她們的喜帖，喜帖上用粉紅色的卡片去寫，筆跡粗糙，附有傳單一樣的圖案，邀請的話只有一句：

**歡迎加入游泳部！**

- -

我和巨乳游泳部學姐的訓練日記 全文完

# 外傳：雪×狼

## 《我與巨乳游泳部學姐的訓練日記》外傳 - 雪×狼

好想做.....好想要小女生那種緊窄的下體.....呀.....濕潤的肉穴.....呀.....好想要.....媽的.....

他眼前的荒草原好像海洋浮動，起伏不平的影象，呃呀，他眼前金星一冒，是掉到地上了嗎，不行，這樣下去，會死的，到底是第幾天了.....十天，二十天，他已經分不清來到個國家第幾天了.....

他伏在地上，挖了一些草根，胡亂吃了，那腥臭的泥土味，沒關係——要活下去！要拿回失去的這所有.....你們.....你們所有出賣——他睜著眼，忍受著泥土與青春的臭味，把口裡一切都吞下去，植物中依稀有點水份，他已經好幾天沒有看過水，天空一片像河的密雲，冷得抑壓的空氣，這到底是哪個國家，是北方吧.....俄羅斯還是.....

他勉強把肚土都塞滿了泥土和草還有樹皮，解決了那空洞的肌餓感，蹣跚跌著步，面前都是無盡的荒原.....咦、不.....那邊.....那邊有東西.....是住家嗎，是.....

他雖然已經幾乎提不起腳，但這二十天內唯一的變化讓有他有些振奮，他邁起腿，踩著半濕的泥土開前跑，呼吸彷彿已經凝成了冰的冷空氣，天與地都是模糊的灰色，天似乎下一秒就要跟土地相壓，世界的一切都會被壓碎.....

他總算找到終點，那是.....鐵籬，大概有半個人高，到他的胸口處，而且通了電的.....這是.....國家用地還是.....？他往左右張望了，籬笆延伸到看不見盡頭，他硬撕了一點披在身上的破布，掛到鐵籬上面，沒有久就開始冒煙，果然不能用身體碰到.....

他呼了口氣，退後，閉上眼，那天的畫面又出現了，她最愛的女人，就死在他兄弟的刀下，銀白色的刀子插進去，那腥紅的血，那美麗的腰肢上就是她最愛的女人的血，是血，通通都是血，出生入死了二十年，竟然就為了一個地盤，你殺了我的女人，搶了我一切，我也要殺你，我有天要回去那個國家，一刀一刀都把你，一刀一刀的把你們——

我要殺了你們！

嗚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他狂嗷大叫，雙腿奮起了力，往籬笆衝過去，我，要，殺，了，你，們——！他雙腿一蹬，奮力一跳，身體往後翻，像魚一樣彎起身體，一股熟悉的回憶泉湧而出——

**對了，一開始就是這樣，翻過去那家人的高牆，偷了那家人的錢，那天晚上的狗叫得很兇，他拿起刀，一刀捅進了那家狗的身體裡，噴他了一身黑色又溫熱的血，他這輩子第一次殺生，第一次嗅到血的味道，從那天起——**

他跳過去了，落在鐵籬芭的另一邊。

雖然仍然不知道這裡是那裡，但既然有人造物，電還在運作中，那就有一定有人，至少不是荒島，他笑了，在無垠的荒原上笑了，他想了那些幼女們緊窄的私處，嘗過一次以後，再也回不了頭，不管他們大叫大哭，叫著父親母親，他還是用他的陽具抽插他們幼嫩的陰道，插得他們滿身的血，幼女的血跟其他人和動物的血不一樣，腥臭的味道比較柔和，像新製造的毒品，想到這裡，他的下體不可饒恕地勃起，他伸手套弄著，在冰冷的空氣起著一團熾烈的欲念。

呀.....不行了.....好想做.....好想插進去.....

前方有一片樹林。

他走進去，找了一株看起來很強壯的樹，靠在樹幹下，拉好身上幾層從船上偷回來的破布，包裹了冰冷的身體，身體裡的疲軟形式一個巨大的漩渦，幾乎要把他的身體撕裂，然後墜進中央無底的黑洞裡——

他不會死的，他知道，年青的時候他去內戰的鄰國當過僱傭兵，那地獄一般的雨林也殺不死他，從來只他殺死別人，沒有能殺我、沒有一個人能殺我！你們都不能——

他睡著了，像林中的野獸。

- - -

二十把刀。二十對眼睛。

他沒有說話，他知道，這時候要再說任何話已經沒有意義了。

在廟宇中，佛像展現著兇崇的微笑，這個國家，連神也要蒸爛一切。

第一把刀砍下來了，他輕易地躲過，側身一肘出去，那人悶哼了一聲，他屈膝，踩斷了那人的腿骨，他們每一個握刀的手緊緊地纏著布。

就算死，也不會給你奪得我的兵器——他也是這樣活過來的。

第二把刀來了，然後是第三把，第四把。

他只有一雙掌頭，從懂事以來便開始打架，用暴力去爭奪一切，那碎裂了無數次又愈合的拳頭，硬得像靈堂上用純石雕塑的佛。

咻，他的背上一熱，中刀了。

是他，那出生入死的兄弟，他帶了十九個刀手，殺了他的女人，搶了他的一切。

他太熟悉他的拳路，輕而易舉，一刀命中。

一刀不算什麼，他吃過子彈，一刀不算什麼，他迴身一打，拳頭上是打爛的血肉，這是人體組織的觸感，大概是有誰被他打得破了頭。

他且戰且退，小巷中血光刀影，一刀，又然後一刀，他血紅了眼——

有一天，我要回來，殺光你們，操死你們的女人——

刀砍下來了，他躲不過，肩上又是一道血花。

有一天，我要回來，我殺光你們家裡每一個人，操死你們家裡每一個女人，我要食你們的肉、飲你們的血——

有一個人握刀衝過來，他看到了空隙，側身躲過，握倒他的頸間，抬頭咬下去，是人肉的味道，是血的味道。

那人發出野獸般的慘叫，氣管、喉嚨已被咬破，豔紅的血噴了他一臉。

他放開口，那人像被煮熟的肉，無聲倒地，他回頭看了其他刀手，刀手們看見了他滿佈紅肉的臉，紛紛有點退宿。

我要殺了你們、我要——

「哈哈哈哈哈阿姨你好慢哦！！！！！」

他睜開雙眼了，是樹林，他還活著。

空氣又冷了不少，真是倒運，偷上了貨船逃命，竟然來了北方。

現在是十二月，還是一月吧，他的國家沒有冬天，這輩子他第一次感受這種刺骨的溫度。

但沒關係，他能活著，活著，一定要。活著

「嗚哦哦哦哦哦好冷喔呵呵呵呵呵呵，會下雪嗎，會下雪嗎~~~~~？」

是人聲。

而且，是女童的聲音。

他聽不懂這種語言，很輕，音調很高，唱歌一樣的語氣。

他勃起了。

樹林中，他小心不發出聲音地匍匐下來，慢慢遁聲音的來源前進。

經歷過戰爭，一點的聲音，就能讓他確定對方的所在。

「欸欸！！！阿姨快來陪我玩！！！我要抱抱！！！我要抱抱！」

是女孩子的聲音，愈來愈近了。

他的陽具硬得像火，腦裡飛快的轉過那些慘叫的誘惑，是女孩，是女孩.....

樹林漸漸疏落，是外圍，他看見外側了，是一片青草原，禿了不少，但依稀還很嫩綠。

草原上，有兩個小點在移動，是人類。

「阿姨幹嘛不抱我!!!我要抱抱，快抱抱！」

他躲在樹林的樹幹後，看著草原上的兩人。

一個小女孩，還是一個女人，太好了，竟然有兩個。

他握了握自己的陽具，抒解著些許的燥動。

那小女孩在草原上飛奔著，穿著奇異的服裝，一整片水藍色華麗的布料包著她細小的身軀，白色的腰帶，像鳥的翅膀一樣的衣袖。

那女孩跑近樹林，來吧，快過來吧，來吧.....要衝出去嗎？不.....等另外那個女的也過來，不然跑了另外一個，可能很快就會有人通報，然後被抓，最好是兩個人也一起過來，一網打盡.....

來吧，快過來吧。

興奮的血液流動著，他的身體變得溫熱。

小女孩愈跑愈近樹林，他躲在樹後，等待另外那女的也過來，對了，先把小女孩挾持吧，這樣可以逼另外那女的就範，先享用年紀大的，再來主菜，太美妙了，太美妙了。

來吧，快點，已經忍不住了。

小女孩跑到樹林外，突然停了步。

他看清了那小女孩的臉，突然有點難以言喻的感覺，好陌生，又好熟悉，在他的國家，他從來沒見過這種女孩。

她大概五歲，還是六歲，白得像鬼的皮膚，黑色發著水光的眼睛。

他不禁直視著她的雙眼，奇怪了.....這種感覺，好像，是他第一次看見女人的感覺。

她的雙眼，跟他看過的所有的雙眼都不一樣。

彷彿會說話的眼睛。

「你是誰？」

她說話了。那女孩說著她聽不懂的語言。

糟了，被發現了嗎？可是等一下.....等一下另外那女也會過來，先不需要逃走，先不需要逃走——等一下.....

「你是誰？」

她又說話了，像歌一樣的語氣，雖然她是獵物，但真的，他由心而發地覺得，這種語言很好聽，如果叫起床來會.....



他不知道女孩在說什麼，這時候，他知道他要解除她的防備，那麼多年來，他學會的不是只有暴力，還有很多手段。

他笑了。

他不知道自己笑起來是像什麼，但他知道，笑容有時候比拳頭有效。

然後，女孩也笑了。

他按捺著下體的欲望，要忍住，只差一點了，只差一點，他的陽具就能享用這個美麗的小孩。

「你叫什麼名字？」

她又說話了，天真無邪的語氣。他知道，他成功勾起了女孩的好奇心，可以了，他招了招手，示意女孩過來。

女孩微笑著，睜著圓滾滾的雙眼，一步一步，逼近樹林。

來了，來了，他感到自己的笑容正在扭曲，快來吧，我會讓妳很爽，爽到慘叫，來吧，快來吧——

「要吃晚飯啦，快回來啦小姐！」

草原的另一端傳來叫喊，他慌忙蹲下來，躲在草堆之中。

女孩停步，回了頭，大叫著答了一句什麼，她還是看得見她，快過來，不管了，快過來。

他忍不住了，下體的血液佔領了他的腦袋，他要，現在就要把這個女孩，他提起腿——

「由紀。」

女孩指著自己的臉說。他停下了動作。

「由紀，yu-ki-。改天可以跟我說你的名字嗎？我是由紀。」

女孩指著自己的臉，重覆了三四遍，Yu-ki-。

他戒備著，沒有回答，然後，那女孩回頭了，放草原的另一邊奔去。

直到看不見那女孩的身影，他才放鬆下來。回到樹林當中。

為什麼他沒有衝出去？為什麼.....

Yu-ki，yu-ki，緊張過後的腦袋一陣暈眩，腦裡都是這兩個音節，yu-ki，這是什麼意思，是她的名字嗎？她為什麼要跟我說她的名字。

他累了，為什麼，從來沒有這樣累過，戰爭的時候，殺人的時候，他從來沒有這麼想睡，好累，他倒

在地上，視線逐漸模糊。

Yu-ki。他的意識不斷重覆這兩個音節。

他沒發現，他勃起的陰莖，已經不知不覺間軟了下來。

- - -

他醒來的時候是晚上。

四周沒有一點光亮，天空樹林遮蓋了，依稀看得見星。

待眼睛習慣了黑暗後，他在樹林中隨便擇了些看起安全的植物，吃了，水份蠻多，至少比荒原上的枯草和泥土要來得舒服。

他想起了昨天那個小女孩，還有她的雙眼。

Yu-ki-，為了這個小女孩，他竟然笑了，多少年了，他從來沒有笑過。

他腦裡開始幻想那女孩脫了衣服，在尖叫，在哀號，當他那巨大的陽具刺進她的處女小穴.....他又勃起了，一定要，一定要把那女孩抓過來，一定要。

他探看了樹林外的草地，四野無人，遠處似乎有類似燈火的光。

是那小女孩的家嗎？他在樹林裡靜待了片刻，口中呼著白霧，氣溫又降了，如果降到零度以下那可不妙。

要躲到那女孩的家裡嗎？

他想了想，決定走出樹林。

整個世界的空洞感龐然而至，天空，大地，極致的黑夜，天上碎了滿目的星，彷彿在萬呎深海裡行走，沒有四方，他抑壓著心裡這股無法言喻的空虛，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Yu-ki-，四周沒有一絲風的聲音，似乎連空氣也安靜下來了，yu-ki-，那音樂一樣的音節不斷迴轉，重覆，然後重覆。

終於，他看見了一幢大宅，那大宅非常宏大，三層建築的外圍，還設有廣闊花園和籬笆，那女孩原來是富人的女兒嗎？那通電的籬笆.....看來這附近都這家人的領地。

大宅裡亮著明亮的燈，他沿籬笆外圍觀察，沒有特別的保安，大概沒有人想到，有人能憑空跳過那道鐵籬。

他跨過不高籬笆，踩在花園裡，好香，所有的花都散發著濃烈的花香。

朝著燈光前進，他看見了一個大廳，隔著落地玻璃，果然，這家人不是普通有錢，是難以想象的有錢

。 哈哈哈哈哈，他忍不住失控的笑了，他要掠奪這家人的一切，包括那個小女孩，千金之軀，皮膚一定很嫩滑，快到了，就快就可以.....

他小心地潛伏在完全沒有燈光的暗處，伏地花叢當中，慢慢靠近了一個類似茶坐的地方，再進去就落地玻璃後的大廳，他小心地探出頭，看著大廳。

她在，那女孩。

女孩穿著同樣的奇怪的衣裝，只是顏色變不一樣了，拿著一顆球，在客廳中亂拋，自己一個抵著嘴，似乎有點無聊。看著那小女孩精緻的臉，他的陽具又硬了幾分，他伸手套弄著，只是想到那女孩，便無比舒爽。

然後他隱約聽見靠近玻璃的位置有說話的聲音，又是他聽不懂的語言。

「妳真的要辭任這個職務嗎？」

「是的，對不起夫人，我實在要回鄉照顧我的病母。」

「我們可以派人幫妳照顧，難得由紀已經親近妳了，我們不想換人。」

「.....抱歉，夫人，這樣又會浪費你們的錢財，你們的恩情我無言感激，可是.....」

「你先跟我來，我們到房間去談，別讓由紀聽到。」

「遵命.....」

然後是腳步聲，他的聽力非常靈敏，就算隔著那一大片玻璃，他還是聽得到有兩人的腳步聲在逐漸遠去，直到消失，是移動到另外一個房間了嗎？

好機會！

他心跳不其然地加速，套弄著興奮的陽具。

他謹慎地一點一點的探頭，匿大的房間中只有女孩一個，她獨自在華麗的地毯上滾著球，無所事事地張著小嘴。

他果斷地現身到燈光下，走過茶座，敲了敲房間的玻璃，做出預備好的微笑。

動作要快！等女孩出來，先把她弄昏迷，然後跑回樹林再慢慢享用.....

女孩察覺到有人，身子一震，有點慌張。

他歇力維持著昨天的微笑，來吧，我是好叔叔哦，快來吧，我會送妳到天堂去的。

然後女孩也笑了，很好，她認出我來了。

女孩笑嘻嘻地走過來，好漂亮的臉，世界怎麼會有如斯美麗的女孩，上天奪走了我的一切，果然還安排了這美妙的盛宴，太好了，快來吧.....

女孩張著好奇又水靈的雙眼，張開雙手貼在玻璃上。

「你好哦，你是誰？你叫什麼名字？」

女孩說，聲音隔著玻璃傳來。

他雖然聽不懂，可是記得跟昨天是同樣的話，他努力地維持著微笑，打量著女孩的肉體。

他想辦法要放下她的戒備心，他只好跪下來，跟女孩一樣張開雙手，手心貼到玻璃上，隔著玻璃，讓兩人的掌心重疊。

他對著女孩，張開乾裂的雙唇：

「YU-KI-」

突然，他感到喉間一陣緊縮，這是什麼感覺，為什麼.....

這是我的聲音嗎？原來我的聲音這樣.....我幾乎快要遺忘自己說話的聲音了，原來是這樣。

「咦，你也是由紀嗎？」

女孩臉上掠過了驚喜，說著話，他聽不懂，可是那裡面有這兩個音節——

「YU-KI-YU-KI-YU-KI-」

他重覆著女孩的名字，每說一次，她的笑容便明亮了幾分，他的喉嚨愈來愈緊了，這是什麼感覺，他張著幾乎沒有水份的唇，吐著不明的節奏，原來我能發出這種聲音，原來我可以.....

「嘻嘻，好有趣哦～」

他想要，他要這個女孩，他拍了拍玻璃，然後做出一個「打開」的手勢，快點！另外兩把聲音隨時可能會回來，要快！

「欸，你要進來嗎？」

他不明女孩所指，還是做出了一個同樣的手勢，希望女孩會明白。

「你要來當客人嗎，哈哈，那好吧，等一下～」

女孩開心地說著什麼，成功了，快要成功了，這時候，女孩卻突然往大廳裡跑，正當他心裡大驚，以為女生要找別人過來，準備逃跑之際，女孩卻在茶几拿了什麼，收到袖中，然後回來了。

她從裡面解開了玻璃的鎖，推開。

黑夜的寒氣一下子湧進屋裡，女孩黑色的頭髮飄揚起來。

他腦袋幾乎被興奮的血液所冲破，正當他伸出手，要捂住女孩的嘴——

女孩卻主動握住了他的手，在他的掌心裡放了一顆蘋果。

「媽媽說，有客人的話，要請他吃東西哦。」

是蘋果，血一樣紅的果實，是蘋果，充滿甜味、糖分、香氣的果實……

他的世界，突然壓縮成一顆小小的蘋果，被女孩小小的掌心掌握。

他雙腿一軟，拿起蘋果一咬。

他這輩子吃過數不清的蘋果，可是第一次吃到這樣的味道，他舌頭上所有的味蕾都在解放，蘋果的香氣在口腔裡爆發，在鼻孔進四竄，豐富的水份刺激著他身體每一個細胞。

「哈哈哈哈哈，蘋果有那麼好吃嗎？」

他無法自拔的啃咬手中這顆天堂，意識突然模糊了，他吃了二十多天的泥土，雜草和樹皮，這是第一次重新吃到人類的食物，原來蘋果是這種味道，第一次，他覺得蘋果是如此美味。

「你還要吃嗎，還有哦～」

女孩似乎覺得很有趣，便回到茶几，又拿了一顆蘋果過來。

她將開手心，圓潤的蘋果就她平放的手上，她像神一樣的微笑著，張著那對像星光的雙眼。

「YU-KI-」

他不自覺地叫著這個名字。

女孩呵呵地笑了，將蘋果塞在他的手中，這時候，女孩的手碰到他的指尖，那嫩白的皮肉讓他清醒了，是了，我是來佔有這個女孩的，我是來要佔有她的肉體，現在是最好的機會。

「YU-KI-」

他握住女孩的手，他伸出手，漸漸伸往她的臉上，女孩沒有異動，只是微笑著，看著他的手——

這時候，客廳傳來了腳步聲，女孩還來不及回頭，他本能地搶了她手上的蘋果，迅速躍到花叢中，閃躲到暗處。

他沉下了呼吸，握緊手中的蘋果，他聽到女孩的驚叫：

「你要去哪——！」

然後另一把女聲：

「小姐，你幹嘛把窗打開！」

「剛才有一個叔叔在這欸，他很起來很有趣呀.....」

「叔叔——？」

女人驚訝的聲音傳到他的耳邊，行縱暴露了嗎，不，在這個位置，除非有人走過，不然不可能找到他.....

「怎麼可能，這種天氣，附近不可能有人的！」

「真的！真的！我還請他吃了蘋果，真的有！」

「.....」

大廳中安靜了片刻。

「好了，小姐該睡了哦。」

「真的有，阿姨你相信我，那叔叔很高很瘦，他會講我的名字！真的有！」

「嗯嗯.....好.....」

然後有人拉起了客廳的窗簾，關了燈，四周一片黑暗。

他握住掌中的蘋果，身體感速的冷卻，為什麼，為什麼他沒有一開始就擄走女孩，為什麼.....

他想起了剛才那種奇妙的感覺，他喉間急速收緊的難受，那到底是什麼——

他突然發現了他的雙眼有點冰涼，他伸手碰了碰，濕的，這是.....眼淚？

我在哭嗎？我在哭嗎.....為什麼我要哭——

他離開花圃，走到空虛的大地上，天空開始起著密雲，連星光都掩蓋了，他突然很想再見那女孩，再見一次那女孩，再叫喚一次那女孩的名字.....

他回到樹林中，擇了大片的葉，把自己蓋住。

入睡的時候，他緊握著手中的蘋果，似乎怕它會變成一隻鳥，從自己的掌心中逃出去。

他仍然沒有發現，他的陽具早就軟下去了。

- - -

那是野獸一般的暴雪。

他已經無法用醒來來形容，只知道他恢復意識的時候，樹林外狂風暴雪，針葉林的未央的夜色咆哮得天崩地裂，紛亂的雪片踐踏著他的身體，他唯一有知覺的只有意識，身體所有部分都模糊了，他的牙齒，肌肉，四肢顫抖不停，完全不能自主的操控。

可能真的會死。

暴風雪愈刮愈緊，他身上的所剩無幾的破布沒能提供像樣的保護，原來這就是雪嗎，他這輩子第一次看見雪，卻要因雪而死，他眼前幽暗的景象隨著他的打戰的下顎而震動，整個世界發出轟隆轟隆的聲音。

如果就這就死了.....

我的復仇，我的女人，我說好要奪回來的一切，都通通沒有了嗎.....

雪花紛飛，數不清像塵一樣的依稀黑影在面前亂舞。

如果我死了，大概沒有人會發現我的屍體.....

不.....那小女孩.....

這時候他才想到掌心還握著的蘋果，他用力握緊了掌心，一顆冰冷的硬物，不，還在，蘋果還在，她還在.....

你是誰？

你叫什麼名字？

他的眼皮慢凝凝結，然後沉重下來——

Yu-ki-

他昏迷了，在暴雪之中。

那夜，他沒有聽到遠方通電的鐵籬，因為暴風雪而斷裂的聲音。

- - -

呼.....

寒冷卻又安靜的空氣流進他的鼻孔。

這.....停止了.....

還活著，我還活著.....

他睜開雙眼，身上的冰晶碎裂，像骨骼一樣的散落一地，他全身上下都是僵硬著。他勉力移動，背靠

著樹幹，撐了起來，積雪已經有盤著的雙膝那麼厚。

我竟然還活著.....

雲層變薄，透露著稀薄的陽光，空氣中的感覺跟之前不太一樣，有點令人為之一振的新鮮。

他站起來，呼了一口白煙。

嗚—————

遠方傳來一陣似有還無空鳴，這是.....動物的叫聲？是犬類.....

不、不可能，沒有動物可以越過那道鐵籬，除非是那小女孩家中所養的動物。

想到那小女孩，他抬起左手，掌心仍然握著那冰一樣的蘋果，他舉起手來，咬了一口，表面都已經被凍壞成冰，最內層卻仍然有一些果肉，仍然充滿水份和甜味。

些微的果糖令他的身體恢復運作，他感到體溫大不如前，要活動恢復體力，他望向針葉林外已變成雪原的平地。

今天這種天氣，小女孩一家，大概不會出現。

他離開了樹林，一頓、一頓，提著凍僵的腿，在雪原上踩著一個個的足印。

白茫的雪原，白茫的天空。

行走過後，身體變得活絡，他呼了口氣，大喝一聲：

呀—————！

似乎已經末日了世界傳來單調的回音。

嗚—————

又聽到了，那是.....狼群的聲音？不.....如果有狼群，前兩天應該聽得到。

他站在雪原當中，眼前一切都是慘烈的白。

他想起了那夜的二十把刀。

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從什麼時候開始，他對於血，不再害怕。

對於敵人的血，背叛者自裁的血，俘虜的血，戰爭的血，自己的血，那腥臭和刺眼的紅色，他不再害怕。



十歲那年，他殺了那頭狗，滿身的污血，讓他嘔吐了兩天，他偷回來的錢沒有買到任何的食物。

然後，他終結了愈來愈多的生命，得到愈來愈多的財富，看見愈來愈多的血

什麼時候開始，他對於血的嘔吐感，對於他人的生命，對於自己的生命，開始無動於衷.....

為什麼我會想到這些.....那二十把刀的光影，已無法令他復仇的血液溫熱起來。

「叔叔？」

他瞬地回頭，聽錯了嗎？

不.....是她，那個小女孩，她一個人，艱難地踩著雪，往這邊走來。

他看著她細小一點的身影，在白色的天地點綴了像佛的額痣。

「哈哈哈哈哈——我找到你了！」

小女孩似乎不怕冷，她踩著雪走來，站到他的身前。

她伸手，遞出一個蘋果。

他跪下來，握住她溫暖的手，穩穩地接過。

小女孩驚訝地看著他的手，說：「叔叔你的手好冷哦！」

然後女孩捧起雙手，揉著他冰硬的手，從指尖到掌心到手腕，雖然微不足道，但溫暖起來了.....

為什麼.....這是什麼感覺，好熟悉，有過的，我有過這種感覺.....

「下雪了，下雪了，叔叔你看，終於下雪了！」

小女孩興奮地原地迴轉，跳著幼稚的舞步，面上笑得比陽光更燦爛。

「由紀最喜歡雪了，我的名字，就是雪的意思哦！哈哈，yu-ki- ! yu-ki- !」

小女孩喊著她的名字，看著天空，叫喊著那細小的聲音。

yu-ki-

「叔叔.....你哭了，怎麼了——」

他跪在地上，身體不住顫抖，不是因為寒冷，不是的，這種顫抖不一樣，他的胸中有無形的暖流，衝擊著他身體的每一個部分，他第一次覺得自己是那麼的軟弱，如此的無助，他跪在雪原之上，溫暖的透明液體從眼角滲出——

這種感覺，他記得，快回想起來——

「叔叔——那是——！？」

小女孩突然驚叫起來，指著身後，他回頭——

是某種動物，十隻，不，二十隻，不，可能更多……

灰色的身體，尖拔的獠牙，兇惡的眼神。

是狼群。

帶頭的那隻狼抬頭，高叫一聲——

嗚————

其他的狼群呼應起來，移著無聲的腳步，把他和小女孩包圍了。

為什麼會有狼群，照理說不可能……

「叔叔，這是什麼……」

小女孩驚慌地貼在他的身旁，看著四周的狼群……

狼群瞪著既污濁又暗黃色的眼，他和其中一隻狼四目相接。

這種眼神，他看過的，在他的國家裡，每一個用血和暴力來生存的人，也是這種眼神。

**你們又要來爭奪我的獵物了嗎——**

「小心——！」

忽然，他的身體被幼小的力道一推，整個人往左邊一斜，身後卻悶響一聲。

呃呀——小女孩驚叫著，其中一隻突然發動的攻擊的狼，將她的身體撞飛了，那狼群盯準女孩的身軀，裂開嘴，準備噬咬——

女孩倒在雪原上，像死了一般，他的身體突然熱起來——

**滾．開．這．一．切．都．是．我．的——**

他衝過去，抬起腿，那狼悲鳴一聲，往遠處飛去——

其他狼群同時發起攻擊，二十隻狼同時狼號，飛撲上來，往他身上嚼咬。

**你們這群叛徒，她是我的，這一切都是我的——**

他旋轉身體，甩開身上被咬破的劇疼感，幾隻狼群哀叫著飛落地上，復又站起來，準備下一次進攻。

他伏下身子，以四肢著地，像狼一樣的姿態，他舉起手，禽住了其一隻狼，握住他的頸骨——

**我要殺了你們！我要殺了你們——！**

他張開口，咬向狼的喉間，狼痛苦地掙扎，其他狼群張著利牙跳躍到他的身上，試圖解救牠們的同伴。

他咬食著口中的血腥味，是野生的肉，是野生的血，他口中噴出溫熱的狼血，染血了雪白的大地，滾燙的腥臭濺了他一臉——

**我要吞你們的肉，喝你們的血——！**

口中那狼的身體軟軟地垂落，他放開口，挺起被狼群撕咬著的身軀

**你們要吃我，我也要吃掉你們——**

他揮著染了血的拳頭，朝狼群的身上揮打，有狼群被打中了眼，有狼群被打破了眼，他又張開口，狂號著，尖叫著，高喊著，抓起狼的身軀就咬，不斷地咬食他們的肉，他們的內臟——

**你們這群混障，竟敢背叛我，沒有人能殺我，沒有人能殺我**

**我將殺光你們每一個，我要操死你們的女人——**

他用沾滿肉碎和內臟的手，壓住了一隻他咬得半死的狼，他拉下褲子，拿出那根抑壓了良久的陽具——

其他一隻狼衝過來咬住他的手，他張開口，咬破他的頭，舌了一口血和骨碎——

**我要操死你們，我要操死你們——**

他握住狼的下肢，挺起腰，刺進牠的體內，他感到自己的陽具是利刀，突刺、突刺、再不斷突刺，我要殺了你們，那狼哀叫濺出鮮血，在雪地形成一個血泊，他堅硬的下體撕裂了那狼的軀體，幾乎將牠一分為二，內臟飛濺一地——

**去死吧你們，你們每一個都給我去死，去死！去死！去死！去死！**

他丟開下身的狼的屍體，滿身沒有一寸不是血，其他剩下的狼群一圍在他身邊，不敢進攻——

牠們那兇悍的眼神都帶著恐懼，他記得的，每一次當他掠奪別人的地盤，掠奪別人的女人，對了，他們就是這種眼神，每一個人也是這種眼神，這是他們國家的眼神。

**你們害怕了嗎——你們都不敢過來嗎——來吧，我就要殺了你們，你們搶我的，我就是殺了你們——**

哦呀——！

與其說他在怒號，不用說他用身體的每一個部分，每一寸肌肉，每一個細胞去發洩，他的記憶，他的

復仇，他的肉，他的血，所有都是發洩。

狼群們通通一震，下肢一縮，竟然通通調頭走了。

**你們這些廢物，你們這些廢物——**

血紅的大地向他靠來，他全身血流如注，倒在滿血鮮血的冰原上.....

**我已經殺了他們，我已經吃掉他們，我已經.....**

腥笑的血覆蓋了他的雙眼。

天空是血，雪地都是血。

他看見了那弱小的身軀，他爬過去，小女孩剛才被狼撞得昏過去，伏在冰原上，她的衣服沾滿了他和狼群的血。

「yu-ki-」

他撫著女孩的頭，叫喊著她的名字。

「yu-ki-」

女孩轉醒過來，緩緩的睜開眼睛，看到眼前的景象，瞪著雙眼，掩住了嘴.....

Yu-ki- yu-ki-

「怎麼、怎麼——回事！？怎麼會這樣！？叔叔你流了好多的血。」

女孩驚叫著撐起身子，抱著他倒在地上的頭。

下雪了。

一片、一片、又一片，像羽毛一樣的白雪，落在血紅的大地上。

「yu-ki-」

他重覆地呢喃著這個音節。

「是哦，我是由紀哦，叔叔，你怎麼了。」

「yu-ki-」

「我是由紀，由紀在這，由紀一直都在.....」

「yu-ki-」

「由紀.....雪，你要雪嗎，對了，你想要雪嗎？」

那小女孩——由紀不捧起新降下來的雪，一點一點地鋪他在流血的傷口上，雪白的結晶覆蓋了他的傷口，血還是一直湧出來.....

「怎麼辦，怎麼辦，雪、雪.....」

由紀著急的跑開，用細小的雙手從遠處沒有血的所在，捧回一抹一抹的雪，抹在他的身上，他的身體漸漸降溫，傷口被冰得凝結了。

「yu-ki-」

最後的畫面，是他看著那同樣滿身血污的小女孩，用雪鋪滿他污血的身軀，雪還是一直在下，從天空上降下來了精靈一樣的雪，漂白了滿地的血。

雪原上暴烈的血，被白色的雪所掩埋。

雪洗淨了一切。

- - -

他兒時的故鄉，有一片稻田。

每年收成的時候，夕陽染著整片稻田，密密麻麻的稻穗起著金黃色的浪。

小時候他有一個玩伴，是一個女孩，名字他已經忘記了。

他們在稻田中追逐，他差點就能抓住了她了，卻總是被她逃掉。

「我想吃到蘋果呢。」

她說。

他們很窮，每一天都是吃穀殼做成的稀飯，有時候甚至連飯都沒得吃。

蘋果是什麼？

血紅色，像血一樣的果實，很好吃哦，又甜又多汁。

「如果，我能吃到蘋果就好了。」

女孩在稻田中，沒有回答，夕陽剪出了她剛發育的曲線，像可口的果實。

我去買蘋果，回來給妳好嗎？

很多天後，他拿起刀，翻過了某戶人家的牆壁，偷了錢，殺了狗，然後他回去那個女生。

女生卻死了，下身充滿了鮮血色的紅。

那血肉模糊的女性下體印刻在他的腦裡，揮之不去，她為什麼會死了？為什麼她的身體會有那麼多的血？她不是要吃蘋果嗎？他去問那些每拿著刀，拿著槍的大人。

他們說，你想知道嗎？

他點頭。

那你幫我殺人，我就給你蘋果，給你一樣的女人。

- - -

「欸，小姐要下課了喔。」

「嗯。」

每天胖子同事會開著車，在學校外等著，有時候等著等著，他會打起瞌睡，然後胖子便會把他叫醒，他剛才做了一個奇怪的夢。好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但他又已經遺忘了很久的事情。

「最近小姐在那個什麼游泳部好像很活躍。」

「嗯。」

這個國家的語言沒有特別掌握，跟那胖子不一樣，聽說他是好幾屆相撲的冠軍，也是黑道的打手，退休後，便成為了保鏢。

「我們的大小姐愈來愈愛亂跑了，上次在商場裡不知道跟那男的跑到那裡去，那一天萬聖節又從那麼高的地方跳下來，真的讓人不得安心呢。」

胖子看起來很勇武，有時候卻比中年女人更囉嗦。

「呀，小姐來了。」

他打起精神，兩人同時下了車，在高級房車外等著。

學校門口走來各式各樣的學生，眾多身影中，他一眼便看出了那個修長的女生。

「嗨～久候了兩位叔叔～」

她長大以後還是那麼是開朗，每天笑臉迎人，不過就是怕無聊，一直抱怨在家裡很悶，家人什麼都不讓她做，又說什麼一直盯得她牢牢的，不過自從認識了社團裡的人，尤其那奇怪的少年後，一切都變得一樣了。

「由紀小姐，請。」

他打開後座的門，她道謝一句，坐了進去。



## 後記: 2012年於高登討論區

原來構想故事只有10PART，沒想到最後多了一倍，也沒想到會從8月寫到12月。這一年，我嘗試了某些感情，這些感情不知道仍否存在，肯定的是都過去了，然後剩下一些餘燼，餘燼偶爾溫暖，偶爾灼痛，偶爾升起刺鼻的死灰。

自覺或不自覺地，我將這些無足輕重的餘燼埋在故事角色裡，相比起主角「我（阿撚 / 小毒撚 / 撚撚）」我，我比貼近愛愛或是藤浦，又似乎是麻衣或是由紀，就算是麻美，莉娜，紗綾，她們身上都有我的寄託，關於生命，關於愛情，關於家庭，關於自由，關於生死，關於靈魂，關於我所見的世界。

我不特別喜歡甜故，儘管我喜歡性愛，但很遺憾做愛的過程總是大同小異，故事中的糖分總是讓我最頭痛，不斷重覆的動作，差點用盡了我畢生為止的詞彙——或許因為這份甜度帶來的反動，故事後段，我總是聽著周柏豪的《SMILY FACE》來寫故事（利申：非FANS），情欲慢慢省略了，而更重角色的心態和感情。

故事的感受是一時，而人生的感受卻是永存。故事帶給讀者的感受在閱讀結束後便會完結，無論是心理的感動或生理的衝動，當你按上一頁或是「X」便不復存在，而如果故事的感受、能成為讀者人生的部分，這對書寫者而言是最成功的。《巨乳游泳部》並不現實，但故事中透露的感受都是來自真實，真實說之不盡，也總比任何故事更暴烈。我刻意把這一次的故事調配得比較溫暖，只希望能分享給讀者對生活些許的啟發、思索，感悟，甚至只是一點點看見現實中美好一面的可能。

感謝各位巴打一直以來的支持，感謝喜歡這個故事的每一個人，感謝正評的每一位巴打，感謝記得角色們，喜歡角色們的每一個讀者，她們每一個都是我人生的部分，特別多謝故事原作者原幹惠，沒有閣下的走數，就沒有這個故事的一切。這是在高登的第一個故事，只要柚木熱內盧沒有被BAN，還會有第二，第三個，後會有期。

柚木熱內盧  
20121219@高登討論區